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五一五·史部·傳記類

鄭學錄四卷〔清〕鄭珍撰……………一

北學編四卷〔清〕魏一鰲輯〔清〕尹會一等續補……………五七

洛學編四卷〔清〕湯斌撰……………一一九

關學編六卷〔明〕馮從吾撰〔清〕王心敬等增補……………一七一

台學源流七卷〔明〕金賁亨撰……………二四三

道南源委錄十二卷〔明〕朱衡撰……………二六七

廉吏傳十四卷附一卷〔明〕黃汝亨撰……………三九一

列女傳補注八卷〔清〕王照圓撰 校正一卷〔清〕臧庸 王念孫撰 叙錄一卷〔漢〕劉向等撰……………六五九

2664/05

鄭學錄序

遵義鄭君子尹既卒之明年唐君鄂生將榮其遺書  
褒所為康成傳注年譜書目弟子目遣使齋入秦入  
予讀之因檢櫝中書參校訖而序其後曰秦燔儒籍入  
漢復興各習專經恪守師法康成始有通六藝兼綜諸  
家當時學徒景從表閭徵辟黃巾異類且拜其居可謂  
顯矣迺王肅難之於前劉知幾疑之於後至張孚敬請  
罷  
聖廟從祀而鄭學幾廢然而難之者肅申之者昭融疑  
之者劉表之者司馬我

鄭學錄序

國家褒崇儒術  
聖祖詔復從祀

純皇帝又命儒臣采輯康成所著諸書納之  
四庫於是為鄭學者三禮毛詩而外易則有惠棟張惠  
言丁杰書則有王鳴盛江聲孫星衍盧文弨段玉裁皆  
掇拾於散亡之餘遠紹絕學於斯為盛子竊謂鄭學之  
晦猶有兩端穎達公彥從而不違暨乎後儒彌眇規正  
豈知鄭學非尙苟同邵公之室不厭操戈叔重五經無  
嫌駁異曲護鄭失是為佞臣其蔽一也漢宋分門互相  
詬病儒林道學判為兩科遂謂傳經之徒無與躬行之

實豈知朱子每稱漢儒康成尤所深許既服其精力之  
強又頌其有功於道義剛所錄宗為大儒而末學譏問  
謬生黨伐其蔽二也佞臣之失漸至荒經黨伐之興且  
將誣道傳注年譜之作其以是乎觀其彰避地之識表  
不仕之貞確乎不拔斯文在茲著書目以見其道之宏  
著弟子目見其傳之遠而於康成疲神緯書未嘗曲為  
之諱至若辨北海之謫觚黜祁慮於末簡又儼然春秋  
之義焉以康成之行考康成之文頌詩讀書知人論世  
然後鄭學昌而經術明大義微言未遽乖絕以待濂洛  
關閩諸儒之闡發者固不得謂無與於道統之傳也子

鄭學錄序

尹博綜羣籍專精三禮抱道隱居屢徵不就學業志行  
頗類康成其為是書殆有微旨予取鄭志鄭記之例為  
題曰鄭學錄云同治四年七月貴筑黃彭年敘於關中  
書院



荅唐鄂生書

承示康成傳注年譜書目弟子目舊題書名不足該括今擬二名取小同鄭志之義題續鄭志取鄭志鄭記之例題鄭學錄清泉李君鏡軒云鄭學錄似較勝也原本敘次以年譜置卷末今移置傳注之下以類相從卷中應避廟諱字多未及逐一更正謬誤如韓益之誤加正字禮議之云隋志不著皆必須糾改者又如斥劉氏起廢疾發墨守箴膏肓諸評為多事門戶之見過重又如漢紀諸書足為證佐應須補入又鄙見有相發明者既簽識卷中更用別紙錄呈尹老云亡不敢輒改足下

鄭學錄

序

與伯更商定或逐條補入期便檢閱或即用此紙附彙序後亦於原書不無裨益彭年頓首拜啟  
得休歸續漢書作得休不歸注元少為鄭齊夫條下  
袁宏後漢紀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為齊夫隱恤孤苦間里安之家貧雖得休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為除吏錄使得極學補引黨錮傳後  
別傳元故兗州刺史也補遂造太學受業師事第五元條後  
按據別傳則元是名續漢書史碑作先通京氏易無始字是也注謂元先是字蓋誤後凡言元先者先字當衍注珍按第五為京兆平陵大姓條下

按史碑是金承安重刻易恭祖為欽祖者阮氏元以金避顯宗允恭諱改也注珍按恭祖條下

惠氏棟曰鄭志荅吳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盧君即子幹也先師謂張恭祖輩鄭先通韓詩也注盧條下

植傳

後漢紀元之右扶風事南郡太守馬融融門徒甚盛弟子以相次受至三年不得見講習彌篤晝夜不倦融甚奇之引與相見自篇籍之奧無不精研歎曰詩書禮樂皆以東矣補引別傳扶風條後

後漢紀會黨事起而元教授不報弟子數百人補及黨事起條

鄭學錄

序

二

後漢紀中平初悉解禁錮元已六十餘矣始為王公所命一無所就補引續漢書大將軍何進辟鄭元條後  
後漢紀黃巾賊數萬人經元廬皆為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彭年按此條與范書別傳所載小異補引別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條後  
按史碑徵為大司農及與袁紹之會數事皆次於與子益恩書前阮氏元曰戒子益恩書乃歸老疾篤時事而范書反載於前使事蹟先後倒置注元後常疾篤條下  
按阮氏元曰為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為吏以益生產為父母羣弟所容始得去廝役之吏游學周



秦故傳曰少為鄉嗇夫得休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

怒之夫父怒之而已云為所容此儒者言也范書因為

父怒而妄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阮氏此說似亦可

通節碑條下注珍按史承

後漢紀元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時補

大將軍袁紹條後

按惠氏棟曰遠字當作瑗具本傳注注時汝南

後漢紀建安三年徵鄭元為大司農不至補公車徵為

後漢紀袁紹遇元而不禮也趙融聞之歎曰賢人者君

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夫有為之君不失萬

民之歡心况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有為也當去

春秋條載此條下注云魏

志袁紹傳引九州春秋同

按史碑載康成所注書與范書同惟多周官無論語又

臨孝存作孝莊阮氏元以為唐碑本行書石或剝落金

時不省而誤存為莊莊是漢諱未有不避者注珍按康

下

右傳注補正凡十七事

按乾隆中王氏謨從賈孔二家正義鈔出周禮目錄六

條儀禮目錄十七條禮記目錄四十九條共為一卷刻

入漢魏遺書錄注三禮日

按隋志鄭康成撰禮議二十卷此云未著錄蓋失考又

汝上王謨云諸經正義多引鄭氏魯禮禘祫志本傳作

魯禮禘祫議隋志俱不著錄而別有禮議二十卷則禘

祫志乃禮議中一篇目也合二書為一似亦未確注禮

下

今本世說新語作遂為服氏注比注之說不知所據何

本注春秋左氏

起穀梁廢疾注未見有勝殊多事也 擬改蓋逢祿專

家之學不無異同云

按余蕭客古經解姓氏書目據周禮疏列爾雅注檢周

禮疏十八鄭注云天皇北辰耀寶魄阮氏校勘記曰此

鄭注文耀鈞也上引文耀鈞可證因文承爾雅之下而

或云鄭有爾雅注誤讀此疏矣注書目

右書目補正五事

舊唐書尙書釋問四卷王粲問田瓊韓益正此正字謂

正祭問也隋書經籍志韓益為魏大長秋著春秋三傳

論十卷可證韓益名無正字注韓益

張氏澍養素堂集記鄭弟子以陳鏗陳鏞為二人似誤

又張記有應劭馬昭張融諸人考本傳應仲遠北面稱

弟子蓋一時戲言昭融雖宗鄭學而年載相距既遠皆

鄭學錄

序

三

序

四



非親受業於門下今日中不錄三人特恐後人復為張  
記所誤附識於此注弟子目卷末

右弟子目補正二事

鄭學錄

序

五

鄭學錄卷第一

遵義鄭 珍撰

傳注

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

續漢書郡國志北海國十八城高密侯國青州刺史部

八世祖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

前漢書鄭崇傳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

嫁娶祖父以嘗徙平陵父賓明法令為御史事貢公

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弟立與高

鄭學錄

卷一

一 異知同校

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

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諍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

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

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

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

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因緣今無故復欲封商

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

者厥疾弱逆陰者厥疾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

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

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或克壽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



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顛制邪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后親自養育免於襁褓教導以禮至於成人惠澤茂焉前追號皇太太后父爲崇祖侯唯念德報未殊朕甚慙焉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恩義最親其封商爲汝昌侯爲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爲汝昌哀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尙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

鄭學錄

卷一

二

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珍按康成先世唯此傳畧見梗概故備錄全文以見卽子游一世其公忠正直至死不撓已如此信乎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也据宣帝紀本始元年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則尙書之祖蓋以是時從高密徙不知復還在尙書後何世無自攷康成周禮注序二鄭者同宗之大儒賈公彥周禮廢與序賈公彥周禮疏二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字杜子春非己宗故指其名

珍按鄭少贛與仲師取父子史傳爲河南開封人而康成謂是同宗古人於同高祖者稱同族同始祖者稱同宗不同宗族者稱同姓然則康成於二鄭蓋同始祖者其分支遷徙當時譜牒自明以其於先世爲兄弟故周禮注稱官以致敬賈氏謂二鄭皆康成之先匪誣也

元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

前漢書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主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

鄭學錄

卷一

三

稅游徼徼循禁賊盜

續漢書郡國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

黨錮傳杜密遷北海行春到高密縣見鄭元爲鄉佐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珍按鄉佐嗇夫皆縣置鄉吏雖所主同而其秩有別劉昭百官志注引漢官雒陽員吏人數佐史鄉佐七十七人斗食令史嗇夫假五十人其序鄉佐在嗇夫之上嗇夫與令史皆稱斗食其引漢官雒



陽市員吏亦云嗇夫十一人斗食斗食者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歲俸止四十三斛二斗據小顏百官表注所引一

說佐史月俸八斛據小顏引漢官名秩簿則歲俸九十六斛

視斗食不止增倍漢官以佐史鄉佐并為一等知其秩同也然則鄉佐高於嗇夫在密傳言為鄉佐

可見初為嗇夫繼遷鄉佐逮密見之即署郡職史家以無與輕重故畧之

珍又按既署郡吏即宜供吏職而云遂遣就學者嘗疑康成素貧而游學十餘年始歸何自辦此費

糧以密傳推之蓋署職門下使去就學即其吏俸

以為之賞歟視王渙遣主簿仇覽詣太學以一月俸為賞厚矣杜周甫與李元禮齊名其成就一大

儒固應迥出流輩

別傳鄭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元八九歲能

下算乘除年十一二隨母還家臘日宴會同時十許

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通了元獨漠然狀如不及母私

督責之乃曰此非元之所志也太平廣記卷二百十

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

言閔通元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

我志不在所願也

藝文類聚卷五引同

珍按順帝紀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朔

為甲戌則初五日得戊寅合之別傳云以太歲在丁卯生詳見後是康成生於永建二年丁卯歲七月初五日也

別傳元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

隱術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

宜祭燿禳廣設災備至時果然而不為害智者異之

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世

新語注以太平御覽

八百六十八所引參補

別傳元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嘉瓜者縣本

脫欲表府文辭鄙畧元為改作又著頌二篇侯相高

鄭學錄 卷一 五

其才為修冠禮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九卷

九百七十八卷五百八十八

珍按此事御覽惟禾門所引文詳頌門云著頌二

篇乃原文也纂人依類隸事故於禾則去嘉瓜於

瓜則去嘉禾各云著頌一篇至頌門亦不及嘉禾

則由傳鈔誤脫

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

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

珍按第五為京兆平陵大姓靈帝時有第五鍾第

五訪並司空倫曾孫元先蓋其族歟康成在太學

師之其人乃經博士也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

珍按恭祖唐史承節撰康成碑石刻作欽祖此作恭未詳禮儀禮也記小戴記也非今稱禮記是一書後同元先恭祖皆其字二人不專一經皆通儒也惜史傳別無可攷

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馬融傳融字季長扶風平陵人將作大匠嚴之子初京兆摯恂以儒學教授融從游學博通經籍永初二年拜尙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元初二年前上廣成

鄭學錄

卷一

六

頌諫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怒令禁錮之陽嘉二年徵拜議郎轉武都太守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施養諸生常以千數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  
盧植傳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少與鄭元俱事馬融能

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嘗懷濟世志不好辭賦熹平四年拜九江太守以疾去官作尙書章句三禮解詁南夷畔拜廬江太守歲餘徵拜議郎與馬日碑蔡邕等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志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拜北中郎將征之帝以小黃門左豐言檻車徵減死罪一等復爲尙書董卓廢立免官以老病求歸隱於山谷初平三年卒

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

鄭學錄

卷一

七

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授傳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倦怠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迺召見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別傳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元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嬖於待士元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旣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元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元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

世說新語注太平廣記卷



引作世說鄭元在馬融門下融嘗不解部裂書七事而元思其五別令盧子幹思其二融告曰孔子謂子貢曰也問一知十吾與汝弗知也今我與子可謂是矣按此或即改易孝標注以爲世說

別傳馬季長以英儒著名元往從參考與同時與盧子幹相善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季長儀之元今誤

會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度元所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不怠資萃

珍按此文在門七年及以母老歸皆杜撰與舊載不合又誤以袁紹之儀爲馬融不可信

世說新語鄭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揮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有言元能

鄭學錄 卷一

八

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眾咸駭服及元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元擅名而心忌焉元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履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元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元竟以得免劉孝標注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元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太平御覽坐部引語林同此

異苑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元過樹陰下假寐夢見一老父以刀開其腹心謂日子可以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樂

皆已東矣太平御覽心部引止此潛欲殺元元知而竊去融推式以算元元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元入一橋下俯伏柱上融踰橋側云土木之間此則當矣有水非也從此而歸元用免焉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五

珍按劉敬叔與劉義慶裴啟同時此與世說語林所載並劉孝標斥爲委巷之言不足詰辨以其爲

晉宋間競傳康成事故并出之元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

珍按傳云西入關又云在門下三年別傳云住左右自起精舍皆就融於家情事據融傳轉武都太

鄭學錄 卷一

九

守三遷爲南郡太守以忤梁冀奏免髡徙朔方得赦還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今以融周官序見賈氏周禮廢典云至六十爲武都太守推之融之生在章帝建初四年其六十歲守武都在順帝永和三年時康成甫十二歲自後由武都三遷守南郡觀建和元年梁冀奏誣李固時融在坐爲冀草奏見吳傳知罷守武都兩遷皆內職繼出守南郡奏免髡徙梁冀若在必不令還其得赦當在延熹二年誅冀之後然則自守武都至冀死凡二十二年中融之不得在關中從容講授使



康成在門下三年必矣意融卽誅冀不久得赦其  
年已八十重典東觀當未久卽告歸扶風康成之  
入關師之据戒子書云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傳云  
從質諸疑問畢辭歸是辭融卽還高密也而其時  
年已過四十由此逆推之如傳云高業傳授已在  
門下三年及召見樓上之後質疑必又經時日然  
後辭歸則康成入關當在延熹六年時融年八十  
五康成年三十七至九年年四十乃辭融歸而融  
年八十八卽以其年卒康成辭融之後或卽出關  
或旋因融喪留視殯葬至明年永康元年始及歸

鄭學錄

卷一

十

里年已四十一矣又以十餘年乃歸推之知游學  
當自二十五六歲其先乃爲鄉佐裔夫時也

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元和郡縣志萊州卽墨縣下大勞山小勞山在縣東  
南三十八里晏謨齊記曰太白自言高不如東海勞  
昔鄭康領徒於此

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  
修經業杜門不出

靈帝紀建甯二年十月中常侍侯覽等諷有司奏前  
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瑀

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  
翟超皆爲鉤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  
者錮及五屬制詔州郡太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  
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爲黨人熹平四年閏五月詔黨  
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官者皆免官禁錮

珍按康成之被錮以杜密爲北海相時故吏也自  
熹平四年禁錮至中元元年禁解戒子書故曰坐  
黨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也孫嵩等四十餘人當  
並是密之門生故吏其姓名今皆無文可知唯孫  
賓石見趙岐傳與平元年岐與劉表共上爲青州

鄭學錄

卷一

十一

刺史魏志注引邴原別傳亦畧見逸事又御覽卷  
八百二十七引漢名臣奏太尉尉應劭司徒尉孫  
嵩司空掾孔仙議云知曾爲司徒府曹吏  
康成自敘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

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尙書緯  
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諸所牽圖識  
皆謂之說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

劉昭續漢書百官志注康成淵博自注中候裁及注  
禮而忘舜位豈其實哉

珍按如康成自敘則遭禁杜門十四年中其精力



全在三禮也續漢志裁卽纔字云注中候纔注禮以知自辭融歸後至坐黨前凡八九年已爲易詩禮尙書四緯作注別傳云年二十一卽精圖緯不虛也劉昭時緯注完存於康成著書先後必有明據

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別傳何休字邵公作公羊解注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後乃發墨守鍼膏肓

鄭學錄 卷一

十三

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

王嘉拾遺記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

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

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

蕃敗坐黨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

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

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

意休善厯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

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辟司徒

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珍按何邵公少康成三歲光和五年在大赦黨人

之前二年康成發鍼起三書蓋皆禁錮時以注禮

餘力爲之也范氏撰邵公傳卽有抵牾陳蕃以建

甯元年正月爲太傅其年九月中常侍曹節矯詔

誅之今傳云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坐黨

錮乃作公羊解詁覃思十有七年云云黨禁解云

云如此則是邵公坐建甯元年鈞黨下至中平元

年禁解正是覃思作詁十有七年然光和五年去

大赦黨人尙前二年而邵公已於是年卒安得禁

鄭學錄 卷一

十三

改之後猶幾經遷拜也攷桓靈時黨錮坐除原是

二次桓帝紀延熹九年七月太尉陳蕃免十二月

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爲黨人並坐下

獄書名王府明年六月悉除黨錮則禁錮止及半

年與靈帝黨禁十七年別邵公之坐黨當卽在李

膺等二百餘人之內范氏作傳應緣相傳十七年

不闕門之說正合靈帝黨禁年數遂亦誤淵下筆

不計與光和五年卒不合也今若改太傅作太尉

蕃敗作蕃免乃作刪乃字卽前後皆協矣以邵公

通儒於稽康成鍼起三書早晚有關故糾正之



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  
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元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  
學遂明

范升傳升字辨卿代郡人建武二年徵拜議郎遷博  
士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  
士詔下其議升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邱明師徒  
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奏左氏之  
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  
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  
一事詔以下博士永平中爲聊城令卒於家

鄭學錄

卷一

古

陳元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父歆習左氏春秋與  
劉歆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建武初時議  
欲立左氏傳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乃詣  
闕上疏曰陛下知邱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  
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今論者沉溺所習玩守  
舊聞竊見范升等所議奏春秋左氏不可立及太史  
公違戾凡四十五事皆斷截小文黷微辭以年數  
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摘釁掩其  
宏美元如得以褐衣召見理邱明之宿冤若辭不合  
經退就重誅書奏下其議范升後與元相辨難凡十

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元以病去年老卒於家

儒林傳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習公羊春秋頗獵古  
學嘗讀左氏傳雖樂其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陳  
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緯不據理體於是  
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拜博士四年與諸  
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  
理證最爲通儒遷侍中卒官

賈逵傳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  
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尙書於塗惲學毛詩  
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雖爲

鄭學錄

卷一

古

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  
詁五十一篇永平中獻之寫藏秘館拜爲郎與班固  
並校秘書建初元年詔逵入講白虎觀雲臺帝善逵  
說使出左氏傳長於二傳者逵條奏左氏三十事如  
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  
多任於權變帝嘉之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  
同異逵集爲三卷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異同并作  
周官解詁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  
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永元八年  
復爲侍中十三年卒年七十二



盧植傳植轉侍中遷尙書光和元年日食之異上封事陳八事二曰原禁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五日修禮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元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

珍按光和元年康成年五十二歲盧中郎同學大儒師門冠首當此禁網方嚴而封事數海內有道之人獨首舉康成則其服膺於高密者至矣

靈帝末黨禁解

靈帝紀中平元年三月壬子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

鄭學錄 卷一

十六

康成自敘黨錮事解注古文尙書毛詩論語

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脅元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

別傳大將軍何進辟元乃縫掖相見元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元多所匡正不用而

退世說新語注長八尺餘三句亦見高士傳

續漢書大將軍何進辟鄭元元以進權威不敢違意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待之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藝文類聚卷六十九

高士傳大將軍何進辟元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元元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皆不就

申屠蟠傳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申以手筆經過二載而先生所尙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疾在道北海鄭元北一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

珍按傳云時年六十則何進之辟康成在中平二年也進以元年三月爲大將軍而黃忠書云幕府

鄭學錄 卷一

十七

初開特加殊禮經過二載所尙益固知進辟蟠在元年爲大將軍之初忠與蟠書在二年康成見進之後故云然但忠言康成北面受署此必非虛夸塗飾以欺掩申屠之語蓋進辟康成時必以其府屬曹掾加之與徵荀爽爲其從事中郎相似康成雖不肯就而旣入都見之卽謂之受署可也其時縫掖幅巾不服所署朝服進固不能相強而以賓師相待在康成進退原可自如當彼禮數豈忘裨益別傳謂多所匡正不用而退得其實矣嵇叔夜云一宿逃去緣視康成太高未免言之過情范氏



據之失於不審

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

申屠蟠傳中平五年復與爽元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

荀爽傳論荀爽鄭元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元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

珍按蟠傳中平五年蟠畫康成俱被徵六年復徵

鄭學錄

卷一

六

即康成戒子書所謂公車兩召也六年之復徵其為仍十四人徵以博士與五年同以荀爽傳論及康成此後結銜止稱博士詳證之可見蟠傳文承上年言故從省耳袁隗表康成為侍中當即在五年徵命下後下文公卿舉為趙相亦即在六年徵命下後范氏以兩年徵命詳於蟠傳故於康成傳止敘袁舉使人參互自明惟爽傳言卓禮召蟠元不屈而蟠傳於六年之徵又言唯蟠不到立意高蟠不願事實未免先後矛盾當云唯蟠及元不到是亦蔚宗之駁文也

又按以父喪不行知康成之父在中平四年或五年卒也康成時六十二歲戒子書止言羣弟知康成必是長子子已六十二則其父壽當亦八十餘矣

國相孔融深敬於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元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

鄭學錄

卷一

七

人侈其門問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孔融傳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賊張饒等二十萬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更置城邑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元彭璆邴原等其餘雖一介之士莫不加禮焉黃巾復來侵暴融乃退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遣



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纔數百人城夜陷乃奔東山及獻帝都許遷為將作大匠

續漢書孔融遷北海相時年三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為方正邴原為有道王修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元特立一鄉名為鄭公鄉魏書崔瑗傳注

張璠漢紀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同

珍按董卓廢立在中平六年九月融以忤卓出相

鄭學錄 卷一

三

北海其到郡當即在是年至建安元年内徵故張璠言在郡八年也北海最為賊衝中平五年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勢必先受其禍續漢書謂融承殘破之後以此張饒等從冀州還者即是為公孫瓚所大破於東光之黃巾至是敗還復寇北海攻靈帝紀此次青州黃巾於建安二年十一月起寇泰山為太守應邵所破轉寇勃海復為瓚所破其還寇北海當在二年冬末或明年春初也至管亥圍都昌據融傳云劉備表融領青州時融在郡六年則興平元年也其年徐州牧陶謙死劉備由平

原相代領徐州而融遣太史慈求救時備猶為平原相是其事決在興平元年之前又攷魏書武帝紀初平三年四月青州黃巾眾百萬入兗州轉入東平太祖領兗州牧進兵擊之追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自後黃巾遂平則都昌之圍當在初平三年四月青州黃巾初起時距張饒之去未久通計北海自中平五年至此五年之中惟初平元年兵禍有無不可攷文舉外支強敵內講善政而得以身免捍禦之才勝劉岱輩遠矣以與益恩殉難相涉故先詳之

鄭學錄 卷一

三

孔融教高密令曰高密侯國廢言鄭國增門之崇令容高車結駟之路出麥五斛以酬執事者之勞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八邴原別傳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元為計掾彭璆為計吏邴原為計佐魏志邴原傳注司馬彪九州春秋融在北海高密鄭元稱之鄭公執子孫禮魏志崔瑗傳注孔融與諸卿書鄭康成多異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為妄矣若子所執以為郊天之鼓必當騏驎之皮也寫孝



經本當會子家策乎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

珍按錢詹事大昕曰孔文舉於康成推許甚至此必非文舉之言殆魏晉後習王肅學者偽託耳晉荀勗中經簿始有四部之分安得稱四部書且鄭君注三禮初無麟皮冒鼓之說也不可執無稽之談以誣盛德

續博物志北海有康成儒林講堂

齊乘稻城高密西南濰水堰側土人呼堰為趙貞女防南有高隄謂是岑彭冢皆謬此即稻城遺跡春秋稱琅邪之稻自漢有塘堰蓄濰水以溉稻因名其城

鄭學錄 卷一

三

武帝時封齊孝王子定為稻侯郡國志亦謂之鄭城康成故宅在此有稻田萬頃斷水造魚梁歲收億萬號萬疋梁今其遺跡鞠為榛莽矣

珍按康成避黃巾之難前後是兩節其前一節往不其在孔文舉未到郡之先本傳止載後之徐州一節遂令出處不具今補詳如左

靈帝紀中平五年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魏志崔珍傳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元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糶縣乏元罷謝諸生

珍按珍傳言徐州黃巾即靈紀之青徐黃巾以其

時攻破北海是徐州賊故主徐州言耳北海最為

賊衝宜先受禍則其破當即在興平五年之冬康

成是年與申屠蟠荀爽被徵袁隗旋表為侍中以

遭父喪不行賊難蜂起避之不其當亦即在其時

未必能緩至明年也迨明年九月董卓廢立融來

為相承郡殘破之後收合士民講兵起武馳檄飛

翰引謀州郡其於康成素所深敬後在徐州猶敦

請懇惻使者繼踵况近在不其能令其久客於外

乎則康成於中平六年雖未即歸文舉到後其迎

之還里必矣故有屣履造門執子孫禮及選為計

鄭學錄 卷一

三

揀等事若去之不其都無一還萍浮數載遂到徐州是其出也文舉未到其歸之年文舉自春至夏在圍城中及城陷奔東山旋徵將作大匠如此則康成與文舉或未見而焉有傳記等事乎必不然矣

三齊記鄭司農嘗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遣生徒崔珍王經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中

草如薤長尺餘許堅韌異常時人名作康成書帶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七

廣記卷四百八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七 引同無避珍經三字帶下多草字作為

珍按伏琛以遣生徒為黃巾亂不若崔珍傳云羅



乏罷謝為確

三齊畧記不其城東有鬢山鄭元刪注詩書棲遲此  
山上有古井不竭旁生細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  
常土人謂之康成書帶藝苑

齊乘不期山即墨東南四十里又名訓虎山三齊記  
云鄭元教此山草生如薤長尺餘堅韌異常號康成  
書帶余按勞山不其皆康成講學之地文墨涵濡草  
木為之秀異千載之下第茅塞焉深可歎已

又鬢山般陽府北十里三齊畧云鄭元刊註詩書棲  
遲此山上有古井獨生細草葉似薤俗謂鄭公書帶

鄭學錄 卷一

書

即今鬢堂嶺與長白山相連元遺山濟南行紀謂因  
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謂鬢堂蓋未見古圖經耳

珍按王士正長白山錄云長白兩嶂之間曰大谷  
谷有二十四村土沃而泉甘大谷越嶺而西曰鬢

山亦名鬢堂嶺圖經云康成刊注詩書之所金元  
好問濟南行記云鄒平縣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

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鬢堂嶺太平寰宇記云鬢山  
在淄川縣東北十里三齊畧記云鄭康成刪註詩

書嘗棲遲於此齊乘嘗辨元記之偽然謂鬢山在  
般陽北十里即鬢堂嶺又云上下書堂在鬢堂嶺

會仙峯下率合為一亦非蓋鬢山鬢堂嶺自是二  
山當以鬢山屬康成鬢堂嶺屬希文為是珍謂高  
密縣地即今膠州高密縣不其故城在今膠州即  
墨縣境康成倉皇避難近之不其史有明文長白  
山在今濟南府淄川長山鄒平界中於漢為齊國  
地古無康成避難般陽之說據三齊畧云不其城  
東有鬢山則鬢山自在不其去今濟南數百里與  
長白山無涉當緣長白亦名鬢山自樂史始以與  
在即墨者相混而于思容沿之王貽上又分屬之  
皆失其實矣

鄭學錄 卷一

書

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元為趙相道斷不至

章懷太子注趙王虔之相也

獻帝紀初平元年三月車駕入長安

珍按遷都長安始舉為趙相是康成於前年與荀  
爽等被徵至是初平元年為公卿表舉也攷趙孝

王良傳其嗣王無名虔者惠王乾雖字音相同而  
立四十八年其薨已在桓帝延熹六年惠王後傳

子豫孫赦曾孫珪傳不著立年多少則末山知此  
時當何王也章懷誤注

張璠漢紀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秦詭辭而



曰東州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集北海邴根矩  
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按典籍  
之強弱燕趙齊梁非不盛而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  
非不眾而不敢踰滎陽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  
良欲造亂以微不義者必不相然讚其凶謀魏書鄭  
惲傳注  
珍按鄭泰詭辭對卓凡十條此居其十可想見康  
成名德當世倚爲輕重董卓廢立之後徵舉不來  
而山東州郡討者羣起知其視康成隱若長城恐  
爲謀主寢不安枕久矣公業故探其憂懼巧爲詞  
以悅之范書鄭泰傳此對稍翦截璠紀意轉不明

鄭學錄

卷一

手

故採此

會黃巾寇青部遁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  
禮

陶謙傳謙字恭祖丹陽人爲車騎將軍張溫司馬會  
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牧擊黃巾大破之走境內  
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四方斷絕  
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西京詔遷爲徐州牧加安東將  
軍封溧陽侯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  
歸之

朱雋傳雋拜河南尹及卓入關雋畱守洛陽雋與山

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東屯中牟及卓被誅催汜作亂  
陶謙以雋名臣可委以大事與諸豪傑共推雋爲太  
師因移檄牧伯同討催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雋曰  
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郎那相陰德東海  
相劉熹彭城相汲康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  
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元  
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云謹同心腹  
委之元帥會李傕徵雋入朝雋辭謙讓而就催徵  
珍按催汜亂關中劫執獻帝殺黃琬王允等在初  
平三年六月康成與陶謙孔融等奏記於雋委以

鄭學錄

卷一

手

元帥當其在秋間其銜結稱博士者以中平五年  
公車以博士徵雖未至京已受詔命非若侍中趙  
相公卿徒有表舉而朝命尙未下也

又按康成既與陶謙等聯名奏記知初平三年已  
在徐州也康成兩次出避黃巾前次往不其其歸  
意當在孔融到郡前後不出中平六年及初平元  
年此次出當因張儉等從冀州還攻北海遂再出  
避難也前攷饒等卽轉寇勃海爲公孫瓚所破之  
賊其事在初平二年十一月還攻北海不在是年  
冬末必在明年春初然則康成往徐州亦卽在是



時也

蔡邕傳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遂死獄中北海鄭元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珍按誅卓在初平三年四月康成之聞邕死當在客徐州時

華陽國志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季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鄭學錄

卷一

无

三國志孫乾字公祐北海人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注鄭元傳云元薦乾於州乾被辟命元所舉也

珍按興平元年陶謙死先主代領徐州牧自後二年康成始歸據武侯述先主之言啟告治亂無所不悉知先主在徐州蓋嘗以師道事康成矣卒以雄才大畧續炎劉已隊之緒有以也孫公祐或即同鄉弟子偕康成避難在徐劉表與袁尙書以與先主並稱有以知其賢矣

孝經注敘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

大唐新語

十道志曰後漢書曰鄭元漢末遭黃巾之亂

劉肅作

容於徐州今者有孝經注相承云鄭氏所作

原作今引注字今皆誤作序

其序云僕避難於南城之山棲

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

蓋康成肩孫所作也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

迴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也

太平御覽卷四十二南城山

珍按唐劉肅大唐新語云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

山引後漢書云鄭元避黃巾之難

也證知御覽此條出於梁載言其首原有十道志

日四字太平寰宇記沂州費縣下又系鈔梁志言

而改末句作俗云是康成肩孫注孝經處殊失其

原今御覽傳本脫首四字竹垞朱氏直以為後漢

書而謂范史無此文未知為袁山松華嶠之書抑

薛瑩之書脫誤之本惑人如此

齊乘南成城費縣南百餘里齊檀子所守漢侯國屬

東海因南成山而名漢末黃巾之亂鄭康成避地此

山有註經石室

珍按南成今沂州府費縣地後漢時縣雖屬太山郡在兗州部中以禹貢州域言之正徐州境內地也

鄭學錄

卷一

无



又按南成屬兗部康成避地於徐先則陶恭祖以師友禮待後則劉先主敬與周旋不知何以又樓遲此山豈恭祖與平元年死後陳官輩未迎先生乃暫入山中著述邪抑初去高密先寓此山青州黃巾入兗州即初平三年四月也此山於是時且不可避乃始到徐州邪無從攷定矣

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別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再拜

鄭學錄 卷一

手

殷芸小說鄭元在徐州孔文學時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游東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融教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尙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

元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

珍按史承節撰碑文作為父母羣弟所容以傳文休沐詣學父數怒之參驗則曰不為所容蓋實錄也曰羣弟知康成為長子

去厥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

珍按以此知康成十餘年中游學凡今山東直隸山西河南陝西疆內罔不戾止一時儒宿請質畧

盡亦焉不學而無常師也本傳唯第五元先張恭祖馬季長三人今又據述征記云下相城北太尉

陳球墓有三碑近墓一碑記弟子盧植鄭元管甯華歆等六十人其一碑陳登碑文並蔡邕所作見平御覽卷九則陳伯真亦康成所捧手之一

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與年過四十

鄭學錄 卷一

手

乃歸供養

珍按康成游學從師終於季長從季長質諸疑義畢即辭歸季長卒在延喜九年康成時甫四十歲

而云年過四十乃歸者或於延熹九年融未卒之前出關至明年永康元年乃抵高密或辭融後融

旋病卒因畱視殯葬及明年始歸則年四十一矣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闈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

珍按假田即傳云客耕東萊也時於勞山不其之間蓋有親知在彼故奉親以往令羣弟治耕而已



開門教授歟後避黃巾到不其想亦因有田廬可託之故

舉賢良方正有道

珍按應劭漢官儀議郎秩六百石特徵賢良方正敦樸有道此舉敘在辟大將軍前則為中平元二年之間

辟大將軍三司府

珍按大將軍卽何進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司中平二年至五年袁隗崔烈鄧盛張延楊賜許相張溫丁宮曹嵩馬日磾劉宏等互為三司辟者蓋非一

鄭學錄

卷一

七

人高士傳所謂公府十餘辟並不就者也

公車再召

珍按申屠蟠傳中平五年與爽元韓融陳紀等十人並博士徵明年董卓廢立及爽融紀等復公車徵是再召也

比牒併名早為宰相

珍按章懷云言連牒齊名被召者并為宰相非也荀爽傳云爽自被徵命及登臺司九十日此云早為宰相獨指爽為大司空耳韓融陳紀皆連名者官止太僕

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

珍按數公謂爽融紀

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閉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

珍按衰落謂精力失誤謂著述言宿昔精力至今衰敗而向來述先聖整百家者仍不能無疵故須傳家歸事使間居安性以養其衰落覃思終業以改其失誤也以此知康成學與年深所注諸經晚

鄭學錄

卷一

七

年必多刊定亦如朱子臨終猶改誠意章註也今經注或彼此殊異者皆其所云已行遂不復改耳要是各據師說如荅吳棫燕燕詩坊記註與詩箋不同可見

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助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



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壠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弊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

珍按研鑽本作研讚劉攽云讚當作鑽史承節撰碑正作鑽所見本未誤今從之末義當如左傳不爲末減之末訓薄也言不爲後人羞薄也史碑作凡某所憤憤者當緣不得句解疑末爲某字之誤更加凡字配之珍謂若作某則元文必是名父戒子而自稱名不合又玩下文徒以云云則憤憤者

鄭學錄

卷一

書

止此二事加凡亦不合辭意

家今羞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勿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及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袁紹傳建安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殷芸小說袁紹一見元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

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及去紹餞之城東必欲元醉會者三百人皆使離席行觴自旦及暮計元可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忘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四

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于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慚色

鄭學錄

卷一

書

德毅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收袁紹剛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乃奏撰具律本章句尙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駁義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二年詔拜爲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湮沒書記罕存劭乃綴舊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爲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各錄爲狀人記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屬各通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與後世服其治同凡



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於時後卒於鄴

紹乃舉元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

續漢書百官志左中郎將比二千石主左署郎

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元乃以病自乞還家

續漢書百官志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錢穀

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

傅子司空陳羣薦甯曰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

鄭元即授司農魏書管甯傳注

鄭學錄

卷一

美

珍按即授謂即其家授之與家拜一也傳云以病

自乞還家是康成自家拜受司農之命旋乘安車

至許而後上病乞還也康成官銜自此以前稱博

士奏記於朱雋是也此後稱司農如華歆表稱故

漢大司農鄭某是也二者雖未到任而詔命即家

授之已經拜受則是此官矣近人有以稱司農即

是鄭仲師康成不得云司農殊誤

別傳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行至元城卒世說新語注

珍按大司農之徵當在建安三年四月內今無明

文定之行至元城卒据范傳是隨袁譚軍非赴司

農之召孝標注引別傳大司農下傳寫必有脫文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

章懷太子注按劉晝高才不遇傳論元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元以讖合之益謂此也

珍按建安五年歲在庚辰

時袁紹與曹操相距於官度令其子遺譚使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

魏書武帝紀建安四年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眾十餘萬將進軍攻許十二月公軍官渡五年正

鄭學錄

卷一

美

月自東征備破之還官渡二月紹遣將攻東郡太守

劉延於白馬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四月公北救延解

白馬圍紹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擊大破之還軍

官渡八月紹復進臨官渡十月紹遣軍運穀公邀擊

破之紹眾大潰及譚棄軍走渡河

九州春秋紹延徵北海鄭元而不禮趙融聞之歎曰

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

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况於君子乎失君子之

望難乎以有為矣魏書袁紹傳注

珍按紹於康成如本傳及殷芸所說欽重之至未



見其不禮也融所歎殆此遺子通行時乎

裴松之魏書袁紹傳注英雄記載太祖所作董逃歌  
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  
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元無病而卒餘  
書無見故載錄之

水經河水五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  
堰注獻帝建安中袁紹與曹操相襲於官渡紹逼大  
司農鄭元載病隨軍屆此而卒郡守以下受業者衰  
經赴者千有餘人元注五經讖緯候歷天文經通於  
世故范曄贊曰孔書復明漢章中輟矣

鄭學錄

卷一

美

康成自敘為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著周易

珍按著即注也康成是年春已寢疾至季夏遂卒  
其在元城多不過四五月而九卷易注成於病中  
以知精力過人臨死不衰如此

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縵經赴會千餘人

別傳元卒受業者衰經千餘人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四

水經濰水又北過高密縣西注密水二源同瀉一壑  
俗謂之百尺水北流逕高密縣西下注濰水自下亦  
兼通稱焉亂流歷縣西碑產山西又東北水有故堰  
濰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又北水西有鴈阜阜

上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家石碑猶存

劉知幾議趙商作鄭先生碑銘

珍按劉議言趙碑具稱其所注箋駁論亦不言注  
孝經則其碑文至唐尚存故劉氏得據之惜以後  
遂失傳致康成事實多無從參攷

元和郡縣志密州高密縣下鄭元墓在縣西七十里  
齊乘康成祠墓膠州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劉宗山下  
山產磨石古礪阜也水經亦謂之碑產山高士傳云  
袁紹屯官渡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至元城卒葬於  
劇東後因墓壞歸葬礪阜墓前有廟廟之南有唐開

鄭學錄

卷一

美

元碑縣西有鄭公鄉孔北海告高密縣所立者劇東  
舊葬地即今益都府東五十里鄭墓店是也因高密  
有鄭公鄉土人訛為鄭母云

珍按于思容引高士傳袁紹屯官渡至歸葬礪阜  
今高士傳無其文知思容時猶見完本非此則劇  
東之葬世無知者矣

晉中興書載述少博學善屬文工書畫其餘巧藝靡  
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屑作鄭元碑又為  
文手自刻字文既綺藻器又妙絕時人莫不驚歎  
御覽卷三百八十四



門生相與撰元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元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治孰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

章懷太子注按謝承書載元所注與此畧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也

珍按康成一生著述見本傳者未及其半今詳攷為康成書目列於鄭氏家法後俾存亡完缺皆可

鄭學錄

卷一

罕

見云

魏明帝撰二十四賢狀大司農北海鄭元字康成含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敷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性也聖賢羣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元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

珍按康成弟子見本傳止六人其他著聞者尙多今彙為康成弟子目次後書目下

元惟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

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別傳元一子名益字益恩年二十三相國孔府君舉孝廉府君以多寇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乃令從家將兵奔救遇賊見害時年二十七也妻有遺腹生男元以太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又手理與元相似故名曰小同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二

別傳元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元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魏書高貴鄉公紀注

鄭學錄

卷一

罕

珍按別傳謂益恩死主孔融之難是赴救管亥之圍都昌誤記非事實也孔融傳云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遣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三國志太史慈傳亦云融欲告急平原相慈自請行遂到平原則管亥之圍當備相平原時備以平原相代陶謙為徐州牧据魏武帝紀在興平元年是備之相平原不能過是年也攷慈到平原說備備遣精兵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事畢暫渡江到曲阿見劉繇未去會孫策至慈與繇俱奔豫章据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云策渡江攻繇是歲興平二年



也以此參互推之則管亥之圍都昌慈求救平原當在興平元年而後二年為建安元年康成自徐州歸作戒子益恩書明益恩時尙無恙安得於前二年赴救隕身也融傳云建安元年為表譚所攻自春及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城陷融奔東山及獻帝都許徵為將作大匠是建安元年攻北海者袁譚非管亥自夏以後融又去郡歸朝矣然則益恩之死必是建安元年春夏間往救袁譚之攻在康成作戒傳家之後前此管亥圍時益恩已為融所舉容亦曾往救之作別傳者或忘前後兩事相

旌錄先賢拜元適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無益視聽謹具以聞

魏書高貴鄉公紀注

魏書高貴鄉公紀正光二年九月庚子講尙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甘露三年八月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重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悼史然

隔三年遂誤以為一也范氏采摭別傳亦似已疑及此故不直明管亥但云融為黃巾所圍而未之細勘不知亦非黃巾也

又按益恩以建安元年死難時年二十七是生於靈帝建甯三年也年二十三舉孝廉則在獻帝初平三年

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敘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肩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元當時之學冠名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

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温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

魏氏春秋小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荅曰不見文王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遂仇之

章懷太子

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梁有禮義四卷魏侍中鄭小同撰亡



唐書藝文志鄭小同禮記義四卷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無功後生疑而莫正鄭元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攷先儒經訓而長於元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章懷太子注范曄祖父甯字武子晉武帝時為豫章太守經義每以元為長教授專崇鄭學也

鄭學錄

卷一

四

世說新語鄭元家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元怒使人曳箸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晉書范甯傳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邱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

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珍按處度此方雖以戲語道醫法其數漢人有目疾者杜欽而外獨及康成當時見書多必有所出今無從攷當卽以此為康成病目明據

白居易長慶後集雙鸚鵡詩鄭牛識字吾嘗歎自注諺云鄭元家牛觸牆成八字

鄭學錄

卷一

四

鄭學錄卷第一



鄭學錄卷第二

遵義鄭珍撰



年譜

紀年

時事

出處

著述

順帝永建二年丁卯一歲  
秋七月甲子朔日七月五日戊寅生  
有食之  
是年馬融四十八歲趙岐十餘歲

鄭學錄

卷二

男知同校

三年戊辰二歲

四年己巳三歲

五年庚午四歲

六年辛未五歲

陽嘉元年壬申六歲

二年癸酉七歲

三年甲戌八歲

是年荀爽生

是年何休生

是年蔡邕生

公少好學書數八九歲能步算乘除

四年乙亥九歲

永和元年丙子十歲

二年丁丑十一歲

三年戊寅十二歲馬融為武都太守

鄭學錄

卷二

四年己卯十三歲

五年庚辰十四歲

六年辛巳十五歲

漢安元年壬午十六歲

六歲

公年十二二隨母還家正服宴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闕通公獨煥然狀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非我所志不在所願也

今年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曆術

公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嘉瓜者公為縣表府又著二頌侯相為修冠禮



二年癸未十七歲	公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
建康元年甲申十八歲	公少為鄉音夫復為鄉佐得休歸嘗請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亦不為羣弟所容
沖帝永嘉元年乙酉十九歲	公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
質帝本初元年丙戌二十歲	
桓帝建和元年丁亥二十一歲	
<b>鄭學錄 卷二</b>	
二年戊子二十二歲	公為鄉佐北海相杜密行春到高密縣見公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遊就學白是游學周秦之郊往來幽并豫兗之域凡在位通人處遂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其造大學受業師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
三年己丑二十三歲	
和平元年庚寅二十四歲	
元嘉元年辛卯二十五歲	
二年壬辰二十六歲	
承興元年癸巳二十七歲	
二年甲午二十八歲	

承壽元年乙未二十九歲	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亦嘗奉教於陳球皆二十餘歲以後十許年
二年丙申三十歲	
三年丁酉三十一歲	
延熹元年戊戌三十二歲	安邱孫嵩時年二十餘歲趙岐避京兆尹唐瑒賣餅北海市嵩見岐以俱歸藏之複壁
<b>鄭學錄 卷二</b>	
二年己亥三十三歲	七月大將軍梁冀謀為亂八月詔圍冀第冀自殺詔封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瑁唐衡為縣侯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為列侯
三年庚子三十四歲	
四年辛丑三十五歲	
五年壬寅三十六歲	



六年癸卯三十七歲  
七年甲辰三十八歲

以前公游學於外至是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盧植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而植為冠首融后感騎貨嫂於待士公住左右自起精廬日夜尋誦未常怠倦

鄭學錄

卷二

五

八年乙巳三十九歲

九年丙午四十歲十二月司隸校尉公在融門下三年李膺等二百餘人不得見使高業弟受託為黨人坐並于傳授而已會集下獄書名王府諸生考論圖緯及是年馬融年八十算渾天不合或言公能者乃召見樓

上命算一轉使決又剖裂七事公思得五植得三眾咸駭服融謂植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公因從質諸疑義問

永康元年丁未四月悉除李膺等十一歲  
黨錮

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公游學十餘年去年辭馬融歸至是始還鄉里年過四十家貧親老遂客東萊假田播殖以供養時學徒隨者已數百千人

建寧元年戊戌九月中常侍曹節用矯詔誅太傅陳

鄭學錄

卷二

六

蕃前將軍竇武十月中常侍侯覽諷有司奏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等皆為鈞黨下獄死者百餘人諸附從者錮及五屬詔州郡大舉鈞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一切目為黨人  
何休以陳蕃吏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又作公羊



二年己酉四十三歲	墨守左氏背百駁 梁廢疾又以春秋 駁漢事六百餘條			
三年庚戌四十四歲		子益恩生		
四年辛亥四十五歲	正月大赦天下惟 黨人不赦			
熹平元年壬子四十六歲	七月官諷司隸 校尉段熲捕繫太 學諸生千餘人			
鄭學錄 卷二 七				
二年癸丑四十七歲				
三年甲寅四十八歲			已前注尚書中候 及易書詩禮四經 之緯	
四年乙卯四十九歲	三月蔡邕堂谿典公以爲杜密郡吏自後在禁鋼中注 楊賜馬日磳等奏與同郡孫嵩等四周官儀禮禮記 求正定六經文字十餘人俱被禁鋼 帝許之邕自書丹遂隱修經業杜門 刻石立太學門外不出 閏五月詔黨人故 吏父兄子弟在位 者皆免官禁錮			

五年丙辰五十歲				
六年丁巳五十一歲				
光緒元年戊午五十二歲	尚書盧植上封事 言應徵有道之人 若鄭元之徒陳明 洪範禳服災告			
二年己未五十三歲	帝以上祿長和海 上言黨人鋼及五 族有乖典訓八月 丁酉大赦天下諸 黨人禁錮小功以 下皆除之			
鄭學錄 卷二 八				
	十月司徒劉劭長 樂少府陳球等謀 誅宦者事泄下獄 死	陳球既葬公以門 生列名於墓碑		
三年庚申五十四歲				
四年辛酉五十五歲				
五年壬戌五十六歲	何休年五十四卒			
			何休自廢鋼後著 書申公羊學公乃 發公羊遺守歲左 氏膏肓起敷梁廢 疾休見而歎曰康 成人吾室操吾戈	



六年癸亥五十七歲		以伐我乎又駁春秋漢議又答休書並義据通深古學由是遂明
中平元年甲子五十八歲	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三十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 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壬子帝以中常侍呂強言黨錮久積若與黃	已後注古文尙書毛詩論語又撰毛詩論語釋義仲尼弟子目
鄭學錄	卷二	九
	巾合謀悔之無救因懼遂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徒者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討潁川黃巾六月嵩嵩大破汝南黃巾於西華盧植連破黃巾圍張角於廣宗屯當破之小黃門左豐誣植固學息軍遂獲車微抵罪減死一	

二年乙丑五十九歲	等七月嵩與黃巾戰於廣宗獲張角弟梁角先死戮其屍十一月嵩斬角弟寶	禁解後至是兩年中舉賢良方正有道
三年丙寅六十歲	大將軍何進辟公州郡迫脅公不得已詣進進為設几杖待以賓禮公不	
鄭學錄	卷二	十
四年丁卯六十一歲	受朝服以幅巾見進多所匡正不用而退時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	三司府前後辟皆不就 遭父喪
五年戊辰六十二歲	十月青徐黃巾復公與申屠蟠荀爽起寇郡縣北海郡韓融陳紀等十四人為所殘破 人並博士徵後將軍袁隗表公為侍	



	<p>中以父喪不行 及黃巾破北海公 遂與門人到不其 山避難旋以穀糶 縣乏罷謝諸生</p>
<p>六年己巳六十三 歲</p>	<p>四月後將軍袁隗公與申屠蟠荀爽 為太傅八月并州韓融陳紀等並復 牧董卓入洛陽自公車微唯公與蟠 為司空九月甲戌不行 廢少帝立獻帝徵 申屠蟠荀爽等爽 自被徵命後九十 五日甲戌遂為司</p>
<p>鄭學錄 卷二</p>	<p>空虎賁中郎將孔 融忤卓旨時黃巾 寇數州而北海最 為賊衝卓乃讓三 府舉融為北海相 是年應劭拜太山 太守</p>
<p>獻帝初平元年庚 午六十四歲</p>	<p>正月山東州郡起公卿舉公為趙相 兵討董卓三月董以道斷不至 卓遷都車駕入長孔融至郡深敬於 公敦請自不其歸 履屐造門執子孫 禮告高密縣為特</p>

	<p>五一鄉名曰蔡公 鄉又廣開門衛令 容高車號為道德 門又教選計當任 公卿之才乃以公 為計掾</p>
<p>二年辛未六十五 歲</p>	<p>十一月青州黃巾公復出避黃巾之初至徐州居南成 寇太山郡太守應雋乃之徐州州牧山注孝經 勸擊破之遂轉寇陶謙接以師友之 勃海東公孫瓚與禮 賊戰於東光大破 之賊張儉等凡二 十萬眾從冀州地 還到北海太守孔</p>
<p>鄭學錄 卷二</p>	<p>融逆擊為饒所敗 乃收散兵保朱虛 縣稍復鳩集吏民 更置城邑立學校 表顯儒術薦舉賢 良</p>
<p>三年壬申六十六 歲</p>	<p>四月司徒王允誅公以博士衛列名 董卓收左中郎將與陶謙等奏記於 蔡邕下以死卓部朱雋 曲李催郭汜作亂子蓋恩年二十三 行車騎將軍河南孔融舉為孝廉 尹朱雋在中牟陶公聞蔡邕死歎曰 謙以雋名臣數有漢室之事誰與正 戰功可委以大事之</p>



鄭學錄

卷一

三

乃與諸豪傑共推  
雋為太師移檄牧  
伯同討催汜奉迎  
天子與刺史相孔  
融應劭服虔等奏  
記於雋會催汜徵  
雋入朝雋遂辭謙  
議而就催徵  
青州黃巾眾百萬  
入兗州殺刺史劉  
岱於東平東郡太  
守曹操大破黃巾  
於壽張追至濟北  
受降卒三十餘萬

男女百餘萬口收  
其精銳者為青州  
兵黃巾之初起復  
侵暴北海孔融出  
屯都昌為賊管亥  
圍急遣太史慈求  
救於平原相劉備  
備遣三千兵救之  
賊乃散走  
是年盧植卒

四年癸酉六十七  
歲  
興平元年甲戌六  
徐州牧陶謙卒平  
劉備乃以師禮葬  
十八歲  
原相劉備代之  
公啟告備以治道

鄭學錄

卷二

南

應劭棄郡奔冀州無所不悉因薦同  
郡人孫乾備辟為  
從事  
五月有爽卒

二年乙亥六十九袁紹以長子譚為孔融欲公返郡敦  
請懇惻使者接踵  
至是下教言公久  
游東夏今艱難稍  
平備思歸來無寓  
人於室毀傷藩垣  
林木其緒治牆宇  
以俟還

建安元年丙子七孔融為袁譚所攻自徐州還高密道  
自春至夏戰士所遇黃巾數萬人見  
十歲

餘裁數百人城夜公皆拜相約不敢  
陷融奔東山妻子入縣境及歸孔融  
為譚所虜七月車告僚屬咸曰鄭君  
駕至洛陽八月遷不得稱名公疾篤  
都許徵融為將作自慮傳家事於蓋  
大匠  
恩旋以融為蓋恩  
舉主譚圍之急遣  
蓋恩自家將兵奔  
救蓋恩遇賊見害  
妻有遺腹生男公  
以己丁卯歲生此  
男丁卯日生又手  
父與己相似名之  
曰小同

曰小同



二年丁丑七十一歲  
帝使將作大匠孔冀紹遣使要公至融持節之鄴拜冀鄴一見歎曰吾本

紹為大將軍錫弓謂鄭君東州名備兼督冀青幽并四者夫以布衣雄世州

斯豈徒然哉一日大會賓客公最後至延升上坐身長八尺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蒙俊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公依方辨對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應劭因自贊

鄭學錄

卷二

五

三年戊寅七十二歲

曰太山太守應仲連北面稱弟子何如公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閭幼有慚色紹乃舉公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遂辭紹歸紹饒之城東必欲公醉時會者三百人皆使離席行觴自旦及暮計可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四年己卯七十三歲  
袁紹既并公孫瓚公車徵為大司農兼四州之地眾十給安車一乘所過餘萬將進軍攻許長史送迎至許公

八月曹操進軍黎以病自乞還家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十二月操軍官渡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

五年庚辰七十四歲  
正月曹操東擊劉表公夢孔子告之至元城注周易注備破之還官渡二曰起起今年歲在畢知病不起作自月袁紹遣將攻東辰來年歲在巳既序郡太守劉延於白席以識合之知命

鄭學錄

卷二

六

馬自引兵至黎陽當終有頃寢疾紹將渡河四月操北令其子譚遣使逼救延解白馬圍徙公從軍不得已載其民循河而西紹病到元城疾篤不渡河追操操還軍進以六月卒遺令官渡紹進保陽武薄葬自郡守已下關連營稍前依沙嘗受業者袁紹赴地為屯東西數十會千餘人初葬劇里進臨官渡十月東後乃歸葬高密操大破紹軍及子縣西碑產山雁阜諱乘軍而走

門人趙商撰墓碑銘諸門人相與撰答弟子五經問依論語作鄭志又諸



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

鄭學錄

卷二

七

鄭學錄卷第二

鄭學錄 卷三

鄭學錄卷第二

遵義鄭 珍撰

書目

周易注

七錄十二卷釋文敘錄十卷錄一卷隋唐志九卷

新唐志十卷宋崇文總目一卷唯文言說卦序卦

雜卦四篇餘皆佚中興四篇復亡注第九總文言

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學者不能知其次乃謂之鄭氏文言按宋史藝文志有鄭元周易文言注義一卷即伯厚云不知者

所謂鄭氏文言也王應麟始采輯諸書所引錄

為一卷明胡震亨附梓於李鼎祚集解後其已見

鄭學錄

卷三

十

男知同校

集解者不錄姚士麟更補二十五條至 國朝惠

徵君棟復加補正於當條下注明元書出處凡增

多王輯九十二條釐為三卷又作十二月爻辰圖

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圖以發明之丁教授杰復即

胡惠兩本刊去誤以鄭注乾鑿度之文及注後漢

書之鄭氏說屨入者補遺正譌依孔氏正義稱先

儒篇次以象象附上下經如輔嗣本乾卦之例為

六卷上繫第七下繫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序

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以還七錄之舊於諸家最

為詳整張編修惠言復加訂補又撰周易鄭氏義



大暢粵旨由是鄭易復明時又有臧貢生鋪堂本  
依輔嗣九卷之次繫詞而下合為三卷雖與隋唐  
志釋文合要出自俗間併鄭就王蓋非康成原次  
也

易贊

今亡

尚書注

七錄釋文敘錄隋唐志九卷按漢藝文志尚書古  
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康成雖受古文於張  
恭祖其所注者實止二十九篇釋文云馬鄭所注

鄭學錄

卷三

二

並伏生所誦堯典正義云鄭注尚書篇數與三家  
同是也唯從劉向別錄分出盤庚泰誓各二康王  
之誥一凡三十四篇並書序一篇較小夏侯經二  
十九篇多五篇歐陽經三十一篇多三篇耳按古  
五十八卷見別錄康成敘贊云後又亡其一  
班志云五十七然則孔壁古文尚書盤庚太誓本  
各二篇顧命康王之誥本二篇於今文凡三十四  
篇台之安國得多二篇乃為五十八非康成  
始分也堯典正義云鄭氏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  
分出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又太誓三篇為三十四  
更增益偽書二十四其孔安國得多今文之十六  
篇皆未嘗為之注唯於書序注述其第目堯典正  
義云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

禹謨十二益稷十三本見秦穆五子之歌十四胤  
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

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

十三罔命二十四本是畢命以此二十四篇為十

六卷九共九篇共卷是也正義云張霸之徒於鄭

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注之外偽造二十四篇

五十八篇此說大謬自晉元帝時梅頤奏上偽

孔傳以後遂孔鄭並行及唐陸元朗撰釋文孔沖

遠撰正義皆以偽孔為主鄭注由是寢亡宋末王

應麟采輯為一卷至 國朝閣徵君若璩撰尚書

古文疏證惠徵君棟撰古文尚書攷以辨定孔傳

鄭學錄

卷三

三

之偽逮乾隆間王光祿鳴盛因王輯注本又加增  
補作尚書後案江徵君聲作尚書集注音疏孫觀  
察星衍集古文尚書注又作古今文尚書注疏段  
大令玉裁作古文尚書撰異皆以闡鄭氏學康成  
尚書注義復明

書贊

今亡時見疏傳傳引按孔沖遠曰避序名故謂之  
贊然則易贊書贊本因避序卦書序之名改稱止  
是易書注一序耳非別一種今以經疏他書既皆  
特舉朱氏彝尊經義攷亦另標目故仍出之



尚書大傳注

隋志三卷宋元間此書尚存至明無見之者 國朝朱氏經義攷已云佚乾隆間盧運使見曾於吳中得舊藏本凡四卷盧學士文昭作攷異補遺各一卷行於世嘉慶間陳編修壽祺為作箋仍隋志三卷又作敘錄一卷訂誤一卷按漢藝文志伏生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康成序云伏生為秦博士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別作章句又別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元始詮次

鄭學錄 卷三

為八十三篇見中興書目則今四卷本乃後人抄撮而成非復隋唐完編矣唯五行傳一編首末具在

毛詩箋

釋文敘錄隋唐志二十卷唐孔冲遠撰傳箋正義四十卷今列於學官

毛詩譜

釋文敘錄舊唐志二卷新唐志三卷敘錄云徐整賜太叔求隱隋志三卷吳太卿徐整撰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孔冲遠撰詩正義以譜說散置風雅頌諸題下而條疏之其旁行者無從載以後傳本

浸佚故宋崇文總目無之至慶厯間歐陽永叔於絳州得一本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又首尾殘闕國譜悉顛倒錯亂因取己所注詩圖十四篇以補譜之亡者凡補譜十五補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八百八十三而鄭譜復完今行世者皆歐陽本也

周官禮注

釋文敘錄隋志十二卷唐志十三卷唐賈公彥撰疏五十卷今列於學官

儀禮注

鄭學錄 卷三

釋文敘錄隋唐志十七卷唐賈公彥撰疏五十卷今列於學官

禮記注

釋文敘錄隋唐志二十卷唐孔冲遠撰正義七十卷今列於學官

三禮目錄

七錄一卷陶宏景注隋志一卷陶注亡唐孔冲遠撰禮記正義賈公彥撰周官禮儀禮疏並以目錄分附篇題下首疏解之世遂無單行本

三禮圖



隋志九卷鄭元及侍中阮謨等撰宋史聶崇義傳載吏部尚書張昭等奏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三卷是隋開皇中勅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曰梁氏第十後題曰鄭氏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寶儼序聶氏三禮圖稱崇義博采舊圖凡得六本其一本是鄭圖自聶圖出其書皆逸國朝四庫總目云驗勘鄭志元實未嘗為圖攷書中宮室車服等圖多與鄭注違背殆習鄭學者作圖歸之鄭氏珍謂康成著書元不盡見鄭志目錄唐劉知幾据以駁孝經注已非確證因而謂鄭

鄭學錄

卷三

六

氏不作禮圖恐尤未然鄭圖後經阮謨夏侯伏朗梁正張鎰隋開皇迭有修改聶氏又參校六本定為今傳之三禮圖本非盡出鄭手自然多失鄭意亦不得以此易唐前舊說也特今聶圖中唯雞彝及舟是遵據鄭圖有明文可見其他皆無從甄別矣

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釋文敘錄鄭注周禮儀禮禮記並列學官而喪服一篇又別行於世即謂此也

喪服譜

隋志一卷唐後亡  
喪服變除

新唐志一卷宋亡

喪服紀

唐志一卷志先有馬融喪服紀一卷其喪服別為此書者不知所紀何事唐人經疏無一引及按康成諸書見唐志而隋志未先著錄者此及喪服變除禮議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論語釋義詩緯九旗飛變文集詩音周官音凡十一種攷唐志所載六朝以上書隋志原多未見蓋隋大業之末秘

鄭學錄

卷三

七

書散亡者眾唐貞觀中雖經令狐德棻魏徵上請購募而民間所有未遽全收故撰隋志不無漏畧其於康成書宜有此遺失不得以隋志所無致疑唐志也

荅臨孝存周禮難

劉知幾稱鄭志目錄作荅臨碩難禮今依范書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弃之鄭元徧覽羣經知周官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按此書唐後久逸十



論七難今不能詳康成所答其遺文見經疏者禮記王制內二條周禮內三條毛詩內二條而已唯女巫疏引荅難歌哭而請者其文首尾完具詩棧樸正義稱臨頌引詩三處六師以難周禮鄭釋之云云者亦足見所荅之一端闕官序官三引皆是荅此事王制兩引無難義而有荅辭蓋是碩持王制田祿以難周禮而鄭荅之也自此三事而外皆無攷

禮議

新唐志二十卷按此書隋志舊唐志皆未著錄考

鄭學錄

卷三

八

通典卷六十七載康成伏後敬其父完議卷七十一又載春夏封諸侯議必皆采自此書禮議之作輯成二十卷可謂詳夥隋與舊唐皆遺之何也

魯禮禘祫志

見范書本傳志作義唐人傳引皆作志當得其正毛詩正義云詩箋及禮注所言禘祫數經無正文鄭以春秋上下攷校知其必然箋注皆為定解仍恐後學致惑故又作魯禮禘祫志以明之按此書全文久佚僅見詩禮疏及通典所傳引數條然蕞而讀之於康成說禘祫全旨端委已盡是其書雖

亡猶未亡也

春秋左氏傳注

世說新語鄭元欲注春秋傳尙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元聽之良久每與己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人欲注尙未了向聽君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與服比注按六藝論序春秋云元又為之注見劉和是康成實注左傳自言明甚其所以世無鄭注者盡用所注之文與服子慎而與服比注耳王義慶之言為得其實而劉之機挾必欲廢鄭

鄭學錄

卷三

九

注孝經之見見世無鄭注左傳遂謂康成自言非事實以證鄭序孝經之云為注者同是汎辭憑凡武斷謬妄之極然則服注即是鄭注今服虔解義三十卷自唐後已亡宋王伯厚輯服賈等義畧采遺文 國朝乾隆間洪編修亮吉輯左傳服義為詳証之成若干卷猶足攷見崖畧

春秋左氏分野

七錄一卷隋志亡

春秋十二公名

七錄一卷隋志亡



發公羊墨守

唐志一卷

箴左氏膏肓

唐志十卷

起穀梁廢疾

隋唐志三卷皆注鄭元釋張靖箴以上三書至宋皆佚不知何代人輯錄發墨守四條箴膏肓二十餘條起廢疾四十餘條 國朝內府有其本武英殿聚珍版印行乾隆間王大令復為注明所采原書更加增補刊行於世嘉慶間有劉孝廉逢祿為

鄭學錄

卷三

十

公羊學注發墨守箴膏肓評穀梁廢疾申何三書

左祖公羊未見有勝殊多事也

駁何氏春秋漢議

隋志二卷唐志十卷按漢議即漢書儒林傳稱何休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者也康成之駁久亡唐已前書亦無一稱引者

駁何氏春秋漢議敘

隋志一卷唐後亡

答何休

見范書本傳蓋與邵公申論古學

答甄子然

見鄭志目錄兩答遺文俱不見傳疏此與子然論何事且無從攷

孝經注

隋唐志一卷五代間亡宋三朝志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注者見直齋書錄崇文總目咸平中日本僧裔然以孝經來獻與太學所立陸德明釋文相應陳振孫云未詳孰是熊克袁樞得之刻於京口學官以後又亡 國朝乾隆間日本人岡田以所刻孝經鄭注由海舶傳入中國言是其國羣

鄭學錄

卷三

十

書治要所載鮑廷博因刻之叢書中以校前籍所引即明見釋文邢疏者亦多遺漏知岡田見其國太宰純前以偽古文孔氏傳附至頗為中國所傳因以薄殖作偽欲炫異希名耳嘉慶初臧賈生書輯一本視各家采輯特詳按康成此經注歷魏晉宋人無異辭南齊陸澄忽發難端謂用辭不與注書相類元自序注眾書亦無書與王儉請不藏秘府唐陸德明又以鄭志及中經薄無特隨俗用以作音而猶曰未詳是非也及開元七年詔令諸儒詳定鄭孔所長劉知幾乃立十二駁以決鄭不注



鄭學錄

卷三

三

孝經詔雖依舊行用而劉議頗多信者此注遂不為康成書矣然書題所云鄭氏究無主名梁載言十道志始謂是康成所孫所作王伯厚乃以小同實之國朝通儒多以為信余謂此皆歷於知幾之十二驗而未究其強爭武辨之實不然也

一鄭君自敘遺黨細注禮事解注尚書詩論語來元城注周易無注孝經文二鄭志言師所注惟載詩禮書易三鄭志曰錄經注之外寸紙片言悉載無容匿此不言四鄭記亦不言及五趙商作鄭先元碑銘不載晉中經薄周易九書皆云鄭氏注弟孝經則傳鄭氏解無名元二書六宋均傳業均著孝經緯云六藝論春秋孝經元又為之注而均無聞八均注春秋緯云元為春秋孝經元又為之注謝承等史傳皆不載十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宜

王肅都不言鄭十一王肅聖證及鄭小失此若出鄭被擊應多而肅無言十二魏晉中辨論無一引者按六藝論序孝經云元又為之注則康成注此經自言已明其序云避難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說者言南城在徐州則注書之時與地自言亦明王肅聖證論駁康成以社為五土之神舉鄭月令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謂句龍為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其文載禮記郊特牲正義自序猶曰虛誣聖證必無假借則注之為康成審矣其於門人史家如知幾云云者攷康成客徐州在初

鄭學錄

卷三

三

平三年時已六十六歲後四年為建安元年自徐州歸歸後四年即卒其孫小同僅四五歲此注既晚年客中之作門人當未及傳投汨歸後其稿久淹匿行亦著書滿家者之常必俟小同長大檢得遺稿始出而傳之此所以趙商碑銘不及具載宋均注緯亦曰無聞諸門人追述師言匪惟鄭志鄭記都不言及即撰著目錄且無此書皆以其時注稿未出並未傳習故也後來稿出目錄行世已久小同自不得增入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諸人撰康成傳自止據目錄載之即中經薄亦緣目錄

無此故止從其書題而不加名元二字非有他也至於康成自敘止及詩書易禮論語於所注僅十之二三即目錄謝書章懷後漢注謝承書載元所注與此畧同於隋志著錄者亦止三分之一甯得謂此外皆不出康成哉司馬宜王之奏言各有主豈宜必及鄭注朝臣辨論時事鄭之五經注已不勝引何以必援孝經知幾諸駁要是止拈出聖證所引紛紛按據總成虛設徒鼓二陸之餘波洩好辨之客氣而已蓋知幾本長史學梓彈前史人無完膚窮經之功固宜鹵莽時聖證論完存想亦日常瀏覽原未細讀其



於此注先有二陸之論蟠踞胸中遂以言語鄙陋義理乖疏視之決不疑王肅已引其詞即矛刺盾故一則曰魏晉之朝無有此說再則曰魏晉朝賢未有一引如醉癡狂叫不顧人嗤哂若此惜當時皆憚其名學謂必不誤都無抵其巘而破之者若遇孔冲遠賈公彥諸君知幾其殆矣乎今而後孝經鄭氏解之為康成庶明白矣若夫彥淵元朗謂與注五經不同明皇又謂踏駁尤甚欲廢其業勢必抑詆要於此注無與輕重也

論語注

鄭學錄 卷三

古

釋文敘錄隋唐志十卷後亡宋王應麟撮拾羣書輯為一卷 國朝嘉慶初宋教授翔鳳復補輯為二卷按今世所傳誦論語為何晏集解邢疏本魯齊古三論皆不傳猶賴陸氏音義所載鄭注得以攷見鄭本而因以上推古魯二論下校何本於今本異同俱可參互而得此陸氏之功也鄭本據何晏集解序云就魯論攷之齊古為之注而元朗敘錄云鄭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攷之齊古為之注音義又云鄭校周之本從齊古讀正五十事似與何說差錯者按何晏云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

講齊說善者從之號張侯論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則包周就作章句之本即是張論本張侯說二十一篇雖參齊說要主魯論其本亦即是魯論本包承張後周承包後鄭又承周後所就魯論自然是周之本何但言其原陸並詳其流其實一也第張侯主說魯論於齊論既擇善而從即常有改魯讀其本必不全是魯論是為魯論之一變然猶止參齊說未入古說也逮康成就周本作注於張侯已從齊說者即依其文義而更取古論之長於魯者改從古讀合計從齊古讀正凡五十事是為魯論

鄭學錄 卷三

五

之再變今據音義稱從古者傳不習乎魯為專雀子魯為高未嘗無誨魯為悔學易魯為亦正唯魯為誠坦蕩魯為湯弁衣裳魯為寃見弁者亦為寃下如授魯為趨瓜祭魯為必饑魯為獻賜生魯為牲不內顧魯無不仍舊貫魯為仁詠而饋魯為歸折獄魯為制小慧魯為惠謂之躁魯為傲饋孔子豚魯為歸矜也廉魯為貶天何言魯為夫果敢而室魯為室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魯為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不知命章魯無凡此二十四事皆康成改魯從古詳見注中而陸元朗載之者



至於從齊讀者別有二十六事陸氏不稱蓋張侯  
既先改讀其詳當在張侯說中康成就張本作注  
自不復贅舉當張論未亡之先讀者自明逮唐初  
張論已佚陸元朗諸人即無從攷故止載鄭改魯  
從古諸條而不及齊論唯相傳總計以齊古讀正  
魯論合五十事之說得知耳乃或以今釋文所載  
鄭本經文異於何本者指為齊論何本本經共之  
鄭作後錯諸在鄭作指十世可知也鄭作乎問社  
鄭作主無適也鄭作敵則吾必在汶上矣鄭無則  
吾二字燕居鄭作晏子疾病鄭無病字康子鄭有  
季字毋吾以也鄭作已僕僅鄭作僕異撰鄭作僕  
子之也鄭作于直射鄭作弓方人鄭作詢何為  
是棧也鄭無為絕糧鄭作棧義以為質鄭有君子

鄭學錄

卷三

七

字邢內鄭作封惡徵以為知鄭作統歸女樂鄭作  
簡消鄭作悠悠朱張鄭作侏廢中權鄭作發凡  
六事此臆說也今攷凡何本經文與鄭異處其注  
多采孔氏鄭本是魯論何晏既兼采孔注其當條  
之經或孔與鄭別勢不能不依孔氏古文故何本  
與鄭本異文多是何本為古鄭本為魯不可目為  
齊論也第惜康成作注未明著張侯改魯從齊諸  
事直使今論語中就為齊論概無由甄別耳

論語釋義

舊唐志十卷新唐志一卷按兩志卷數差別太遠  
十恐一之誤此書所釋何義不可知遺文無一存

者

論語孔子弟子目錄

隋唐志一卷唐志作論語篇目弟子唐以後亡唯  
史記仲尼弟子傳注所引尚存三十八人  
孟子注

隋志七卷唐後亡唯史記五帝本紀堯知子丹朱  
之不肖索隱稱鄭元曰肖似也不肖言不似人也  
一條是其遺文僅見者

駁許氏五經異義

隋唐志十卷至宋亡不知何時人輯為一卷 國

鄭學錄

卷三

七

朝乾隆間有王復武億莊葆琛孔廣林錢大昭諸  
本皆因原輯增補以意分合唯孔本仍作十卷嘉  
慶間陳編修壽祺取諸本參訂以類相從分為三  
卷作疏證以明之雖非康成完書典禮名物大端  
賅舉

六藝論

隋唐志一卷唐後亡時見疏傳節引

天文七政論

見范書本傳劉知幾稱鄭志目錄止作七政論隋  
唐志已不著錄其佚久矣



日月交會圖注

七錄一卷隋志言梁有時已佚

乾象歷注

見鄭志目錄及范書隋唐志不著錄時久佚朱子曰康成攷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歷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

易緯注

七錄九卷隋志八卷宋崇文總目九卷王應麟曰李淑書目九卷乾鑿度稽覽圖通卦驗各二辨終備是類謀坤靈圖各一今三館所載乾鑿度通卦

鄭學錄

卷三

大

驗皆別為一書而易緯只有鄭氏注七卷稽覽圖第一辨終備第四是類謀第五乾元序制記第六坤靈圖第七二卷三卷無標目珍按今永樂大典鈔載易緯八種乾坤鑿度二卷乾鑿度二卷稽覽圖二卷辨終備一卷僅數十言通卦驗二卷乾元序制記一卷是類謀一卷坤靈圖一卷殘闕不完蓋武英殿聚珍板印行据晁公武謂乾元序制記坤鑿度後漢注七緯無其名宋人依託為之則偽書也張編修惠言曰偽者二種不足論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亡逸既多不可指說其近完者稽覽

圖論六日七分之候通卦驗言八卦暑氣之應此孟京陰陽之學乾鑿度論乾坤消息易之大義條理畢貫自諸儒莫能外之其為夫子緒論田楊以來先師所傳習無疑至其命圖書攷符應算世軌其傳湮絕文闕不具不可得而通亦非學士之所欲通漢人易學僅存於今可以攷古師說如此三書治易者不可忽也

尚書緯注

七錄六卷隋唐志三卷按後漢樊英傳注書緯璣璣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授期也唐後皆亡

鄭學錄

卷三

大

經疏諸書唯引考靈耀最夥朱檢討夔尊曰考靈耀之文大都推步之說其言無悖於理隋熒緯書若此與括地象雖置不燔可也禮記爾雅疏引鄭注言天體特詳

詩緯注

唐志三卷按後漢注詩緯含神霧汜歷疏推度災也唐後亡

禮緯注

七錄三卷隋志亡按後漢注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隋志已云梁有今亡唐志直不著錄而



朱氏經義考禮含文嘉一種曰存者宋兩朝藝文志云今緯書存者獨易含文嘉乃後人著為占候兵家之說與諸家所引禮緯乖異不合朱氏亦云先後見二本文各不同一本畫雲氣星輝之象而附以占辭一本分天鏡地鏡人鏡為三門門各一卷凡六十篇諸書所引之文兩本皆無知非原書然則所見者即是宋志之含文嘉與禮緯名同而實別不特非原書也以冒鄭注之緯而云存朱氏殊誤

尚書中候注

鄭學錄

卷三

辛

隋志五卷梁有八卷今殘缺唐志無則五卷亦亡矣書緯云孔子求書得三千二百十四篇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見疏傳引者有摘雜戒疏周官握河紀契握勅省圖運衡篇準織哲洛予命稷起我應篇禮記正義儀明篇南齊書考河命題期立象太平十三篇其五篇無聞尚書正義云鄭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為五帝是其與經注異者按劉昭注續漢志云康成自注中候纔及注禮時鄭氏著書先後必有明文

今以昭言推之康成注諸緯候在注羣經之先蓋其時俗尚內學非精圖緯不名通儒康成又志在囊括百家故早歲不免疲神於此亦猶程朱生佛老盛時其浸淫於二氏者有年耳且易書詩禮緯於今據其稍近完具及稱引成條段者如乾鑿度發乾坤之精蘊考靈曜備天算之根柢稽覽圖通卦驗於七分晷應實京孟所淵源含文嘉於禮文多補二戴所不載即使不入緯書猶當尊為先秦古說羽翼六經康成注之當是為此數種既注其書即其他醇駁互見者亦宜并通其義此注釋家

鄭學錄

卷三

圭

勢所必然非所以病康成也觀其注經必遲之又久乃始下筆年過五十首注三禮詩書論語禮畢後甫為直至夢告之年乃注周易則其視經緯輕重於此判矣豈真以緯候為出自孔子哉

禮記默房注

七錄三卷隋志亡

洛書靈準聽注

七錄有河圖洛書二十四卷隋志二十卷朱氏經義攷列其目凡數十種靈準聽居其一引其文氣五機七云云鄭元注曰氣五寓之五行機七



二十七里也云云羅萃路史注亦引洛書靈準聽  
鄭元注數語知康成注有此緯

九宮經注

隋志三卷唐後亡

九宮行碁經注

隋唐志三卷舊唐志止稱九宮行碁經不言注蓋  
誤碁碁字同

九旗飛變

唐志一卷舊志李淳風注按九宮九旗皆風角占  
候家言康成少好隱術宜其緒餘有此唐後皆亡

鄭學錄

卷三

三

漢律章句

晉刑法志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其律始於盜賊  
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  
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  
加減故所著六篇而已漢蕭何蓋事律與厥戶三  
篇合為九篇叔孫通蓋律所不及傷章十八篇張  
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  
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  
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  
損錯雜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

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當  
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

七十三萬二千三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魏

明帝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文帝為

晉王忠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郡劉邵雖經改革

而科網未審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

又為偏黨未可承用令賈充定法律就漢九章增

十一篇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

十七言據晉志此文康成注漢律的有明證朱子

謂康成於漢律皆有注即據晉志言之而其書之

為目及為卷若干並不見隋志者志云漢律久亡

故事駁議亦多零失則康成章句與叔孫郭馬諸

家不特唐初人不及見即齊梁間人著七錄七志

已無見之者矣其書或止注蕭叔孫張趙律六十

篇或并注令甲已下及法比都目今皆無自詳攷

漢宮香方注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漢宮香方鄭康成注沉水香

二十四銖著石蜜復湯鬻銅鐵以指嘗試飲甲

則已南海賈胡貴一種香木末以寒水炭四焙之

青木香十二之一可酌省之如蜜房色澤正黃可減甲雜香以其子勿以

鄭學錄

卷三

三



其母青木香合擣如麋沉水得麝投初嚙蜜中

媒使相悅闕以黃整蜜隙罔不律地理之一月中

許出之投龍腦六銖麝損半一鎰注如芥子薰鬱

鬱畧聞百步中人也今大官加蜜鬱紅蠟加此方

魏道甫強記面疏以示洪炎玉父意其失古語其

後相國寺庭中買得古葉子書雜抄有此法改正

十餘字珍按方與注文詞簡奧墨莊得之洪氏復

買古抄中有之則非道輔偽造無疑觀此不獨見

康成有許多精力益足信其無一物不知也

自序

鄭學錄

卷三

書

見劉知幾議經疏亦作自述

嘉禾嘉瓜頌

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八頌門鄭元別傳曰民有獻

嘉禾嘉瓜者異本同實縣欲表府文辭鄙畧君為

改作又著頌二篇侯相高其才本門止云獻嘉瓜

引補脫說今二頌久逸

鄭元集

唐志二卷按康成平生雜著必皆萃此集中自佚

其書而注釋以外文字十不存一惜哉乾隆間盧

氏見會刻周易鄭注後附康成集其首為相風賦

考此賦藝文類聚卷六十八所載是晉傅元作不

知何以誤歸康成或因名同一時失檢今附識於

此

鄭志

本傳八篇隋志十一卷唐志九卷後亡 國朝秘

府有一本分上中下三卷不知何人輯錄武英殿

聚珍版印行乾隆間王復武億為注明原書出處

更加訂正又輯補遺一卷按本傳云門人相與撰

元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劉知幾

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注所述及應對時人

鄭學錄

卷三

書

謂之鄭志則此書明是鄭門弟子所記而隋志獨

云魏侍中鄭小同撰者攷康成卒時小同僅四五

歲安能記述祖時師弟問荅必是康成之歿未久

諸弟子即各出所記分五經類而萃之為志八卷

後來小同更有所得增編為十一卷自題己名如

朱子據二程弟子尹焞張繹等記編為遺書之比

故隋志歸之小同撰耳又按此書體例當是依經

類撰於每卷題曰某問志如涉詩則曰詩問涉書

則曰書問首皆標某問曰荅某問曰某問某曰某

荅某曰所謂依論語也其人不詳者編於後題雜



問志詩六月嵩高我將周禮醢人司服巾車禮記祭法正義所引俱不著與何人問答可以推見全書體例又嵩高疏云雜問之志首尾無次此條或有或無不可信南齊書禮志永明二年蔡仲熊議郊與明堂宜異日云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蓋為志者失非元意也元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依此可知弟子所述時有失康成本旨者亦如程朱語錄矣

鄭記

鄭學錄

卷三

三

隋志六卷鄭元弟子撰唐志六卷後亡劉知幾曰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按此書止見太平御覽高祿下引王權問一條而此條在月令正義仍稱作鄭志

詩音

釋文敘錄為詩音者九人首數鄭元唐志有鄭元等諸家音十五卷

尚書音

釋文敘錄為尚書音者四人次鄭元隋志梁有尚書音五卷孔安國鄭元等撰

三禮音

釋文敘錄各一卷隋志儀禮梁有鄭元音二卷禮記梁有鄭元音一卷舊唐志鄭元周官音三卷禮記音二卷新唐志鄭元周官禮記音各三卷陸德明曰兩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珍謂詩書三禮之音皆後人據注義定其音讀因謂之鄭氏音耳孔安國音亦然并非本人自作然又非偽託之比但六朝以降音讀轉變字有一義即別一音由後準前或有非漢讀法者矣

鄭學錄

卷三

三

鄭學錄卷第三



鄭學錄卷第四

遵義鄭 珍撰

弟子目

任嘏

任嘏別傳嘏樂安博昌人世為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為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旌字子旗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飢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旌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旗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嘏八歲喪

鄭學錄

卷四

十一

博知同校

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難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六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慚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慚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嘏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

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

內至德嘏應其舉為臨淄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

書郎文帝時為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

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趙郡

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嘏為人純粹凱

悌虛己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沉默

潛行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

言嘏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

等錄其行事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秘書以貫羣言

魏書王昶傳注 王昶戒子書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

鄭學錄

卷四

十二

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污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昶傳 珍按章懷注嘏字

昭光王昶傳及注皆作昭先未知孰是

國淵

魏書國淵傳淵字子尼樂安益人也師事鄭元後

與邴原管甯避亂遼東既還舊土太祖辟為司空

掾屬每於公朝議論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遷魏

郡太守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

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 別傳淵始未知名元稱

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本傳注



魏書國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嘗講學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同上

崔琰

魏書崔琰傳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少樸訥好擊劍尙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元受業學未期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元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糶縣乏元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袁紹

鄭學錄

卷四

三

聞而辟之及紹卒二子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領冀州辟琰爲別駕從事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魏國初建拜尙書時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版荅五官將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遷中尉琰聲姿高賜眉目疏朗須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琰常薦鉅鹿楊訓太祖卽辟之後太祖爲魏王訓發書稱贊褒述時人或謂琰失所舉琰取表草視之與訓

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本意識論者好譏訶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謫者太祖怒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顏色不撓遂賜琰死最爲世所歎息至今寃之 先賢行狀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士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裴松之注

王基

魏書王基傳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少孤與叔父翁居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去入耶

鄭學錄

卷四

四

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青州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爲別駕復召爲秘書郎凌復請還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王肅著諸經傳及論定朝儀改易鄭元舊說而基據持元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隨例罷其年爲尙書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王和擊吳高貴鄉公卽位進封常樂亭侯母邱儉文欽作亂以基統許昌軍欽等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



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諸葛誕反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壽春既拔轉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甘露四年轉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司空諡曰景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勲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通典同姓昏議光祿大夫荀崧荅卞云王伯輿鄭元高雋弟也為子稚賓取王處道女當得禮意於時清談盡無譏議 珍按伯輿王

鄭學錄

卷四

五

基字處道王昶兄子沉字三國志王基傳基有二子子徽嗣早卒稚賓當為次子據傳基孫名塵晉書虞父名正則稚賓當是正之字與

王經

世語經字彥偉太平御覽終門引世語作彥偉初緇門又引作彥律未知孰是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緇二千疋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歸母問歸狀經以質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為司隸校尉梓河內向雄為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

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夏侯傳注漢晉春秋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上同魏書夏侯尚傳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為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三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 漢晉春秋帝見威權口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

鄭學錄

卷四

六

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病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沉業奔告文王王為之備帝遂率僮僕鼓譟而出高貴鄉公紀注世語王沉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沉業申意晉諸公贊沉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



並同上 魏書甘露五年五月皇太后令曰尙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 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尙書王經雖身陷刑辟然守志可嘉門戶湮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夏侯尙傳注 珍按王經從康成於不其山見三齊記 孫炎

魏書王肅傳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傳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

鄭學錄

卷四

七

論以譏元短叔然駁而釋之 隋書經籍志禮記三十卷魏秘書監孫炎撰注爾雅七卷孫炎注梁有爾雅音二卷孫炎郭璞撰

程秉

吳書程秉傳汝南南頓人逮事鄭元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古今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爲太子登娉周愉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願太子尊禮教於閭房存周南之所詠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

於傳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尙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

宋均

劉知幾議宋均詩緯序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元之傳業弟子也 隋書經籍志詩緯十八卷禮記默房二卷樂緯三卷孝經句命決六卷孝經援神契七卷魏博士宋均注梁有春秋緯三十卷孝經雜緯十卷論語讖八卷宋均注亡 舊唐書經籍志易緯九卷詩緯十卷禮緯三卷樂緯三卷春秋緯三十八卷論語緯十卷孝經緯五卷今本孝字

鄭學錄

卷四

八

誤作六 並宋均注新唐書藝文志同又二志並有宋均注帝譜世本七卷

趙商

康成自序趙商字子聲河內温人博學有秀才能講難而吃不能劇談太平御覽卷七百四十 趙子聲書謂康成學曰夫學之於人猶土地之於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葉根本於是乎庇也太平御覽卷六百九

張逸

康成別傳故尙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爲縣小



吏君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彫琢而成器能為書生以成爾志否對曰願之乃遂拔於其輩妻以女弟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一珍按魏書公孫瓚傳注引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僅掾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所云張逸不知即是康成弟子抑別有張逸別傳稱逸尚書左丞是卒為朝官也豈王粲所稱掾亦劉虞之故掾歟

臨碩

臨亦作林字孝存孔融傳融為北海相郡人甄子

鄭學錄

卷四

九

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命配食縣社魏書注引續漢書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然下脫臨字存又誤作行荀悅漢紀使甄子然臨配食縣社臨下又脫孝存皆宜依補正伏滔青楚人物論後漢時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待其元矩孫賓石劉公山皆青士有才德者世說新語注賈公彥序周禮廢興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積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弃之

孫皓

皓亦作顛詩七月流火正義引吳志孫皓與康成問荅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

吳志亦無此語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

吳模

詩燕燕正義南陔諸篇小序正義禮坊記正義引鄭志荅吳模禮器正義引鄭志荅靈模鄭志原按靈模與吳模當是一人傳寫避宋太宗諱不書吳或誤吳為靈遂彼此岐異珍按靈字俗有書作靈者加一豎即成吳此必寫者不識吳字意以是靈遂正書作靈刊本因之耳非避宋諱也

劉炎

鄭學錄

卷四

十

周禮問胥疏兩引鄭志作劉炎詩關雎正義引志作劉揆

焦喬

鄭志有一條稱焦氏蓋即喬也

陳鏐

鏐一作鏗

冷剛

田瓊

王瓚

崇精



崇翽

王權

鮑遺

任厥

汜閣

劉德

桓翽

已上並見鄭志

韓益正

舊唐志尙書釋問四卷王粲問田瓊韓益正鄭元

鄭學錄

卷四

十一

注新唐志鄭元尙書注釋問四卷王粲問田瓊韓

益正按田瓊既為康成弟子韓益正亦必同親炙

於鄭門同受尙書注義故仲宣問注義於二子

甄子然

劉知幾議稱鄭志目錄記康成著有荅甄子然書

則子然亦弟子也子然知名早卒配食縣社生平

可攷唯第五種傳云單超以事陷種坐徙朔方超

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稽怒待之初種為衛相以

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將徙斥斌具聞超謀乃

謂其友人同縣閻子直甄子然曰第五使君當投

裔土而超外屬為彼郡守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

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

二人日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

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

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

閭甄氏數年赦出即此匿種一事子然之賢可見

矣因此傳知與康成同縣人其名無攷 孔融教

高密令曰志士甄今本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金庾之

問字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之復言知子然

之卒在文舉為相時

鄭學錄

卷四

三

公孫方

從學於不其山見崔瑗傳

郗慮

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元建

安初為侍中魏書武帝紀注 虞溥江表傳獻帝嘗特見

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

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

其權安在也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曹操以

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孔融傳注 孔融

傳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



讐怨操故書激勵融曰昔國家未遷文學盛歎鴻  
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元又明司馬法  
伏皇后紀操逼帝廢后假爲策曰皇后弗可以承  
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詔其土  
皇后璽綬退避中宮遷於他所又以尙書令華歆  
爲郗慮副歆勒兵入宮收后閉戶藏壁中歆就牽  
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  
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  
謂慮曰郗公天下甯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  
崩 魏書武帝紀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  
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 珍按郗慮  
承操旨奏免文舉假策逼廢伏后專以阿助賊操  
爲能不獨爲漢室之蠱蠹其污穢康成弟子籍錄  
等於程門之邢恕矣范氏傳贊首舉此人未免無  
識

鄭學錄

卷四

三

鄭學錄卷第四

鄭學錄 卷四 識

先君子服膺家康成公之學數十年自壯歲卽  
喜搜掇康成雜事知同髣髴恒見手寫冊子弄  
篋衍久漸增富嘗舉示知同日康成爲漢學之  
宗宜有年譜纂次生平第世越千六百餘年載  
籍淹淪存者僅一史傳而趙商墓碑某氏別傳  
諸文皆不復可得視其佚雖時時見他說要事  
實之失傳者或多矣然其出處大節范氏已具  
綱領若薈粹諸書遺文因傳條列而參稽之固  
自蹤蹟宛然靡所闕畧又所著書見隋唐志及  
羣籍者凡數十種最稱詳夥雖文十有八九不

鄭學錄

卷四

四

存其目儼在而其門人之顯著爲名臣爲通儒  
下至名氏足徵者猶數十人是皆後學所宜周  
知余暇當綜核軼事傳麗傳文用推究其始末  
卽按之撰譜而編書籍與弟子增焉知同謹受  
命罔敢贊一辭己未之春離侍館貴陽逮秋還  
山則先君子書成受而讀之首傳注次書目弟  
子目而終之以年譜焉夫然後家康成公文行  
厯厯如指掌中間遭亂未克付刷氏甲子秋先  
君子卽世逾年知同挾諸遺稿走謁唐鄂生先  
生綏定先生一見茲錄首欲梓行公諸同好遂

五五



令述先君子作書意指同於先君子之學莫  
能窺其萬一他不敢贅謹敘其庭聞梗概若此  
同治乙丑四月既望男知同泣血敬識

鄭學錄

卷四

十五



同治七年重刊

# 北學編

板存翰墨林藏本

## 補刊北學編序

學分南北乎曰否顧亭林先生日知錄以論語兩難矣哉章分屬南北之學似學以地殊者曰為學而不學者言之耳夫學自宋儒而後幾判為二曰經學曰道學尊漢儒者以道學為空虛尊宋儒者視經學如糟粕噫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經學出於斯道學亦出於斯士不通經無以致用又烏能問所謂性道哉畿輔傳有北學編魏蓮陸先生輯之尹元孚戈芥舟兩公續之道光甲辰新城孔君刻于京師予官儀部會與校訂登斯編者自漢迄今代不乏人要皆經術湛深事功卓著立身制行非託空談其附饗廟廷若漢董江都毛長公宋邵康節

國朝孫徵君諸大儒光垂史冊誠不朽矣他若祀鄉賢名宦昭忠等祠及隱逸處士諸君子其經濟學問昭昭在人耳目間蓋合經學道學而一之正學也亦實學也吾姻友李子鍊梅既奉諸賢從祀 聖殿復以此編原板無存重付剞劂俾從遊者人手一編庶知先賢真學問以身體力行為要非虛談性命者比則經術不至專於訓詁而精義淹通道學不至流於異端而躬行無愧又何至有分門別戶黨同伐異之



弊哉然則學之為北誠如元孚先生所云在北言北  
爾而亭林謂無所用心者乃其自甘居於是編之外  
者也吾願手是編者心乎是編身乎是編將處可以  
師鄉里出可以佐

盛治庶有當於補刊之意而不至為編外人歟

同治六年丁卯六月清苑王發桂序

北學編

序

二

序

昔馮少墟先生輯關學編其後中州則有洛學編湯  
文正公所訂也畿輔則有北學編魏蓮陸先生所集  
也湯與魏同學於孫徵君二編俱奉師命而成者余  
撫豫時既取洛學編而續之深以未見北學編為憾  
嗣於徵君之曾孫用正得其書每欲做洛學編附所  
見問以就正當世率於公事未遑也歲庚申陳情歸  
里迺從定省餘檢魏本稍加較訂補入四人而續其  
後來者十三人既竣事有謂余者曰堯舜以來道學  
相承僅可指而數也北學原編由漢及明既載三十  
北學編 序之一

餘人矣子於一方數十年中復舉十有餘人不疑於  
濫乎余乃喟然而歎曰正學之失傳久矣異端害真  
猶在門牆之外俗儒痼蔽即在章句之中間得一二  
志士振奮於狂瀾既倒之時或砥節厲行或崇經翊  
傳蜀之日越之雪空谷之楚音也方愛之慕之表揚  
之不暇而敢輕為求備乎余續訂是編在北言北亦  
猶之乎在洛言洛在關言關耳至於學無南北惟道  
是趨五事五倫昭如大路學者讀是書而興起拔乎  
俗而不為苟同志於道而不為苟異千里百里有若  
比肩而立者孔曾思孟而還濂洛關閩其揆一也噫



得而歧之視此爲北方之學也哉因識簡端時以自  
勗且望後之學者相續於無窮云  
乾隆八年歲次癸亥夏四月朔博陵後學尹會一敬  
題

北學編

序

二

北學編 凡例

北學編凡例

一前續洛學編原本率從其舊今續編北學間易  
舊本者非敢僭妄因傳刻多譌且體例不符校  
訂苦心亦魏先生之所諒也  
一原編不載韓太傅東廣微劉獻之似屬遺漏今  
兼採史漢儒林傳補之  
一原編專爲搜輯理學而於節義經濟雖光昭史  
冊者亦不輕入但學如楊椒山先生似不得專  
以氣節目之今特增入原編并附數語於傳後  
以質同人

北學編

凡例

一

一韓文公家世於送李愿序內自稱昌黎似可以  
正唐書之訛但祖父墳墓俱在懷孟其爲修武  
原籍無疑所以稱昌黎者唐重族系宰相韓休  
本昌黎人故以此著姓猶云琅琊王隴西李之  
類耳且卽遠祖實係昌黎亦與二程子之先世  
居博野相同不敢仍附至邵康節孫徵君俱產  
於北後寓中州故不妨兩編並載

一編內續輯

昭代名儒皆蓋棺論定者其間有詳有略詳者因其  
全傳若行述墓誌無可蒐羅而通志所載事蹟

五九



寥寥則不得不從略以俟高明補所未逮

一敦行爲正學督脈故茲編所載重在事實間取

著述之多者亦必生平節行無甚可議若言雖

多名雖盛而出處大節未免有虧則不敢隨聲

濫入致遺詬病

一蔚州己隸京畿魏環極先生自當依直隸通志

入於此編磁州張尚若先生亦然

一晚學孤陋僻處鄉園採訪懼多遺漏且潛德懿

行久而彌光後有所聞當再續輯

尹會一謹識

北學編

凡例

二

北學編姓氏

漢

董江都先生

韓太傅先生

毛長公先生

盧子幹先生

晉

束廣微先生

後魏

劉孝廉先生

北學編

目次

唐

孔司業先生

李習之先生

宋

邵康節先生

附子子文門人周士彥

劉器之先生

劉立之先生

金

高正之先生

元



劉文靖先生 附門人烏叔備林起宗王綱劉英等  
同時梁浩然同里李希直張希古

安敬仲先生

竇子聲先生

蘇伯修先生

董太初先生

伯顏宗道先生

王祭酒先生

王文忠先生

明

黃孟清先生

北學編 目次

秦教授先生

賀醫閻先生

王端溪先生

劉敬之先生

楊椒山先生

蔡汝濱先生

李仲仁先生

宋哲陽先生

趙忠毅先生

魏樂吾先生

附同里劉伯瑜王宗一

鹿江村先生

朱勉齋先生

金忠節先生

北學編 目次

三



北學編續輯姓氏

大清

孫徵君先生

杜徵君先生

王五公先生

刁蒙吉先生

魏果敏先生

陳半干先生

張尙若先生

魏蓮陸先生

北學編

續輯目次

張武承先生

顏習齋先生

李恕谷先生

王或庵先生

馮周溪先生

北學編續輯姓氏

大清二

申孚孟先生

王仲穎先生

尹健餘先生

黃崑圃先生

黃玉圃先生

補遺

明

孫文正先生

北學編

續輯目次

五



徵君原序

余輯理學宗傳成張仲誠梓於內黃因與湯孔伯商  
授浴學一編與魏蓮陸商搜北學一編壬子冬魏子  
持北學編索序余謂學術之廢興繫世運之升降前  
有創而後有承人傑地靈相需甚殷亦後學之大幸  
也居其鄉居其國而不能盡友鄉國之善士何能進  
而友天下友千古哉以編中所載諸先正各有面目  
其出處隱見立言制行雖有不同要皆願學孔子不  
待文王而興之人故董韓而後若器之靜修伯玉學  
本朱程克恭儕鶴伯順力肩陳王因念紫陽當五星

六

聚東井之際及其身不免於偽學之禁陽明功在社  
稷當日忌者奪其爵禁其學非兩先生之不幸誠世  
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後自待豈宜菲薄魏子  
蚤歲掛冠亟亟於表章前詁自任則其居心可知矣  
編已成始獲見王端溪公所著海樵子七篇念去端  
溪之居周表不越數百里某生與公上下不踰數十  
年而聞見固陋至此益知余宗傳之多遺不敢謂北  
學之無遺也率題數語以引其端

北學編卷之一

上谷魏一鰲蓮陸輯

漢

董江都先生

先生名仲舒廣川人今景州少治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  
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  
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  
後百數先生以賢良對策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  
兄素驕好勇先生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問曰

北學編卷之一

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  
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先生對曰昔者魯  
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  
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  
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虜繇此言之越本  
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是以仲尼之徒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  
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  
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於三仁猶賦砮之與  
美玉也王曰善先生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



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  
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  
長陵高園殿災先生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  
偃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示諸儒先生弟子  
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吏當死詔赦  
之後遂不敢復言災異先生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先生而弘希世用事位至  
公卿先生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  
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  
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先生恐久獲

北學編

二

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  
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  
修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  
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年老以壽終於家徙  
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先生所著皆明經術之  
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  
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  
傳於後世元文宗時從祀孔廟明太祖追封江都伯  
尹會一曰漢興學術未明武帝始知尊崇孔子抑  
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董子

發之洵大有功於世劉向稱其有王佐之才伊呂  
無加惜未究其用也賢良三策實能見道之大原  
而深契乎內聖外王之學其告君必以堯舜而求  
其端於天推其本於正心盡其事於設誠致行舉  
其要於擇吏養賢立教更化久為藝林所傳誦故  
不具載考其生平可謂知仁誼重禮節安處善樂  
循理矣蓋孔孟後繼承道統之人匪直北地儒宗  
也

北學編

卷之一

三



韓太傅先生

先生名嬰燕人也為人精悍處事分明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王太傅先生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先生先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北學編

卷之一

四

傳世所共聞讀漢書又知其深於易也

毛長公先生

先生名萇字長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其學術淵源於卜子夏家傳訓詁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六章與儀禮合視齊魯韓詩最後出而解經獨為近古先生每說詩獻王悅之詩傳盛行於世謂之毛詩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教授九江陳俠俠授謝曼卿曼卿為之訓授東海衛宏至鄭康成為之箋而齊魯詩俱亡韓詩亦失其傳惟毛詩立於學宮

北學編

卷之一

五

唐太宗時從祀孔廟宋真宗時追封樂壽伯

尹會一曰孔庭之教學詩為先詩亡然後春秋作學者蓋難言之程子於漢儒亟稱董公毛公謂其最得聖人之意北學於斯為盛矣原編稱大毛公稽之文獻通考則魯人毛亨也漢書儒林傳稱毛公而不名後漢謂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以此為徵故不復以大小別之云



盧子幹先生

先生名植字子幹范陽人身長八尺二寸音如洪鐘少與鄭元俱受業馬融融外戚豪家女倡歌舞列侍左右先生侍講積年未嘗一轉盼融甚敬之其學無所不窺研精而不守章句更不好詞賦性剛毅有大節負濟世之志嘗為九江廬江太守俱有恩信蠻夷賓服仕至尚書董卓謀廢立羣僚唯唯先生獨抗義不阿卓將誅之蔡邕素與先生善往請於卓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誅之天下震怖乃罷去先生懼不免乃詭道從轅轅出卓果使人追之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未幾卒卒時敕其子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惟單帛而已後曹操過涿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宜有殊禮為式其墓并致祭焉子毓知名

魏崑林曰先生之行無論其他即不肯隨董卓廢立方是讀書人不然谷永劉歆雖讀書萬卷何益

北學編

卷之一

六

晉

東廣微先生

先生名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疏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改姓焉先生博學多聞與兄瑒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志曰陽平東廣微人莫及也太康中郡界大旱先生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眾謂誠感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禱之報東長生性沈退不慕榮利作元君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召

北學編

卷之一

七

為掾轉左著作即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古塚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秘書先生在著作得觀隨擬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即年四十卒市里為之廢業所著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



後魏

劉孝廉先生

先生名獻之博陵饒陽人少孤貧雅好詩傳受業於渤海程元後博觀家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歎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時人有從先生學者先生輒謂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嘆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

北學編

卷之一

八

束修不易受之亦難敢布腹心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善春秋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須復解由是弟子不能究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逼遣之至京稱病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固以疾辭魏承亂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每有疑滯多決於先生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二卷毛詩序義一卷行世

唐

孔司業先生

先生名穎達字仲達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歷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其論議先生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元感家得免隋亂避地虎牢唐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數以直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

北學編

卷之一

九

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泣眾若其據尊極之位銜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旋拜祭酒侍講東宮太子稍不法先生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諡曰憲初先生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詔改爲正義子志孫惠元三世俱爲司業時人美之



李習之先生

先生名翱字習之趙州人涼武昭王後裔也貞元中舉進士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天子克淮蔡天下想望治平而帝意稍息先生疏上正本六事又以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人之行自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必訪於人人不能周知必取其家行狀諡牒質之然為狀者類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於文而忘質故無所考信請曰今作行狀者必指事載功則賢不肖自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為直言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

北學編

卷之一

十一

以為忠無為浮稱不者敕考功勿受文依質者始下太常牒史館定諡詔從之再遷考功員外郎嘗入中書面數宰相李逢吉之過退移病滿百日欲自免去逢吉表為廬州刺史時州旱疫逋亡載路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先生下令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太和初入為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坐舉栢耆宣諭滄州不稱左遷少府少監後歷桂管湖南觀察使徵為刑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出鎮山南東道卒諡曰文有司以先生從韓昌黎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定諡

亦同先生性剛直論議無所屈好推轂賢士韓文公嘗與言今天下汲汲於士者獨君與愈耳先生曰公好士惟於能文章兼附己者不然則不能翺惟其賢是以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忍恥內媿不引退其忠告如此是時士並學古文辭游心於三代兩漢之盛而鮮志於其本先生獨求端於性情動靜之際以發誠明之要作復性書三篇吳郡陸儉見而嘆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又以為生民之大法莫大於井田著平賦書以明其可復常言曰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眾莫如宏用心莫如直進

北學編

卷之一

十二

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其功夫近裏如此  
尹會一曰唐之有道而能文者韓李並稱而韓尤著或以昌黎歸入洛學為茲編之憾然讀先生復性書發中庸之蘊所以自勉而警人者甚至時年才二十有九志於道德而自懼未及懦夫聞之足以有立矣



宋

邵康節先生

先生名雍字堯夫范陽人幼從父古徙其城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先生從受學嚴事之即旅宿飯必欄坐必拜也刻厲自進蔬素不厭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道既通慨然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結廬洛上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浩然樂也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先生德器粹然

北學編

卷之一

三

望之可知其賢然清明坦易不事表暴不修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燕笑終日不取甚異於人也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病畏寒暑當大寒大暑時輒不出常以仲春秋乘小車行遊洛城中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爭倒屣迎致或留三五宿或至經月忘返與人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諭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多矣程純公每見之退輒太息以爲內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從問

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間與深知論天下事雖究心世務者不及也新法行監司承風旨爲嚴切吏州縣者苦操切不可爲爭欲投劾去先生勉之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嚴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當世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不復能爲從事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溫公曰死生亦常事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一日有新報先生問何事曰某事先生曰我將謂收却幽

北學編

卷之一

三

州也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媿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諡於朝常博歐陽棐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於



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諡法温良好善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諡曰康節先生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為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為之序

先生子伯温字子文入聞父教出與司馬温公二程交故所聞日博以薦授大名府教授調長子尉

北學編

卷之一

十四

章惇嘗事康節因與伯温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警怨可忘矣惇時為相方與黨獄故伯温以此諷之徽宗即位伯温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懇惻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常語伯温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温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温注皇極經世其言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

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達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先生門人周長孺字士彥開州人為其城縣令師事先生告以先天之學士彥故性剛遇事輒發既從先生淡然而無意於世者季弟直孺怪而問之士彥曰此吾得於先生者士彥在其城獵有兔起草間自射中之即其處不復見兔有石刻其文曰士彥當都而卒後士彥每至京師不暫留治平末以都官員外郎知劍州普城縣卒喪歸過洛貧不

北學編

卷之一

十五

能行康節畱其家經紀甚備教其子純明以學問為娶程伊川先生之姪後登元祐三年進士是仲明曰康節先生德器粹然清而不執和而不流樂天之中時寓憂時之意其量極大其心極細其才極密其機極警惜世無用之者富鄭公號稱知己而以簿丞薦是驥足而困之以鹽車宜乎其不就也生平之蘊世皆知其具於皇極經世而不知多寓於擊壤集誦其詩可以想見其人而或以術數少之可嘆也夫



劉器之先生

先生名安世字器之魏人從學司馬光光教之以誠自不妄語始宣仁太后臨朝擢爲右正言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先生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相交結天下之人指爲四凶今惇父尙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不報遂請外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惡之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海州惇與京卜必欲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諷令過先生脇使自裁又擇一豪吏爲

北學編

卷之二

六

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未至海守先遣其客來先生所勸其善自爲計先生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死依而行之客密從僕所竊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而嘔血死故先生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卜復讒之時鄒浩亦貶詔以檻車收二人付京師行未數驛而徽宗卽位救復至先生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經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會布又惡之蔡京相復連七謫宣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先生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母曰諫官天下諍臣

汝父欲爲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

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故先生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咸目之曰殿上虎云平生不作草書不愛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常曰溫公言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一箇誠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終日其樂無窮常與其徒馬永卿言曰紹聖初

北學編

卷之二

七

某謫嶺表北望中原慨然永嘆念惟先人遺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馬溫公之言北人處烟瘴之地惟絕嗜慾可以不死趙清獻欲絕不得乃掛父母像於臥側以自儆自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瀆亦甚矣卜居宋都杜門屏跡人不得見其面然田夫野與市井細民以爲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蘇軾論元祐人材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先生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塚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魏一鰲曰先生之學終身只一誠字賊臣不能殺



烟瘴不能病東坡鐵漢之袞非過譽也世人口頭  
講說到利害臨身一毫用不着皆那恕之流耳

北學編

卷之一

六

劉立之先生

先生名安禮字立之河間人其父與程子有舊數歲  
而孤程子收養於家自言事明道先生三十年未嘗  
見其忿厲之容問臨民明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  
御吏曰正己以格物後官晉城以循吏稱郭雍稱其  
及門最早精於吏事云

北學編

卷之一

七



金

高正之先生

先生名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博極羣書尤深於易及皇極經世書隱居嵩山安貧樂道足不涉城市山野小民亦知敬之

北學編

卷之一

二十

北學編卷之二

上谷魏一鰲連陸輯 博陵尹會一元孚訂

元

劉文靖先生

先生名因字夢吉容城人生之夕父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先生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言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策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遊同舍生皆不能及初治

北學編

卷之二

一

經循覽訓詁疏釋輒嘆曰聖人精意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評四子之學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早喪父事繼母孝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聞其名往往來謁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為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尤以先生學行薦於朝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



善王恂教近侍弟子恂卒乃命先生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尋丁內艱後有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先生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年四十五卒無子聞者嗟悼虞文靖稱先生人品英邁卓然不可企及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所著有署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先生所自選又有文集十餘卷小學四書語錄皆生徒所錄易繫辭說乃先生病中親筆云門人有安敬仲烏叔備林起宗王綱劉英梁泰李蒙王果李貞杜蕭等敬仲有別傳

北學編

卷之二

二

林起宗自幼力學嘗從先生遊深得道學之指既而教授於鄉後學多宗之嘗著志學指南心學淵源二圖及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辭發明魯庵家說等書

王綱新安三台人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綱竟以憂終先生為銘其墓

劉英字厚蒙三台人遊靜修之門研精至理不求聞達早歲為吏飭聞靜修之學折節相從先生始則拒之甚嚴終則與之甚厚先生卒遂深隱先生同時有梁至剛字浩然新安人好論古人該

至理仕進之心淡如也與先生講學昕夕不倦人勸之仕則曰堯舜之世尚有巢由吾何仕乎隱居終身號曰南溪老人先生有南溪行

李伸字希直安次人以館陶訓導陞容城教諭上疏言劉靜修為前元一代大儒應祀孔廟章數上未允告歸與弟都御史侃同日得旨歸里籍於容城私淑靜修之學

張處士紹烈字希古先世系出江右有宦容者遂籍焉雅慕靜修先生以為孟軻復起其師李伸卒處士廬墓側編輯遺文成化年棄諸生益肆力靜

北學編

卷之三

三

修文集數上疏請從祀又感憤時事疏請潔犧牲御經筵抑奔競去淫詞息異端遵正道崇先儒興學校修馬政御邊疆前後二十餘條正德時上數出游戲羣小弄柄處士復上疏赦賜冠帶蒙徵書擢用固辭逆瑾專權處士先縉紳彈劾數千言被法司禁錮有門弟解援得脫歸里七日不食臨終與生徒輩講易厲薰心一爻衣冠正坐而卒侍郎王寅處士門人也侍講無異童稚孫徵君嘗謂處士孤直果敢獨行一意其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人視之為迂為怪彼率之為性為常與其師李伸



皆篤信靜修故皆得配饗

北學編

卷之二

四

北學編 卷二

安敬仲先生

先生名熙字敬仲號默庵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著先生聞劉靜修之學心向慕焉將與定交而靜修已歿乃從其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蓋自靜修篤信朱子之書實力踐行其教人必尊朱氏然靜修為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過先生則簡觀和易專務下學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善學朱子者家居教授數十年四方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爲立祠於藁城之西筦鎮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

北學編

卷之三

五

七五



寶子聲先生

先生名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避亂德安得伊洛性理之書自謂學從此始歸隱大名與姚樞許衡講學蘇門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鄉里元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遂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先生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首以三綱五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三召奏對皆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先生薦姚

北學編

卷之二

六

樞卽召用之俄命皇子從先生學賜以玉帶鉤論之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人佩服爲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爲常世祖卽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先生對曰犯顏諫爭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卽召拜右丞相以先生爲翰林侍講學士時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委用先生在帝前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先生曰以臣觀之無如許

衡帝不悅而罷文統深忌之乃請以爲太子太傅先生辭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乃復以爲翰林侍講學士俄謝病歸未幾文統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者惟寶漢卿一人耳召還賜第京師命有司月給廩祿國有大政輒以訪之先生言三代所以風俗淳厚歷數長久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先生常與劉秉忠等侍立帝前先生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

北學編

卷之二

七

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鵝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先生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先生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品物往存問焉至元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計間帝深爲嗟悼厚加贈賜皇太子亦賻以鈔二千貫命有司護送歸葬肥鄉先生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寶漢卿又曰如寶漢卿之心



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後累贈太師封魏國公諡文正子履集賢大學士

北學編

卷之二

八

蘇伯修先生

先生名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父志道歷官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先生舉進士第一授修撰擢江南行臺御史明年錄囚於湖北地僻遠民獠雜居先生冒瘴毒徧歷其地盛暑篝燈治文書遇疑獄立剖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朝廷政法利病以及稽古禮文閭閻幽隱知無不言充京畿宣撫使詢民疾苦察吏姦貪都人有包韓之譽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有妖寇自淮右蔓延江東詔仍浙江行省叅知

北學編

卷之二

九

政事總兵于饒信克復六縣其方略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師宿將不能過也以憂勞積病遂卒於軍年五十九先生爲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詩藁七卷文藁三十卷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先生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學者因所居稱爲滋溪先生在鄂爲大叅時刊布伊洛淵源錄置郡學其他所著有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藁云



董太初先生

先生名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幡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薦起家爲陝西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爲太史院主事復辭不赴皇慶初詔以翰林修撰致仕延祐三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五先生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夷然不與之校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其爲人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家近龍岡學者稱爲龍岡先生云

北學編

卷之二

十

伯顏宗道先生

先生名師聖字宗道世居開州濮陽縣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卽成誦早喪父其兄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慧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爲氏且名而字之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羣經有朱子說具在歸求之可也年弱冠卽以斯文爲己任鄉之學者來相饋難隨問隨辨咸解其惑中原之士聞而從遊者日益衆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既

北學編

卷之二

十一

舉辭歸復起爲江西廉訪僉事數日以病免及還四方來學者至千餘人其爲學專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而必期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爲伯顏氏弟子異端之徒亦多棄其學而學焉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先生言於省臣將結其鄉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乃渡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先生名士生劫之見賊將誇以富貴先生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有司上其事贈奉議大夫諡文節太常諡議曰伯顏無城守之責又無在官之義以平生有用



之學成臨難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爲確論伯顏平生修輯六經著述皆熾於兵

北學編

卷之二

十三

王祭酒先生

先生名恂中山人生而穎悟及長與楊恭懿皆篤信  
閩學爲太子伴讀太子問學先生曰在正心許衡言  
人心如印板板不差雖摹千百本不差板一差摹之  
無不差者故要在正心太子深然之授國子祭酒師  
道卓然居父喪致毀卒

北學編

卷之二

十三



王文忠先生

先生名結字儀伯定興人祖遯徙家中山先生嘗從太史董朴受經深於性命道德之蘊年二十餘遊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八事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材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衡敬賢士以厲民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時宰不能用仁宗在潛邸或薦先生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為鑒戒者日陳於前仁宗嘉納焉武宗即位立仁宗為皇太子以先生為典牧太監近侍以俳優進先生

北學編

卷之二

四

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仁宗優納之仁宗即位遷集賢直學士出為順德路總管教民務農興學孝親弟長戢奸禁暴悉登於書俾朝夕閱習屬邑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祠二公於學表其言論風旨以勵多士改督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堤過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先生疏斗門以泄之民獲其利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時拜住為丞相先生言為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他變服飾不可奢僭奢僭則害及於身丞相是其言薦名士宋

本韓鏞等十餘人泰定元年遷集賢侍讀學士會有

月食地震風烈之異乃昌言於朝曰今朝廷君子小

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繆咎徵薦臻

宜修敬事以弭天變遼東大水亟請於朝發粟以賑

饑民天歷初進中書參知政事時方遣大臣迎周王

於北邊近侍有求除拜賞賚者先生曰俟天子至議

之初上都之變失皇太子寶及更鑄新寶近侍請視

舊制加大先生曰此寶當傳儲嗣不敢踰舊制也近

侍怒譖詆日甚罷為集賢侍讀學士以內艱不起元

統初拜中書左丞中宮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

北學編

卷之二

五

而殿災先生言僧尼褻瀆當坐罪左丞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不可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先生請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為令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先生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恥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至元元年詔復入翰林養疾不能應詔二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二先生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曰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晚遂於易著易說一卷及卒公卿唁於朝士大夫弔於家曰正人亡矣



後追封太原郡公諡文忠有詩文十五卷行世

北學編

卷之二

六

北學編 卷二

明

黃孟清先生

先生名潤玉字孟清世為鄞人十三歲時改元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年抵京授廩北城外十里所沙漠無人烟先生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徭賦墾圃鬻蔬以為生人不堪其劬瘁先生安之稍隙輒肆力於學以己心為嚴師而蘄造於賢聖擇然後語行無所苟焉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賈先生辭或問之曰瓜

北學編

卷之二

七

田不納履也補郡庠生魁京闈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父憂改訓南昌拜行在交趾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析為四卷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而各疏其義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為一卷通五卷為之註釋曰儀禮戴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學庸通旨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家居二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





秦教授先生 畿輔通志作順天人

先生名亨字子真大名郡庠生究性理之學通五經尤長於易以易學見知於文皇帝召至京師欲處以顯職力辭願就教乃除荏平教諭調利津縣尋陞四川永寧府教授所至訓迪有方從尚書黃福征交趾多贊畫功乞休歸學者猶質問經史正統間疾卒郡守李瓚觀其遺文知學有本源舉以配祀劉忠定祠

北學編

卷之二

六

賀醫閻先生

先生名欽字克恭別號醫閻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讀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世即用我我笑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後薦授陝西參議以老病母憂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陳獻章當世大賢為士大夫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

北學編

卷之二

七

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四曰典禮樂以化天下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辭義州以守臣貪故聚眾縱火劫財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先生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已而有言軍至且勦者眾復呼謀曰賀黃門無謾語趨跪其門先生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爾曹第不殺人必有爾無恐眾遂定先生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手不釋卷



王端溪先生

先生名崇慶字端溪大名府開州人性廉介有孝行讀書有志於正學師事湛甘泉正德戊辰舉進士初授戶部主事疏斥逆瑾為武宗嘉允己以論事下錦衣獄給事王元凱申救降壽康驛丞後為山西冀南副使闖邪恢正昭道啓學之功百年所未有以母老乞歸退耕澶淵之野安貧樂道若將終身尋由遼東苑馬寺卿起禮部左侍郎知貢舉歷官南京吏戶禮三部尚書多所建白卒贈太子太保所著有五經心義元城語錄解端溪文集行世祀鄉賢先生著海樵

北學編

卷之二

三

子七篇內云物莫大於人人莫大於道故學道則明明則通通則變變則有為是謂天下至學彼不知者方以道學歸之迂流曲士而不揣者又從而輒以道學自任哀哉

先生同里劉珂字伯瑒少孤奉母至孝登嘉靖癸未進士未授官即上疏乞終養呂涇野雅重之贈以詩有會子終能傳一貫孝經真脉未會差之句既歸里足不履公府定省之暇惟授徒講學平涼趙太史時春出其門後母卒哀毀過禮已而授刑部主事歷郎中以廉平著聲時有貴戚干犯法紀

諸司皆避事大司寇委重珂珂乃立為判判卒無異議尋擢陝西僉事甚著勞績上特勞以金幣歷陞本省副使俱有清譽然於仕進澹如也遂乞休歸又同里王處士名循吉字宗一潛心理學不事舉業齋居大成殿讀書十年著五經圖說及帝王憂世心法諸圖說獻於世宗下大臣議共奏云此理儒也欽賜處士號旌以銀幣遣歸教授生徒端溪深為契賞

北學編

卷之二

三



劉敬之先生

先生名誠字敬之世家雞澤賦質明粹幼知向學不煩督勸弱冠登天順丁丑進士擢翰林院檢討輔導德王尋陞秀王府左長史王薨改寧國府同知遷湖廣右叅議童時喪父悲哀毀瘠如成人事母以孝聞家貧爲童子師資束修爲養既仕凡俸祿所入悉歸於母錙銖不入私室客至具盤飧必先以甘旨進母然後出待客終其身以爲常嘗以公事蒞施州久不見母一日方治文書忽潸然不自勝從吏請其故曰吾思吾母不得見耳兄早喪事寡嫂以禮少從閭子

北學編

卷之二

三

與學易既登第窮探力索務求四聖之旨嘗謂焦贛易林專取納甲飛伏非聖法乃作周易衍辭其文奧雅深於易者難之其爲長史以禮輔王多所啓沃作千秋日鑒錄以獻王嘉納及王就國在途淹留上章懇諫王卽兼程以進抵國羣小欲毀孔子廟以廣王官力諫得不毀嘗讀書西伯戡黎主吳氏說曰戡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戡黎者文王也先生曰紂都朝歌黎在畿內豈有人臣伐畿內之國尙能退就臣位乎此乃孟津之兵首事於黎耳在寧國凡所設施務安利其民不恃聲威及在湖南所至

教民築陂塘以備旱潦嚴保伍以防盜竊其化民振俗嘗引古誼諭之不加笞罰或譏其迂曰吾道如是也成化十六年疾亟以手拊牀曰我死不足惜第念老母不獲終養耳遂卒卒之日囊無寸帛幾不能殮賴僚屬相率致賻乃克歸其喪

北學編

卷之二

三



楊椒山先生

先生名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幼遭家難貧甚力學艱苦初仕爲南京吏部主事從尙書韓邦奇學樂三月而得其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兵陣之書相授先生徧習之曰此儒者餘事也會諸僚有講學者先生又從講學人謂此曹多立黨作偽鼓舞先生曰道者吾性分之所當爲可逆億人之僞而不爲耶轉兵部員外郎咸寧侯仇鸞議開馬市冀與俺答構幸免戰鬪固恩寵部議推先生先生具疏條

北學編

卷之二

三

開市五事部尙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遂別遣主事行先生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疏入帝頗心動下大臣八人會議時鸞方盛皆中懽附和許開市而鸞復進密疏先生遂逮獄訊謫狄道典故事謫官者不事事先生乃日求民利病興革之疏洮水以灌場圃開煤山以省薪芻立書院以教諸生築道統祠上設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前列左爲周公右爲孔子兩壁側則顏曾思孟漢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宋周程張朱元許衡劉因明薛瑄諸賢以示師法於是士知向往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比去

哭送者千餘人遷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已召入遷刑部員外郎旋改兵部武選司先生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遂因元旦日食具疏劾大學士嚴嵩專權誤國十罪五奸其略謂高皇帝詔罷丞相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壞祖宗之成法罪一權者人君統御天下之具嵩伺陛下喜怒擅作威福竊君上之大權罪二人臣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嵩將上諭及所進揭帖刊板頒行欲使天下後世謂朝廷善政盡出於彼掩君上之治功罪三陛下令嵩票本取君逸臣勞之意也嵩何所取而令

北學編

卷之二

三

于世蕃代票是嵩既以臣而弄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操父之柄縱奸子之僭竊罪四邊事廢壞由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欲令孫得官故授其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竄名奏捷旨朝廷之軍功罪五仇鸞以貪虐論革世蕃受賄薦爲大將引背逆之奸臣罪六俺答內犯兵法正宜擊其惰歸嵩乃戒汝襲無戰及汝襲逮治而後知爲嵩所給誤國家之軍機罪七考察巨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善類專黜陟之大柄罪八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將弁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士卒有司納賄於嵩不



得不措剋百姓失天下之人心罪九先朝風俗淳厚至嵩當國以守法為固執以彌縫為通敏以清介為矯激以奔競為練達壞天下之風俗罪十嵩有此十罪昭人耳目而陛下不知者蓋有五奸以濟之嵩以厚賄結陛下左右凡聖意所在嵩皆預知是陛下之侍從皆賊嵩之間諜也通政納言之官嵩令義子趙文華為之疏到必有副本送閱先事彌縫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也嵩畏廠衛緝事令子世蕃締結姻親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也嵩畏科道多言進士非親知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

北學編

卷之二

三

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也科道既入其牢籠而部臣之有才望者亦網羅門下聯絡蟠結深根固蒂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也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或召問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勒令致仕以全國體疏奏帝怒嵩見內有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搆於帝帝益怒下詔獄問何故引二王先生曰非二王誰不憚嵩者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欲坐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尚書何鰲不敢違竟成獄先是嵩薦鸞起為將

後知帝疑鸞欲掩初迹更互相排舐鸞敗先生內遷嵩與有力及入反見劾怒遂不可解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以失機坐辟嵩揣帝意不赦比秋審因附先生名並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請代死嵩屏不奏遂棄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初先生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山自有膽何用蚺蛇為及入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益脫然時部諸司皆憚嵩拘繫之甚固先生碎磁盃自

北學編

卷之二

三七

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自截去獄卒執燈顛欲墜先生意氣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皆歎息有泣下者後七年嵩敗穆宗立郵直諫諸臣以先生為首贈太常少卿諡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我

朝順治十三年

世祖章皇帝御製文二篇勒石旌之

尹曾一曰編內不載椒山先生豈以北方多節義未可勝書耶抑先生忠烈彪炳人間無藉此編之傳耶孫徵君畿輔人物考書先生傳後云使公不



以忠死必且爲理學之宗夫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君子之學孰大於是信如徵君言古之學者以忠見先生之學以死掩乎余謂氣節之與道學固不能不分若先生者無所不學而又見其大觀其言曰道者吾性分之所當爲可逆億人之僞而不爲耶嗚呼學如是足矣

北學編

卷之二

三

蔡汝濱先生

先生名毅字天章寧晉人幼聰慧父授句讀九歲解文義十五歲父卒哀毀成疾三載始愈母督教益嚴遂殫力爲學一日見有威逼人命當出贖者家貧父逼令自盡乃出麥三十石代贖之鄉人十三名被誣爲盜官司欲致之辟先生力白當事得釋邑中乏書籍出貲購求會集同志者講習登己丑進士任行人從韓苑洛湛甘泉二先生講學甘泉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語言出使大同藩王督總饋遺皆不受授浙江道御史巡視東城禁革太倉夙弊擒獲大盜都城肅

北學編

卷之二

三

清查盤內庫隨奏太監宋某太倉卿陳道瀛侵盜奸弊兵部尙書毛以侯決總兵十人疑義相咨先生答云椒寡不敵難坐以死毛甚稱服一時十人俱獲宥免差南直隸刷卷發鎮守太監王德畱守王桓鳳陽知府曹侵盜夙弊復岳忠武祭田給其後人岳清巡按河南鈐制皇親王府理冤獄表節義修前賢之祠興水田之利以及恤災傷黜貪酷善政班班也回都以論事下獄兩京言官暨撫按薦舉至三十疏始得起用丁母憂服闋改河南道復因事落職家居教授生徒遠近從遊者三百餘人乃建書院於浚水之陽



置田三十頃以給生徒諸凡讓產贖族修文廟置學  
田立小學以教貧家子弟行鄉約使人知事其父兄  
古鄉賢墳墓十有三處共置祭田五頃俾各族生儒  
供祀平生自奉儉素不嗜聲伎凡有積輒散之教人  
以躬行孝弟為本鄉里有無狀者一來見即釋然嘗  
語人曰但求在己無失在人者所當恕所著有四書  
埤傳書經便註浚濱文集語錄等書都御史毛介川  
檄云大人以道為心斯性分中莫非宇宙仁者與物  
同體故大化內無間形骸當斯世之橫流屹斯人之  
壁立蓋實錄云

北學編

卷之二

三

魏崑林曰寧昌文風在真定為最盛皆浚濱先生  
培植之力也今書院學田猶有存者其語錄遺失  
余於京師鬻故書得之付蔡子虛刻以行世

李仲仁先生

先生名天麟字仲仁順天人萬歷壬寅為關南守發  
明理學言簡而盡醇而不雜平談一帙門人楊修齡  
校而刻之其論孔門宗旨只是求仁孔門求仁之旨  
惟顏曾獨得其宗顏淵領復禮之訓至於三月不違  
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己不亦遠乎  
曾子生平全副精神都用在仁故大學一書自格致  
誠正以及修齊治平渾然一仁也會子傳之子思中  
庸一書始自天命而歸於位育終自下學而述於天  
載亦渾然一仁也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曰仁人心也

北學編

卷之二

三

學問之道求其放心七篇中無非此仁顏曾思孟而  
後得道統者惟四大儒周子太極圖分明畫出一箇  
仁來程明道曰學者先要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張子  
厚西銘一篇形容仁者天地萬物一體可謂曲盡朱  
晦庵以仁為學以敬為存之道都是孔門家法若  
舍求仁之外別立宗旨恐非孔子與顏曾思孟授受  
之真傳及周程張朱所為願學孔子者也故有立志  
等篇十二則又繼之以體驗功課二十則所錄以適  
於仁之路者其在斯耶孫徵君先生曰自董江都而



下以至金忠節皆所稱學道人而各分尼山之一派  
晚得仲仁若素相孚契者故急收之嘗恨吾鄉理學  
一脈寥寥其人若仲仁名雖不著而北方之學者莫  
之或先殆實勝而不求聞達者乎

尹會一日先生論孔門宗旨只是求仁可謂深契  
聖學之傳矣顏曾思孟之所以獨得其宗者大約  
言本體處少言功夫處多功在思誠慎獨而強恕  
乃其要也靜軒孫先生嘗教余體認三省章之忠  
信為本孩提章之愛敬最良聖門求仁審端用力  
不外乎此余每三復斯言實覺須臾離之不可終

北學編 卷之二  
身由之不盡也

三

宋哲陽先生

先生名學道字仲明永年人幼喪母廬墓側三年人  
稱其孝早有慕道之志萬歷庚戌登進士授長子縣  
講學育才文風丕變以孝友禮讓教民調封邱塞河  
有功民尸祝之嘗上宰相書二千餘言謂邊事之壞  
皆由於宰相之不能用人語甚剴切故當路以古君  
子儒今循良吏薦丁繼母艱家居搆興學社與生徒  
講格致精一之旨士類景從著中語心語廣道詮根  
心解與學社編等書行於世號哲陽先生卒年六十  
有二

北學編 卷之二

三



趙忠毅先生

先生名南星字夢白號儕鶴高邑人卓犖負氣節以文章爲當世所推服問字者趾相錯萬歷甲戌進士除汝寧推官陞戶部主事張江陵臥病朝士建醮祈安先生與同志戒勿往江陵歿調吏部考功引疾歸起歷文選員外郎疏陳天下四大害中所劾劾皆時相所庇給事中李春開駁之幾獲譴遂以病歸再起歷考功郎中主計典澄汰不假要津忤時相奪職行人高攀龍抗疏分別忠佞極言閣臣不當陰除異己鋤善類以空人國遂請去助教薛敷教疏諍亦謫先

北學編

卷之二

三

生林居以名教爲己任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應和益廣而羣小疾其病已遂譁然以高邑爲質的天啟初卽家起太常少卿歷左通政工部右侍郎陞左都御史有申明憲職諸疏癸亥內察力絕情面作四兇議以處大猾十月進吏部尙書有再剖良心力挽干進諸疏推高攀龍總憲楊漣副院左光斗僉院鄒維漣夏嘉週程國祥等入銓曹魏大中袁化中輩相次柄用羣小滋不悅會高攀龍以考覈回道御史褫關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羣小合謀嗾魏忠賢曰東林必殺公忠賢怖且恚所謂東林者蓋指先生與攀

龍爲顧憲成東林黨也甲子冬假會推事盡逐東林爲魏廣微陳九疇等誣陷與攀龍同罷閣臣孫承宗疏謂兩臣去而出於上意則皇上之獨攬未必協於天下之公去兩臣而出於惡兩臣者將內結外援天下盡入其牢籠而大患立至不報乙丑以張訥及梁夢環疏削籍提問鞫訊子甥皆遭痛捶太史錢士升貽書護持始得謫戍代州子甥并發遠衛先生坐短轡攜書篋至代傲居小樓顏曰吉祥埽除土室顏曰味藜齋杜門讀書不輟年餘崇禎改元肆赦遂卒戊所贈太子太保謚忠毅公爲文章疏通軒豁能暢所欲言至於排擊朋黨伸雪忠憤萬歷間推先生爲首其奏疏有曰臣年已八十矣每日與人爭執若少年不曉事者然時危如此不救何待年老如此不做何待其學守蓋晚年益厲不爲少挫也生平著書多散佚其閒居擇言有云聖學之要一敬盡之矣大學中庸之慎獨敬也敬於人之所知而忽於人之所不知非敬也慎獨乃謂之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慎獨也此道甚易簡人人所知而不能行觀先生之言則其所得可知矣

北學編

卷之二

三

尹會一曰世傳先生家居恢奇跌宕間爲詩謠雜



以恢諧無錫張夏輯洛閩源流錄用此爲疑遂不以入不知先生自少至老砥名節扶世教顛危百折處之若故常皆自主敬慎獨得之讀閒居擇言當爽然自失矣

北學編

卷之二

五

魏樂吾先生

先生名大成字時夫號樂吾栢鄉縣人十五歲補諸生父衡山公令入國學以友天下士七試京兆不第乃歸里門靜坐攤書人罕見其面事父母以孝著庶母弟業拓落先生飲食教誨備極友愛嘗著養生弗佛二論其弗佛論略云佛產西域自謂能徹性除生死其說之大旨無生二字謂有生卽有滅有生卽有死惟無生方無死所謂歷萬劫而嘗存者以此也孰知世界全在生之一字自太極動生陽靜生陰生生化化萬彙萬品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舉由此起如

北學編

卷之二

五

胥遺無生之旨則天地萬物不幾於息乎吾儒精一傳心乃聖人真脈彼之所寶曰去貪去嗔去癡其鍊曰住曰定曰慧不過竊吾儒懲忿窒慾破愚及定靜安慮之緒餘耳儒道旣明將焉用之學士大夫有化民成俗之責烏可不嚴此禁乎年七十五卒崇祀鄉賢子純粹萬歷間爲名侍御



鹿江村先生

先生名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與人祖久徵御史以諫謫父正黨禍作傾身急左魏諸公難所謂鹿太公者也先生性端方謹愨少師祖父讀王文成傳習錄而契之慨然有必為聖賢之志與容城孫鍾元先生為友砥礪名行人非之不顧也每談說經旨曲折盡變動中妙理同儕謂其能記憶也先生曰只是要醒如何要記醒的如何是我則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湯文堯舜無不覲面以相質六經四書皆我註脚夫豈有疑於心乎萬歷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與吳

北學編

卷之二

三

郡周順昌襍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部山東司主事掌鹽法爬剔利病洞悉源委丁內艱毀幾滅性服除補戶部主事署廣東司事遼左方闕餉輒發金花餉遼神宗震怒遂降調一時省臺大列諸正人無不為公訟言者解官歸門人日益進每以尋孔顏樂處為立教提綱泰昌改元復原官典新餉清操絕俗尋改兵部職方主事時遼陽初陷中外洵洵先生為大司馬草疏請逮某斬某以伸國法會王象乾以大司馬行邊因用廢弁與職方郎耿如杞左職方持之力首揆葉向高擬司官不得違阻之旨乃

上書向高言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徇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為市永無不債之帥自此一言始矣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為易得去能違阻之司官為小失也向高謂其刺己怒已而屈服焉歲壬戌孫高陽以閣臣理部事請真逃臣熊王於法先生舉手加額迄高陽自請督師遂請從適吏部缺司官羣欲挽之先生不可曰軍中無苦樂但問所從誰相公一日在師中某當一日在幕中高陽嘗云予居東拓

北學編

卷之二

三

地四百里敵退七百里無一不出伯順經畫而口不言功亦不及僅以久次轉員外陞武選司郎中而忌高陽者百計阻之遂與高陽歸家居四年與孫徵君辨析質問痛除將就冒認影響浮游之病一言一動觸處逢源崇禎初起為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丞事細大兼營到處修明職掌未三載復請告歸先生遇事無所假借論學以認理為主而言理即在事上其所自得可知矣先是神廟末年高景逸馬少墟鄒南臯講學京師同志者邀先生既而聞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先生曰離職掌言學則學



爲無用之物聖賢爲無用之人矣遂不往後數年與  
景逸偶遇於朝房辨析疑義景逸恨相見晚具疏薦  
以佐高陽丙子秋七月定興城是時先生移疾江村  
無城守之責毅然授兵登陴守七日而城陷兵挾刃  
逼先生不爲動遂死之孫高陽聞而哭曰余向悉伯  
順之一窮通忘毀譽今乃親見其死生不二乎當事  
者以殉義聞詔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  
讀書專祠賜祭諡忠節所著有四書說約認真草三  
歸草行於世門人陳鉉杜越孫立雅等輯先生年譜  
二卷子化麟舉辛酉順天鄉試第一伏闕訟父忠不

北學編

卷之二

學

勝喪死

朱勉齋先生

先生名之馮原名之裔字德止號勉齋順天人弱冠  
登賢書天啟乙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督催河西務  
事竣羨餘強半胥役以陋例請正色叱之入公帑以  
備縮額時逆閹魏忠賢用事遣其爪牙督理漕事勢  
張甚先生略不爲禮其人見先生少年風骨稜稜咋  
舌而去丁卯丁父艱歸里襄事後鍵戶讀性理諸書  
每言爲聖人之學舍此無繇庚午服闋先是逆閹時  
三殿工成羣臣濫冒加級先生在疚未及加至是應  
補疏辭有相忌者遂降浙江布政司理問未幾陞行

北學編

卷之二

學

人遷山東少參時海右戒嚴先生率屬沿岸修治墩  
墩造甲仗火器沂水爲盜事株連無辜幾傾一邑先  
生設法獲真盜一訊卽服無辜者盡釋進萬壽表入  
京時東兵將薄山東乃單騎北上己卯正月兵圍省  
會先生母妻在歷下聞城破妻馮氏先投井死姑亦  
絕粒死先生聞變亟奔至歷扶柩徒跣入都葬畢廬  
墓側晨昏泣呱呱三年如一日也辛巳起補山西副  
憲以馮宜人節烈不復娶赴晉衣布茹素如廬墓時  
河東與秦豫接壤烽火無虛日先生飭備甚嚴宗室  
朱全宇招納亡命焚掠村社遙與秦中賊通撫按以



其宗室不敢問先生知廢弁謝鳴進與善召至膝前  
諭以大義遂擒全宇毅之四境帖然晉撫蔡懋德晉  
心理學先生當戎馬倥偬建河東書院與諸生講經  
史著在疚記與蔡公遙相印證壬午賊事孔亟陞都  
察院巡撫宣大先生抵宣即簡將領之庸怯者核糧  
冊之虛冒者祿為肅然未幾東兵入陵寢戒嚴先生  
親環甲進關防護上遣內臣慰勞所賜銀幣分犒諸  
將卒兵退還鎮時宣鎮兵餉久缺司餉主事張碩抱  
素矢軍心一日露刃大噪羣起縛之先生亟出撫眾  
兵羅拜泣陳且曰惟我公在我輩不敢叛耳先生向

北學編

卷之二

四

商民借貸以給其餉立斬首惡七人糾張碩抱貪冠  
下獄總兵唐鈺不法先生指其罪狀上令械繫之甲  
申正月流賊攻潼關秦督孫傳廷敗潰二月初八日  
太原報陷蔡懋德死之先生設位哭二十二日報寧  
武陷周總兵遇吉舉家巷戰死先生嘆曰此真男子  
也即露宿城頭分兵扼險三月一日大同逆鎮迎降  
撫臣衛景瑗不屈死道臣朱家仕偕妻投井死人心  
震撼先生集文武紳士於城樓設太祖高皇帝位歃  
血誓死守集軍民諭以大義並闖賊之貪虐欲感泣  
檢臥所止衣被一篋出犒兵存公服一襲付中軍官

曰脫有不幸用以裹我監視內臣杜勳總兵王承胤  
以降請先生大罵之賊薄城下先生率標兵北面背  
城用砲擊賊所傷無數十一日叛監叛鎮開南門迎  
賊入軍民潰亂勢不可遏左右環哭擁行先生曰離  
此一步無死所矣遂登北城樓絕頂易公服南望九  
叩寫遺疏並家書付提塘官令縋城而下揮眾去解  
腰帶自縊遺疏猶陳收人心培氣節之策其家書則  
囑子弟讀經世書佔畢之學無用呂新吾先生呻吟  
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國此心慊然無憾也先生蚤  
登科名與史公可法同恂恂如處女而好學知兵清  
節無不同又同捐生以完古今之大義一時一地兩  
見偉人古所未有也

北學編

卷之二

望



金忠節先生

先生名鉉字伯玉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少有慧質讀書日數行下天啟丁卯舉順天鄉試明年戊辰成進士乞教授為讀書地授揚州教諸生先德業而後文藝轉國子監博士陞工部主事命修理安定四門軍器時中官張彝總理戶工二部錢糧令建公署向諸司官索儀注先生疏力請止之謂廉恥不可不維浮費不可不惜不報彝莅任移檄兩部司官行謁見禮先生具監臣移檄非體疏極言彝憲抗顏昧心妄自尊大遂告病回籍彝憲以驗放火器炸損誣參

北學編

卷之二

四

竟落職先生自訟一疏閉門讀書究心物理性命之學悉取五經四子書暨諸儒語錄研思博覽於易尤獨有所窺嘗言善易者不談易也劉宗周為少司空嘗就先生論學與陳龍正史可法朱之馮道德經濟互相勸勉先生貧約自甘所居不蔽風日中外有以起廢言者先生絕不問讀書之外輒靜坐每謂人曰人若不學學則未有不日進者性至孝父嘗病衣不解帶者數月辛巳父卒於丹陽號泣奔喪煢然骨立服除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職司禁門守軍先是皆中使虛冒先生下令嚴禁代者懲不到者革

中使畏其剛直相戒勿犯逆闖陷大同先生疏請撤

宣府中官監不報未幾內監迎賊宣府失守先生謂其弟曰宣鎮陷都城不守矣我死分也惟無以處母目不瞑弟欲奉母隱母不允曰我受皇恩為命婦決無生理宅中井可入也城陷易朝服拜母而哭曰兒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趨至御河邊賊已入先生指賊大罵躍入水死年三十有五母章知先生殉難即投井死妾王氏從之先生生平訥訥然如不出口篤志力行惟義所在則千萬人不可奪真所謂學道人歟有宋儒四子合刻行世弟鏡梓其遺集八卷

北學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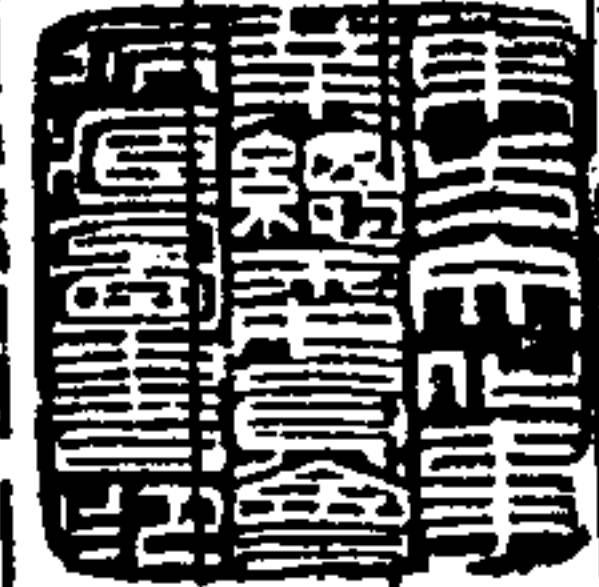
卷之二

五

魏一鰲曰按伊洛淵源錄有王彥霖先生名巖叟大名人元祐中為臺諫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無存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有記程夫子語數條又祭明道文有聞道於先生之語按畿輔人物考有劉汝功先生名大寧完縣人儻有大志淳朴如愚恂恂雅飭自幼天資穎異讀書雖寒暑不倦淹貫經史尤邃太極圖說成化十九年領鄉薦授隴西知縣改廣陵調安陸皆有政聲喬還一先生名中和內邱人生有志性讀書能察人必求慊獨知而後已由貢止為令



遷別駕郎致政而還與人處不立崖岸周人以急無求後償絕形影於公府寇至則導鄉丁保要害人服其略闊小大二塾遠近來學者寒暑不倦晚年學易獨出心解為說易編



卷之二

四六

北學編卷之三

大清

孫徵君先生



先生名奇逢字啟泰號鍾元晚年僑居河南輝縣講學蘇門學者所稱夏峰先生也本籍直隸容城人舉萬歷庚子順天鄉試屢徵不仕北地僉號徵君少與定興鹿忠節為友以聖學相砥礪見義必為敦品行篤倫理弱冠連喪父母率兄弟廬墓側凡六年學使者以純孝聞旌其門天啟乙丙間逆閹魏忠賢竊柄

北學編 卷之三

毒虐正人大興鉤黨獄桐城左公光斗嘉善魏公大中被逮是時高陽孫公承宗以樞輔督師榆關忠節參贊軍事其父鹿太公正暨新城張果中與先生同志爭出身營救而先生密上書孫公公得書以軍事疏請入覲忠賢大恐謂將清君側遂御牀而泣以嚴旨過於途遂坐左魏以賊名累萬榜追之先生與鹿正張果中謀釀金輸納炎蒸跨一驢奔走數百里各得金數百齎送都門而兩公已先斃於杖矣越一年吳縣周公順昌復被逮坐以賊先生復力為營救而周又已杖斃矣當是時逆燄方張諸公素所交游播



手噤不敢發聲獨先生傾身爲之而諸公卒賴以歸  
骨世所稱范陽三烈士蓋謂先生與鹿正張果申也  
孫公高先生之義欲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使其友  
茅容儀先之不應歲丙子兵薄容城有司紳士分城  
而守先生率族黨領西北隅雉堞久圯兵突至隨禦  
隨築鄰邑多陷容城巋然獨存巡撫張其平上其事  
詔優秩擢用會南都大司馬范公景文亦以軍務馳  
聘先生俱不應其後烽烟四警城堡殘破乃攜家人  
易州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先生爲  
教條部署守禦而弦歌不輟入

北學編

卷之三

二

國朝以國子祭酒徵有司致趣卒固辭迺遷於輝慕  
蘇門百泉之勝遂家焉率子孫躬耕自給弟子日進  
是時先生年六十有四矣先生講學以倫常爲本以  
慎獨爲宗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治身務自刻砥而與  
人絕去町畦有來學者無賢愚必開以性之所近使  
自力於庸行故人皆服其誠聆其議論無不信聖賢  
之可爲其成人之美完人之節力持風化蓋終身以  
之所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尙書近指理學宗傳  
家禮酌歲寒居答問孝友堂家規畿輔人物考中州  
人物考取節錄諸書行於世卒年九十有二河南北

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而容城故壤與劉文靖因  
揚忠愍繼盛同祀北地從遊之士自先生南遷淵源  
可證如獻縣王餘佑定興耿極涿州陳鉉容城張子  
度清苑高薦馨新安崔玉階王之徽雄縣馬構思等  
竝敦品力學鼓舞後進而魏蓮陸與先生子立雅博  
雅尤共相砥礪身任其傳

尹會一曰吾鄉尙氣節而蹈道爲難先生周旋左  
魏諸公之難豈似慷慨之爲而卒遠於禍觀其在  
白溝邂逅浮邱語問問心氣和平雖縱騎環伺莫  
能乘其隙蓋心泰而誠至物自無忤焉然則先生

北學編

卷之三

三

之養可知矣



杜徵君先生

先生名越號紫峯定興人篤學力行受業於鹿忠節之門康熙十七年舉鴻博不就巡撫使者以車過其門掖之登而行及至京師先生堅以老辭有詔昇入伏而不謁乃免試命之出即日趣駕歸里奉

旨特授中書舍人不拜時年八十有三

尹會一曰先生傳志不得而見之矣於恕谷後集

見先生軼事世稱杜徵君有以夫嘗讀綱目至東漢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特書黨光不屈

北縣編

卷之三

四

所以嘉節守而美光武之培士風也觀於斯而見千古之治有同道矣

王五公先生

先生姓王名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隱五公山北地學者至今稱五公山人初先生父延善縣諸生尚義當明之末散萬金產結客三子長餘恪季餘嚴先生其仲也繼世父建善令魯山會闖賊陷京師先生自魯山歸父帥三子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起兵討賊容城孫徵君奇逢亦起兵共恢復雄新容三縣斬其偽官未幾賊敗清師入先生父為仇家陷執入京三子將行餘恪以先生後世父不可死揮餘嚴為復仇計遂獨身赴難父子畢命燕市餘嚴歸帥

北縣編

卷之三

五

壯士入仇家殲老幼三十口無孑遺於是急捕先生兄弟會上官力為解迺免先生於是奉魯山公隱於易州之五公山此五公山人所由稱也先生少有大志嘗受業於孫徵君學兵法國變後更與徵君往來講學究經史授生徒教以忠孝務實學兼文武才薦紳先生選選構講堂具安車幣迎受業遠近從遊至數百人既隱五公學無不究嘗彙古人經世事為居諸編數卷此書十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絡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大略又湧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自少壯數十年感慨激烈之致一



發於詩爲文數千言立就每談兵述往事論忠孝大  
節目炯炯如電聲若洪鐘顧平居與人和易從容簡  
諒以講學著書爲事隱居教授不求聞達終其身年  
七十卒學者私謚文節先生

尹會一曰吾觀王或庵撰五公山人傳謂先生負  
經世才其詳得自吾邑李剛主讀其遺書至撫卷  
太息曰此諸葛武鄉之流嗟乎吾嘗怪世之人動  
以儒術迂疎爲道學詎病如先生者隱而未見耳  
使獲見用於世其不一雪斯言也與望溪先生嘗  
與余商訂北學亦爲先生屈一指余故采或庵所

北學編

卷之三

六

載書其略以志嚮往云

刁蒙吉先生

先生名基命以避廟諱易曰包字蒙吉別號用六居  
士祁州人父諱克俊有道而樂施與學者所稱貞惠  
先生也先生生而魁岸又性穎異年二十有五登天  
啟丁卯賢書既再詣春官不遇遂絕舉子業以斯文  
爲己任於城隈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源讀書其  
中無間寒暑學者宗焉執經之履常滿戶外甲申闖  
變設思廟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朝夕哭臨賊命敦趣  
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入

北學編

卷之三

七

復尋玩積二十餘年所著有易酌十二卷四書翼註  
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  
卷用六集十二卷其學以謹於言行爲要嘗曰君子  
守身之道三一日言語不苟一日取與不苟一日出  
處不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  
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爲乎於梁溪高忠憲公尤篤好  
之曰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主奉之如貞惠禮一言  
弗檢一行弗實必晨詣悔謝曰某不肖甚媿吾父吾  
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勇於自克如此年六十有  
六以居母憂毀悴遂不起門人私謚爲文孝先生先



是貞惠卒三日勺水不入口母哭慰之始勉進一盞米鬚髮盡白杖而後起令門人治喪一倣文公家禮既葬廬於中庭檐下三年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室每朔望忌辰悲號感路人居恒木訥似不能言及事至當言則正色而談上下傾聽故州有大事不能決者亦必待其一言為斷流賊圍州城毀家糾眾誓固守城得不破兵退後流民載道設屋於西關聚養之疾病受傷者給以醫藥全活甚眾有山左難婦七十餘人不能歸命老成家人往送之臨行八拜以重託家人皆感泣竭力護送無一婦不得所者又篤於故

北學編

卷之三

八

舊終始如一慎於交遊然諾不苟與魏蔚州及東林諸君子為神交各以所得遙相質正問學至老不倦先生歿後無錫人士遂於道南祠崇祀焉

尹會一曰先生承貞憲潛德所學由高顧而上溯程朱蓋醇乎其醇者也幽光之發厥後必大孫三人才名並著與余共學多年忽焉歿矣思其人愈思其人之論謀所自不禁慨然增悲嗟然高望也

魏果敏先生

先生名象樞字環極宣化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給事中疏凡數十上風節大著以吏科掌大計陟廉黜貪計典肅清尋以事左遷遂乞養母里居十年務修身教家以化其鄉人丁母憂喪葬準古禮康熙初以大學士馮溥薦起貴州道御史累遷左都御史掌院事振肅憲綱中外嚴憚凡所陳奏俱關大體不為一切近功小利姑且補苴之論進刑部尚書疏引漢臣汲黯自請為中郎補過拾遺故事請辭司寇而留總憲奉

北學編

卷之三

九

旨加刑部尚書銜仍留原任於是感荷聖祖恩遇益勵盡忱知無不言嘗因地震指斥權貴尤人所不敢言後為刑部尚書治獄嚴明未嘗輕有縱釋而被罪者亦往往稽首感服無異詞奉命巡察畿輔未幾以疾乞休年七十一卒於家上聞悼惜敕所司給祭葬如禮謚曰果敏雍正十一年入祀賢良祠先生在臺省孜孜以汲引人才為己任每聞一佳士賢員輒於眾中樂道不置雖數千百里必寄書或贈詩以通殷勤所舉睢州湯潛庵定州郝冰滌平湖陸稼書皆名臣鉅儒居恒究心理學常



曰知一句行一句知一字行一字方是眞實學問所  
著有儒宗錄知言錄并寒松堂文集行世

尹會一曰大臣之義首在薦賢余讀先生薦十賢  
疏如見斷斷休休之氣象蔡聞之謂其可方羊叔  
子讓開府表信哉世徒仰其峻厲以爲風節異人  
而不知先生好善之量宏遠矣

北學編

卷之三

十

陳半千先生

先生名泐字半千安州人性倜儻負不羈才少好淨  
屠說旣而覺其誤聞容城孫徵君講學蘇門千里從  
遊徵君深引重之明末有賊自山東掠婦女百餘人  
入州境流離相屬於道先生悉收養於州城朝陽觀  
中給以飲食問其里居姓氏遣人送歸又遍收途次  
棄兒令家人飼養之全活甚衆避地完縣趙受繩稔  
其貧以金餽之先生辭不受曰辱君誼良厚然於義  
無所處不敢安也時際喪亂有人攜金二十鎰倉皇  
置先生寓中以去先生爲緘藏之逾年後訪其人與

北學編

卷之三

十一

之故所封識猶如初友人張某嘗假舍於先生輒私  
嚮之而取其直先生不問曰朋友之義固然此豈  
者何較焉遊大名有史姓者以事繫於官先生察其  
無辜言於太守因得解後一日史姓攜其女至願爲  
先生妾先生正色曰吾以汝貧深冤而力不能自達  
故不惜援手以拯耳今以子女爲報將視我爲何如  
人疾驅之去順治庚子舉順天鄉試力行讀書老而  
不倦尤得力於陽明傳習錄及鹿忠節尋樂大旨年  
七十五卒於家子鶴齡博學敦行樂育人材孫惠榮  
惠華惠正俱有文名以科第至顯官



是仲明日高景逸先生云貨色兩關落脚便成禽  
獸天之生物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願可甘為禽  
獸而不恤耶若先生者於貨色兩關可謂介然無  
惑凝然不動矣以此為學非有所不為而可以有  
為者歟

北學編

卷之三

三

張尚若先生

先生名潛字尚若磁州人生而穎悟數歲讀書即通  
曉大義年十二補弟子員順治丙戌領鄉薦己丑捷  
南宮壬辰選翰林院庶吉士與湯潛庵先生共相砥  
礪為聖賢之學性至孝聞母病即力請終養躬親湯  
藥母病遂痊後連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葬如禮服  
闋赴補適有詞林外轉之命同人錯愕先生怡然歸  
鍵戶讀書於身心性命之理靡不窮究蒼萃古人格  
言懿行訓勉子弟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蘇門  
孫徵君先生往復論學無虛日嘗曰真學問在行誼  
若知而不行猶未知也又曰除忠孝倫常外別無道  
學可以見先生之所得矣年五十八卒於家所著有  
澹寧集十卷

北學編

卷之三

三



魏蓮陸先生

先生名一鰲字蓮陸保定府人少舉於鄉為忻州刺史有惠政搜訪隱逸折節下士去官之日匹馬雙僮囊無長物世路升沉得失不介於胸恬如也聞孫徵君倡道蘇門千里就正曰道在是矣再補泗州嘆曰未能成己敢言成物不就乃於夏峯築室兼山堂畔顏曰雪亭居數載與睢州湯潛庵登封耿逸庵輩同堂問辨不倦嘗自記其所聞於師與夫讀書有得之言於雪亭夢語中潛庵稱其上下古今麗千秋如日暮惟是性高曠病不耐俗徵君謂之曰聖人之教為

北學編

卷之三

七

愚夫愚婦所共由賢人之教乃高人志士所獨契觀師冕一章即是聖人萬物一體胸襟位育參贊全體學者進此一層方完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蓋勉以知性誠身之學也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以疾卒崇祀鄉賢先生嘗於保定城中修上谷五賢祠後人遂以先生與張石卿等配享焉所著有四書偶錄詩經偶錄北學編及雪亭夢語雪亭詩草行於世

張武承先生

先生名烈字武承大興人康熙庚戌科進士除恩平令戊午薦舉博學鴻詞授編修充纂修明史官每立一傳必博考詳徵傳疑傳信勿敢附會遷贊善預纂修典訓館事盛暑嚴寒從不一假每當朝會敝車羸馬蹣跚風雪中弗少懈也筮仕後貧窘甚於諸生然性好施與每有所入必畱其半為利濟之用凡同年已故有親老子幼婚喪未終者竭力區畫如家事年六十四卒祀鄉賢先生生而英敏喜博聞強記晚尤嗜小學近思錄諸書遂以閉邪衛道為己在所著有

北學編

卷之三

五

大學論三綱領說時中說人心道心論朱陸同異論王霸論諸篇而意所專注尤在王學質疑一書儀封張清恪公見之亟刊以行世蓋喜其力駁傳習錄以尊朱也宛平黃玉圃亦每道其學術之純云



顏習齋先生

先生名元字渾然博野人父昶爲蠡縣朱翁義子遂姓朱爲蠡人崇禎戊寅父被掠至遼東母亦他適甲申鼎革癸巳爲庠生名朱邦良幼讀書二三過輒不忘學神仙導引取妻不近旣而知其妄乃益折節學禮因悟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於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名其齋曰習齋帥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堂上琴竿弓矢籌管森列嘗曰心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

北學編

卷之三

六

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旣歸宗欲尋親時方亂且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反旣而果得其蹤於瀋陽歿矣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招魂歸主奉而歸呈學丁憂格於成例遂棄諸生終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遂南遊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以閱人所得甚衆與上蔡張仲誠及其門人明辨實學

言近世聖道之亡多因心內惺覺口中講說紙上議論三者之間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輒稱講堂孔門爲學而講後人以講爲學千里矣先生隱居數十年且老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先是自孫徵君外先生自謂父事者五人曰刁文孝曰李孝慈曰張石卿曰張公儀曰王五公而朝夕共學者曰王法乾法乾直諒友也嘗以雜霸規先生而先生則以空腐爲誠其後諸君子相繼沒法乾亦亡先生泣然曰吾無與爲善矣進修益刻厲不懈年七十卒學使陳蓮宇先生檄縣崇祀

北學編

卷之三

七

鄉賢先生生平不欺暗室與王法乾共爲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欺慊逐時自勘注之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學跬步之間必遵古禮老而彌篤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阨以終其身一子殤以族孫爲之後門人李堞王源編先生年譜二卷鍾鏡輯言行錄二卷關異錄二卷

尹會一曰余方十歲時猶及見先生魁岸端嚴聽其議論娓娓傾四座自余稍知問學先生之沒已久矣閱歷既多益信好朱子故於先生之書弗暇深考然跡其生平言行間刻厲深矣崛起窮鄉力



追古道而挽頽風異學俗學觝排欲盡其諸家傑之士無待而興者與

北學編

卷之三

六

李恕谷先生

先生名棟字剛主號恕谷蠡縣人父明性有學行高隱不仕學者稱爲孝慈先生同時習齋顏先生倡明禮教因命先生師事之又學琴於張而素學射於趙思光郭金城學書於王五公彭通學數於劉見田後又學律呂於毛河右立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時加改勉至老不倦與顏習齋商酌教養之具每夜分不寐有所得則錄之瘳忘編學政平書訂閱史却視後依周禮約入擬太平策蓋於大學明親之業嘗欲見諸實事冉永光竇敏修太史集名賢會講都下先生

北學編

卷之三

五

與焉因歷及古今升降民物安危學術明昧之所以然以及太極河圖洛書經史之真僞屯田水利天文地理兵農禮樂之措置諸公悚聽相顧謂曰乾坤賴此柱礎也先生言語循循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抑北平王崑繩恢奇自命目空並世人年將六十見先生而大悅因與共事習齋先生由康熙庚午舉人選通州學正旋以疾告歸從遊者日衆遠方郵書請正絡繹不絕先生雖接引甚殷未嘗稍有矜色嘗云學者務身心修整祛妄戒昏天君湛如而又學爲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李安溪王太



詹相國皆擬特薦於

朝先生力辭年七十五卒於家所著小學稽業大學  
辨業學規纂易經論語學庸傳註學禮錄學樂錄擬  
太平策恕谷後集評乙古文版行於世詩春秋孟子  
傳註學射御書數錄及瘳忘編等書藏於家

尹會一曰先生傳習齋之學其本在於忍嗜欲苦  
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  
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為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  
朱晚受執友忠告遂取師說及所著諸編中之警  
聲朱子者更定過半其勇於從善尤可以為學者

北學編

卷之三

三

法也望溪先生云

王或庵先生

先生名源字昆繩號或庵直隸宛平人大父父明時  
世襲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先生少從  
其父喜任俠言兵長從寧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  
所心慕獨漢諸葛忠武明王文成於文章自謂左邱  
明太史公韓退之外無肯北面者年四十以家貧父  
老始遊京師舉康熙癸酉順天鄉試然嘗自謂非其  
意篤於內行執兄之喪旬歲中貌若非人平生孝友  
可知也晚年師事博野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  
僕隸無疾言遠色五十後葬其親迺縱遊名勝輒淹

北學編

卷之三

三

留時復他往逾六十客山陽省身錄一編未嘗去側  
卒之夕神色夷然屬其子兆符收拾遺文不及家事  
尹會一曰余嘗讀先生所為文跌宕淋漓不懈而  
及於古遊遊公卿間好奇節竊意先生故文章意  
氣自喜之士比見望溪先生傳四君子皆稱行修  
而學殖先生首列焉然後知先生不獨雄於文也  
所著有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惜余未及  
見之



馮周溪先生

先生名濂字周溪寧晉人故明大司寇英之元孫也少時寡言笑而內多慧聞人性皆善語輒欣然若有得祖端祺異之遂命名濂而字曰周溪蓋以周元公之無所因承而繼絕學者期之也弱冠補弟子員旋食廩餼四試畿闈不售以恩貢補學正安貧自好不汲汲於仕進其讀書一遵朱子之法以居敬窮理為務日用飲食動靜語默整肅不苟教人必由小學始不紛綸講說有未慊此而問彼者先生曰此猶未得何遽多求嘗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句數語書置

北學編

卷之三

三

座右終日晤對於周易則專取本義謂諸家總不如朱子之潔淨精微實得四聖心傳日讀一卦十句一  
周往復無間至老如一日遊京師名公卿皆嚮慕就見未嘗投刺先謁也所至以發蒙育德為己任量材設科蔚然有成高相國東軒從先生幾二十年嘗迎至江蘇織造署中朝夕觀摩請業如少時樂道忘勢人尤傳為盛事年七十有四衣冠端坐而逝

尹會一曰東軒先生嘗為余言馮先生之篤信程朱實足維正學於勿替昔人稱曹月川為鐵板道學夫非其流亞歟近先生之居僅踰百里而親炙

無從則余之孤陋向學已晚也蓋雖十餘年間不勝後先相望之感云

北學編

卷之三

三



北學編卷之四

樂城戈濤芥舟續輯

大清二

申孚孟先生

先生名涵光字孚孟世稱鳧盟處士廣平永年人申  
端愍公長子也端愍以太僕寺丞殉甲申之難先生  
扶柩歸葬日夜環塚涕泣闋柏鄉魏相國文毅公為  
給諫上褒錄幽忠疏端愍與高格於部議遂徒跡至  
京號燕市中聞者感動給諫周公體觀及張公王治  
相繼上疏禮部執議如故魏相再疏爭之乃予祀典

北學編

卷之四

一

於是先生之孝彰聞遐邇有司應

詔以孝舉先生固辭之順治十四年年三十九謁孫  
徵君於夏峰執弟子禮得聞天人性命之蘊造詣由  
是日邃作性習圖義利說及荆園小語進語自淑以  
淑其兩弟孫徵君為之序稱其閱歷深而動忍熟益  
篤論也仲弟涵煜季弟涵盼皆能自立先生貢成均  
以病辭不赴試卒年五十有九

尹嘉銓曰先生故以詩名即余向亦以詩人目之  
嗣於黃奉常家得其藏書攷諸年譜然後知先生  
親炙夏峰潛心理學不復措意於辭章其見道也

深矣亟取魏敏果公所作墓誌以補遺庶幾信而  
有徵乎

北學編

卷之四

二



王仲穎先生

先生名之銳號退菴仲穎其字也世多知其字故以字傳先生幼志聖賢之學年十四讀書至吾十有五章瞿然曰先師成童已志大學吾去成童一年耳曾小學之未通乎于是苦心焦思深自淬礪以中庸齊明盛服語書揭臥次夜必整衣端坐或竟夜不寢康熙丁丑學使安溪李文貞公按河間以課講受知召與語大歎賞曰南方無此學質也選貢使從遊攜之直撫幕下每公退輒與講說古先微言精義七年盡聞文貞性命河洛算數音韻之學文貞入相招至京

北學編

卷之四

三

師邸第與景州魏大司空廷珍交河王少宗伯蘭生偕一日語三公曰盍從我往迎

駕熱河乎于時內廷新立東書房集文學才技之士先生知將薦己不欲以捷途仕辭文貞心重之不復強已而魏王入內廷癸巳魏捷鼎甲辛丑王賜第皆入翰林先生恬然安之當是時文貞以道德文章網羅才俊登高而呼天下聰明才辨之士雲集響應上者雄奇駿偉敦琢鴻業以經世垂久次猶雍容詞苑鼓吹休明其餘翹首跂足攀援而取仕宦者紛綸不可勝數先生澹

然冲默其間獨與江陰楊文定名時壹以切劘身心研究經義爲務文貞嘗語人曰從吾遊者不翅數千人然而潛心學問不求聞達南楊北王二人而已其爲文貞推重如此館于恂邸王雅敬禮之一日小疾王遣醫來醫著方必首葭蓂出王府先生曰吾疾果非葭弗瘳乎醫曰此故事耳葭出可勿用也先生笑命去之以纂修周易折衷敘廣東陽春令至數月不能枯槁獲上改教職歸雍正六年里滄儀先生家飯因就依所親河南確山令適有

北學編

卷之四

三

旨召詣京師將有賈豫督不知所緣逮之獄當送刑部至則固無罪也一訊罷遣除萬全教諭乾隆四年趙泰安相國疏薦其學行擢國子助教居國學十二年自大司成以下過之皆有加禮年近八旬日與諸生講授不倦己巳冬詔舉經學之士梅總憲毅成何少司空國宗並以疏舉王申

上詢國子耆學祭酒以三人上先生與焉召見病不能行其二人者皆超擢司業而先生竟以明年謝病卒于家年七十有九先生之學主于躬行實踐孝弟之氣滿容充體祭必敬喪必哀忌日不樂終其身有兄暴于行動遇以非道先生怡然順受事



之如嚴君或以過先生先生曰世兄弟多貌相承吾  
兄遇我嚴弟我也吾何憾事之益謹及官太學兄書  
至必再拜然後發兄病就訣京師先生躬藥餌衣不  
解帶月餘卒哀慟欲去官遂服以例不可止居恒莊  
肅如對賓客擬而言議而動口不道人過有德于人  
終身不使知之自奉極薄廩祿所入節縮以奉其兄  
及親戚之乏者未嘗蓄一錢其德行醇備自鄉之耆  
宿及太學士大夫稱道如出一口方望溪先生嘗言  
仲穎孝友本天性學問法程朱其自命處真有矯矯  
不羣壁立萬仞狀而廉靜之操當世殆無其匹云

北學編

卷之四

五

戈濤曰先生既沒之十年余里居始得披其生平  
概略為之傳於戲先生純粹篤實好學君子也其  
居家真孝弟立身真有本末讀書真有見地古所  
謂獨立之士行不媿影寢不媿衾孔子所謂善人  
孟子所謂善信先生真足當之惜平生無大表見  
歿無有傳其學者然而風期落落古與徒矣初先  
生與余祖友善予自孩時即聞余祖道其行義及  
見之京師每侍坐氣不屏自肅嘗過其學齋老屋  
空曠四壁颯颯有風時方冬了無爐火獨據一案  
經籍鱗次滿前凝然若不知寒者先生涵養堅定

然每自視歆然嘗言被逮時內省無咎乃猶食不  
能下以為學問之氣未充其言不欺志類如此諸  
經皆通貫尤邃于詩易自言自康熙丙戌迄雍正  
庚戌玩詩至千週余嘗見其手註易冊又聞四子  
書及詩皆有論述今索其家都不可得矣惜哉

北學編

卷之四

六



尹健餘先生

先生名會一字元孚別號健餘保定博野人幼孤事  
簡母李太夫人以孝聞登雍正甲辰進士授吏部考  
功司主事遷員外郎丙午典試粵西丁未分校禮闈  
胥得人出守襄陽攝荊州荆石首縣饑眾萬餘洵洵  
以浮言相煽動先生單騎宣慰之賑撫其眾而收其  
箚鼓倡首者眾立解移守揚州尋擢兩淮運使晉總  
鹽政加僉都御史揚俗汰侈先生躬節儉屏絕餽遺  
俗爲少革乾隆二年入覲巡撫廣東以母老辭

上聞其情爲改河南北宋以來理學之傳河南爲盛  
北學編 卷之四 七

明道伊川康節同源派衍歷金元明代不乏人而  
國朝湯文正潛菴張清恪孝先耿嵩陽逸菴尤爲後  
起卓卓先生慨然以振興絕業爲任增訂洛學編以  
詔學者立五社簡好修良士爲之長月朔望長吏集  
諸生講論德義因以察鄉之孝弟任卹與罷表不率  
者而勸懲之逾年教大行仿周官溝樹畜牧比伍保  
受之法以勸農靖民紆徐布之政成而民無擾開歸  
水上章自劾因採宋富鄭公趙清獻救災事宜損益  
之條爲十六次第請行皆報可是年不知有災內遷  
御史中丞甫數月以母病乞終養得允歸築健餘堂

以奉太夫人先生自早歲受書及通籍歷仕至開府  
未嘗一日去太夫人膝下其承顏養志雖年五十依  
依猶嬰赤其居官行政每夕必告太夫人有不合或  
爲齋食則長跪不敢起以故先生之孝與太夫人之  
賢聲聞士大夫上達

天子御製詩章扁聯卽其家賜之當世以爲榮先生  
既家居侍養之餘益博稽古人微言奧義息慮以求  
其精有所得著之讀書劄記立其學社招生徒相與  
講明義理之學學者翕然從之置義田以睦宗族設  
義倉義學惠其鄉里嘗曰爲學務在力行徒尙空  
言無益也太夫人卒哀毀壹衷諸禮服闋之歲  
上預虛少司空待之旣卽任

命督江蘇學政先生以江蘇文勝實鮮敦厲小學之  
教舉蘇人范文正公爲秀才法其晉接諸生温温然  
復舊典答其拜也方望溪屏居清涼山下先生舍驢  
從手操几杖造其廬請以師事聞陽湖是鏡隱居有  
孝行親詣舜山訪之遂以薦于朝其敬德樂道虛己  
善下類如此晉少宰仍留學政尋卒于官年五十有  
八遺疏以任賢納諫爲言言不及私  
上聞悼惜賜一品論祭于是鄉人請祀于鄉所歷治



地皆以名宦請祀而蘇人兼祀之道南祠以配前賢先生之學淵懿純粹不為岸異于古今人學術純駁審慎別擇之而未嘗顯言攻斥曰吾惡從來學者好為謾罵也自居鄉淮官外建節內長耳目咸卓然有可稱道而自視歛然若毫無所得諸己而設施于世者望溪先生以是亟稱之所著有文集十卷詩草三卷奏議十卷劄記語錄讀書筆記凡十七卷講習錄二卷從宜錄一卷尹氏家譜八卷賢母年譜一卷撫豫條教四卷尺牘四卷君臣士女四編錄凡十六卷增訂洛學編五卷北學編三卷呂語集粹四卷重訂北學編 卷之四 九

小學纂註六卷近思錄集解十卷並行于世

艾濤曰戊午己未間予居河南親見先生之為政也師古而宜于民先生家去予家百里孝義蒸蒸播于士林景行者眾恨不得負笈一從之遊及來京師與先生嗣子交盡讀先生書浸淫屢飲穆乎嚮往之矣

黃崑園先生

先生諱叔琳字崑園大興人始生具夙慧成童即通四書五經從學饒仲如研窮性理之奧又從吳述菴究經世學年二十以康熙辛未探花及第列館職益自淬礪與衛旣齊討論宋人語錄恂恂然有醇儒風見者不覺其為少年鼎甲也嗣歷講讀習制試司文衡秉節鉞落職復起屏藩山左詹事春宮公餘常手壹編以至耄耋不廢當督學山東時毅然以興賢育才為己任捐修三賢祠於泰山之麓奉宋胡安定孫明復石徂徠欽薦如舊俾學者知所景從又與復白北學編 卷之四 十

雪松林兩書院延師儒選才篤捐備膏火遺士多窮經敷用之英翕然稱盛其巡撫浙江也剪除巨惡辯釋冤獄災傷則恤之貪墨則黜之尤以薦賢為重所汲引者如萊州守嚴有禧長清令劉輝祖皆以循良遷秩而分棧禮闈主試江南所拔取者理學有如任宗丞啟運經學有如陳司業祖范文學有如徐孝廉文靖入祀賢良者則徐撫軍士林潘敏惠思桀也張太史清夏太史用修李觀察慎修輩皆端方博洽與先生教學相長其餘名士宿儒建樹接踵未可悉數先生善識天下才俊方望溪為諸生時來謁竟見稱



莫逆交凡望溪所著周禮春秋之學皆與先生往復指畫無少間他如周大璋顧進又數十人或不憚千里或不問歲時親炙就正則其學之及人遠矣生平著述有硯北易鈔闡發河洛之精蘊詩經統說折衷羣說之異同夏小正傳注史通訓故補注文心雕龍輯注顏氏家訓節鈔硯北雜錄則于經濟學術各有指歸纂言粹美著語精純有功儒林豈小補哉計先生自五歲就塾享壽八十有五蓋二萬九千日中無日不學也可謂純篤君子矣

北學編

卷之四

十一

甲戌秋先生行年八十有三授余史通訓故補注余讀至疑古惑經二篇請於先生欲取昌黎削荀揚不合聖籍之義酌為節刪毋致貽誤來學先生怡然從之且作後序以志過於戲過亦何傷善補為貴昔衛武公耄而好學日誦抑戒以自警終成睿聖之名先生有同揆矣

黃玉圃先生

先生名叔璣字玉圃崑山先生之季弟也崑山先生德性寬大先生則嚴厲自持其學以立誠為本要其功于篤敬晚號篤齋以自勗云初康熙己丑成進士由太常博士遷戶部雲南司主事調吏部文選司遷稽勳員外再調文選以薦擢湖廣道御史巡視東城時王公貴人以追私通相屬甚夥皆曰務親治先生正告同列曰御史非王官何瑣瑣若是下所司理之有銜即命至公署者昂然坐滿御座上先生詰以何時奉差視事噤不能對則立使徹坐將疏劾之其人

北學編

卷之四

十二

陳揚謝罪久乃釋去自是無敢以私干者時久停御史巡邊海之制上以臺灣亂初定特遣先生往視之至則募餘孽釋脅從反側遂安雍正元年任滿特畱一年命以所行事告後任先生為列海疆十要既還京怨家以蜚語中之遂落職乾隆初起河南開歸道調驛鹽糧道豫大水先生撫災民勸卹周至濬永城河口開儀封引河築虞城堤岸皆中窾要豫人至今頌之在豫四年以母憂歸服除補江南常鎮揚道遇疾暫



解任疾已復原官又三年致仕家居七年卒年七十有七先生平居訥訥言不出口遇大事侃然執持不少撓屈罷職時究心宋五子書及元明諸儒集深造有得晚歲所養益粹嘗語人曰道學即正學也親正人聞正言行正事斯為實學不然空言性命何為乎著有近思錄集朱慎終約編既倦錄廣字義諸書藏于家

尹嘉銓曰先公巡撫河南時每見先生必執後進禮稱為立不易方和而不流君子人也序其廣字義曰茲編也匪惟知之且允蹈之其行已靜以廉其待人恭以恕其立政簡以清於戲可以見先生之生平矣

北學編

卷之四

三



孫文正先生

先生名承宗字稚繩一字凱陽高陽人貌奇偉長身鐵面鬚髯如戟與人言聲殷牆壁以諸生授經邊郡往來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于清波故道南下喜從老兵究問險要曉暢邊事萬曆三十二年登進士第二人授編修益究經濟之學以天下為己任歷遷左春坊司經局洗馬熹宗即位擢左庶子曰講官進詹事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侍講如故是時

北學編

大清兵已破遼陽廷臣交薦先生未幾邊事愈急遂加先生太子太保賜蟒玉以閣臣督師先生力闢羣言建議守甯遠大修邊防立六館招天下豪傑自守山海關練精卒於甯遠分奇兵於覺華彌串廣鹿諸島厚犒毛文龍俾遠結朝鮮撤鎮江檄登帥沈有容據廣鹿凡戰守之具自關漸移前屯自前屯漸移甯遠招集流亡軍威大振於是烽煙頓息中外解嚴而廷臣忌之司農厭供億之煩本兵張節制之勢及先生西巡薊昌閱喜峰諸口取道京師會十月十四日為帝生辰因請入賀當是時魏忠賢盜國柄以先生功高欲親附之屢遣其



黨申意先生不與交一言又屢請勿遣中官視師  
忠賢大憾會忠賢逐楊漣趙南星等先生聞而嘆  
曰抗疏帝未必親覽憶昔進講上輒爲心開倘老  
臣得因奏對極論奸邪諸狀萬一覺悟死無恨矣  
至是魏廣微語忠賢曰樞輔擁兵數萬清君側兵  
部侍郎李邦華內應公等蠢粉矣忠賢憐甚繞御  
牀哭帝亦心動顧秉謙擬旨以離信地非祖宗法  
責之先生疏言薊門昌平一帶皆臣應巡之地忠  
賢亦偵知先生僅攜鹿善繼及僕從數人登稍釋  
而其黨猶連劾之其後臺諫數十人希忠賢言請

北學編

勒先生回關防秋先生曰此詔岳飛班師抗章  
求去帝許之先生在鎮四年復大城九堡四十五  
練精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  
後勁八沙唬船六百進四百里招集遼人四十餘  
萬莊烈帝卽位王在晉入爲兵部尙書極劾馬世  
龍恐先生復用力阻之及  
大清兵入大安破遵化將薄都城始詔先生出初  
守都城繼守通州袁崇煥被逮祖大壽驚而東奔  
舉朝震駭先生馳書諭使歸命大壽唯唯密奏遂  
將多世龍舊部臣已遣之前往可無慮遂督關營

昌薊兵及天下入援之師可三十萬戰守七月  
復建昌三屯馬蘭松棚大安繼復永平灤州遷安  
遵化及冷口瓦坡龍井潘關諸堡四十有奇大壽  
戰功居多皆先生力也四年正月出關東巡抵松  
山錦州還入關復西巡徧閱三協十二路而返條  
上邊政八事時輔臣非其人朝政大壞先生知事  
不可爲屢疏求去十一月得請賜銀幣乘傳歸十  
一年十一月

大清兵破高陽先生于城樓北向再拜曰臣力竭  
矣以一死報國時年七十有六率子孫十九人投

北學編

纓殉節惟長子高苑縣知縣銓銓子錦衣衛指揮  
僉事之汚以守官不及於難甲申春從僉事宋獻  
請賜諡文正

同治丁卯既祀北學諸賢於蓮池書院復因  
北學編原板散失重付剞劂讀之益深嚮往獨  
於高陽孫相國尙未之及不無遺憾先生爲孫  
徵君鹿忠節諸公領袖亟宜補入因取明史列  
傳及徵君所撰墓誌銘胡統虞所撰墓表節錄  
之作先生小傳已巳孟秋大興後學李嘉端謹  
識



北學編重刊校閱姓氏

魏煜 實齋 蔚州

孫葆元 蓮塘 鹽山

步際桐 香南 棗強

劉仲珩 耘藍 滄州

陳鶴年 露坪 南宮

張鏐 振之 南皮

劉源濬 曉川 永清

王發桂 笑山 清苑

陳椿年 秋坪 南宮

北學編 姓氏

王仲倫 篋軒 易州

田惠中 孚齋 安州

傅慶祥 考齋 新城

重刻北學編跋

北學編一書魏蓮陸先生所輯也嗣經尹元孚戈芥舟兩先生先後續輯迄今百餘年板久無存吾鄉鮮知有是書者新城孔君慶鈺攜其家藏舊本入都商欲重刻諸同人咸憇憇之遂付剞劂是舉也不惟先正典型賴以不墜而讀書者亦當激發於立身制行一以先正為法也

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暮春下浣東陽後學陳桂謹識

北學編 跋



後序

先君子續輯北學編越五載而卒又三載崇祀鄉賢其後江蘇河南皆請以名宦祀於是文侍御曰少宰公之論定矣吾郡王仲穎先生故醇儒也宜同續入北學爰出傳稿見示嘉也謹奉教因思廣平申處士詩變至道當以補遺北平二黃公久為士林所景仰并編列焉其有潛德未彰續有聞也敢不薰沐書之乾隆二十九年歲次甲申春王正月博陵後學尹嘉銓謹識

北學編

後序

補刊校閱姓氏

桑春榮	百齋	宛平
王發桂	笑山	清苑
王仲倫	篋軒	易州
王振銖	仙五	易州
王灝	文泉	定州
李光璧	星垣	寶坻
劉曉山	西岩	河間
王履恒	健庵	清苑
歸繼先	壽彭	清苑
賀錫福	愷軒	清苑
張清元	肇一	清苑
周洛	幼川	清苑
孫承洛	冠卿	清苑
程兆祥	芝庭	清苑
李嘉端	鐵梅	大興
張楷枝	郵橋	滿城
鹿欣理	蘇鬻	定興
尹煥章	樸園	博野

北學編

姓氏







睢陽湯文正公輯

# 洛學編

懷



書

癸丑冬湯子荆岷洛學編告成索老夫一言以弁其首余惟洛為天地之中嵩高聳峙黃河亘延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洩其秘而渾穆醇龐之氣人日由其中而不知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至程氏兩夫子出斯道大明人知所趨舍學者於日用倫常至庸極易之事當下便有希聖達天路徑是道本於天而學寄於人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後之統所關甚鉅也厥後廢而復明絕而復續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郡各有傳人余移家夏峰每懷徃哲悵



微言之未泯喜絕學之當新湯子少負遠志壯歲即以病請孜孜以斯道為己任十年以來余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洛學之與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即得表前賢以勵後進如射者之趨的必括於度舟子之涉海必操其舵所謂呼之使靈叩

洛學編

序

二

之使覺千載上下南海北海心同理同又何有於洛與濂關閩耶茲學以希聖為詣而其最初發志一直便向希天上至其中道路之迂曲識見之偏全自不能強之使同迄証所歸川流者以此敦化者以此自不得有異也我輩生諸賢之後教澤在望

蘋藻常修誠屬厚幸聾聵老生睹此編之成不禁喜躍爰題數語以識湯子興學之功云

康熙十有二年歲次癸丑季冬既望九十叟孫竒逢拜題於夏峰山房



洛學編

序

三



凡例

一關學編首列聖門諸賢按七十二子中宋衛陳蔡約得十有六人因系統聖門不敢以方域論故前編斷自兩漢正編斷自程子

一漢初經師多出齊魯修明周禮惟有緱氏至戴聖刪定禮經王弼注疏大易俱有功聖學一以治行不檢一以祖尚老莊並罷從祀故不敢與緱氏諸賢同列前編

一橫渠世家大梁父知涪州卒於官諸孤皆幼遂僑寓鄆縣則橫渠實中州產也藍田呂氏原籍汲郡

洛學編

凡例

一因久列關學俱不敢附入河洛正學收薛西原考西原原籍偃師生長亳州亦猶藍田呂氏也槩不敢泛入

一薛文清公本貫河東發解中州平生師友半在河洛實中州明儒之宗故詳列其傳使學者有所考焉非敢扳附名賢以自增重也

一此編原為論學而作非同史傳故雖勲業烜著節義凜烈不敢泛入即編中諸儒有功績繁重者亦不能備載以自有史傳可備採覽也  
一事實俱本原傳間取門人紀述不敢妄加增刪懼

失實也

一平日聞見寡陋又屏居荒野典籍闕略搜羅未廣有生平仰止最切而全傳未得止採通誌數言殊覺寥寥至語錄文集兵火之後訪求為艱有家藏善本倘肯惠教總成全書亦善與人同之意也

昭代崇重理學名儒輩出中州嗣續濂洛定不乏人因時日尚近著述多未行世俟事久論定另有編輯

洛學編

凡例

二



洛學編目次

前編

漢

杜縵氏先生子春

鍾次文先生興

鄭仲師先生衆

服子慎先生虔

唐

韓昌黎先生愈

宋

洛學編

目次

穆伯長先生修

正編

宋

程明道先生顥

程伊川先生頤

邵康節先生雍

呂原明先生希哲 附呂居仁

尹彥明先生焯

謝顯道先生良佐

張思叔先生釋

劉質夫先生綸

李端伯先生頴 附孟敬夫厚

朱公掞先生光庭

邵子文先生伯溫

程可久先生迥

元

許魯齋先生衡

姚公茂先生樞 附姚牧菴疑

明

薛敬軒先生瑄

洛學編

目次

曹月川先生端

閻子與先生禹錫 附同邑白堯佐良輔喬廷

王凝齋先生鴻儒

許函谷先生誥

何栢齋先生璿

崔後渠先生銑

王浚川先生廷相

王蒼谷先生尚綱

尤西川先生時熙 附門人李子仁士元謝仲

魯惺菴先生邦彥



孟雲浦先生 化鯉

呂新吾先生 坤

楊晉菴先生 東明 附楊述復淵

徐涵齋先生 養相

王惺所先生 以悟

張洗心先生 信民

賀景瞻先生 仲獻

呂豫石先生 維祺

劉湛六先生 理順

王獲嘉先生 慕祥

洛學編

目次

三

洛學編卷之一

睢州湯斌潛菴輯 曾孫 定祥重較刊

前編

漢

杜綏氏先生

杜先生子春河南綏氏人治周禮漢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時賈逵鄭眾往受其業二子為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衛次仲賈景伯馬融鄭玄亦作周禮訓詁皆祖子春云

鍾次文先生

洛學編

卷之一

鍾先生興字次文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重複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于官

鄭仲師先生

鄭先生眾字仲師梁人也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



世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  
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  
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  
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  
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  
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與於辭永平中辟司  
空府以明經給事中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  
北邊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往衆至逼令衆拜  
衆不爲屈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  
誓乃止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遣使報之衆上

洛學編

卷之十

二

疏諫不從復遣衆衆不得已既行在道連上書固爭  
之詔切責衆遣還繫廷尉會赦免後帝見北使來者  
得衆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拜中郎將遷武  
威太守左馮翊建初六年爲大司農以清正稱受詔  
作春秋剛十九篇八年卒

服子慎先生

服先生虔字子慎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  
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若干卷又  
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漢靈帝  
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客行病卒

唐

韓昌黎先生

先生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  
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  
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  
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先生從喪出不四日  
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  
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  
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  
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

洛學編

卷之十

三

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  
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  
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  
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  
宰相議不合先生亦奏言淮西連年四向侵掠得不  
償費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  
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  
喜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  
西奏爲行軍司馬先生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  
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



禁中王公士人奔走膜嘔至爲灼體膚委珍貝騰脊  
係路先生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  
度崔羣曰愈言許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  
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  
表謝帝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  
天子事佛乃年促耳改袁州刺史初先生至潮問民  
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爲民害爲文祝之其夕暴風  
震起谿中數日水盡湖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  
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先生悉計  
庸得贖所沒者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

洛學編

卷之一

四

隸召拜國子祭酒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  
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  
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先生  
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  
令度事從宜無必入先生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  
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庭旣坐廷湊曰  
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先生大聲曰天子以公爲  
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  
前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  
乎先生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

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  
有居官者乎衆曰無先生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  
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  
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先生曰然爾曹  
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  
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先生曰神策六軍  
將如牛元翼者亦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  
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先生曰若爾則無事矣  
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先生歸奏其語帝大悅  
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曰人所以畏鬼

洛學編

卷之一

五

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  
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轉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  
部尚書諡曰文先生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  
與洛陽人孟郊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先生  
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經仕  
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  
昔誘勵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  
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常以爲自魏晉  
以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



不復振起矣故所為文務返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新唐書贊曰唐興承五代王政不綱文弊質窮拋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典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剗以樸剗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此孟軻以荀况楊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

洛學編

卷之十

六

謀排艱恤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子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宋

穆伯長先生

先生名修字伯長汝南人師陳搏傳其易學圖書象

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先生得之後以授李之才之才授康節邵先生而易學遂大著宋初學者方從事聲律習為駢儷槌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先生獨倡為古文河南尹洙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遂以古文經學名天下其後歐陽蘇曾相繼文章上接兩漢者由先生倡之也性嚴少合有題其詩于禁中壁問者真宗見之深加賞歎問侍臣曰此為誰詩或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丁謂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先生與謂有布衣舊謂赴夔漕先生猶未仕相遇漢上謂意先生當

洛學編

卷之十

七

先致禮竟不一揖而去故謂銜之登進士第為穎州文學叅軍故當時稱曰穆叅軍云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丐于所親得金鏤板印數百帙攜入京師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先生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送遂終年不售而世亦以此知習韓柳文云



洛學編卷之二

雕州湯斌潛菴輯 曾孫 定祥重較刊

正編

宋

程明道先生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高祖羽太子少師父珣大  
中大夫先生生而神氣秀爽叔祖母抱之行不覺欬  
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未能言以手指示隨所往果  
得之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賦酌貪  
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與弟伊

洛學編

卷之二

八

川以大中公命從周元公受學慨然有求道之志遂  
厭科舉之業已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反  
求諸六經而得之二十六舉進士調鄆縣主簿令以  
其年少疑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折疑獄如神令  
大奇之有稅官貪怙膂力自詭能殺人監司州將未  
敢發聞先生至輒宣言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  
發之某勢窮必殺人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于此  
食君之祿詎忍為盜苟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  
其人默然私償所盜卒以善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  
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守令莫敢禁

止先生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

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徃當取其首就觀之自

是不復有光再調上元主簿上元田稅不均先生為

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攝邑事訴訟日不下

數百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

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

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

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

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

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

洛學編

卷之二

九

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曰  
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  
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顥非  
至夜不敢釋也一時相視無敢除者茅山龍池有龍  
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塗中使奏  
一龍飛空而去人遂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  
之始至見人持竿粘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使勿為自  
是邑民不敢畜禽鳥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  
傷云某常媿此四字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  
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



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不知爲學先生擇弟子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改著作佐

洛學編

卷之二

十

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上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時王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上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做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凡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于早而戒

于漸一日上縱言及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所作章疏不飾辭辯惟開陳詳說欲以誠意感悟上心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安石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又曰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

洛學編

卷之二

十一

參政若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安石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詈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爲又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爲知言又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



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既而除京西提刑改差鎮寧軍節度判官爲守者嚴刻多忌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筭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與之天方大寒昉肆虐衆逃歸州官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

洛學編

卷之二

三

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一夜馳至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論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衆皆感激自効數日而合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遂求監局便養監洛河竹木務用薦改太常丞神宗猶念之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王安

石不對有自洛入對者問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後

以星變應詔論朝政益切還朝差知扶溝縣事會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司農視貸籍戶同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諸邑供帳競務華鮮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餘歲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吏

洛學編

卷之二

三

捕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卽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有四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



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後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于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又言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行已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爲學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

洛學編

卷之二

古

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是皆正路之藜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衆矣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

如羣飲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叙病世之學者捨近趨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至于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于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

洛學編

卷之二

十五

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卒得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

程伊川先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年十四五與兄伯淳同受學于春陵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述王道黜世俗之論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文大驚卽延見



處以學職呂希哲與伊川鄰齋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爲已任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學不足不願仕也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各疏其行義於朝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再辭尋召赴闕除秘書省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命爲崇政殿說書念上春秋富當豫養成德疏經筵三事其一謂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宜選

洛學編

卷之二

六

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從容訪問不獨漸磨道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于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伺上在宮中動息必使經筵官聞之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故事暑月輟講又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朝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先生每進講必宿齋

預戒冀感動上心而講讀官以祿薄例得兼他職差判登聞鼓院先生曰古人以蒲蘆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于職事紛紜于訴訟時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之不已淺乎辭不受所論說常於文義外反覆推明務歸于啓沃帝在宮中行漱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一日所講書有帝藩邸嫌名中官以黃覆之講畢進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

洛學編

卷之二

七

驕心生爾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慕思痛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卽吉因事用樂而已矣今特設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諸以德禮匡輔類如此先生謂司馬公經筵中得范淳夫爲善也公曰淳夫今修史進用有階矣先生曰非謂然也願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開陳是非悟主心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諭以少休不去而先生入侍容色甚莊或問曰君之



嚴視潞公之恭執善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勸講不敢不自重也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規知之俾戶曹特給郊廟霑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願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而後受命顧爲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任文彥博嘗與呂公著范純仁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

洛學編

卷之二

六

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多不悅而翰林學士蘇軾以文章名世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於是黨論起差管西京國子監以丁大中公憂去官服除除直秘閣仍判西京國子監辭監察御史董敦逸糾其疏有怨望輕躁語罷奉祠紹聖中黨禍作放歸田尋編管涪州謝良佐曰聞此乃族子與門人邢恕爲之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

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徑去不顧在涪注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髭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元符末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欲引疾旣而就職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被大恩不如何以承德意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耳崇寧中言者論其因奸黨論薦得官雖嘗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者書毀朝政有旨追毀出身文字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於

洛學編

卷之二

九

是先生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於今日用先生氣已微張目曰道要用便不是言訖而逝嘗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年七十二年校其筋力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喟然曰吾以忘生狗慾爲深恥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先生天性端嚴學



造純慤自知自信中立不倚始甚愛表記中君子莊敬曰強安肆日偷之語守爲學要其修身行法莊重有體肅如也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則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免伊川爲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伊川乃于西監一狀校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初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

洛學編

卷之二

三

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何如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昔鮮于侂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侂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游酢楊時來見一日伊川瞑坐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伊川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

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後日事矣

邵康節先生

先生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祖德新遷衡漳父古徙其城後徙洛爲洛人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名于當世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李之才挺之攝其城令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

洛學編

卷之二

三

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先生盡受其學嚴事之卽旅宿飯必欄坐必拜也彌刻厲自進蔬素不厭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道旣通慨然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結廬洛上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糞以養其父母浩然樂也名其居曰安樂窩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清明坦易不專表暴不修防矜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燕笑



終日不取甚異于人也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病畏寒暑當大寒大暑時輒不出常以仲春秋乘小車行遊洛城中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爭倒屣迎致雖兒童僕隸亦歡愛尊奉以為我家先生來也或留三五宿或至經月忘返與人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論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才者多矣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皆以元老碩望至尊重在洛見元生尊禮之與倡和游居程純公每見之退輒太息以為內

洛學編

卷之二

三

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從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問與深知論天下事雖究心世務者不及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兄事之而純德篤行具為鄉里所嚮慕鄉人至相與語曰母為不善母使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其畏慕如此會新法行監司承風旨為嚴切吏州縣者苦操切不可為爭欲投劾去先生勉之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嚴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時州府以更法故家食貧至經月無酒不能餉客為薄粥代之好事者時載酒以濟其乏年六十始為隱者之服曰病且老不復能為從事

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光曰死生亦常事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者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人傳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為汝却幽州也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泯然獨

洛學編

卷之二

三

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眾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謚於朝常博歐陽棐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為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萬里



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淳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謚法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生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呂原明先生

先生名希哲字原明中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先生然教之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

洛學編

卷之二

五

坐也焦千之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千之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方略降顏色時先生方十餘歲即從之遊故德器成就大異衆人既又從胡安定於太學後遍從孫復石介李覲遊始與伊川俱事胡安定先生少伊川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橫渠皆與先生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先生亦未嘗專主一說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簡徑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爲辭說以知言爲先自得

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虛言不爲異行以恩補官元祐中除兵部員外郎充崇政殿說書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本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初復官知單州召爲光祿少卿直秘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奉祠晚居宿州真楊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處之晏如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能嘗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仲父舜徒守官會稽人

洛學編

卷之二

五

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又云後生初學自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又云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政和中卒年七十八子好問資政殿學士孫本中字



居仁少從楊時游酢尹焞遊紹興初特賜進士累官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謚文清所著有春秋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各若干卷行於世孫祖謙祖儉南渡後寓居婺州世有中原文獻之傳

尹彥明先生

先生名焯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少孤事母陳氏至孝爲舉子時教授蘇昞一見奇之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卽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印先生疑之一日昞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乎先生有省遂往見伊川受學伊川告以敬問敬曰三之一

洛學編

卷之二

庚

謂問主一日無適之謂自是服膺終身紹聖初年十九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籍先生嘆曰吾向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某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汝有母在未容廢祿仕也先生歸白其母母曰吾但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先生喜出告伊川伊川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復應舉四方學者及伊川門必令先詣彥明開誘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旣沒先生授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洛人士以事伊川者事之大觀中諫官范致虛言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澤爲之羽翼乞錮勿用

先生深自韜隱而聲聞益盛靖康初种師道以德行可備勸講薦召至京師梅執禮呂好問邵溥胡安國合奏乞特擢用先生度時不可爲力謝病歸賜號和靖處士次年金人陷洛家盡覆先生死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建炎四年劉豫卑辭厚禮聘之不從以兵恐之先生夜爲赴水自沉者得亡去徒步奔蜀至間止於涪曰先師之所嘗讀易也闢三畏齋以居人罕識其面紹興五年侍講范冲舉以自代召赴行在再以疾辭帝曰焯可謂恬退矣張浚力請召至七年授崇政殿說書勅有司敦遣乃就道會諫官陳公

洛學編

卷之二

毛

輔詆程學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生事之二十年沒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使焯廁經筵所敷釋不過其師說使舍所學以言則欺君父也留不進於是大臣言焯拒劉豫有不可奪之節其所養可知詔趨行旣至召見曰朕思卿久矣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退而喜曰聖主也道幾有行乎乃就職每進講前夕必齋沐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次日乃入侍講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敢不敬乎又曰人君其尊如天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福不入則反是安敢不盡誠敬八年除秘書少監頃之乞歸



田里不允上諭參知政事劉大中日尹焯學問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領袖亦是朝廷氣象冬時講筵初開講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先生曰此安而有之上語中書舍人呂本中曰此尹焯受用處朱震疾亟薦先生自代趙鼎亦推先生可以繼震九年除先生左通直權禮部侍郎是時秦檜力主和議先生在病中上疏力諫以爲不可又以書切責檜檜大怒先生力辭乞歸得觀瀾而去次年乞老寓會稽十二年卒方赴召時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曰能行所學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高宗嘗稱曰觀尹焯所

洛學編

卷之二

六

行盡一部論語可謂知焯矣疾革督門人問學曰有疑便問病亦何妨其純至如此所著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行世年七十二

謝顯道先生

謝先生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習舉業已知名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良佐往扶搆見明道受學甚篤明道謂之曰賢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曰且靜坐良佐質小魯然誠篤每理會事未深徹其類有泚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

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注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良佐初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明道曰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淵在於是良佐恍然於何思何慮之體也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語浩然之氣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明道許之曰是子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後卒業伊川所伊川問所造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有是理賢發得太早在於是良佐孜孜於省克甚力作簿自

洛學編

卷之二

六

記日用言動禮與非禮以自繩嘗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與伊川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到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澗近思者也良佐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試於太學對回蔡人甚習禮記決科之利耳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以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于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



此心而後可語也良佐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率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良佐語之曰游子嘗問某一切外物能放置得下否某對之曰實嘗從此上措功來安國問何也曰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故難拔雖枝條剪落盡已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建中聞召對除書局忤旨去監京西竹木場坐飛語詔獄禡官嘗言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

洛學編

卷之二

辛

面下工夫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又言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之得善筆愛之欲書令壞乃已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多從佛學惟良佐與楊中立不變曰惟謝楊二君長進晚益平質或問敬曰於儼若思時見之問矜持何如曰矜持而過則病也太學博士朱震請教良佐曰待與賢說一部論語震私念今日晷迫暮何從得欵侍說論語乎已飲之酒數行起居游語如常

已忽掀髯曰聽說論語舉子見齊衰師冕見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一以貫之由灑掃應對進退卽上達天德一部論語盡於此或問良佐色慾想絕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年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並無健羨心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世謚文肅

張思叔先生

先生名釋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

洛學編

卷之三

壬

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傳呼道路先生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先生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能文入縣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已官洛中先生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歸自涪陵先生年三十始從之學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蓋謂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後窮理造微伊川甚許之妻以族女學者從之漸



衆尹焯嘗謂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  
悟焯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  
恐繹不及焯伊川以爲然伊川嘗言晚得二士又言  
張繹俊尹焯魯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先生  
長於爲文又善辨事伊川沒一年先生亦沒和靖被  
召嘗曰思叔若到今日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嘗記  
伊川言行一編名曰師說

劉質夫先生

先生名絢字質夫河南人髫鬣卽事兩程先生受學  
明道語人曰他人敏則敏矣然未易保也斯人之志

洛學編

卷之十一

三

吾無疑焉以祖蔭爲壽安王簿遷潞之長子令邑俗  
故淳古而先生又誠心愛利丁母憂父老數千人遮  
道留久之乃得去富鄭公歎以爲古縣令也元祐初  
以侍講韓維薦授京兆府教授侍御史王巖叟正言  
朱光庭言春秋學廢已久絢治春秋深通試太學博  
士先生明粹溫恭孝弟樂善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  
也安內日加重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旣病謂李  
端伯曰吾病每眩瞶但正心端坐氣卽下平居持養  
氣可忽乎治春秋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歿尚以  
例類質與士大夫啓手足自盥饋安然而逝先生在

程門與人但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程學之興先生  
及端伯有力焉伊川曰質夫沛然又曰明道平和簡  
易惟劉絢庶幾似之謝上蔡云向見程先生言春秋  
須廣見諸家之說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意旨最  
多

李端伯先生

先生名顓字端伯洛陽人才識穎悟舉進士元祐中  
爲秘書郎閔肆開發伊川謂其才器可大受與劉質  
夫相繼卒伊川哭之哀悲傳學之難焉又云明道語  
錄只有李顓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

洛學編

卷之十一

三

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顓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  
錄得都是朱子曰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  
尤深所得尤粹時洛陽有孟厚字敦夫從伊川學獨  
處一室糞穢不治伊川曰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  
淨莫更快人意否一日伊川曰子何不見尹焯張繹  
朋友間最好講學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  
公若彥明厚所願見如思叔莫不必見否和靖曰只  
不必見思叔之心便是不必見焯之心也後伊川之  
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棫邵溥送  
焉



朱公揆先生

先生名光庭字公揆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萬年簿是時純公主鄂縣簿關中舉以並稱元祐初以温公薦入為左正言入對首辨大臣忠邪繼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輔聖德諸進退大臣損益政事論奏無虛日宣仁甚咨納焉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黨論作補外數月復召劉丞相摯罷政封麻還落職知亳州有惠政人尸祝之改潞州鄰境饑流民載路勞來安集日為飲食之至不暇食遂病卒先生少受學於胡安定已從孫復受春秋已又從二程先生於洛服行

洛學編

卷之七

三

所聞造次不怠見善如賁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惟恐及之後謁明道於潁昌退謂人曰光庭於春風中坐三月矣愈益渙然歸坐卧一室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而中以思無邪無不敬二語榜之意以敬一天人貫上下也父喪廬墓側三年事諸父盡道御諸弟友家人惇睦無間言為人方正望之可畏而即之謙恭虛已常若不足也常謂釋氏為世教大忠高明之士既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又纏縛于因果故力排異端以扶聖教家素裕自奉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厭

其沒也正公祭之文以為篤學力行至于沒齒不渝蒞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可質神明貫金石雖尚論古人難其比也其信許如此

邵伯温先生

先生名伯温字子文康節之子入聞父教出與司馬君實呂晦叔二程子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習世務以薦授大名府教授調長子尉初蔡確罷相邢恕自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詣闕恕召之先生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先生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貽異

洛學編

卷之七

三

日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誦確有定策功為他日保家計康遂作書如恕指蓋以康為光子得其言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遂力言確有定策功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康始悔之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嘗事康節欲用先生不往會當赴吏部銓明道謂曰吾危子之行也先生曰豈不欲見先公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子文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可忘矣惇方興黨獄故以此諷之惇悚然出監永興錢



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先生見范祖禹于咸平見范純仁于穎昌或爲之恐不顧也徽宗卽位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除知泉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窺劍門先生與蜀帥盧法厚合謀防守賊竟不能入蜀人德之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常語子文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子文載家使蜀故免於難先生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

洛學編

卷之二

美

以宰相待之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欲薄其罪言旣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用心也劉摯梁燾劉安世王巖叟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卒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先生游及相始贈秘閣修撰嘗表其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建言廢崇寧世以此三言盡先生出處云所著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辯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

程沙隨先生

先生名迥字可久寧陵人避靖康亂南徙餘姚登進

士歷知進賢上饒數縣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民之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橫歛害民鬼神其無知乎故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緩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讐訟一語解去猾吏奸民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爲之陳說詩書疑義隱德潛善無問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上官所未悉者必再抗辨不爲苟止所著有古易考春秋傳文史評經史說等書卒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先生子絢曰敬維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人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一試而奄棄盛

洛學編

卷之二

美

時此志士所爲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也絢巴陵尉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洛學編卷之三

睢州湯斌潛菴輯 曾孫 定祥重較刊

正編

元

許魯齋先生

先生名衡字平仲號魯齋懷之河內人也父通避地河南已巳生先生于新鄭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即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稍

洛學編

卷之三

三

長嗜學如饑渴值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尚書疏義避難岨峽得王輔嗣易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嗚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先生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自是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既而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易傳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益大有得謂從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序矣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

洛學編

卷之三

三

學入從事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為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之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及樞被徵獨處蘇門遂慨然以明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徹于禮以偕其鄉人從學者寢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雜糠覈菜茹食之處之太然歌誦之聲傳戶外如出金石有餘即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不義弗受也居姚樞雪齋庭有渠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家人化之如此甲寅元世祖出王秦中召衡為京兆提學秦人新釋兵火欲學無師聞先生來莫不喜於是郡縣皆建學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支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先生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奏以為太子太保陽為尊用實不使數侍上也先生曰禮師傅於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今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五辭改命為國子祭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復召至京師命議中書省事先生上疏論立國規模用人立法為君難教養信法令五事帝嘉納之四年歸懷五年復召還六年命



與姚樞等定朝議又與劉秉忠定官制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爲圖上之帝甚悅時阿合馬專政以子忽辛有僉樞密院先生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除中書左丞固辭不許因謝病帝召其子師可入謝旨且命舉自代者先生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先生請罷益力乃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先生謂蒙古生質朴未

洛學編

卷之三

四

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善士中涵養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請徵弟子耶律有尚姚燧王梓劉安中等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先生待之如成人愛若子弟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其教人也因其所明開其所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稍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揖讓應對進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欵周折或未甚領解則引証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曰敬敷五教在

寬今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寬蓋人之品不同有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律強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略其所短漸摩成就故其教諄煦懇至而從學者尊師敬業日收月化雖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先生自詣學不問家事賓客皆謝絕曰學中若應接人事業必妨外人怨謗是已事諸生學業上命也故業專而教成十年以權臣屢毀漢法乞罷還懷十五年詔王恂及郭守敬等定新曆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

洛學編

卷之三

五

理宜得術領之命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先生以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圭表其法視古較密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教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十七年曆成名授時曆頒之六月以疾乞還懷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總管以便養且使論衡曰公母以道不行爲憂也公身安則道行有時矣惟勉自愛先生旣歸絕人事居山中課耕自治誠切不嚴而整閭門之內若朝廷十八年三月病革家人祠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考起奠



獻如儀既撤家人餒怡怡如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遂卒年七十二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俱為位而哭有數千里來祭弔者人服其教金科玉律聽其言雖武夫悍卒無不感悟也有未嘗及門但傳其緒論而折節力行卒為名世丞相安童一見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王磐氣蓋一世少所許可獨曰先生神明也謚文正從祀孔子廟廷

姚文獻先生 附牧菴

洛學編

卷之三

星

先生名樞字公茂其先永平柳城人遷居洛陽幼力學志期甚高識者稱其有王佐之略元太宗時與楊惟中北覲太宗重之賜錦衣金符以行臺郎中從軍至德安得趙復與語異之挾與俱卧起時復闔門遇難不欲生伺先生寐熟亡去先生覺遽乘月馳馬走積屍間號之至水際復已被髮徒跣號泣欲自沉先生手挽之而歸委曲勸免從與俱北所謂江漢先生也是時洛閩學未行于北方獨金儒張文舉稍以程易教授未廣也至是復以所記憶程朱諸經傳註手錄出之先生與楊惟中首受其學會先生與行臺長

不合棄官攜家蘇門誅茅為室作家廟祀四世堂龕宣聖像以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配讀書其間竟日危坐四書傳註及小學鏤版傳之四方以化民成俗自任風日清佳則鳴琴百泉之上遯世樂天若將終身許平仲聞先生得伊洛之傳盡室來蘇門相依以居世祖在潛邸以禮聘至敷陳治道數千言世祖奇其才使授太子經二年以為太子太師不拜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丞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十三年拜承旨後二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從子燧字端甫生三歲而孤育于伯父公茂年十三見許平仲於蘇

洛學編

卷之三

星

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為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于平仲平仲曰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平仲以國子祭酒教貴胄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端甫自太原驛致館下元貞初為翰林直學士修世祖實錄拜江西行省叅知政事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端甫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為太子賓客未幾除承



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辭謝曰昔臣先伯父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授承旨知制誥得告歸再召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端甫先在蘇門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圖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子凡例之後其學有得于平仲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云

洛學編

卷之三

四

洛學編卷之四

睢州湯斌潛菴輯 曾孫 定祥重較刊

正編

明

薛敬軒先生

先生名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先生初生肌膚如水晶五內皆見家人欲不舉祖仲義聞啼聲曰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育之自幼讀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能詩賦時元儒魏希文范汝舟諸公以御史謫戍父延與講學皆結爲小友不敢以

洛學編

卷之四

四

師自居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矣旣壯讀宋四子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精思力踐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不寐尋父司教鄆陵故事庠無舉者謫教官戍父乃強先生應河南鄉試遂舉永樂庚子河南第一明年辛丑登第學士楊文貞欲延訓諸子先生固辭居父喪服闋會宣廟思振風紀擢雲南道監察御史時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辭云職在糾劾不敢見也一日於朝班中識之曰薛君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尋監湖廣銀場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



潛思有得卽秉燭疾書深探密指或通宵忘寢正統  
改元初設提學憲臣郭璉薦授僉事山東先生欣然  
就之曰此吾事也首明理學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  
示諸生俾先力行而後文藝諄切誨誘隨其才器成  
就之諸生感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專政  
思引一正人以鎮衆議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  
者皆薦先生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諸生泣送數百  
里爲位而尸之誦轉左三楊以用先生出振意欲先  
生一見振不往再使語之又不在振先遣餽則又却  
之一日振問薛卿安在三楊爲遜謝以李賢故及門

洛學編

卷之四

吳

令道意先生正色曰原德亦爲是言平安有受爵公  
朝拜恩私門耶振聞憾甚一日振會議東閣諸卿皆  
拜先生獨立振知其爲先生也連揖之中實啣焉會  
御史臺有寃獄振從子山寶主之先生爲辨其寃三  
覆三反臺臣王文韶事振又曲庇御史奏先生出入  
人罪振又嗾言官劾先生受賄故庇死獄請廷鞫先  
生呼文字曰若爲御史長當引避文怒奏強囚不服  
問理振曰是固當死竟坐辟繫獄待決人皆危之先  
生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日玩誦不  
輟冬月臨刑門人皆奔走哭先生神色自若曰吾道

固然兵部侍郎王偉申救之子淳等三人願代父死  
振有老僕是日伏厨下哭振問故對曰聞今日薛夫  
子將刑故也振意少解旣而三覆奏得有戍邊尋放  
歸田通政李錫嘆曰真鐵漢也先生家居六年日杜  
門學道弟子從者甚衆造詣益邃正統乙巳以言官  
程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乞致仕學士江淵  
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守備中官興安袁誠  
時無抗禮者先生至安曰此與王振作對者何可屈  
取午節餽扇先生曰此朝廷禮不敢受蘇松饑民貸  
粟富民不得遂火其廬竄海中王文卽訊坐謀叛論

洛學編

卷之四

吳

死連數百家先生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  
此老崛強猶昔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  
先生獨不往以此重其爲人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  
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先生粹學飭躬進無所求  
退無所累誠君子之儒宜召供館閣親勸講不報壬  
申秋召爲大理寺卿復乞致仕不允裕陵復位用楊  
善薦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李賢迎  
賀曰先生道其行乎先生憮然曰某自外臣驟進誠  
意未孚殆其難哉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疑  
立不入上遽易法服召乃入語及平日誠意正心之



學剴切動上意左右太息曰此正薛夫子也于謙王文坐極刑先生曰陛下復辟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二臣罪閒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一等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謀凡事取必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道也尋令主會試錄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事竣轉左侍郎上留心致治日召見會議遣徵御於西番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徐有貞李賢等皆落職乃嘆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引疾乞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卽先生不留當爲請勅卹家塾主

洛學編

卷之四

吳

教事且以爲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敕令歸設教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教以爲養何若不辭官耶亨嘆息而去得命卽發在閣五閱月耳舟至直沽遇風雨乏糧日中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愠見先生宴然曰身困道亨庸何傷居家八年南陽當國每以書候終不答或問之曰昔溫公居洛未嘗答政府書固退居之道也終日儼然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接人無大小貴賤以誠教人有序其言平易簡切不事穿鑿歸于精微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自悟者常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

此心惟覺性通天爲學專務體驗躬行不務論說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惓惓以復性爲教居敬爲功所著讀書錄河洛集行於世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忽遘疾衣冠危坐而逝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弘治九年科臣楊廉言讀書錄粹然一出于正請刊置太學并賜祠額曰正學隆慶五年辛未從祀孔廟

曹月川先生

洛學編

卷之四

吳

先生名端字正夫蠡池人天資穎異讀書專坐下足兩磚處皆穿永樂戊子舉於鄉事父母最孝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旣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卽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爲霍州學正十餘年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士子皆服從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



生必請端王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感人如此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等書宣德九年卒後謚靖修薛文清贊曰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陳達曰曹月川學行在吳康齋之右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薄其為校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月川為本朝理學之冠又舉

洛學編

卷之四

辛

從祀孔子廟庭

閻子與先生

附同邑白堯佐良輔喬廷儀籍

先生名禹錫字子與洛陽人負氣自許不肯脂韋世俗亦不事邊幅與物無忤童時穎敏讀書日記萬言長博極羣書性至孝九歲喪父哀毀過人正統甲子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授昌黎訓導丙寅以母喪徒步歸廬于墓終制有強暴見化白蟻出集之應有司以聞詔旌其閭既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明濂洛閩學遂謝舉業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以考功員外郎紀振薦為開州訓導遂以其所得為教四方從

者日眾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民無少長皆化之曰無為閻先生所刺也稍涉不義即相誡曰毋令閻先生知之一時洛人至比之司馬端明云天順丁丑李文達王忠肅姚文敏相繼論薦為國子學正尋陞監丞諸生事干謁者悉不得行不遂者或以買怨癸未謫嶽州府經歷諸生詣闕奏留者至再甲申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讀書由禮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擁貂蟬握虎符號稱儒將者亦多出其門四典文衡尤號得人久之聲望愈隆超拜御史提督畿內學校勵名節敦士風抑

洛學編

卷之四

至

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說通書為士子講明之一時人士皆粗知性理又疏陳塲屋數十弊皆賜施行世方仰其有為無何無疾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怙恃宦遊三十年囊無餘貨死之日環堵蕭然門生屬吏購而殯之著述甚富有自信集晦菴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讀書錄河汾詩文司馬法吳子註解孫子選注武學詞範行于世時同邑有白先生名良輔字堯佐初請業薛文清公不許良輔乃束修為贄踞其門至日昃而色愈恭文清以其誠置弟子列居歲餘受其業而歸登景泰辛未



進士拜監察御史按秦晉俱有名歷官太僕卿所著  
有大極解律呂新書釋義中庸膚見行於世喬先生  
名縉字廷儀少穎敏師事薛文清成化壬辰舉進士  
授兵部主事累遷部中出補四川叅議時馬湖府知  
府安鰲殺叙南衛千戶曹明獄久不具御史檄先生  
鞠治一訊卽服未幾苗蠻叛王師出討敕先生督餉  
苗蠻平上賜文綺寶鈔以旌之仍晉階二品弘治初  
致仕卒所著有性理辨惑諸書行世

王疑齋先生

先生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

洛學編

卷之四

五

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先生佐書  
府中知府段堅見先生書顧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  
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卽留  
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  
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生文章經世者非直舉業也未  
幾鄉薦第一成化丁未成進士筮仕南京戶部出納  
倉庾權舟督稅皆有條式聲績遂著弘治九年陞僉  
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如故在晉九載教  
人以涵養爲本文藝爲末正己率人簡約條束生徒  
請益因材開發竟日不倦教之不率至再三益懇惻

得收悟輒喜士以故益信嚮孝宗勵治思賢嘗召見  
劉大夏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  
夏曰誠如聖論正德收元乞致仕賜告四年家拜國  
子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家拜南京戶部侍郎十  
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  
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  
完有才名顧與宸濠通先生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  
公賢可師法感動完完意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南戶  
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先生出督餉留都至  
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康

洛學編

卷之四

五

陵南巡益憤懣疽發背卒諡文莊先生博聞多識學  
有體要宏裕與衍交發互溢尤明國家故事凡祖宗  
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皆有按據至  
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通窒援証今古如探囊指掌  
待物開誠和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  
所著有疑齋集若干卷

許函谷先生

先生名誥字廷綸靈寶人襄毅公仲子十歲善屬文  
弘治乙卯與弟讚同舉於鄉己未成進士授戶科給  
事奉命清理延綏倉塲有苗中官者督三邊貪縱罔



法誥具狀劾之直聲遂著正德初以舊德遺老起襄毅公爲大司馬大臣子弟例不居言路改翰林院檢討逆瑾欲納交先生痛絕之瑾怒矯詔黜襄毅公籍罰邊儲三百石先生謫廣西全州判官歷險冒瘴與魃魅伍終無戚容會奔襄毅公喪服除卽絕意仕宦逃覽潛修受徒講道若將終身久之當路交薦稱其探蹟研微見道淵邃可備顧問時有詔凡守正不阿爲逆瑾所斥者皆錄之起尚寶丞復以病請告里居十餘年嘉靖改元復起南京通政司參議時講學者北稱函谷南稱陽明先生入南都人士成就席問難

洛學編

卷之四

誥

輔臣薦宜充經幄改侍講學士爲經筵講官上緝熙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辨諸儒以祛道惑四曰屏雜說以防道害進講剴切古昔興衰治忽之際如指諸掌帝皆虛懷聽納益加眷注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獎風節抑華競以經世爲士筮尊德爲學軌人士翕然化之太學生有遐方旅櫬者幾三十人先生購地葬之復賜給衣食不給者數十人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及劾勲戚習禮不律者一時成均肅然先是文華殿左室列三教師像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先生以所著

道統書上之帝悅卽撤其舊像立皇帝王師八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誥九人瞻拜主前面論之曰朕奉先聖先師於此庶起敬慕以遜志於學卿等其罔朕棄先生衍喜怒哀樂章入講帝謂誥欲以一人之情通天下之情所言良是尋擢吏部右侍郎時天下入計先生門戶清肅人無敢私謁者乃具奏以戒諸司帝從之復上疏乞休帝不允擢南戶部尚書倉場經費多所裁省復上疏乞休帝以留都國計非誥不可不允會將入朝疾作卒年六十四先生天性孝友敦重人倫以身率世不數數於人其學本

洛學編

卷之四

誥

諸實行達之世務嘗曰聖賢所傳心法六籍所遺訓典要在用世緩人耳苟無益於時文將奚爲所著有通鑑前篇圖書管見道統源流詩考易叅春秋易見中庸本義太極圖論性學篇等書謚莊敏贈太子太保學者稱爲函谷先生儀封王肅敏論曰函谷論太極曰氣理兼備不涉於無論性曰理氣渾全本無支離俱不可專以理言卓乎命世之見矣

孫鍾元先生曰莊敏公立朝風裁難進易退便是聖門家法至其所學以踐諸實行達之世務爲主尤爲緊切真是有體有用余嘗論學有共解有獨



解言前人之言行前人之行衆聞而安之耳目不驚此共解也言前人之所未言行前人之所未行羣起而攻之翻駁成案此獨解也獨解非深造自得獨關心竊未易言函谷與陽明並峙南北而陽明與紫陽異同公形氣性理之論亦不尋宋儒成說蓋學求自得總期不謬於聖人耳固不顧曲儒之訾議也

何栢齋先生

附門人周大經道婁子靖樞劉次山涇

先生名瑋字粹夫懷慶衛籍武陟人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謂爲癡兒七歲時入郡城見家有彌勒佛塑

洛學編

卷之四

五

像抗言請去之十九以聖賢之學自勵聞許文正薛文清一言一行或得其遺書則欣然忘寢食曰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辛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能勤慎職事士論重之劉瑾竊政一日贈川扇於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先生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跪謝先生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前對曰編修何瑋瑾大恚出卽乞歸謂崔子鍾曰吾兩人不可易節子鍾曰某安義命久矣瑾誅擢修撰先生直率恬淡勵志躬行

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舍塵穢恒積雖朝衣冠不

尚鮮明以進講經筵觸犯忌諱調開州同知修黃陵岡堤岸成晉東昌府同知卽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衆旣遭父喪值武宗崩輟講授哀毀骨立嘉靖改元擢山西提學副使不果起再擢提學浙江敦本尚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寺少卿轉正卿與湛甘泉郭杏東修明古太學法學者翕然宗之閣臣薦先生可大用始入京相晤輒面數其十三愆衆爲愕然改工戶禮三部侍郎乞致仕上已許之御史毛鳳詔薦先生敦樸正大堪典邦禮改命在京調理及

洛學編

卷之四

五

再乞休遂陞南京右都御史尋致仕家居與關中呂涇野儀封王浚川靈寶許松皋諸人簡札往來究辨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教人切近精實涇野以比之聖門由賜爲文浩瀚暢達陰陽律呂以及醫卜術數亦皆通究所著有儒學管見陰陽律呂管見醫學管見諸書學者稱栢齋先生素有足疾遭母喪袒跣至廢坐立二十二年癸卯九月卒年七十一先生性潔氣剛涵養和粹雖世局變推而獨不受染臨事毅然不可奪難進易退有高世之節門人請梓文錄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



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儀封張  
潁東曰聞諸先生有言明興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清  
為篤行醇儒然克守文清之典型者粹夫也閩中林  
對山曰當柏齋時以學名者皆務為高論以爭相陵  
駕惟柏齋不言而躬行關中馬谿田曰公家居時東  
南學者入于達磨之門更相傳習柏齋力距而闢之  
合三說觀之先生之學可知矣門人周道婁樞劉涇  
俱懷慶人道字大經嘉靖丙辰進士擢御史巡按宣  
大時大同逆黨成擒人情洶沸道請戮元惡餘罔治  
軍民帖然駕南狩選科道四人扈從道與焉途次勃

洛學編

卷之四

五

大將軍等為瑞人所擠樞字子靖嘉靖乙酉領鄉薦  
會朝紳議禮不相下又議陽明之學且為洛蜀黨樞  
著克伐怨欲論四章為陸祭酒林司業稱賞授廣宗  
令劉巡撫籍民兵樞謂擾民上鄉兵議劉而從實心  
脚之適樊御史問安民去貪之畧樞應以所令勿反  
所好作去甚論刺之樊大恨以事褫職廣宗民肖像  
祀之涇字次山嘉靖丁未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歷  
知鳳翔登州兩郡官至副使嘗刻柏齋集能倡明師  
說

崔後渠先生

先生名銑字子鍾一字仲冕河南安陽人父陞四川  
叅政歷官廉慎有古循吏風與僉事曲銳齊名蜀人  
為之語曰崔叅曲僉屹如雪山先生天資穎敏誦覽  
絕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知名士秦偉馬理  
呂柟寇天敘馬卿張士隆友務明經修行毋慕高虛  
毋溺訓詁一以洙泗為師弘治乙丑舉進士改庶吉  
士授編修纂修敬皇實錄正德初逆瑾竊政卿佐皆  
往謁先生遇之獨長揖瑾怒他日史官旅見又與荷  
瑋長揖如前瑾益怒謂張綠曰翰林後生多輕薄崔  
銑尤甚綠曰北方賴此人倡古學挫抑之不可實錄

洛學編

卷之四

五

成瑾矯旨以練達政務為名出翰林諸臣於外調南  
京稽勲主事益約同志講論經史部有積儲胥役易  
以惡米先生治之尚書曰公謫仙也何為此對曰何  
勤非忠何忠非分五年庚午瑾誅還職時武宗以逸  
豫棄萬機而時事大棘輔臣方以文藝奔走士大夫  
漸爾成風先生上書茶陵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  
理財強兵毋徒以文藝自好懇懇千餘言時論譴之  
九年御史王廷相下獄瀕死亟詣執政曲救出之經  
筵進講以納諫爭去讒頑戒逸豫為勸時權倖錢廖  
輩在側大賢之十一年丙子考績陞侍讀明年丁丑



以疾請告梁儲素重先生固留之值同考會試時寧託私其子拒不許遂力疏歸作喻問見志構後渠書屋董耕授徒意泊如也嘉靖改元起修纂武廟實錄仍充經筵講官二年癸未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心崇正義明經學正文體獎雋懲惰日衣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難響答不倦且周貧拯急問疾賻喪多士悅服三年甲申議大禮有欲引先生爲助者恥於黨附拒之時江南北大饑人相食乃抗疏勸世宗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且言近者張璁等以獻議超遷蔣冕汪俊呂柟鄒守益等以異議罷斥段續薛蕙等

洛學編

卷之四

李

下獄皇上求備禮於所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意亦曷有極自分得罪已報致仕歸囊無江南一物惟圖書數篋而已諸生送者千餘人多從渡江涕拜而別歸田讀書洵上遠近從學者衆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又曰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耳心無定靜之力則行乃迹耳家居十六年杜門著書以闢道翼經爲志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或勸通問當道曰有義命十八年己亥東宮立慎選官僚召補少詹兼侍讀學士一時想望風采比至咨政講學無虛日尋轉南

京禮部右侍郎時都御史王瑋言句容朱家巷爲帝祖鄉墳址具在宜表揚先生獨持不可曰興王之基難可臆斷失實爲罔事竟寢明年庚子署戶部清耗釐弊秋入賀聖節時值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留過家疾作遂乞致仕欲續十翼解春秋注孟子刪定宋元史病劇未克二十年辛丑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文敏生平端嚴抗爽無世俗依阿態素履嶢然出處無玷鄉人擬之程伊川居恒攷正經史折衷羣言咸有確論文章追琢入古世稱宗工所著松牕寤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十翼讀易餘言郡志

洛學編

卷之四

李

洵詞及刪定二程遺書中說考晦菴文鈔文苑春秋諸書行世學者稱後渠先生先生研極六經尤深於詩於易謂好奇者浚義於象流爲鑿而尚古之法久失不傳夫皇羲回卦文王周公繫辭孔子作翼一也謂易道加詳焉可矣乃曰有羲易有文王周公易有孔子易支矣哉作周易餘言於詩謂毛之說關雎也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美哉訓乎周之后妃廣於求助精在得媛未得而求之已得而樂之協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忘其躬也樂乃有與畧于色也是關雎之義也後之說關雎異焉曰官人樂



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宮人當於何屬之豈文王未納室先畜嬖御歟今六經之文缺焉有間矣近古者猶得其音塵君子無輕乎變古焉又言詩大序微粹非卜子不能即小序猶之不可廢也作詩解論二南曰文王之詩謂之雅則文王未王也非王朝天下之故謂之風則文王王業所基非列國可同也故異其稱曰南論幽曰周王業太王基之文王康之武王周公成之周公以人臣而有功於王業故繫之幽不得于君故為變夫子序詩首二南曰始基之矣終幽曰既成而昌之矣故反十二國之變慰檜曹之思開小雅

洛學編

卷之四

查

之治非幽其孰能之論衛風曰夫子存綠衣而下四詩於變風首二南之化也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婚明基兆而防來變也錄桑中衛之淫昭矣錄溱洧鄭之淫昭矣必曰諸篇皆淫風也夫子胡然而累載之乎論魯頌曰聖人以著變也風雅皆有變焉曰頌美其功何謂變曰周頌用諸廟魯頌用諸燕周述先魯禱君周王也魯侯也周之詞典魯氣溢而辭誇非變而何夫魯頌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則幾滅質矣故受之以商魯無風何也曰治春秋之例也有

所諱故遜詞以盡臣恭有不能諱焉故不泯實以垂戒南山猗嗟著之齊桓莊之內政泯矣故三桓始牙魯馴不競以亡其深解類此論尚書曰孔子刪書為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書錄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無與焉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伯興故秦誓終焉書始堯典咨于四獄終于秦誓榮在一入其聖道之要乎論春秋曰春秋以王律伯將以復書之政焉故知書與春秋之旨可以裁世變議本末又

洛學編

卷之四

查

曰唐虞禪夏后繼湯武放伐世久而道降物豐而變起然代天理民不以富已其道一也春秋王威奪而侯政佚無能任湯武之事者伯乘其隙假名義以主盟天下幾欲改物伯又衰則舉一世胥盜而已夫子刪書與詩又作春秋標前之盛著後之衰申王之純正伯之詐定是非垂勸戒而說者求奇競博刻核於一字末哉末哉以為至哉程純公之學也經無故訓所明者意行無枝蔓所存者性仕不以能見諫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亡已而繫眾讐者贊其忠信頑者說其德義有宋以來斯人而已約哉正公之學也釋



經不泥見奇不問敬者合內外之道也理性即命至矣一天與人也是故可貴賤可患難矣非君子其孰能之朱文公性既高明濟之沈毅邃探於渾淪細入于絲毛發道指諸掌闢邪如狀其肺肝然每讀一篇輒心目開朗惑解而志奮也其篤信程朱如此退處相臺作樓儲書取孝經四書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小戴禮曰此本言也取程易傳程志程文略曰此幹言也取左傳溫公通鑑宋元綱目文章正宗陶詩選詩曰此支言也韻學與焉曰數卷樓其論學曰天生烝民物必有則故學躬修九容行采九德心不强操

洛學編

卷之四

奎

而存守不徑趨而約矣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御變矣邇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曰常情聞毀則憂而思思則勉於善矣聞譽則喜喜則矜矜必放是毀益而譽損也學者不聞規過之直寧受毀可也無觀善之朋寧遠譽可也曰覺心之放即求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已之是即非也妬人之長即短也曰克己者猶御敵進而無却養德者猶水漬物漸而不驟慎思者如濞井汲其泉而愈新辨疑者如解絲理其緒而自整曰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

天運有常而人則躡等故思窮於微眇而行忽於疾徐辨徹乎宇宙而心荒於日月是以切已求要之爲貴其論之精如此然性剛毅志在衛道闢邪多詆訾或未盡得其情云

王浚川先生

先生名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十三四歲時即以能賦詩古文名弘治壬戌登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與大梁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東吳徐禎卿鄆杜王九思以古文倡天下先生於國朝典章時政機宜尤究心焉以直忤時謫亳州判識薛蕙于稠

洛學編

卷之四

奎

人中親授以成其學尋知高淳晉御史督學北畿有權閹三王二劉者以賂干先生引使者於庭焚其書王劉銜之及按陝西時權閹廖鏗出鎮膠削無度先生嚴禁裁抑鏗誣奏王劉協力相構逮繫詔獄九卿科道抗章論救謫贛榆縣丞歷陞提督四川山東學政自御史歷茲蓋三督學政皆正學術嚴考校在蜀會何景明督學關陝共約爲條教行之至今教人養士之道尚尊爲成軌晉湖廣按察使數決疑獄平李見寇亂以山東布政居母憂著喪禮備纂起巡撫四川沙保向信猖獗三巴震撼率兵勦除悉降其衆績



奏賜璽書褒嘉晉兵部侍郎督修邊功清查騰驤邊腹官府賴之晉南兵部尚書謂祖宗根本重地守備重權不宜久屬魏國專司請如各處文武推代上嘉納之守備更置推代自先生始召掌都察院事仍原職提督十二團營一日肅皇帝諭羣臣欲令太子監國以便願養人心錯愕不知所出先生奏太子春秋方幼知識未定一旦御事恐事失分別且壅蔽將自此而生後雖覺無及疏入其事報罷尋加太子太保上將南幸承天累疏肯留上皆溫旨慰答卽命廷相輔行掌軍務及行在兵部都察院事一日上問沿途

洛學編

卷之四

五

勞費具以實對裁省甚多有玉帶廐馬之賜先生位九列弟與子猶布衣所親嘗問以爲請先生曰以吾之竊厚祿而載高位亦足庇弟子矣彼學旣無成強冒朝廷名器其將謂何與人處凡可濟人事無不爲之而不自以爲德至於一字許可必慎一介取與必謹好集書老不釋卷以身心爲體驗凡有益國事有補聖學雖負天下之謗不恤肅廟初建稱親之議諸臣聚訟張文忠引先生所著論以證之大禮尋定自世儒轉相傳襲爲致良知之說或幾以禪定亂德乃力辯之謂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

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因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剖析甚明嘉靖中嚴嵩秉政貨賂公行先生應變自陳疏言大臣法小臣廉刺嵩甚切其守堅定不避權焰類如此所著有溝斷集台使集近海集吳中稿華陽稿泉上稿家居集慎言雅述諸書共六十卷奏議公移歸田集共三十卷卒年九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諡肅敏許文簡公讚謂先生持守類洪洞韓忠定參贊類青溪倪文毅掌憲類安福張簡肅若方之古人宋李沆之忠義魯宗道之骨鯁二陸之理學蘇黃之詞藻皆可

洛學編

卷之四

五

擬也可謂備悉其形容矣

王蒼谷先生

先生名尚綱字錦夫邠縣人五歲讀孝經七歲就外傳日記數百言或謂曰子後當及第應之曰讀書寧止爲榮進已耶比長盡通五經諸子尤邃於三禮年十八以儒士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授兵部主事調吏部歷稽勲驗封兩司尚書張綵依阿逆瑾勢焰薰灼每有私囑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論綵不堪甚銜之不閱月綵坐瑾黨伏誅楊文襄公爲尚書先生議論亦多不合遂乞補外出爲山西參政疏請侍養家居十



九年樂道安貧養親教子於蒼山谷中築讀書臺養粹疑虛脫落瀟洒起四川參政不赴再起陝西以母命就道時陝西值邊警文襄起爲總制見先生喜曰吾今日乃知王錦夫也卽以兵柄付之不閱月奏捷文襄特疏以薦未幾聞母喪奔歸終制適歲大饑奏救荒十三事復除山西叅政遷浙江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李佶傲蹇妄撫論列先生曰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乃怙勢凌人尚可仕乎遂棄官歸吏部奏李佶職在激揚論事不實復移檄起先生於家督促再三次年始入浙卒於官所著有蒼谷集十二卷薛方山

洛學編

卷之四

六

日蒼谷文追秦漢詩逼蘇李一時藝林咸稱作者然實非先生之所尚也先生平生每右兩程而左三蘇崇理學而鄙詞翰使假之以年當必有繼往聖而開來學者而世顧以功名事業期之又豈足以知先生哉

孫鍾元先生曰當時推理學者必以公與何文定爲首稱謂王浚川李崆峒何大復孟有涯諸公乃文章氣節之士夫文章何妨於理學而理學不專在文章如耽於文章則一文章士而已矣氣節何妨於理學而理學亦不專在氣節如耽於氣節則

亦一氣節士而已矣公生平立節固其所長而文章非其所短終不肯以一節著者則學問之所得深矣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到文之時豈復有知廉勇藝之可名夫子所云禮樂卽夫子所云好學歟

尤西川先生

附門人李子仁士元謝仲川江陳道徵麟董淑化堯封

先生名時熙字季美洛陽人嘉靖壬午登鄉薦見王文成公傳習錄讀之豁然有契於是厭棄詞章一意聖人之學除署元氏學事教士端趨向重躬行闡姚江宗旨而不徒以文藝爲課丁艱服闋復除章丘諭

洛學編

卷之四

六

章丘亦如論元氏也陞國子學政徐文貞公時爲祭酒特重之每令六館師生以先生爲準年四十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因自詰曰我今道明耶德立耶不覺淚下已慨然曰學無師承終屬懶散夙志之謂何乃介寮友項漁浦師事劉晴川晴川文成高弟也先生自慶不及事文成猶及事文成門人乃以體驗於心泊一切見聞悟入者悉請質焉無何晴川以言逮獄則筆所疑契時時從狂狷中印正不少輟又因得切磋于朱近齋錢緒山何吉陽唐一菴周訥谿諸君子陞戶部浙江司主事管滄墅鈔閭所權僅足國課織



毫不以自污至奉已澹泊人所弗堪先生處之怡如也年四十五以母老乞終養歸洛三十餘年足跡未嘗濡公門終身蓬蓽布素常至空乏居常獨坐小齋見後進來學者喜動顏色與之言終日無墮墮氣其言曰士不講學久矣人苟不順流俗肯來講求道理不必所見皆同卽是同志但當虛心切己共求精一耳又曰講學是解縛之法有世俗縛有賢傳縛有聖經縛有師說縛有意見縛皆是名利做根解得此縛纔是學其答問也隨人淺深誘各不同有欲向靜處收放心者曰放者心也靜須心靜若身靜治其末耳

洛學編

卷之四

七

却恐或爲外道所攝聖門一貫只指本體若忠恕便就應酬上說則曰本體無物何一何萬應酬是本體發用就此處用工問致知則曰飲食不知滋味必有寒熱之病身體不知痛癢必有痿痺之症人心不知好善惡惡必有偏私之病病去則本然者復自知方便成天下之亶亶矣其爲說大抵祖文成致良知而要歸於提省人心使知所向往不容自己晚年有慨於傳文成之學失其真至謂良知上還有一層者喟然曰良知無終始無外內安得更有上面一層於是令學者只於見在職分用功而曰道無淺深職分固

道之實地也且孔門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論學也曰主忠信謂終身可行者其恕乎此非文成宗旨而後學所宜遵耶其立教平實易簡使學者循之可以入道而不至以虛見爲實際可謂有功文成矣所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衍行于世門人洛陽李士元謝江陳麟董堯封能崇師說新安孟化鯉尤著云士元字子仁弱冠時卽有志聖賢之學會西川先生講業洛中卽首爲依歸初授如臯教諭常進諸生語之曰性命之理只在人倫日用間故其爲教獎行檢析經旨一時士風翕然丕變後晉國子監助教端執彰志一

洛學編

卷之四

七

若在如臯時轉慶陽府通判督糧靖邊營尋遷代州知州諸所興除爲民永賴者不可枚舉後以絕無餽遺致怒當道中傷罷官時牛生素善黃白術慮子仁歸無餽口計願以其術售答曰三十年所學何事竟笑而却之居里日以尤先生爲觀型篤信不移未幾以疾卒尤先生泣然曰斯道孤矣江字仲川嘉靖丁未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南陽郤唐籓餽聲名赫起以望擢工科給事會山陵興工往督其事條便宜裁冗蠹省帑金數萬計工竣例應遷秩時分宜當國嫌仲川不附已止增俸一級值世宗議進香仲川獨陳不



可忤旨廷杖未幾遷禮科都給事中尚書趙文華受  
詔南征作威福流毒上下仲川率同官疏其奸拂執  
政意矯旨再杖罷爲民怡然曰以直道賈罪非名教  
所棄絕今而後講學素志庶可慰矣穆宗繼統召還  
罪譴諸臣撫按交薦仲川杜門日久與長安諸老不  
相聞問同年有作宗伯者遺之書曰道之顯晦雖由  
命而通情達志未可盡廢也仲川得書不答後亦無  
報謝以故同時得罪諸臣俱被登用惟仲川止復冠  
帶所著有岷陽諫草岷陽詩集與滋心語錄行於世  
麟字道徵素厭博士家言謂與理道無當後念家貧

洛學編

卷之四

圭

親老乃稍稍屈就之遂登嘉靖癸丑進士嘗語人曰  
吾雖以此取科第然詞章記誦殊非心得之快也筮  
仕河間推官謹廉隅絕餽遺屬吏無敢干以私莅任  
初夜止小寺聞哭聲尋聲履之得婦人屍廉知張姓  
奸逼狀遂坐之法民有兄弟爭者積誠感悟皆泣下  
請罪相友愛如初尋拜禮科給事甫七日建言廷杖  
削籍聞尤西川倡道里中遂執弟子禮有按部使者  
及門輒引分遜避父母卒鄉人有以誕辰致賀者作  
永慕詩以却之所著有歸田漫錄行世堯封字淑化  
嘉靖癸丑進士擢御史按四川值三殿採木蜀民疲

於奔命淑化極力調停公事畢而民不告病世宗每  
稱御史而不名尋陞都御史摻江爲江陵所銜奪官  
江陵敗起撫甘肅累官戶部侍郎謚恭敏贈尚書子  
定策萬曆甲辰進士擢御史疏曰古人以講學爲實  
今人以講學爲名臣鄉曹端尤時熙孟化鯉三賢皆  
以孝弟忠信爲踐履以杜門却掃爲闕修出爲真經  
濟處爲真學問蓋確論云

魯惺菴先生

先生名邦彥字鄭卿號惺菴睢州人七歲失怙家貧  
甚出就外傅稍知經義卽以聖人爲可學被服造次

洛學編

卷之四

圭

不離儒者嘉靖己酉省試第一庚戌成進士官行人  
司行人奉使唐藩王享以厚幣辭曰天子親兄弟之  
國使某備特節焉交摯而退君之賜也無所辱大禮  
勞以筐筥曰受餐館人已宿飽矣敢辭滿一考當選  
備侍從不且拜曹郎無還故署者時嚴嵩柄國先生  
素不與通故事選郎貴倨用事諸曹無敢厲行進者  
先生獨與抗禮以是遲久不遷先生念母老遂請終  
養以歸杜門却軌潛心經術時海內學者多宗陽明  
先生獨專主程朱曰從來論學皆主敬濂溪獨曰主  
靜一字不同便成岐路今師心自用以聞見爲支離



以踐履為義外夷考其行果聖人之徒也與哉隆慶  
改元搜訪遺逸臺省交薦起吏部主事改光祿丞皆  
不拜上疏陳十事首言聖學以敬為主次請諒闇之  
內停罷游讌三請大臣輪對便殿四謂言官當崇大  
體大臣當略小嫌勿使吾君輕其人並疑其言五言  
內臣宜近正人六言大臣當有匡輔之實不宜專以  
擬票題覆為事七請倣程順奏開延英院之意儲真  
材備用八請躬行節儉風示海內九請祀薛瑄胡居  
仁曹端諸儒并刻小學困知記頒布學宮使人知趨  
向十言近日文法日密忠信日薄宜敦渾厚以回風

洛學編

卷之四

七

尚皆鑿鑿可施行時執政內隙先生疏偶及之鄉人  
留不果上見者以為有經世之具先生經學既深留  
心世務聞朝政得失憂喜形於色辭對朝貴大夫多  
危言忠告人私相語曰魯君論太高宜其不調也楊  
襄毅掌銓貽書曰海內以公出處卜世道耿楚侗曰  
臨大節不可奪吾信魯君矣所著有河圖洛書說大  
學講中庸解就正錄皆平正精實多前人所未發嘗  
語人曰中庸不可能也學之從狷介始通方之人不  
足與議矣平生細行必矜非禮弗履萬曆二年八月  
卒年四十有七巡按御史疏請從祀大梁總祠報聞

孟雲浦先生

先生名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新安人年十六七時慨  
然以古道自任嘗曰古人為學必正心修身無愧怍  
而後即安豈沾沾舉子業哉聞尤西川先生倡道洛  
陽往師事焉讀擬學小記曰濂洛真傳其在於此凡  
西川所言手自記輯成帙曰西川要語以貢肄業太  
學與郭青螺黃慎軒孟我疆聯會講學以道義相砥  
礪萬曆癸酉中河南鄉試故事同年具呈坊價先生  
瞿然曰吾輩方起家清仕路抑奔競乃先行請託  
耶獨不列名庚辰成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時相欲致

洛學編

卷之四

七

先生為重終不往謁丁外艱服闋補戶部江南山東  
大饑先生奉命往賑全活無算尤厚資善士以驗封  
主事丁內艱前後喪制一準家禮斟酌合宜可為法  
式居喪不茹葷不入內不妄言笑起復補稽勲歷文  
選往例銓法先白政府然後具疏先生以用人為朝  
廷公典無先白大臣理中璫請託毫不假借都給事  
張棟以建言國本謫先生特疏起之忤旨削籍跨蹇  
出都行李蕭然家僮徒步歸家設會講學寒暑弗輟  
四方之士聞風負笈所著有尊聞錄文集讀易寤言  
諸儒要錄行世呂豫石曰先生之學以無欲為宗其



教人則專以孝弟忠信慎獨爲要不爲高深懸冥之論至平至實至易至簡至純至粹門人王以悟自總卅師先生信先生尤篤其贊先生曰仕以達道學本無欲知言哉

呂新吾先生

先生名坤字叔簡號新吾寧陵人離襁褓卽不妄言笑不與群兒嬉戲初讀書苦誦詁家言雜亂乃一切棄置默坐澄心體認本旨久之了悟年十五五經皆通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拓良心詩立論專主躬行作省心記以自檢嘉靖辛酉舉於鄉隆慶

洛學編

卷之四

共

辛未成進士丁母憂萬曆甲戌對策授襄垣令襄垣劇邑治尚嚴明鄰境清濁二漳河隄潰漂田廬無算先生設法積穀立河倉以備修築民不知役飭學宮設學田時進諸生講說經術期月政通人和明年調大同培植柔良裁抑豪橫政聲如治襄時先是襄垣土豪某被先生大劊幾斃去之日追數百里及之曰某蒙明公劊誨因知悔悟今而後不復犯法矣知大同時山陰王家屏以大宗伯服闋赴京過大同其姊夫以人命坐抵向先生言之答曰獄已成不可反矣嗣家屏任冢宰向僚友曰天下第一不受請託無如

大同令也特疏薦之戊寅陞吏部主事故事新曹郎尚緘默卑伏不敢輕有可否先生獨崢嶸不少畏避在部十年當轉京卿爲忌者出爲山東叅政分守濟南先生曰學者通籍以來無往非行義之日何必京堂哉單騎就道時山東旱荒先生建議平糶緩征全活者以萬計劄冬生院以恤殘疾境內泰山海內香火雲集奸民僞爲山神搜盤攝人財物先生發覺其奸狂誕頓息庚寅陞山西按察使辛卯陞陝西右布政使壬辰陞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先生謂吏治無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凡事皆自責自任魄遺贖羨

洛學編

卷之四

七

盡杜絕之知天下將多事更嚴邊防養將材募勇略造戰具嚴馬政密間諜計軍費所轄邊垣延袤千里經理盡然具有成績朝廷倚以爲重癸巳擢晉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甲午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在京四年與董范之議朝鮮之議石門之議堅守一說屹屹不少動是時天下多故國是日非災異叠見先生草憂危疏數千言上之惡之者中以奇禍舉朝爲危先生不辯引疾乞休家居遇邑疾苦輒身任之如修城力主其議地畝錢糧差徭多所調停邑人至今賴之福清當國嘗薦於上都門相知囑令



致謝先生曰宰相爲國薦人公也若致謝是以謝爲求矣竟不應權璫某齋書帛至先生曰大臣交結內侍律有明禁况素未識面乎原函付回其守正不阿類如此林居四十年自奉儉約不置生產惟日與門弟子講論不輟有負笈自千里而來者稱沙隨夫子云先生嘗謂六經簡易明切諸儒因之聚訟而裂道深文而晦道拘泥而隘道遂失其旨六經者天地萬物之史天地萬物者六經之案也而總寄之聖人聖人之心道之府也聖人之身道之輿也聖人之言道之鑰也天地以道鑄聖人聖人以道鑄天下又曰世

洛學編

卷之四

夫

道任自然聖人立世教而約之以當然禮法者維持世教之善物也國之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爲巢由披卷佛老莊列決禮法之防而潰之近有念不及民物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勵憂勤拾畧疊餘唾開方便法門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薄庸言庸行爲士直視三百三千爲桎梏世道名教蕩無畛域宜自吾儒經史外諸清竒高遠窈冥支誕之言悉付諸火作道脉圖又曰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地萬物無罪作呻吟語嘗推理欲生長極至之說以警世復爲圖以廣之

謂凶人之與衆人其初非與聖人遠也潛滋已久不覺自移故舜跖只爭一念年八十三卒于家臨終作返輓歌自饒自撰墓誌銘自述性直不委婉嚴毅少温煥居官持法而情涼居家義勝而恩薄當事過激涵養功疎奉先人天理二字於膺堂不敢失墜遺命勿用風水陰陽家言所著有家禮翼家禮疑去偽齋集聞範實政錄交泰韻等書贈刑部尚書賜祭葬

湯斌曰余居近先生之里見其邑之城郭井野里甲賦役之法與夫冠昏喪祭讌饗豐約之數皆先生手定數十年無敢改易者兒童婦女至今猶稱

洛學編

卷之四

夫

呂夫子也其實政錄所載如鄉約保甲義倉社學編審丈量養老字幼種種俱有成規周詳通變而無繁瑣難行之患余渣度之政實奉先生爲師至呻吟語性命理欲之辨天道人事之宜言之痛切令人讀之如冷水澆背真體用兼備之儒也其子孫守其遺教周旋步履俱有常度居官清白能世其家先生之學真非可以聲音笑貌爲之者矣余每過寧陵必瞻拜先生之祠低徊留連不能去也

楊晉菴先生 附楊述復

先生名東明字啟昧號晉菴虞城人萬曆庚辰進士



授中書舍人考選禮科給事中神廟靜攝深宮君臣  
睽隔先生具保安聖躬一疏又請立東宮又請預教  
太子並留中又請崇重孝經論劾樞臣疏凡數十上  
轉刑部萬曆三十年河決大稜齊梁淮徐間數千里  
人相食先生繪流民圖上之神宗惻然傳示兩宮聖  
母中宮皇后省覽遂出帑銀三十萬往賑全活幾千  
萬人巡視京營因日久法廢軍耗於占役馬疲於僱  
倩切禁冒濫營衛改觀旋掌吏科乙未分校禮闈稱  
得士因抗疏左遷陝西布政司照磨光廟御極起太  
常少卿晉大理光祿卿始建首善書院與鄒南皋馬

洛學編

卷之四

全

少墟名賢數十輩相與羽翼聖學後轉南京通政使  
卒贈刑部尚書所著有性理晰疑金臺會語山居功  
課青瑣蓋言諸書行世同時有楊先生澗字湛加一  
字述復商邱人萬曆壬午舉人師楊復所以正心爲  
則與里中孝廉王國禎以道學自勵初仕興化縣置  
祭田數百畝以祀范文正公又立講堂與學課士如  
大學士吳姓大司寇解學龍皆出其門後知霸州時  
內侍居霸者多擾害地方先生攜印抵都謁司禮監  
痛陳其狀司禮遂戒其下不得犯楊知州法一境肅  
然致仕後霸鄉老來問訊者嘗數十人涕泣不忍去

徐涵齋先生

先生名養相字子存號涵齋又號近恒睢州人少工  
舉子業研究經傳解悟疑論爲文雄沛自得取法先  
秦兩漢復潛心性理之學曰爲學不宗濂洛非學也  
嘉靖己酉登鄉薦丙辰成進士筮仕餘姚時倭寇猖  
獗創建南城民免鋒鏑表章陽明之學與多士朝夕  
講習三年興起甚衆轉兵部車駕司主事以守正不  
阿忤時相罷歸遂以明道淑人爲己任日聚生徒講  
解經書性理辨晰幾微窮極淵奧遠近從學者常數  
百人駝岡錦水之間比屋絃誦也平生事親極孝父

洛學編

卷之四

全

病侍湯藥寢食櫛沐俱廢治喪一遵古禮不用浮屠  
不讌平客縉紳家多取法焉弟養大進士早歿撫其  
遺孤成立萬曆丙申卒年七十六所著有四書說略  
禮經輯覽近恒文集藏于家

湯斌曰先生孝友篤行孚于門外平生以講學爲  
事余少見鄉之前輩傳先生緒言蓋得陽明之心  
傳者也當令餘姚時去陽明卒未久僞學之禁尚  
嚴先生獨聚諸生於講院闡明陽明之學以此忤  
當道意中蜚語罷歸家居開講生徒來者至堂不  
能容蓋數十年所未有也



王惺所先生

先生名以悟字惺所陝州人萬曆甲辰進士授邢臺令陞兵部主事歷官山西叅政先生童時聞孟雲浦之賢即裹糧求為弟子誠苦備至既而引見西川喜謂得人稱之曰王生其貌日休休耳其氣日充充耳其心日空空耳既成進士澹泊若寒素在邢臺刻復古論俗論士諸約適邢大饑條上利病二十事設廠煮粥雖窮鄉山坡必躬親嚴稽民沾實惠或置綿衣或以俸錢代贖鬻妻子者舉卓異擢兵曹感時事請罷內市嚴禁衛杜異端皆關切大政不報時有關門

洛學編

卷之四

全

歐御史者具疏論遣置鼎新會與士大夫論學出參山西政蕭然行李單車就道甫三月即告歸與張抱初張春宇呂豫石諸人倡明師說於正學書院嗣會於分陝龍興寺又會於甘棠學者如歸其言曰自道學不明世往往薄躬行為無奇其上者溺情訓詁藉口翼道下者以文人援懸虛要妙之說自列於儒林此皆吾道之蠹耳夫躬行豈易言哉終身體之不能盡堯舜之猶病文之望道未見孔子之何有未能皆學不能盡處又與張抱初論學詩云自昔由來說克艱立心只在危微問男兒事業參天地合下先須透

此關又云終日紛紛何所求幾人知向此中修孩提一念通天地翻棄寶山學比丘嘗曰須迴顧此擔子如何擔究竟如何結果歲月不多恐碌碌過去分校順天鄉試鹿忠節善繼出其門

張洗心先生

附申子淵

先生名信民字孚著澠池人因讀易至洗心藏密語有契遂自號洗心童時嚮慕月川言動奉以為程聞新安孟雲浦倡道函關往從之毅然以斯道為己任以明經知隴西士鮮知學為建社學刻洛西三先生要言訓蒙要纂等書啓迪多士任事不避權貴謫檢

洛學編

卷之四

全

校與馮少墟商訂學問日夜匪懈歸田後秦晉及汝穎睢陽之士雲擁川至室不能容臺使者李日宣請主韶陽會過其廬恨相見之晚建正學書院日與王惺所張泰宇孟宇鍵呂豫石諸公講太極周易天啓之季學遭厲禁就小東山下建靜室養晦其中崇禎初撫按交辟結雜社發明致中和之義且疏請為太學師所著日抄理學彙粹剖疑講學會解月川年譜訓蒙要纂四禮述一噓錄仰止藁洗心錄行世申志深字子淵延津人歲貢攻苦力學坐卧一室者四十年繩牀木几當手足處皆痕深寸許著有



時習語錄一卷子如塌萬曆乙酉鄉試能世其學  
嘗慕伯玉寡過未能之意有望遂譚一卷孫紹芳  
拔貢性孝友重行誼問黨無間言著資治說約數  
萬言孫徵君爲序以表著之萬侍御泰有傳

賀景瞻先生

先生名仲軾字養敬一字景瞻獲嘉人少近癡嗜讀  
書無他好遠色茹淡萬曆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  
知禮泉縣俗刁悍里胥作奸先生力清諸弊以外艱  
歸服闋補青浦青浦冠紳之藪書牘無虛日先生誓  
不以法假人監司臺使者至不浚民膏以飭厨傅士

洛學編

卷之四

全

子季有考月有課漕粟官民屯悉貯于倉粟雜糶責  
在民加耗抑勒責在軍軍民兩得其平修海忠介祠  
爲文以見志陞刑部主事具疏奏父鳳山先生之冤  
先是鳳山先生爲繕部郎經營乾清坤寧兩宮力塞  
漏卮杜絕請託爲忌者中以考功法先生奏辨得旨  
公論以明陞本部郎中湯道衡以誣逮訊先生具疏  
申救道衡得釋出爲鎮江知府丹陽姜志禮以忤璫  
罷歸一日部劄下郡爲冢宰趙南星獄辭劄尾書姜  
志禮三字巡撫行提勘先生曰志禮爲四品京卿不  
奉旨誰敢擅提巡撫厲色曰不行提必得罪先生曰

因知得罪然不敢辭若今日奉時局異日以擅提京  
卿責狀將何辭對擇禍莫若正巡撫無以難也丁卯  
陞陝西西寧道副使因璫私人劾奏鑄級遂拂衣歸  
癸酉起補武德兵備杜餽遺絕竿牘所屬營衛勵精  
操練嚴沙汰利器械信賞罰清占役以其清汰餘糧  
銀爲買馬置火藥後敵薄城所賴以制禦者卽先生  
所備也御史袁化中與楊左諸公同死璫禍先生捐  
俸葬之丁繼母憂歸甲申二月寇氛橫逼所在納款  
先生撫心太息曰人臣大節難虧讀書貴有實用僞  
官到縣先生欲置賊死姪行素曰伯父無官守可不

洛學編

卷之四

全

死不如詣闕直陳死君父前先生恐路梗不能達死  
小盜手無益僞官要先生入城先生大怒曰賊敢見  
我乎謂弟姪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此入彼再  
無中立一生功力視此一日吾家自先典膳公以來  
世受國恩國家一旦有急不以死報何以對吾皇何  
以見吾祖考况河北千里名區豈可無一殉義之臣  
乎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張氏王氏余不忍手刃有願  
從死者隨吾入墓不願者吾亦不强也卽登樓取酒  
與弟姪輩飲弟姪出卽扃戶自盡妻王氏妾三人俱  
相隨以次縊於梁間是日天忽晝晦烈風折木發屋



人以為忠憤所感云先生孝友忠義本于天性生平學問於春秋為多作春秋歸義悉破諸儒牽強遷就之例以求合先聖筆削之心首嚴春王正月之辨而於弑君篡國中外名分考據詳核辨駁明切後之君子有志春秋者不能不取衷也又有柏園初草冬官紀事八卦等集共八十餘卷議論多出獨見不依傍前人亦不存道學名目真近代豪傑之士云

呂忠節先生

先生名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父孔學有隱德以孝旌先生為諸生時即毅然以聖賢自任登

洛學編

卷之四

全

萬曆癸丑進士授兗州推官以孝弟感民為之化擢吏部郎謝餽遺絕囑託冢宰某為給事所彈公在考功覆奏不徇冢宰意冢宰大怒公曰不公安足服中外口可鉗耶不如是有挂冠神武門去耳冢宰尋亦悔謝曰我過矣房師魏南樂倚璫執政求遷弟某官先生持不可曰吾詎不知師之介弟歟朝廷之制吾不敢私也當熹宗初正位人心弗定諸闈導之幸小南城鹵簿已出先生先請見于慈慶宮門約省臺抗疏調護聖躬近侍不得干預政事防微杜漸不可一步輕動旋予假省親八年家居立芝泉書院修明

濂洛之學時天下方以講學為諱先生與鄒南皋馬少墟曹貞予往來講論不輟河南會城建魏璫祠公以書詞諸紳曰鬚髯丈夫豈可效陰狐令士氣凋喪耶甲子推考功郎魏璫矯旨另用烈宗御極起尙寶卿轉太常上保泰防微八事授南戶部侍郎清覈侵冒以百萬計任五年餘餉可支三年庚實不苦竭授南兵部尚書汰冗登募兵實不濫復羣多士立豐邑大社講明正學未幾以父病乞歸集郡士立伊維社以守先待後自責與王愷所張泰宇李虛齋王文苑孟守鍵許松麓劉澄遠諸人大會於正學書院講太

洛學編

卷之四

全

極周易發明致中和之義嘗述象山之言人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虛生浪死其在富貴者適足以播惡遺臭戊寅流寇詭撫當事者議安置河汝人心洶洶如沸維祺力為挽止冬十二月賊勢猖獗侵窺河維率家人分守北城縋家丁殺十餘賊次日西城忽潰諸子以無守土責為言維祺曰受國深恩與城存亡義無可逃况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賊至被執曰非呂尚書耶稔知公善當謀出維祺艱然賊遂掖出城門賊渠曰呂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議剿何逼人太甚維祺厲聲罵曰



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事至此止有一死時福藩已發賊縛公顧之曰綱常爲重萬萬不可跪賊賊令之降先生曰世寧有屈降呂尚書哉北向拜闕曰聖恩未報臣心已竭西向拜父母從容就刃而死維祺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每論孔曾相傳得力於戰兢十二字故曾子易簣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嘗疏進孝經請頒學官所著有孝經本義或問大全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音韻日月燈行世

洛學編

卷之四

六

湯斌曰呂明德先生之孝經大全賀景瞻先生之

春秋歸義張湛虛先生之易經增註俱有功聖經可頒置學官

劉湛六先生

先生名理順字復禮一字湛六杞縣人幼孤奉母至孝稍失意輒啼泣母悅乃已事兄如嚴父弱冠舉於鄉久之不第以風教人倫爲己任恬澹自持而常病語人曰學貴絕欲吾生平困於病然其所得卒亦不出此也崇禎甲戌成進士爲廷試第一人莊烈愍皇帝喜其顧左右曰朕今日自擢得一德行者老蓋以先生歷十試且策語多危論也授修撰司起居注管

理六曹章奏纂修大明會典先生皆與焉繼爲經筵講官開陳詳切上每嘉納之太子出學復選任焉嘗入侍東朝一官僚以體豐滯几間太子忽笑衆皆笑先生挺立端視丰采隱然太子笑爲頓止上聞愈益眷之矣兵部尚書楊嗣昌議奪情忽中旨內用中外駭然相繼論劾嗣昌力詆言者曰君綱在父綱上賊國分裂誰固可逃天下一家無可逃也先生深疾之繼而易吉入閣先生大痛卽歸草疏曰陛下立賢無方輔臣自處失宜嗣昌果有嘉謀卽在兵部儘可入若如劉大夏輩辦事以俟服闋入侍未晚豈有政

洛學編

卷之四

六

本之地先忘其親乎且嗣昌只宜引罪豈宜罪人君綱父綱之論悖道極矣嗣昌殆病狂喪心者耳嗣昌見其草深啣之已而館中皆謁賀先生又不往復向所親曰文弱不能滅賊可謂進退失據矣於是嗣昌大怒喉忠者奪其講席轉展書先生不起久之上念其名遂畀經筵兼知制誥其在制誥也雖撰予不一率皆端士勞臣鼓忠褒勤之詞至于宦官恩倖爲上所寵注者終不得邀其一語故每當其視草競相詡曰此劉公語也持之以爲榮是時闖寇蹂躪中原先生習知寇形且以諸將無辦寇志不過輦金錢集都



門分賄權貴爲蔽隱計而秉銓司樞職封駁者亦憑是爲予奪獎劾感憤隱憂義形於色每於衆中論天下大勢以爲積薪厝火禍將不救汙園急復議援勤之策請分屯河北撫練死士如李抱真澤潞故事以圖恢復當事率以爲狂不能用也繼而賊破潼關入三秦先生嘆曰事去矣遂遣其長子歸留妻妾處京師自分必死甲申三月賊薄都城先生括所藏得百五十金送城上犒守者翼日黎明入朝欲請上發帑金募死士爲背城計抵長安門警衛散落觀班寂然遇一宦者曰大家已不知所在尚欲誰謁也是時城

洛學編

卷之四

在

中賊騎已充斥矣還至寓有門生來謁請所向先生曰旣及吾門須辨一忠字客去送之如平日儀歸杜門具袍笏北面再拜起書一紙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旣占科名豈敢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筆勢端勁無異暇時寫已正冠自盡妻萬氏妾李氏皆死甲申諡文正

國朝改諡文烈與祭田春秋致祭先生生平學問以誠爲主一言一動必準於禮造次顛沛未嘗偶違親戚子弟無少長每見必正容揖讓卽密友終未見其嬉笑燕惰之色人有過必澆曲導之請改方已有貧

困疾病瀕于死者設法救濟保全人骨肉倫理者甚衆至遇時事有關則痛哭流涕披露肝腸雖觸嫌犯危弗恤也卒至國變從容殉節以死非誠之所積而能然乎所著有文集十二卷行世

王獲嘉先生

先生名慕祥字承休睢州人原籍獲嘉故因以爲號云性至孝八歲母病晝夜執爨侍藥餌經月不懈母憐其幼令之睡乃屏息假寐母微動輒覺勵志讀書以大儒自期二十四歲始入郡庠端莊凝重履繩蹈矩對妻孥如賓客以移風易俗爲己任於北城設壇

洛學編

卷之四

在

一南城設壇二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風雨寒暑不愆期又立質對會取質人對神之義凡存心行事朔望條書一疏相率焚於神前纂釋聖訓五册憲使通行各屬令老儒朔望登講遊其門者百餘人嚴立課程先德行而後文藝稍軼卽嚴訶之人所行非義有潛自改悔者曰慮爲王先生知也後生子弟嬉戲見先生來至有踰垣避者金忠節公父顯名爲郡學博忠節建言削籍省親至郡見先生嘆曰伊川之流也令其諸弟皆從學焉所著有良明山房文集聞見錄諸書皆根極理道頗多發明云



洛學之編蓋先文正公承徵君孫鍾元先生命也初刊于崇明王公廷燦崇明蓋先文正公門人也攜其板以歸故家藏寥寥每名公鉅卿文人學士覓讀維艱余小子因踵崇明舊本借諸同人重加校閱梓行俾無魚魯豕亥之謬爾乾隆元年丙辰秋七月曾孫定祥謹識

洛學編

跋

陸







關學編序

關學有編創自前代馮少墟先生其編雖首冠孔門四子實始宗之種渠終明之秦蘭皆關中產也自秦關迄今且有年代移世易中開傳記缺然後之徵攷文獻者特無所取證心故竊有懼焉間乃忘其固陋取自少墟至今搜羅聞見而編之既復自念編關學者編關中道統之聯絡也橫渠特宗關學之始耳前此如楊伯起之慎獨不欺又前此如秦伯仲雍之至德文武

序

周公之緝熙敬止續緒成德正道統昌明之會為關學之大宗至如伏羲之易畫開天固宇宙道學之淵源而吾關學之鼻祖也譬諸水泰伯文武周公乃黃河之九曲而伏羲則河源之星宿橫渠以沒諸儒乃龍門華陰砥柱之浩瀚汪洋涇渭豐澇諸水之奔赴也記曰三王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君子之論學觀於水可以有志於本矣於是復援經據傳編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聖於孔

門四子之前並編伯起楊子於四子之後合諸

少墟原編以年代為編次焉蓋愚見以為必如是而後關學之源流初終條貫秩然耳編既竟竊念斯道雖無古今聖凡貴賤之殊但以伏羲文周六聖人與宗元以後諸儒同彙而共編亦覺無大小淺深之差別於是據吾夫子聖人君子善人有恆之分於伏羲六聖則標目曰聖人若曰是即吾夫子所欲見之聖人也孔門四子則曰賢自漢以後則摭目之曰儒若曰是固吾

序

夫子所謂君子善人有恆而不甘流俗者也願周元公之言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則又以明善人有恆之士苟能希聖希賢自可至於聖至於賢而無能我斯也然則千百世下凡生吾關中者讀義文武周之書誦漢宋以來諸儒先之傳溯流窮源可無復望洋之嘆因是孜孜疊疊用以仰慰吾夫子思見聖人之本懷是則後死者之責而先聖賢之所亟待也夫

豐川後學王心敬爾緝盥手題



關學編原序 三篇

理學一脈其盛衰關世運高下然自東周以還聖如孔子厄於無位不得行所學徒與弟子講業於洙泗之濱晚而贊易序書刪詩修春秋定禮樂以俟後賢令斯道不終墜所謂聖人既往道在六經也孟子紹之皇皇救世所如不合徒託空言今所存僅七篇遺書耳又不幸火於秦佛於東漢宋梁陳唐老莊於晉經既闕訛學又誕幻至功利之習溺文辭之尚牽漸靡成風末流莫挽蓋不知理如何學如何矣宋自濂溪倡明絕學而關中

關學編

原序

有橫渠出若河南二程新安朱子後先崛起皆以闡聖真翼道統為已任然後斯道粲然復明關中故文獻國自橫渠迄今又五百餘歲矣山川深厚鍾為俊彥潛心理學代有其人迫我明道化翔洽益興起焉如涇野則尤稱領袖者侍御馮仲好氏關中人也弱冠即志聖道通籍不數載以言事歸山中閒暇日惟講求正學排斥異端為惓惓所著關學編四卷始於橫渠訖於秦關計姓字三十三雖諸君子門戶有同異造詣有淺深然皆不詭於道設在聖門當所嘉與者簡冊兼收詎不宜也其書以關學名為關中理學而輯表前修風後進用意

勤矣余不肖嚮往古昔有年且居子游之鄉產晦庵之里彬彬名儒不一而足未能博稽精論倣仲好體裁次為成書坐視先哲遺蹟放失媿矣罪矣仲好有此舉嘆服良久遂屬長安楊令募工梓之用公同志蓋理為人具足之理學為人人宜講之學編內諸君子其力學以明理明理以完性皆人人可企及者非絕德也由諸君子而溯孔孟是在黽勉不息哉衡雖魯敢與同志共勗之

萬歷戊申八月廿八日新安後學余懋衡書於朝邑之貞肅堂

關學編

原序

二

關學編者侍御史馮仲好集關西之為理學者也其為孔子弟子者四人學無所考於宋得九人於金得一人於元得八人於明得十五人諸附見者不與焉皆述其學之大畧為小傳授受源委可推求也夫伏羲畫卦為關西萬世理學祖至周有文武周公父子兄弟號稱極盛周之後置他閏位不論西漢李唐有天下最久無能為理學者至宋乃始有周程三先生興于濂洛而張子厚先生崛起關西與之營道同術合志同方蓋當是時禪教大行先生少年亦嘗從事於斯久之悟而反正以



爲佛門千五百年。使英才間氣。生則濁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人倫不察。庶物不明。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誠淫邪遁亂德害治。其持論深切著明如此。信乎所謂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矣。程子謂博聞強識之士。鮮不入於禪。卓然不惑。惟子厚與邵堯夫范景仁司馬君實。豈不難哉。同子厚游二程門。如游定夫以克己與四勿不相涉。呂與叔以喜怒哀樂未發出空而後中。楊中立因而執之。謝顯道以知覺爲仁。四先生且然。况其他乎。呂微仲表子厚墓。稱學者

關學編

原序

三

苦聖人之微而珍佛之易入。橫渠不必以佛老合先王之道。則子厚先生著書立言。攘斥異學。生平所苦心極思。幾不白於世矣。迨其後也。鵞湖慈湖輩出。而周程張朱之學日爲所晦蝕。然關西諸君子尚守郿縣宗指。近代學者左朱右陸。德靖之間。天下靡然從之。關西大儒亦所不免。明聖學。正人心。扶世教。安得起子厚於九京而揚扆之哉。仲好之爲是編也。直以子厚承洙泗汲公畧見進伯傳後。雖鄉里後進未可顯斥先正之過。其學術醇疵臚列。分以俟夫人之自擇。而毫釐千里之差。隄防界限之嚴。詳於辯學疑思二錄中。要之以子厚爲

正。故關學明而濂洛以下。紫陽之學明。濂洛以上。義文周孔之學亦明矣。余謂仲好有遠慮焉。有定力焉。有兼善之量焉。有繼往之功焉。若夫侈說其鄉人。以爲游談者譽。造作者程。非仲好意也。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三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上已。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臯比勇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可謂自道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

關學編

原序

四

藍田武功三水名爲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諸儒。猶力爲撐持。填吹篪和濟濟離離。橫渠遺風將絕。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哉。我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臯蘭叔起。厥力尤難。璞玉渾金。精光含斂。令人有有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遺風。小泉不由文字。超悟於行伍之中。亦足奇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矩。之死靡他。至於康僖。上承庭訓。下啓光祿。而光祿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者歛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於天下。若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



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為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遍海內而梓里惟工部為速肖。元善篤信文成而毀譽得失吃不能愆。其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博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者頌仰古今必折衷於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由入門戶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於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淑有日。頃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為纂次。題曰關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畧云。嗟夫。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誦詩讀書

關學編

原序

五

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靈源滄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旦暮遇矣。不然而徒品騰前哲。庸曉口耳。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萬歷歲在丙午九月朔日長安後學馮從吾書於靜觀堂

關學編後序

夫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凡有血氣莫不有性命而道在焉。道在而由之知之則學在也。奚獨以關學名也。關學之編。少墟馮侍御為吾鄉之理學作也。吾鄉居天下之

西北脊坤靈淑粹之氣自吾鄉發。是以庖羲畫卦。西伯演易。姬公制禮。而千萬世之道源學術自此衍且廣矣。子曰文不在茲乎。又曰吾其為東周乎。則西方聖人發揮旁通。東方聖人懷而則之。其揆一也。此載在詩書無庸復贅。故此編惟列孔子弟子四人。橫渠先生而至今無不考而述焉。故不載獨行不載文詞。不載氣節不載隱。而獨載理學諸先生炳炳爾爾也。不論升沉不計崇卑。而學洙泗祖義文者無不載焉。少墟之用心亦可謂弘且遠矣。不然自張呂諸大儒而外如不列於史冊則埋沒而無聞。後死者恐得辭其責也。書成人無不樂

關學編

後序

六

傳之。然則是學也。果何學也。誦是編而印諸其心。即心即學。即學即義。文周孔未見有不得者。奚止論關中之學。即以論天下之學。論千萬世之學可也。

萬歷歲次己酉正月人日後學岐陽張舜典書於澶淵之關然亭



關學編

凡例

一原編始橫渠張子。而是編則備編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聖於前。或問於余曰。少墟之不備錄前六聖也。意或以伏羲帝文武王周公相。且皆聖人也。不可與後儒同類而編歟。而子備錄之。豈大夫不敢祖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通鑑不敢以已編直接春秋之旨乎。余曰。不然。大夫不敢祖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所以辨宗也。通鑑不敢接春秋。所以尊聖也。編關學則溯宗原聖矣。辨宗尊聖。則

關學編

凡例

惟恐不嚴。溯宗原聖。正惟恐其不備。胡可比也。且此道此學而有貴賤聖凡之殊歟。不觀吾夫子。東魯布衣也。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正不嫌自蹈僭踰耶。六聖人自吾關中道德學術之斗極。編關學者。自宜前錄以昭吾道之正統大宗。而在所不疑爾。

是編以伏羲開先。或疑為世代緬遠。緒論寥略。今所傳者。僅卦畫與易繫贊述數言耳。關學首編伏羲。豈吾夫子刪書斷自唐虞之旨乎。余則以為刪書欲以垂千百世君臨之道法。而唐虞以前。則風

氣尚樸畧未備。史傳亦荒唐多誣也。至唐虞而中

天文明。故序書不始伏羲而斷自唐虞耳。若夫溯

道脉之自始。始於伏羲六十四卦之創畫。溯學脉

之從肇。肇於伏羲仰觀俯察遠徵近取之開宗。則

謂今日六經之昭垂。皆伏羲畫卦之推行。盡宇宙

一切史傳文字之闡明。皆伏羲畫卦之敷暢。伏羲

直生至於今。而至今無一人一事一時。不神接伏

羲於耳目心思之間可矣。而顧可以世代遼遠緒

論寥略論歟。獨不觀吾夫子繫易。必詳溯伏羲畫

卦之精神命脉耶。則今日上溯關學之統者。必上

關學編

凡例

二

溯諸文武周公。又必上溯諸伏羲而後源流分明。本末條貫耳。

一是編備錄泰伯仲雍。或疑經史不著其學術。竊恐

蹈附會之嫌。余則謂吾夫子推尊泰伯為至德而

贊美之不置。仲雍與泰伯同逃讓弟。即其德之至

可知。德既至矣。其致力之心精密詣。當不知何如。

而必責如後世之語。錄喋喋耶。故謹序於伏羲之

後。文武周公之前。而不敢遺畧。蓋愚意周之至德。

後有文王。前則先有泰伯伯仲。而厥後更有武王

周公二聖。繼此家學之精微而益暢益密。以此見



古今家學之盛莫盛於有周。卽以見吾關中此學之明之盛莫明莫盛於有周。而豈徒侈關中聖德之衆增簡編之色而已哉。

一是編於漢獨錄四知楊子。或者疑其不無以氣節作理學之嫌。余則謂氣節本自中誠。安在非卽理學。况如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之旨。凜乎慎獨無自欺之心。傳而一切立朝行已。則卓卓乎剛毅近仁之旨歟。且關西夫子之推。當時無異辭。後世有司稱。宋元諸儒幾此者幾人乎。而可廢耶。

關學編

凡例

三

辭仰觀俯察數語。文武周公則國語國策及諸子百家中傳述極多。而獨取聖經所述孔孟論斷所及其他皆在所畧者。蓋原道明學。取於可據可信。無取乎影響附會反誣聖真也。

一原編諸傳後俱無論斷。卽間有數語亦俱序於傳內。茲編於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聖。四知楊子一賢。則俱倣理學宗傳例。傳後臚列論贊不一而足者。凡以六聖一賢。乃關學之堂奧門徑。俱原編之未備。兼前儒之論亦多於其精蘊闡之未盡。故特加論斷以明六聖一賢之淵詣。爲吾關學揭

統明宗耳。若其續自少墟先生以下。則但致詳於淑遠周公。與馮門傳記無考之故。從元洲守志士二人者。姓氏無存之概。而論斷更不復贅者。續原編則依原編爲例。兼論斷俱在傳中。如原編也。

一少墟原編無聖人賢儒之目。而是編則加此品目者。緣原編以橫渠爲始。雖與後此元明諸儒分量有大小淺深之不同。要之品格相近。是編則溯源六聖。首列編端。若使概名以關學。而品目不分。則且使上聖與善人有恆等類。而並列。無論餘子。卽橫渠涇野數先生。能自安於心耶。亦大覺其不倫。

關學編

凡例

四

不類耳。故標題有聖賢儒三等之分。一少墟先生原編本自簡潔。而今於中間亦尚不無一二節刪之處。蓋務期真切簡當。以副先生本心。匪敢妄加裁損也。

一仲舒原非關中人。以其老關中。且葬關中也。故並列傳關中。一續編自少墟至於今。合二代百餘年。則獨取七人。而附者亦僅寥寥數人。卽自顧且不無掛漏之憾。敢望見恕於博雅君子耶。但是心敬僻處山鄉。生也又晚。而此百年中。世代旣移。又傳紀缺然。今編



中所載。已是從灰裏尋綾。備極搜訪。此外搜訪所不及。則亦終聽之掛漏。而無可如何耳。是惟畱心名教之大君子。援可據以見教。則心敬之懇祝也夫。

關學編

凡例

五

關學編目

卷一

聖人

古伏羲 新增

商泰伯仲雍 新增

商文王 新增

周武王 新增

周周公 新增

卷二

孔門四賢

關學編

目

周孔門秦子 原編

孔門燕子 原編

孔門石作子 原編

孔門壤駟子 原編

漢儒二人 附一人

漢江都董先生 新增

漢四知楊先生 新增 東漢摯徵士恂附

宋儒九人

宋橫渠張先生 自此至五卷俱原編

宋天祺張先生



宋進伯呂先生
宋和叔呂先生
宋與叔呂先生
宋季明蘓先生
宋翼之范先生
宋師聖侯先生
宋天水劉先生
卷三
金儒一人
金君美楊先生
關學編
目
二
元儒八人
元紫陽楊先生
元元甫楊先生
元維斗蕭先生
元寬甫同先生
元從善韓先生
元伯仁侯先生
元士安第五先生
元悅古程先生
卷四

明儒七人 附二人
明容思段先生
明默齋張先生
明小泉周先生
明大器張先生
明介菴李先生
明思菴薛先生
明平川王先生
卷五
明儒八人 附三人
關學編
目
三
明涇野呂先生
明谿田馬先生
明苑洛韓先生
明瑞泉南先生
明斛山楊先生
明愧軒呂先生
明蒙泉郭先生
明秦關王先生
卷六
明儒六人

石谷張氏節  
正立李氏挺附

雲林尚氏班爵附

抑之張氏鏡附

仲白李氏錦附



明少墟馮先生 此下新增

明谿山張先生 淑遠周氏傳誦子真黨氏還醉

明湛泉張先生 白氏希彰登源劉氏波明

明二岑馬先生

明端節王先生

明元洲單先生

國朝儒一人

清二曲李先生 一時同志並及門諸子

關學編

目

四

關學編卷一 新增

豐川王心敬爾 編纂述

涇水王承烈遜 勸學訂

聖人

伏羲

太皞伏羲氏亦云庖犧氏風姓生於成紀代燧人氏王天下有聖德孔子繫周易追述曰昔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關學編

卷一

敬按斯道彌綸天地萬物而管歸於吾身非學道無由明行非文字道亦無由寄託而宇宙文字之始則始於八卦八卦則畫自伏羲是則自開闢來雖聖神代作皆有綱維世道之弘功而伏羲其開天明道之第一人乎其六十四卦之一奇一偶雖謂之代天而言以垂示宇宙可也又謂後此一切闡道之典謨訓誥經史論述皆自此推而衍之統而貫之可也而原其所生則於我關中成紀故今溯關學淵源斷當以伏羲為鼻祖

又按神明之德乃天地風雷山澤水火之精英萬物



之情乃天地風雷山澤水火之情狀。是皆斯道之彌綸發皇。蓋宇宙不能一時一事外者。伏羲開天神智。生而於此獨能冥會。但是欲揭此覺民。又苦言不盡。意於是仰觀俯察遠徵近取。昭融此德。此情於心目之間。通類此德。此情於宇宙之象。特地畫出一奇。以象天。畫出一偶。以象地。又參天兩地。畫出三畫。以象三才。三才立而由是相摩相盪。爲四象。爲八卦。爲六十四卦。舉宇宙天地風雷山川水火與一切神明萬物之德之情。胥昭揭於一奇一偶之錯綜參伍。而宇宙萬事萬理皆於此包絡流行矣。這也是斯道合開

關學編

卷一

二

上天遂生此肇開文明之聖。啓斯世之巔蒙。論者以爲神靈淑粹之氣萃於西北乾方。故開天明道之聖。特於是出。嗚呼。是豈無見而云然哉。然則生乎其後者。值斯道昌明之日。托神靈未竭之氣。旣聖訓之昭如日星。復賢關之闢若大路。可妄自菲薄耶。又按伏羲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而總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則知其仰觀不獨觀於天象。並象之所以然。處通之類之。俯察不獨觀於地法。並法之所以然。處通之類之。遠觀近取不獨取其文。其宜其形色。並其文其宜其形色之所以然。處通之類之。故通曰

通德類曰類情。則是於天地物我直無處不周。而祇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由前則表裏精粗窮徹靡遺。這學力是何等精密。儼然爲聖學立道器。情文兼綜條貫之宗。由後則功雖詳而有要。知雖博而反約。這學力是何等的實。又儼然爲聖學立窮大失居泛。鶩無歸之鑑。然則聖學宗傳真開自伏羲。而吾夫子一生上律下襲好古敏求之心。傳俱淵源於此矣。昔子思之述祖德曰。仲尼神述堯舜憲章文武。是特就道與法之隆備師承爾。要之就道源心法論脉絡。謂卽祖述伏羲可也。

關學編

卷一

三

又按伏羲仰觀天象俯察地法。並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無不遠求博取。是於吾身以外無不明察之物矣。而仍必近取諸身。則是直將天地萬物盡融會於吾身。而吾身之官骸性情盡類通於天地萬物。卽此以推。不獨後世之明物察倫崇效卑法與一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脉絡舉伏於此。卽一切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盡性以盡人物贊化育而參天地之脉絡亦靡弗隱伏於此。而無遺。邵康節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之而不離乎是。亦曰吾夫子之繫伏羲也。語亦寥寥。要之盡後世千聖萬賢學術之根柢。俱於



此乎範圍曲成矣。嗚呼伏羲一聖宇宙道源俱從是發。豈獨肇開關學也。然非吾夫子神明其精神命脉。亦何能於寥寥數言盡闡其畫卦立象之源流。如是明切歟。然則溯道統原學宗者。當詳察潛味伏羲之精神命脉。而欲溯伏羲之精神命脉者。當反覆咀味吾夫子繫伏羲之九言。若其咀味有得。更能讀易而得諸畫前。則雖生伏羲千萬世後。正不難與伏羲晤對一堂爾。

附傳疑三聖

敬按陝西通志神農黃帝俱載關中。二聖人開物成

關學編

卷一

四

務通變宜民。其備道豈待言。道備即學。備其學又豈待言哉。然考之輿圖。神農生陳州。黃帝生新鄭。則通誌之載關中。恐不足盡據也。且六經中不及神農學術之端。即黃帝有丹書之傳。然亦不見聖經。疑出後世之假借。至崆峒問道。與他載黃帝之遺言遺事。亦似皆老莊之徒。與後世好事者僞托。自太史公已謂其文不雅馴。為縉紳先生所難言。故今不敢概錄。以滋矯誣之嫌焉。

敬又按通誌倉頡長安人。為黃帝左史。見鳥獸之跡。證類象形而制字。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

必歸六書。則是倉頡亦不可謂與關學無與矣。然按世史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則書契之由來已久。倉頡或補伏羲之未備。或易形而使愚蒙之易曉。是有之。然要之文字固不始於倉頡也。且是編皆據經記事。雖以文武周公之紀。經太史公之手筆。亦不敢信為無訛。而必據六經孔孟之言。按實詮次。倉頡之傳不見於經。而敢信地誌特傳耶。故亦從細註附傳疑之列云。

商

泰伯仲雍

關學編

卷一

五

泰伯仲雍商諸侯。古公亶父子。古公三子。長泰伯。次仲雍。又次季歷。季歷子昌。生而有聖德。古公愛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仲雍知之。遂相携逃。諸荆蠻。其後古公卒。歷嗣。歷卒。昌嗣。而周以大興。推其淵源。本泰伯仲雍相携而逃。讓位季歷之故也。而當時曾無知其至德而稱述之者。至孔子乃追而贊泰伯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於仲雍則他日序列逸民。懿行有身中清。廢中權之許焉。

敬按吾夫子推泰伯為至德。據其行事論之耳。未及其心學也。然即其如是之行。而追想其心之所存。注



亦良苦矣。心良苦而其中體認之必精。踐履之必力。以求自遂其心理之安。可以言盡耶。昔吾夫子答子貢問伯夷叔齊之怨否曰。求仁而得仁。先儒謂求即其學之致力處。得即學之得力處。而總之依乎仁而不移於他。蓋仁為已任死而後已者也。嗚呼。即是以推而夷齊之心學。可知而知。泰伯兄弟與夷齊兄弟異世同揆。即夷齊而泰伯之心學。不可類推耶。然讓歷而歷之。得卒嗣古公者。亦惟仲雍與泰伯同此心行之故。而吾夫子則獨舉泰伯者。舉伯以例仲。其仰體父心以讓弟同。其至德自同耳。而周之家學於文

關學編

卷一

六

武周公父子之前。遂不昭於至德之兄弟矣。盛哉。敬又按仲雍之德。同於泰伯。是仲雍泰伯之為兄弟。猶之伯夷叔齊之為兄弟也。夫夷齊兄弟同於求仁得仁。即仲雍與泰伯亦同一求仁得仁。而可謂至德又奚疑歟。足於德而寧不足於學歟。故編中泰伯仲雍並列云。

文王

文王名昌。王季子。嗣位為西伯。及武王得天下。追王曰文王焉。西伯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晨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西伯乃喜。

日中又如之。抵暮又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西伯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及嗣位。其治岐也。發政施仁。必先窮民之無告。次如耕。九一仕世。祿關市不征。澤梁無禁。藹藹如父母焉。時北海伯夸叔齊。東海太公。年皆老矣。聞其善養老。相率來歸。一日出獵。見太公釣於涓濱。而異之。與之語。尤大異焉。乃載之歸。以輔政。嘗行於野。見枯骨命瘞之。吏曰。無主矣。西伯曰。吾即其主。以棺衾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時紂日益無道。醢九侯。脯鄂侯。西

關學編

卷一

七

伯聞而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乃拘而囚之。羑里。閔天之徒。百方謀所以奉紂而始釋。西伯歸而又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更賜得專征伐。時虞芮之人爭界。久不決。乃入周求質。及入周疆。見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當是時也。密人不恭。侵阮徂共。崇侯虎助紂為惡。日益甚。西伯乃伐密。復伐崇。作邑於豐。而徙都焉。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西伯率以事紂。年九十七薨。

敬按文王一生積累之仁政武功。隆且懋矣。而周公



追頌則不復侈陳。獨取其德心聖學。反覆贊述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又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誕先登於岸。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他如亦臨亦保。亦式亦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凡以言乎文德之純。純於敬。而文王之敬德。則直與天合載。無二也。又如詩詠緝熙敬止。而曾子則釋其義於君臣父子交國人之間。謂是此敬止之緝熙者。乃人倫之皆得其止。而各極其至。則又以明文德之敬。常明於已。

關學編

卷一

八

心而不周乎人倫也。蓋周公於文王父子作述間。獨以此一點精心。默相孚授。故其頌文王諸詩。言功業者畧。而於其德心之純。符契天德者。反復鄭重而極闡。詳道之不一而足也。至孟子歷序存心之統。則又獨取其憂勤惕勵之心。曰。視民如傷。望道未見。如見文於羨牆焉。嗚呼。聖至文王時。益變而處愈難。實聖至文王心。益苦而學益密。吾夫子至德之贊。繼泰伯而再推文王。蓋心服之者至矣。至於序易彖易於九年。羨里之中。則其素患難行乎患難。而又以開萬世著作闡道之門庭。是則自三皇五帝以來。聖人以道

法為學脈。至文王彖易而更以文章闡性道。聖至文王而益精細微密。實學至文王而益精細微密矣。關學以文王為大宗。不猶治道以堯舜為大宗哉。後生讀書尚論。須靜溯其心學之淵醇。始得其精神命脈。若但艷其仁政武功。曾何當於文王之真精神命脈哉。

周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次子。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及即位。太公望為師。

關學編

卷一

九

周公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躬修文王之業。續太王王季之緒。逮十有三年。紂惡日甚。天變人怨。迺應天順人。率師東征。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緣途千餘里。其君子實元黃於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甲子會於牧野。紂師如林。皆前徒倒戈。以北於是。誅紂。孔子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曰。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既克商。則一反紂政。封比干墓。釋箕子囚。式商容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大賚於四海。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而四方之政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而天下之



民歸心。所重民食喪祭而於善人是富。又監於天命之不易。民生之難遂也。於是折節訪箕子以相協厥居。攸敘彝倫之道。而得箕子洪範九疇之旨。又問羣臣以藏約行博。可為萬世子孫恒足之道。而得師尚父對以丹書敬勝義勝之訓。王聞之惕若恐懼。乃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劍之類。各有銘焉。君子以為王心之存備見於觸目之惕。而他日孟子所由敘幾希之統。而特揭其不泄邇不忘遠之心法也。十有九年。年九十三崩。

敬按人知衛武公耄修不倦。行年九十而猶廛切磋琢磨之修。歿而推為睿聖武公。不知武王得天下於

關學編

卷一

十

既暮之年。其發政施仁。一以體天地祖父之心為兢兢。而如其於箕子之訪虛心重道。丹書之奉老而益虔。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身之斯終。其身敬以作所而不敢一刻逸矣。彼武公之耄修勤渠。正得諸乃祖之家法而思肖也。嗚呼性之之聖不可幾。如武王武公斯不亦不厭不倦之宗傳而中材皆可企及者哉。

敬又按人知武王之伐紂為應天順人。不知中間窮理盡變其心精之密。詣學力正有獨證者在焉。彼其於千古君臣之大義。以武王之聖自屬洞徹於心。况

文王服事有殷之積誠。又得諸家庭六七十之親炙。一旦伐紂踰人臣之大閑。變聖父之家法。是非其見義獨明。踐道獨力也。何能如是。又何忍為是乎。陸文安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此宇宙之公義。惟武王見得明。夷齊却不見此。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武王於十三年前確守臣節。於十三年後會朝清明。這應天順人。中有多少精義入神之心。學在豈尋常拘攣之見。游移之守。所可幾歟。學者但論其行跡。而不知推原其心學。聖人之真精神命脉

關學編

卷一

十

湮於百世之上矣。

周公

周公名旦。文王子。武王弟也。當文王時。旦為子篤仁。異於羣子。後文王被拘羑里。則佐武王治其國。與散宜生之徒經營。悅紂以還文王。及武王伐紂。則佐武王陳師牧野。既受殷命。則佐武王反紂之虐。以施仁。逮二年。武王有疾。則怵惕惶懼。設三壇。載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願以身代武王。於是卜三龜。習吉。則喜曰。王其無害。乃納自以為功。册於金縢櫃中。王翼日乃瘳。後二年。武王崩。成王幼。公則相成王治天下。一沐三握髮。一飯



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初武王之革殷也。封紂子武庚於殷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爲監。王歿而三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避居於東。繫易之小象三百八十四爻。東人歌之曰。公遜碩膚。赤舄几几。又曰。公遜碩膚。德音不瑕。蓋素患難行乎患難。其德心德容不易其常。雖婦人女子心孚而意欽也。旣而三叔挾武庚以叛。王取管叔殺之。然亦尙未知公之本心也。及感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櫃。得公自爲功代武王冊。王乃大寤。迎公歸。而武庚又糾淮夷以叛。公乃奉王東征。誅武庚滅國者五十。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

關學編

卷一

七

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蓋當是時也。向非周公。用之爲周未可知也。而周公於此數年中。其困心衡慮。憂勤惕勵。亦無所不用其極矣。後封於魯。而公仍留以輔王。薨乃隨文武葬焉。

敬按孟子序存心之統。至周公則贊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周公夾輔王室之功。勳古今更無與二矣。而孟子不一言。獨取其願力之精。勤敏皇以概公生平者。蓋公見道分明。識時達會。每期會通。列聖之道法。本原父兄之心傳。折衷融液。一歸時中以

光昭有周之令緒。故孟子論世知人而獨得其心精之注也。然如逢時之變。始而遭父之困厄。中而佐兄於放伐。晚而更遭己身之讒謗。無一不覺波滔天。危疑震撼。彼旁觀者徒見其身處崇高顯赫之地。而不知其心實蹈於履險踐蹇之途。論世者徒見其制作垂世。立千古文明之宗範。而不知其操心危慮患深。其一段精仁熟義真精神。初非紀事之書。道志之詩之掄揚闡發所能盡。而僅從三百八十四爻中繫象之微詞隱隱寓之也。嗟乎。世日降而聖人之局日處其難。其心學之密詣亦遂益精而益詳。厥後吾夫子

關學編

卷一

七

刪詩學易。於文王周公淵乎異代。傳心神交。夢寐者正在於此。若謂徒欲行其道於事業之間。豈盡然哉。蓋關學自是益弘。暢精密無餘蘊。並無遺憾矣。又按先儒曰。後世艷稱周公制作勳猷。不知皆其跡也。公之秘密在易。爻辭與歌咏。文王諸詩。皆宣洩道與吐露無遺。嗚呼。今易象俱在。雅頌備存。生公之後而欲論世知人。可無尋繹其微言要旨哉。吾輩生公之鄉。而欲尚友乎千古。亦必無誦言忘味。然後入道有日也夫。

又按周公嘗曰。文王我師。夫周公於文王父也。而直



認爲師是則於其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心傳蓋凜凜乎塵諸仰思坐待之間而未嘗一息離矣。彼昔吾夫子稱贊武周善繼善述之達孝。是特就其事親之盡倫盡制發明其孝德之達於古今耳。其實並其心德之前後續承無弗統括諸善繼善述中矣。嗚呼周之家學益深且長哉。後之遡宗風而景前修者。無徒求諸易侯而王典章文物之美備輝煌。則庶幾乎深知聖人善學聖學爾。

又按周自泰伯仲雍以至文武周公。雖屬一家之祖孫父子兄弟。要之所處之居各自不同。而其心精密

關學編 卷一 十四

詣則皆於斯道昭合不忒。故嘗謂唐虞之際道隆於君臣。洙泗之會道隆於師弟。武周之間則道隆於祖孫父子兄弟之聖。聖繼美此宇宙道德文明之大會也。而聚於祖孫父子兄弟者則尤萃於一家會於一堂爲宇宙天倫之盛事。蓋雖以堯舜之聖而帝禹湯之聖而王。亦且遜其天倫之樂而爲宇宙之僅有。嗚呼有周一家至此蓋盛不可及。關學至此亦真盛不可及哉。

關學編卷之一終

關學編卷二 原編

長安馮從吾仲好纂編

豐川王心敬爾緝重訂

涇水王承烈遜功叅閱

周

孔門四賢

孔門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一統志西安府孔門弟子。篤於守道。唐

元宗追封少梁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鄆城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宋高宗贊曰。秦有子南。贊

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

明祀。少梁寵爵。

孔門燕子

燕子名伋。家語作級字子思。秦人。一作沂陽人孔門弟子。唐元宗

追封漁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沂源侯。國朝

嘉靖中改稱先賢燕子。宋陳知微贊曰。八九之徒。具傳

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鍾靈咸錫。浴德洙泗。增封沂

源。皇澤斯被。聖門人物志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道

傳一貫。速肖七十。善教云表。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跂

而及。



孔門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一統志鞏昌府秦州孔門弟子。

唐元宗追封石邑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成紀

侯。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石子。宋高宗贊曰在昔石邑

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揚名里門。此

道久視。彼美常存。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畧複

姓篇有石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作

子。稱石子者誤。

孔門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從。家語壤作穰。史記從作徒。秦人。一統志西安府孔門弟

子。唐元宗追封北徵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上

邽侯。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壤子。宋高宗贊曰式是壤

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

得時而駕。領袖諸儒。按通志畧壤駟子複姓。今稱壤子

誤。

漢儒

流寓一人 新增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

精如此。又其為人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

對策。天子以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

舒以禮誼匡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

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

人亦以為越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

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

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

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者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徒。五尺之童

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王曰善。初公孫弘

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

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

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聞仲

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

士。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自武帝

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

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

發之。武帝晚年。以仲舒對問。皆有明法。乃賜仲舒第。令

居長安。凡朝廷建置興革。多使使就問。或使廷尉張湯

就家問之。年七十餘。以壽終。長安賜第。子孫乃徙家茂



陵皆以學至大官。

心敬 按仲舒先生原藉廣川。晚以時應帝問。就家長安卒也。遂葬京兆。今長安城中。所傳下馬陵者。即其處。其後子孫乃徙茂陵。則是仲舒老關中。卒關中。並葬關中也。故亦附載孔門四子之後云。

四知楊先生 新增

先生名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博覽無所不窮。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常客居湖城。不答州縣禮命。如是者數十年。衆人謂為晚暮。而先生志愈篤。年五十始仕州郡。大將軍鄧

關學編

卷二

四

騰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遷荊州刺史。及轉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先生訝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先生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後為涿郡太守。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疏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稍開產業。先生笑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貽之不亦厚乎。遷太常。舉薦明經士陳雷楊顯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時安帝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先生切疏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

來。奏御。帝以示阿母。內侍等皆懷忿恚。延光二年。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不從。皇后兄閻顯亦薦所親。厚復不從。寶閏等亦大恨。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內外側目。然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三年春。帝東巡岱宗。中常侍樊豐等前以奉使為阿母修第。曾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第宅。先生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帝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先生。有詔遣歸本郡。行至城西夕陽亭。因飲醎而卒。順帝即位。豐等誅死。先

關學編

卷二

五

先門人詣闕追訟。朝廷咸稱其忠。乃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柩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海內學者稱四知先生。

敬 按自先生後。歷乘歷賜。歷彪為三公者。凡四世。論者皆以累葉載德。繼踵三公。為先生積善之餘慶。是固然矣。而君子則謂此四知心印。是乃於大學之誠意。毋欺。中庸之不愧屋漏。孟子之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真積力行。蚤已携宋明數大儒誠明致良知之脉絡。而開其緒矣。况關西夫子之名。當時固已羣稱乎。



是則關學一脉自周而後橫渠以前不屬之先生而誰屬彼昔之議祀孔廟者曾及扶風馬季常融而不及先生是獨以其有註經之功耳。今試問季常之立身行已視先生何如。且問以身體經與徒明經以語言文字者其虛實誠偽優劣高下爲何如。孔孟而在果孰去而孰取耶。嗚呼吾夫子昔之論士曰行已有恥論狷曰有所不爲論仁曰剛毅木訥爲近而曾子亦謂士之弘毅者仁爲已任死而後已。如先生之爲人可不謂有恥不爲而近仁之剛毅耶。

附拾遺一人

關學編

卷二

六

東漢李恂字季直京兆人好學善文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之陰不應徵聘名重關西馬融從學恂奇其才以女妻之

烈按融字季常扶風茂陵人也美辭貌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嘗至千數著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至所作忠經擬孝經尤爲朱子所取特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爲正直所羞既配享孔廟復經罷斥蓋其早惜無貴之軀終以奢樂恣性學無本原史譏其識鮮匪欲者信矣故余訂豐川先生關學續編收恂而附

論融於其後云。

宋儒

橫渠張先生

先生名載字子厚郿人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以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遂翻然志於道已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伯淳正叔二先生至與論易二先生於先生爲外兄弟之

關學編

卷二

七

子早行也而先生心服之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以東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在宜川縣西北今廢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於縣庭視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喻使往告其里閭闔有民



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  
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  
與聞俗用翕然熙寧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  
官御史中丞呂晦叔公著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  
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召見問治道  
對曰為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上說之曰卿宜日見  
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  
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  
見執政王安石安石謂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  
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

關學編

卷二

八

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  
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既命校書崇文辭  
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伯淳時官御史裏行爭曰張  
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臯陶猶且讞  
囚此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天  
祺及伯淳並以言得罪乃移疾西歸屏居橫渠橫渠至  
僻陋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先生約而能足  
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  
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諸心  
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

蓋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  
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  
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  
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  
以禮為的以孔孟為法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  
自孟子以來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  
期以下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  
褻不嚴於是勉修古禮為薄俗倡其功而下為製服輕  
重如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應  
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觀於祭祀納酒漿以養

關學編

卷二

九

遜弟而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聞者始  
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自後復古者甚眾關中風俗為  
之大變熙寧九年秦鳳路帥張仲大防薦之曰張載之  
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器可措之以復古宜還舊職  
訪以治體詔從之召同知太常禮院及至都公卿聞風  
爭造然亦未有深知之者以所欲言嘗試於人多未之  
信會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禮詔下禮官議禮官沮故  
常以古今異俗為說先生力爭之不能得適三年郊禮  
官不致嚴力爭之又不得先生知道之終不行也復謁  
告歸中道而疾病抵臨潼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斂門人



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言其恬於進取。乞加  
贈卹。詔賜館職及賻。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  
久而日親。勇於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艾。卽未喻安行  
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私干之。居恒以天下爲  
念。聞皇子生。喜見顏面。行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  
者終日。聞人善。輒喜。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  
嘗不開其端。行游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  
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貲者。  
輒糲糲與共。嘗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  
不以經界爲急。以爲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

關學編

卷二

十

無法。雖欲言。皆苟而已。方欲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爲  
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後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  
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敦本抑末。足以  
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始先生  
爲學。亦頗秘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復多聞。不務蓄  
德。祇益口耳。無爲也。程伯淳問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  
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  
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而堯  
舜之道。庶可馴至也。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

多與洛人並。歷數世不衰。先生所著書曰正蒙。嘗自言  
吾爲此書。譬之樹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  
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何如耳。  
書成。揭書中乾稱篇首尾二章。實在左右。曰訂頑曰砭  
愚。已程正叔改曰西銘東銘。其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  
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  
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  
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隱獨鰥寡。  
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

關學編

卷二

十一

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  
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  
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  
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  
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正叔謂西  
銘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謂曰。  
孟子後未見此書。先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  
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門人私謚曰誠明。理宗淳祐



初謚明公。封郡伯。從祀孔子廟庭。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天祺張先生

先生名戡。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少而莊重。老成長而好學。不喜為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迫。喻以為貧。乃強起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州閩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流江懷安軍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為監察御史裏行。明年以言事出知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舉監鳳翔司竹監。熙寧九年卒。年四十有七。先生歷治

關學編

卷二

十一

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嘗攝令華州蒲城。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鬪訟寇盜倍徙它邑。先是令長以峻法治之。姦愈不勝。先生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喻。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為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為衰。為御史。每進對。必以堯舜三代進於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其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

自朝廷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譎竊臺諫。呂惠卿刻薄便給。假經術以文奸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省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先生曰。戡之狂直。宜為公咲。然天下之咲公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納。乃嘆曰。茲未可以已乎。遂謝病待罪。卒罷言職。既出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先生待以至誠。反復教喻。不逆

關學編

卷二

十二

不億。不行小惠。訟者往往叩頭自引。未幾靈寶之民。避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公。乃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公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於朝。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徙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其清慎如此。先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慍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不及於義。接人無貴賤疎戚。未嘗失色於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



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  
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  
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已  
病。少孤。不得事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  
推而及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先  
生力爲經其家事。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年。先生  
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事。篤行不苟。爲  
一時師表。橫渠先生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  
不如。其不自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  
先。晚而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

關學編

卷二

十四

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關中學者稱爲二張云。

進伯呂先生

先生名大忠。字進伯。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黃  
比部郎中。通葬藍田。子孫遂爲藍田人。先生登皇祐中  
進士。爲華陰尉。晉城令。未幾提督永興路義勇。改秘書  
丞。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  
緣邊封溝。進伯與范育被命俱辭行。進伯陳五不可。以  
爲懷撫外國。恩信不治。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  
遼。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遼使至代。設次據  
主席。先生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遼使竟屈已而復

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先生曰。彼遣一使來。卽與地  
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  
何言也。劉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  
政知其不可。奪議竟不決。罷忱還三司。先生亦終喪制。  
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徙  
提點淮西刑獄。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  
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  
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後汲公及黨禍。乞  
以所進官爲量移。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  
士官。佐其葬。知秦州時。馬涓以狀元爲州簽判。初呼狀

關學編

卷二

十五

元先生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旣爲判  
官。則不可。今科舉之學。旣無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  
勉。又時時告以臨政治民之道。涓自謂得師。後爲臺官。  
有聲。每嘆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謝上蔡時。教授州學。先  
生每過之。聽謝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之言行。在  
焉。吾不敢不肅。先生爲人質直。不妄語。動有法度。從程  
正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  
底。所著有朝川集五卷。奏議十卷。弟大防。大鈞。大臨。兄  
第四人。皆爲一時賢者。世無不高之。大防字微仲。進士  
及第。元祐初。以左僕射同范純仁相。垂簾聽政者八年。



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封汲郡公。紹聖初貶舒州。行至虔州信豐。薨。紹興初贈太師宣國公諡正愨。

和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鈞。字和叔。大忠弟。嘉祐二年中進士乙科。授秦州司理叅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三原。移巴西。又移知候官。以薦知涇陽。皆不赴。丁外艱。服除。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家居講道。以教育人才。變化風俗。期德成而致用。久之以大臣薦為諸王宮教授。當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等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

關學編

卷二

七

轉運司檄為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先生請於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先生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彊謂先生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先生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耶。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先生盛氣。請諤稷且不免。未幾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二。先生為人質厚剛正。初學於橫渠張子。又卒業於二程子。以聖門事業為己任。識者方之季路。先生於橫渠為同年友。

及聞學。遂執弟子禮。時橫渠以禮教為學者倡。後進蔽於習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塞者難於領解。寂寥無有和者。先生獨信之不疑。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潛心玩理。望聖賢尅期可到。日用躬行。必取先王法度。以為宗範。居父喪。衰麻斂奠。比虞祔一襲之於禮。已又推之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與兄進伯微弟與叔率鄉人為鄉約。以敦俗。其畧云。德業相勸。過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節文。燦然可觀。自是關中風俗為之一變。橫渠嘆秦俗之化和叔有力。又嘆其勇為不可及。而程正公亦稱其任道擔當。其風力其勁云。

關學編

卷二

七

先生少時瞻學洽聞無所不該。嘗言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遠。惟躬行久則至焉。橫渠謂學不造約。雖勞而難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至是博而以約。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其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為圖籍。使可見之行。曰。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而已。其卒也。范巽之表其墓曰。誠德君子。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



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  
用。厲其用。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  
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  
聖賢之重如此。當先生卒時。妻种氏治先生喪。一如先  
生治比部公喪。諸委巷浮圖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  
其學。人以爲道行於妻子云。所著有四書註誠得集。其  
鄉約鄉儀朱文公表章之行於世。鄉約今爲令甲。

與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臨。字與叔。號芸閣。大鈞弟。以門蔭入官。不復  
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揜祖宗之德。元祐中爲太學

關學編

卷二

六

博士秘書省正字。嘗論選舉曰。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  
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  
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范學士  
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  
先生學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  
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少從橫渠張先生游。橫渠  
歿。乃東見二程先生卒業焉。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  
門。號四先生。純公語之以識仁。先生默識深契。豁如也。  
作克己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  
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蠱賊。志以爲帥。氣  
爲卒徒。奉辭於天。誰敢侮予。且戰且俛。勝私窒慾。昔焉  
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礫。安取其  
餘。亦旣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  
不歸吾仁。瘵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  
何人哉。晞之則是。始先生博極羣書。能文章。已涵養深  
醇。若無能者。賦詩云。學如堯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  
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婦翁張天祺語  
人曰。吾得顏淵爲婿矣。而其學尤嚴於吾儒異端之辨。  
富文忠公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先生與之書曰。古

關學編

卷二

十九

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  
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  
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  
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  
理義爲不足學。人偷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  
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  
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  
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彌謝之。正公嘗曰。與叔  
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有說了更不肯  
回。又曰。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開居中某常窺之。見其儼



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其見重如此。所著有大學中庸解考古圖玉溪集。所述有東見錄。錄二程先生語。二先生微言粹語多載錄中。其有功於程門不小。故朱文公稱其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而又惜其早死云。

季明蘓先生

先生名昞。字季明。武功人。同邑人游師雄師橫渠張子最久。後又卒業於二程子。時尹焞彥明方業舉造之。先生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彥明未達。一日先生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

關學編

卷二

三

不是學。彥明大悟。先生令詣程門受學焉。元祐末呂進伯大忠薦曰。臣某伏見京兆府處士蘓昞。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學。為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乃自布衣召為太常博士。後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行過洛館。彥明所。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為意。彥明曰。然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為國家計邪。為身計邪。若為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典。季明以焞言為然。先是橫渠正

蒙成先生編次而序之。自謂最知大旨。熙寧九年橫渠過洛與二程子論學。先生錄程張三子語題曰洛陽議論。朱文公表章之行於世。今刻二程全書中。

巽之范先生

先生名育。字巽之。三水人。父祥進士。及第累官轉運副使。以邊功追贈秘書錄。其後先生舉進士為涇陽令。以養親謁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之曰。書稱聖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張載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先生行邊。坐劾李定親喪匿服。出知韓

關學編

卷二

五

城。久之晉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為太常少卿。改光祿卿。出知熙州。時議棄質孤勝如兩堡。先生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為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脰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為給事中。仕終戶部侍郎卒。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西夏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先生從程張三先生學。伊川嘗曰。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生入也。橫渠嘗語先生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先生請問。橫渠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欲學



者存之不忘庶游心深久有一日脫然如大寐得醒耳。橫渠正蒙成先生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

關學編

卷二

三

邪說之早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其篤信師說而善發其蘊如此。

師聖侯先生

先生名仲良。字師聖。華陰人。二程先生舅氏無可之孫。從二程先生游。人有欲館先生者。先生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嘗訪周

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後遊荆門。胡文定留與爲隣。終焉。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貫通不窮。商畧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於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貼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足慨矣。伏望吾兄力薦於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爲無補。朱文公稱其學清白勁直。所著有論語說及侯子雅言行世。按

關學編

卷二

三

伊洛淵源錄。稱先生爲華陰先生無可之孫。卽當書爲華陰人。而云河東人。豈金階關洛時。先生曾避難河東。取學者詳之。

天水劉先生

先生名愿。字天水人。天資耿介。時王安石新書盛行。學者靡然向風。先生獨不喜穿鑿附會之說。潛心伊洛之學。後以八行舉。

關學編卷之二終



關學編卷三 原編

長安馮從吾仲好纂編

豐川王心敬爾緝重訂

涇水王承烈遜功叅閱

金儒

君美楊先生

先生名天德字君美高陵人肄業太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

關學編

卷三

一

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先生自讀書入仕至於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先生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治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為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吟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卒年七十九魯齋許先生衡誌其墓銘曰出也有為死生以之處也有守不變於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

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胸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距詖俯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於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子恭懿益昌其家學為元名儒別有傳

元儒

紫陽楊先生

鑑山宋氏附

先生名負字煥然號紫陽乾州奉天人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生先生父振以為文明之象因名曰負天性至孝年十一喪母哀毀如成人未冠夢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長師鄉先生吳榮叔迥出倫輩讀書厭科舉之學遂以濂洛諸

關學編

卷三

二

儒自期待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辭旨凱切皆人所不敢言者請闕欲上之不果元初隱居講道授徒抵鄆縣柳塘門生百餘人叛紫陽閣即清風閣稱紫陽先生嘗避兵河朔河朔士大夫想聞風采求見者應接不暇東平嚴實問先生名數問其行藏先生終不一語歲戊戌太宗詔宣德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先生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以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先生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為之



耶。卽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謂前此漕司未有也。在官十年。請老於燕之行臺。壬子世祖在潛邸。驛召先生。叅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請歸築堂曰歸來。以爲佚老之所。教授著述不倦。乙卯病革。諭子弟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戒家人無事。二家齋醮。引觴大噉。命門人員擇載筆。畱詩三章。怡然而逝。年七十。賜諡文憲。先生博覽強記。真積力久。猶恐不及作文務。去陳言以蹈襲爲恥。一時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關中號稱多士。一時名未有出先生右者。不治家人生產業。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強爲之。人有片善

關學編

卷三

三

則委曲稱獎。惟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必盡言勸止。不計其怨怒也。初翰林學士姚燧早孤。育於世父樞。樞督教甚急。先生馳書止之。曰燧令噐也。長自有分。何以急爲。乃以子妻之。燧後爲名儒。其學得於先生爲多。元好問撰神道碑。稱爲關西夫子。江漢趙復序其集。稱其志其學粹然。一出於正。卽其文可以得其爲人。其見重如此。所著有還山前後集百卷。天興近鑑三卷。韓子十卷。概言二十五篇。硯簾八卷。比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時宋規字漢臣。長安人。與紫陽及遺山鹿菴九山數儒論道洛西。弟子受業者甚衆。親歿。廬墓瑞草生。塋

閻趙復嘗稱之曰。天性至孝。德重三秦。才瞻而敏。冠絕一時。中統戊戌。徵試中論賦兩科。拜議事官。先是官吏縱肆日久。數侵苦小民。公繩之以法。惕然皆莫敢犯。丙辰春。詣關陳便宜數事。上悉加納。廉希憲云。宋規循良可與共事。希憲相。知公有經濟才。議欲薦列。有嫉其文章名世者。沮之。署爲講議官。不就。後徵爲耀州尹。官至蜀道憲副。政聲在在著聞。號鑑山先生。有鑑山補暇集。梓行於世。年七十七卒。

元甫楊先生

先生名恭懿。字元甫。號潛齋。高陵人。天德之子。自少讀

關學編

卷三

四

書強記。日數千言。會時艱。從親逃亂而東。於汴於歸。德於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父西歸。家貧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奉。暇則力學。博綜於書。無不究心。而尤邃於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鑒觀古昔興亡之事。從學者已衆。海內縉紳與父友者。馳書交譽。卽以宗盟斯文期之。年二十四始得朱子四書集註。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讀之。喜而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於是窮理反躬。



一乎持敬優游厭飫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  
二書記共議事辟之皆不就至元七年與魯齋許文正  
公同被召先生不至魯齋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日  
於右丞相安童前稱譽其賢丞相以聞十年帝遣協律  
郎申敬來召以疾辭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  
聘四皓故事再聘之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為書致令不  
得已乃至京師帝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既入見帝親  
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詔與學士徒單公  
履定科舉之法先生議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

關學編

卷三

五

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為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  
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議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  
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  
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  
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  
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  
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  
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體之才矣奏入帝善之  
曾北征辭歸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詔與太史  
三行等改歷明年歷成授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辭

歸當歷成進奏日諸臣方列跪帝命先生及魯齋起曰  
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益  
異禮也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大  
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  
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先是魯齋提京兆學與先  
生為友一遇講貫動窮日夕篤信好學操履不苟魯齋  
亟稱之父歿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襄事遵朱文公家禮  
蓋祛桑門惑世之法為具不足稱貸益之魯齋會葬歸  
語學者曰小子識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  
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魯齋東歸後治母喪一如

關學編

卷三

六

父三輔士大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先生云  
蕭維斗對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  
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  
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  
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  
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司徒謂魯齋也學士姚燧譔神道  
碑銘曰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為責已厚公於  
明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良良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  
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  
西土山斗皇慶中贈榮祿大夫太子少保弘農郡公諡



文康所著有潛齋遺稿若干卷。子寅字敬伯。博通六經。百氏。累官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在成均講明誨誘。終日忘倦。有父風。

維斗蕭先生 伯克呂氏附

先生名軒。字維斗。號勤齋。奉元人。天性至孝。自幼翹楚不凡。長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卽引退。讀書終南山。力學三十年。不求進。制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群書。凡天文地理律歷筭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維斗爲識字人。學者及門受業者甚衆。鄉里孚化。稱之曰蕭先生。鄉人有

關學編

卷三

七

自城暮歸者。途遇寇。詭曰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先生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公居後耳。先生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媿謝之。世祖初分藩在秦。用平章咸寧王野仙薦。徵侍藩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爲賀。遣一從史先行。先生方灌園。從史不知爲先生也。使飲其馬。卽應之不拒。及冠帶迎客。從史見有懼色。先生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收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武宗初徵拜太子右諭德。不得已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

酒故也。等以病請去。或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

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

如故。固辭歸。年七十八。以壽終於家。諡貞敏。劉致諡議

畧云。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修則

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翔遊萬物之

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

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冀以勵俗興化。

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旣至而不屈。則束帛。賚賁於

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

因。京兆蕭軒。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

關學編

卷三

八

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上微帝聰。鶴書天出。薜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隳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於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薨出而卽歸。不旣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旣敏乎。按諡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諡曰貞敏。詔從之。先生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爲一代醇儒。門人涇



陽第五居仁。平定呂思誠。南陽李木魯狝為最著。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

同時有呂望字伯克。其先河內人。金末父祐避亂關中。因家焉。伯克從許魯齋學。魯齋為祭酒。舉為伴讀。輔成教養。其功居多。至元間為四川行樞密院都事。勸主帥李德輝不殺巴人。感德祠之。知華州。勸農興學。俱有成效。累官翰林侍讀學士。致仕卒。追封東平郡公。諡文穆。大德中。河東關隴地震。月餘。伯克與維斗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居父憂。喪葬一倣古禮。魯齋貽書稱其信道力行。為楊元甫之亞云。

關學編

卷三

九

寬甫同先生

先生名恕。字寬甫。號架菴。奉元人。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先生安靜端凝。羈弗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為吏屬。關陝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仁宗初。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先生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

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

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先生之學。由程朱上溯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於行。教人曲為開導。使得趨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卒。事繼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有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追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元里人借騾而死。償其值。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為。家無擔石之儲。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架庵。時蕭先生對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先生家。士論並稱曰。蕭同。自京師還。家居十有三年。中外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為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諡文貞。所著有架庵集二十卷。

關學編

卷三

十

從善韓先生

先生名擇。字從善。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為凌節勤苦。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尤邃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遊宦過秦。必往見先生。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



疾不果行。其卒也。門人爲服總麻者百餘人。

伯仁侯先生

先生名均。字伯仁。蒲城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每讀書必孰誦乃已。嘗言讀書不至千遍。終於己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爲太常博士。後以疏忤時相。意即歸休田里。先生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云。今祀蒲城鄉賢祠。

關學編

卷三

十一

士安第五先生

先生名居仁。字士安。涇陽人。幼師蕭維斗。對弱冠。從同寬甫。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學徒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先生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之禮。私諡曰靜安先生。

悅古程先生

先生名頊。字君用。號悅古。涇陽人。隱居不仕。弱冠即以古學自力。討論六籍。雖祁寒暑雨。造次顛沛。未嘗少輟。

三原李子敬創學古書院。延先生講學其中。遠近從遊者百餘人。循循然樂教不倦。學者稱悅古先生。嘗誡諸子曰。人性本善。習之易荒。古聖賢皆以驕惰爲戒。况凡民乎。集家戒一卷。以遺子孫。著述有遼史三卷。異端辨二卷。雲陽志二卷。樂府文集傳世。李子敬字恭甫。爲人質謹。孝友。家素裕。族黨因其資。而葬者三十餘喪。婚者八十餘姓。捐千金。創學古書院。又割田以葬。葬與厚。師生學士。蕭貞敏公爲記。行省止其義。下詔旌表其門。

關學編

卷三

十二

關學編卷之三終



關學編卷四 原編

長安馮從吾仲好纂編

豐川王心敬爾輯重訂

涇水王承烈謹勇參閱

明儒

容思賢先生

先生名堅字可久蘭州人初號栢軒後更號容思義取九容九思也學者稱容思先生生而剛方穎異讀書即知正學年十四為郡諸生見緱山陳先生書銘於明倫堂有羣居慎口獨坐防心之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

關學編

卷四

一

以為聖賢可學而至年十七王父歿白其父治喪不用浮屠法凡當世宿儒宦游於蘭者無不師之於經史蘊與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擬之正統甲子領鄉薦明年下第歸鄉之士大夫多遣子弟就學先生以師道自尊教法嚴而造就有等士類興起已巳英廟北狩應上詔請闕上書不報乃裹糧買舟南游由齊魯淮楚以至吳越訪求同志之士相與講切待問子與白良輔輩定交焉逾年始歸學益有得景泰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差纂山西誌明年誌成復命尋移疾歸讀書於五泉小圃依巖作洞以為會友講習之所

有得即形於詩有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岫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烟外兩三聲論者謂宛然有沂沂氣象越五年為天順己卯選山東福山知縣福山故僻邑先生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誦讀復以詩歌興之必欲變其風俗或謂其迂濶不能行先生獨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嘗有詩曰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間無草不從風始終不少懈由是陋俗丕變海邦島嶼風風乎有絃誦風既六載以李文達公薦超擢知萊州府廼先生與文達公竟未面也先生治萊如治福山時召郡縣官師與燕俾言志咏歌以申

關學編

卷四

一一

政教未期月萊人大化以憂去既禮不遽北上乃訪周廷芳於秦州訪張立夫於鳳翔講學求友孜孜不暇其於功名利達澹如也久之復補南陽在南陽慨近世學者以讀書媒利祿階富貴士甚知聖賢之學乃倡明周程張朱與古人為學之意建志學書院聚郡庠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又以民俗之偷由未預教乃遴屬治童蒙授以小學孝經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俾之講習又創刻二程全書胡致堂崇正辨諸書俟盈科者給授士習翕然改觀又創節義祠祀古聖母烈女以風勵郡俗尤嚴遊巫尼不使假左道傷風化會有女纓而自經



以殉夫死者先生率僚屬師生往弔。爲具棺斂。卜地合葬。已又奏表其閭。由是郡人雖婦人女子皆爲感化。先生爲政。持大體。重風教。不愆功利。不規規於簿書。不以毀譽得失動其心。凡屬吏不法者。卽案問不少貸。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與民休息。在南陽八年。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若家有一段太守者。治行爲天下第一。以直道不能諧時。遂致政歸。乃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村。曰東園。取淵明詩。昔欲居南村。及青松在東園。意授徒講業。相羊登咏。以自樂。然於時政闕失。民情困苦。則又未嘗不憂形於色。成化甲辰卒。年六十有六。門人

關學編

卷四

三

私諡曰文毅先生。性素孝友。治父母喪。一遵古禮。事兄椿山盡弟道。居家嚴內治。崇禮教。凜然爲鄉邦典刑。與人尤篤於分義。友人唐知縣廷器貧甚。其歿也。爲具棺斂。以襄事。併志其墓。方伯石公執中曾孫以貧鬻於人。乃垂涕捐貲贖還。俾王其祀。業師周公麟歿。爲撫其後。每至其家。坐必避席焉。先生雖未居言路。而屢有建白。如請修龍逢比干祠墓。請從祀元儒劉因。請旌表孝行節義。請開言路。諸封事。皆鑿鑿有關國體。補風化。蓋先生之學。迄宗程朱。遠溯孔孟。而其功一本於敬。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心之理。

卽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在於此。必以命世大儒自期。而不可自暴自棄。以常人自居。有負爲人之名。所至從游者衆。多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諭芳羅。僉憲詹彭少保。澤孫孝廉芳。秦州周布衣惠。山西董僉憲齡。福山張同知嶽。南陽柴尙書昇。王文莊鴻儒熊少。叅紀張孝廉景純。皆門牆尤著者。郡人陳祥贊云。距釋排聘。吾道是遵。士趨歸正。鄉俗以淳。繼在開來。遠探濂洛。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彭澤撰墓碑云。先儒謂道自堯舜以來。至孟子歿。失其傳焉。匪道不傳。學者託之言語文字。而無深造力踐之功也。至宋周程三夫子出。至晦

關學編

卷四

四

庵朱先生。始極主敬。致知力行之功。上繼孔孟之統。元魯齋許文正公。我明敬軒薛文清公。以篤實輝光之學。繼其絕。此固萬世之公議也。若我南陽太守容思先生。段公。其克尊信斯道。而致深造力踐之學者歟。論者以爲知言。所著有容思集。栢軒語錄行世。

默齋張先生

先生名傑。字立夫。號默齋。鳳翔人。父璣。工部主事。先生生有異質。穎悟過人。稍長。入郡庠。卓然以聖賢自期。年二十一。登正統辛酉鄉薦。乙丑中乙榜。以親老。就山西趙城訓導。居官六年。惟以講學教人爲事。一日薛文清



公過趙城與先生論身心性命之學。文清公嘆服而去。先生之學由是益深。值歲祲。捐俸賑饑。雖所捐無幾。亦寒糶所難。景泰辛未。工部公捐館舍。先生徒跣奔歸。喪葬悉以禮。先是里俗多用浮屠法。先生一切屏去。鄉人化之。久之以養母不出。天順癸未。母棄養。既禫。有司勸駕。先生蹙然曰。吾少也力學。以明道祿仕。以養親。今吾親終矣。而學無所得。尚欲仕乎。遂不復出。因賦詩自責。曰。年幾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益大肆力於學。居恒瞑目端坐。至於移時。起則取諸經。子史朗然誦。或至丙夜後。已最愛涵養。須臾敬進學。

關學編

卷四

五

在致知一語。因大書揭座右。造詣日深。弟子從遊者日衆。乃拓家塾。以五經教授。學者稱爲五經先生。名重一時。巡按御史某薦先生爲提學僉事。不報。成化乙酉。應天聘典文衡。謝不往。辛卯。茶臺馬公震行部漢南。特遣諸生黃照。王宣。輩奉書幣聘先生攝城。回學事。先生復書畧曰。天地生人。無不與之以善。聖賢教人。亦無不欲其同歸於善。是知善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先覺之覺。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耳。但古之學者。從事於性情。而文辭所以達其意。今之學者。專務文詞。反有以累其性情。某今年五十有一矣。方知求之於此。以尋古人

向上之學。雖得其門。未造其域。汲汲皇皇。恐虛此生。嘗自念僻處一方。獨學無友。每欲遠遊。質正高明。奈有寒疾。不可以出。况鄉黨小子。相從頗衆。豈能遠及他方。邪。亦謝不往。與臯蘭段先生堅。趙侍御英。河東李學博景泰州周布衣蕙。相與論學。而段尤稱契厚。嘗贈以詩。有云。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而先生詩中。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或勸先生著書。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爲之。未晚。乃竟未及著書而卒。是爲成化壬辰十月十二日。距生永樂辛丑八月十九日。年

關學編

卷四

六

僅五十有二。先生爲人篤於孝友。事二親。曲盡子道。與兄英爲異母。同居五十年。無間言。姊早卒。撫其子若已出。教之成立。御子弟一以禮法。內外斬斬。嘗自讚曰。讀孔孟書。學孔孟事。知有未真。行有未至。惟日孳孳。以求其所無負也。其勤勵如此。先生歿若干年。郡守趙公博。自兩臺爲先生建祠於家塾之左。以供祀事。長平郭公。定爲記。郡倅范公吉。稱先生以五經教授。明心學於狂瀾既倒之餘。以四禮率人。挽風化於頽靡不振之秋。以端實淡泊。飭躬砥行。垂休光於千百載之後。可謂一代人物矣。識者以爲實錄云。



小泉周先生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秦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爲臨洮衛軍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卽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旣而與坐講旣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訂論焉段先生勗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進爲途方段先生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爲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於清水教諭安邑李公杲得薛文清公之傳

關學編

卷四

七

功密存省造入真純遂爲一時遠邇學者之宗有總兵恭順侯吳瑾者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嘆服其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贄焉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進啓本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爲號著深衣幅巾爲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爲小泉先生嘗遊西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菴由是大悟遂爲關西名儒渭南思菴薛公敬之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

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嘗正

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容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遇留以詩有歷盡巉巖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後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脉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埃紫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又云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何大復謂先生於容思先生其始若張橫渠

關學編

卷四

八

之於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於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歷年涉險蹤訪沒於楊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檜後更蕙或作桂誤先生門人甚衆最著名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爵字錫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從遊先生門而知操守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守之學及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爲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爲保安州判君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保安稱平焉秦公後總督原州聘君至原三年相處如一日及歸秦公贈以揚州鹽引數百石君辭之而惡衣惡食坦如也州人咸稱之詳載可泉胡公纂宗郡



志中敬之余別有傳

大器張先生 抑之張氏附

先生名鼎字大器別號自在道人咸寧人父廉為山西蒲州知州先生少從父之任受學於河東薛文清公之門用是日勤勵於聖賢之學諸子百家雖靡不研究而一稟於濂洛關閩之旨文清公深器重之歸補西安郡庠弟子員景泰癸酉以易舉於鄉成化丙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冰蘖自持推獻詳明甲午出知山西太原府太原為省會劇郡故稱難治先生游刃有餘循良升三晉郡人德之不忍先生離去故九載考績晉

關學編

卷四

九

山西參政仍署府事又四載始遷河南按察使振肅紀綱奸貪斂跡嘗辨指揮董敬等人命之誣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時畿內多事盜賊縱橫於途行旅戒嚴先生築墻植樹自內邱直達京師由是道路肅然至今賴之值歲大祲先生給糧賑濟民免流亡辛亥晉戶部右侍郎尋以病請歸歸四年為弘治乙卯卒於家年六十有五先生為人仁厚敬慎事不苟為非義一介不取進退惟命是聽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渝越文清公歿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校正凡數年稿始克成乃為序梓而傳之至今學者尚論文清必

以先生之言為徵信云所著有仕學日記自在詩文齋博稿若干卷先生為都憲為亞卿皆三原王端毅公為冢宰時所推轂其卒也端毅公銘其墓稱其理學傳自文清公高名可並太華峯世以為確論

時有秦州大參張公銳字抑之成化初舉於鄉父敏以國子生為江西布政司照磨公從之任受學東白張先生元禎張先生者豫章名儒也公由是學益有得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遷江西吉安知府在吉安政教兼舉士習律興民用安業坐忤權貴調湖廣漢陽六載以兩郡令譽晉山東左參

關學編

卷四

十

政後致仕居鄉日進執經諸弟子於庭講學不倦鄉間薰德焉故隴西學者稱為張夫子可泉胡中丞纘宗稱公誠確溫厚本之天性而多學好古汲引後進尤人所不可及云

介菴李先生 仲白李氏附

先生名錦字在中號介菴咸寧人幼警悟不凡九歲失恃如安成依舅氏韓君智韓為擇師教之端坐終日不逐羣兒嬉讀書知大義日見英發比成童還為諸生受易於鄉先生董君德昭之門大肆力於學每試輒為督學使者所稱賞後遇秦州小泉周廷芳講學得聞周程



張朱爲學之要。遂棄記誦辭章之習。專以主敬窮理爲事。又與渭南思菴薛氏咸陽西廓姚氏同邑。誼菴雍氏麗澤講習。相勸相規。久之踐履醇茂。閩中學者咸以黃朱稱之。濟南尹恭簡公爲通政時。使秦聞先生名。延與語。大爲驚嘆。天順壬午舉於鄉。成化戊子遊成均。友天下士。其學益進。大司成邢公讓深器異之。令諸子受業焉。後邢坐事下獄。先生倡六館士伏闕抗章。明其無罪。難於事無益。而先生之名重京師矣。嘗愛武侯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學須靜。才須學。數語揭之座右。以自警。事親色養備至。執喪盡禮。力絀異端。至今省會士大夫不

關學編

卷四

十一

作浮屠事。實自先生始。爲孝廉居憂時。巡撫余肅敏公欲延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余益重之。後余知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櫛。先生卻其一。曰不可因喪射利也。郡大夫有與之厚者。賻米數十斛。以辭。命無俸米。字辭。後周廷芳復過省。與先生印證所學。設問辨難。周爲嘆服。先生解經。平正通達。不爲鑿說。且善誘後學。醇諄忘倦。出其門者如李參政崙。劉尙書璣。于知州寬。董員外養民。及舉人張子渭。李盛。漸被尤深。先生數上春官。竟不第。成化甲辰。謁選直隸松江府同知。職親戎牒。夙夜精勤。奸無所售。有脫役垂四十載者。先生始發

之。卽令補伍。雖權貴居間。竟莫能奪。未究厥施。以疾卒於官。是在成化丙午。年僅五十一。貧不能爲棺斂。其僚友賻之。始克歸云。先生性剛介。不妄交接。不苟爲然諾。義之所在。確然自信。不以一毫挫於人。尤重取予。所居僅蔽床席。茹淡服疏。雖至屢空。終不輕有所取。學務窮理性。體之身心。不好立言語文字。以故歿之日。遺稿無存。靈寶許襄毅公爲先生同志友。先生歿十年。襄毅公巡撫關中。屬督學楊文襄公表其墓。文襄公稱先生挺然風塵之表。不苟簡遷。就與世低昂。抱其貞璞。卒以完歸。而督學虎谷王公亦稱其化如和叔。辭章外。貧似原

關學編

卷四

十一

思草澤間。嗚呼。可謂深知先生者矣。後數十年。而有渭南李仲白氏者。名與先生同。字仲白。號龍坡。亦潛心理學。爲諸生時。西蜀龍灣高先生儔署高陵教事。仲白越疆從受學。與涇野呂先生同門。相切磋焉。正德庚午。領鄉薦。爲宿遷令。著勸農文。勸孝文。以化俗。由是邑多孝子。又以稅餘金買牛。給民耕墾荒地。宿遷人稱爲百年以來一人。遷海州知州。致仕。初擢州時。不能具一花帶。呂先生遺之一圍。後去州抵家。猶是帶也。其清苦如此。嘉靖丙申卒於家。呂先生銘其墓。稱其稟受懿嘉。學求根本云。



思菴薛先生

先生名敬之。字顯思。號思菴。渭南人。生有異狀。長大雄偉鬚髯修美。左膊一黑文字。深入膚裏。生五歲愛讀書。十一解屬文賦詩。稍長言動必稱古道。則先賢景泰丙子。獲籍邑諸生。居止端嚴。不同流俗。鄉閭驚駭。稱之曰薛道學。為文說理而華。每為督學使者所賞。應試省闈。至十有二次。竟不售。成化丙戌。以積廩充貢入太學。太學生接其言論。咸為嘆服。一時與陳白沙並稱。由是名動京師。自太學歸。二尊人相繼歿。徒跣奔葬。時大雪盈尺。兼酒賤泥濘。亦不知避。後遂病。足值冬月。輒發。毋

關學編

卷四

十三

嗜韭毋芻。終身不忍食韭。成化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先生治應。首勸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於耕種者。資以牛種。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助之買牲畜數十給之。乳民令孳息為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餘斤。尋當饑饉。應民免於死亡。其既竄而復歸者。三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於道者。弘治戊申。秋南山有虎患。為文祭之。旬日間。虎死於壑。已酉春。蕭家寨北平地有暴水湧出。一寨幾至沉陷。先生亦為文祭告。水即下洩。聲如雷鳴。

民免於溺。他德政異政多此類。詳守谿王公譔碑記中。先生尤雅重學政。數至學舍。切切為言。孔孟之旨。由是應人士始知身心性命之學。奏課第一。弘治丙辰。陞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握衣門牆。居二年。致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又四。先生嗜道若飴。老而彌篤。好與人講。遇人無問人省解不。即為說道。人或不樂聽。說亦不置。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法。即以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田疇百咏集。歸來藁。及演作定心性說諸書。其言多有補於名教云。其卒也。

關學編

卷四

十四

呂文簡公誌其墓畧曰。初先生致仕家居。以事入長安。柁獲遇於長安之開元寺。因叩先生。先生言蘭州軍周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於伊洛。吾執弟子禮事之。吾入太學時。道經陝州。陳雲達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遇之。吾以為友。凡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柁謁先生者再四。見先生年已七十。日夜讀書不釋卷。聽其論議。皆可警策。隋志則亦今日之博學好古死而後已者也。又謂門人胡大器曰。為學隆師求友。變化氣質為本。渭南有薛先生。從周先生學。常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及至則跪以請教。又謂門人廉介曰。子聞



諸思菴薛子曰。介菴李錦。關西之豪傑也。甘貧守道。好學。至死不倦。今亡矣夫。夫薛子其亦見介菴而興起者乎。其學問淵源如此云。

平川王先生

先生名承裕。字天宇。號平川。三原人。父恕。歷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諡端毅。爲國朝名臣第一。道德功業。載在國史。成化元年乙酉。先生生於河南官廨。蓋端毅公巡撫日也。端毅公七子。而先生最少。方兒時。節重厚。如老儒。恒端坐。不妄言笑。七八歲。作屋隙詩曰。風來梁上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春

關學編

卷四

主

秋。丁巳。具香果齋而祭。乃爲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胞。齊不齊。謹當謹。太淑人廉知之。以白端毅公。公喜曰。此兒足繼志矣。十四五時。在南都。從莆田蕭先生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公。曰。蕭先生待兒如此。謂不足教耶。公曰。善哉。教也。真汝師矣。先生由是益尊師樂學。遂深造焉。年十七。八著進修筆錄。崇仁吳正。郎宣序之以傳。年十九。應鄉試。督學戴公。劄試其文。奇之。丙午年。二十二。舉於鄉。丁未。孝宗登極。召起端毅公爲冢宰。先生侍行。讀書京邸。與一時名公遊。由是聞見益廣。學益進。癸丑。第進

士會端毅公致仕。先生予告歸。乃開門授徒。講學於釋氏之利。堂至不能容。復講於弘道書院。先生教以宗程朱。以爲階梯。祖孔顏。以爲標準。語具督學。虎谷王公書院記中。蓋先生以師道自居。甚嚴。弟子咸知敬學。故自樹而成名者甚衆。久之。授兵科給事中。有時政先務等疏。皆切中時弊。兩使藩國。饋遺一無所受。歷吏科都給事中。正德初。逆瑾專政。羣工多出其門。先生遠之。又上疏乞進君子。退小人。及諸不法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輸邊。其恨猶未已。曾先生以外艱去。始免服除。瑾誅。以原官遷太僕少卿。本寺卿南太常卿。時上南巡。先生夙戒

關學編

卷四

主

牲帛祭品待祀。或曰。上方用武。無暇於祀。焉用備爲。弗聽。及上至。奏祀皆行之。言者愧服。已卯。宸濠叛。欲趨南都。大臣分城以守。先生分守通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誓死守之。曾有逆黨藏甲兵於柳。以應賊者。先生覺。發服以上刑。都城肅然。壬午。世廟卽位。改元嘉靖。論禦賊功。有白金文綺之賜。癸未。遷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尋。回部爲世廟所重。賜獻皇帝睿筆。清平正直四字。丁亥。晉南戶部尚書。己丑。致仕。林居十年。惟以讀書教人爲事。當時稱其濟美。有范忠宣繼文正公之風。論薦者無虛日。廟堂方欲召用。而先生已歿。識者於是有蒼生



之恨云。卒年七十有四。蓋嘉靖戊戌五月也。計聞賜祭葬如例。諡康僊。先生性篤孝。能悅親養志。故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諸兄皆殊常友之。時序祀先。唯謹誨諸子姪以道。與人交溫乎可親。而又栗然不可狎。故與之交者咸愛敬焉。與長安高御史應先游久之。贈詩以堯夫正叔與之。蓋服其和粹嚴正不易及也。自少樂多賢友。端毅公尤夙以尚友之道誨之。故一時海內名賢無弗接者。自始學好禮終身由之。故教人以禮為先。凡弟子家冠婚喪祭必令率禮而行。又刊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由之。三原士風民俗至今貞美。

關學編

卷四

七

先生之力居多。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星軺集。辛巳集。考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厚鄉錄。童子吟藁。婚禮用中。進修筆錄。動靜圖說等書。所述有橫渠遺書。太師端毅公遺事等書。行世。端毅公林居日著五經四書意見。獨攄心得。自成一家。學者宗之。先生著述種種。蓋多本之庭訓云。門人馬光祿理。秦大參偉。郝大參世家。雒中丞昂。張給諫原。李憲副伸。趙僉憲瀛。秦明府寧。王明府佩。李孝廉結。有名。光祿別有傳。

關學編卷五 原編

長安馮從吾仲好纂編

豐川王心敬爾輯重訂

涇水王承烈遜功叅閱

明儒

涇野呂先生

先生名柟。字仲木。高陵人。世居涇水北。自號涇野學者。尊之曰涇野先生。父溥。號渭陽。有隱德。先生少儁悟絕人。羈弗為諸生。受尚書於高學諭儔。邑人孫大行昂。即有志聖賢之學。又問道於渭南薛思菴氏。充乎有得不

關學編

卷五

十六

妄語。不苟交。夙夜居一矮屋。危坐誦讀。雖炎暑不廢衣冠。年十七八。夢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由是學益進。督學遂菴楊公虎谷王公。拔入正學書院。與羣俊茂游。大參熊公李公。延教其子。先生辭不獲。乃館於開元寺後。聞父疾。即徒步歸。二公以夫馬追送不及。先生日親在床褥。安忍俟乘馬也。父尋愈。搆雲槐精舍。聚徒講學其中。二公仍遣子熊慶浩。李繼祖。卒業焉。弘治辛酉。舉於鄉。明年計偕不第。遊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次寇子淳。安陽張仲修。崔仲鳧。林縣馬敬臣。諸同志。講學寶印寺。嘗約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母徒舉業。



以要利祿。母徒任重弗克有終。日孜孜惟以古聖賢進德修業爲事。遣弟栖師事伯循。其入學儀式。京師傳以爲法。同邑高朝用時爲地官郎。謂檢討王敬夫曰。予邑有顏子子知之乎。敬夫曰。豈呂仲木耶。自是納爲厚交。乙丑。敬皇帝賓天。與諸生哭臨。先生聲出淚下。衆譁爲迂。弗恤也。孫行人歿於京。遺孤不在側。先生哀經哭拜弔者。或曰。禮與曰禮。喪無主。比隣爲主。况師乎。及返葬於鄉。猶是服也。宿棺下三日。哭而相葬事。既歸。復講學於精舍。從游者日衆。正德戊辰。舉南宮第六人。廷對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凡知先生者皆喜曰。今得真狀元矣。

關學編

卷五

九

時閹瑾竊政。以粉楸故致賀。先生却之。瑾野甚。自是遜避不與往來。在翰林二年。操介益勵。祿入祇祀其先。父母書問至。必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期功喪爲位而哭。門無饋遺。時何粹夫瑋爲編修。以道自守。不爲流俗所喜。先生日相切劘。雖如也會西夏構亂。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不報。瑾惡其言。益銜甚。乃與粹夫相繼引去。未幾瑾敗。禍延朝紳。人咸服先生之明。家居杜門。謝客者二年。臺省交章薦其往。拒逆瑾卓識偉節。宜召擢大用。壬申。起供舊職。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盛有臺沼。我

太祖代取之。人主可不深念。或謂元主之戒。傷於太直。先生曰。賈山借秦爲喻。漢文尙能用之。况主上過漢文。遠甚。柙獨不能爲賈山乎。疏入。上亦嘉納。未幾乾清宮災。復應詔言六事。一日。逐日臨朝聽政。二日。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三日。郊社禘嘗。祇肅欽承。四日。日朝兩宮承。顏順志。五日。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命各寧業。六日。天下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不報。先生復引疾去。崔仲鳧嘆曰。古有直躬進退不失其道者。吾於呂仲木見之矣。歸而卜築邑東門外。扁曰東郭別墅。四方學者日集。都御史虎谷王公薦其學行高古。乞代已任。不報。潯陽公

關學編

卷五

二十

病。先生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爲白。比卒。哀毀踰禮。既葬。廬墓側。旦夕焚香號泣。門人感之。皆隨先生居。乃與平定李應箕同邑。楊九儀輩講古今喪禮。當襄事時。郡守致賻受之。既而馳幣。句文辭。門人問故。先生曰。方卒哭而遽懷金爲文。吾不忍也。既禫。釋服。講學於別墅。遠方從者。彌衆。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居焉。鎮守閹廖覩以豚米却之。廖素張甚。乃戒使者曰。凡過高陵。毋擾有呂公在也。有客以兼金乞居間。先生咲而謝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乃以鳥獸視耶。其人慙曰。吾姑試子耳。門庭蕭然。無異寒素。世廟卽



位詔起原官。時朝鮮國奏稱狀元呂柟主事馬理為中國人才第一。朝廷宜加厚遇。仍乞頒賜其文使本國為式。其為外國敬慕如此。上御經筵。先生進講。適值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黻服禮。罷賜酒饌。朝論趨之。癸未分校禮闈。取李舜臣輩悉名士。時陽明先生講學東南。當路某深嫉之。主試者以道學發策有焚書禁學之議。先生力辨而扶救之。得不行。場中一士子對策欲將今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火其書。極肆詆毀。甚合問者意。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先生曰。觀此人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必迎合權勢。同事者深以為然。遂置之。

關學編

卷五

三

念新天子即位。上疏請講聖學。畧曰。學貴於力行而知要。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天下中興太平之業。實在於此。不報。在史館與鄒東廓友善。甲申。本修省詔復以十三事上言。頗過切直。時東廓亦上封事。同下詔獄。一時直聲震天下。人人有真鐵漢之稱。尋謫東廓判廣德。先生判解州。道出上黨。隱士仇欄兄弟遮道問學。有梓匠張提者。役於仇氏。聞先生講。喜甚。跪而求教。先生誨以善言。提大悟。昔嘗取人一木作界方。至是遂還其王。仇氏兄弟益為感動。先生喜。形諸詩。云。豈有征夫能過化。雄山村裏似堯時。既至解。仰堯舜。

故址慨然以作士。變俗為已任。解士子視聖學與舉業為二。先生曰。苟知舉業聖學為一。則干祿念輕。救世意重。於是講學崇寧宮。每誨諸士。雖舉業拳拳不離聖賢之學。諸士皆欣然向道。以為聖賢復出也。曾守缺。先生攝事。不以遷客自解免。恤犴減役。勸農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善政犁然。郡庠士及四方來學者益衆。乃建解梁書院居之。選少而俊秀者。歌詩習小學。諸儀朔望令耆德者講。會典行鄉約。廉孝弟節義者表其閭。求子夏後教之學。建溫公祠。正夷齊墓。訂雲長集。久之。政舉化行。俗用丕變。丁亥。轉南吏部考功郎中。解

關學編

卷五

三

梁門人王光祖謂先生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為考功躬親吏牘。少司馬王浚川薦其性行淳篤。學問淵粹。遷南尚寶卿。久之。遷南太常少卿。往太常。讌樂甚褻。先生悉革之。乙未。遷國子祭酒。先生在南都幾九載。海內學者大集。初講於柳灣精舍。既講於鷲峯東所。後又講於大常南所。風動江南。環向而聽者前後幾千餘人。聞中林穎浙中王健以謁選行中途。聞先生風。遂止。乃買舟泛江。從之遊。上黨仇欄不遠數千里。復來受學。先生猶日請益於甘泉湛先生。日切琢於鄒東廓穆元菴。願東橋諸君子。時東廓亦由廣德移南。益相得甚。驢云。



其在國學。益以師道自任。自講期外。尤日進諸生諄諄發明。使人人知聖人可學而至。嘗取儀禮諸篇。令按圖習之。登降俛仰。鍾鼓管籥。洋然改觀。易聽。有以孝廉著者。揭榜示旌。喪者弔而賻。病者問而醫。死者哭而歸骸。其鄉。又奏減歷。以通淹滯。絕請托。以杜倖門。凡監規之久弛者。罔不畢舉。六館僚屬。觀法清慎。諸生皆循循雅飭。一時太學有古辟雍之風。京邸指紳多執弟子禮。從學。而內使大興沈東亦時時聽講焉。其感人如此。人人稱為真祭酒。臺臣張景薦其德行文學。真海內碩儒。當代師表。丙申。晉南禮部右侍郎。東南學者喜先生復至。

關學編

卷五

三

益日納履其門。乃復講於禮部南所。時上將躬視承天。山陵累疏勸止。不報。署南吏曹。筴疏薦何瑋。穆孔暉。徐階。唐順之等二十人。入賀。會有論湛先生偽學者。先生自諸當路曰。聖皇在上。賢相輔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舉乎。事遂已。時霍文敏為南宗伯。與夏貴溪故有隙。時時嘲詬夏。先生乘間諷曰。大臣誼當和衷。過規之可也。肯憎非體。霍誤疑先生黨夏。已先生來闕下。夏已柄國。數短霍於先生。先生毅然曰。霍君性雖少福。固天下才也。公為相當為國惜才。由是夏亦誤疑先生黨霍。會廟災。自陳遂致仕。然先生終未嘗以此向人自白也。歸

而講學北泉精舍。越四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卒。距生成化己亥四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四。卒之日高陵人為罷市。休寧門人胡大器先至高陵侍疾。遂視殮。殯而執喪焉。四方門人聞者皆為位而哭。先生性至孝。友儉。朴。事繼母侯色養篤至。室無妾媵。與李淑人相敬如賓。事叔父博如父。歲饑嘗分俸賙其族眾。姊劉家窶甚。時時濟之。憫外祖宋乏嗣。每展墓流涕。從舅瑾寓同州。特訪逐歸。平生未嘗干謁人。亦不受人干謁。不事生產。既歿。家無長物。蓋先生之學。以立志為先。慎獨為要。忠信為本。格致為功。而一準之以禮。重躬行。不事口耳。平居端

關學編

卷五

三

嚴恪毅。接人則和易可親。至義理所執。則硜然競烈。置死生利害弗顧也。嘗訪王心齋。良於泰州。趙玉泉。初於黎城。每遇同志。雖深夜必往訪。苟非其人。卽一刺不輕投。教人因材造就。總之以安貧改過為言。不為元虛高遠之論。門人侍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惰容。論者謂關中之學。自橫渠張子後。惟先生為集大成云。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篇。宋四子抄釋。史館獻納。南省奏稿。詩樂圖譜。史約。高陵志。解州志。及涇野文集。別集。傳世。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



谿田馬先生

先生名理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弘治戊午舉人正德甲戌進士皆高等初授吏部稽勲司主事尋調文選甫一年即謝病歸戊寅薦起考功庚辰又送母歸嘉靖甲申復薦起稽勲員外郎尋遷稽勲考功郎中丁亥擢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戊子又謝病歸辛卯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年又謝病歸歸十年又薦起南京光祿卿至即引年致仕乙卯年八十又二其年十二月十一日夜地大震先生即以是夜卒人皆慟之先生幼敏慧醇雅如成人年十四為邑諸生即稱說先王則古昔研究五經

關學編

卷五

五

指義多出人意表弘治癸丑先生年二十矣曾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以進士侍歸講學弘道書院先生即受講康僖公所於是得習聞國朝典故與諸儒之學先生一切體驗於身心與同門友秦西澗偉作告文告先師共為反身循理之學以曾子三省顏子四勿為約進退容止力追古道康僖公深器異之一時學者即以爲今之橫渠也遂菴楊公督學關中見先生與康德涵呂仲木大驚曰康之文辭馬呂之經學皆天下士也是時身未出里中而名已傳海內動京師矣既如京師益與海內諸名公講學其意見最合者則陳雲遠呂仲木崔仲

鳧何粹夫羅整菴諸君子於是學日純名日起所在學者多從之遊督學漁石唐公為建嗟峨精舍漁石作記稱先生得關洛真傳為當今碩儒四方學徒就講者益衆其教以主敬窮理為主士無問少長與及門不及門無不聞風傾慕者先生又特好古儀禮時自習其節度至冠婚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折衷用之處父喪與嫡生母之喪關中傳以為訓乃其難進易退之節人尤以為不可及嘗曰身可緇道不可緇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須自揣分量可也仲鳧稱先生愛道甚於愛官當世以為確論往安南貢使

關學編

卷五

五

謂部郎黃清曰故聞馬先生名願一見今不在仕列何也黃曰先生高志不欲官使人嘉嘆以去朝鮮國王奏乞頒賜主事馬某文使本國傳誦為式其名重外夷若此先生主事時上書諫武宗巡遊者二後伏闕諍益力杖於廷員外時值議大禮率百官伏闕進諫世宗震怒命開伏闕者姓名百官以先生名為首逮繫詔獄復杖於廷尋復官郎中時奏寢莊釋之奏即執政言亦不從考察力罷執政私人廣東人彭澤力主被劾調用魏校蕭鳴鳳為正人卒不改官公論翕然至今稱為真考功嘉靖丙戌分校禮闈所取皆海內名士人尤服其藻鑑



先生喜接人。又喜汲引後生。年七十歸隱商。此書院名益重。來學者遠近踵集。縉紳過訪。與海內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壘壘應之不倦。山中野服鶴髮童顏。飄然望之若仙人。以是益願侍先生談。諸得詩文者。又願得先生親書。先生不談佛老。不觀非聖書。初年介而毅。方大以直至晚年。則益恭而和直。諒而有容。其執禮如橫渠。其論學歸準於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云。所著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刪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陝西通志。與詩文集各若干卷。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葬。先生門人最盛。有河州何

關學編

卷五

七

永達字成章。自號拙菴。以歲貢為清豐縣丞。尋棄去。讀書。前學老而彌篤。壽九十有四。著春秋井鑑。林泉偶得。聖訓補註。井鑑續編。諸書。先生嘗寄以詩云。楊柳灣頭。撫七絃。故人零落似飛綿。河濱尚有鍾期在。青鳥音來動隔年。其見重如此。

苑洛韓先生

先生名邦奇。字汝節。號苑洛。朝邑人。父紹宗。號蓮峯。成化戊戌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副使。學識才品。當世推重。先生幼靈俊異常。承訓過庭。卽有志聖學。為諸生治尙。詩卽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畧。律呂直解。見者驚服。弘

關學編 卷五

治甲子。以書舉第二人。正德戊辰。成進士。拜吏部考功主事。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某私袖小帙。竊視先生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何以私帙為。乃奪其帙。封貯不檢。都御史為遜謝。衆皆失色。調文選。太宰托意為官。擇人欲發視。缺封。先生執不可。太宰銜之。會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時逆廝錢寧。以鈔數萬符浙。易銀。當事者斂餽。恐後。先生檄知縣吉棠。散其斂。卒不餽。宸濠將舉逆。先命內豎假飯僧數千人於杭天竺寺。先生立為散遣。濠又以儀賓託名進貢。假道衢州。先生召儀賓詰曰。進貢自

關學編

卷五

七

當沿江而下。奚自假道歸。爾王韓僉事在此。不可誰也。後三年。深米通鎮守。欲襲浙江。賴前事發。姦不竟逞。先生謂鎮守為浙蠹。諸不少假。鎮守銜甚。誣奏擅革進貢。誹謗朝廷。逮下詔獄。為民既歸。謝客講學。四方學者負笈日衆。世廟卽位。改元嘉靖。詔起山東參議。尋乞休。甲申。大同巡撫張文錦。階亂遇害。時勢孔棘。復以薦起。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人皆危之。先生聞命。卽行將入城。去二舍許。逆者使二人露刃迎。且欲燬參將宅。以懾之。先生奮然單車入。時諸司無官。鎮人聞先生入。皆感激泣下。人心少安。既而巡撫蔡公天佑。至代州。先生親

二一七



率將領令盛裝戎服謁蔡於代。蔡驚曰：公何為如此？先生曰：某豈過於奉上者。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大同人止知有某耳。不身先降禮，何以帥眾？蔡為嘆服。會上遣戶部侍郎胡公瓚提兵問罪，鎮人聞之，復大譟。先生適侍郎于天城，以處分事宜。馳白巡撫，諸軍聞言出於先生信之始解。翌日首惡就戮。先生謂侍郎曰：首惡既獲，宜速給賞以示信。庶亂可弭，寧不然？人心疑懼將有他變。侍郎不聽。先生遂致仕歸。後果如其言。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尋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其秋主試順天，因命題為執政所不悅。喉言者謫南太僕寺

關學編

卷五

五

水已丑再疏歸，尋起山東按察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大同再變，王師出討，百凡軍需倚辦。宣府悉力經理，有備無乏。乙未入佐院事，尋改巡撫山西。時羽檄交馳，先生躬歷塞外，增飭戰守之具，拓老營堡城垣，募軍常守以代分番。諸邊屹然可恃。四疏乞休，復致仕。甲辰復用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太宰周公用喜得佐理，翁然委重。丁未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復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五疏乞歸，是在己酉。益修舊業，倡導來學。居七年乙卯會地震卒。年七十七。贈少保諡恭簡。門人白壁曰：先

生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於數學，胸次灑落，大類邵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張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為奇節一行，而識度汪然，涵養宏深，持守堅定，躬行心得，中正明達，則又一薛敬軒也。所著有苑洛語錄、苑洛集、苑洛志、樂性理三解、易占經緯、易說書說、毛詩未喻諸書傳世。弟邦靖，字汝慶，號五泉，幼稱奇童，年十四舉於鄉。二十一與先生同第進士，為工部主事，權稅武林。比及瓜，有同年趙司李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耳。既遷郎中，以建言逮獄，為民嘉靖改元起山西左參議，以病免，尋卒。

關學編

卷五

三

年僅三十有六。汝慶父子兄弟以學問相為師友。太史王敬夫銘其墓，稱為曠世之英，全德之士。所著有五泉集、朝邑志若干卷。

瑞泉南先生

雲林尚氏附

先生名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渭南人。正德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紹興府知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有五。先生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為文，即知求聖賢之學。嘗賦詩言懷，有誰謂予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拜之語，弱冠以古文辭鳴世。入仕尚友講學，漸棄其辭章之習，志於聖



道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嘉靖癸未知紹興時。王文成公倡道東南。講致良知之學。王公乃先生辛未座主也。先生既從王公學。得實踐致力肯綮處。乃大悟。曰。人心果自有聖賢也。奚必他求。於是時時就王公請益焉。嘗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王公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王公曰。吾言之矣。先生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王公曰。良知却是我言。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來告曰。與其過後悔改。不若預言無犯為佳也。王公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王

關學編

卷五

三

公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任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於是關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而王公之門人日益進。已又同諸同門錄王公語為傳習錄。續刻以傳。越丙戌。先生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當事者以抑王公故。故斥之。先生致書王公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懇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畧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王公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同門遠觀傳誦。相與嘆仰。歆服。因而興起者甚多。王公報書

為論良知。言甚悉。謂關中自橫渠後。今實自南元善始。先生既歸。益以道自任。尋溫舊學。不輟。以書抵其侶。馬西元諸君。闡明致良知之學。構酒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弟及諸門人詩有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揚。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借數子。教學此相將。而尤惓惓於慎獨改過之訓。故出其門者多所成立。蓋先生之學。以致良知為宗旨。以慎獨改過為致知工夫。飭躬勵行。惇倫敘理。非世儒矜解悟而畧檢押者可比。故至今稱王公高第弟子必

關學編

卷五

三

稱渭南南元善云。所著有紹興志。渭南志。瑞泉集若干卷。行於世。

時有同州尚公班爵。字宗周。弘治甲子經魁。父衡為浙江參議。公隨父任。亦從王文成公學。後任安居知縣。谿田先生撰通志。稱公作縣剛果勤勵。政舉民安。著有小淨稿雲林集。

斛山楊先生

先生名爵。字伯修。號斛山。富平人。初誕時。室中如火光起。人咸驚異之。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家故貧。年二十始發篋讀書。苦無繼。嘗以薪代。夙夜攻苦。每之隴上。



耕田挾冊行意欣欣也居恒念人當以聖賢為師一切不稟古昔何所稱宇宙間兄靖以掾誤惟法先生徒步百里外申厥冤遂並繫獄先生從獄中上書辭意激烈邑令見而驚之曰奇士也胡累至是耶立出之給油薪費督之學年二十八聞朝邑韓恭簡公講理學躬輦米往拜其門公睇先生貌行行狀也欲卻之父蓮峯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詫曰縱宿學老儒莫是過吾幾失人矣既省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同門學者皆自以為不及後與楊椒山稱韓門二楊云年踰三十督學漁石唐公始首拔為邑諸生嘉靖

關學編

卷五

三

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食館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實付以金客謝寡取先生峻不允乃敦請家止宿焉是秋即以書舉第三名明年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藩國餽贈俱讓不受或以為矯先生曰彼雖禮來名重天子使吾獨不自重天子使邪聞者嘆服壬辰選山東道監察御史時權臣當國草疏將劾之疏且具會鄉人有以垂白在堂勸止者乃移疾歸歸未幾毋劾毀瘠踰禮廬墓三年有冬笋馴兔之瑞服闋家居授徒講學者又五年庚子秋以薦起河南道巡視南城權貴斂避而所觀時事不勝扼腕辛丑春二月初四

日上封事娓娓數千言大約天下事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皆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為欺罔翊國公郭勛為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民閔不憂恤而為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縉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輩非死即斥去所損國體不小是時中外頗以言為諱疏入人皆愕然大怒即逮繫鎮撫司窮究其詞拷掠備至先生一無訛是日都城風大作人面不相覩都人呼為楊御史風其感動天地如此先生身晝夜柵鎖中創甚血淋漓下死而復甦先

關學編

卷五

三

是士大夫下獄未有柵鎖者乃自先生始蓋貴溪翊國意也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巡按陝西御史浦公鉉相繼中救俱箠死獄中守益戒嚴人益為先生危而先生處之自若刑部郎錢公德洪工部郎劉公魁吏科給事中周公怡皆先生同志舊友先後俱以事下獄相得甚驩然自學問相勸勉外各相戒不得言得罪事錢先釋獄先生願有以為別錢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而乃日與周劉切劘修詣不少輟釋四子諸經百家研精於易著周易辨錄及中庸解若干卷



諸所著作畧無憤惋不平語詩文倡和身世頓忘如是者五年乙巳秋八月十二日上以受釐故放先生及周劉歸田里而三人者猶相與取道路水講學舟中逾臨清始別歸會熊太宰以諫仙箕忤旨復逮三人獄先生抵家甫十日聞命卽日就道親朋揮淚爲別先生無幾微見顏面身幽園扉者又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上建醮高儀殿災火圍中恍聞呼三人名氏者次日釋歸爲民上之聖明保全諫臣如此旣歸教授里中貴人莫得見其面疏粥敝履怡然自適己酉冬十月九日卒于家年五十有七病革時援筆自誌又惓惓以作第一等

關學編

卷五

三五

事做第一等人教其子孫無他辭蓋先生爲人徑直不阿而內實忠淳自少至老孳孳學問以韓苑洛馬谿田爲師以楊椒山周訥溪劉晴川錢緒山蔡汝濱諸君子爲友險夷如一初終不貳磨礪精光展拓胸次其所涵養者誠深以故鼎鑊湯火百折不回完名全節鏗錡一代不偶也彼世之淺衷寡蓄耽耽以氣節自多者視先生當媿死矣先生沒若干年莊皇帝以世廟遺詔贈光祿少卿錄其後今上用禮官議諡忠介

愧軒已先生

石谷張氏

正立李氏附

先生名潛字時見涇陽人號愧軒嘗謂爲學必不愧屋

漏方可爲人因取號以自警云父應祥嘉靖壬辰進士爲禮科都給事中以論宮寮事奪官爲時名臣先生幼穎敏讀書卽解大義嘗秘書克己銘懷袖中時爲展玩稍長從都諫公任師事蜀進士趙木溪氏聞木溪氏講義理之學而悅於是學甚力歸又師事涇野呂先生深幸其得所依皈凡一言一動率以涇野爲法於是學益力而舉子業亦益入理爲邑諸生試每傾曹偶學使者重其文行拔入正學書院以風多士嘉靖丙午以詩薦鄉書卒業成均友天下士而名日起時朝紳中有講學會每聞先生偕計至亟延之講先生刻意躬行遠聲色

關學編

卷五

三五

慎取予一毫不苟而尤嚴於禮諸冠婚喪祭咸遵文公惟謹卽置冠與祭恭式必如古人或以爲迂弗恤也先是母柏孺人病於京先生扶母病西歸劑醫百至孺人病革以先生且弱冠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日夜苦處喪次旣襄事廬居墓所服除始完婚事至孝之名動關中事都諫公與繼母張曲盡孝養都諫公病至嘗糞以驗物則哀毀幾絕都諫公封事故未留稿先生走闕下錄原疏請銘馬文莊公文莊公亟稱之事叔父待諸弟情愛備至每歲時祭畢燕諸族人講明家訓又率鄉人行鄉約人多化之親黨有窘乏輒憐而周焉與人交平



易欬洽或有過卽而規之而未嘗背言其短嘗與友人  
蒙泉郭公郭讀書講學谷口洞中四方從學者甚衆聽  
者津津有得咸曰得涇野之傳者愧軒也當道旌異無  
慮數十初南祭酒姜公寶建言天下人才多壞於舉人  
之時以其身階仕進而上無繩束甄別故易壞也請詔  
有司推擇舉人中行誼修者特掄擢風士習於是撫按  
張公社等交章以先生名上聞遂辟入京特授國子監  
學正時馬文莊公爲祭酒蒙泉郭公亦爲助教乃與郭  
公議以涇野先生爲祭酒時所布學約請馬公力舉行  
之由是講讀之聲徹於橋門萬歷癸酉調工部司務會

關學編

卷五

七

淮海孫公楚侗耿公俱入京先生數就兩公質所學同  
志方依先生爲主盟乃戊寅六月一病遽逝年僅六十  
又二水部郎葉君逢春狀其行大司馬確菴魏公銘其  
墓宮保李敏肅公爲之傳皆實錄非溢美

時從涇野先生學者又有張公節李公挺節字介夫  
號石谷亦涇陽人父幡官通州同知公隨之任會甘  
泉湛先生講學京師通州距京師甚邇公從之游湛  
先生教以隨處體認天理公大有省無何通州公致  
仕公歸而補邑諸生復受學涇野先生爲諸生四十  
餘年竟尼於場屋以積廩行將膺貢嘆曰吾老矣安

用貢爲乃上書督學劉公辭廩劉公雅知公學行特  
加禮遇仍扁其門曰清風高節尋奉例遣授訓導職  
銜云公爲人方正介直涇野先生深器重之嘗贈以  
詩有守道不同比舊堅之句生平不妄交遊獨與愧  
軒蒙泉諸君子相講切日坐南園草屋中讀書窮理  
涵養本原至老不倦卽惡衣糲食澹如也嘗語學者  
曰先儒有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出端  
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真境不爾縱事事求  
合於道終難湊泊不成片段矣人皆以爲名言卒於  
萬歷壬午壽八十貧不能葬李敏肅公捐金助之始

關學編

卷五

八

克襄事云挺字正立咸寧人正嘉間西安郡學生性  
孤直有義氣不隨時俯仰會有詔藩郡如故事出諸  
生分諭諸屬公以次出某邑贈遺一無所受嘗自誦  
曰生須眉大耳選用讀春秋涇野先生歿又講學谿  
田馬先生所往來三原路中以盜死人皆惜之

蒙泉郭先生

先生名郭字惟藩號蒙泉涇陽人器宇凝重童時屹若  
成人甫八齡卽知誦讀諳聲律時從都諫龍山呂公學  
偶試以對句云曉風拂水面先生輒應 朝日射巖  
頭龍山公計偕屬受學東橋李公與龍山公子愧軒先



生同筆研。兩人同肆力於學。即以聖賢相期許。曰必不為世俗碌碌者。補邑庠生。聲名蔚起。父母相繼逝。先生侍疾居喪。竭力盡瘁。家計窘甚。而處之裕如。朝夕攻苦。益潛心性命。不顯顯。競雕蟲之技。時蓋未離庠校。而名已蜚三輔矣。邑侯樊高。其行延居講席。或有以千金求居問者。先生峻拒不納。樊侯退。而省其私益。用高之嘉。靖戊午年。已四十有一矣。始舉於鄉。辛酉冬。以呂師會葬。遂不上公車。一時郡邑爭表其廬。謂得古師弟之誼焉。先生舉孝廉。後與愧軒先生讀書龍巖洞中。學益有得。負笈從遊者甚衆。累試春官不第。乙丑謁選河南。

關學編

卷五

元

獲嘉學論。日與諸生講學。課藝多所造就。隆慶庚午。擢國子助教。值馬文莊公為祭酒。致規肅然。先生贊襄之力。居多。時年已五十有六。例不得入臺省。同列欲先生少隱。庚申。應選。先生笑曰。臺省寧可不得。年其可隱邪。僅得戶部主事。朝論偉之。權稅九江。先生處脂澗。澗然不滓。弊剔奸鋤。商旅胥悅。時有監關郡倖某者。墨吏也。束於新令。不得肆。乃妄加污穢。事聞諸朝。朝大夫共知先生賢。竟為白其誣。萬歷庚辰。出守馬湖。馬湖西南夷故地。俗陋易囂。先生恩威並濟。禮讓躬先。裸夷數十輩。從其譯。曾願望見先生顏色。歸而愛戴彌切。居未三載。

關學編 卷五

聞有猶子之戚。念伯兄且老。獨居。遂投牒歸。歸田二十餘年。自讀書講學外。他無所事。督學敬菴許先生雅重先生。檄縣延為鄉飲大賓。先生雖堅遜。恒虛席以待。乙巳六月三日。無疾而卒。距生正德戊寅三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八。士大夫及門下士。追思無已。以其德履私諡曰貞懿先生。先生學重根本。篤於倫理。而兢兢持敬。自少至老。一步不肯肩越。暇中喜吟詩。卓有堯夫擊壤遺意。有云。學道全憑敬。作儀須更離。敬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云。近名終喪已。無欲自通神。識遠乾坤濶。心空意見新。閉門只靜坐。自是出風塵。又云。莫道老來積德難。古人雖老志不朽。富公八十尚書屏。武公九十猶求友。老來聞道未為遲。錯過一生寧不悞。從此努力惜分陰。毋徒碌碌空白首。觀此則知先生享上壽而完名。全節非偶然矣。先生與人言。每依大節而出之。藹然可聽。令人不忍別去。雖新進少年。延見必恪。生平手不釋卷。冠履几榻。悉列箴銘。而晚年尤喜讀易。所著有自警俚語。山居雜詠。語畧族譜。仰鄭堂集。仲子九有。殺青以傳。九有乙未進士。以猗氏令擢禮部主事。未究其用而卒。人皆惜之。

關學編

卷五

甲

秦關王先生



先生名之士。字欲立。號秦關。學者稱秦關先生。其先咸寧人。五世祖志和。遷居藍田。其後子孫因家焉。父旌。號飛泉。官代邸教授。明理學。有語錄藏於家。先生幼承庭訓。七八歲即知學。教授公授之毛詩。二南輒解。輒爲諸弟妹誦之。教授公喜有子。後治大戴禮。兼通易爲諸生。以文名庠校間。嘉靖戊午。舉於鄉。已未。試春官不第。由是益肆力舉業者累年。後屢不第。幡然改曰。所性分定。聖道遠人乎哉。一曲經生。華藻奚爲。遂屏棄帖括。潛心理窟。毅然以道學自任。爲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蒿牀糲食。尚友三古。行已必恭。與人必敬。飲食必祭。必誠。兢兢遵守孔氏家法。一時學者以爲藍田呂氏復出。感慕執經者屢滿戶外。士習翕然。又謂居鄉不能善俗。如先正和叔何。乃立鄉約爲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設科勸糾。身先不倦。諸灑掃應對冠婚喪祭禮久廢。每率諸宗族弟子一一教行之。於是藍田民俗復興。萬歷甲戌。病痺。屬又哭母過毀。步履愈艱。終喪而嚮道之心愈篤。謂非博取遠遊。終難進道。會仲子守亦與計。偕已卯。遂復如京。是時先生已久謝公車。第日與諸同志講學都門之蕭寺。崇正闢邪。力肩斯道。卽時貴或譁及二氏。輒正辭距之。不少假。旣而道鄒魯。瞻闕

關學編

卷五

聖

里徧拜先師及諸賢祠墓。低回留之。不忍去。夢寐如見其人。久之始歸。由是秦關之名動海內矣。凡縉紳莅茲道。茲者罔不式廬。願見表厥宅里云。歲乙酉。德清許敬菴先生督關中學。講學正學書院。先生故許先生同志友也。禮徵先生爲多士式。先生亦樂就。許先生合志同方相爲切劘。時多士皆有所興起。後許先生以應天丞謫歸。先生亦南遊講學。出武關。浮江漢而下。迂道江之右。會南昌章子潢。新城鄧子元錫。廣信衢州楊子時喬。殷子士望。復東渡浙水。見許先生於德清。東南學者聞先生至。多從之遊。先生二子宗容。念先生疾。客久肅迎歸。是在己丑秋。明年庚寅。八月卒於家。壽六十有三。目欲瞑。以手示二子爲訣。亦曾子啓手足意也。先是南司成趙公用賢。在史王公以通相繼疏薦。趙疏海內三逸公居其一。疏云。孝弟力田。行不踰乎軌範。詩書敦悅。名已動於鄉閭。雖久嬰足疾。而過廬者必式。宜如近王敬臣故事。授以京秩。俾表帥一鄉。矜式後學。便。在史疏大畧與趙符。命下。宗伯議議如薦者。指先生爲孝廉。垂三十餘年。竟不仕。角巾野服。悠焉終老。至是。詔授國子監博士。除目。至而先生已先物故。四越月。一命不待。君子惜之。先生生平修姱。惇倫篤於行誼。丁內外艱。毀幾滅

關學編

卷五

聖

貴或譁及二氏。輒正辭距之。不少假。旣而道鄒魯。瞻闕



性處弟弟怡怡。未五旬失耦。誓不繼。鰥居終身。其於世俗聲色嗜好一切漠然。性不問家而好施。喜活人或謂貧所濟幾何。則曰吾盡吾心力耳。置祠祭墓祭二田。爲宗族置義倉義田。卽楹。晦無多。實貧士所難。居恒晦迹却埽。卽郡邑以幣交未嘗苟受。亦未嘗輕謁。至於訪道求友。雖跋涉間關數千里亦不憚遠云。先生篤信好學。見徹本原。非沾沾一節一善以成名者。世或止以甘貧苦節稱先生。是豈足盡先生哉。所著有理學緒言。信學私言。大易圖象卷。道學考源錄。易傳詩傳。正世要言。正俗鄉約。王氏族譜。正學筌蹄。闕里瞻思。關洛集。京途集。

關學編

卷五

聖

南遊稿所述。有先師遺訓。先君遺訓。皇明四大家要言。性理類言續孟錄。諸書行世。

關學編卷之五終

關學編卷六 新增

豐川王心敬爾緝續纂

涇水王承烈遜功參訂

明儒

少墟馮先生

淑遠周氏傳誦 子真黨氏還醇 白氏希彩 澄源劉氏波附

先生名從吾。字仲好。學者稱少墟先生。西安府長安人。父友保定郡丞。以先生貴。贈通議大夫。先生九歲通議公手書王文成公箇箇人心有仲尼詩。命習字。卽命學其爲人。先生便亶亶有願學志。弱冠以恩選入太學。比歸德清許敬庵公督學關中。開正學書院。拔志趨向上。

關學編

卷六

聖

士講明正學。聞先生名。延之與藍田秦開王公講切關洛宗旨。識力之卓犖。大爲敬庵器重。萬歷戊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觀政禮部。調士君子卽釋褐不可忘。做秀才時書壁自警。時入朝多餽中貴家。先生獨攜茶餅往。尋選庶吉士。應館課。不規規詞章。嘗以文人何如聖人。著做人說二篇。而其於一切翰苑浮華徵逐。概謝絕不爲。惟與焦漪園徐敬源徐匡嶽諸公立會講學。旣而改御史巡視中城。司城者結首揆綱。紀爲屬。先生疏斥之。權貴斂跡。督科胡某爲政府私人。前後疏參者神廟皆留中。先生列其狀得旨摘調。而是時神廟中年倦於朝。



講酒後數斃左右給侍先生齋心草疏有困麩葉而躓  
飲長夜娛窈窕而晏眠終日等語神廟震怒傳旨廷杖  
會長秋節以輔臣趙志臯救免一時直聲震天下命巡  
按宣大不拜請告歸與故友蕭茂才輝之諸人講學寶  
慶寺著疑思錄六卷起河南道巡鹽長蘆清國課除積  
弊行部所至必進講諸生著訂士篇暨新建用事臺省  
正人削籍者強半先生與焉策蹇抵里則日事講學不  
關外事著學會約善利圖說既而以怔忡處一斗室足  
不至闕者歷九年蓋藉養病謝親知交遊一意探討學  
術源流異同也出則仍與周大參淑遠講學寶慶執經

開學編

卷六

五

問業者日以象管道於中書院為同志會講  
之所林君凡二十年自非會講則不輕入城市至於牘  
下公府則一字不屑也世推南鄒北馮前後疏薦數十  
上與中光廟即位以符卿問卿廷尉召俱未行次年熹  
廟改元始應詔歷左副都御史遼左陷疏參經撫置之  
法以紅丸論李可灼又論梃擊之獄與祭姦諸臣為難  
者皆姦黨也而於一切大獄則力任之確乎不為人言  
推奪坐是與要人左羣黨齒擊矣初熹廟之立也先生  
目擊時事內則旱荒盜賊連綿糾結而士大夫咸懷一  
切莫肯顧慮日惟植利結黨為汲汲外則遼左危急禍

且剝床及膚而有事則將帥輒棄城宵遁不知有死綏  
之義無事則本兵經撫各自結黨互相排陷不知和衷  
共濟之道於是挺身而出與以直道大義挽回其間及  
出則權所不屬勢不可維徒蒿目而視殊無救濟之良  
策於是遇可言處則明日張膽糾彈不避以一身彰宇  
宙之公道復與同官鄒南臯鍾龍源曹真子高景逸數  
先生約會講都城隍廟暨發明人性本善堯舜可為  
之旨以啓斯人固有之良與以作其國爾忘家君爾忘  
身之正志兼欲借此聯絡正人同志濟國也縉紳士庶  
環聽者至廟院不能容或曰輦轂講談誑詠之罔也國

開學編

卷六

六

家內外多事宜講者非一端學其可已乎先生愴然曰  
正以國家多事人臣大義不可不明耳鄒南臯先生曰  
馮子以學行其道者也毀譽禍福老夫願與共之於是  
十三道奏建首善書院院甫成而人言至先生與南臯  
後先去溫旨慰留五請乃報修撰文震孟御史劉廷宣  
請留同官鍾龍源高景逸請同去時權璫猶收人望明  
年卽家起少宰不拜又明年陞右都副學南都察院事  
固以疾辭尋改工部尚書推吏部又以疾辭家居杜門  
著書而逆璫恚恨諸正人不已於是次第傾陷中旨忽  
被其官璫黨柄鈞者又使其黨喬應甲撫關中毀書院



窘辱備至先生雖在病間正襟危坐屹如也。丁卯二月年七十一以正寢終。易簀猶以講學做人囑其子若孫。是歲瑞逆誅。詔復原官。贈太子太保。賜祭葬。易名恭定。廕其後人。復關中書院祀之。先生之學始終以性善爲頭腦。盡性爲工夫。天地萬物一體爲度量。出處進退一介不苟爲風操。其於異端是非之界。則辨之不遺餘力。蓋其秉性剛毅。方嚴。既類伊川。又其經歷深久。洞見前此講學流弊。不無淪於談空說寂之習。故一歸於正當切實。如二程晦庵。恪守矩矱。不變也。然所守雖嚴。而秉心淵虛。初不執吝成心。以溷大道之公。故於姚江四無。

關學編

卷六

聖

之古吹毛求疵不少。假借而於致良知三字。則信之極篤。嘗謂學者曰。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吾道甚大。又曰。非無善無惡之說。並非致良知之說者。俱不足益。不欲以虛無寂滅。令後學步趨無據。而於本領頭腦之確。不可易。則又未嘗同世儒門庭之見。妄築垣壑也。生平自讀書講學。立朝建白外。惟不廢書法。此外則產業不營。妾媵不畜。宴會不赴。飲奕不喜。卽園亭花木之玩。亦不留意。四方從學至五千餘人。論者謂關中自楊伯起張橫渠呂涇野三先生後。惟先生一人信不誣云。

敬初讀關中書院志。見中間對聯題咏。多淑遠先生手筆。至當事助創書院。牒縣之檄。亦多馮周並推。而少墟先生集中語錄之行世者。又多屬淑遠先生之。倏竊以爲淑遠先生。斷屬馮先生。當時同志切砥之密友。而吾黨典型後進之先覺也。而郡誌所載寥寥。如是奚以範圍後進。凡求先生之官業著述於咸長士友者。五六度。又讀少墟集。見諸先輩敍言題跋及先師稱說。皆云。從其門者五千人。以海內重學之日。而先生以名儒風動。積至數十年之久。且衆至五千人。其中卓立實詣。當且不一而足。於是又轉求諸西。

關學編

卷六

哭

安諸士友者。亦六七度。最後又問諸馮宅。龔姓字履。猶有留籍者。乃淑遠先生之詳。旣終不可得。而少墟先生五千受業之士。亦究無一可考於紀籍。與其鄉人嗚呼。以淑遠之高風好學。其事業亦必卓犖可訓者多。馮門五千人之尊師尚道。其中特達篤雅。當且不一而足。乃竟以西安都會之地。百年未遑之時。二年中求索詢訪之勤。至七八度。而不惟其細行。述作杳乎莫詳。卽其生平大畧。與其姓名梗概。亦十不得二三焉。將非子孫之繼述。關祖父之存亡。而鄉國之學士大夫。其好德樂善之紀載。勤替亦卽關前此。



賢八君子之湮留耶。敬於淑遠先生馮門受業之五千士既重為之惜。而且為此百年中諸公之後嗣與同鄉接跡學士大夫惜矣。然向使其中卓犖者皆德重道隆。真足示型千百代而不可磨滅。亦安在不傳世而行遠者。則甚矣。士君子欲砥德勵行。而或一得自足。半途而止。精光不足以照當時。而射來茲。皆自求速朽者也。又可無鑑哉。又可無鑑哉。今獨於通志得三原黨還醇於同州得白希彩。於先生文集得劉波三人焉。

附周傳誦字淑遠。西安左衛人。萬曆中進士。官至湖

關學編

卷六

四九

廣左布政時。楚有稅璫。虐談鴟張。分巡僉憲以劾璫下獄。公力抗其鋒。江漢之民賴以少安。楚人肖像祀焉。晚乃告終。養歸。與馮少墟先生講學關中書院。所著有西遊漫言草。

黨還醇字子真。三原人。天啓乙丑進士。授休寧令。撫字勤勞。補保定。調繁良鄉。吏畏民懷。循聲籍甚。屬有震鄰之恐。蚤夜登陴。城被遂不屈而死。署中妾媵僕從死者凡十二人。事聞。特加優卹。予祭葬。還醇嘗受學馮少墟先生門。比其死也。士林以為殺身成仁。不愧其師云。

白希彩。同州人。性孝友而志向上。自受業少墟先生門。歸。聯同志以聞諸師者。切磨之。為同州學會之先覺。

劉波字澄源。隴州人。以明經授盩厔訓導。有學有行。日與諸生以得之師者。講論不輟。或以時方忌講學之風。有勸非其時者。澄源曰。學之不講。吾夫子且為憂。即如訓導一席。是師席。以講為職者也。以講為職而怠於講。其如職分何。吾以盡吾訓導之職耳。他何計焉。諸生益信從之。

雞山張先生

關學編

卷六

辛

先生名舜典。字心虞。鳳翔府人。萬曆甲午。孝廉官終。特授武選員外。學者稱雞山先生。自諸生時。即潛心理學。受知督學德清敬庵許公。敬庵理學名儒也。先生既舉於鄉。迺自歉斯理不明。世即我用。我將何以為用。仍裹糧南從敬庵學。因交江右鄒南臯。常州顧涇陽二先生。其他緣途名儒。往往造訪。以資印證。遂洞見明德識仁之旨。數年歸。則馮少墟先生以待御告歸。講學長安。當事者為建關中書院。迺深與訂交。時時商證道術。離合異同之故。稱莫逆焉。蓋少墟恪守伊川晦庵矩矱。先生則學主明道。以為學聖人之學。而不知以本體為工夫。



最易蹈義裝支離之弊。與馮先生意見微別。然先生心重馮先生之規嚴矩方而非同執吝意見。馮先生亦重先生之透體通徹而不類剖藩決籬。故自此馮先生有述作多先生爲之序首焉。謁選署開州學正。挺立師道。與諸生朝夕提究四書五經外。多濂洛關閩之書。不以舉業爲先。或有以非急爲言者。先生喟然曰。悞天下人才者八股也。且八股士自急之。學博何容以重悞人才者督之悞乎。况學者苟知聖學爲急。卽臯夔事業皆將電勉企及。何有區區八股不加力造耶。一時舉以配安定蕪湖之教焉。當事者特疏薦授鄱陵令。先生則悉心

關學編

卷六

五

民瘼農桑教養無微不至。民間養生送死之具皆備而貯之。以待貧乏。時承平日久。先生獨製軍器若干。皆令精堅藏之庫。或訝其故。先生曰。行當有用。去無幾邊事急。果徵軍器於州縣。他州縣皆倉皇莫應。獨鄱陵以預備故不勞費而應命。精好又獨爲他邑冠。邑人始服先生之先識焉。當先生之初至鄱也。卽創弘仁書院。置經史數千卷。政暇輒與諸生講切道德經濟要畧。而要皆歸於仁爲己任之義。以滿吾性之量。蓋卽本明道識仁之旨而會萬理於一源。故書院卽以弘仁題名焉。爲令五年。鄱士民戴若父母。以治最薦陞彰德府同知。先

生以佐貳於時事無可措手。而隨俗則又心恥尸素。乃斬然告致仕歸。卽家爲塾。與有志士究極學旨。不問寒暑。時少墟先生尚居里第。學會益盛。而先生則主盟岐陽。而從遊亦衆。一時有東馮西張之稱。學者尊之不敢軒輊焉。天啓改元。陞兵部武選員外。先生抗疏力辭。奉旨張舜典前來供職。郎官得此。蓋異數也。然當是時。魏閣用事勢浸張。先生耳聞心憂。遂復上疏懇懇以勸聖學。遠宦寺爲言。意中蓋指斥有在。遂犯闕黨之忌。因又奉沽名條陳之旨。先生遂堅卧不出。惟日著書講學爲事。年七十三以疾卒。晚年所著有明德集致曲言二書。

關學編

卷六

五

明德集發明體用一源之旨。爲悉致曲言中間多發明卽工夫以全本體之旨。而實發明卽本體爲工夫之旨。蓋一生論學不執一成之見。入主出奴而大旨則歸重明道一脉。故其論教人。每卽下學日用繩墨而指示上達盡性至命之脈絡。不厭諄複也。至生平事功獨鄱陵五年。所學不究於用。識者惜之。更如從先生學者其人甚衆。以西方風氣之醇茂。兼先生提唱之肫懇。力行實踐應多其侶。而以地遠代移。紀載無徵。此亦文獻之一憾也夫。

湛川張先生



先生名鑑字孔昭別號湛川世涇陽人甫垂髫舉止言笑卽不苟年十四隨叔父文學朝宰讀書甘州卽知攻苦十七出應童子試督學楚侗耿公理學名儒也奇其牘謂雅正湛於名理取入甘學第一越歲癸亥撫軍戴公聞其名闢館禮致時則精研易理著有易占發蒙說畧行世隆慶改元以恩貢肄業成均助教郭公郭宿學粹品也命其子九里九有相從受業嘗語人曰對張君如對尸祝不敢萌邪念吾且奉之爲師獨二子云乎哉監滯歸應部試不售迎叔父朝寶樞於白水鎮出貲樹其孽子以延後嗣鄉里義之乙丑館於耀州通政喬公

關學編

卷六

五

因阜家得盡讀三石小丘山房藏書者有歷代事實荒歌行世已卯入都謁選授趙城令請雨立應捍汾水狂瀾他善政種種前後薦剡屢上業署卓異而贈公忽捐館矣先生扶柩歸里喪葬一遵典禮戒葷酒絕宴會不近內室者三年服闋補定興令定興九省通塗閭閻病於供應先生設法辦濟民以安枕甫踰歲連丁王母母李宜人憂先生居兩喪一如贈公已丑襄事畢創建先祠萃諸弟子講學其中辛卯復入京補令遷安灤水經城外木筏例十取一先生獨二十抽一他潔身裕民教士禁姦無不出諸邑上時大倉王公秉政問其治行欲

借爲薦剡光乃奏金徵天下三途賢令爲臺諫天子允焉先生業登諸單而晉撫寧陵呂公坤特疏請尙嵐邊疆要地殘敝日甚非得循良如張某者治之不可遂擢尙嵐守遷安民赴都懇留不報先生單車赴任首審其重累十一款上狀請除之民氣爲之頓蘓次年乃捐俸買耕牛招徠逃戶歸業者八百五十戶州水舊資東門外一河每遇寇警則皇皇虞渴死乃命工鑿石成井州煤炭舊取諸二百里外先生乃親行相土至霸王山視石色紅黧檄窰口就鑿竟得煤料州磁器舊來自義唐橋遠距八百里先生念煤出則陶可成乃親相山間指

關學編

卷六

五

土紺潤地使陶陶成且爲鄰郡資州民舊不能布乃爲置機杼招男女教師給餼器使教習不三年民皆餘布且可轉售充賦稅於是尙嵐荒僻瘠困之區煥然改色而頌聲洋溢遠邇矣至如請納本色以便軍民開太原西北谷別逕三十里免行者淹墜之患皆先生視民如傷大政他小者指不勝屈也丙辰督御史魏公允貞久欲大示激揚乃檄全省守令集都臺署先生三晉循良第一手醕爵三飲之丁酉陞太原同知督偏頭關軍餉遇歲大饑悉心調劑六軍懽騰而六年中且爲國省冗費二萬有奇以暇又剗制各色戰車護城懸樓翻車易



弩等器。皆巧思獨運。總督蕭公大亨使造式布諸諸邊  
焉。癸卯以勞疾決意告歸。諸臺不能留。乃上其績於朝。  
遂加河東鹽運司運同旌之。檢囊僅數十金。藥餌之餘。  
與親故及門輩論性命之學。不輟。越再歲乙巳年六十  
卒。先生好學深思。詩古文詞皆成家。然所深嗜者。關雎  
之學。而初不執宗旨爲談柄。嘗以爲聖學關鍵。要在此  
心不自欺。吾輩但從行事起念時。一點檢無愧。便是  
聖賢入路。若徒事語言而自欺不除。君子恥之。故生平  
不多著書。在家則日用倫常事事求慊於心。歷官所至  
則念念切於民生國計。利不與不已。害不除不已。以故

關學編

卷六

五

官雖不踰五品。而功績則卓乎古循良之遺。徵也。歿之  
日。富平家宰丕揚孫公一代名臣也。議以貞惠私易其  
名。蓋謂先生一生不特潔已慎獨之守正。而且固親親  
仁民之意。孳而能弘。克合貞惠之旨。卽如未冠。館戴中  
丞署時。拒都護某五百金居間之求。却王大將軍以愛  
女委禽之議。當草茅矢志之日。貞白之操已可對天日  
而孚鄉邦。至督餉偏關時。昭雪營將陳某之被誣。警服  
稅瑤孫朝之積橫。五任中平。反大辟如杜九子李冲霄  
等四十七事。有方面大吏之所瞻顧。依違而不敢直行  
其意者。先生皆從不忍一念斷而行之。易名貞惠夫。奚

不悔。古之殺身成仁。蓋如是。而平日之講學。真不徒空  
談也。子穢土。敦龐向正學。從事李二曲先生。附載二曲  
門人之列云。

端節王先生

先生名徵。字良甫。旣第後。自號葵心。晚乃自號了一。卒  
之歸於致命遂志。故歿而士林諡以端節。至今稱端節  
先生焉。西安府涇陽人。生而器宇英邁。七歲從張湛川  
學。卽言動不苟。文藝駿發。十六入庠。廿四舉於鄉。卽自  
誓以天下爲己。任因自號葵心。識者已知先生之志所  
在矣。因公車者三十年。孝事兩親。餘惟講學著書爲事。

關學編

卷六

五

誨諭反復。尤諄復於忠孝節義之防。士民蒸蒸向風。會  
郡有叛兵之釁。武定州缺守。當事者委先生攝事。先生  
不辭而赴。至則悉力捍禦。州賴以全。然賊熾未受招也。  
未幾新守至。先生將去。士民遮道懇留。以爲寇將再至。  
非得別駕威畧鎮捍之。將奈百姓何。因擁輿號泣不聽  
行。先生惻然。乃留與新守分城而守。賊至則晝夜攻城。  
城且破。或且勸先生易服而逃。先生瞪目曰。若等可去。  
我死此矣。城破賊重。先生名逼使降。先生大罵之。賊遂  
殺而投諸火。事聞。贈太僕少卿。君子謂先生此時已無  
武定之責。本可以去。獨以不忍負百姓之留。遂身殉而



慚焉獨以官卑未邀太常之褒此士林不能已於三代之直也生平道誼切磨則秦關王公石谷張公近山王公諸君子而如及門王端節公徵誨誘於童穉之年後卒奉其心傳屹為一代偉人云。

二岑馬先生

先生名嗣煜字元昭二岑其自號也同州人父朴歷官海海道副使能文章先生幼承庭訓弱冠即以古學自任後感悟信向理學一以洛閩為宗戒空談敦實行以選貢謁選山東濟南府通判清衙蠹屏巨猾一切餽遺俱絕政暇即與諸生有志者講明學術朔望宣講鄉約

關學編

卷六

五

苦履蔬食一字不以干公府母素多疾百計醫不愈徒跣耀州十武一叩禱醫宗孫真人洞向夜望斗膜拜百數以祈增筭一時士大夫聞之艷羨曰良甫事親如是他日事君鞠躬盡瘁當生死以之矣年五十二乃登天啓壬戌榜進士當是時也明之季葉盜賊饑荒海以內連綿不絕先生自未第時即蒿目而憂講經時濟變之器於凡兵陣城守積貯製器之宜無不究極其要故初任廣平司李即贊守飭武備演武侯八陣以禦盜他如辨白蓮教之誣服全活以數百千計修整清河之水開溉石田以千頃計築成安之河橋極數邑之昏墊不啻

百十萬皆其救災捍患大目餘丹筆明冤難指數也甫一年丁母憂柴炭骨立不飲酒食肉近寢室者踰三年服闋再補廣陵值魏瑞扇虐構黃山一獄芟引不可勝數先生獨矢天自誓曰司李郡執法也倘以平反斥去是固所願廢朝廷法為己身功罪計獲罪於天孰甚焉死不致為也一時默全為多及瑞祠之議與白下淮揚繫繫相屬部使者以下竭蹶恐後先生獨與淮揚道陽伯來公屹立不往一時有關西二勁之稱蓋來公三原人與先生皆關西人也甫一年又以丁父艱去計兩任司李實歷官僅年餘耳先生設施固百不暨一而瞻畧

關學編

卷六

五

之弘偉已登滿繙紳間矣服尚未闋會登萊叛將劉興治據島為亂撫軍孫公初陽素悉先生幹畧特疏起陞山東登萊兵備僉事監遼東軍務先生固乞終制不得請則親赴關自懇卒不允奉特旨令與孫撫經營島事及圖恢復金復海蓋諸道先生單車赴任至則與孫撫條淡經營未幾叛將授首恢復諸務駸駸有緒矣而孔李二叛將復自吳橋激變賊黨家屬在內外內勢合而城遂陷先生乃以餘艘航海歸命廷尉朝議量其非辜特赦歸里是時海內盜賊益眾而荒旱益甚先生明見時事知將益棘於是築室於關嚴事天之課立心則必



以盡性至命爲歸。曰學不至此則不可以對天。講學則皆拯溺救焚之務。曰學不至此則言不得體。天於救荒也。則以身倡糾仁社賑之。一民饑如已之饑。於禦盜也。則築城浚隍。倡鄉人固守。又籌輔車相依之勢。約合三原。令君公議救援戰守之宜。復創爲連弩活橋。自飛礮諸奇器。以出奇制勝。卒之二邑俱賴以全。厥后兵尚書張公縉彥誌先生墓。謂三原嚴邑而賊不敢犯者。皆先生之力。蓋是時張公令三原。本從先生受方略。以保境。蓋知之最詳云。既而逆闖攻關。先生自矢以死報國。遂更號了一道人。了一者。猶之葵心之旨。而殺身成仁之

關學編

卷六

五

志遂決於此矣。及逆闖至長安。果羅致縉紳大夫先生。乃手題墓石曰明進士了一道人王某之墓。又書全忠全孝四大字付其子永春曰。吾且死。尙何名。要使女曹識吾志耳。越數日。賊果指名使使促行。先生引佩刀自誓。令邑者素重先生。乃繫子永春以行。先生送而慰之曰。兒代我死死孝。我自矢死死忠。吾父子得以忠孝死。甘如飴也。尙何憾哉。及永春既行。先生曰。此行縱使賊聽我終不可苟生賊手。從此遂絕粒不食。家人泣進七箸不御。進藥餌不御。閱七日。捐館舍。維時張公炳璿以至戚視含殮。目見先生脫然委蛻。金盆浮滿大宅。嘗語

人曰先生屬纊時。獨把予手。誦所謂憂國思君語。甫畢而儵然逝去。一語絕不及他。但見其顏色如生。意先生三十年勤事天之學。刻刻念念以畏天愛人爲心。至是復以忠憤盡節。君子雖不語怪。要必有不死者存。遠擬夷齊。近擬文謝。夫何議焉。顧未知文謝當就義時。其氣象從容視此何如耳。嗚呼。殺身成仁。從容就義。於先生備見矣。先生所著有學庸解。兩理畧。士約。兵約。了心丹。百字解。歷代發蒙辨道說。諸書皆傳於世。門人私諡曰端節。而海內深知先生者。則猶謂是特就致命遂志一節。名先生耳。其實與先生生平之大志。弘學未之盡云。

關學編

卷六

六

子永春性至孝。當逆闖之變。咸逼縉紳入謁。先生以死自誓。永春乃告邑令願身代父行。及行而先生卒七日不食。以死。永春亦卒。無恙以歸。俱如先生父忠子孝之旨。君子以爲天倫之難事焉。永春事備載陝西通志。

元洲單先生兄弟

先生名允昌。字發之。元洲其號也。家世蒲城人。父可大號一山。以孝廉守薊州。子二長。卽先生次允蕃。一山庭訓素嚴而正。先生則尤生而慷慨敦大節。自少讀史傳。卽慕文文山謝疊山之爲人。萬歷戊午。以麟經魁鄉榜。家居與弟允蕃及友人王化泰輩。立會講學於靜外園。



從之遊者甚衆其論學不專一家大旨要歸於盡性至命而尤諄切於忠孝廉恥之防時則國事浸非迨啓正間盜賊旱荒日奄延不可爲先生蒿目愴心每與同志言及輒撫膺浩歎或至淚下遂不復以進取爲急而悉心經世之務間註釋經書以發其胸中所自得迨崇正癸未逆聞陷關中威逼縉紳從逆先生乃遁跡深山既而終殉志以死當其未死也親知百方勸解以位非大臣奚爲至此先生號慟曰父子兄弟受國養士之恩獨懼貽累宗族不敢爲文謝二山之爲更若覬覦偷生何面目立於人間又將來何以見吾父地下歟卒之決於

關學編

卷六

空

列志時年五十有二蓋先生賦性既烈又其家庭父子兄弟及數十年朋友所請切於君親大義見之徹明恒以得尙友古忠烈士爲事故殺身成仁無一毫需濡意嗚呼烈哉同時從先生講學繼先生掛冠長往者蓋十有二人則先生道義之薰陶感格亦盛矣哉先生生平所著春秋傳寤言四書說皆粹行餘稿多毀於兵至所傳訣友二語則慷慨深切聞者無不爲之墮淚云弟允蕃字茂之崇正壬午舉人與兄同志正學互相激發邑人有二難之目癸未之後負衲遠遊竟不知所之蓋與其兄雖生死不同要之同歸於自靖其心以不負其生

平嗚呼其雪庵補鍋之流風餘韻歟殆與先生皆實以身講而不徒以口講者也所著有學統堦墳集就古齋文集並詩稿藏於家士林謂單氏四世七孝廉不爲難而如其兄弟同學亦復同節則吾道之光而天倫之盛事云惜乎從先生掛冠長往之十二人者姓氏皆不傳獨同邑王侶與同講習之化泰王公其生平畧可考焉敬按單元洲先生蓋四十年前聞諸其鄉丕閭甯君誦其訣友二語兼他友之傳述心重其志遠而行烈謹識之然亦獨得其爲明孝廉講理學以身殉國之變而名字與其述作則莫之詳也今乃五托士友詢

關學編

卷六

空

先生之誌傳述作與十二人姓字僅得先生之畧於邑誌小傳並其雜著數篇及其弟允蕃梗概竊以爲卽此可窺先生兄弟之風烈學術並一時切摩之懿徽縱是十二人者名莫傳而要其精神俱足與西山之俄夫同列爾

附王侶字仲襄號再復蒲城人生而氣稟清明六歲人家塾卽靜重如成人年十六便閉戶誦讀自矢以七年爲期常晝夜攻苦父兄以爲勤習舉子業也乃其所研究者則五經性理傳習錄等書久之倍於太極圖有深契嘗謂太極只是誠先天消息人能確認



得一箇太極。則天下無復餘事。彼古今賢智一行之長。輒自矜炫者。只是不曾確認得一箇太極爾。未及七年。竟以積勞成疾。力疾赴試。成諸生。而疾遂不可起矣。臨歿。神氣不亂。蓋年僅二十三云。後其父發篋得語錄五冊。皆從濂洛諸集中。切身體驗語也。同邑單元洲先生深悼惜之。每以爲使再復得長年。當必深有所詣。而享年不永。天心之無意於關學也夫。

本朝  
二曲李先生

先生名顥。字中孚。學者稱二曲先生。西安府盩厔人。前

關學編

卷六

奎

明天啓丁卯正月二十五日。母彭氏感震雷之夢而生。生而氣貌偉特。甫周歲。識者謂其必非常人。年九歲入小學。從師發蒙。讀三字經。私問學長曰。性既本善。如何又說相近。已穎慧異人。在小學。僅誦學庸。以嬰疾輟讀。既而父可從從汪督師。征逆闖於河南。殉義襄城。母子無出。母子輒相對涕泣。於是取舊所讀學庸。依稀認識。至論孟則逢人問字。正句。不一年。識字漸廣。文埋漸通。讀書遂一覽輒能記其大畧。故年十五六時。已博通典籍。有奇童之稱。然泛覽博涉。殊無統紀也。年十七得馮

少墟先生集讀之。恍然悟聖學淵源。乃一意究心經史。求其要領。甫冠邑令山西樊侯辛文敬高弟也。聞其名。就家顧之。坐語移時。驚曰。此關洛輩人也。卽以大吉希賢扁其門。而是時邑之舊家如二趙南李。及郟邑杜氏者。皆博藏書。借先生一一籍而觀之。遂無所不窺。亦遂無所不知。而守則益嚴。雖簞瓢屢空。一介不以苟取。遠邇咸以夫子推之。本省大察表閭者。後先相望。三十三歲臨安。駱侯涖邑。親觀其言行。丰采大咤。爲振古人豪。不當求諸今人。遂事以師禮。時時詣廬請益。而同時東西數百里間。耆儒名士。年長一倍者。亦往往納贖門墻。

關學編

卷六

奎

彬河汾之風。焉二十九歲。母彭孺人病。先生百方延醫。衣不解帶者數月。及卒。勸母終身。食貧哀毀。幾於滅性。四十四歲。訪艾骨於襄城。蓋先生久懷此志。以母老無依。故至此。言往也。至襄城。一時士大夫高其義。爲之舉祀。置塚歲時祀焉。今之義林忠烈祠是也。而是歲駱侯晉守常州。乃遣人迓先生。爲常人開導聖學。來使遇於襄城。遂敦迎至常。所屬五邑。皆設臯比。明倫堂次第會講。注籍及門者至四千人。一時故老咸咤。爲百年未有之盛事。去後五邑追憶風徽。梓語錄一十八種。興建延陵書院祀焉。四十七歲。制軍鄂公修復關中書院。



進士延禮啓迪諸生先生三辭不得而後應命鄂公既見親其儀範聽其議論則信尚益深隨以大儒疏薦兵部主政房公廷正又以大儒宜備顧問薦撫軍又以博學鴻辭薦交章上請先後皆奉

旨特徵守令至門敦逼上道先生卧病終不赴自是閉戶毋祠終歲不出遠方問學至者啓戶與會先生因人指授無不各厭其望而去由是海內三大名儒雖兒童走卒熟悉之三大儒者河南孫鍾元先生奇逢浙江黃梨州先生宗羲金先生也七十六歲聖祖仁皇帝西巡

關學編

卷六

六五

詔見行宮金索著述先生時以老病臥床懇辭召命特所著之書進奉

溫旨處士既高年有疾不必相強

特賜御書操志高潔扁額並

御製金山詩幅賜焉所呈二曲集反身錄二書則並荷醇正昌明羽翼經傳之褒益康熙癸未冬也歲乙酉年七十八歲四月十五日迺以疾卒先生之學幼無師承故早歲不無馳騁於三教九流自十七知學後則天德王道源源本本由宋唐直溯於孔孟其生平論學無朱陸無王薛惟是之從嘗曰朱子自謂某之學主於道問

學子靜之學主於尊德性自今當去兩短集兩長某生也愚然如區區素心則竊願去短集長遵朱子明訓敢執私意味公道自蹈於執德不弘耶故所學不畸重一偏落近儒門戶之習而如其事母之孝則根於天性至老彌篤識者謂先生生平造詣充實光輝要自行道顯揚一點血誠擴而充之暢茂條達故道德風節不至不休嗚呼吾夫子行在孝經之志先生允蹈之矣葬之日海寧大宗伯陳公題其碑襄城劉恭叔先生表其墓督學逢公檄祀鄉賢蓋關中道學之傳自前明馮少墟先生後寥寥絕響先生起自孤寒特振宗風然論者以為

關學編

卷六

六六

少時尚處其易而先生則倍處其難至如學不由師未剋即能卓然志道據德中年以還指示來學諄諄揭改過自新為心課盡性無欲為究竟以反身為讀書要領名節為衛道藩籬則於聖學宗傳益覺切近精實雖顏孟周程復起無以易也中州潛谷張公嘗謂先生殆曾子所謂任重道遠之弘毅孟子所謂先覺任重之天民士林以為篤論云

附同時向學暨同志切磨諸子

王化泰號省庵性剛尚氣誼與同邑單元洲先生厚善時時講明忠孝性命之學及國變單以死殉國公



乃身隱於醫。遂與同州白張黨馬諸君子以學術相切砥。而於黨兩一尤稱莫逆。然諸老皆敦尚行履。而省庵則中有獨執。嘗據靜中所得連吟三絕。識者嘆爲見道之言。年幾古稀。不遠數百里。造訪二曲先生。於蓋屋求質所學。一見心折。直欲納贄門墻。先生以其年高。幾倍固辭。後又與同州白如白公肅車迎。先生於白齋。晚而每自憾。日汨歲暮。虛度此生。輒歔歔涕零。生平性至直。見人過。輒面斥不貸。遇人一長一善。則又欣羨推許。不啻若其口出。刊布迪吉錄。僞學禁二書。禹淑人成物。意蓋於爲善。惟日不足者也。卒

關學編

卷六

六七

年七十五。二曲先生爲之傳。太守董公爲樹墓道之碑。

王建常。字仲復。朝邑人。性篤樸。有堅守。前明邑庠弟子員。及代革。不復應試事。日惟讀宋明諸儒先書。或有心得。卽記錄於冊。家素貧。淡泊自甘。數十年如一日。晚病重。聽尤深。居簡出。蓋生平確守孝經。始於立身之義。雖盛暑衣冠不去。其守爲人之極難。至其生平述作。於吾儒二氏之分。辨之尤不遺餘力。其諸尚志守節之逸民。與同時又有關獨河者。亦朝邑人。逸其名。與其弟某者。俱爲前代邑庠生。兄弟咸與仲復

同操。亦不復應試。而好理學家言。朝邑人推爲一門兩高士。二曲先生過朝邑。嘗一見之後。每稱其篤實。朴茂。淵乎見太古醇龐遺風。於仲復獨河伯仲之間。惜乎其學術之詳。無考。無從紀述云。

黨湛。字子澄。同州人。嘗以人生須做。天地間第一等人。爲天地間第一等事。故號兩一。以自勗。父兄皆籍邑庠。兩一獨不事帖括。勵志正學。常日手宋明諸儒先書。恒不去手。會心者。輒書之壁。壁爲之滿。性至孝。父患癩。家人莫敢近。兩一獨晝夜侍調養。及父歿。兩一獨廬墓三年。遠邇稱黨孝子焉。生平不營產業。薄

關學編

卷六

六七

田自給。簞瓢陋巷。恬不爲意。晚年獨處一室。靜久有得。覺動靜云。爲卓有持。酒每過。同志講切。輒娓娓不倦。年躋八旬。猶冒履。永豐於五百里外。訪李二曲先生。於蓋屋。商證所學。兩一積日。嘗至夜分。未嘗見有惰容。亦不以已年倍長。恥於請益。卒年八十四。張忠烈公深重其品。二曲先生爲之傳。旣葬。郡丞郝公署州守。豎碑墓前。大書理學孝子兩一黨先生之墓。以表之。同時本州有白煥采者。白希彩之弟。以積廩貢成均。每聆兄敘述師說。輒私竊向往。後乃博集羣書。與鄉先達太乙張公陸海武公集同志。講明正學。旣



又與元昭馬公講學於寄庵。晚而與蒲城省庵王公肅車迎。二曲先生於蓋屋。集同志日會家塾。前後凡兩度。為之賓客滿堂。畧無倦色。一時同志依為主盟者積年。至於祀先孝親。恭兄敦宗。與夫信友周急。美行縷縷。蓋惟恐善之有一或缺於已焉。年七十八卒。二曲先生為之傳。署州守郝公表其墓。

張珥號敦庵。同州人。為人好正學尚德行。以進士林。居言行動止。非禮不為。至與鄉人處。則退讓謙恭。絕不以等威自異。同時黨兩一向道而至。貧白泊如。年等而守正敦庵。皆折節下之。州人無少長士庶無不

關學編

卷六

九

敬愛其為人者。歲戊申。二曲先生為其鄉肅迓至白齋。公之年幾長先生一倍。有所請益必跪而受教。先生每力辭之不從。二曲先生每嘆謂生而後時。不及見成弘嘉隆間先正風範。如敦庵之篤雅謙恭。即前輩名世諸老。其質行何加焉。蓋明之一代崇尚性理一書。宗法有宋濂洛關閩五子。同州則風氣之醇本甲三輔。兼浸被馬二岑先生風澤。暨萬歷天啓間。西南二百里。則馮少墟先生提唱正學者數十年。隣邑則蒲城單元洲先生以性命氣節之學鼓舞同志。故一時同蒲諸邑。流風廣被。人士往往向往理學。惟恐

或後有宋道學之盛不能過也。惜乎時移代易。記載缺然。可勝嘆哉。

附二曲先生及門諸子 以年齒生卒分先後

李士璜字文伯。同州人。未冠即知向學。甫四十以積廩貢成。均不就廷試。惟文史自娛。性至孝。父疽發於背。衣不解帶者月餘。口咀瘡毒而愈。庚申奇荒。以應聘入幕。之金糶粟。活其親眷數家。又嘗拾五十金。仍訪還其人。前後州守聞名優禮。歲戊申。二曲先生為其鄉諸公敦邀。因聞性命之旨。欣然當心。乃首先納贄。其實齒倍先生也。一時謂其忘年向道。有古人風

關學編

卷六

十

垂年九十。手不釋卷。所著有理學宗言九種。藏於家。其歿也。二曲先生為之傳。  
蔡啟胤字紹元。天水人。弱冠入庠。食餼而性喜宋儒書。每至忠孝節烈。則往往拊膺向往。欲即其人。父病籲天祈代。不時之需。旁求必獲。嘗為親預營壽器。入山採漆。虎遇之輒避。寇起陷城。母被獲。則哀號請代。寇感其孝。遂并釋以歸。待三同胞弟。教訓課業。則甚嚴。而家庭居處。恒怡怡如也。癸未逆闖入關。兵薄秦隴。廼衣冠趨學校。龍亭九叩。慟哭欲以身殉。其父固諭而止。然心終於此耿耿也。及以積廩將貢。遂堅謝



不應。日惟耽玩濂洛關閩諸書。後聞二曲先生風。乃執贄門墻。每得書必拜而後讀。每發書請益必拜以送。使逮後病危。兩親皆年及期。願尚在。子蕃問後事。則大慟曰。先親而逝。吾罪人也。尚何言。戒之斂以斬。衰暴棺野次。以明未能送終之罪。前後督學使者多旌其門。所著有四書洞庭集。蒙解集。鑑觀錄。溪岩集。藏於家。弟啓賢。孝友性成。亦知向正學。司鐸盤崖。自處清潔。學政整嚴。蓋匡士至今悉之。

張承烈。字爾晉。晚年自號淡庵。武功人。生而性任俠。年幾五十一。旦悔其前非。奮志心性之學。嘗對人口

關學編

卷六

七

少無師承。爲俠客。誤我二十年。爲諸生。誤我二十年。今尚可爲鄉愿。誤耶。乃節讀程朱書。交遠邇正人。詩長子志坦。幾冠。亦篤向正學。乃率之受業。二曲先生門。自是父子刻意砥礪。期於必若心齋。父子而後已。不幸志坦年三十七。亡。澹庵遂摧殘不勝。而卒。同人惜焉。

馬穢土。同州人。馬二岑先生子。生而習聞家學。兼氣質醇。怒讀書。寫字外。更不復識世。有可榮可慕事。亦不知世機械變詐事。中年納贄。二曲先生門。益向學守禮。先生嘗言。使世皆穢土。朝廷刑罰。可使盡措。卽

理學家規矩準繩。亦可無事。諄諄矣。年踰七十卒。楊堯階。舜階胞兄弟。商州洛南人。早歲皆入庠。食餼。同納贄。二曲先生門。洛南居商州東南萬山中。風俗素稱樸醇。堯階兄弟本自潔修。自是益循禮矩。事事遵奉師訓。惟謹。制舉外。讀諸先儒書。講反身悔過之旨。商州人有洛南二士之目。

王吉相。字天如。邠州人。生而恬退端諒。非禮不行。中壬子鄉試第一。丙辰成進士。選庶常。每自嘆學不見道。何容以未信之身。立朝事主。請告歸。受業。二曲先生門。先生授以知行合一之旨。天如躬行力踐。期於

關學編

卷六

七

必至。未三年。一病不起。君子以爲如天如之行。已有恥。使其造詣有成。當必不愧先賢。而一旦摧折。益吾道之不幸云。

李彥珣。字重五。三原人。生而清謹。孝友。母歿。恪遵禮制。不飲酒。食肉。居宿內室者三年。以孝廉考中。書符補家居。兄彥瑁。坦衷好施。歷官凡數十年。在外。彥珣代兄應門。恪恭愷悌。歲荒。尤悉心賑濟宗戚。于二曲先生。以宗屬事如胞兄。凡砥德進道之訓。一一循奉。惟謹。晚年應酬之餘。輒閉門靜坐。體認未發氣象。二曲先生嘗稱之曰。重五孝友性成。晚年尤篤信好學。



吾黨矜貴之品也及補授中書為同官獨受公共之過一旦聞兄卒黃州大慟得病而亡士林惜焉

羅魁字仲修咸寧人為敦篤好學尤孝於事親自為諸生時士林即重其為人省中大察每敦延以訓子弟後受業二曲先生門尊聞行知以選拔教諭麟遊修學宮振學規梓布聖諭旌表節孝諸生中極貧者往往節口賑恤之及謝病歸里麟庠士追憶教澤為立去思碑聞其卒則舉祀名宦蓋入本朝來關以西教諭之僅見云同時如富平孫長階清醇孝友志期正學僅三十餘以副榜坐監成均卒武功諸生張

關學編

卷六

七

志坦生於宦家父子同心勵志希賢年僅三十卒韓城賈締芳生為貴公子未冠即修潔好禮崇尚正學亦僅三十餘卒識者咸為吾道惜焉外如寶雞李修秉心慈良天真未鑿蓋亦不失為有恒而如富平惠寵嗣則篤於事師及出宰通海雅意循良則亦師門之先覺云

文佩字鳴廷平涼府涇州人弱冠入庠食餼而性嗜止學年二十五徒步五百里外納贖二曲先生門歸而倡率同志郭張李等四十餘人為正學會商證師門宗旨后又以會聚無地又竭力倡眾建師祠於居

旁定以朔望會講之規凡數十年不替不幸年六十一訓導漢中府寧羗州甫踰一年而遽以疾卒鳴廷自少至老孝友溫恭行誼修潔而如其篤信好學樂誨後進尤為出於天性凡交與者無不愛敬其人以為即古篤行之士當無以過及是以所施未究其志而卒士林益無不為之感慨悼惜云

王承烈字遜功號復庵涇陽橋頭人端節王先生四世孫也少以精舉子業兼博通聲詩古文詞士林雅重其品夙困場屋四十三歲以五經發解名噪藝林而遜功不以為榮也及鄜邑令蕪湖張侯開館造士

關學編

卷六

七

以重幣敦延師多士館余家講明心性及修己治人之學乃舍其學而惟余言之是從逮捷南宮館庶常辨諸儒真偽務求力行甘貧守志勤學不替世宗皇帝續承大統聞其品操學行不次擢臺垣剛方守正不避權要奉有督糧湖北之命講明明德之旨於 養心殿

上為稱賞謂其學有本源隨藩江右操嚴而行惠向學益篤冀於斯道大明展其所學以報 國恩復由副憲歷少司寇未及期而卒嗚呼年六十有四學未究其施朝野同志益不能不為吾道惜也養廉倘有



贏餘。卽用以惠民濟貧。及修廢興學。不問私殖。亦不爲子孫計。歿之日。幾無以殮。蓋其清操實爲絕德。著有日省錄。毛詩解。書經解。行於世。

### 王豐川先生

先生名心敬。字爾緝。號豐川。鄜縣人。父字中悅。生十歲而見背。母李孺人。於流寇劫焚之餘。拮据持家。育而教之。毫不姑息。先生年十八。補邑庠弟子。旋食廩。孺人念俗學不足爲。使離家。就學於二曲先生。已又以兼習舉業。有妨正學。令謝去。諸生一意聖賢之務。日吾不願汝祿養。但能砥厲德業。與古人齊軌。無負父託。斯爲孝。

### 關學續編

### 卷六

七

耳。歲中止許二三次。定省居數日。卽促之去。從學二曲者十年。一切需用皆母紡績質產所供。先生佩服師訓。尊聞而行。知遂爲入室高弟。母嘗問學聖賢者如何。用功對曰。以存心盡性爲實履。成已成物爲分量。母曰。汝便如此學去。若讓古人獨步。非夫也。二曲先生每語人曰。吾不及見古孟母。若爾緝母李太君。恐古人亦不過也。特述母教一篇。梓行之。先生學既成。以母老歸家侍養。日理經史。折衷自宋。闕閩濂洛。以至河會姚涇之學。咸師其長。而融液于大學明德親民。至止善之宗。自信以爲此道。必合天德王道於一貫。乃本末不遺。用功之

要則敬義夾持。知行並進。方不墮於一偏。又曰。全體必兼。大用真體。必兼實功。以故學業日粹。聲聞日章。海寧陳實齋先生名詵。巡撫黔中。卽陽明書院。延禮師儒。將以倡明正學。特聘先生一往。又闕大中丞。儀封張孝先。先生名伯行。亦聘請入闕。商證學術。皆以母老不赴。及寶善移撫湖廣。累書聘之。母令之行。遂至楚。與張石崖汪武曹相得。而書院願從學者。亦問學多人。先生答問孜孜不倦。詞旨明朗切實。聞者莫不厭服。歸而母疾。旣歿。喪葬盡禮。一時旌賢母者甚夥。皆實錄云。服闋後。孝先先生撫蕪。又聘之。先生乃至。始蕪講學。時言學者爭

### 關學續編

### 卷六

七

以闕陸王爲尊。朱先生一不阿附。直陳其所見。力與之辨。先生之子功。請曰。學者諱言陸王。心不沒其長可矣。或宜諱言之。以息紛紛之爭。先生蹙然曰。小子言何鄙也。道者萬世之公也。余知言論世四十年來。頗費心力。違平日素心。取悅世儒。心何安乎。又曰。象山義門風規。荆門政績。陽明討寇之略。推功之仁。使在聖門。恐尙列之德行。不止在政事文學之科。卽無善無惡四字。推以無意。無必無極。太極之旨。亦未可非也。蓋其見道真切。立論明爽。如此。先是鄂大中丞撫秦。卽以二曲先生爲當世第一人物。真正儒宗。荐達於朝。且時訪以政事。鄂



公之子口。額倫特康熙五十五年。總督湖廣。耳先生名。又知其為二曲高弟。遂以真儒復荐于朝。下地方起就徵車。秦中制撫。移文催併。先生乃從吳門。返駕入闕。辟疾不赴。奉有疾愈。起送之。部議乃止。額制軍乃求其所著書。延禮江夏令金廷襄。參編而梓行之。固先生實學之所感興。而鄂公仰繼父志。加意正學。使二曲師弟。耀於當世。垂光將來。為

國朝兩廡議祀之所。由基其用心。豈不深且大哉。先生歸而考訂經書。有易說詩說。尚書質疑。春秋原經。禮記彙編。皆精審詳明。一洗前注之陋。妄其答岳中丞。尚陳

關學續編

卷六

七

實齋與陸學憲金應枚。及擬上部台。籌荒各書。尤足見其用心。世務通達。古今事理。不愧明親一貫之學旨也。年八十餘。卒于三。功勳就。所刻有豐川正編。續編。外編。凡講學論政。皆詞旨爽朗。條暢似得之王陽明云。

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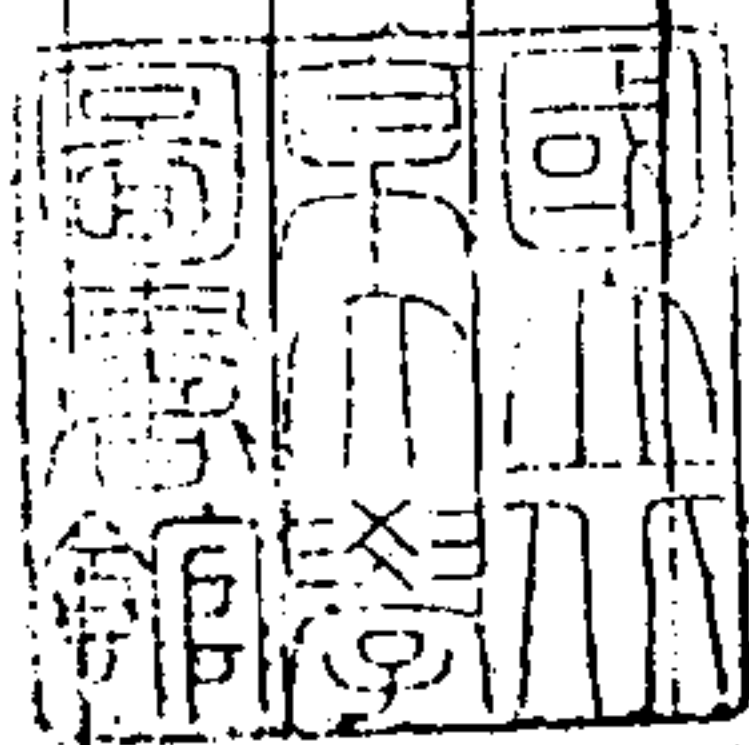
馮少墟全集中有闕學編二冊。先生所手訂也。余既與南塘傅君印行矣。已從友人錫爵劉公處。得闕學續編。則豐川先生所續也。自少墟先生至二曲先生之弟子。而止。顧此本人不多見。予意其板或藏先生家。遂親詣鄜縣。就其曾孫求之。果得焉。乃就豐川先生集中。從觀其生平崖略。別作傳以續其後。并梓而行之。嗚乎。今之學者。岐理學與舉業為二。勢不得不專舉業而遺理學。自豐川先生後。吾關中之學。其絕響矣。是不能不望於豪傑之士。時

關學續編序

卷六

七

嘉慶關茂元默二月勉齋甫周元鼎謹識





光緒壬午

# 台學源流

陳樹桐補版

台學源流原序

台古荒域也歷漢及吳二三君子始以陶操貞忠有聞當世晉唐之際節概文章之士亦班班見典籍而未聞有所謂聖賢之學者逮宋治平宣和間有二徐先生者出乃始傳胡氏學為邦人宗紫陽朱夫子大書其墓而以道學傳千古稱之于是二先生名川益顯播紳學士若更耳目而別有所見聞已而石克齋子重潛心伊洛納交晦庵麾其徒杜良仲輩往師之若昔之微臯比者于是有識之士覲望市趨惟不獲朝夕考亭是懼當時飲河充量者凡若干人宋太史

台學源流

序

一齋孫文煥重梓

景濂氏稱晦庵傳道江南而台特盛豈其無徵也哉聞若趙然道昆弟則又兩遊朱陸之門者也晦庵往魯齋王氏至吾台人見魯齋如見晦庵受琢成者又若干人自是考亭之學遞相傳授迄于今不衰此其功也嗟乎合一也而在英毓賢後先頓殊若此豈斯道在人有唱斯和元氣之會不屯極不大亨邪夫安定一師也紫陽一師也魯齋王氏又一師也共為教與吾邦諸賢之所以學其同與隨所見而見焉隨所趨而趨焉未敢必其同也其不同與豈是以聖人為宗者也取權衡于吾心觀低昂于洛學庶幾其不爽



武昔遜志先生有云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欲紀載一書為鄉閭法式不幸不果作吾友竹江趙君淵欲嗣為之亦復瘖志以沒嘉靖戊申春莫余往寓竹江基側之小軒者信宿迺惕然有感不揣荒陋遂歸圖之咨者宿考傳志搜剔遺隱凡十有八月而書成名之曰台學源流用見山海之區迭沾大賢之化為邦人幸用見我台之多賢俛後之人有所觀法而因流涉源以不迷于其趨且以成先正之志修後死之責云爾是編也為卷七為傳三十有八其疑而莫考者又十有五人類附姓名以俟竊復于各卷之末

台學源流 序 二 孫文燦

綴以鄙言并用取正于有道君子云歲己酉秋八月乙巳後學臨海金賁亨謹書

台學源流總目

卷一

徐真定 中行 徐溫節 庭筠 陳宗正 貽範

羅提刑 適

卷二

石克齋 整 應良齋 勉 徐竹溪 大受

卷三

林筠州 籟 林艸廬 籟 趙訥齋 師淵

趙判府 師鄭 趙遠庵 師夏 杜南湖 燦

杜方山 知仁 潘典教 時舉 林叔恭 恪

台學源流 總目 一 孫文燦

郭正肅 希卿 杜貫道 池進士 從周

吳謙齋 梅卿 趙然道 師雍 趙詠道 師蕺

杜清獻 範

卷四

王石潭 夢 胡思齋 常 戴泉溪 良齋

卷五

車玉峯 若水 黃壽雲 超然 周大學 敬孫

陳古堂 天瑞 楊簡齋 珏 楊樵齋 琦

卷六

戴蠢翁 亨 楊浦城 明復 董克齋 楷



卷七

郭暢軒 撰

方遜志 孝弟

陳克庵 選

台學源流

總目

二 裔孫文煒  
重梓

台學源流卷之一

歸海金貴亨撰

徐真定

徐溫節

陳宗正

羅提刑

徐真定名中行字德臣臨海人幼入鄉校有雋聲其父賢而知教比長遣之遠近求師因至京謁范忠宣公公薦之司馬文正公文正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為國器必為儒宗已而聞胡安定講道蘇湖而心慕之會其徙劉蕡于邸舍得所授經熟讀精思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一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誦先聖書必冠帶開卷有會意處錄諸壁而時玩味焉閉門却掃歲或一出

台學源流

卷之一

一 裔孫文煒  
重梓

識與不識皆知其為安定後學也居父喪哀毀逾禮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遠近來學者日益眾其為教必自灑掃應對窮理修身以達乎治國平天下俾循其序以不失其性而後已故其弟子仕者多循良處者亦修潔其友羅提刑適嘗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李守諤又以八行薦躬率僚吏安車禮道終不就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先生每聞輒泪下于是去之黃巖盡毀所為文變易冠服徇俗委羽山中樂其所自得者終身焉及卒門人尊之曰真定先生陳忠肅



公瑾錄其行事比之山陽徐仲車子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庭筠克世其學云見宋史郡邑志赤城前後集尊鄉錄節要

徐澹節名庭筠字季節真定先生第三子自幼有高識服父訓師慕洛學讀書不事章句必體諸身終日危坐無惰容夕不寢不脫巾且必巾而後起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服闋猶自傷不忍娶者十餘年事無細大必誠必敬接人無貴賤必和必恭與人言必依于仁義忠信朋友有過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類一善可取稱贊不容口平生潛德彌彌若無能者嘗曰君子為善無愧于心而已非求人知也時秦檜

台學源流 卷之一 二齋孫文輝重梓

當國科場試中興歌頌先生嘆曰今日豈歌頌時邪條其未足為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則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自是試輒不利終不變所守以求合有詔舉人凡五上春官者與嶽廟先生適應格所親戚勸之則曰吾嘗草封事謂嶽廟冗食無用雖不果上心既非之可躬蹈耶乃深衣幅巾放迹田里終身不復至城府儼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為憂邑長援洛人獻地康節故事欲率錢為買田廬又錄沒官田宅之善者歸之皆笑而不願嘗咏竹有云未出土時先有節便凌雲去也無心其風致可想見矣尤守表聞其

名遺書禮之一日巾車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疾及草語其子曰吾惟不欺心一語佩之終身汝宜念之語畢端坐而逝年八十有五門人尊之曰澹節先生石南康子重誌其墓稱先生窮居海嶠無所師承而德性精明學術淳正施諸言動舉合節度可謂特立獨行之君子矣淳熙間晦庵朱子以常平使者行部聞其父子之賢特拜墓下大書以表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又輓以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語由是二先生之名益以重台學之盛實權與于此云見宋史文公詩集赤城前後集赤城詩集郡邑志尊鄉錄節要

台學源流 卷之一 三齋孫文輝重梓

陳宗正名貽範字伯模臨海人治平四年進士嘗遊安定先生之門又師事陳古靈而與羅提刑為友歷宗正丞通判處州民懷其德有道人拾遺劍月照處州城之聲嘗減食田數十畝以輸學校于是有司及閭閻好義者相繼增給士賴以養好聚書有穎川慶善樓藏書目錄二卷在中興館閣所著詩文名曰慶善集第貽叙字叔倫先一年登第官終湖南運判以文鳴為蕪東坡曾南豐所知子師純師聖中八行從子克為刪定官鄺瓊之變不屈而死人謂先生化行其家如此見郡邑志尊鄉錄詳節赤城續志抄本



羅提刑名適字正之寧海人自成童時好讀書鄉無  
文籍從鄉先進朱絳得論語毛詩皆無註解手寫讀  
之尙未知義理之罅隙有二僧智賢禹昭以儒釋二  
家自負不少下人先生因與之遊假其書叩其論議  
浸淫開發聞此達意乃知聖賢之門墻有可入者於  
是尋師訪友以卒所業與徐德臣陳伯模相友善得  
聞安定之教故其學術有本末通于世務登治平三  
年進士爲江都令以誠心爲治恥言鈞鉅惠文之事  
民有訟曲直決于前不以屬吏誑誤若小過輒誨諭  
遣去視鯁寡孤獨之失其所者如已致之黎明視事

台學源流

卷之一

四 齋孫文煒  
重梓

入夜猶未已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  
每郊行召父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罷行之旣去民  
思之不置立生祠于召球場召伯並傳先生嘗兩被  
見皆以不合罷歸及抵燕兩浙京西刑獄行部臨海  
臨海人潘師孟以道義自高先生造其廬命僕扶之  
納四拜又爲賦臬亭有文情長在目隔岸數峯青之  
句其尙賢忘勢如此尤守表爲立祠于學與陳侍郎  
公輔陳詹事良翰並祀方選志語邑先達每以先生  
爲稱首所著易說文集藏于  
見郡志寧海永樂院記  
並海集赤城前後集選  
志齊

右四先生皆傳安定之學者安定之爲教且教尚行  
實曰稽古愛民伯模止之斯其無愧也若與二  
徐則所自得者於多其危坐靜修深潛篤信蓋  
亦駁駁乎伊洛軌轍矣惜乎眞定先生生與二  
程同時而南北不相觀耳昔孫應時狀季節謂  
其師慕洛學其信然乎

台學源流卷之一終

齋孫汝垣校字

台學源流

卷之一

五 齋孫文煒  
重梓



台學源流卷之二 臨海金貢亨撰

石克齋 應良齋 徐竹溪

石克齋名敦字子重其先新昌人大父公孺始遷臨海先生自少端慤警悟不群及長刻意為學從舅氏陳公良翰遊後與晦菴朱子交好彌篤晦菴嘗稱其論仁之體用甚當以此意推之古今聖賢之意歷歷可見無一不合竊願與長者各盡力于斯又謂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為佳爾又謂敬字之說深契鄙懷且云和篇拜賜甚寵足見比來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氣象又云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

台學源流

卷之二

一 齋孫文粹 重梓

矣先生以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四縣差監登聞鼓院知南康軍累遷太常主簿卒年五十有五有海志誌其墓又稱其外和內剛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處兄弟孝友備至賑貧恤孤恩及道路棄子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也其為政一主于愛民而憂國之心甚切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由疎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為迂迴避就之計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多賴以知鄉方而君

未嘗少自足也其始終見重于晦庵者如此陳質窓者卿修郡乘謂里人自克齋知有洛學吳荆溪子良作六賢祠記獨于先生稱大備與遊匪但義理之空談又謂其沉于州縣也寧忤郡將不肯以早租困餓甌寧棄官去不肯以非義媚貴客寧身與獄吏對不肯使赤子死無辜車玉峯若水亦云克齋石公所謂大人為己之學深造而自得者也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數十卷文集十卷傳學者其中庸集解晦翁刪定為輯畧至今存云見晦庵文集郡志伊洛淵源錄錄赤城前後集尊鄭錄節要應良齋名恕字仁仲括蒼人淳熙初來居黃巖其門

台學源流

卷之二

二 齋孫文粹 重梓

人趙幾道輩尊之曰良齋先生嘗從晦翁遊翁以隱居老友呼之所與論學凡六書其一論大學中庸其一二皆論禮書其一論易本義且云不意遂達几下尚恨見聞單淺望詳賜誨論勿使有待于後世子雲也雖翁之謙光咸受亦先生素學有足取重于翁者如此杜清獻公嘗云吾鄉固多士而義理之淵源獨揭詞華典則實自先生始見海虞文集郡志尊鄭錄錄詳節杜清獻公文集徐竹溪名大受字季可天台人早歲工于詩劉知退以詩名一見之云自此當卧君百尺樓上矣先生之志固不在詩也晦菴行部聞其賢特訪其處竹溪方



與學者講顏子三月不違仁云卽杜詩所謂一片花  
飛滅却春耳晦菴爲之擊節與辨疑義率多合遂定  
交焉嘗托以撰述且云願少低筆力使讀者不疑爲  
假手乃所望耳家甚貧一夕晦菴至無以欸裂箕爲  
薪出慈湯麥飯相對甚歡至今故老猶傳其事云又  
嘗與趙忠定公汝愚相友善忠定拜相與韓侂胄同  
出御筆先生賀啟有云以周公之德自應相成王爲  
師然老子之賢詎可與韓非同傳忠定讀之遂力辭  
新命其一言爲所信重如此後登淳熙十一年特科  
官終監行在草場所著經解文集藏于家邑東南六

台學源流

卷之二

三齋孫文燁  
重梓

里有竹溪書院及釣臺見郡邑志尊鄉錄詳節

右三先生皆晦菴朱子所嘗與友者然觀其往  
來簡札則其所師資亦既多矣晦菴于克齋特  
所推許至以黃太史頌濂溪語因其詩而稱之  
然則克齋其尤賢矣乎舊牒謂里人由克齋始  
知洛學觀其所作中庸集解多程氏遺言昔程  
伯子嘗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語提掇後  
進相傳爲門下指訣克齋備述當時問辨之詞  
昭示來學百世之下安知不有超然而默會者乎

台學源流卷之二終

裔孫翊垣校字

台學源流卷之三

臨海金賁亨撰

林筠州

林草廬

趙訥齋

趙判府

趙遠菴

杜南湖

杜方山

潘與教

林叔恭

郭正肅

杜貫道

池進士

吳謙齋

趙然道

趙詠道

杜清獻

林筠州名翊字伯和黃巖人初居邑之太平鄉今分  
爲太平縣父宣義郎興祥少貧行賈有行義生伯和  
稍長刻意爲學博求師友不得得晦菴欣然願學以  
書請教晦菴稱伯和求道懇切而勉以三言以整齊  
嚴肅言持敬以先語孟考諸說切已深思言講學以  
充善端去邪志言省察且云異時漸有餘力讀諸書  
通世務蓋亦未晚不須過憂失先後之序也乾道八  
年舉進士爲奉化簿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攝尉以  
雜戲迂之百里外先生笑曰吾性不好戲且畧吾地  
無以逆爲也竟不往改定海丞郡令受租輸縱民自  
槩量吏不得爲奸知候官縣候官俗淳先生靜以撫  
之民服教令終日寂寂水陰滿庭無復訟者在位行  
其所知果決不回不以聲色徇上官至有怒拍案者  
先生從容報答之不能屈欲中以罪訪之民間聞頌  
聲而止通判筠州未行以疾卒年四十有九葉水心

台學源流

卷之三

一齋孫文燁  
重梓



誌其墓次子仲謙補迪功郎興隆司戶有文名見明赤城後集

林草廬名商字叔和伯和之弟嘗與定海沈渙奉化舒璘為友因言象山陸氏之學走上饒求之意見差異乃與伯和及趙幾道杜良仲昆弟受業晦翁之門迷其為學本末以請晦翁謂須平視彼已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為己善不可遽是此非彼入主而出奴也又云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無往而非學只在日用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又云道理只就自己身上體認便自見得及別請一言為終身歸宿

台學源流

卷之三

二裔孫文輝重梓

之地晦翁曰若根本上欠工夫終無歸宿處且如讀書應事接物固當用工不讀書不應事接物時如何此須當深思而自得之便是歸宿之地叔和冷然有省年七十有一而卒葉水心誌其墓稱其為學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探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事父不違其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鄉黨懼如也後進賴之以波及邑大夫之賢者資之以決疑獄草謬政鄉人化之尊之曰艸廬先生而表其所居之里曰景賢見晦庵文集郡志赤城前集應氏雜錄趙訥齋名師淵字幾道宋宗室居黃巖受業晦菴先

生之門以乾道八年進士補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趙丞相汝愚以從宦有旨與職事官會趙相以讒去先生遂飄然東歸專力問學積十餘年不仕既而詔申前命以母老添差通判溫州歷遷太常丞因忤時宰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終年六十有一晦菴嘗稱其所論時學之弊甚善又與論校綱目凡八書至謂某衰朽殊甚全賴幾道為結裏了却又欲補稽古錄續大事記云此恐他日并累賢者又與論讀史法云只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都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耳只如此看已得大槩范公

台學源流

卷之三

三裔孫文輝重梓

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得精密尤好金華王魯齋先生栢嘗跋晦翁所與訥齋帖稱訥齋登朱子之門為最先其後遺庵昆弟相繼而進開之以道說締之以婚姻往來尺牘其多可知然則訥齋在諸趙中晦菴所尤注望者與見晦庵文集通鑑綱目魯齋政語伊洛淵源續錄郡志尊鄉錄節要趙判府名師鄭字恭父居臨海從晦翁先生遊最見器重嘗以書質所疑晦翁稱其用意之精且云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願非親曾用力不能知耳晦翁嘗問別後讀書如何對云忽見得已私難勝耳



口不須苦與爲敵但覺此心隨物而去卽與喚回却無事矣晦翁嘗與呂子約書言台州有一師耶在比儘知用力不易得也與孫敬甫云天台朋友有趙師耶王簿者尤佳又嘗論黨籍事謂恭父竟入其事部中欲脫之恭父不願也其卓然難得如此紹熙元年以宗室科進士歷官鄞縣簿終嘉興府判官見晦菴類及郡邑志

趙遠菴名師夏字致道居黃巖紹熙元年宗室科進士歷大理司直知南康興國軍終朝奉大夫與兄幾道登晦菴之內悉得奧旨嘗以循天理任智力論會

台學源流

卷之三

四齋孫文焯重梓

點子路言志以心性精辨儒釋及論荀卿性惡禮僞其失出于一皆爲晦菴所許與又嘗著春秋傳作誠幾善惡圖以誠居中而爲本善幾居誠之下而正發惡幾旁列而斜生云此明周子之意又以二幾相對列誠之下云此證胡氏之失而爲說以附其後晦菴見而趨之又嘗跋延平答問以爲延平先生之學得之豫章先生豫章得之龜山先生龜山伊洛高弟也李先生不特以所傳授者爲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所未言者此編與行述其紀州者觀之當見之矣始我文公先生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于論學蓋未

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覆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于是盡棄其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旣歸之後也文公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儻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文公先生之言行布滿天下光明俊偉毫釐必辨而有以會共同曲折致

台學源流

卷之三

五齋孫文焯重梓

詳而有以全其大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末備舉細大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分量有所依據而篤守循叙而漸進無憑虛蹈空之失者實延平先生一言之緒也企華王魯齋嘗謂誦理一分殊之跋得龜山以來一派宗旨甚的未嘗不注仰也見晦菴文集延平答問魯齋跋語郡志杜南湖名燿字良仲黃巖人嘉定元年進士官終東陽縣簿初與弟仁仲學于克齋石先生克齋以致于紫陽朱夫子於是師事紫陽者十餘年紫陽嘗謂其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異亦為得之卓玉峯稱其所受于紫陽則最初告以  
 反躬力索卒之去冗長歸專一當其潛玩既深見此  
 敬不獨存靜至于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  
 一如親涉深山與山下瞻望不同則自一語之破冗  
 長掃靜而學成矣又稱其為文于義理之體辭聖凡  
 之闕埃一一窮扣以歸其安至其所以告人者則亦  
 如已之有望於人毫分縷析而傾倒殫盡也其從孫  
 則卿哀集成書名之曰南湖先生文集玉峯為之序

見晦庵文集郡志赤城後集伊洛淵源續錄尊鄉錄節要  
 杜方山名知仁字仁仲南湖之弟少有俊才為舉子  
 台學源流 卷之三 六齋孫文焯重梓

文操筆即驚人已而曰是不足以為能乃刻意于詩  
 雕鎔鍛鍊不奇不已可以肩隨古人矣則又曰是不  
 足以為學于是即六經語孟之言考論一時諸老先  
 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  
 吾知所止矣偕其伯氏反覆論說于朋友間一言一  
 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  
 造化之所以然無不究悉其切問近思反躬克己之  
 意又每見許于師門方其壯年試于鄉不利遂絕意  
 榮慕足迹不至城邑鄉大夫欲識之者有往謝無往  
 見人有結駟而至則辭以疾望劍佩之顛昂則趨而

避而讓道于樵隆也言于寡躬施均敵之禮于後生  
 自號曰方山友其志也所著詩文十五卷訂禮  
 讀易說詩多所論迷未及哀次而沒年六十有一趙  
 遠菴志其墓見晦庵文集郡志赤城前集伊洛淵源續錄尊鄉錄節要  
 潘典教名時舉字子善臨海人從晦菴遊有問必記  
 其辨析六經疑義及問學大端剛解四書多為師門  
 所稱許嘗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晦菴云且以樂水  
 言之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  
 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為態  
 度必至于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之處事處仁者樂

台學源流 卷之三 七齋孫文焯重梓

山亦以此推之子善有省平居喜靜坐晦庵云專務  
 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看此心隨動隨靜  
 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  
 義理昭著矣然若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  
 要之只是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又嘗舉  
 知行互相發明之說晦翁云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  
 面理會得者即是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推之  
 達道耳先生服膺斯語造詣日深故其論求放心有  
 云日來覺得此理真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  
 便覺此心歉然觀于此言不特踐履之密可謂有得



于合一之學者矣嘉定十五年以上舍釋褐歸

授見晦菴文集語類部邑誌尊節錄詳節應氏雜錄

林叔恭名恪叔恭其字也臨海人初從晦菴遊

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便生較計思前算後也

又云曾見郭叔雲問為學否某告之曰為學切須收斂端

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得于是每聞晦菴語必

記錄于册以自省其所錄如論為學如煉丹先將烈火煉

一餉方好用微火養成如論終食不違仁須先以不處不

去立脚如論求放心不特走作只昏惰便是放如論集義

是無一事不求箇是如論孔顏樂處孔子都忘了身只是

台學源流 卷之三

八度學陳樹桐

一箇道理顏子猶照管在又記晦菴自言所用力處甚約

日夜只就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凡此皆進

修真切得力語晦菴之所以教與先生之所以學蓋莫要

于此云見晦菴文集語類部邑誌尊節錄詳節應氏雜錄

郭正肅名磊卿字子奇號兌齋德居人瓊筵安撫晞宗第

五子也嘗遊文公之門嘉定七年舉進士端平初拜右正

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幸無所避時對人余天錫理宗懷其

定策恩旋擢至執政朝論不與先生上疏云臣聞鳴鶴

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駟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

則抱道懷德之士莫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至治

而股肱噤舌之任乃使雄邪剗跡其間是却行而求

前也章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位恬確不

法先生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為嵩之耳目所得亟

除起居節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嵩之以書畱行且

白帝遣中使宣押入國門先生進退兩難鬱鬱不得

志嗚咽而卒時與杜成之徐元杰諸賢號端平六君

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沒帝亦念之不

已特謚正肅為立正諫坊以旌之朱白雲右作文獻

書院記稱先生與趙幾道二杜同師晦菴謝文肅公

鐸亦云我台之學者亭是宗孰見而知曰正肅公性

台學源流 卷之三

九齋孫文肅重梓

乎當時授受之詳無所子稽所著有兌齋集見雜錄

尊節錄詳節應氏雜錄

杜贊道黃巖人嘗從朱文公遊文公稱其所陳諸說

皆善但不已其功久之見處漸分明也又稱其所論

讀書課程甚善且云思慮不可過苦只虛心游意時

時玩索久久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着意安排

伊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即便提撕即自常在

此次又云仁里諸賢多得相處伊賢者與良仲仁仲

未得一見耳或能相與一來乃幸見晦菴文集台寓錄

池進士名從周字子文黃巖人嘉定七年特科嘗遊



晦菴先生之門屢以書請益晦菴稱其嗜學而勉以充拓之功云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向前更有許多工夫豈可使慮其雜又曰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為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願少恢廓之不

然終不免于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見晦菴文集

吳謙齋名梅卿字清叔僊居人嘉定十七年特科仕

至忠州文學嘗因果齋李方子獲登朱子之門講授

甚盛所著有經說語錄見趙安語錄後序尊鄉錄詳節續錄台寓錄

趙然道名師雍宋宗室居黃巖淳熙十四年進士官

終朝議大夫直寶章閣嘗問道于晦菴象山二先生

台學源流 卷之三 十齋孫文焯重梓

象山四答書其畧云聖狂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克

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今然道方

恥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

幸甚又云若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

立而口用踐履未能常于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

乘之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

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

可畏也况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

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可不深致其思以省

其過求其實乎晦菴一書有道聽塗說之戒有千金

做帚之喻蓋當二先生議論未同時也見朱陸文集

趙詠道名師歲然道之弟同受教于晦菴象山兩先

生象山語之曰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格物致知

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

講明也大學正心修身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

聖之事此踐履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才質之卓異

踐行之純篤如尹之任夷之清惠之和不思不勉從

容自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

執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

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

台學源流 卷之三 十齋孫文焯重梓

耳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晦翁則云天下

有正理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自王于一偏之

說而虛心以察眾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于一定之

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曖曖昧昧自以為足便

謂天下之美無易于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

理亦居于陋而已矣先生登開禧元年進士官終僉

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見全前

杜清獻名範字成之一云儀夫號立齋黃巖人南湖

方山二先生族孫也生有令質讀書必潛心玩味取

聖賢格言大訓實見諸躬行自謂嘗聞韓仲和得實



之一字為終身受用之言而肅容起敬及論處靜則以程伯子所云動亦定靜亦定謂非知道者不足以語此此其所自得者二先生又以其親見親聞於晦翁者授之故其學有原本為時推重嘉定元年舉進士為金壇尉累除監察御史終右丞相當理宗朝凡十抗疏皆剴切不諱最初陛對即言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的憲習至于浸漬熏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爾君相之私未去則條教之頒徒為虛文近日召用名儒發明格致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文議論者乃從而詆訾

台學源流 卷之三 三喬孫文焯重梓

笑訕之一惑其言則將有厭棄儒學之意而奸狙嗜利之徒攫取爵祿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繫願以其所講明者見之施行毋徒誦說以事觀美帝深然之屢劾宰執鄭清之李鳴復史嵩之輩直道盡言無少顧忌風采屹然為天下重及拜相善類相慶都人歡呼載道既入勤即上正治本肅官闈擇人才惜名器節財用五事既復條陳公用舍儲才能等十二事欲盡革宿弊以興治理孜孜憂國知無不為雖在疾病不廢機務僅八十日而終年六十有四帝震悼御札賜謚清獻先生梓德清節終始金石有

田二頃粗給餽粥雖貴為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僅庇風雨見者莫知其為相公之居自其未貴人已比之司馬公天下候其出處為休戚得政未及大施而沒識與不識莫不痛恨輜車所過聚祭巷哭果與司馬公事皆相類其遺文有古律詩歌詞雜文九卷奏稿十卷外制及經筵講義各三卷進故事五卷易禮春秋禹貢關洛諸儒微言皆有論述二子濬淵克世其家云 兄宋史郡志清獻文集赤城後集尊鄉錄節要

右諸賢凡十有六人吳謙齋以上皆受業考亭

飲河充量者趙然道昆弟則往來朱陸二公之

台學源流 卷之三 三喬孫文焯重梓

間者也若杜立齋得之再傳如親警效所謂私淑艾者非與一時人文之盛甲于東南大賢君子之所過化其勳烈因如是夫竊謂晦庵先生道德學問夙為時宗而舍已從人恒若弗及如聞延平須是理會分殊之語則自以好同惡異喜大恥小為非及悟明道存久自明何待窮索與夫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之語而又謂向來太涉支離不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蓋道必協乎大中學不憚于屢變此其所以紹伊洛之正緒而開百世之



迷途者與其與象山先異後同則昔人辨之明矣吾邦諸賢學力所至淺深固殊相趨異時領畧自別乃若相與求為聖賢之心則固無間也得其心不謬于其途非晦菴所深望吾後之人者耶

又按文公台寓錄所載黃履趙氏有曰師端知道者則劉后村輓章有朱公徒弟耶公府之句而他無所見又臨海謝氏家譜有名數經者嘗從晦菴遊或謂范釜亦從晦菴謝采伯師事晦菴高第李方子二十年皆無所考證姑志姓名以俟

台學源流

卷之三

十四 裔孫文庫 重梓

台學源流卷之三終

裔孫東垣校字

台學源流卷之四

臨海金貢亨撰

王石潭

胡思齋

戴泉溪

王石潭名貢字蘊文天台人介特有守鄉俗化之不敢為非時趙守景緯延金華王魯齋王上蔡書院教事先生具古冠服來謁魯齋歸王守率甫請先生代其事嘗撰心圖為說以傳學者蓋借一字以立義足為心學之助云其說曰邵子有言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夫善惡之分霄壤殊絕未有不由於一心之所起者三聖巍巍繼天立極相與傳授獨辨此心欲學聖賢舍此心將何所用力哉蓋人有情有性而心則統性情者也心得其養則以性御情而五常百行由此而正心失其養則以情蕩性而五常百行由此而隳此心所主不亦重乎愚平居玩心之一字有以識夫心學之方一點在中心之手也有所主于中則可以應於外兩旁兩點心之衛也立為防限使之不至于放蕩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懸其兩旁不遠不近者亭亭在中不可有所偏倚也下一拋者以中間一點流而下之則陷溺而為愚不肖故以此盛之示其不可陷而溺也上虛空者其中一點原無障蓋無蔽塞充而上之則浸高浸明極而可以通神

台學源流

卷之四

一 裔孫文庫 重梓



明參天地故虛之以示其向上無往而不可到也昔人制字三面設範圍使物之在外者不能引而其中一點既不倚東又不倚西又不墮下凝然中正以開一方使作向上工夫其意深矣故易言敬以直內程子言心有主則實心要在腔子裏正欲其操存于中也其中一點是此意也易言閑邪存其誠夫子教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欲防閑于外也外兩點是此意也中庸欲養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正不欲有所偏倚也懸其兩旁是此意也孟子戒人陷溺其良心以牯之反覆則爲禽獸不遠正恐失于下流而

台學源流

卷之四

二齋孫文偉重梓

陷溺之也下一兇是此意也孟子言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言等而上之與天相通虛其上是此意也聖賢言心反覆詳備其與字義悉相照合人能體其言思其義日夜用心於存養之間則心足以統攝性情庶不失人之所以爲人矣余將求心於既放之餘故別其養之放之之異畫爲圖以自警及卒無以斂門人爲治其喪將葬道有小而捷者取請於其婦婦云先夫平日未嘗由徑不可違其志聞者歎曰有是婦哉先生之德益彰矣見薛邑志向曲王陝石刻

嚴鳳板本尊  
鄉錄詳節

胡思齋名常字立方黃巖人恬靜好修不慕榮利親掃庭戶一睡不委于地几案光潔如洗書籍圖畫端正完整若手未觸觀書必端坐未嘗行動挾攜雖在市廛跬步不出戶外嘗誦編朱子語錄十卷曰窮年矻矻庶於此歸宿乎又著夏釜吟三卷有云十載苦心常自覺一毫私意便非仁與車玉峯相友善長八年玉峯以兄事之嘗自謂反躬篤行未如胡立方又稱其家雍雍秩秩其氣恬以閑不獵交以幸譽不矯高以孤歎其學謹靜愿實必謀必訪不畜疑以養暗也王實翁華甫令黃巖親訪其廬洪石意穠繼之禮

台學源流

卷之四

三齋孫文偉重梓

待尤厚趙星渚景緯與實翁相繼守台皆加敬禮諸公問政陰及物者甚衆天子錫恩台士令盡赴春官皆山郡貢徐守宗臣曰若思齋不可沒之其見重如此一日疾革以書別諸友玉峯往省神色如常時猶奮語及大學疑義既別去復以書抵玉峯已而屬纊玉峯誌其墓見郡志尊錄詳節亦城後集本玉峯元稿戴泉溪名良齋字彥肅居黃巖之泉溪因以爲號屬太平縣先生初以古文鳴後乃潛心性理之學登嘉熙二年進士累官秘書少監時韃虜強盛先生深以爲憂上疏言崇德修慝以爲祈天永命之本又陳



四事曰懲奸曰歡賢曰保民曰理財又進君臣交修之說詞甚剴切帝嘉納之所著有中說辯妄通鑑前紀曾子遺書論語外書孔子年譜世譜七子說林公輔嘗云當今經書雖皆完具而禮經獨為殘缺加以漢儒之記有不純者鄉前哲載少監嘗力為之辨草廬吳文正公師之而得其說於今未行也又以其文與陳實意者卿吳荆溪子良並論謂其光芒四達蟠際霄漢可謂雄偉不拔者矣既卒鄉人祠于學謝文肅公鐸為之贊云唯公之學最深者禮遠淑諸人曰吳澄氏峩峩孔廟俎豆以陳公心不愧夷夏君臣

台學源流

卷之四

四裔孫文燦重梓

見郡邑志林公輔集尊鄉錄詳節概復承稿

右三先生當紫陽既往魯齋未至台學中微之際而能津問徑超毅然自力石潭有見于心思齋有見于仁泉溪有見于禮雖未叩鐘考亭亦可謂有聞其緒餘者矣

台學源流卷之四終

裔孫雅南校字

台學源流卷之五

臨海金資亨撰

車玉峯

黃壽雲

周大學

陳古堂

楊簡齋

楊樵寄

車玉峯名若水字清臣黃巖人祖似慶號隘軒讀書好古多卓識玉峯初從陳實意學古文隘軒弗悅乃從清獻杜公遊聽其談議大悔前日之所為于是潛心理學又往來王魯齋之門得聞晦翁緒論乃會眾說而求其至當嘗欲取大學知止有定以下二條合聽訟章為格物致知傳質于魯齋魯齋驚喜以為洞昭千古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為之莞爾一笑因作

台學源流

卷之五

一裔孫文燦重梓

大學沿革論以表之又嘗著道統錄曰大原曰明訓曰分紀魯齋見之謂非有大學力不能作照耀萬古與天地相為終始無疑又著宇宙紀畧列載圖象或謂其出自邵康節然先天合洛書後天合河圖及天地自然數圖雖皇極書亦未之嘗具至于一陰一陽圖圓圈中一半是黑如鳥頭狀與白地犬牙相入所謂陰陽互為其根是已此圖或謂蔡季通得之貶所旁注曰昔有異人翫月中黑影得之以為此圖云又著世運錄及玉峯冗稿其友胡立方稱玉峯貌癯而楚口吻不能言即之既熟回視胷中狹者寬塞者通



嘔者廣真益友也其從父弟若縮空經臣別號雙峯  
深於禮學為趙守景緯所重嘗以學行薦時不利隱  
於馬家山終焉所著有性理要旨內外服制見郡志  
集魯齋東坡尊鄉錄節要應氏雜錄

黃壽雲名超然字立道黃巖人幼有高志聰明博達  
讀書不舍晨夜研精探奧經出流輩每雞鳴盥櫛就  
書齋戒子弟不得通賓客及關白家事必待午餉後  
乃許行之幸以為常嘗往來魯齋之門得性理之傳  
而尤深于易推本周子先天圖翼以邵子皇極經世  
若周易經世二十卷發程朱二傳未盡之意別為或

台學源流 卷之五 二齋孫文偉 重梓

問五卷發例三卷識蒙五卷詩話筆談及會要歷各  
十卷傳學者嘗曰與其多述以詔後曷若及吾身而  
面命乎乃構義塾生徒遠至之弗倦燕坐凝然雖  
悍猾輩見之歛退其聞先生者咸起慕焉先生  
兩與鄉貢及元代宋遂不仕城會通記 和啖神一不介意嘗  
自咏云不知乃不愠古人嘆能我謂直易事學道  
非千名本無求知心愧亦何待生自艾年以後絕書  
不觀唯局一室默坐反觀內照以為有得士友或竊  
窺而笑之則翕然曰不笑不足以為道又作詩云我  
有數行書藏在元關側樵夫與稚子個個各自得乃

築西清道院以居自為之記所著文曰西清集卒年  
六十有二諡康敏識者謂先生之不仕元其介分截  
然矣推其志豈肯受元諡哉見郡志赤城後集赤城詩集尊鄉錄節要會通

周太學名敬孫字子高臨海人生六月而父顯卒母  
李氏食貧守節鞠成之嘗與同郡朱致中薛松年師  
事王魯齋講明晦菴遺教所著有周易象占尚書補  
遺春秋類例先生嘗遊太學宋末隱居不仕子仁榮  
仔肩皆以學行聞見郡志等鄉錄詳節

台學源流 卷之五 三齋孫文偉 重梓

後也師事王魯齋精性理之學登咸淳元年進士為  
金華令志潔行廉有能名詩又極高古效淵明有文  
集五十卷宋末隱居不仕自號南村逸老人稱古堂  
先生云見郡志赤城會通記  
楊簡齋名珏字君賢臨海人從王魯齋遊講明性理  
之學咸淳四年舉進士為澤陽令有治聲轉機督官  
入元不仕子圭克世其學見郡志赤城會通記  
楊樵寄名琦字宗主臨海人初名錡字宗彙從鄉先  
生余汝楫施洪遊二先生謂其莊重真淳才器宏博  
可宗韓稚圭者因為更其名若字云弱冠遊郡庠聲



譽籍甚已而師事王魯齋于上蔡書院魯齋謂  
 子有用才也吾語汝學之體用于是受師說而推  
 之求知其性以盡其心同舍張達善自以為弗及  
 稱之曰畏友其父嗣炎寢疾每旦必焚香籲天願滅  
 已年以延父壽居喪極哀毀至元間族兄叔虎以嘗  
 仕宋為酒官至是以善酒正政召叔虎不欲往計將  
 日盡先生以誠諭使者乃得以姪堂代行叔虎泣謝  
 曰吾獲生全吾弟賜也先生自號樵寄幸民制置司  
 及臬司辟皆不就徜徉泉石間蒔花竹教子孫以自  
 樂鄉子弟來學者教之不倦嘗取周子通書家人

台學源流 卷之五 四裔孫文燦 重梓

復无妄四卦義扁其堂曰端誠其友陳古堂為之記  
 一日語諸子曰吾師魯齋先生而聞道參之濂洛諸  
 儒宗旨皆合焉雖不獲施于時亦無憾矣及疾革謝  
 醫藥語後事詞色如平時索筆書曰八十有七失德  
 事無啟手啟足吾知免夫命遷于止寢儻然而逝所  
 著有拾撰等稿上蔡師說藏于家 見邑志赤城 文獻抄本  
 右從王魯齋先生遊者凡六人魯齋得晦菴朱  
 子再傳之學以振起吾台欲隆之緒功豈淺哉  
 觀上蔡書院講義首以程門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兩言立說復舉上蔡所云敬只是常

惺惺法與夫窮理只此尋箇是處等語開發後  
 進亦可謂得學之體要矣其所絕成而許與者  
 車黃二子為最二子於魯齋亦在師友之間及  
 觀壽雲所作西清道院記似悅於老氏而自厭  
 其所學之煩豈其所以致知云者未能得程朱  
 本旨而或蹈其所謂太涉支離者邪李果齋嘗  
 云晦菴晚見諸生繳繞于文義之間深慮斯道  
 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噫斯言  
 也惜乎聞之者寡與

台學源流 卷之五 五裔孫文燦 重梓

亦云魯齋門人然止附見於周子高楊宗圭傳  
 而其邑里名迹俱莫之詳用俟來者  
 台學源流卷之五終 裔孫權南



台學源流卷之六

臨海金賁亨撰

戴蠢翁

楊浦城

董克齋

戴蠢翁名亨字子元臨海人時木居邱先生漸講明道學為後進所宗蠢翁從之遊其學以毋自欺為第一義嘗銘於座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

莫若勿為所著有太極圖說人心道心說近思錄補註朱子詩解北溪字義辨正見一統志郡邑志尊鄉錄詳節

楊浦城名明復字履翁一云復翁臨海人少從翁丹山學操履純正博通經籍景定間王守華甫聘為郡學正所著有周易會粹尚書暢旨詩學發微及冠昏

台學源流

卷之六

一裔孫文輝  
重梓

喪祭圖

見一統志郡邑志尊鄉錄詳節赤城會通記

董克齋名楷字正翁臨海人御史亨復之子嘗從潛室陳器之得晦翁再傳之學寶祐四年舉進士為績

溪簿直冤獄賑饑饉修城捍水未幾擢守洪州有惠政終吏部郎中所著有克齋集又嘗合程朱易為一

書其言曰易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要皆依卜筮以為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嫌疑定猶豫

不迷于吉凶悔吝之途而已至夫子彖傳與大小象之辭則推明其所以為卦爻象辭之理而大傳之書

又自夫卦爻象辭以推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

蘊奧而河圖大衍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

序著策分揲掛扚之法無不備具其所以承三聖開

來學功至大也十翼之外有功於道者則唯程子朱

子之書而已又曰偏於象占而不該夫義理則孔子

之意混一於義理而不及夫象占則犧文周公之心

亦幾乎息矣又曰文公之書所以補程子所不及而

程子之名言有朱子不能加毫末於其間者知易者

蓋有取於其言云見一統志郡邑志尊鄉錄詳節

右三先生雖各有攸師未嘗及魯齋之門然晦翁

遺矩炳然在人固有隨取而隨得者蠢翁以

母自欺為第一義庶幾知所謂守約之道者與

竊觀當時講說益詳著述益盛而靜觀默識之

教未之或傳焉何哉晦翁晚歲之所深悟與果

齋昔日之所嘗聞凡我台人尊慕晦翁之學者

恐於此義不可不三復而深思也

又按郡邑志及尊鄉錄詳節赤城會通記稱黃

岳蔡夢說究心濂洛之傳於相受業於車玉峯

牟楷刻志正心誠意之學陳紹大以性理之學

自任天台曹湛與楊簡齋陳古堂為友謝無林

作皇極內篇序仙居吳諒明理學教行于鄉



陳栢著夙興夜寐箴此八人者舉其端莫詳其實見于此無證于彼姑附識以俟

台學源流卷之六終

裔孫殿南校字

台學源流

卷之六

三裔孫文棟  
重梓

台學源流卷之七

臨海金賁亨撰

郭暢軒

万遜志

陳克菴

郭暢軒名楨字德茂高祖世卿正肅公之兄也暢軒自僊居徙家黃巖之松山里今屬太平縣少勤學問比壯時有所悟由伊洛上溯洙泗求聖賢用心燕居獨處衣冠修整卽祁寒暑雨危坐終日及與人接和氣滿容簞瓢屢空晏如也其所涵養專用靜中工夫言動應酬一循乎禮邑士人多從之游其爲教必先收放心曰收得心方見得吾道端倪卽聖賢言語皆有歸着又曰學者若不懲忿窒慾則自家都壞了此

台學源流

卷之七

一裔孫文棟  
重梓

是大切要處父沒會兵荒不克葬者十餘年歲茹蔬抱戚未嘗破顏迄葬已始御酒肉毋疾衣不解帶親爲沃面澡身浣衣滌席凡六越月手指濕爛成疹終不以人代與其兄友愛尤篤鄉人化之雖狡猾者亦草面輸欵終元之世隱居授徒嘗作感秋酷熱諸詩以寓意洪武初用御史李時可薦始就饒陽知縣三年邑大治以從兄故坐免邇者察諸途搜篋中惟所著易說雜評暢軒稿數十卷及爪髮一束以聞 太祖嘉其廉賜紗幘銀帶寶鈔以旌之旣歸貧益甚課其子熙躬操井曰一日諸生及門聞打麥聲視之乃



先生卒年六十二門人尊之曰貞成先生謝文肅公  
鐸贊之謂其奮起於正肅之後家學有源委云熙博  
學篤行能世其業從子元亮有文名嘗著尚書該義  
見邵邑志尊鄉錄詳節桃溪淨稿  
赤城後集赤城詩集應氏雜錄

方遜志名孝孺字希直寧海人父兄勤號愚菴古  
嗜學研究羣經及濂洛關閩遺書尋鄉先達授受源  
委精思力索而允路之慨然以爲不合天人以爲學  
非學也嘗爲濟寧守以風化爲憲府庭之間不陳粗  
械其政績名一時云先生侍父宦遊歷齊魯之墟覽  
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願學之志

台學源流 卷之七 二裔孫文焯 重梓

既而從潛溪宋景濂遊潛溪見其文深器之名流老  
輩皆推讓弗及識者以爲大類蕪氏而正論進之先  
先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關異端爲已自嘗曰不以  
伊周之心事其君賦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  
賦其身者也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因列所當勉者  
爲二十一箴又作雜戒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  
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章家人箴一十五首以告其族  
人謂先王之治先德教而後政刑作深慮十道謂算  
臣 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其  
言多先哲所未發者又自悼空言寔多絕無自得之

珠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曰  
稍久覺向時過闕愈厭其論靜則本於無欲謂能無  
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  
然者未嘗少變也其論敬以操而不失則內直內直  
則外方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其論  
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  
氣病何由入之善養者當補元氣元氣既完即易去  
耳其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見者咸以爲程朱復  
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先生笑曰古人有三旬九  
食瓶無儲粟者奚獨我哉洪武中以薦召至京 上

台學源流 卷之七 三裔孫文焯 重梓

見其舉動端肅謂 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  
以輔汝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處以賓師曰方先生古  
之賢者也爲更其號稱正學先生云後爲翰林博士  
尋進侍講革除之際與練子寧等不屈而死年四十  
有七 文廟嘗與楊榮論子寧等曰使子寧今日在  
此朕因當用之爾 仁廟亦謂宰執曰方孝孺輩皆  
忠臣也 詔從寬典鄉紳始刻其遺文四十卷後  
測定爲二十四卷邑令郭紳爲立祠祀之其所著周  
易枝詞周禮考次目錄武王戒書註宋史要言基命  
錄文統皆不傳 見菴下仲文集潛溪集天順日錄備  
遺錄草除遺事錄遊志齋集郡志尊



錄

陳克庵名選字士賢臨海人父員額巡按福建辨正沙寇之脅從者數萬人官終右布政使先生自小右文名比長篤志聖賢之學以克己求仁為要讀書不資文詞遇格言即手錄于冊為力行之助天順庚辰上春官選魁天下初為御史一疏奪二學士之命再疏移六司馬之權天下已察然仰其丰采謂質鐵面不可犯也及督學南畿數德屏威日與諸生講明正學謂聖人之道必自小學始特註釋以頒賜使學者知所從入每巡歷減騶從刻日期居止學宮談經習

台學源流 卷之七 四裔孫文煒 重梓

禮時或同膳餼若家人焉諸生翕然咸服兩地士氣聿為之變轉河南按察使尋以憂歸服闋擢廣東左布政使猶眷眷舊社刻宋史道學傳以遺之廣民困于苛政為草宿弊抑權倖殫力拯援與市舶中官不協竟為誣奏卒于途年五十有八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寃之先生剛果自持勤儉成性居常謙謙言若不出口至臨大事決大議則屹然萬夫之勇不能奪之既歷貴顯惟服先人故袍帶客至瓦盂蔬食相對無慙色自河南喪還行李蕭然車一兩而已及之廣東騎驢山都門其清約有寒士所不及者俸餘則以

置義田周宗族之困餓者焉張侍郎元禎表其墓稱先生有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遏于天下之大勇識者以為夕言毛給事中憲請於朝爾先祿卯諡恭慈繼守僑奏立祠祀之見理學名志定軒存稿 光溪縣稿

右三先生當夸亂華士習改儒道晦蝕之餘而能上釋程朱之緒以扶名教振邦人使復知周公仲尼之道厥功不既偉歟暢軒齋述須時介潔成性遜志卓識大觀死生不貳克菴秉禮自嚴趨義如敵設在孔門暢軒其商之守乎遜志

台學源流 卷之七 五裔孫文煒 重梓

其賜之達乎克菴其由之果乎吾聞暢軒專用靜中工夫則未如所謂靜中有物所謂靜觀未發氣象者何如也此儒釋臺齋之地也吾聞遜志過魯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願學則未知所謂尋顏子樂處所謂夫子與點之意者何如也此適道之要津也吾聞克菴學以求仁為要而錄格言以助力行則未如所謂識得仁體實有諸已而求經義以栽培者何如也此吾儒內外之所以合也善學者反諸其身默識而自得焉可以登程朱之堂窺周公仲尼之奧



台猶昔也何獨無其人乎

台學源流七卷明鄉先達金賁亨一所撰乾隆間浙江巡撫以寫本貢入四庫明史藝文志作二卷傳鈔者意併耳余於其裔孫文衡上舍家見之假鈔存笥不無魯魚之瀉細為勘正今上舍弟西園茂才任重梓索樣本於余因出所藏以贊其成云後學郭協寅跋



台學源流卷之七終

裔孫道南校字

台學源流

卷之七

六後學陳樹桐補板







道南源委錄叙



明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濟南後學李維翰撰  
道南源委蓋今少宰鎮山朱公視學閩中  
時錄以詔博士弟子者也後十年予以按  
部行請所從政畢授是編卒業焉竊三嘆  
曰此非一方文獻之徵乎余不佞方代  
天子觀風海上於是蓋得其風之大者乃屬  
建州守楊子傳之而叙其事夫故無諸  
裔土自宋儒楊龜山氏北學二程夫子載  
其道而南以有羅李之派至朱文公又集  
諸儒之大成以有蔡黃之派家傳戶習友  
濂洛而師鄒魯逮入我  
朝郁郁乎文物大方矣今閩之博士弟子  
履諸儒之故土而景其遺風誦法其師說  
其興而至於道也非復有裔土之俗難革  
也非復有北學之勞且遠難卒至也少宰

公有感焉嘗進博士弟子而詔之曰凡此  
皆閩產也其學術源二程而委諸子孟氏  
不云乎夫道若大路然夫二程者告楊子  
以適於路者也楊子朱子者又告諸儒以  
適於路者也然路可告也進止我也迷覺  
我也其一日而至千里終身由之而莫知  
所嚮我也非夫告者之得與也爾博士弟  
子舉諸儒所嘗由與今人所得共由者寧  
委而棄之將復別啓一竇乎抑柴立其中  
而已乎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  
諸儒學術之源端有在焉博士弟子舉而  
約之身心由源及委庶幾其有與哉是編  
之大意蓋如此故今博士弟子又多聞諸  
儒之風而興起者則少宰公之功也夫七  
閩之風自龜山一變文公再變今少宰公  
三變之余故謂得其風之大者將采而上



之

天子藏之秘室使少宰公繼往開來之心不局於一方而諸儒之澤益賴以不斬以是從政或不背於道與若乃諸儒所造雖有異同要皆不詭於名實而可述則少宰公述之矣余何佞

道南源委錄

卷

三

道南源委錄後序

嘉靖壬戌秋

巡臺李公持繡斧按閩政尚德教務倡正學以風人心首遷建陽賢序以故址為大儒書院一時青衿士歛然前奮偲然嚮於道矣既踰年按建州出一筴示羈曰此道南源委錄今

詮部右丞朱鎮山公督閩學時所纂次者也公倦倦以道甄閩士重脩文公年譜及復薦山西山諸祠具有記旋輯閩儒之聞道者遡源分委而成是

道南源委錄

卷

一

錄未鉞梓以擢行予拜

命按閩以公曾觀察是邦請所為觀察者公手是錄諭予曰閩兵燹極矣孔子謂脩文德服遠人而疆理南海卒歸於矢文德之頌蓋正學明文教張士脩孝弟忠信即干城函矢在人心矣嗚呼閩學之不講舊矣矢德脩文其在茲錄乎行梓之令青衿士人挾一冊庶幾其有興也余三復之悚容嘆曰道源於天而委於人心流行布護於東西南北非封疆之所能域限者自龜山負笈於程門明道乃



云吾道南矣蓋先此閩人未之傳聞也按閩中至洛甚遠邈而閩人又寂無談正學者龜山奮然獨倡不遠數千里以就學於伊洛始開閩學之源使其時閩有倡之者吾不知龜山之歸依探討何如也自龜山載傳而羅而李以及文公彼其時皆當季宋道術湮蝕宰執臺諫皆闇不知學甚且擯指為偽以錮之而師友淵源自成自道冒諱枉危而不渝使上之人有崇之者其發明洋溢不知又當何如也今

道南源委錄

序

二

聖明又道作人以銓部官天下之賢才巡臺論賢不肖而上下之率注念正學閩之士先得

鎮山公以甄鑄之今又得

同川公以表率之其賢者在

同川公方以薦之

天子而

鎮山公將以服之庶采矣此時視季宋為何如也諸士幸生於諸大儒之里稽其譜系且半其後裔凡所從入於道者諸大儒皆已為之疏浚其淤滯

而示之朝宗自委而泝之源豈待求道於數千里之外哉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無文王猶興昔歐陽詹躬絕學之後興起於觀察常公之教允迹自樹至與韓子相頡頑此獨非閩之士耶道南之源流如是

上之人表章如是諸士所生之時所居之里又如 是顧使歐陽詹得專美於前而不以豪傑自將者非夫也又攷龜山載道而南至繫高麗之仰每遇中國使者必詢先生安在者儒偉問非直式邦人

道南源委錄

序

三

而寄治教道德威望有足以聳外夷而銷其他志者今島夷甫創海壖戒備士誠仰脩大儒之世業毅然自任由委之循不極其源不止文德脩明遠人自服干城函矢信未有堅且利於人心者豈但高麗知有龜山先生耶焉不敏敬承巡臺公之命以是錄梓附大儒書院而附申脩文威遠之意以告多士多士懋哉懋哉

曲梁後學楊一鶚頓首書于建寧仕學堂



道南源委錄

吏部右侍郎前福建提學副使萬安朱 衡編述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肥城李邦珍詮訂

凡例

一圖以龜山為宗次豫章次延平次文公此正  
派也其他從龜山文公遊者淵源所漸異支  
同原則各圖于其側游廣平王著作並龜山  
遊程氏之門及再傳三傳庶幾不詭於程學  
者皆以其序列於圖左其不及圖者不錄

道南源委錄

卷一

一

一錄稽之伊洛淵源錄續考亭淵源錄不具則  
稽之宋史稽之閩通志府州縣志稽之遺事  
行狀志銘要之期無遺於大凡

一道學之傳蓋未有盛於閩者惟盛則不可勝  
錄姑於附錄著其學要數言尚有事實不能  
盡見則所錄者邑里姓名或并其邑里無稽  
則止姓名而已從闕文也

明興四公則列之續錄

一錄以道南為主故其文例遵朱子伊洛淵源

錄等書節約其繁詞即語錄語類等書不敢

繁舉

一諸儒之學雖皆本道南一脉考其歸宿或未  
盡同要之不詭於名實足繫一方元氣而樹  
之風聲者皆入錄

一凡家庭自相師友者各以世附於傳附見曰  
附提起者則不曰附如方道輔與伊川最知  
劉屏山與籍溪白水並稱朱子先友皆以師  
授無見姑真附錄故此編之脩重統也必以

道南源委錄

卷二

二

龜山為宗也

傳大傳此說如伊川

陳伯潔

方道功名元宗少與伊川同遊

傳此說如伊川

劉屏山名子厚字仲純

陳士

知

林

黃

凡例







黃炳 潘炳 潘炳

南源委目錄

卷第一

龜山楊先生

子迪

黃炳 潘炳 潘炳

游察院

酢

王著作

蘋

卷第二

豫章羅先生

胡文定公

安國

子寅宏寧

從子憲

卷第三

道南源委錄

不錄

一

五

鄭秘書

藪

李西山

郁

群從閔祖相子壯祖諸孫方子

陳宗正

淵

劉白水

勉之

蕭清流

顛

曾宗丞

怙

廖中丞

剛

何通判

允

子鎬

卷第四

初以文好

延平李先生

林文節公

光朝

姪成季附

劉正字

夙

弟朔

子彌邠

方正字

翥

族士繇

未壬大壯

朱韋齋

松

卷第五

晦菴朱先生

子塾楚在

卷第六

黃文肅公

翰

道南源委錄

不錄

二

蔡文節公

元定

子淵沉

沉子杭模

陳北溪

淳

廖吏部

德明

卷第七

劉文簡公

燦

弟炳

林草堂

用中

弟執中

林蒙谷

夔孫

劉存菴

砥

弟礪

楊考功

方



與伊山

同所  
徑山  
為石  
淨東  
若幹

陳秘撰	孔碩	林梅塢	學象	黃壺山	士毅	楊信齋	復	潘瓜山	柄	未 鄭戶部	可學	卷第八	許存齋	升	王近思	力行	道南源委錄	八目錄	王	楊至之	至	陳龍圖	必	卷第九	真文忠公	德秀	熊勿軒	禾	黃不懼	績	子仲元附	卷第十	附錄	方道輔	元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克勤  
弟光朝  
卒于  
法亦  
其弟  
深

吳國華	儀	練質夫	繪	游執中	復	余隱之	允文	吳公濟	輯	蔡牧堂	發	劉屏山	子羣	林拙齋	之奇	劉德稱	嘉譽	道南源委錄	八目錄	四	邵季山	景之	羅宗約	博文	游文靖公	九言	魏國錄	挾之	楊仲思	道夫	林文介	亦之	余占之	隅	范朝奉	念德	虞復之	知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

師事淳熙  
漢之學也  
於此亦在  
其出於心  
列

林

其子可因  
此而時文  
任了城守  
其後在城  
與前名

陳直講	士楚
詹大卿	體仁
余正敘	大雅
童蜚卿	伯羽
江建寧	默
許子春	景陽
歐陽慶祠	光祖
許子順	履正
黃季野	芻
葉文脩公	味道
黃季全	補
蔡廷傑	和
陳後之	易
蘇欽甫	思恭
傅忠簡公	伯成
任宣獻公	希夷
楊吏部	楫
吳大年	壽昌

道南源本錄

大目錄

五

六

×

劉潛夫	炎
陳齊仲	
鄭文靖公	昭先
鄭知院	性之
林農卿	湜
王子正	遇
葉秘撰	武子
高兵部	禾
楊料院	仕訓
鄭穀叔	耕老
傅大博	誠
石洪慶	子餘
張知縣	彥清
李伯諫	宗思
李堯卿	唐咨
劉縣丞	剛中
饒知縣	幹
黃直翁	寅

道南源本錄

大目錄

六

七



梁文叔	琢
馮作叔	允中
蔡仲寬	摸
沈莊仲	澗
林若時	得遇
游子蒙	開
龔曇伯	郊
鄭齊卿	師孟
林貢士	暮
林存齋	憲卿
鄭進士	文通
潘立之	植
葉知縣	混
陳縣丞	範
葉通判	文柄
陳縣尉	總龜
陳自備	枅
劉正之	學雅

丁復之	堯
李縣丞	允
胡季隨	大時
劉壽翁	彌邵
蔣元肅	雖
陳伯澡	沂
丘行可	富國
翁粹翁	易
卓廷瑞	琮
黃景文	必昌
呂圭叔	大圭
傅君遇	天驥
陳石堂	普
韓古遺	信同
蔣仁叔	悌生
吳朝宗	海

卷第十一



朱門附錄

呂勝已 季克

鄧邦老

鄧衛老

李公謹 文子

祝和父

李子賢

余景思 元一

熊端操

詹鼎憲

張敬之

黃德柄

吳茂實

魏元壽

游和之

游連叔

周元興

吳和中

維

劉圻父 子寰

黃仁卿 東

陳孔夙 仁仲

葉任道

蕭長夫

饒克明

黃升卿 杲

俞夢達 聞中

劉叔光 鏡

丘玉父 珏

江文卿

朱滾

黃令裕 孝恭

林巒

曹晉叔

朱魯叔

王春卿

陳彥志

士直



○ 傅夢良 公弼

林仁實

上官安國 謚

許幻度 儉

陳敏仲 駿

黃尚質 榦

曾誠叟 逢震

程深父

程寶石 若中

道南源委錄

大目錄

本

蔣彥禮 康國

劉瑾 恪

魏元作

祝癸

劉子禮

劉叔通

○ 黃仲本

朱飛卿

傅樞密

卷第十二

續錄

陳布衣 真成

周方伯 瑛

黃督學 仲昭

蔡祭酒 清

孔子沒後千五百年而周元公兩程夫子

出講業濂洛之間聚天下豪傑約之於心

性於是閩人龜山楊子廣平游子著作王

道南源委錄

大目錄

卷十二

本

子咸登其門游之學與楊埒獨龜山致程

子吾道南之語歸閩一傳而得豫章羅子

再傳而得延正三三傳而為文公皆

以濂洛之學造閩士若胡文定安國李西

山郁陳默齋淵劉白水勉之蕭清流顛曾

宗丞恬廖中丞剛俱從龜山遊者惟文定

發揮斬裁之之學尊信先覺嘗自謂於游

楊義兼師友且以其子寅宏與其從子籍

溪憲各以洛學顯蓋其尤也清流之學得



朱韋齋益著韋齋子熹是為文公文公奉其父韋齋疾革之語師事父友籍溪劉屏山子聲已乃更學於延平得所謂靜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之語蚤夜孜孜尚友乎濂洛探其間奧於是蔡文節元定與其子淵沉黃文肅榦陳北溪淳慶吏部德明劉文簡燾與其弟炳李觀察方子林草堂用中林蒙谷夔孫楊信齋復李經略閔祖弟相祖陳秘撰孔碩林梅塢學蒙黃壺山士

道南源委錄

入彙

卷一

本

毅潘瓜山柄鄭戶部可學許存齋升方遠菴士繇連江耒楊至之至陳龍圖宓黃不懼績彬彬然見於世真西山德秀能勿軒禾皆私淑文公學不詭於聖門者鄭秘書穀何通判允林文節光朝並生豫章延平兩先生之世而或師謝上蔡或師馬特中或師尹和靖門人傳之劉夙與其弟朔造就雖殊均之與聞乎聖道矣其方道輔諸賢但各存姓氏標邑里間摘其學之要語

次于篇俾後之學者參考而折衷之取其  
所長皆我師也至于我

朝名公碩輔勲業炳炳不為不多而其潜心理學得與斯文卓然為後學所宗者代有其人庶幾哉濂洛之流裔上應星象矣孔子曰文不在茲乎閩故無諸之國濱東海屹武夷諸峯鬱為奧區其分野在牛女之墟元融液發于人文駸駸然與鄒魯並稱豈地氣更運然耶可以為文矣後有興者猶

道南源委錄

入彙

卷一

本

有待而錄

莆田縣儒學教諭王 翥

興化府儒學訓導陳懋儉

建寧辛酉解元趙秉忠

諸生鄭應旂

吳大揚

方慶升

林士升

林文



張天衢

鄭日休同校

道南源委錄

大目錄

卷一

道南源委錄卷之一

龜山楊先生 子迪

墓誌略

公諱時字中立南劍州之將樂人資稟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杜門種學淳涵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深精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罹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

道南源委錄

卷之一

一

七

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銜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城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通英殿說書遂陳論十餘事執政



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勝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托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敘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

道南源

本卷

五

是

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開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令若以兵攝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公又言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於是太原諸郡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神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乃以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

道南源

本卷

五

是



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奢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即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時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除閑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待制上即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急

道南源委錄

卷之一

四

四

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崇寧初代余典教諸官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觀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緼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敝廬厦屋皆若可以托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生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寮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辯以闢邪說存於今者其傳寢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嘗小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哉世或以不屑去疑公蓋淺之爲丈夫也胡安國撰

### 行狀畧

先生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相貴盛母前葬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潴水爲



形勢便利托言欲以便民先生詢問父老人人以為不便即條上其事得不行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路允迪傳墨卿使高麗高麗王問兩人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兩人對方召赴闕矣及還以名聞遂以秘書郎召大學諸生詣闕上書議者疑其生事微亂先生即見上言諸生欲忠於朝廷爾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為之長貳即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即命先生兼國子祭酒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

道南集卷六 六

人物人不見其涯涘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之學本中嘗聞於前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呂本中撰

明道先生在穎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見程氏外書下同

謝顯道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雕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文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吾於謝游楊三公義兼師友實尊估之若論其傳授却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胡康侯語

嘗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

道南集卷七 七

觀二人氣象亦相似謝顯道語

胡文定公與先生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有疑安國獨以為以明道先生之心為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履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挽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庶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



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答明應仲書云楊先生

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裼裸裎不以爲浼

見胡文定公集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

得已勉强爲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

者亦不少故安國論其行已處自飲食衣服居處

之際至於若將終身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折服

衆多之口只如差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歷故不

可闕若據龜山所言却甚明白雖書不就無害也

但行錄乃言不欲爲市易官於語脉中轉了龜山

道南源委錄

卷之一

八

之意却似嫌其太卑冗而不爲須當削去不就二

字夫年已七十欲爲筦庫即見得遺佚阨窮不憫

怨之意其後以秘書召遷著作郎等事此正所謂

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未有是處

而龜山獨稱爲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爾

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他人不能言

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爾當

時宰執中若能聽言委直院吳元忠輩畫一條具

因南郊赦文行下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

段狼狽也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

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

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

之出處故龜山之赴召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

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爾故安國

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

致其區區之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

莫不自消釋矣

胡康侯答陳畿叟書

龜山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

道南源委錄

卷之一

九

朝以書問所欲公年已七十矣答以老不能辦事

惟求一筦庫爲貧爾慎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

官近毘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即爲求

得之馳以告公慎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爲人所授

公聞之曰非見闕固於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

不以爲然縱便得祿其可就乎蓋慎求不察吾意

爾五年秋末果退闕因傳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

察即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

薦遂以秘書郎召對且御詔若辭者坐罪乃不克



免先是傳國華奉使三韓得旨許以經由三路凡人材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浙淮人材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楊時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材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始召審察又召上殿云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秘書郎即就即非同時事失其實矣陳畿史語

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

箇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

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朱晦庵語下同

道南源錄

本卷之一

十一

胡文定作龜山墓誌主張龜山似柳下惠者來是如

此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

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

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

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

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

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

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

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古聖賢之道

則略無毫髮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

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一

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為文

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

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以下俱先生論學要語

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未至故其德有差焉

道南源錄

本卷之二

十一

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

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

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

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

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伏羲所畫八卦

爾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

之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之

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



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以不察之也

觀孔門弟子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道南源委錄

本卷五

五

五

為已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俵俵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

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

也置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為不善邪若夫物格而知至則自全牛游刃有餘地矣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勝窮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托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

道南源委錄

本卷五

五

五

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掩者夫舜之可以托天下顏淵之可以為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可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道南源錄

不卷五

甫

五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矣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堯咨舜舜咨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

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覽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取予適於

道南源錄

不卷五

五

義而已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

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僥倖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



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詩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言語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物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平天下只

道南源委錄

本卷五

美

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

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君正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

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求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求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說

道南源委錄 本卷五

道南源委錄

本卷五

美

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

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天地懸隔

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

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

得



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况於餘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聖人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則誇言之莊周之博乃禪家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消搖游養生主曲譬廣

道南源錄

本卷上

卷一

喻張大其說論其要則消搖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人而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

楊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為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艱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迪字遵道為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即賦凜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為善則矯然敢為必極其

意而後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水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為之平其誠信於人如此遊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遊于伊川之門以貌然少年周還群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斂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伊川答龜山書曰今子名於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子不及識公自來聞中多從龜山門士遊間論近世學者至公曰吾不及也

道南源錄

本卷上

卷一

游察院

墓誌略

龜山先生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公諱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以時所交皆天下英豪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已任設庠



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  
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  
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  
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元豐  
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  
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  
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清待以國士有疑議與之  
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  
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除

道南源委錄

卷一

手

簽書齊州判官聽公事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  
簽判上皇即位召還為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  
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漢陽軍以親  
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大碩人憂服  
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衡罷歸寓  
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  
寢享年七十有一葬于和州含山縣車轅嶺之原公  
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  
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

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  
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  
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  
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  
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  
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脩奉祠館市村調夫無  
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  
民初不知而事集娶呂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  
姒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

道南源委錄

卷一

手

淡能宜其家先公卒子男七人搗搯採捥搯拂女  
歸某之子適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  
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各一卷藏於家

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渾然資質溫厚南

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頴悟見程氏遺書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

這箇意便道一作中庸矣見外

新進游揚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

必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



俗矣見程氏遺書下同

游酢揚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知恐不變也

游定夫後更為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友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游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辯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為然者也見呂氏雜志

王著作

墓誌略

章憲

福清王先生程門高第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

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微名當世世亦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先生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先生為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疾終于里第葬于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粟山楊文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中書舍人朱公震賢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焯皆舉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躬

道南源委錄卷之一終



道南源委錄卷之二

豫章羅先生

行實

先生諱從彥字仲素劔浦之羅源人父神繼先生自幼穎悟不為言語又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意求道初從吳國華遊已而聞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往學焉乃知舊日之學非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嘗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先生遂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其所

道南源委錄

不卷五

一

聞亦不外龜山之說及歸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摠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初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令先生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先生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曰飲食必有正味饑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則可以入道矣先生一生服膺此語凡世

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先生清

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

聞先生得伊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執弟子禮從之

游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先生極

好靜坐愿中退居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靜中看喜

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相從累年受春秋中庸語

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所傳之奧先生少

然可亟稱許焉紹興壬子州學落成八月上丁先生

以太守周侯綰之命領袖諸生行釋菜禮有洙泗斷

道南源委錄

不卷五

五

斷氣象呂舍人以詩敘諸廟壁先生山居有顏樂齋

寄傲軒邀月亭獨寐龕白雲亭又池畔有亭曰濯纓

嘗著遵堯錄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

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執法甲

唱乙和卒稔裔夷之禍未嘗不為之痛心疾首也又

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

春秋指歸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

年六十有四子敦敘早沒無嗣

凡豫章文集附錄

龜山為蕭山令時先生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乃



善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見宋史道學傳

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人止宿處遂從

龜山游樞衣侍席二十餘載羅革語

延平以書謁先生其略曰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

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

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

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

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道南錄

不卷

五

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

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至

於異論之人因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

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

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

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

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

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

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雖知真儒有作

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日擊而意會也

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

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為天下

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

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

見其有不是處爾李延平語

仲素先生都是著實仔細去理會朱晦菴語下同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道南錄

不卷

四

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

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

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

出

羅公從彥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

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傳其道

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

公發之陳協謚議畧

羅公從彥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



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  
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  
學龜山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  
之緒賴是得以僅存周垣覆

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  
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  
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

道南源委錄

不卷五

五

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  
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  
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  
此三子之所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  
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以下俱先生  
論學要語

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  
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  
易簡之理天理也而世知之者鮮矣行其所無事不

亦易乎篤恭而天下平不亦簡乎易曰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之謂也老氏  
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以聖人之神化言之則  
不見其誠以萬物化生言之則不見其感世有為  
孔老之說者豈其因循前人偶未之思故邪夫鼓  
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天之道也聖人則不免  
有憂矣若使百姓與萬物等而一以芻狗視之則  
亦何憂之有故老氏之學大者失之則詆訾堯舜  
不屑世務其下流為申韓者有之矣此不可不辯

道南源委錄

不卷五

六

也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  
嘗致憂於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  
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孔子  
則誅之楊墨一則為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  
邪正未明而惑人者眾此孔孟之所汲汲

胡文定公子寅宏寧從子憲

行狀略

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少長入太學晝夜刻



歷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嘗聞伊洛程先生之學獨奇  
 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強識致日明文  
 辭迥出流輩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時策問大要欲復  
 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  
 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為第一將唱名宰執  
 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諦聽逾  
 時稱善者數四親擢公為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  
 物非休沐者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  
 文藝為勸除大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  
 道南彙錄 木耒卷五 七  
 選屢居上游一旦觀為人代筆事覺公揆薄遊成都  
 逾告期不歸為之游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錄以行規  
 矩為職職不能守奚以錄為且二人者果佳士而所  
 為如此亦何足恤衆不能奪竟致之法遷博士除提  
 舉湖北路學事公言曰學校所以成就人材非治之  
 也今法令具矣當使學者於規矩之外有所畏而不  
 為謹按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為先文藝為  
 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方得志  
 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奉承過當愈為民害學校其

一也公獨撙節行之禁其太甚士子持法自肆者懲  
 之嘗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訪求人材詢  
 問利病禮下賢士刺舉必由公論風采嚴肅郡縣敬  
 畏不敢犯會有詔旨委諸道提舉學官論舉遺逸公  
 以未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已惡公不為已  
 用於是屬吏李良輔徑訴於朝稱二人者范純仁之  
 客而鄒浩所請托也京大怒改良輔合入官命湖南  
 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為公贖落帥曾公孝廣來唁  
 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獄未  
 道南彙錄 木耒卷五 八  
 成移北路再鞫之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公名勒停  
 公退居荆門漳水之上定省之外以經籍自娛家人  
 皆忘其貧而親心適焉既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  
 乃辯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斷然公仕意益薄  
 矣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公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  
 年寢高即上章乞侍養得請滿二年未能朝參丁令  
 人憂服除政和八年矣余深入相薦名士十人公與  
 其一有旨召對公至京師臥疾不出百餘日遂巡謁  
 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



受命而中大捐館舍中大嘗欲公及時建功立業而毋令人又每以進取為戒公處其間委曲將順既不失令人之本心又不拂中大之嚴訓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為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塋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公來謝且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淵聖急召坐後殿以俟公

道南源委錄

本卷卷五

九

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而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觀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奸雄不忌夷狄肆行大勢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臣詢以脩政事攘夷狄之風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仍集百官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按為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除中書舍人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大小之臣與已不同者即指為朋黨見公論學術之泰愠懣形於詞色乃言於淵聖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此可謂不臣矣淵聖不納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翰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夫無不入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蔡氏所污惟安國一人耳淵聖嗟異焉南仲知淵聖意不可回乃諷臺諫犄角論今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淵聖終不

道南源委錄

本卷卷五

十



許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  
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  
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為四道則權復太重  
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手若但  
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案察其部內或有警  
急京城戒嚴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  
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臬  
方得淵聖心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  
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於公嘗有推

道南源集

不卷五

七

挽之力必無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  
之表乃專以異議為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  
信然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近州郡  
而已于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翔漢上  
不復北顧大略如公所策云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珏  
行李綱責詞實乃為綱游說珏坐貶言侍從之臣雖  
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得侵  
紊而澥越職妄言上瀆宸聽非所以靖朝著也陛下  
聖度寬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澥無故復稱

當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姦罔早加懲戒夫欲殄黨  
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脇制異已而遂其跋扈  
之謀者何忍更遵用之使群臣益分門戶迭相排毀  
置國勢於傾危乎陛下即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  
政良法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  
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至今紛紛未定  
則澥之故也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臬從而  
擠之遂除右文殿脩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虜騎已  
薄都城矣公在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

道南源集

不卷五

七

論列或謂公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  
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  
無時可言也虜圍益急淵聖命召公及許景衡旨竟  
不達今上登極召公為給事中公雖辭避未行而痛  
憤夷狄侵陵心在王室蓋有趨命之意而黃潛善方  
得政專權妄作斥逐忠良於心意益戾公因於免奏  
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將建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  
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塗揆以愚見尚多未  
會儻或隱情緘默即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



職守必以慙愚妄發于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  
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除命建炎二  
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命州郡  
以禮敦遣子寅時脩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  
到可喻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東  
南都會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  
州聞幸吳越遂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  
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于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  
道南源委錄 本卷全 七  
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  
大典義精理奧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於理戎  
禦侮之際虛費光陰耽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  
平僭暴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注心  
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  
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庶幾成書可備  
一覽未允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瀾諸軍  
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黃潛善汪伯彥秉鈞之時同在  
政府緘默傳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下詔令尊用

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  
至於此天下憤鬱皆不能平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  
勝非不能死以之偷合苟容不顧君父松江都督用  
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  
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黃龜年書行公上奏曰由  
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公  
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  
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  
進讀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縱臣無恥公論謂何  
道南源委錄 本卷全 七  
是時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未  
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知其意謂之曰皆為朋黨  
可矣然黨魁在鎖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力引勝非  
為助而據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  
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  
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又如  
國計何遂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實八月二十一  
日也是夕彗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留公不報即解相  
印去位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



管責右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安國扶疾造朝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願浩即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憲及擠表臣等二十餘人云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公登舟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年乃渡江而休于衡嶽之下爲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名之曰書堂頽然當世之念矣初王荊公盡屏先儒以爲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德性命之道

道南源李錄

本卷卷

五

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于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嘆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少年卽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辯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

道南源李錄

本卷卷

五

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醉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脩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宮觀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因避職及獲譴義不欲請也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謹脩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祿卽再加剛潤繕寫奏御上屢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公以疾未行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輔遂論公學術頗僻行義不脩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實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没于正寢贈左朝議大夫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



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棊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邪是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樂戲以俟而交代龜山楊公特其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

道南源委錄

不卷五

七

七

將爲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贛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

道南源委錄

不卷五

七

七



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為前塵為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為不相妨何哉公於出處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為主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處問公公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道南渠錄 未卷卷 老

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父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定夫者游察院醉也顯道者謝學士良佐也與楊時中立皆二程先生之高弟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獨挺其秀然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為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為冠慕用鄉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温儀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

於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寔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薦饗之用造麴蘖治秫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親之於其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處衣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兼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稍近城廓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貲之軀哉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固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劑約必明期日必信無少差忒自登第連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寢思所以告吾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仲良久居三川多識賢公卿士大夫之所為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又嘗周流天下泛求人物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漳濱公館留之逾年仲良潛察公心意

道南渠錄 未卷卷 老



於言笑動止之間不覺歎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葬于潭州湘潭縣龍穴山禮官議以道德博聞純行不差謚公為文定云

寅字明仲本安國弟淳之子安國取而予之寅早聞道於家庭與弟宏磨礪薰炙所學粹然長從河東侯師聖遊十九入辟雍宣和三年中進士甲科歷校書郎從場時遊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以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僭立寅

道南源委錄

卷二

事

棄官歸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以浚薦為駕部郎官尋權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寅上書乞按行淮襄絕和議以圖中原不宜退保吳越又言必務實効去虛文任君子斥小人反覆數千言疏入宰相惡其切直除主管江州太平觀會應詔上十事曰脩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奸慝不報紹興五年遷給事中時遣使講和寅專以復讎為請乞罷使命以與張浚異議乞邵便養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改集英殿脩撰復

以待制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寧德皇后服故事以日

易月寅上疏言禮不復則服不除願詔服喪三年衣

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

丁外艱服除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

許致仕檜憾之不已坐通李光落職新州安置檜死

復元官卒謚文忠寅志節豪邁初安國頗許秦檜靖

康之節及檜擅國寅遂與檜絕在新州著讀史管見

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崇正辨皆行於世又有斐然

集三十卷學者稱為政堂先生建寧府志

道南源委錄

卷二

事

宏字仁仲安國長子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論復讎大義累數千言有曰徽宗欽宗劫於讎敵遠適窮荒願陛下加兵敵國猶饑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哭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於茲夫以疎賤痛心于此尚欲有為况陛下當其任乎末言陳東馬伸以直諫正論死未聞誅一奸邪黜一諛佞是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以天子威靈乃不能保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



自輔助顧令奸邪得而殺之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司業高閣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其略曰閣下目覩忘讐滅理北面敵國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求舉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官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書辭甚厲人問之曰正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檜死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一

道南源委錄

卷五

卷學者稱五峯先生

寧字和仲安國次子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多出寧手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

籍溪

行狀略

先生諱憲字原仲故侍讀南陽文定公從父兄之子也稍長從文定公學始學河南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白水劉君致中陰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于涪陵處士譙公天授久

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于是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于故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取于人力田買藥以奉其親文定公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衆行義聞于朝詔特徵之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州學教授先生猶不欲起郡守魏公矧為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為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先生不得已乃出而命既就職日進諸生而教之以古人為己之學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而太夫人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群賢稍復進用白以先生為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先生始獨極意顯言無所顧避疏入即求去諸公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為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于是向之疑者乃始愧歎心服而繼其說者亦益衆以故錡浚二公卒召用而先生則以病不起矣平居危坐植立

道南源委錄

卷五



晴然後言望之楊然如枯木之柱而即之温然舍  
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  
務多為訓說獨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  
以已說與他文章稿藏於家先生所與同志惟白水  
先生既與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冲先生而與之考  
更相切磨以就其學云

道南源委錄卷之二

道南源委錄卷之三

鄭秘書

事略

鄭穀字致遠建安人鎮之子也初就學晝夜誦中庸  
不息父戲之曰此篇句讀易讀邪穀拱而對曰讀書  
止於句讀安用之竊意聖人之道在此書也既冠入  
國學嘗執父喪火延喪室穀抱棺叩頭慟哭不去已  
而火焚喪室柱至其半而止鄉人客為立火杆  
未第嘆曰詩之於道者尚友於古又吾人先

道南源委錄卷之三

賢之門其所以為道者尚友於古又吾人先  
佐之門而學焉政和六年以八行舉尋第進士  
史臺主簿秘書郎出守臨江軍巧祠歸自號九思

府志

李西山 群從間祖相祖壯祖諸孫方子

墓表略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  
山既受學于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  
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



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于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于餘杭則具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其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搜而愈不合于是獨取論語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

道源集錄

不卷五

卷一

有八年然後豁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于經讀之又讀而于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于群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也龜山既沒後進多從之遊後舉遺逸召對辛官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而葬其鄉邵武軍光澤縣東黃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為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于舅氏陳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妻以女中年游太學紹興初天

予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魁傑非常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詔俾搜訪以聞異聞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者當世大務上為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為右迪功郎尋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書恩特改承務郎官及免喪會秦丞相檜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為意然當時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遷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

道源集錄

不卷五

卷一

閩帥幕府久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既至人謂公且不屑為而公治文書惟恐失日訪民情休戚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千為列肆酤酒以要利公白其非便帥不樂頗形色詞公即移病告老公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于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毀瘠如禮治喪必誠至竭其貲不吝兄階官杭州罵賊死公事寡嫂如母教孤姪遺子皆



如已子其于世務人情官政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葉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于家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學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為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為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為可以微幸于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

閔祖號網齋父呂學于從父郁得揚中立淵源閔祖

道南源委錄

本卷卷

四

蚤受庭訓已而登文公門篤志問學強立精思論議切實文公留之家塾訓諸孫為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略第嘉定辛未進士不遂時好調臨桂簿提刑方信孺漕使陳孔碩兩臺之事咸倚以決暇日詣學訓迪諸生士習不變終廣西經略安撫司幹官有問答十卷

弟時可名相祖以文公命編書說三十餘卷當時稱其辨析詳明用心精切

處謙名壯祖與閔祖同年第進士調閩清尉真德秀

薦之稱為人物典刑

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閑話不

濟事耳

文公答守約書下同

所論克己工夫甚簡潔知用心之精切也但依此用力更加講學之功則必有所至矣史論大槩亦甚正也

袁州臨別請教先生曰守約兄弟皆太拘謹更少放寬謹固好然太拘則見道理不盡處事亦往往急

道南源委錄

本卷卷

五

迫道理不只在一邊須是四方八面看始盡語公同下

閔祖書問致中和之說更欲先生著一語以明之極其中則心無不正而天地之心亦無不正極其和則氣無不順而天地之氣亦無不順先生答云看得甚精章句已改定多如所論

方子字公晦呂生正已正已生方子少博學能文為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



學學官李道傳折管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為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官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詈然嘗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

道南系錄 本卷全 六

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憫之與一子恩澤出朱

公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

方子臨歸請教先生曰開閣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嚴謹這是人自去做

公晦得諸心傳親切超詣

予與公晦為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幾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

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事之大者余必咨

而後行

陳宗正

事略

陳淵字知默初名漸字幾叟沙縣人瓘之從孫得聞家學復從楊時游而與羅從彥為友時稱其深識聖賢旨趣妻以女紹興初近臣薦充樞密編修官胡安國繼以直言極諫薦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高宗謂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

道南系錄 本卷全 七

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頤師之乃悟其非高宗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為大害蓋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因論和議淵願以和為息戰之權以戰



爲守和之備章五上益鯁切檜患之復論其姻黨鄭  
億年坐解言職除宗正少卿有默堂集三十卷八閩通志

### 劉白水

#### 墓表

先生姓劉氏建州崇安縣五夫里之白水人諱勉之  
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  
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闊凌厲頓挫儕輩少能  
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母得  
挾元祐書制師生牧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

### 道南源委錄

#### 本卷全

八

一道德者而寔以鉗天下之口先生心獨知其非是  
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  
寐乃始探篋解裘下帷燃膏潛抄而默誦之聞涪陵  
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  
即往叩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既而遂厭科舉之業一  
日棄錄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  
毗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劉公尤奇其材  
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  
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

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  
善融會貫通皆爲已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籍溪

胡公原仲屏山劉公彥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  
磋爲事其于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  
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頽乃即建陽近郊  
蕭屯別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  
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  
舍人呂公居仁知之尤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夫多  
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是時國家南渡十

### 道南源委錄

#### 本卷全

九

年謀復中原以據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悟寐  
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  
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  
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劔之文以祝之其祝  
之辭曰寶劔來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  
藏其所望於先生者蓋如此既至會秦丞相檜已顯  
國柄爲其事非已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屈已和戎之  
策惡聞天下至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  
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



禮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即日謝病歸杜門高  
卧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鎮  
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其  
去未幾即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  
錮不復用於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于家  
蕭清流

事略

蕭顛字子莊浦城人天資朴實少孤事母以孝聞母  
喪廬墓有靈芝之異與李郁陳彥羅從彥同受業楊

道南漢書錄

未卷三

十一

時之門嘗答范某書云士之所志舍仁義何為哉唯  
仁必欲熟義必欲精仁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違義  
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晚以累舉為清流簿終歲  
而歸徜徉閭里朱松嘗師事之建寧府志

曾宗丞

事略

曾恬字天隱公亮曾孫少從楊龜山謝上蔡陳了翁  
劉元城諸賢游為存心養性之學紹興中仕至大宗  
正丞秦檜當國恬自守不為詘求外祠得主管台州

崇道觀寓上熟僧刹有上蔡語錄二卷府志  
廖中丞

墓銘略

公諱剛字用中順昌縣人布衣時嘗從其鄉人陳公  
雍游又嘗從侍講楊公時問學故其後立身行已具  
有本末蓋非偶然者初登五年進士五任除國子錄  
擢監察御史足跡未嘗及權門靖康中除工部員外  
郎以母疾辭上方向儒學公奏帝王之學不當如文  
士所為願去末學之無益尋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奏

道南漢書錄

未卷三

七

乞罷高麗國使又條陳屯田便宜皆切當時事宜遷  
給事中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迷國本末追貶其身且  
詔其子若孫不得官于朝於是章傑自郎中出知婺  
州蔡僅自寺丞提舉江東鹽事公封還詔書謂如此  
豈足以示懲有旨悉與之祠明年遷刑部侍郎又明  
年力請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郡人素以侈  
靡和尚婚娶例踰制公下車首立條約且親為文以  
訓告之風俗為變在郡二年應詔以封事乞早以建  
國公正皇子之號大略謂惟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



令意雖有屬而名未之正恐未足以慰幽顯之望詔書趣行至闕則有中丞之拜首奏臣職在搏擊姦邪當思大體若乃撫拾細故矜一得於狐兔之微則非臣之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且曰天下之弊蓋不一而其原則在一人之身若誠意正已臨照百官則是非不紊邪正洞見天下之弊可以次第革矣又奏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群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矣又論當遠佞人且劾從臣

道南源委錄

卷之三

主

中為佞之尤者時諸大將恃功希恩所請多廢法公隨事論列至于四五肅然知畏凡論奏皆本於誠實務先大體踐其初言類如此

何通判子鎬

事略

父字太和邵武人宣和進士調廣西提刑司檢法官東平馬伸撫諭廣南見父賢之奏為屬因授以所聞於程氏之說且悉以平生出處大節告之既而伸坐論時事貶死父歸守其學不少變紹興中為辰州通

判觀郵報秦檜自陳存趙之功謂他人莫預父徑取所輯伸事狀達尚書省以明伸移書偽楚斥使避位之節檜惡其分已功下父荆南詔獄削官貶竄檜死始復官所著有易傳學者稱龜津先生

鎬字叔京父之子少承家學以聖賢為師一意操存言行相循毅然任道不惑長就外傳與文公為友講習論難必詣于極致而後已文公遺公書云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誦說聞見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

道南源委錄

卷之三

主

力踐已非一日之積詞旨奧博反復通貫三復竦然有以仰見其所存之妙又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已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又云示喻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又云遺說後八篇議論甚精非淺陋所至或前儒所未發多附于集解中矣公自得之學有曰耳目之官即心



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義自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教人以專心致志為始有根本之說心說持敬之說皆出自家體認精語文公皆曰甚善築書堂于所居之南坂名曰高遠用示標的公初用父致仕恩補安溪簿未赴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杭丞專用寬仁為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部使者鄭伯熊名為好士行部得公甚喜顧郡事不理檄公佐其守共理之公入幕悉取文書

道南源委錄 不卷五 甫

閱視持白守决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夙夜究思其所以均之者其說甚詳守顧不悅公即謝去學者多尊師公惟當道鮮知公者公固不求亦不怨悔後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文公哭之甚哀為文以祭者二為銘其墓稱其清夷恬曠庶直惠和云

府志

道南源委錄卷之三終

道南源委錄卷之四

延平李先生

行狀畧

先生諱侔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父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先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既冠遊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伊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

道南源委錄 不卷五 甫

弟從遊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卒年七十有一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子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論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



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媯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隣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之與鄉人處食飲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四

五

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深淺誘之各不同而要之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爾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水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

聞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四

五

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克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通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嘗常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



希以故未嘗為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  
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  
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  
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  
要類此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克養完粹無復  
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  
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  
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  
可犯者蚤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四

四

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  
人心崇節義勵蕙耻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  
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  
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辯之於錙銖眇忽之  
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與先生為同門友  
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  
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  
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  
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  
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  
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  
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  
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避世不見知  
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  
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  
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沒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  
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四

五

先生自言其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世  
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見

平答

問行狀云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

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是舊日下

得語太重又曰只是要見氣象朱梅菴語下同

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  
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  
心目間未常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



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熹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

道南源委錄

下卷之四

六一

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藁一編題曰中和舊說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中和二字該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

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爾

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達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未易以口舌爭也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琢磨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與說

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

道南源委錄

下卷之四

七一



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去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二三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如此

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四

八

錄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粹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其齊整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常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法門

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類然若一田夫野老

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認熹當時為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先生曰不要如此廣說須窮其言也認前頭如何要得一步進處

熹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以質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湏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四

九

錄

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有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李先生不特以得於所傳授者為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所未言者趙師

韋齋記所舉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謂肫肫其仁淵



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  
盡性能然若如此者即於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  
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三句  
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  
處存養至見此氣象儘有地位也大率論文字切  
在深潛縝密然後蹊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超直入  
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辯以下俱先生  
論學要語  
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統體便是論語一部只是  
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

道南源委錄 下卷之四 十

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  
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  
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  
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天理無所不  
備具若合而言之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  
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  
如胎有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  
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  
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

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夫之性牛之  
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  
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  
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  
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  
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  
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  
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  
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

道南源委錄 下卷之四 十一

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  
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  
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是不曾體認得伊川  
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  
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也  
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  
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如此不下工夫令透  
徹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  
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處人



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剛柔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

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由

圭

情

人理義之心何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間不至枯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日之氣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此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若欲活養須於此持守可爾

但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活養用力處也於活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是存

養終不為已物也

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

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謝上蔡多謂於田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體認令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倚不偏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

中庸發明微顯之理於承祭祀時為言者只謂於此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由

圭

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但更有一說若看此理須於四方八面盡皆收入體究來令有會心處方是謝上蔡云鬼神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將來作題目入思慮始得講說不濟事

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畧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思索有窒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爾

道南源委錄

不卷之四

五

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

上蔡先生語近看甚有力渠一處云凡事必有根又云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也

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胸中却是積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

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

尋常處事每值情意迫切處即以輕重本末處之似少悔吝

處事擾擾便以內外離絕不相該貫此病可以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處理會久之知覺即漸漸可就道理矣

昔常得之師友緒餘以謂學問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和樂之象見即是自得處

遇事若能無毫髮固滯便是灑落即此心廓然太公

道南源委錄

不卷之四

五

無彼己之偏倚庶幾於理道一貫若見事不徹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滯皆不可也

韜晦一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亦不可輕看也

顏子深潛純粹於聖人體段已具故聞夫子之言即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

不違如愚人而已退省其私則於語默日用動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也

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



五乃枝葉之助

古之德人言語皆自脰襟流出非從頷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言語所不學者則不能爾

林文節公姪成季附

事略

先生諱光朝字謙之號艾軒莆田人少有聲場屋再舉禮部不第不復以得失為意聞吳中陸子正嘗受學於尹焯因往從之游自是遂專心聖賢踐履之學

道南源委錄

卷之四

朱

限

出入起居必中規矩稱為南夫子平生未嘗著書其於聖賢微旨有得於師傳者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逾遠矣又嘗語學者曰日用是根株言語文字是註脚學者須求之日用求之不已則察乎天地孝宗隆興元年先生年五十始以進士及第授左迪功郎袁州司戶參軍未上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覲以潛邸恩倖進先生與劉朔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先生改左承郎知永福縣

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為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檢討官六年四朝會要書成遷著作佐郎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九年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先生不往賀遂以直顯謨閣出為廣西提點刑獄淳熙元年移廣東茶寇自荆湘飄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先生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宵遁帝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

道南源委錄

卷之四

朱

林

人兼侍講為誥有古風改權工部侍郎請外以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年六十五卒謚文節先生老儒通練世務負士望甚重所著有文集奏劄五十卷姪成季字井伯有學行從朱文公遊文公深器重之所與筆札甚多趙忠定公禮之為上客每事必咨亦屢貽以書帖劉克莊跋云井伯文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矣哉仕終興國軍判官興化府志正獻陳公薦克學志館職劄子云林光朝明經博古



通練世務行爲一郡所推文爲多士所服居鄉教授  
從游者常數百人郡守監司頃以孝廉舉于朝屬多  
事未行艾軒文集

晦翁云這道理易晦而難明熹少年過莆田見林謙  
之方次雲說一種道理說得精神極好聽爲之踊跳  
鼓動退而思之忘寢與食者數時好之念念不忘及  
至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無能繼其學者

劉正字弟朔子彌邵

事實

道南源委錄

木卷之南

末

劉夙字賓之甫自林光朝倡聖賢踐履之學夙與弟  
朔師事之得其傳夙擢紹興二十一年第調吉州司  
戶參軍添差建州教授改臨安府教授以弟朔爲温  
州司戶迎母游氏就養因乞與温州教授莫冲兩易  
以便親從之作養人材多所成就陳傳良以諸生見  
夙賞重之果以文名孝宗即位循文林郎俄召對論  
薦之弊乃執政大臣爲惠而不爲政所致差克紹興  
府教授尋令閣門引對明年春差禮部貢院考官降  
秘書省正字減員移樞密院編修以親老屢求去無

何兼國史院編修官夙曰求去以便私也美職可易  
而得乎力辭不就除著作佐郎輪對首論馳射近侍  
備准三事又以江浙水奉詔陳得失乃上疏凡六事  
丐外章再上以爲荆湖北海安撫司參議官以興化  
猶剩米病民請盡蠲之乾道元年以親老丐祠主管  
台州崇道觀三年差知衢州轉奉議郎奏劄論舒民  
力罷貢獻辯君子小人在州期年政平訟簡會曾覲  
副賀金正旦道衢謁夙不納復求去徙知温州明年  
引疾歸甫一年卒是歲王龍學龜齡芮司業燁俱卒

道南源委錄

木卷之南

末

而夙復繼之呂祖謙悼以詩曰諸老收身盡佳城又  
到公蒼天那可問吾道竟成窮旌捲莆田兩簫橫雪  
水風吹簫給喪事見漢書周勃傳今年襟上淚三泣萬夫雄林光  
朝答士友慰吊之書有云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  
過於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其爲一時名賢之所  
推重如此雜出名公事述等書  
弟朔字復之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甲科調  
温州司戶參軍與夙俱不輕許可學者輻輳其門孝  
宗初立與林光朝同召對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



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  
且及曾覲龍大淵罪狀改宣議郎知福清縣虞允文  
贊孝宗恢復士多嚮之朔極諫以為宜選兵將廣儲  
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不可憑虛蹈  
空過為指料決天下於一擲孝宗竦然免試除秘書  
省正字以疾丐外除福建安撫司叅議官朔與其兄  
夙皆為時望所推夙性挺特不以色假人朔則濟以  
和易至於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盡言  
於朝盡心於官飭廉隅公是非殆不相讓云雜出名公  
事述等書

道南錄

本卷之四

十

自

彌邵夙之子以洙泗濂洛之語為法事必求道理欲  
實踐自童至耄確然不移

方正字

族士孫未壬大壯

方翥字次雲元宋之孫登紹興八年進士第調閩清  
縣尉到官未一載歸闔戶十八年無于進意計一第  
三十年所書裁三考有旨召對除秘書省正字初翥  
與林艾軒俱在錢塘艾軒喜李太白曼卿之為人又  
愛晉人風度不入俗調翥曰此數人來孔門恐一日  
著脚不得艾軒遂愧悟以翥為先聞道兄事之蓋揚

龜山之學傳之王信伯信伯傳之盭宮施廷先翥與  
廷先居最久至是艾軒亦定交焉及翥歸益與艾軒  
講明道理以淑後進朱文公嘗過莆見其論說喜躍  
不寐出興化府志  
及艾軒文集

連江

未字耕道號困齋元宋曾孫少孤其弟于和未皆自  
教之家貧奉母典衣不足繼以鬻田兄弟杜門力學  
已而見文公于建陽乾道中第調善化尉復因文公  
謁張敬夫官終宣教郎知福州連江縣

道南錄

本卷之四

十

自

耕道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邁遠之志但其所探  
太高所存太簡又每有自喜已材獨任已見之意  
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  
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為善則  
德之進不可禦矣先生答  
書下同  
皇甫文仲甚不易得老兄所以箴之者甚善聞渠亦  
嘗相勸真得朋友之道

張敬夫帥荆南辟未及游九言為屬曰是二人者能

攻臣過失

南軒集  
下同



耕道天資耿介

敬夫語其弟子曰天下文章之士以百千數可與共  
死生同禍福者子之兄一人未感激公知己遇事  
無隱或因盃酒輒發或欲搢笏顯誦往往有攻排  
之益行狀

知潭州攸縣邑有茅將軍祠愚民歲取人子女殺以  
祭名曰樂神未始至牒諸保聚藁于祠中遣吏酌  
以文而焚之其害遂絕公愛君憂國之忠守道固  
窮之操皆足為一世人豪而扼於秦檜弗獲究其

道南源委錄

不卷十四

圭

蘊士類惜之方是時元勛巨德內外倚重莫如忠  
獻張公高文粹學正論矯節莫如呂紫薇夏胡衡  
麓與橫浦張九澹菴胡銓數君子困齋皆從之游情  
若金石而忠獻知之特深則公之為人可識矣真

秀跋公  
事實

壬字若水元宋曾孫文公守漳請壬主學事壬條上  
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文公令屬邑皆倣其學通志

遠菴

表略

游九言

公名士繇一字伯休莆田人中歲移居崇安五夫籍

溪之上從文公游紹興初學徒有至行在者公卿延  
致惟恐後伯謨在遠聞之曰異時為學者之禍已而  
果然氣貌蕭疎簡遠驟見超然如不可親徐即之温  
温君子也蓋其簡非傲物遠不違俗聰明絕人持以  
謙厚士懷利祿營貨產不掛口故其襟度不期自高  
涉世若甚踈者至講明治道援古斷今大抵瞭然彼  
近功小利時號通才特不屑耳為人大略如此

墓誌略

陸游

道南源委錄

不卷十四

圭

伯謨六經皆通尤長於易亦頗好老子嘗嘆曰老子  
之言蓋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  
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苛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  
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其博學兼取不以百家之駁  
掩所長如此亦足以見其資之寬裕忠厚與世俗異  
也

伯謨初投書見先生以此心不放蕩為主敬之說須  
是窮理伯謨於是隨事致祭以求當然之則又云  
近乃微測為學功用知此事乃切已事所係甚重



先生舉以語朋友云誠是如此文公語錄下同

伯謨論北虜引曲端所言不出十年彼必以酒色死

方可取先生然其說以阿骨打纔得幽州便死又

云靖康之禍心腹壞了

伯謨嘗論東漢宦者為害曰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

下大勢方定疊又云使其露之禍成唐必亡無疑

人言好善嫉惡而今在閑處只見嫉惡之心愈至伯

謨曰惟其好善所以嫉惡

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

道南源委錄

木卷之四

重

此子事無道理

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

可發大綱

先生問吳壽昌近日教浩讀甚書壽昌對以方伯謨

教他午前即理論語仍聽講曉此義理午後即念

些蘇文之類庶學作時文先生笑曰早間一服木

附湯午後又一服清涼散復正色云只教讀詩書

便好

伯謨胸懷趨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文公語錄

可惜後來一向廢字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亦足以

遠過今日詩流也

伯謨詩溫潤可觀

向見頗有因循之病以上俱文公書問

大壯字履之少好學不踐場屋專心求道文公至莆

大壯舉所學就正焉得其親傳面命之旨通志

朱韋齋

朱松字喬年徽之婺源人政和中同上舍出身為政

和尉父森卒于官邸貧不能歸其喪因葬其邑服除

道南源委錄

木卷之四

重

調尤溪尉紹興四年除正字趙鼎為相除校書郎累

遷吏部員外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

其不便檜怒諷御史論其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赴

奉祠松自初筮入閩後遊宦往來閩中從羅從彥蕭

顛學晚寓建州城南終以子熹貴贈通議大夫謚獻

靖建寧府志

道南源委錄卷之四



道南源委錄卷之五

晦菴朱先生

行狀略

先生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號韋齋因仕入閩生先生於南劍尤溪之寓舍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今居建陽之考亭幼穎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也非人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勵志聖賢之學年

道南源委錄

本卷五

一

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縣簿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競以阻之者遂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闕失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明年

獲召辭不許即入對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

剴切焉以為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克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為國子錄因論曾覲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決至不敢就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

道南源委錄

本卷五

二

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庶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昇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待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間貧困不以鬻心涵養克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霽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已隱憂興利除害唯恐不及講求荒政多所全活其



於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勅額及高宗御書石經板本九經註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又求粟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間旌顯之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大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先生任嘗用劄子奏事臺諫言劄子非舊制遂奏乞罷黜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詔以脩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入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閣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救荒之急者當倥偬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救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象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先生常

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先生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晷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推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於救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糶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租稅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

道南源錄

不卷五

五

論

道南源錄

不卷五

四



洵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賊等事劾之奏上淮匿不以聞章至十上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

道南源委錄

本卷五

五

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刑獄不當又言經總制錢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末篇乃詳言擴天理克人欲之事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父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除兵部郎以足疾馬祠未供

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向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先生行且辭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凡六事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詞言講學

道南源委錄

本卷五

六

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二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則心術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



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  
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  
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  
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  
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轉  
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遂  
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咸經  
摠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以俗  
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五 七  
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  
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爲之禁却有故迪功  
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爲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  
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知經界不行之害訪事宜  
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上之且言必可行  
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其冬有旨先行漳  
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  
請奉祠除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除荆湖南路  
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

行自劾三年再以病辭乞補滿宮觀從之又數月差  
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  
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力辭五年  
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洞獠擾屬郡遂拜  
命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  
吏抑豪民湖湘士子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  
之講說不倦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  
請錄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  
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益憂懼遂申省乞歸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五 八  
田里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  
言頗切直會今上卽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  
每恨先生不得爲本宮講官至是首詔奏事先生行  
且辭除煥章閣待制待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  
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倖門一  
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精求所  
以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  
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  
係匪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



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指揮帶元官職奏事者再及入對面辭待制待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遂拜命覃恩轉朝請郎賜紫章服兼實錄院同修撰辭不許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常讀之今後更為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

道南源委錄

卷之五

九

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願陳于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上之立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閣門韓侂胄謀之侂胄因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待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再三面言又於所奏數事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卽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竟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實文

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趙丞相誣謫求州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以明其寃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遜翁以廟議不合乞改還職名王以疾氣休致不許沈機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五年致仕六年三月甲子終于正寢葬建陽縣唐石生之大林谷先生平居惓惓無一

道南源委錄

卷之五

一

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勵易退之節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初韋齋病亟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崇學焉



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延平李先生於草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歎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

道南源委錄

卷之五

七

能自己者而非後學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

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感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懽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貧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克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克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序於論

道南源委錄

卷之五

七

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未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尚書春秋禮樂雖未著於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溫公編年之書繼以春秋之法網舉目張理亂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



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道之正統待人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則撫其言行又可畧歟先生三子塾先卒楚迪功郎在承議郎門人黃榦撰

先生年十八中鄉舉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

道南源委錄

卷五

七

生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名

臣錄下同

先生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罕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直造其微處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聞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

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先生嘗自言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有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

道南源委錄

卷五

七

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爾

見延平答問下同

嘗謂趙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為龐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耻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為何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與呂伯恭書云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疆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眾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



一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見朱子大全下同

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條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

道南源錄

卷之五

五

語必三款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李公晦語

先生道巍而德專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粹乎伊洛洙泗之緒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陳安卿語

先生畜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貫精粗合內外幽探

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偕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魏華甫語

先生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大率人之為學當知其何所為而為又當知其何所事而可為為學然後循其次策勉勉而用力焉必

道南源錄

卷之五

五

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爾以下先生論學要語

為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



儘有工夫可做

為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畧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為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

道南源委錄

下卷之五

五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近看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

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

夫又只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

今須先正路頭明辯為己為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無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雖工終終無事不得

道南源委錄

下卷之五

五

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爾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即是此



聖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大煞分明指出矣

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漫說求其放心實茫茫無把捉處也

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誠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也操存存心格物致知亦是

道南源

本卷

本

因其所已知者推之發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功夫也

學者須求收放心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緒自見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齊王愛牛孺子入井此二章反覆指示最為深切但此只說得感物發見後一段事其徹頭徹尾涵養根本一段工夫却不曾說得以今觀之若平日都

不致養則人欲勝而天理微其發見之端亦絕無而僅有爾雖或時有發見亦何由察而識之雖使幸而識之亦何由操存得住擴克得行故學者要當如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所間斷察識操存克擴皆不難乎用力矣如是而造次顛沛無時不習則此心之體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斯其所謂仁歟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以理會得者即是裏面本來

道南源

本卷

本

有底只要自大本推之達爾大要只在求放心其他工夫摠閑慢要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善惡不難辨矣

或謂方思所以求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曰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



所謂存心者非拘執繫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問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又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並立但恐胸中無箇主若主邪自不能入

道南源委錄

本卷五

五十一

喜怒哀樂未發程子敬而無失之說甚好

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功也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曰靜坐則本原定

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問如何是靜中有物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

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謂靜中有箇覺處只是常惺惺在這裏靜不是睡着了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着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為之擾爾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真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

不須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須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

道南源委錄

本卷五

五十二

人之存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捨死向前而已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如其頽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

開闊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大抵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



已

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唯專為能知解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畧而無所得也且精致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以而皆為吾有矣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

東萊先生

東萊先生

東萊先生

漢之廣大曲折之詳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于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謂此也

聖賢之言平鋪放着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

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賢平淡之真味而徒為學者口耳之末習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虚心涵泳切已體察

文字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須當迎刃而解

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

懸索而得意思不同

東萊先生

東萊先生

東萊先生

康節先生人謂其學於孺挺之每有扣請必曰願先生只開其端勿盡其意他大意只要待自思量待之大凡事理若是自去尋討得出來直是別

看文字只要虚心滌去舊聞以來新見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無疑到這裏方是

長進

讀書有不曉處剗出將去問人便且讀過去有時讀別處撞着有文義與此相關者便自曉得

讀書須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



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

學者不可用已意遷就聖賢之言

聖賢言語大約似各不同然未嘗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賓使民如祭言忠信行篤敬這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至程子又專發明一敬字若止恁看似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兼攝在裏

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味自見道理

大抵

手

大抵中年以後為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也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為修業也

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

為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現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應酬分却向裏工夫

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畧有不同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如乾之四德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貞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始分作四件說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難曉者某恐盤庚周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來而面命之面教者之自

是當時

手

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葵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罔命之屬乃是當時修其詞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當時之人不曉其義也

大凡讀詩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方有意思

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世及漢儒所裒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



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  
閑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諸篇却自成一書樂記  
文章頗粹怕不是漢儒做自與荀子史記似一套  
怕只是荀子作

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  
提起一事使人讀着常惺惺地

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  
擴克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厭飫涵泳諷味

孟子大槩是使人探索力討及已自求故伊川曰

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

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只道孟子有闢揚墨

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闢揚墨

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體認得

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活潑潑地

讀史要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

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

自有不能已者

不可倚靠師友

為學演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缺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

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

問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輕重如何曰不要去孔

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塾字受之文公長子家庭之訓又以父命從呂祖謙

學用蔭官將仕郎早卒贈中散大夫子鑑奉直大

六湖

塾字文公公次子用蔭補官歷監德清縣新市鎮

九部涉以酒庫贈朝奉郎子鉅而康尹銓益登聞

鼓院

在字叔敬文公季子用蔭補官歷將作司農簿遷丞

十年以大理正知南康軍起家知信州入對以進

學問振紀綱求放心為言除工部侍郎進對奏人

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

奏閣損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爵獨曾參封侯

乞與並封楊雄王雱乞去其像國家有程顥程頤



張載若使之從祀廟庭斯文幸甚除吏部侍郎  
外分寶謨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子鉉通直郎兩  
浙運管

道南源委錄卷之五

道南源委錄卷之六

黃文肅公

宋史道學傳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  
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  
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  
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  
他出榦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  
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以  
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苦矣之處世益當  
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于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  
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  
以其子妻榦寧祖即位熹命榦奉喪補將仕郎銓中  
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  
廬甚眾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  
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熹  
成熹見而熹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以  
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做此更定



衣及所著書受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在此吾無憾矣計聞幹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江岸時拜佐曹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鎮訪以軍事幹曰聞議謂今天下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幹名德辟為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欵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為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州淦縣吏民皆知監州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鞫和州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其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誥之曰汝殺人投之于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于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飢糶客米發常州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衆而禁其糶幹報以乞貸幹罷然後始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糶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

先教養其在漢陽郡治後鳳栖山為堂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驚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主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田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中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幹日以五鼓坐于堂濠嘗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佈於某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付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料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命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嫗之來為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



而去是歲大旱餘祈輒雨或未出晨與登郡閣望瀟  
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  
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  
城屹然無虞士人德之相謂曰不殲于寇不蹈于水  
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珪碎為參議者再辭不受既  
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處令先赴制府稟議餘即  
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  
鞠死囚感夢于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幹移書  
珪曰丞相誅障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  
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于  
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  
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  
受禍至於軍政不脩邊備廢弛皆此曹為之若今大  
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于此又  
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  
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砦  
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  
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脇息有棄田

產學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  
日湖海張軍之變為害甚於金今若不早為之圖則  
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珪皆不能用  
及至制府珪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幹言敵既退當思  
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議斷金  
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  
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某州官吏三人  
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  
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為毀抹疏  
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  
長吏張宴無虛日幹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  
和州之命仍乞祠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珪曰  
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  
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于  
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  
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  
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十千人  
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



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戒于國  
 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  
 四方賢士論討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  
 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  
 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  
 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  
 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  
 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  
 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次臣  
 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  
 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士縣之衆  
 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當有  
 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割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  
 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  
 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斬黃決不可保斬黃不保  
 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  
 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抵排之厥後光  
 黃斬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

不成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  
 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虎書院山  
 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  
 不拜為御史李楠所劾初翰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  
 與江淮豪傑游往往願依翰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  
 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深知翰  
 倜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  
 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翰入見必直言邊  
 事以忤上意至是辭起擠之翰遂歸里弟子日盛也  
 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者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  
 經理亶亶不倦借隣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  
 如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  
 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受承議郎既沒後數年以閩  
 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  
 經解文集行于世  
 蔡文節公 子淵沉沉子抗模  
 墓誌略  
 先生諱元定字季通姓蔡氏其先弋陽人上世仕唐



方為建州建陽縣者因家焉曾祖允祖諒太學生父  
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妣詹氏先生在娘牧堂以  
聖賢遺像設別室使詹氏日瞻仰焉先生生而穎悟  
異於常兒八歲能詩十歲日記數千百言牧堂示以  
西銘等書又示以程子語錄張子正蒙邵子經世且  
語之曰此孔孟之正脈也先生幼而沉涵其義長而  
辨析益精乾道間見文公于崇安遂師事焉凡文公  
次序伊洛諸儒遺言先生之言為多年四十不就科  
舉辛巳戊申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以律  
曆薦於朝廷丁郡津遣赴行在先生以疾辭紹熙癸  
丑西遊襄漢循淮渡江道經建業趨京師朝之名勝  
無不傾倒常與太學生黃滋諸公遊西湖聞諸公欲  
薦之於朝而留行者即日命舟而歸慶元乙卯築室  
西山將老焉文公貽書有臨風引領俟已聞采薇歌  
之語時偽黨論與先生知不免簡學者劉礪曰化性  
起偽惡得無罪明年命下親故送別先生酒酣賦詩  
曰執手笑相別無見兒女悲方自里中赴道眾皆疑  
懼或曰緩行先生曰獲罪於天可逃乎至營道未

幾學者漸眾先生憂之曰神人惡眾至殆不免乎每  
與諸子書戒以死生有命訓其自脩則曰獨寢不愧  
余獨行不愧影庶可傳之子孫勿以余無故得罪而  
遂憊焉明年八月寢疾醫曰脈平可治先生曰是謂  
脈病不相應非藥可為也先生雖病接朋友不倦一  
日謂其子沉曰合謝客且安靜還造化舊物凡九日  
命移寢正室有二聲若巨石墜牖間傾之而逝享年  
六十有四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十一月六日始克  
葬于建陽縣崇泰里翠嵐之山先生天資高聞道早  
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  
古今盛衰之理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  
方伎曲學與異端邪說悉拔其姦而辨其非凡古書  
奇辭奧義人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讀易書  
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得之  
吾與季通言未嘗厭也及墓以文誅之曰精詣之識  
卓越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可復得而見  
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為耶先生居家以孝弟忠  
信儀刑子孫而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



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字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道衰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進亦無隱焉者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乙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陰符經解運氣節略脉書及詩束雜說若干卷傳于世獨易春秋雖發其端緒諸子能承業焉

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

道南書錄 下卷 十一

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志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元定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數十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元定同其子沉走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眾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

聽詳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

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以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繁學者讀之不能以句

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

道南書錄 下卷 十一

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西山師事晦菴而晦菴顧曰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輿傳微辭奧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答問之辭曰翁繼錄者蓋引以自匹也先生嘗論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為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為是獨引程氏說以為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三再與元定辨論終始其說



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晦菴人生曰蔡神與博  
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  
李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  
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  
有成法

子伯靜號節齋元定長子

諸子奉公之訓卓然自立吾邦之士莫與爲比

而人亦莫知其所蘊也劉晦伯跋元定訓子帖

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真德秀文集

道南源委錄 卷六

伯靜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於易有太極之

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卽無極之義識者謂其發先

儒所未發

伯靜易解大槩訓詁依本義而逐字分析又大細碎

及大義則與本義不同多涉玄妙終不能脫莊列

之習豈真知易之所以爲易良可嘆也北溪陳淳

沉字仲默元定季子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訓出

則從晦菴游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

環視門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久矣

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

也君旣受父師之託凜凜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覆

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

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

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

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

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行

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

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百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

又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

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

失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

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

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

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

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

真不愧父師之托哉慶元初僞學之論興文公以黨

魁絀聘君亦遠謫春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



楚最楚粵窮僻居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說浩然無湘縈之思楚囚之泣也聘君不幸沒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殞不忍累其先也時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瞭然有以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友求諸躬眾理俱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為文公所嘆重然學者鮮闕其微間以叩君毫分縷析使

道南書集

卷之六

七

七

人洒然無矧至象緯運行陰陽向背歷歷如指諸掌其志以經世綜物自任而道與時違遂指山林為歸宿卜居九峯遂與重掩雖當世名卿物色求訪將以用君君不屑也其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咏情性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

為師嘗集續近思錄

陳北溪

墓誌銘

先生生有淑質幼而穎悟少長趣識已端高為學務實以同於俗為耻間取濂洛遺書伏而讀之曰是若與吾心會蓋真得洙泗之傳者循墻闖門未身其奧吾心恧焉聞朱夫子講道武夷是真得濂洛之傳者羸糧願從厄於無資天啓其逢夫子出守實維先生之鄉一見與語知其用工之深又直以上達之理

道南書集

卷之六

七

七

發之謂凡闕義理必尋究其根源如為人子何故止於孝洎窮孝之根原所自來先生一聞其語深思默探日求其所未至不以苟得而遽止也夫子去漳每語諸人屢以南來吾道得一安卿為喜士友疑問不合夫子意獨稱安卿為善問其許可如此先生又積其十年之學凡所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洞究淵微日用之間行著習察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妙胸中洒落隨其所處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不遠千里質之夫子夫子有喟然興點之嘆則又告之曰當六



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夫子蓋許先生以曾哲之意而勉先生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事也先生於是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管語人以文公表出四書與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賢事業可以取足於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節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源得失利害之幾

道南源委錄

卷六

六

朱門者皆已零落後人累於科舉習於見聞絕無此志唯鄰郡泉莆有相信從者嘉定丁丑以特試寓中都四方士友所萃有平昔同門而未識面者聞先生至叩門求質者甚衆朝士大夫爭迎館焉鄭侯之弟刺嚴陵招致學官坐臯比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舐排異端中其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蓋近世固有學無師傳竊似亂真自立門庭者但教人默坐求心謂一蹴可以至道而以致知格物為支離認人心為道心而理欲是非之所在

道南源委錄

卷六

七



歲月愈久以一時問答之言輯為筠谷所聞二卷尤其深切著明者也今二邦學子欲適聖門踐徑者皆賴是書以為標的云維先生之道至晚益尊行著於鄉德形於言其胸中明瑩湛乎太空之無雲也其辨說條暢浩乎水涌而山出也其推己及人心甚於饑渴嗜慾而不能以自遏也先生調官泉南諸生預竊自幸其有以終教於我也將之官而先生卒於是相與哭之哀曰此後生之不幸也嗚呼先生仕不遠祿而行可為法也本及時而言可明道死而不亡信然

道南遺集 卷六 六

非邪先生諱安卿漳之龍溪人淳熙己酉與計偕嘉定丁丑該特奏恩越明年授迪功郎主泉州安溪簿壬午以恩循修職郎享年六十有五妻李氏同門友唐咨之季女子曰架能讀父書而銓次其家集為五十卷

近得陳淳書亦甚進異日未可量也與黃直卿

安卿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亦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遠正為德門之慶區區南官亦喜為吾道得此人也答李堯卿 以上二條俱文公書問

安卿論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文公語錄

在昔乾淳之士登考亭之門而親傳面授者不知其幾人矣窮鄉孤陋未能徧求高弟子遺書而盡觀之但見端的固守其師說而接引後進敷暢演繹而不失其本意者惟二先生為可敬勉齋辭嚴任重充拓光明而通釋尤為淵奧北溪辭暢義密剖析精微而字義為措皆所以為後學之津梁以達于紫微之室者也金華王柏跋 二先生文粹

道南遺集 卷六 九

朱門惟勉齋以道理本原其次北溪於細碎字義亦不差臨川吳澄文集

廖吏部

宋史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州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日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



潯州有聲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况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遷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

道南源委錄

卷之六

十

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敬之如其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德明學有根據

文公文集

德明問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爲經戴記爲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議

論更革處語乃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已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走支離雜擾不濟事文公文錄下同季堯卿云子晦嘗謂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先生曰不恁地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

德明稟辭求一言爲終身佩服先生未答且出晚謁再請曰早間所說用功事細思之只是昨日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切要工夫

道南源委錄

卷之六

十一

德明赴潮卒來告別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無此法黃直卿云子晦作宰不庭參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先生曰庭參底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這裏也不是

廖潛老學有守最罕其匹陳安卿北溪集下同立脚得住不爲時論所變

道南源委錄卷之六



道南源委錄卷之七

劉文簡公弟炳

墓碑略

名煥字晦伯乾道八年第進士歷知閩縣累官兵刑二部侍郎以通奉大夫致仕公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晚躋禁從雖未及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察微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以售其私者一無有焉轉對言願開張聖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七

一

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為司業進對言治道原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累聖相承以為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明於千載之後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為門大學中庸為準慶元以來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乞降明詔慶元以來名以偽學而禁其書指揮更不施行息邪說正人心使學知本原士風歸厚又言舍法兼取行藝今但考藝而略其行致學者自放於規繩之外故侍講朱熹守南康日於

白鹿洞書院揭示學規皆聖賢教人大旨學者立身之要謹錄以進頒下兩學為諸生齋規與禱學規並行從之初公既與宮僚即丐免祭酒請專意輔導嘗取文公所釋論孟等書以獻曰此講學之要也嘗進哲宗避蟻故事曰避蟻官中事也而外庭無不知講易天行健章則曰天之所以健者其體陽其德剛也君子觀其象則當自強不息然一屈於物欲則不能剛講孟子養心章則曰心者神明之舍所以酬酢庶事經緯萬方者也常操而存之然後定而能應易曰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七

二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操而存之何所用其力哉去其為心害者而已雖物慾為害之時亦豈無仁義之心特牽於慾而不自覺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多慾則慾為主寡慾則心為主然人有形色即有慾非可絕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無非慾也惟君子之慾有則而不過則心常為之主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至 講損卦懲忿窒慾則曰人之接物易以忿害物人之處身易以慾害身七情之中其難制者



忿怒為甚人能於忿怒之時稍息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不至於害物矣人能於嗜慾動時靜而止之思害身之可畏則不至於害身矣 曰人之情慾皆

出於陰陽而損之在人 是正得損之道也至講詩終篇則又進說曰詩三百篇周南后妃之德先王脩身正家之效也召南夫人之德諸侯脩身正家之效也其亂也未嘗不起於閨門衽席間詩所以首二南者豈非求諸已而後求諸人治其內而後治其外哉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又讀詩之要

道南源委錄

卷七

三

也先正其心而無邪思則以之讀詩古人是非得失了然目前知所以為法戒矣公每讀講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慾之戒輒懇切再三及是敷陳尤力平生論著有奏議史藻經筵故事東宮故事詩解禮記解講堂銘雲莊外藁

第炳字韜仲淳熙戊戌第進士歷應城令官至朝請大夫號悠然翁大全集載其答問甚多

晦伯入來知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以為疑可更

思之固知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為害也與晦伯

劉氏兄弟同預薦送炳其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

從甚熟知其嗜學可教與呂仲恭

韜仲不苟如此不易得其兄晦伯亦甚好他日皆未

可量也

得子澄書盛稱韜仲居官不苟前日晦伯一再相聚

亦甚進益得後來朋友如此老朽無復恨矣與韜仲

劉韜仲蔡季通諸人近日皆長進與劉子澄

道南源委錄

卷七

四

韜仲相聚想互有滋益與蔡季通

居晦才力有餘晦伯韜仲恐不及然意趣則皆可喜

與劉子澄

韜仲事甚可笑今之君子無以大相過者大率如此

直是使人煩惱也以上七條俱文公書問

趙汝愚訃至先生與韜仲父子走寒泉聚哭之

韜仲居官不苟劉子澄語

嘗記兒時從家庭授易開之先君子云昔晦菴之講

學于雲谷也我文簡雲莊兄弟與西山父子從游



最久講論四書之餘必及於易與諸生時凌絕頂

登眺觀天地八極之大察陰陽造化之妙蓋其胸

中已有真易一部在宇宙間故其所論象數義理

自有以見其實而造其微晦菴及雲莊皆谷中書

室名也舊藏雲莊所抄諸經師說數鉅帙兵燹之

餘其存之者蓋千百之什一耳雲莊孫經書新安胡玉齋所著易啓

象通釋

林草堂弟執中

事略

道南源錄

本卷卷七

五

用中字擇之號東屏古田人始從林光朝學既而曰

吾當求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者以畢吾志聞朱文

公授徒建安遂棄舉業往從焉文公嘗稱其通悟脩

謹謂為畏友與蔡元定齊名張栻守潭州文公偕用

中往訪之有南嶽唱酬集石整宰尤溪延掌學政僅

為一往後不復出終身不求仕進趙汝愚帥閩日常

親造問政焉卒子孫能世其文行邑宰洪天錫嘗扁

其門曰道德

此人曉事非其他學者比徐又曰到他地分事事皆

請文公語

通悟脩謹嗜學不倦

温厚謹敏知所用心

論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看論語日不得過一

段先生云明者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可以治

燥心擇之所造想日深累日不聞益論塵土滿襟

矣答擇

擇之所見日精工夫日密甚覺可畏熹輩今只是見

得一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若子細工

道南源錄

本卷卷七

六

夫則豈敢望渠也答許順之

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名用中相與討論其人操

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已而已答何叔京

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

密答石子重

擇之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為過但其間却實不

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箴

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得別白是

非也答丘子野以上五條俱文公書問



中字擴之與九擇之從文公遊稱其晦外而明於  
內樸外而敏於中熙之大春嘗云仲尼再思曾子三  
省予何人也敢不修整充之文公答書當於日用之  
間為仁之本者深加省察師魯號芸谷文公稱其文  
學行義克世其家

林象谷

事略

公名夔孫古田人黨禁起學者更事他師夔孫與傅  
君定從文公講論不輟文公易簣之際謂之曰道理

道南源委錄

本卷七

七

只是如此且須做堅苦工夫嘉定七年特奏名為某  
縣尉所著有書本義中庸章句又有蒙谷集

此箇道理孔子只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  
之者性却不曾分別出性是如何孟子乃分別出  
說是有此四者然又只是以理言到周子說方始  
見得人必有是四者這四者亦有所附著先生曰  
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踈略只是說  
成之者性不曾從原頭推說來然其界分自孟子  
方說得分曉文公語錄下同

夔孫初謁文公公問黃義剛云何處安下曰未曾移  
入堂長房曰他便是有思量底及包顯道等來遂  
命夔孫作堂長後竟不改

劉存菴弟獨

事略

公名砥號存菴嘗讀釋老書嘆曰此不足習乃治舉  
子業又嘆曰此不宜專習因徧取伊洛諸書讀之率  
其弟礪登朱門文公嘉其志篤學敏授以先天太極  
圖傳公晚修禮書兄弟皆預編次

道南源委錄

本卷七

八

弟礪號在軒幼穎悟中童子科後棄舉子業從文公  
游而最善黃幹偽學禁興志尚愈篤蔡元定竄道州  
兄弟饋贖特厚

先生曰周子從理上看邵子從數上看都只是這理  
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  
是細碎文公語錄下同

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文王善  
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中立不倚否曰此下更有  
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



而去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

發之兄弟却差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

禮書直須黃直卿與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

之日

長樂劉砥及其弟礪相與來學累年于茲更歷變故

志尚愈堅察其家居孝友交朋友信實臨事謹畏

不改畔繩墨

禮書得直卿劉用之在此漸可整頓然亦多費工夫

答陳才卿以上四條俱文公書問

道南源錄

卷七

九

楊考功

事略

楊方字子直長汀人號澹軒清修篤孝行已拔俗平

昔心慕朱文公隆興初登第調信州弋陽尉還特取

道崇安叅請數月一面授所傳而歸趙汝愚帥蜀辟

王管機宜文字汝愚尋薦于朝召對擢宗正寺簿請

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為樞密院編脩官首乞朝

重華官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秘書郎出知吉州偽學

禁與坐汝愚黨罷居贛州閉門讀書學禁稍弛起

家知撫州至官方五閱月力乞祠廩以歸嘉定更化

召為侍右郎官進考功郎官然操履剛正終與時忤

未盈季復去國越二年以鯁介老成除廣西漕使加

直寶謨閣兼吏事至官循歷所部不憚瘴鄉深入象

州發責姦貪以疾卒桂嶺稚耄聞之皆隕涕有寒泉

語錄臨汀志

陳秘撰

事略

孔碩字膚仲候官人徙居懷安祖僖父衡皆嘗為朱

道南源錄

卷七

十

晦庵所稱重孔碩少卽立志力學好古道以聖賢自

期嘗往從學張南軒呂東萊歸復偕其兄孔夙拜晦

庵於武夷甚為所器重登淳熙二年進士調婺州戶

曹暇卽詣東萊講學東萊沒心喪三年教授處州以

所聞於三先生者訓學徒多有成後歷知邵武瑞金

縣在瑞金荆壇墳新文廟置社舍除吏部駕閣累遷

將作監丞禮部郎中知惠州提舉淮東常平嘉定間

叛寇湖海挾金虜來襲遣子韓募死士合鹽軍迎擊

於清祭破之移曹廣西後丐祠主千秋鴻禧觀累召



不起除直龍圖閣進秘閣脩撰素性嚴毅沈靜有守  
利祿不動其心與楊澹軒葉水心友善蒞官所至有  
古良吏風在朝數以忤史彌遠不容自廣西歸杜門  
著書書工篆隸卒以子鞞贈太子太師金紫光祿大  
夫候官縣開國男所著有中庸大學解北山集三十  
卷行于世學者稱為北山先生

林梅塢

事略

公名學蒙字正卿一名羽從公游後卒業於黃榦

道南源委錄

本卷七

七

七

之門築龍門菴講學榦為之記陳宓始作道南書院  
于延平聘為堂長有梅塢集行世正卿問夫子答顏  
淵克己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  
是大綱說如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大不  
然之曰以某觀之夫子答群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  
者却是大綱問易之所言無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  
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違先生曰是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  
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曰是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於書變通其  
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  
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  
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  
至悔吝矣曰然

觀所論作易大旨本於陰陽錯綜而成者大意甚善  
其所與本義之旨不同而先生以為不信其大者  
亦不過兩端而已先生則謂易之作本為卜筮而

道南源委錄

本卷七

七

夫子釋之以垂教老兄則以易之作本為垂教而  
義文借之以下筮此其旨若非有大異者然如老  
兄之說則恐於作易本意及易書本文皆不能無  
失亦不得為小誤也

林公從學晦菴最久文足以發義理行足以激懦貪  
宓假守延平屈至書院朔望設講席執經帖然座  
下者常百餘人如是者一年安官將滿浩然引歸  
諸生挽而留之不可

行方義理識趣高明



黃壺山

事略

黃士毅字子洪先世自興化徙吳中士毅知向上為聖賢事業慶元中學禁方嚴徒步入閩迎朱子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而歸終其身從於斯號稱有得著述甚多譔次朱子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又嘗類注儀禮未克成書知府王遂為買宅以居稱為考亭名士同郡名儒黃公遂又謂之有道君子云興化有壺公山故以壺山自號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七

集

楊信齋

事略

公名復號信齋福州長溪人從文公游後卒業黃幹之門真德秀知福州創貴德堂于郡學以居之著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

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陳德本有過於疎之病

文公語錄

同下

昨寓三山與楊志仁反復所脩禮書具有本末若表

即死尚幾有以遂此志也

志仁最能思索儘可講學

黃勉齋文集下同

見示仁說考索極精傳示朋友無不嘆服但恨不得相與款語各究所蘊耳

志仁謙之孜孜不怠

朋友寂寥未有一人真能窺見涯涘如志仁天資勁特識見通敏竊有望焉

志仁問學精深服膺拳拳

陳文公集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七

志

潘瓜山

事略

公名柄字謙之年十六有志於道文公悉以所學授之平生多著述如易解尚書解之類學者號為瓜山先生卒祠于三山書院

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擡起心則急迫而難久才放下

則又散緩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工方可曰只是君

元不曾放得下也

文公語錄下同

問凡人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



之刻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柄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柄常謂人之爲學固不可以不博尤不可以不約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而不約可乎遂取聖賢格言爲訓又以呂氏鄉約隱括繼其後凡存心養性之道律已治人之方條目具列終身所

道南源委錄 卷之七 夫  
行不出於此陳必文集

鄭戶部

誌銘略

先生諱可學字子上幼而文冠而孤撫諸弟教授生徒以自給聞朱先生傳道之統遂裹糧千里跼門求見先生一見恨相遭之晚握手評議如夙友焉蓋特齋先生窮理盡性持心守身一以聖賢爲法其所未達於聞奧者一聞耳故見其師若曾子之於夫子師視之如夫子之於顏子道同氣合率終歲一歸歸則

以書質所疑有問斯答循環無端皆前聖所未發之旨朱先生之守臨漳也虛子弟之師席俾先生西鄉而坐既歸富沙則又虛席以書招之且致諸子孫慕向不忘之意其所徃復之書有曰此間難得人每深懷想又曰近日朋友少看得如此深慰鄙懷又曰斯道不絕如綫唯冀勉勵以副所望嘗以大學一編覽所刪定示諸生曰此書欲付得其人惟子上足以當之故四方學者至卽有問必使先生正之而士之來南者命必見先生而後行與人交氣和而清竟自端

道南源委錄 卷之七 夫  
坐不見怠容誠信溫恭其所誣誘皆爲名士晚與古

靈先生之孫故廉州太守朴遇於湖南輿致合浦率五鼓危坐聽先生講書一篇然後視事逾年不輟有以見先生師道之行於人也前後三奉大對嘉定辛未勅授忠州文學是歲冬廖郎中爲廣帥招致郡齋明年方公信孺時守春陵屈以偕行至則湖南漕曾繫留攝衡陽戶曹還其檄至豫章卒於豐城前春陵守徐公祀解組歸遇於道買棺以殮其弟伯仲護喪哭泣逾時而哀服心喪三年蓋師之也明年甲戌當



廷試不就可以知先生之友愛矣有春秋博議十卷  
三朝北盟舉要一卷師說十卷詩數百篇頃年時事  
一變登朱門者畏避退縮先生獨相從於寂寞之濱  
嘗曰吾所聞於師者皆精微要妙口傳而不書者也  
吾老矣不可獨善其身將書之淑斯人銘曰惟朱先  
生續道之真反已教子實難其人先生脩家本與道  
合一見而契如虛斯納壺山而下朱紫則多得道之  
傳其人幾何我作銘章刻之幽室四尺者卦千載一  
印

道南源委錄

卷七

七

可學稟性太急

力於懲忿上做工夫文公語錄下同

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以為未逮

可學從大學語孟中庸上窮究

可學在臨安欲往見陸子靜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

見歸必學是未粹要學以充之

道南源委錄卷之七

道南源委錄卷之八

許存齋

行狀

公諱升字順之號存齋天性情澹靖退切問近思篤  
學力行雖在髫髻之年視紛華勢利無足動心生長  
華宗獨有志聖人之道晦庵先生簿同安時公年十  
三遂厭科舉之學從遊講道泮厲五年秩滿從之北  
歸宦學于建陽先生監潭州南嶽廟公甫弱冠與俱  
先生著存齋記復大書存齋二字授之扁書院復著

道南源委錄

卷八

一

順之說自是侍先生者若干輩思研精學力次究  
嘗臨別宿雲際寺公以詩求教先生次韻酬之詩曰  
薄暮投花縣聯車入翠微長林生缺月永夜照寒扉  
清話欣無斃離懷悵有違勉哉疆毅力千里要同歸  
告期南旋先生餞詩兩絕曰門前三徑長蒿菜愧子  
慙勤千里來校罷遺書却歸去此心元自不曾灰幾  
年江海事幽尋偏與雲僧話此心今日肯來論舊學  
歲寒猶恐雪霜侵別後有懷復附律林子擇之敘其  
感舊之情用黃山卽事之韻曰十年身卧白雲堆已



分黃塵斷往回不是幽人遺俗去肯尋流水度關來  
三秋風月從頭說萬里湖山靚面開本欲過逢須一  
快豈知勞結倍難裁初公方至家時先生兩書來惠  
微示養氣修齋之意在衰經之中動閑禮度擬古自  
裁尤留意禮記喪禮先生嘉之報以三書多所論難  
邦人程舶求程氏語錄遺書侵諸梓先生責公與徐  
柯諸賢分校公曲折訂正論量先生答書甚悉先生  
領湖南之命公遺勸止之書先生首肯平生問答及  
書問往返論難詳載朱子語錄大全等書不可殫述  
道南源委錄 卷八

許生學得於內

陳齋仲許順之失之太幽深

亦未嘗有徹底處却宜於事物名數上著少工夫蓋  
既無精粗本末之異卽此亦不可忽也

順之所寄孟子說亦苦於太高却失本意可更商量  
須於平易明白中理取不必如此打迭也

順之書中似以橫渠平易其心之說爲不然談何容  
易更且思之爲佳蓋所謂平易者非苟簡輕易之  
謂也

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不然漢儒最純者莫

道南源委錄

卷八

王

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若莫如三策何嘗有禮  
記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  
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矣仲舒如何  
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  
先生云以此知禮樂亦出於孔門之徒順之此言

極是

王近思

事略

公名力行泉州同安人苦學善問深得師旨著朱氏



傳授支派圖大全集載其問答甚多

人之為學亦不專為科舉而已不審吾友比來於為

已之學亦當致意否文公與力行書下同

吾友明敏有餘而少持重韜物氣象此是大病問曰

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

非者十七八雖隨卽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

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畏可沮者不能勝其

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

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

道南原錄

卷之二

四

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文公語錄

楊至之

事略

公名至泉州晉江人蔡元定妻以女有文公語錄二

卷

至之近日講論儘精細文公語錄下同

至之少精深

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曾究其所以然而加濬治之

功否

近者學者如漳泉人物於道理上發得都淺却是作

時文采發越粲然可觀謂其鄉至之浙間士夫又却好

就道理上壁角頭著工夫如某人輩潘子善林叔恭恐也

是風聲氣習如此

至之云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大高僻處大僻朱子曰

是

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

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段

于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

道南原錄

卷之二

五

斯可以見矣元仲子之操則而後可謂非其有

而取之者盜也克類至義之盡辭曰聞戒餽賦可

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

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

安頓

至之自謂從來於喜怒哀樂之發雖未敢自云中節

自覺亦無甚過差曰若不窮理則喜怒哀樂之發

便有過差處也不覺所以貴於窮理

至之問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與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爲一截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與混兮闢兮爲一截  
混兮是利貞誠之復闢兮是元亨誠之通注下自  
五而一自五而萬之說則是太極常在貞恐未穩  
先生大以爲然曰便是猶有此等硬處說

至之新作二圖一曰天道至德圖從太極兩儀五行  
四時四方以至四德五常四端相次排列一曰天  
道至教圖說標出禮記至教至德一條及風雨露  
霜無非教一條與仁氣義氣一條列於其首而爲  
說於其後太極圖說君子決天從政如風動以教民

道南源委錄

卷八

本

善如雷擊以好德便是始爲士而終爲聖盡乎

人而合乎天

安卿與  
卓廷瑞書

陳龍圖

兄守定群從字姪址

### 宋史列傳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  
器異之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知安溪縣嘉定七年  
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宮中  
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爲數浩穰若能交飭內外  
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

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爲之罷卻尋  
遷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  
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  
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爲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  
抑又可知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  
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爲  
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  
所歸則以次疏外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  
措當而人心服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

道南源委錄

卷八

本

有如金人再退國體近而侍從至生徒莫不  
力爭冀裨廟筭極於言責不出一辭昔仁宗時有宰  
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  
謂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三言機括所繫願陛下  
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  
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弊事視前疏尤剴切焉宓  
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至官  
歲大稔奏蠲其賦十之九念流民群集宓就役之築  
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劍



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做白鹿洞之規如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乞不就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為請而歿已閱月矣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焞徃使金宓歎曰世雖未復何以好為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焞曰蜀蜀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

南源委錄

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焞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文彙數十卷藏于家

有得師復監簿輪對之章見之者三復敬歎使臣子之鯁切皆如此國其有不興乎煩為致意甚恨相識之晚也

黃直卿與潘謙之書

得真景元書嗜學之志甚至得陳師復書亦然此二公者異日所就又當卓然真護法大神也先師沒今賴有此耳可喜可喜

直卿與季敬子書

忽聞執事志道之篤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躍不能自勝想先師九原之下亦當為之擊節幸吾道之有傳也

直卿復書

南源委錄

南康陳守胸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於學問雖未甚加功然其資其志不可及也

直卿與胡伯量書

守字師中丞相俊卿次子從文公游文公題其書室曰敬恕且為之銘

定字師德人品甚高生長富貴中而每每欲見古人歸宿處

守字允初守定宓之群從文公簿同安守往學之公為銘其敬恕齋

址字廉夫宓從子



道南源委錄卷之九

真文忠公

宋史儒林傳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建之浦城人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閣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

道南源委錄

卷之九

一

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唱爲偽學之論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王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兩雹熒惑蝻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群盜方張之銳四年遷著作佐郎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舐之德秀力辭兼禮部郎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

居舍人秦權奸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片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白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求命爲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

道南源委錄

卷之九

一

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及今大脩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餼皆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燭曰吾徒湏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秘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耻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



日為朕樽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德秀以右文殿脩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樂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為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九

五

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衄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畧禽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脩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斬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其先見十五年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勸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酌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艱食既極

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糴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莫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四

四

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頤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與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上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雪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閩乃出於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眾共之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



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間之地仰瞻楹桶當如二祖  
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  
奉今宮閣之義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侵淫  
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  
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  
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群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  
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  
皆以大布惜當時不并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  
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群臣易月之後未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九

五

釋哀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  
大祥始除侂首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鞵  
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轡不以文繡此於群臣何損朝  
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彙進鯁言上皆虚心開納而彌  
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  
王傑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  
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  
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  
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為己甚乃止既歸脩讀書

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  
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韓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史彌  
忠言于朝遂起韓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  
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  
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  
秀入境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亦立  
不可為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  
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齎養精神德秀謂郡弊  
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九

六

政司于泉公族僅三河大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  
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  
是愈不可為德秀請于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薨上  
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  
徇私黷貨罷市令司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平振之  
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未幾聞金城京湖帥奉露布  
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為  
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  
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



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忻然嘉納改翰林院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建論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勅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振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

道南原委錄

下卷

七

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振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慈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

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道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議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採菘錄清源雜志星沙集悉就藁上思之不置謚曰文忠

熊勿軒

道南原委錄

下卷

事略

熊禾字去非建陽人咸淳十年登第授寧武州司戶叅軍入元不仕束書入山築洪源以講學其徒數十人日以周公孔子之說相磨礪於文公諸書是信是行以道教人而信從者衆後歸故山復創整峯書堂以為周程張朱五賢乃道統的傳因祀之以配先師而邵馬不與焉遂與四方學徒肆力於聖賢之書如易春秋四書小學皆為之集疏及取文公諸書擇其至精且要者為一編名曰文公要語而以邵馬



張呂及朱氏門人之說為附錄又為大學尚書口義  
凡三十卷今行於世者有春秋通解大學廣義易講  
義書說四書標題諸書建寧府志

黃不懼子仲元附

事略

黃績字德遠滔之裔孫也兄績寶慶二年進士績少  
凝重稍長力學棄舉子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始遊淮  
浙遍參諸老中年還里開陳宓潘栢從黃幹得朱子  
之學遂師事之與同志士餘人集陳氏仰止堂有自  
道南源委錄  
一講宓栢卒績與同門友築東湖書堂於望仙門外  
東畔請田于官春秋祀焉讀約聚請如二師在時向  
之同門友又皆相與就正於績故績雖布衣然為鄉  
先生三十年門人著錄牒以數十百計郡守佐博士  
皆加敬禮先是郡守楊棟即學宮建尊德堂以處劉  
彌邵暨彌邵卒後虛其堂無敢居之者至是邦人相  
率推績繼之活江書院始賜額又以績兼其山長然  
皆非其所好也晚聞趙以夫作易通與之上下其論  
以夫謂為益友年七十一卒績兄弟皆與劉克莊善

其目績曰愛友績曰畏友績以獨不懼名爾元益  
為記所著有四書遺說等書藏於家平生不喜作韻  
語時有感興亦自得風人之趣云績前卒有星隕書  
樓之西及卒又有雷雨之變君子謂績匹夫而垂死  
之際天變若是殆異於眾人耶子仲元深入理奧不  
忝其父云興化府志



道南源委錄卷之十

附錄

方道輔

名元宋莆田人少與伊川同遊潤學至老書問不絕家藏伊川真跡十餘紙其五紙米晦公已刻石白鹿書院其語曰此得上書皆有與世背馳求合古聖賢之語蓋稱為志道之

吳昌華

名儀南平人清脩力學嘗師事之自號審律法稱審律先生練質夫

名繪浦城人少同楊時遊程頤之門甚器之不榮軒冕而以名教為樂

游執中

名復建陽人篤實純明後進矜式龜山誌墓深悼其德學不為顯于時

余隱之



名允文建安人嘗作尊道辨三十餘條以闢諸說人公是之又為訂定云

吳公濟

名楫崇安人紹興末試不第退居田里與文公西山往來講明性理之學

蔡牧堂

名發字神與建陽人朱文公嘗稱其所以教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

劉屏山

名子暉字漢冲韜季相得每見講學外無他語門人朱熹請入道次第子暉告以易之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

也

林拙齋

名之奇字少頴候官人呂東萊嘗師事之所著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楊子講義

劉德稱

名嘉譽長樂人嘗授業延平李侗之門于世



南從林之奇遊

邵季山

名景之古田人授業於籍溪胡憲之門

羅宗約

名博文沙縣人從延平遊學有源委年未三

十屏遠聲色一榻蕭然大為文公所敬信

游文靖公

名九言字誠之建陽人始學于栻栻教以求

放心久有得嘗序太極道南源委錄後欲知太極先

識吾心

魏國錄

名揆之字子實建陽人除台州教授歸日居

艮齋條理舊聞以求其所未至

楊仲思

名道夫浦城人從文公遊文公答書云所論

仁字大意得之更宜子細玩味就實加功道

夫從兄與立子昂同時受學于若海

林文介

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林光朝之高弟也光

朝嘗講道於蒲之紅泉及卒學者請亦之繼

其席或勸之著書亦之作詩曰講學紅泉不

著書只將心學受生徒學者稱綱山先生

余占之

名隅從文公游嘗與呂祖謙黃榦往來講明

義理有克齋集

范朝奉

名念德字伯崇建陽人從文公游文公嘗得

其所著雜說讀之曰持守才差見理漸明

虞復之

名知方蔡元定次子出後虞氏

陳直講

名士楚字英神莆田人從林艾軒游

詹大卿

名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從文公游穎邁特立

博極群書其學以存誠慎獨為主

余正叔



名大雅順昌人與第大猷及同郡游敬仲同時從文公游每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於求放心

林竹溪

名希逸字肅翁福清人師事陳深潔之學出林亦之亦之出林光朝授受遠有委源

童蜚卿

名伯羽既寧人好讀書嘗師事文公所著有四書集成及諸經訓解文公題其堂曰敬義

道南源委錄

本卷

七

學者稱曰敬義先生

江建寧

名默字德功崇安人從文公游文公稱其無他嗜好一意詩書

許子春

名景陽同安人從文公游文公云子春說話意趣儘好恨不得歎曲議論

許子順

名履正晉江人從文公游文公云至之粗躁

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

歐陽慶祠

名光祖崇安人從劉屏山朱文公學屏山甚稱重之文公亦遣三子師事焉

黃季野

名芻莆田人少從艾軒學志行高古同遊七自劉夙劉朔林亦之而下皆推讓焉

黃季全

道南源委錄

本卷

七

名補莆田人其學專用心於內時艾軒講學城南補在城東幾與齊名

陳師文

名縝字德容羅源人少慕伊洛考亭之學屢試禮部對策獨以正心誠意為說俱見黜後以時務對權第及廷試對復如初始終發明

伊洛之旨

葉文修公

名味道字知道温州人寓建陽習舉業於心



不安後得文公所編論孟精義讀之不忘乃以書求見輔漢卿云味道煞篤實

蔡廷傑

名和晉江人心慕文公以親老不能去勉陳易往受業而以書請貸之

陳後之

名易永春人從文公學文公嘗稱易及陳淳為學頗得蹊徑次第

蘇欽甫

道南源委錄

卷一

七

名思恭晉江人從陳淳蔡和游篤意朱氏之學踐履堅確

傅忠簡公

名伯成字景初晉江人文公云景初素守於此可驗但得此心無愧所得多矣

任宣獻公

名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寓邵武從文公游文公稱其有志於學守官不苟

楊吏部

名楫字通老長溪人從文公游文公謂其誠實可敬但業未甚修耳

吳大年

名壽昌邵武人從朱學著問答略

劉潛夫

名炎邵武人游朱門

陳齊仲

同安人從文公游文公勉其務實

鄭文靖公

道南源委錄

卷一

八

名昭先字景紹閩縣人初筮浦城簿嘆問學未悉乃游文公之門西山稱其書無不讀而尤喜聞義理之說

鄭知院

名性之字信之候官人弱冠從朱學唐璘劾其懦而多私黨底姦庸

林農卿

名湜字正甫長溪人從文公游文公既謫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

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



王子正

名遇龍溪人蚤受業朱張呂氏之門而與廖

德明黃幹陳淳友善所著有文集論孟講義

號東湖先生

葉秘撰

名武字誠之邵武人與李方子同游朱門雅

志恬退掛冠日久年高德粹

高兵部

名禾字穎叔晉江人陳復齋誌墓謂其學問

道南原委錄

卷之二

七

月開日益卓然蚤茂

楊料院

名仕訓字尹叔漳浦人文公守漳興學校明

禮義以教其郡之士擇士之志於學者致賓

賢館以處之尹叔與焉

鄭耕老

名毅叔莆田人讀詩易庸範語孟味其精微

皆有例釋榮利澹如

傅大博

名誠字至叔莆田人從朱學至叔嘗云伊洛

諸公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

石洪慶

名子餘臨漳人游朱門文公以強毅方正稱

之

張知縣

名彥清字叔澄浦城人從朱子游得其大指

及仕光澤又與李公呂游造詣日深

李伯諫

道南原委錄

卷之十

一

名宗思建安人從文公游文公稱其教深好

脩篤志問學為蘄教專以古人為己之學教

人

李堯卿

名唐咨臨漳人文公延于學為諸生楷式稱

之曰持循雅飭

劉縣丞

名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從文公游築室名琴

軒從學者甚衆所述有師友問答



饒知縣

名幹字廷老邵武人為長沙令適文公為守  
幹夙興治事暇即聽講文公稱其孝謹敦實  
能自立學問

黃直翁

名寅邵武人登朱門問學精詣鄉人敬之

梁文叔

名琢邵武人從文公刻志勵學所論為學工  
夫及體氣魂魄鬼神之說文公多許可之

道南源委錄

木卷十一

十一

馮作叔

名允中邵武人游朱門朱子以見名其齋所  
論懲創及敬義心性情之說文公多許可

沈莊仲

名佃永嘉人寓建陽

林若時

名得遇仙遊人至武夷拜文公今日讀論語

集註頓悟

游子蒙

名開建安人從文公游文公稱其議論文學  
皆有餘在此為可與晤語者

龔雲伯

名郊寧德人從文公遊晚與楊志仁論辨理  
氣先後之說尤有造詣

鄭齊卿

名師孟寧德人從文公游所著有洪範講義  
以發明文公皇極辨之蘊

林貢士

道南源委錄

木卷十一

十一

名暮字不顯連江人從文公游文公稱曰此  
閩中瑞物也每舉其立志用力者以誨諸生  
焉

林存齋

名憲卿字公度懷安人從文公游晚得之稱  
其忠信勉以學文公沒其嗜學益苦

鄭進士

名文通字成叔閩縣人聞勉齋得文公之傳  
遂受業焉既與俱登文公之門嘗觀周子太



極圖而悟性善之旨

潘立之

名植懷安人從文公游文公稱立之有說得到處

葉知縣

名浞字子是建安人壯歲游文公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

陳縣丞

道南源錄

卷之十

七

日

名範字朝弼崇安人初為崇仁丞縣令羅必元見而敬之日與相從講論

葉通判

名文炳字晦叔浦城人調晉江簿致書請益於文公及至官文公自漳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甚悉

陳縣尉

名總龜字朝瑞建陽人居與文公隣壯老相從遊於學無不通貫

劉正之

名學雅觀文子羽之孫學文學古學博珥之子屏山之孫學東學雅之弟知撫州刻規約于學以示學者時一至為解說義理之學

丁復之

名克崇安人從文公游而與蔡季通友善早卒文公誌其墓

季縣丞

名允字子能南安人刻志問學服習儉素儼

道南源錄

卷之十

甫

日

然一儒生無纖毫華胃氣文公稱之

黃謙

南安人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文公公曰舉業者書自不相妨

胡季隨

名大時五峯之季子師事張敬夫後又講學於晦翁大全集問答甚多

蔣元肅

名雖仙遊人以南方夫子稱



陳伯澡

名沂莆田人篤志紫陽之學徧參劉燾廖德

明李方子揚至諸先生之門而陳淳又沂終

身所卒業者

丘行可

名富國建安人嘗受學於朱氏之門人以宋

社既危遂不仕

翁粹翁

名易崇安人從劉燾遊因得登朱文公蔡西

道南源委錄

下卷

七

山之門講明義理徃復辨難悉究其旨

卓廷瑞

名琮永春人嗜學堅苦能暢陳淳所授之旨

黃宗台

名以翼永春人陳淳蔡和門人也莊毅有立

析理精詣

黃景文

名必昌晉江人從陳淳學又切磋於陳必潘

柄二賢

呂圭叔

名大圭同安人少師事陳淳門人王昭復得

文公道學之傳

傅君遇

名天驥建寧教授與諸生講伊洛書不專課

以程文理學由是益盛

陳石堂

名晉字尚德寧德人學出慶源輔氏其用功

求之六經不貴文詞不急祿利惟真知實踐

道南源委錄

下卷

七

求無愧於聖賢

韓古遺

名信同字伯循寧德人劉文簡諸孫招長雲

莊書院信同以為精舍講學之地去詞賦以

四書六經為課試法平生手不釋卷

蔣仁叔

名悌生福寧州人所著有五經蠡測五卷於

義理多所發明

吳朝宗



名海閩縣人心師聖賢務為踐履之實平生  
嚴正不妄許可有聞過齋集行于世

道南源委錄

下卷

七

道南源委錄卷之十終

道南源委錄卷之十一

朱氏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呂勝已

尚書杜之子字季克往來朱張之門官至朝  
請大夫知沅州

鄧邦老

名缺將樂人

鄧衍老

名綱將樂人陳必守延平以邦老道德隆重

道南源委錄

下卷

一

而且耆年延入書院

李公謹

名文子光澤人方子之弟

祝和父

名穆崇安人

李子賢

名東邵武縣人丞相綱族孫朱門號精敏

余景思

名元一興化軍仙遊人



熊端操

名節建陽人

詹景憲

名淵崇安人

張敬之

名顯父順昌人

黃德柄

名謙光澤人嘗遊朱呂之門皆為高第

吳茂實

道南源委錄

卷之五

名英邵武人

魏元壽

名椿建陽人

游和之

名倪建寧人

游連叔

名敬仲南劍人

周元興

名明作建陽人

吳和中

名推建陽人中一作仲

劉圻父

名子寰建陽人

黃仁卿

名東翰之兄

陳孔風

字仁仲孔碩之兄

葉任道

道南源委錄

卷之五

味道之弟

蕭長夫

福州人

饒克明

名欽邵武人

黃升卿

名杲三山人東之弟

俞夢達

名聞中邵武人



劉叔光

名鏡惠安人

丘王父

名珏邵武人學禁嚴珏遂謝場屋

江文卿

建陽人

朱字缺

名浣興化軍仙遊人

黃令裕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

四

名孝恭邵武人

林巒

泉州人

曹晉叔

建安人

朱魯叔

名缺仙遊人

王春頌

名缺建安人

陳彥志

名士直閩清人

傅夢良

名公弼莆田人

林仁寶

永福人

上官安國

名謚邵武人

許幼度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一

五

名儉閩清人

陳敏仲

名駿寧德人

黃尚質

名幹長溪人

曾誠叟

名逢震閩縣人從文公遊一意實學

程深父

古田人



程寶石

名若中古田人躬行無偽終身不違於禮

蔣彥禮

名康國古田人文公楚辭集解凡所集皆實

之學者稱鼎山先生

劉瑾

建陽人公之甥子翔之子

魏元作

名恪公之甥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一

祝癸

穆之弟

劉子禮

建州人

劉叔通

建州人

黃仲本

邵武人

陳廉夫

名址莆田人必之從子

朱飛卿

漳州人

傅樞密

名伯壽字景仁晉江人

程良弼

名伯榮古田人與同邑蘇龜齡黃有開傳子

淵皆游朱門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一

七

道南源委錄卷之十一 終



明源委錄卷之十二

續錄

陳布衣名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其先福建泉

州人

國初漳州苦倭寇乃設鎮海衛以保障之籍

莆人泉人來為戍守隸本衛後千戶所剩

夫後遷龍巖晚定居漳之王洲嘗詣

闕兩上書卒年六十四自號布衣學者稱陳

布衣先生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十一

一

布衣丰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

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厭末作之蠹心而棄之惡異端

之害道而拒之專心致志以儒為業初時謂今世取

士寔有專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

業成薦于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

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踐履之學

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

知為學次第乃以大學為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

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

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

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

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

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

奪矣常語人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

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

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

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

樂其行甚順然其氣稟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十一

二

事甚順而易者及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二年用伊川

故事詣

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

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

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

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生疏

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

旨禮部看了來說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



何其事竟寢既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

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脩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

尚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

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

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

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為六等考文為三

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

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其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

至是皆無所遇每四顧徬徨不能自釋聞臨川吳聘

道南源委錄

不卷之主

五

君名欲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携其兄之子一

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於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

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所

得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

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

吳謂草廬許謂魯齋

如聘君者不可

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初創戎壘莆人雖多讀書

家自布衣為學而儒術始正自布衣與莆人李文舉

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布衣生于鎮海

遷于龍巖晚定居于漳之玉洲卒年六十有四後十

年提學僉事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

以表題曰大明

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

使姚鏞表章先哲舉入漳州鄉賢祠布衣平日不為

文字之學有雜葉藏於家者故邑庠生林祺特為編

次名存藁云

周煥撰漳州人物志

穹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卧至今武

夷之遊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教慨血肉之為累念

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閩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默

道南源委錄

不卷之主

四

託於呻吟而廢裁答用布匪朝之忱於左右也

予友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略布衣陳

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

分毫之助也仕者為通隱者為高皆非中庸之道

視道之行否何如耳行藏欲合時請看床頭易敢

為執事誦之

羅倫與張都憲書

閩中陳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

雖未面然嘗粗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



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  
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陳獻章與胡僉事書

此者婁克貞教諭亦有書來僕既未接其人不可遽  
有往復內翰倘以愚言為有益擇其中一二可者  
示之否則置之陳布衣竟不及面而卒當此衰否  
之極又失此人可嘆可嘆陳獻章與張元禎書

栖遲海濱水月自娛獨學無師每嘆索居端嘿沉潛  
慕回如愚特守有餘和靖之徒嘗法龍門詣

闕上書大字古體莊重安舒心箴屢揭示我室廬楊

道南源委錄

不卷之主

五

贊撰

周方伯名瑛字梁石莆田人中成化己丑進士

授廣德州知州轉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

轉撫州府知府調鎮遠府至四川右布政

使致仕初號蒙中子又號翠渠

期年過四十始仕庶幾觀斯道大全而求見夫子所  
謂一者及領鄉薦遂汨沒仕途而初志始為奪云初  
在廣德念民感鬼神著祠山雜辨又念民不知葬祭  
法及溺殺女子著教民雜錄在南京與人講邵民蔡

氏學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又苦字學無師承乃博  
采諸說為字書管鑰其他詩文有水雲臺金臺臺金  
陵臺桐川臺臨川臺共若干卷藏於家居官行已頗  
知畏天命凡事每自檢於心求合於天而人有不及  
知者惟人不及知而暗合於天則恒自喜曰此吾學  
之得也年五十七故莆倅張公哲過臨汝謂在莆日  
嘗禱兩壺山絕頂上有地不食可卜葬予疇昔號愛  
山每躡屐登高往往有翹視八荒塵穢下土之意聞  
倅言喜曰是可以授我矣因自敘履歷以授諸子曰

道南源委錄

不卷之主

六

我他日即棄子子無粉飾吾事以誣天下後世但謀

葬我此山之巔以此納諸幽足矣自撰生墓誌銘

承諭周翠渠守廣德有聲因記曩歲周侯贈賀克恭

詩云黃門仙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

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周侯後以進士留京

以書來番禺僕次韻戲之未及寄去周侯尋守廣

德僕以不能默默而竊喜周侯之有為又喜先生

能與人善益思周侯所以處於克恭與僕之間始

終去就可不可之權先生蓋未之知也陳獻章與



是嘉魚李氏義學曰承箕字世卿嘗取鄉第矣近游南海從陳白沙歸遂居大崖山以老謂靜極則心虛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若土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以立禮義之防若纏束網縛欲撒去之白沙予友也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也二十年前日相往返瑛見其神清氣完心地定疊徃徃以其靜觀天下之動竊以爲古閉關人也今世卿從白沙游不知其說果出白沙否果出白沙則吾當盡已之說不當祖述其說而申告之也瑛聞人心無

道南源委錄

卷之七

七

外以爲有外者非也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由體及用一以貫之其餘爲學皆由博以反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一本既得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瑛請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

心無外也不即物以窮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自然當然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亦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學者所敢言然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鷄卵雖自渾然而羽毛

道南源委錄

卷之八

八

八

嘴爪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互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執不無遷就之異然而既見本原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也今不務此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吾見其難矣出翠渠集諂鬼有辯訓民有錄鄉有保伍庠有教育仕多善政不一而足公心隆古人心未淑越雪蜀日或以迂



目邵蔡之書塵滿簡牘志在旁通求之頗篤揚廣撰

黃督學名潛字仲昭以字行福建莆田人天順

己卯鄉薦第六人成化丙戌中二甲進士

選翰林院庶吉士丁亥授編修諫預作鰲

山烟火詩左遷湘潭知縣用給事中毛弘

言改南京大理寺評事乙未相繼丁內外

艱己亥即吉乞休致家居十年弘治改元

御史姜洪薦庚戌陞江西提學僉事丙辰

乞致仕以歸正德戊辰十一月初一日卒

道南源素錄

本卷之主

九

日進

于家年七十有四號未軒復號退岩居士

公十五六時遂專意古學凡先聖先賢一言一行無

不究極淵微必實踐而力行之於周程張朱之書韓

柳歐蘇諸家下至農圃醫卜之學無不遍覽其為詞

則專宗朱子焉孫希護撰事述

公授編修甫三月有

旨命翰林賦烟火等詩預為元宵賞玩之具仍出舊

詩令擬述進呈辭多不經特以代俳優者之言耳

因與同官編修章懋檢討莊景議以為翰林固以

供奉為職若鄙褻之詞豈宜進於君上况吾人荷

國厚恩恒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又何敢為

此鄙辭上瀆

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因上疏極言不可冀

以開悟

上心禁止其事用事者大怒取

旨逮至午門命衛士各撻二十斤補外得湘潭縣

知縣時刑科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

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

道南源素錄

本卷之主

十

日進

其原職以慰人心以息物議

特旨改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南京諸司直堂守門隸

卒皆入月錢公謂既以直堂守門為名而收其月

錢以充私用是亦義所不當得者也縱上下相安

無有以為非者其於心安耶悉却不受其讞獄務

以抑豪強伸冤抑為主有御史縱子弟強取人財

物子女者刑部曲為隱蔽公卒駁之有強盜共掠

一婦而復轉賣與人刑可止以強奸坐為首一人

公必欲皆坐之卒從所駁公連居父母喪四年不



離苦塊食惟蔬果酒不入唇終喪以二親皆逝無  
為祿仕遂引疾丐休家居十年弘治改元以御史  
姜洪薦有

詔起用赴京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至則嚴  
教條以身倡率之宦家子弟未嘗假借凡經識拔  
皆一時名士弘治乙卯遂上疏乞致仕至丙辰再  
疏始得

允家居惟以著述為事撫巡藩臬及郡守嘗請修志  
如八閩通志延平郡志邵武郡志皆出公手筆云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三

事

並述

挾策滔滔藝焉為事獨於名理蚤所耽嗜翰林供奉

豈專文字誰生厲階曲學阿世席未及温三已三

仕經濟胸中多未展試何以見之閩中諸誌揚廉撰

蔡祭酒名清字介夫晉江人中成化丁酉鄉試

第一甲辰第進士授禮部主事三原王端

毅公為吏部尚書舉以為屬丁母憂服除

仍禮部乞南改南京吏部未幾乞終養尋

丁父憂服除特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督

學校尋引去繼起國子監祭酒朝命及門  
而介夫卒矣寔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三  
日卒年六十六號虛齋

温陵蔡介夫虛齋飭躬礪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  
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四儒為真派平生精力盡用之  
易四書蒙引之間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其於  
易深矣究性命之源通幽明之故四方學者宗師之  
曰虛齋說也守無變扶衰振落温陵造就可謂易學  
一時矣經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疏爽詩文別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三

事

出體格掖人心而繫名教卒澤於仁義道德粹如也

貞剛善晦而亦間取夫名者之忌在禮曹三原王端

毅公引入為吏曹竟復為禮曹乞南又乞告特起按

察副使督學江右宸庶人仇予因仇介夫介夫引而

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沒矣嗚

呼介夫之不為龜山非幸耶景尚遺德姚英之諸君

子為立祠葛石厓志貞為輯遺文梓之一時交與予

在也林俊撰虛齋文集序

平生所志惟在儒術舉業理學會粹為一蒙引之作



藩垣置筆辯如江河守則以訥朱之於呂嘗誅其  
沒酷類成公辭寡人吉閩學中與公多倡率揚聲

以上四先生事俱出理學名臣錄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二

終

道南源委錄卷之十二終

道南源委錄敘

鎮山先生之學本於超悟沉潜於江右師友之間  
蓋積累有年矣比拜

命我閩閩士欣躍相語曰是昔為尤溪婺源果於行  
文公之政教者縉紳故舊貽書戒子弟曰祇有勤  
學遵正教不可干以私也先生既至端範肅條士  
有定志舉足揚聲皆準繩矩度人皆知先生以聖  
學自期且以望二三子也曰洙泗嫡派在伊洛伊  
洛嫡派在閩也龜山先生載道而南開我閩學由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二

終

終

是而羅而李而朱閩之學大成矣士生其鄉可忘  
所自而不知學乎有進而言者曰歲在庚寅一所  
先生肇祀純公配以四子先生曰禮也以義起也  
集其緒論合為一書明所傳也前輩之猷遠矣敦  
不在茲乎曰學以聖人為歸而進步取諸近當自  
鄉先正始予為尤溪台約婺源皆文公之鄉也宦其  
鄉景行其人尋其學之源委也每以告諸生而未  
及夫八郡也今非吾里具乎蚤夜以思欲以世系圖  
譜之例以正其宗而俾備其派竊比於伊洛淵源之



撰乃不計歲月博訪窮搜細簡精擇由是詳其世  
定其統節取其言載其同門及門之士要皆所傳  
之一致而不詭於聖人之道者久之而道南源委  
之錄成矣天衢小子索居久日益荒陋不得與於  
校讎之役庚申之冬乃聞命于帥府獲領授讀閱  
徧而作曰茲不有以見先生篤道之心乎茲非閩  
學之光來學之幸乎不棘于旦夕而其功可謂勤  
不混夫本支而其統可謂正不遺夫幽眇而其仁  
可謂周不勞于繁漫而其義可謂嚴不漏夫顛末

道南源委錄

本錄

十

日

而條貫可謂全天下後世之人苟無志於學則已  
如有志於學安得不求統於閩求統於閩安能舍  
此以論世此必傳之書也先生自庚戌下車久不  
以藝較閩士曰閩士今日所少者非藝也養正廢  
講久矣盍使圯者脩絕者續生者有所考而相師  
死者不泯滅以爲憾乎二三先生不同時而作人  
同心也能無念乎肆予二三子相與從事於斯也  
能不惕然以省無虛此生乎能不奮然以勵圖所  
謂不朽乎能不循予之規繼予之志求無忝於

哲之緒無俾專美於前又從而容予之所教乎先  
生欲人一意以靜爲學今自體驗於身心性情之  
間致謹於言行樞機之始而印証乎傳授之法從  
容涵泳振作鼓舞若有所獲也而後廣之以聞見  
課之以脩辭文質競爽彬彬一時蓋其周旋提醒  
無時不用其心無處而非教也先生之所以望于  
二三子者可謂殷矣計今而後苟有興而登斯錄  
者皆先生至誠感動之一機將蕃衍昌熾以復海  
濱鄒魯之盛而先生得志以大行其道者有太史

道南源委錄

本錄

十一

日

門人相繼備書之矣而有誨于書院者將必有錄  
於此以詔後也先生曰吾欲二三子爲學不願徒  
爲彌文也吾願繼此而衷和錫類相因於弗匱庶  
不罪我而道可一也先生盛德大業固非小子所  
能窺其際而深仁厚澤不解於心休戚存沒各酬  
其願先生於閩之鄉賢存者沒者必皆精審以表  
之樹風聲也至於學官弟子亦不靳三致意懇懇  
然惟勵俗之急又提學道舊有學田稅令有司掌  
之毫釐不入私篋盡給散省下貧生生員林應期



立原高物故為之祭葬表墓士類莫不有父母之感正謂師保而父母者計今而後苟有興而登斯錄者謂非先生造就之子孫不可也流派不亦遠乎况洙泗伊洛之邦又皆先生方伯連師時所過化陶成其施普恩洽人頌家傳善政流風永永矣則所以斟酌乎大源者益深而流行于衆派者益遠矣豈特道南源委云爾哉且先生之相業又天下所注望指日者也策其偉才殊勲當必掀揭天地輔佐

道南源委錄

木敘

田

中興以振古之治也無惑矣而其素養之泊然者必謂於所性無加而其樂英才之育者當不改焉此謂百煉之本色孔顏之真樂堯舜君民皆分內子在川上之嘆如斯者也先生莞爾而笑曰達甫古之狂也言吾志亦近之矣蓋識于錄後庚申長至日門人晉江張天衢甫謹敘

道南源委錄敘

道之在天下也如日中天輝光遠映四出而旁及南也者固聖人之所面以聽天下者也聖人身斯道之統其化理之光被宜於所面之方尤為炤燭而焜顯果待儒者之傳始得與於斯乎哉任道之君不數弘道之臣亦不數非其交會之盛欲無遠之弗屆不可得已唐堯周文所謂道之宗者非耶史贊放勳至於海隅日出罔不率俾詩稱江漢汝墳漸濡乎穆穆之風丕顯而較著斯道之微於南

道南源委錄

木敘

五

戶

國如此豈獨二聖之德茂哉伯禹臯陶呂望宜生應聖人之昌期身承而心受之是以宣昭令德而施逮於無疆使非四臣為之都俞流輔其宣鬯乎休美者鮮克奉乎上而究之下曷以烜燿炳朗而窮乎照臨之所至嗚乎君臣之遇亦難矣龜山生宋之季世其所聞固不詭於四臣也而其所際則於四臣較相越矣彼其接程門之傳載之而南與諸賢哲問詰唯諾以講明乎心秘雖有契悟領畧之人未必恢廓而遠布即羅胡數公各建明於宣



和靖康間視乎躋見知之列以承休光蓋亦不能  
無憾斯道之在南也其果於無所待乎哉仰我  
皇上敬一建極陶成群生祖堯舜之安秉文王之純  
已不待夫聲色而儀刑適於四方薄海內外靡不  
賡緝周浹而一於德教由斯道之統推之未有盛  
於昭代也一時名公碩輔奉宣至意恍若周唐之  
廷謫謁以濟讓吾師朱夫子天挺其資仰授之識  
心涵乎道德之微動弗踰於性命之矩寔荷帝心  
之簡在以大行於樞軸而沛及寰宇蓋普天率土

道南源委錄

不敘

六

將席乎斯道之暉者炳如矣况閩之譽髦舊沐作  
育之化夫子之易其口耳之習啓之以不慮之知  
者已非一日宜不待稽儒先之空言始覺悟而感  
奮然而夫子追前開後之心尤弗能忘於昔出所  
次道南錄以嘉惠諸士豈不以居其鄉思其人則  
當求其學以稽其遺範之所存乎抑亦以得其學  
當益講其人以追其流源於不泯乎夫子之託於  
載籍以導其嚮往既班然可考而親承乎敬一之  
音以發揮於端揆者又若是其彰彰則由聖天子

所都之國及夫所面之方作其震曜而興其濯磨  
者當何如也計必有憺然於是錄之表者矣讀是  
錄而苟有憺然之心必將曰周程張朱得龜山而  
傳道之明也於宋足徵也禹臯宜望得吾夫子而  
彰道之行也其見於今日乎琦辱寵誨甚深而多  
自慙負敬以俟同門諸君子吏部觀政進士門人  
許天琦謹敘

道南源委錄

不敘

七



濟南源委錄者何錄宋儒載道而南源於伊洛而盛乎閩者也何以錄錄死者於前聞將以啓生者於後也千古之相傳者道千聖之相傳者心心不息道亦不息曷為而稽之前聞也曰讀其言則思得其心繇其道則思見其人情之常也夫錄亦信其心如見其人也古之作者皇羲黃帝堯舜周文孔其至也錄之作舍六經遺六聖而樹表於宋儒其故何也曰錄以閩作也古之名書者或以世或以地或以人此何以道南稱颺知言也昔者楊龜

道南源委錄

本序

山北學於伊洛比辭歸先生知其能以爲吾道南也歸於閩果能以閩人學先生之道終於宋世世稱知言然則雖名以道南而廣平諸先生樂之矣然則附

明作者四人何從而覈之也曰覈之楊劍江名臣錄也楊龜山游廣平羅豫章李延平朱晦翁此五人並能發揮乎師說儀刑乎宇宙而胡文定春秋傳蔡文節律呂新書黃文肅儀禮經傳通解蔡節齋易訓九峯書傳洪範皇極真西山大學衍義胡明

仲熊勿軒史論胡五峯知言輝煌炳耀雖百世未泯也而錄固減損其文詞何也曰善學易者羲畫爲傳心不善讀春秋者三傳爲矣辭吾懼其逐於辭而遠於心也司馬遷文人也紀孔子於世家而敘七十子於列傳雖六經論語之文固不盡載也於乎吾懼其逐於詞而遠於心也堯而上其相授受者心也默而識之不言而信下此則入於言矣然君臣師友之間其相授受者語以心也心得而羲黃堯舜文孔之道在我矣不得則語言皆迹也

道南源委錄

本序

故孔子曰予欲無言凡欲求諸心也夫錄亦欲求之心焉爾矣孟子不云乎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又曰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噫爾多士其亦當知 鎮山先生斯錄教人之意若此乎

嘉靖癸丑六月甲戌莆田縣儒學教諭王翥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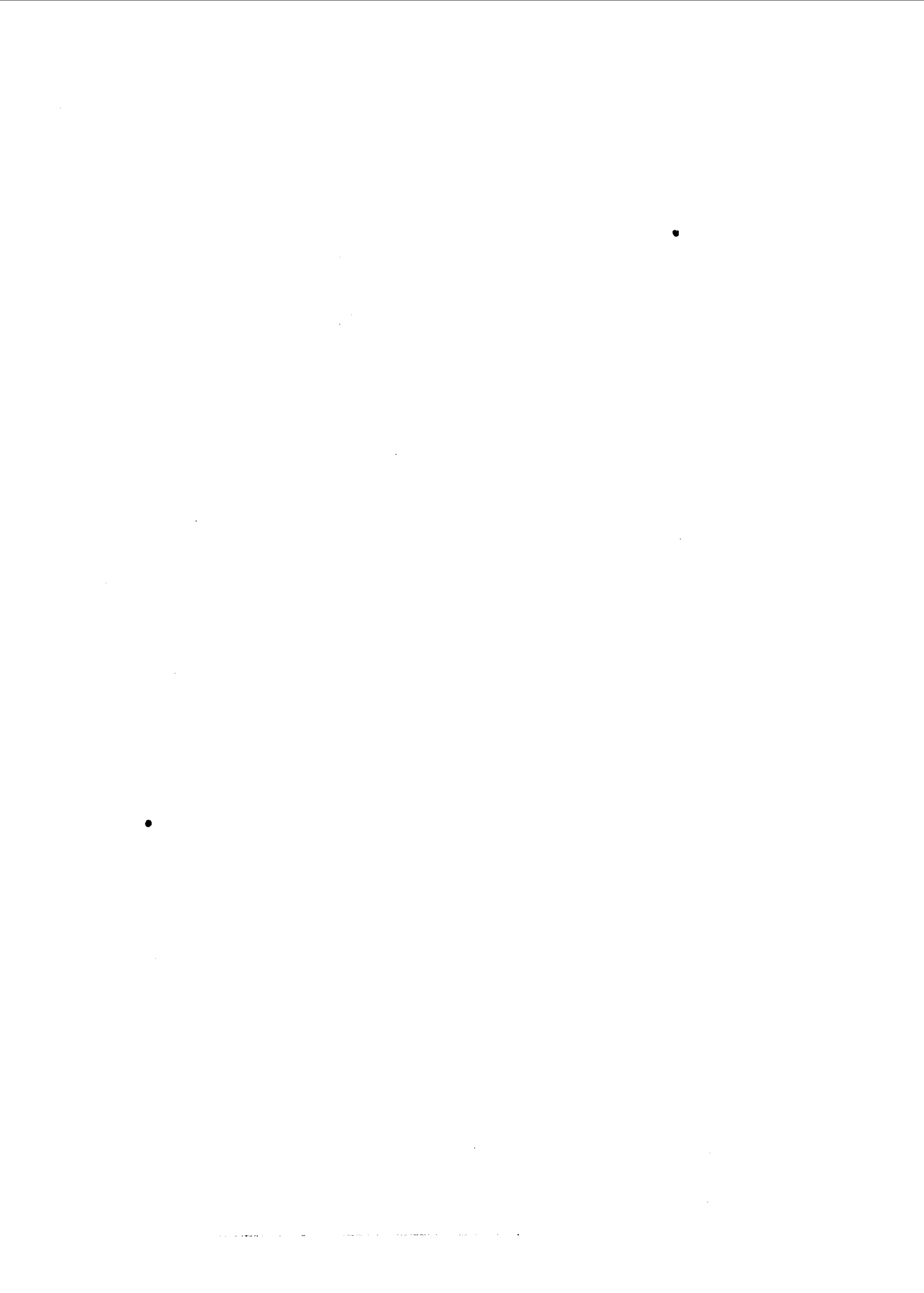


閩故南陬也入唐時雖有老友文章登龍虎榜如  
 晉江歐陽詹者為乾昌時愛重嗣是而後科第  
 輩出篤行織學代亦有見史志皆不悉書求其登  
 堂入室與聞道統者蓋鮮矣迨有宋楊龜山氏始  
 泝源伊洛載道而南豫章延平承之至于朱子蒐  
 括前賢陶鑄來匠鏘鏘然集大成矣其間砥志研  
 真之倫或受業於當年或私淑於古代究厥指歸  
 雖未得其宗統要之不謬於聖人之軌信海濱之  
 鄒魯也已伊洛已有錄獨闕中獨為我鎮山朱子  
 子江右先覺海儒宗以立已在學於八閩  
 尋其正統之由來及其由成也適言成全  
 名之為道南源委錄二語是錄之作豈徒徵一木  
 之文獻哉四海之遐六合之入千古之上萬世之  
 下理原會於齊致奧妙弘之至人故龜山南而道  
 遂與之俱南况南方位離于今文明之氣蒸蔚為  
 中州冠觀斯錄者龍浴委以尋源師而踐迹有  
 不諸儒其人也邪八道皆之泰岱也而鎮山夫子  
 為書之心慰矣雖然登泰岱者循崖而躡其巔則

道南源委錄 識 叙

無不升矣景公先哲者因而致乎遠  
 矣如遠有所章可也存也為其  
 以坊言諸多志此有儒學明導陳







廉吏傳序

聞夫大道無名至德不稱  
廉者道之一隅非通士所  
貴賢聖所尊異也伯夷林  
齊求仁得仁非以立名阿  
衡之魚未聞畸行然西山

序一

高采薇之風一介堅不取之  
節高以下基道繇本立廉  
願立懦任重道遠非廉其  
孰能植之士捐廉鮮恥苟  
且富貴而能立身天地者未  
之嘗聞故孔子曰不得中行

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狷者有  
所不為不屑不索也惟澡  
身履潔而後可以入磨涅  
完堅白小以立身大以匡世  
故廉貴焉然士不貪猶女  
不淫窮居闕觀點染未及

序二

一旦擔爵食祿備冠紳之列  
不慮膏潤之地見欲則覓見  
利則昏乃遷素毀質與汨  
俱沒內濁志意外溷鄙俗甚  
者熒惑主心浚削黥首流  
穢扇毒貽宗社之禍遺臭



千載于是獨醒獨清之人  
砥行于禮義廉恥而棲志  
于澹泊凝靜皎然塵埃之表  
澄汰末流網紀人世故尚論  
者獨繩督于人吏而表著其  
廉所以揚清風懲敗類使

序三

夷踞系途治亂激象涇渭  
畫然為世勸戒此廉吏傳  
之所以作也故曰舉世混濁清  
士乃見三代以前道德沕穆  
氣醇風粹功利無競貧富  
不相耀世無貪廉之目降

及春秋列國卿大夫載位食  
粟漸於富侈夷而戰國從  
橫之代人鶩壑斷廉恥道  
喪以及漢晉唐宋以來皆  
乘濁世之末流與于事會  
各有標尚士生其間與俗俱

序四

靡如飄風之弱羽洪流之蕪  
草而鴻功亮節之臣皎之獨  
行敦尚風烈顯榮不以官爵  
困苦不以饑寒于是吏以廉  
特聞其人可得而稱焉然廉  
不同種各有其予不同略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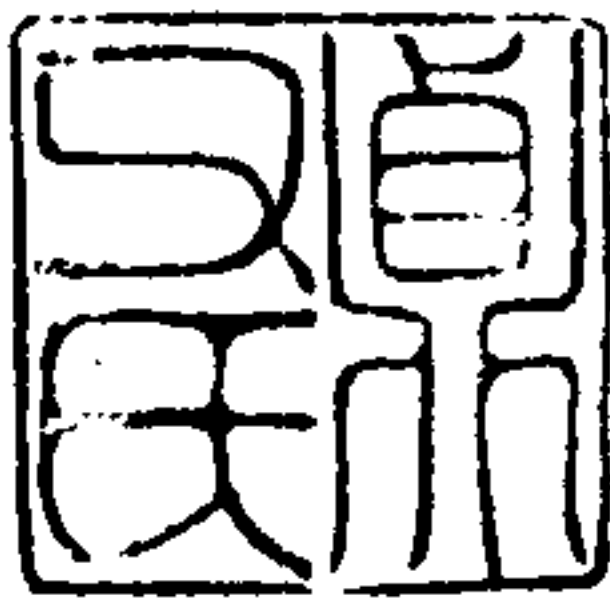


這樹又不同量各有廣狹余  
乃蒐集正史考其行事核  
其情性究其歸宿列為上  
中下三等各著于篇其少  
熹大害似廉真靈為世教  
戮辱者附見之即有鉅公

序

高賢史不兼載行無實紀  
不敢湯錄俟後之君子討  
論而嗣廣焉  
萬曆乙卯春三月武林黃

汝亨



廉吏傳序

金石錄漢延熹三年碑載優孟  
叔敖事併其歌比馬遷所紀較  
詳歌曰貪吏而不可為而可為  
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反復其  
意要之主於忿世嫉邪則已達

廉吏傳序

哀怨之辭矣顧余謂貪廉岐路  
判若列眉貞夫慕義何處不勉  
焉而控揣於可為不可為之間  
將遷就以便其私者不無濡心  
羶行而斤斤潔廉者反為貪夫  
所擲揄豈礪世旨哉夫緇不可



復皓磷不可復完士一置身混濁之塗鮮有能自砥樹者迺知宣德達教博化篤俗靡不始於廉孔子論士列爲三品而以行已有恥先之意可知已君子居平而驕語高節哆口於廉詎不

廉吏傳序

二

易易一涉羶途貨賄充溢遂不憚染指其間辟之素絲改色美器一擲適以蒙汙而自點缺耳究且上負公家而下漁百姓有恥之謂何徒竊然以肥潤自喜即優孟猶然譎刺而曾得覲

顏廁於孔子論士之林乎後之志士慨攘攫之相仍追貞心之未黷而津然曰古之人古之人此廉吏傳所爲作也廉吏傳者宋蜀郡費樞所編集東萊辛次膺叙而傳於世自春秋訖五

廉吏傳序

三

季凡百十有二人舊僅有寫本人不多見頃吾友黃工部貞甫得於吳之矩氏喜其旌廉醒貪足垂世訓更按十九史增入百三十三人載及宋元續傳廉吏六十四人通共三百九人勒爲



成書復自出銓署標爲上中下  
三則廉而有用於天下國家者  
爲上義不苟祿仁不遺親者次  
之節凜嘖蹴義形簞豆者又次  
之而諸若廉而詐者酷者殘者  
陋者忍者奸者賊者目之曰廉

廉吏傳序

四

蠹附存焉噫此書也行高劬足  
以振玄風貞特可以起頽俗後  
有作者莫不仰軌躅以思詠憲  
風規而作則斯固末俗之鍼砭  
而吾徒之型範也詎可忽諸嗟  
乎一廉非足以羅百行而一不

廉足以點缺百行夫一不廉誠足  
以點缺百行則廉之重也乃云  
可爲而不可爲殆未免有市之  
心矣雖然工部之傳廉吏也者  
尤有進於傳廉吏也者其自序  
云大道無名至德不稱廉者道

廉吏傳序

五

之一隅非通士所貴賢聖所尊  
異也余固知工部纂述之意當  
必不第賓之焉而蘄以堅白鳴  
萬曆乙卯春瑯琊焦竑弱侯著





廉吏傳序

今天子之初歲所為廣厲吏治  
激揚廉風者則固犁然矣是時柄  
國者如魏相而上之綜核類宣  
帝即無不象指則徼者願未知于  
今何若也廉士易也廉吏難也士

廉吏傳序

局一隅之守而吏馳百遂之途也  
士仰拾俯取其與幾何吏上觀下  
獲而所之殫矣士苟抱咫尺之義  
以託之乎安往不貧賤是亦足矣  
其所留於造物也吏而坊表自飾  
一介不取斯損上益下之道焉以

留於衆庶百姓也士高獨行或變  
立園之賁吏厲清風則熙熙治  
平之象故辨論官方舍廉奚以為  
故周官六計以一廉救群吏也夫  
苟自為士時不廉矣吏於何存吾  
未知世之流失救壞者何似以今

廉吏傳序

二

之吏道知之而重為咨嗟歎息也  
夫處士純盜虛聲吏務緣飾為奸  
欺而百姓之疾痛愁怨可知已茲  
廉吏傳之所以行也貞父其亦有  
心隱者乎薛文清氏稱廉有三見  
理明而不妄取者上也願名義廉



耻而不苟取者次也畏法律愛官爵而不敢取者又其次也此亦得其情矣而未究其流廉於道為畸至於名為偏美澹泊寡欲之所安亦憤狷伎求之所託故上者忘之中者持之下者盜焉廉則節而

廉吏傳序

三

不中則苦廉則矜而負則戾有或誕子以自異或刻核而寡息或弔譎飾詐以要所欲冀而與於不廉之甚者故曰廉而不剝義也小廉大廉之賊也奚取其為聲音笑貌以矯世誣俗而小之亂德大之

廉吏傳序

亂世茲傳取節意也而所裒列甚較著廉之風以彰廉之義以明其為裨益厲世摩鈍之術祖於春秋埒于功令豈曰淺鮮乎哉舉世悠悠以奉天子恭默聞聲之理貞父為令為即德業伊始著述富

廉吏傳序

四

有獨先傳此以善世也從此吏治蒸蒸盛於曩者綜核時則貞父之功已

東海年弟高出題



新都汪汝謙書



三九七



舊序

史有傳尚矣。顯筆削者，善惡必書，褒貶之旨存焉。况夫體真履規，心不外顧，勵一世於誠，且約至於飯醬菜資紙糊，斥貪泉之飲，懷冰壺之操，良玉之不瑕，狐白之不緇，期以輔化成俗，使後人知所慕。鄉誠所謂舉實廉而天下治，尤不可無紀也。學者研意往謀夷考，昔人之行事，見其清，恐人知窮有所不為，撫竒取穎，哀輯類次，連編溢簡，代不乏人。

廉吏傳

舊序

慨然遠想，如見生面，而聆其音，吐思與之方駕並。焉瞻前在後，步趨之不殊。此蜀人費君樞廉吏傳所為作也。斷自列國，訖於五季，精加汰擇，所得僅百數，係之以評論，揚權務中其實，不諛不隱，非內者於心，無少疵類者，敢為之乎。費以藝學中高第，後舉不之識，悉其名，不虛舊矣。友人余君邦式，得是傳以示僕，曰：人之所未見也。比屬閩令張君生許，為鋟板，貽見聞，願以序為請。僕辭曰：忝一官幾

四紀，雖不以賕挂譴戾，至却暮夜之金，瘞後圖之。鹿間有所不免於廉實歟。焉文且不工，蓋求諸聞人，請屢益堅，余頃攝邑金華，僕領郡寄稔，聞其廉稱，今復與張聯王事於三山，佳士也。然則費之書，余之志尚，張之樂善，咸可述也。勉陳其大槩，或自託於不朽云。東萊辛次膺序。

附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政和二年進士，累官

湖南提刑。時金好成，赦書至衡陽，次膺上書

廉吏傳

舊序

極論其詐，不報。金陷三京，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閱十六年，貧益甚，未嘗毫髮求於人。檜死，累遷同知樞密院，拜參知政事，不欲與湯思退同朝。力奏求免。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九。為人孝友。清介立朝，譽謗仕宦五十年，無毫髮掛吏議。為政貴清靜，先德化，人稱其不煩。善屬文，工於詩。



史臣曰、次膺力排群邪、無負言責、涖政不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譽諤益著、南渡直言之臣、宜爲首稱焉。

廉吏傳

舊序

三

廉吏傳

論上

孔子稱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謂士行已有恥矣。必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皇王之畧。非小廉曲士所克堪也。夫神龍興雲而潤萬物。騏驎追風而駕千里。魏無知有言。雖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成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固智巧取容當世之談。然天實生材。以爲世用。潔已匡元。得一百九人。

廉吏傳

論

論中

蓋清白貞素。有道者所貴重。然旣已食人之食。乘人之馬矣。而不足効一官。濟一物。抱咫尺之義。而妻子有饑寒之色。鄉里無緩急之誼。疏冷骨肉。以爲名高。仁者不爲也。原憲辭九百。孔子止之。曰。以與爾隣里鄉黨乎。子貢曰。上之次。曰。宗族稱孝焉。



河黨稱弟焉。固知義不苟祿。仁不遺親。賢者知所處矣。清冷之淵。輸于江海。陵阜之峻。方于岱嶽。斯亦德勝才者之所効乎。作廉吏論中。自列國訖宋元。得一百三十七人。

論下

孟氏有言。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有道者衷焉。然節凜於嘑蹴。義形於簞豆。性有所受。不可得而強也。士側身修行。踴躍官下。上之不能開

廉吏傳

論

物成務。補益當世。次亦寡族里交游之誼。生無以贍。死無以斂。近苦矣。要之井谷之鮒。泉壤之蚓。於天地間。少所取與。物無害。儼然孤行。其意其視。奔趨聲利之場。浸潤膏脂之澤。谿壑填欲。冠幘劫人。不猶芳蘭之於腐草。旃檀之於糞土乎哉。孔子曰。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作廉吏論下。自列國訖宋元。得六十三人。

凡例

一廉吏傳抄本予初得之吳之矩齋中。蓋宋成都人費樞所編集。東萊辛次膺爲序。舊傳斷自春秋。列國訖于五季。共一百一十二人。今搜閱正史。添入百三十三人。宋元廉吏舊俱無傳。以編者宋人也。今考宋元史續傳六十四人。通共傳三百九人。又舊傳中叙事畧略者。不見本人品格。稍稍銓補。

廉吏傳

凡例

一叙傳依各代編年爲次。其上者於某傳首題。一上字次者題一。中字又次者題一。下字分見各代中。其似廉詐廉爲廉蠹者。別傳附。一舊傳無上中下三等之別。今據愚見。做孔子中行狂狷品士之目。僭爲次第。中有掛漏及評隲未盡。當俟後之君子折衷焉。一傳名廉吏。古來皇王之佐。如伊周道德之儒。如孔孟。凡歷代名臣名賢傑出。千古而不以



廉事紀者全史具在不槩入

一傳中關廉者實事用○善政奇功卓行異事

用○文學言語光景用、各標置旁用小點

讀句覽者詳之

一每傳尾總評數語如一傳之目絕無高論間

有所闡發以質閱覽高識者

一傳俱從廿一史考其行事諸先世子孫及立

朝本末採擇大段有關係者餘詳本傳不復

廉吏傳

凡例

繁綴其出太平御覽諸書未敢漫入恐正史

不載非實錄耳

一是編做舊增新亦費歲年其參訂互校則山

人秦舜友宋雲卿吳之鵬門人馬元調並營

心目而翻閱鉅梓則門人吳敬與有勲焉

廉吏傳目錄

列國

季叔行父 鬪穀於菟 百里奚

孫叔敖 樂喜 羊舌肸

公孫僑 晏嬰 公儀休

春秋列國卿大夫功利相誇寵賂滋章亂臣賊  
子接跡於時士飭簞簋敦名行者實罕其儔九  
人而已

廉吏傳

目錄 列國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列國

上季孫行父

季孫行父，謚文子，魯季友之孫也。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文子使司寇出諸境。公問其故，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併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

廉吏傳

列國 季孫行父

是以去之。文子為相，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佗曰：「子為魯上卿，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糲而衣惡者，猶多矣。吾不敢以人之父兄食糲衣惡而我美妾與馬。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其父孟獻子，獻子因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稷。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

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文子之卒也，大夫入斂，襄公在位，宰庀家器為備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其忠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相三君無私積

廉吏傳

列國 季孫行父

二



上鬪穀於菟

鬪穀於菟字子文楚人也爲令尹四十年縉布之  
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  
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  
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所  
以庇民也民方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  
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逃死

廉吏傳

列國

三

上百里奚

百里奚號五羖大夫其初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  
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食牛期  
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  
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  
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  
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欬關請見其爲相也勞  
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中國不從車乘不操干戈

廉吏傳

列國

百里奚

四

其功如此之大而自將如此之嗇以故名藏於府  
庫德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  
不歌譁春者不相杵

食牛爲相堅忍立功名之士豈後身謀



孫叔敖

孫叔敖一名蒧獵艾楚人也莊王九年蒧賈見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為令尹十年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害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為令尹吏民皆賀有老父衣麤衣冠白冠最後來弔叔敖曰王不以臣不肖使相楚國國人盡賀子獨弔之豈有說乎老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弔也叔敖曰敬受命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

無欲一  
性  
大臣  
之無欲  
不心少  
利  
貨利  
凡  
名  
義  
義  
國  
以

康史傳

列國 孫叔敖

五

康史傳

列國 孫叔敖

六

以堪之矣其在楚三得相而不喜三失相而不悔曰吾以為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也吾為得失之非我也無悔而已矣何以過人哉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利地者眾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禱可長有者惟此叔敖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

三得相不喜三失相不悔非止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也有忍力者○其子不受利地善後也○虞丘子真知已曰秀羸無欲



〔中〕樂喜

樂喜字子罕，平公時為司城。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敢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不貪為寶。

廉吏傳

列國 樂喜

七

〔上〕羊舌肸

羊舌肸，字叔向，平公成虎祁宮，諸侯皆有二心。及昭公立，叔向乃召會治兵於邾南。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次於衛地。叔向求貨於衛，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叔向受羹，反錦。曰：「晉其有羊舌肸者，饋貨無厭，亦將及矣。」

受羹反錦，以善服人。

廉吏傳

列國 羊舌肸

八



上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產，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惠人也。」而廉辭邑而受其三，此謂有禮。

燕吏傳

列國 公孫僑

九

上晏嬰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為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語不及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即衡命。崔杼弑莊公，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既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慶氏已亡，公與晏子鄰，殿其鄰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鄰，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鄰，殿非惡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變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節儉力行重於齊，以立公顯，○不受邑。

燕吏傳

列國 晏嬰

十



上公儀休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豐其貨乎、

廉吏傳 公儀休

一十

受大者不取小、拔葵燔機、百官自正、賢相也。

廉吏傳

西漢

田叔

趙禹

李廣

王吉

尹翁歸

蓋寬饒

黃霸

何並

嚴彭祖

朱邑

貢禹

鄭崇

羊茂

漢興、斲雕為樸、風氣椎直、高帝誘以尊顯、重事

廉吏傳

目錄 西漢

一

功豐祿入、清修孤潔之行、略而不論、僅得十三人。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西漢

上田叔

田叔，陘城人。廉直有節氣。為趙王張敖郎中。會趙午貫高謀弑上事發覺，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王事白，乃進言叔等十人高

廉吏傳

西漢 田叔

一

帝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為郡守。相而叔為漢中守，歷十餘年。文帝初立，召見以為長者。後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袁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請勿竟。梁王上大賢之，以為魯相。叔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在

位數年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

田叔燒梁獄善處人母子骨肉之間，又善則歸主，非但廉直有仁術矣。

廉吏傳

西漢 田叔

二



趙禹

趙禹，潯人也。以佐吏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倨，為史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

廉吏傳

西漢趙禹

三

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為廷尉。後以老徙為燕相，有罪免歸。後十餘歲，以壽終於家。

廉矣。又稱文深，稱倨近申韓家。

中李廣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為秦將。廣世世受射，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多殺故不侯，與士卒共故保其身。

廉吏傳

西漢李廣

四



吉

吉字子陽琅邪阜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後舉賢良為昌邑中尉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一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為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子駿駿子崇以父任歷位為大司空自吉至崇世

廉吏傳

西漢王吉

五

名清廉然財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衣車鮮明不畜餘財而面不飾名今之敝車羸馬以為名者

○取棗去婦

上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後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守行縣至平陽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後舉廉為緱

廉吏傳

西漢尹翁歸

六

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天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有惠政又溫良謙退



中蓋寬饒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為太中大夫。

廉吏傳

西漢

蓋寬饒

七

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公卿貴戚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嚮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言所聞多矣，唯謹慎為得久。」

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

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乃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徒步自戍北邊，公廉如此，時上方任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官，寬饒奏封事，上以寬饒怨謗，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讀此稜稜有生氣，然以剛取禍。列卿而沐猴

廉吏傳

西漢

蓋寬饒

八

舞者醜死



上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少學律令、喜為吏、以待詔入錢賞官、罪免、復入穀補左馮翊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是時俗吏尚嚴酷、而霸獨用寬和、為名、宣帝即位、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守丞相長史、坐不舉劾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皆下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

廉吏傳

西漢黃霸

九

書積三歲、乃出、累遷潁川太守、時帝垂意於治、數下詔書、吏不奉官、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米鹽靡密、勿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吏、出不敢舍郵亭、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

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凡治道去其泰甚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伯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神雀數集、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廉吏傳

西漢黃霸

秩中二千石、數月、徵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年、代丙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為相、功名損於治郡、時為相五年、薨、謚曰定侯、寬和廉靖、霸本色也、為相詎一寬廉能辦、○用許丞廉聾老不廢此法於末世、劇地不宐効



中何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並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後遷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為小椁，置容下棺，恢如父言。」

廉吏傳

西漢 何並

妻子不至官舍不受賻立名之士

中嚴彭祖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賈孟，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竟以太傅官終。

廉吏傳

西漢 嚴彭祖

十三

明經脩行甘處卑位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後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為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祭焉。

廉吏傳

西漢 朱邑

十三

上 貢禹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繁行著聞，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為諫大夫。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上用禹言，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上書乞骸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故親近生，詞甚懇切，後月餘，以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武帝時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寔廉。而天下治矣。天子下其議，又令民產子

廉吏傳

西漢 貢禹

十四



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爲御史大夫數月卒

去官身廉也有賊者行誅舉實廉而天下治以廉治世

廉吏傳

西漢 貢禹

十五

中 鄭崇

鄭崇字子游高密人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哀帝時大司馬高武侯傳喜薦崇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上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商崇爲諫傳太后大怒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廉吏傳

西漢 鄭崇

十六

臣心如水



下羊茂 續漢書

羊茂字季寶，豫章人。為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但具鹽豉。

廉吏傳

南漢 羊茂

十七

廉吏傳目錄

東漢

祭遵

祭彤

宋弘

伏湛

宣秉

王良

郭伋

郭丹

杜詩

孔奮

張堪

董宣

第五倫

鍾離意

范遷

吳良

韋彪

趙孝

廉吏傳

目錄 續漢

廉范

鄭均

李恂

黃香

楊震

袁彭

吳祐

朱穆

崔寔

張奐

劉寵

楊秉

孟嘗

范冉

羊陟

賈琮

羊續

東漢嗣興懲莽之濁亂崇尚節義

倡清標標榜激射之風相礪而成廉者得三



五人一倍西漢

廉吏傳

目錄 東漢

二

廉吏傳 東漢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東漢

上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喪母負土起墳。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貴以爲刺姦將軍，尋拜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南擊蠻中賊，破之。時潁郡太守張豐反，與彭寵連兵，遵與諸將引兵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玄執豐降，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大破之。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耿弇等伐公孫述，遵爲前行，隗囂使王元拒壠，抵遵，敎破囂及公孫述，遣兵救囂。耿弇等悉奔還，遵獨出不郟。九年春卒於軍，遵爲人廉約。

廉吏傳

東漢 祭遵

一



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  
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恤  
之尤甚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博士  
范升上疏曰竊見祭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  
漁陽西拒壘蜀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  
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同產兄午  
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  
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

廉吏傳

東漢祭遵

二

洛陽間以家事終無所言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  
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  
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帝乃下升章以示公  
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謚曰成侯後  
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  
乎其見思如此

廉而功武而文

中祭彤

祭彤字次孫遵從弟也早孤以孝見稱遇天下亂  
野無烟火而獨在冢側賊過見其尚幼皆奇而哀  
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為黃門侍郎及遵卒無子  
帝追傷之以彤為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彤有權略  
視事五歲縣無盜璽書勉勵增秩一等建武十七  
年拜遼東太守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鮮卑萬  
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逆擊之自陷陳虜大奔

廉吏傳

東漢祭彤

三

投水死者過半自是鮮卑不敢闕塞彤以匈奴鮮  
卑及赤山烏桓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乃使招鮮卑  
示以財利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效彤  
曰審欲立功當擊匈奴斬送頭首乃可信耳偏何  
等即擊匈奴斬首二千餘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  
攻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為太僕彤在遼東三  
十年衣無兼副顯宗嘉其功又美彤清約賜錢百



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嘆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我之禦侮也、十六年、使彤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而死、臨終、謂其

廉吏傳

東漢 祭彤

四

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具陳遺言、帝大驚、嗟嘆良久焉、

祭氏何能廉也、以無功歐血死、何忿也、

上宋弘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哀平間、作侍中、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佯死、獲免、光武卽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

廉吏傳

東漢 宋弘

五

見危授命、富貴不能淫、此是真廉、



伏湛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成帝時以父任為博士弟子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其食麤糲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

康史傳

東漢 伏湛

六

歲饑自甘麤糲全活一境人

王宣秉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有逆亂萌遂隱深山州郡連召稱疾不仕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常服布被疏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帷帳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儋石之儲六年卒於官

廉史傳

東漢 宣秉

十一

大節凜凜亦復有用



中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莽時，稱疾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後代宣秉為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

廉吏傳

東漢 王良

八

拜歎息而還，聞者嘉之。後以病卒於家。

以司直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此真難能。

上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王莽時為并州牧，更始新立，徵拜左馮翊。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尚書令。數納忠諫。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繆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後賴川盜

廉吏傳

東漢 郭伋

九

起，徵拜潁川太守。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請降。悉遣歸農。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十一年，調并州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



後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  
後為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二十二  
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  
家後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  
十六

納諫盡忠銷盜遏虜乃信孚童兒德至矣

廉吏傳

東漢郭丹

十一

中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  
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  
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  
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  
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  
始二年三公舉丹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  
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

廉吏傳

東漢郭丹

十一

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丹獨為更始發喪衰  
經盡哀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閒行涉歷險阻  
求謁更始更始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十三年大司  
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  
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徒在  
朝廉直公正明年坐考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  
卒於家年八十七後顯宗因朝會問群臣郭丹家  
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



妻不衣帛丹出典州郡入為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志高車出關疑一世味人而避莽徵為更始發喪是有識人

廉吏傳

東漢 郭丹

十一

廉吏傳 東漢

中杜詩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歷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奉職無效乃

廉吏傳

東漢 杜詩

十一

上書願退大郡受小職帝惜其能遂不許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為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杜母



上孔奮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五年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羗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

廉吏傳

東漢孔奮

十四

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操為眾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潔然奮甘辛耳奮既為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帝迎於大門隴蜀既平河西太守令威被徵召財以迎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衣露宿姑臧吏民及羗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

都郡丞時隴西賊夜攻府舍執奮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窮力討之遂禽滅賊黨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為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為清平以病去官守約鄉閭卒於家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致孝竭忠處膏不潤矜然塵埃之表

廉吏傳

東漢孔奮

十五



上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堪早孤讓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欵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漢從之及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拜漁陽太守擊破匈奴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

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讓餘財數百萬棄十世之富靜邦富民而身乘折轅車

廉吏傳

東漢 張堪



董宣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

廉吏傳

東漢

董宣

十八

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持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意旨，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

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宣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為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目殺人，囚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

廉吏傳

東漢

董宣

十九

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有大麥數斛。敝



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爲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爲郎中。

彊項不避權貴，此是正氣殺人如屠兒可乎？然公孫丹令子殺行道人三十人，操兵呼號蒼頭，白日殺人，皆宜殺者也。

廉吏傳

東漢 董宣

二十

中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數年，鮮于褒薦之京兆尹閭典，召爲主簿，時長安

廉吏傳

東漢 第五倫

二十一

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帝問以政事，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爨，受奉裁畱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



而不以薦禍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獨急案之，遂斷絕不祀，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宕渠令，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昧抑絕，文職脩理，所舉吏多廉吏傳

廉吏傳

東漢 第五倫

二十二

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肅宗立，代牟融為司徒，數上疏言外戚事。倫奉公盡節，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史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真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或問倫曰：「公有私乎？」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倫以老病連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

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祕器衣衾錢布焉。

兩為令，俱清惠，至身自斬芻妻，執爨異矣。○多奇行

廉吏傳

東漢 第五倫

二十三



上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於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闕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府，後除瑕丘令。二十五年，遷堂邑令，至多異政。顯宗即位，徵為

廉吏傳

東漢 鍾離意

二十四

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門，惡其名也。此臧之實，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平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多所諫諍，出為魯相，視事五年，以愛利為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詔嗟嘆，賜錢二十萬。先清內不拜賜。

中范遷

范遷字子虛，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公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畜財求利，何以示後代？郭丹為司徒，在位四年，薨家無儋石焉。

安邊智也，推田與兄子義也。

廉吏傳

東漢 范遷

二十五



中吳良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諛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門下掾佞諛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情窳自無袴寧足為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斂容而止曰此生言是賜良鰓魚百枚轉良為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

廉吏傳

東漢吳良

二十六

署為西曹上疏薦良曰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敢乘愚瞽犯日嚴禁顯宗以良為議郎永平中論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左轉即丘長後遷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微時塔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氣岸○不肯謁方為無袴語生色

中韋彪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召拜謁者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為左中郎將長樂衛尉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

廉吏傳

東漢韋彪

二十七

二千石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還拜大鴻臚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



篇號曰韋卿子

樂道著書陳政術依于寬厚

廉吏傳

東漢 韋彪

二十八

廉吏傳 東漢

下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灑掃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不如孝肥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顯宗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長樂衛尉又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於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為郎為郎矣白衣步擔

廉吏傳

東漢 趙孝

二十九

四三一



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其祖父丹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京兆隴西廉吏傳

東漢廉范 三十一

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替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親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

廉吏傳

東漢廉范

三十一

再遷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



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  
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  
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  
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  
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坐免歸鄉  
里。

拖父棺幾溺，斂師喪車孝義之極。至行權脫鄧  
融而終不言真古節俠之士，又智勇又德政，幾

廉吏傳

東漢 廉范

三十二

乎完人矣

中鄭均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  
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脫身爲傭。歲餘得錢，  
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  
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  
禮敦至，常稱疾不應州郡。召六年，公車特徵，再遷  
尚書，數納忠言，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元和  
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束脩安  
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  
不怠，其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  
茲異行。明年，帝東巡，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  
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廉化其兄是稱弟悌

廉吏傳

東漢 鄭均

三十三



李恂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初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阿，為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

廉吏傳

東漢 李恂

三十四

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清夷，威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為所執，獲羗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時茂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

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不附竇憲織席拾橡，清尚可挹。

廉吏傳

東漢

李恂

三十五



上黃香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闕帝聞善之未

廉吏傳

東漢黃香

三十六

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守辭不拜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敬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愛公如家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歲收穀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奉祿及所

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于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

孝謹勤敏有幹用人

廉吏傳

東漢黃香

三十七



上揚震

揚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常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乃始仕州郡。歷位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故人知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故人知也。」

廉吏傳

東漢 揚震

三九

知子知何謂無知密媿而出後轉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震上疏極諫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數上書斥言變作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會太皇太后崩震遂共譖震怨懟且鄧氏故吏有

志恨之心策收震太尉印綬尋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醢而卒時年七十餘歲餘順帝即位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先

廉吏傳

東漢 揚震

三九

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雷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枉詔遣太守丞以中牢具祠於是時人立石為象於其墓所四知可質鬼神是千古矣飲醢而卒是烈腸木聞道也



下袁彭

袁彭字伯楚汝南汝陽人也少傳父京孟氏易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簞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卒蒙顯贈當時皆嗟嘆之

廉吏傳

東漢 袁彭

四十一

上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儋石而不受贍

廉吏傳

東漢 吳祐

四十一

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趨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真後亦舉孝廉有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穆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圍常



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

廉吏傳

東漢 吳祐

四十二

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忿，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自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

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為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廉吏傳

東漢 吳祐

四十三

少負遠識，長立高節。處母丘長是仁術，斥馬融是義氣。嗟乎融媿死矣，為經術人師之玷。



中朱穆

穆字公叔，南陽宛人也。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群起，州郡不能禁。大將軍梁冀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卽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勢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

廉吏傳

東漢 朱穆

四十四

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又薦种嵩、樂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以穆言為應，舉高第為侍御史。穆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梁冀驕暴不悛，穆以故吏懼其舉積，招禍連奏記諫。冀終不悟。永興元年，冀州盜賊群起，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

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宦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瑱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冤，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家居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

廉吏傳

東漢 朱穆

四十五

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諫。帝怒不應，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哀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記嘲凡二十篇。

清剛之人，崇厚論非其本色，憤懣發疽，氣勝者也。然深嫉宦官，卒以憤死，案趙忠罪至剖棺陳



屍雖似過激今時安得此等人至辱駙馬都尉  
曳中丞擊御史而不能問悲夫禍有不可言者  
矣

廉吏傳

東漢 朱穆

四十一

上崔寔

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  
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  
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  
策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  
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  
坐側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  
司農羊傳少府何豹上書薦寔召拜議郎遷大將

廉吏傳

東漢 崔寔

四十二

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為五原太  
守五原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  
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為作紡  
績織維練緼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  
虜連入雲中朔方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  
以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  
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司  
空黃瓊薦寔威武謀略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



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歛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

廉吏傳

頁渡 崔寔

四下

有至行有略、又有經術文采、生死貧薄是第一流、

上張奐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卽勒兵而出、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匈奴、

廉吏傳

東漢張奐

四下

奴破之、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銀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



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皇甫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年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遷度遼將軍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遂招結南匈奴烏桓寇掠緣邊九郡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

康吏傳

東漢張奐

五十一

遼烏桓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羗先零寇關中冬羗岸尾摩幣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始爲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

時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明年上疏訟竇武陳蕃冤黃門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奐太常尋下詔切責之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奐少立志

康吏傳

東漢張奐

五十二

節嘗言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勲名董卓慕之遣緘百匹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薄葬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

然明靖邊安民勲名無兩皆生於廉至匈奴烟灰枯穢與弟子講誦自若非大略素定不能也不事宦官絕董卓肯黨梁冀者明是左右



之微不慊者害陳竇一節固爲曹節所誘或陳  
竇氣過激與胃中亦有所不滿耶

廉吏傳

東漢 張奐

五十二

上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  
陵令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  
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適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  
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  
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  
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龙眉皓髮  
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

廉吏傳

東漢 劉寵

五十三

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  
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  
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  
亦所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  
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爲宗正大  
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  
之拜將作大匠復爲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爲司  
空頃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寵前後歷



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准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

清醇簡妙人也

廉吏傳

東漢劉寵

五十四

上楊秉

楊秉字叔節震之中子也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秉性不飲酒又蚤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常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歷位至太尉延熹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

廉吏傳

東漢楊秉

五十五

三不惑固自秉性可以學道可以媿世○常言賢者名根比色根更難斷酒財色比酒財為難然名心能勝之



下孟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少脩操行，仕郡為戶曹。史後策孝廉，舉茂材，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以病被徵。

廉吏傳

東漢孟嘗

五十六

鄒珠寶自耕備

家桓帝時尚書楊喬上書力薦，前後七表，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下范冉

或作丹

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也。少為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為詭激之行。與李固、王奐善，奐為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辨論於路，奐識其聲。

廉吏傳

東漢范冉

五十二

卽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而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遂拂衣而去。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後辟太尉府，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嘗與兒拾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



之一斛。囑兒勿言。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  
雜矣。遂誓不受。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  
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  
自若。言貌無改。問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  
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  
中平二年卒於家。年七十四。遺令薄葬。於是三府  
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  
論諡。僉曰。宜為貞節先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  
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

廉吏傳

東漢 范冉

五十九

苦節不可貞丹之謂邪。賢貪夫遠矣。自是其  
性豁刻。

中羊陟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  
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  
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  
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  
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  
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陟  
並奏罷黜之。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  
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  
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  
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  
錮卒於家。

廉吏傳

東漢 羊陟

五十九

黜濁升清以身為表



中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舉孝廉歷官為京兆令有政理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瑋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自沽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桀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尋以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駿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

廉吏傳

東漢賈琮

六十一

裳以自掩塞乎命御者塞之百城聞風自然疎虞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何進表琮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廉吏傳

東漢賈琮

六十二



中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中平三年，江夏兵趙  
 慈反，殺南陽守，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  
 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  
 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知其狀。郡  
 內驚竦，莫不震懾。發兵擊慈，斬之。賊既清平，乃班  
 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  
 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獻其生  
 廉吏傳 東漢羊續 六十三

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  
 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  
 其妻自將祕示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紙襦，鹽麥數  
 斛而已。顧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  
 與母俱歸。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  
 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續乃坐使  
 人於單席，舉縵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  
 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徵為太常，未

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明遺。舊  
 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  
 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縣魚苦節也。至却左騶之輸，真是三公不易。

廉吏傳

東漢羊續

六十三



廉吏傳目錄

魏

袁渙

王修

毛玠

華歆

鄭渾

和洽

吉茂

沐並

時苗

滿寵

田豫

徐邈

胡質

漢末為三國兵戈交敵之代夷寇紛作魏以權

廉吏傳

魏

術馭人非廉靖為本幹濟以才略何以撫民平

亂而立功勳消疑忌余得十三人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魏

上袁渙

袁渙字耀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劉備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為袁術所命頃之術破遂為呂布

廉吏傳

魏

所拘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渙渙笑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等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布破歸曹操時操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眾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拜為沛南部都尉尋遷梁相渙



每勅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為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皆散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為覈察之行時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為郎中令時有傳劉備歿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魏王操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睢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

渙不但有清操有清識其篤事玄德一意生令布慚歎令操哀致足尚也

廉史傳

魏 袁渙

二

中王修

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會修感念哀甚鄰里為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病無相視者修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北海孔融召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敢執修將吏民圍之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修讓郟原融不聽時

廉史傳

魏 王修

三

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修夜往奔融賊初發融曰能冒難來唯王修耳言終而修至復署功曹袁譚在青州辟修為治中從事別駕袁紹又辟脩除卽墨令後復為譚別駕紹死譚尚相攻修諫曰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曹操操既破鄴譚又叛操遂引軍攻譚于南皮修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赴



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譚屍操嘉其義聽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蓄聚及操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因嘆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爲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爲治抑強扶弱嚴明賞罰百姓稱之魏國旣建爲大司農郎中令徙爲奉常其後嚴才反修聞變召車馬未至步至宮門魏王操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頃之病卒初修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達至世稱其知人哀母罷社義赴急難處亂不濁

廉吏傳

魏王修

四

上毛玠

毛玠字孝先陳畱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曹操爲司空丞相玠常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嬴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于上俗移于下曹操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初曹操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兄孤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被讒下獄遂免黜卒于家魏王操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魏武所嘆使天下人自治孝先所以不可及

廉吏傳

魏毛玠

五



下華歆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為豫章太守孫策畧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禮為上賓後策歿曹操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

廉吏傳

魏華歆

六

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令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丞相操征孫權表歆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祚改為司徒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無儋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

嫁之帝歎息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轉拜太尉歆稱病乞退不許太和五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敬侯

華子魚功名心甚穠其辭餽遺以立名也與魏武並列三公又復為魏文魏明三公○子魚捉金復擲比幼安揮鋤不顧其格已下矣

廉吏傳

魏華歆

七



中鄭渾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曹操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後稍豐給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為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

廉吏傳

魏鄭渾

八

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渾率吏民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遣壯士就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

盧欽

附五世孫桓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宐干犯法度爽深納之除尚書郎後為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陽平太守淮北都督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河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在鎮

廉吏傳

晉盧欽

九

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為廉平咸寧四年卒謚曰元詔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祕器朝服錢布甚厚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為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翼並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賈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



陸有 家及 以賢 教如 欲流 世德 此修 失也 遺祖 德者

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為務祿奉散之親故不營貲  
產動循禮典妻亾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  
難數十篇欽五世孫恒字敬則博學尚武帝女榮  
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事愍帝成帝官至左光  
祿大夫開府性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  
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  
以此貴之

祖孫顯列五世同清

廉吏傳

卷之十

十

上和洽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  
不就後避地武陵曹操定荊州辟為丞相掾屬時  
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  
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  
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  
之議更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  
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  
庭更傳 魏和洽  
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犂壺餐以入  
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樂  
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  
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詭激之行則容奸隱偽矣  
魏國既建為侍中後出為郎中令文帝立為光祿  
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進封西陵鄉侯轉為太  
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  
帛薨于位謚簡侯



詐廉之病甚於貪洽所持論中正以通

魏 和洽

十一

下吉茂

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建安初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為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起兵被收賴相國鍾繇證其枉得不坐後拜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鄴相拜議郎景初中病卒自茂修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袒褐行則步涉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縣罄其或饋遺一不肯受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州郡選廉吏傳

魏 吉茂

十二

自治

廉吏傳 魏



下沐並

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姑姊為殺鷄炊黍而不留也為人公果不畏彊禦黃初中為成阜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彙穀見未辦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响呼罵吏並怒因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得減死刑竟

廉吏傳

魏沐並

十三

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為三府長吏時吳使朱然詣葛璋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岷山東研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其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其域如此為長吏八年出為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勅豫掘墳戒其絕令二人舉屍仰棺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

祭弔之賓無設粟米之奠又戒後凶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清矜奇詭亦佳

廉吏傳

魏沐並

十四



下時苗

時苗字德曹，鉅鹿人也。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為壽春令。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時所生也。」群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以為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還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遷典粟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廉吏傳

魏時苗

十五

沐時俱史雲一輩人

上滿寵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為郡督郵，守高平令，多所糾察，旋棄官歸。曹操領兗州，辟為從事，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乃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並屬寵，勿加考掠。寵一無

廉吏傳

魏滿寵

十六

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操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因此得了更善寵。時袁紹盛于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操憂之。以寵為太守，寵以計募誘，攻下安定之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操征荊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營陽。孫權敗於東陸，復召為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兵敗，吳城征南將軍曹仁欲棄城走，寵



曰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掩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救至寵亦力戰羽遂退以功進封安昌亭侯文帝卽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擊吳有功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立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代曹休爲督都揚州諸軍事四年拜征東將軍屢破吳兵景初二年以年老徵還遷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謚曰景侯

當事有術略清公比祭遵

廉史傳

魏滿寵

十一

中田豫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初從豫州刺史劉備以母老求歸遼東太守公孫瓚使豫守東川令瓚敗鮮于輔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爲長史豫因勸輔歸命曹氏司空操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歷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聲鄆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陳弓弩持滿於內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平代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前太守捕繫音黨與五百餘人豫至悉見諸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文帝初北狄氐盛乃使豫持節護烏桓校尉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因而救善討惡以示恩信胡人破膽威振沙漠凡逋亾姦宄爲胡作計

廉史傳

魏田豫

十八



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攬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而豫州刺史王雄支黨。毀豫亂邊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難其人。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征之。破賊于成山。時有讒。豫放散金珠器仗者。由是功不見列。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懿書喻未

廉吏傳

魏田豫

十九

聽。豫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置雖殊。類咸高。豫節勸。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徒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見豫貧羸。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數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爲前所與。豫物顯露。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欲有所道。

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內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勅豫病篤。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側。妻子難之。豫曰。豹所履行。與我敵等。使疾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

廉吏傳

魏田豫

二十

既爲畫像。又就立碑焉。有楊伯起四知之風。而諸所立功。戎狄及灰。願葬西門豹側。蓋砥名立功人也。○張袖受金。妙



司馬遷

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司空操平河朔召為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為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為尚書郎坐飲酒免官後領隴西太守轉為南安文帝踐祚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廉吏傳 魏 徐邈 二十一

郡反邈輒遣叅軍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西域流通羌戎入貢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所得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正始元年還為大司農遷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

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年七十八以大  
夫薨於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嘉平六年朝廷追  
思清節之士詔曰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  
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  
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  
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  
告天下

收虜穀開水田阜國通邊此功不細而散賞賜  
廉吏傳 魏 徐邈 二十二

不能飽妻子辭三公之位知止不辱廉哉廉哉



上胡質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曹操召為頓丘令，從辟為丞相屬。黃中初，徙吏部郎，為常山太守。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眾。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為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性。沈實，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謚曰貞侯。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

積貯備敵家無餘財

廉吏傳

魏 胡質

二十三

廉吏傳目錄

吳

呂岱

是儀

陳表

陸胤

蜀

諸葛亮

董和

鄧芝

劉巴

吳蜀相攻，魏尤勁敵。是時所任皆謀智勇略不

廉吏傳

目錄 吳蜀

一

拘細節，故以廉表見者少。吳僅得四人。蜀亦四人。然魏之毛玠和洽，蜀之諸葛武侯、清公、端蓋、三代王佐之亞。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吳

上呂岱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為孫權餘姚長討平會稽東冶五縣賊有功拜詔信中郎將建安二十一年從取長沙三郡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廉吏傳

以博為高涼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汝陽賊王金為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復以襲平交趾討九真功進封番禺侯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眾屯陸口後從蒲圻四年潘濬卒岱代領荊州文書與陸

遜並在武昌頃之廖式作亂零陵蒼梧諸郡騷擾岱自表輒行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攻討一年平定之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矣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為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孫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聞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

廉吏傳

吳呂岱

二

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大志岱賜巾襜與其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太平元年卒年九十六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襜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子凱皆奉行



行年八十爲國勤事身爲公侯妻子饑乏哭徐  
原益友有古風

廉吏傳

吳呂岱

三

上是儀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避亂會稽孫權徵拜  
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  
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既定荊州拜裨將軍後  
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  
受黃武中遣儀之使誘致曹休破之遷偏將軍入  
闕省尚書事大駕東遷太子登畱鎮武昌使儀輔  
太子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後拜侍中中

廉吏傳

吳是儀

四

執法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  
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  
言聞之儀獨云無聞詔旨轉厲儀曰今刀鋸已在  
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  
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  
嘉亦得免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  
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領魯王傳儀  
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



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極贍貧困，家無儲蓄。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嘆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為戚。時時有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嘆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廉吏傳

吳是儀

五

是忠實人徹底廉

陳表

陳表，字文與，廬江松滋人，偏將軍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並侍東宮，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諫以大義，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為將領兵五百人，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為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

廉吏傳

吳陳表

六

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為赦明，誅戮其黨。遷表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修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



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曰、今除國賊、報父之讎、以人為本、空在此、勁銳以為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拜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  
以父讎求為將、又重銳卒

廉吏傳

吳陳表

七

陸胤

陸胤字敬宗、吳郡吳人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遷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以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渠帥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承華、徵表薦胤曰、胤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轡轂、股肱王室、竟不果召、尋卒、  
薦表中見其人

廉吏傳

吳陸胤

八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蜀

上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早孤從父玄與荊州牧劉表善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庶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

廉吏傳

蜀 諸葛亮

一

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布腹心亮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

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

廉吏傳

蜀 諸葛亮

二

稱善與亮情好日密曹操敗於赤壁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沂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先主即帝位策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假



管華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願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

廉吏傳

蜀諸葛亮

三

亮以謝衆上疏請自貶三等於是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復亮丞相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魏

廉吏傳

蜀諸葛亮

四



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讀出師表下英雄之淚廉何足重公讀其自表見公天性死生不貳耳

廉吏傳

蜀 諸葛亮

五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益州牧劉璋以和為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過踰備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畱者數千人璋聽畱二年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自和廉吏傳 蜀 董和 六 居宅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儻石之財 躬儉率物至死益見



上鄧芝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知名。及先主定益州，芝為郫邸閣督。先主與語，大奇之，擢為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先主殂，丞相亮遣芝修好於孫權。說權絕魏，與蜀連和。及亮北駐漢中，以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後遷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揚武亭侯。頃之，為督江州。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反叛，芝率軍征討，梟其帥。十四年卒。芝為人將軍二十餘年，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廉吏傳

蜀鄧芝

七

中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曹公征荊州，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諸葛亮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董鄧劉三人，即功伐不同，而貞守清約，是武侯以下一輩人。

廉吏傳

蜀劉巴

八



廉吏傳目錄

晉

王祥

羊祜

魯芝

盧欽

杜軫

山濤

李憺

李胤

郤詵

魏舒

劉寔

胡威

崔洪

張華

李重

賀循

應詹

孔愉

廉吏傳

目錄 晉

阮修

鄧攸

周顛

劉超

阮放

庾冰

羅含

褚裒

陸納

王恭

吳隱之

陶潛

何隨

陽騫

皇甫真

晉代如王太保羊太傅山公輩碩德宏功前代罕比次亦卓卓羣倫然俗好清談鑄琢奇行爲名高故以廉著聞獨多與東漢風尚相當得三

十三人

廉吏傳

目錄 晉

二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晉

上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

廉吏傳

晉王祥

一

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焉有片介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瘠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乃應召虔委以州事於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討平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

廉吏傳 晉

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高貴鄉公卽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母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顛謂祥曰相王尊重當拜祥曰相國誠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

廉吏傳

晉王祥

二

及入顛遂拜祥獨長揖武帝踐祥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祥固辭骸骨詔勉留再三聽以睢陵公就第賜几杖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箠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絜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遺令薄葬泰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

四七一



帛百匹、明年策謚曰元、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  
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  
謂清達矣、

休徵至德醇備、福應大集、豈惟廉哉、○南面天  
子、長揖晉王、真是國爵屏貴、

廉吏傳

晉王祥

三

上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  
世、以清德聞、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及長博學能  
屬文、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  
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  
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文帝為大將軍、辟祜  
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及  
高貴卿公被弒、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祜以帝少

廉吏傳

清羊祜

四

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  
平子、尋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  
領軍、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本爵為侯、泰始初、  
以祜為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帝有滅  
吳之志、乃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祜率營  
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  
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成、邏以墾  
屯田、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



季年有十年之積，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儀。祐上表固讓不聽。後以遣將攻吳，不尅。爲有司所奏，坐貶爲平南將軍。祐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降者不絕，乃增修德性，以懷柔。初附，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

廉吏傳

晉羊祜

五

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沙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祐與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殺諸葛亮，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豈有說人羊叔子哉？」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三司得專辟召，祐累上疏請伐吳，帝深納之。詔

廉吏傳 晉

以泰山郡之五縣爲南城郡，封祐爲南城侯。祐復固讓，祐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太過，祐曰：「是何言歟？夫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贈侍中、太傅。祐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奉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

廉吏傳

晉羊祜

六

四七三



侯入。樞從弟琇等述祐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祐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祐甥齊王攸表祐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祐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襄陽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祐卒二年而吳平，羣臣

廉吏傳

晉 羊祐

一

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策告祐廟。先是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有帝王氣，若繫之則無後。祐遂繫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以懷爲威，以德爲功，與諸葛武侯器量伯仲而叔子渾渾自流，武侯寥寥必致。○九世以清德

聞

中魯芝

魯芝，字世英，扶風郡人也。魏車騎將軍郭淮爲雍州刺史，舉孝廉，除郎中，尋請爲別駕。累遷天水太守，後轉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歷并荆青三州刺史，累遷平東將軍，封陰平伯。武帝踐祚，轉鎮東將軍，進爵爲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爲作屋五十間。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賜塋田百

廉吏傳

晉 魯芝

九

諡謚曰貞



下盧欽

附五世孫恒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容干犯法度。爽深納之。除尚書郎。後為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陽平太守。淮北都督。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河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在鎮。

廉吏傳

晉盧欽

九

寬猛得中。疆場無虞。人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為廉平。咸寧四年卒。謚曰元。詔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祕器朝服錢布甚厚。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為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揚器並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還歸其家。大賈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

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為務。祿奉散之。親故不營貲。產動循禮典。妻亾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欽五世孫恒。字敬則。博學尚武。帝女榮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事愍帝。成帝。官至左光祿大夫。開府。性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

祖孫顯列五世同清

廉吏傳

晉盧欽

十



中 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鄧艾入成都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郡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為雍州七郡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驤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為太守甚有

廉吏傳

晉 杜軫

十一

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

去如初至妙○博雅

山 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早孤居貧有器量隱身自晦與阮籍輩為竹林之遊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以見

廉吏傳

晉 山濤

十一

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累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天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咸熙初封新沔子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為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出為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入官侍中遷尚書



以母老辭職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羹加賜牀帳茵褥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起爲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如故以老疾上表陳情章數十上手詔慰留非一後拜司徒復固讓時濤有疾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汗官府

廉吏傳

晉山濤

十三

手與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年七十九策贈司徒密印紫綬侍中詔蟬新舊印綬祭以大牢謚曰康詔賜束圍祕器及供喪事錢布甚厚左長史范滂等上書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爲布衣家貧介然不羣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嬖賤祿賜奉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南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器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

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清操雅量推賢選才人倫之衡鑑國家之棟梁懸絲封識廉不立異

廉吏傳

晉山濤

十四



中李憲

李憲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憲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憲為太傅屬，固辭疾。後景帝輔政，命憲為大將軍，從事中郎，引見，謂憲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辟意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憲畏法而至。帝甚重之。歷遷司隸校尉，泰始初，封祁侯，尋為太子太傅。憲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五年，老遜位，及齊王，做出鎮。憲上疏陳辭，甚懇切，憲自歷仕，雖清非異眾，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多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遺贈太保，謚曰成。」

廉吏傳

晉李憲

一五

中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不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因行喪制，服既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孤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胤容貌質素，頽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邃。言必有則，舉孝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簡。入為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中侯，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憚之。後為河南尹，封廣陸伯。泰始初，進爵為侯，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領司隸校尉。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憫胤素羸，不宐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

廉吏傳

晉李胤

十六



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  
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爲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  
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諡曰成帝  
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並履忠  
清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  
半之

位歷卿相貧無藥貲浮海避世清風從來遠矣  
誰謂醴泉無源

廉吏傳

晉李胤

十一

中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博學多才瓌偉調儻  
不拘細行泰始中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  
初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  
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  
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與柩至冢負土  
成墳召爲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  
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爲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  
其不私如此後遷雍州刺史在任威嚴明斷卒於  
官  
苦節敦孝不私所薦

廉吏傳

晉 郤詵

十八



上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祖成此宅相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為皎厲之行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

廉吏傳

晉魏舒

十九

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拜中除澠池長史毓每與參令入為尚書郎累遷後將軍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等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時初不知其善射也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毓謝而嘆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與大事眾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

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榮陽二郡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為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為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太康初拜右僕射尋為左僕射領吏部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代山濤為司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亾僉號震為殺公椽莫有辟者

廉吏傳

晉魏舒

二十

舒乃辟之而竟無患議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稱疾遜位不許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聽以劇陽子就第舒為事必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謚曰康人不必才姿博學如魏公質朴而器量沉宏在



位能斷大事遜位勇于貴育不止以散財無貯  
見廉

廉吏傳

晉魏舒

三十一

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以計吏入洛為河南尹丞歷吏部郎叅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泰始初進爵為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為太常轉尚書坐子夏受賂免官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餞之寔難逆其意輒共飲而返其餘或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乎曰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後起為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高選師友以寔為師元康初進爵為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開

廉吏傳

晉劉寔

三十一



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懷帝立，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三年，詔聽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歲餘，薨，年九十一。謚曰元。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憇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帳，裊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

廉吏傳

晉劉寔

三十三

宅所得奉祿，贖恤親故喪，妻為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至老，篤學不倦。尤精三傳，撰春秋條例二十卷，行於世。甲進趣崇廉，謾誤入卿內，一語非誤也。當是時，刺李倫與王敦入廁，噉棗不同。

上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貌，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威早勵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

廉吏傳

晉胡威

三十四

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



直而婉、謙而慎、累遷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於位、追贈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謚曰烈、

清恐人知此至德語、今世人濁、恐人知、尚可救藥、

廉吏傳

晉書

二十五

下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朝廷憚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鷄、在北為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後為大司農、卒於官、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曰、慮有執廉吏傳、  
晉書  
崔洪  
二十五  
王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為詭說也、  
有異性、



上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初未知名，著鷓鴣賦以自寄，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為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彊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初帝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為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及吳滅，詔進封華為廣武縣侯，賜絹萬匹。華名重一時，有台輔之望，荀勗深憎疾之。會華徵有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華撫納新舊

康史傳

晉張華

二七

戎夏懷之，東夷馬韓等二十餘國，歷世未附者，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而為馮統所譖，不即召。頃之以華為太常，尋免。惠帝即位，以華為太子少傅。時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華白帝可遣駟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伏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華遂盡忠匡輔，彌縫闕失，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賈后雖凶始，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乃受。數年為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而趙王倫適從關中還，倫詔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嫉華如讎。及倫將廢賈后，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遇害，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

康史傳

晉張華

二八



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幾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後倫誅齊王罔輔政多上書爲華訟寃者太安二年詔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焉華所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

茂先博物是千古之事決計伐吳是晉代首功

廉吏傳

晉張華

二十九

而廉又其次

下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初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之制歷吏部郎後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脩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去官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

廉吏傳

晉李重

三十



上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還本郡，操尚高厲，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為本，不求課，最後為武康令，政教大行，以無援于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略有揚州，逐會

廉吏傳

晉賀循

三二

稽相張景，循與南平內史王矩及吳興內史顧祕等，檄眾討平之。迎景還郡，即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與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為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惟循不豫焉。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內史，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為軍

司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為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舉疾。至帝親幸其舟側，諮以政道，賜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卧病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於是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為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

廉吏傳

晉賀循

三二

室財底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為慨然，其賜六尺牀薦褥，并錢二十萬，以衣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循不服用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太興二年，卒，帝素服，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

彥先，就危亂以潔身，不避危亂以靖邦，履蹈經，為謙功利澹然，獨尚高而不厲。



上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鎮南大將軍劉弘辟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為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時諸蠻

廉吏傳

晉應詹

三三

並反詹悉討降之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叟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叟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穎陽鄉侯遷益州刺史俄拜後軍將軍累遷光祿勳及王敦作逆詹為都督前鋒軍事假節都督朱雀橋南擊斬賊率杜發賊平封觀陽縣侯遷使持節都

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以咸和六年卒年五十三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和衆討逆見利不動

廉吏傳

晉應詹

三十四



上孔愉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吳平，愉遷於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為亂，雲逼愉為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節鎮揚州，命愉為參軍，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

康吏傳

晉孔愉

三十五

為丞相掾，因參軍事，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帝為晉王，使長兼中書郎，後出為吳興太守，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亂，愉朝服守宗廟，後累遷尚書僕射。愉以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監祭酒，頃之，出為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

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賙，一不得受。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

遜跡特妙

康吏傳

晉孔愉

三十六

一萬一千丹 庚子日 庚子日 2 三三



下阮修

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嘗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財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王敦時為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

廉吏傳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清詭不情

十二

中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累官河東太守永嘉末沒於石勒勒長史張賓稱之於勒勒與語悅之以為參軍後勒過泗水乘間逃歸新鄭投李矩尋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攸與刁協周顛善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為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奉

廉吏傳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謂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無貴賤待之若一位每進退無喜慍之色歷遷尚書左僕射咸和



元年卒贈光祿大夫

為吳郡守飲吳水而已

廉吏傳

晉 鄧攸

三十九

中周顛

周顛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弱冠襲父爵武城侯累遷吏部尚書太興初拜太子少傅轉尚書左僕射及王敦構逆王師敗績顛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顛避敦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顛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敦使繆坦籍顛家收得素麈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祀以少牢

廉吏傳

晉 周顛

四十一



義氣凜凜被收數語可見然伯仁荒醉終日處  
亂縱言其能免乎

中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超  
少有志尚爲縣小吏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  
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爲相府舍  
人專掌文檄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  
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  
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轉行參軍中興建爲  
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

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處身清苦  
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  
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  
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入  
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屬王敦稱兵詔超復  
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惟超案兵直衛  
帝感之遣歸終喪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  
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



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出為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為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而超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為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及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沈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號、慄

廉吏傳

晉 劉超

四三

傳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遣一無所受、繼綫朝夕、臣節愈恭、後王導出奔、超等密謀奉帝出、而事泄、遂遇害、追贈衛尉、謚曰忠、忠孝篤學、清謹獨勝

阮放

阮放字思度、陳留尉氏人、少與咸子孚並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年四十四、卒、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

廉吏傳

晉 阮放

四十四



中庾冰

庾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祕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歷仕揚州刺史、都督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眾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康帝即位，進車騎將軍。

廉吏傳

晉庾冰

四三

冰懼權盛，求外出，乃以木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常貸官絹十匹。冰怒，世之市絹還官及卒，無絹為衾，又室無妾媵，家無餘財。世以此稱之。

冰清然官至將相，無絹為衾，過矣。

下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含父常宰新淦，新淦人楊羨為含州將，引含為主簿。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後為湘州別駕，以解舍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為材，織草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徵為尚書郎，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年七十七卒。即任官是，在整之寒俊。

廉吏傳

晉羅含

四六



李野

李野，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謝安亦雅重之。桓云：「哀雖不言，四時之氣亦備。」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哀為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為琅邪王時，娉哀女為妃，於是出為豫章太守。及帝即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父后苦求外出，除建威

康帝傳

晉書

四九

將軍、江州刺史，鎮平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無採項之徵，為衛將軍，領中書令，因讓詔以為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畢，鎮金城，累官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贈侍中、太傅，謚曰元。

王穆

王穆，字祖言，吳郡吳人也。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撫舉秀才，累遷尚書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至郡不受奉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空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傲不敢問，乃密為之

康帝傳

晉書

四九

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傲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戕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尋遷尚書僕射，拜尚書令，恪勤貞固，終始不渝。時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朝士服其忠諫。尋除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為贈。不受休祿，是礧礧立名之士，杖兒子固好亦是此意。



中王恭

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起家為佐著作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為丹陽尹遷中書令後帝將擢時望以為藩屏乃以恭為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後與會稽王道子有隙舉兵向闕不克而死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書籍而已及桓玄執政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初恭自會稽還都王忱廉吏傳

晉王恭

四十九

清灑送箴 事甚佳

中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也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歡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韓康伯與之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餐投筯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拜奉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後人為中書侍郎歷遷左衛將軍隱之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

廉吏傳

晉吳隱之

五十



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書褒美進

廉吏傳

晉吳隱之

五十二

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嶺南隱之率勵將士固守彌時城陷為循所得後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雖知及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為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篷為屏風坐無墮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

不完妻子不需寸祿義熙八年請老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及於身沒常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為榮初隱之為奉朝請謝石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

廉吏傳

晉吳隱之

五十三

勵清操為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常以廉慎為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弟繁敬猶為不替  
隱之清厲正俗至妻子不沾寸祿賣犬投香酌貪泉詠夷齊此風真可千古



上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常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潛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奉事鄉里小

廉吏傳

陶潛

五

兒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齋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

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

潛便於坐中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曰素脚疾向乘藍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餽而往潛亦無所辭焉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行於世

廉而僂

廉吏傳

陶潛

五



何隨

何隨字季業除安漢令蜀亾去官時巴土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羊隨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民視羊見綿相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之終不受人為語曰安漢吏取羊令為之償

廉吏傳

何隨

五十五

平陽騫

陽騫字士秋石北平無中人也父耽仕慕容廆官至東夷校尉騫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為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強國之術事多納用廆甚奇之既即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幃幄既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托付大事汝善待之睥既嗣位申以師傅之禮及為太尉慨然難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廉吏傳 平陽騫 五十六 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騫清直謙謹老而彌為性儉約常乘弊車春馬及冬無斂財

官至太尉死無斂財



中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慕容廆拜為遼東國侍郎。毓嗣位，遷平州別駕。及僞儁位，入為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惟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累遷太尉侍中，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燕入秦，為春車都尉，數年而死。

廉吏傳

晉皇甫真

五二

廉而好文，飲酒不亂，亦自佳。

廉吏傳

南朝

王鎮之 劉秀之 朱修之

江秉之 江湛 宗慤

阮長之 孔顗 褚淵

劉善明 虞愿 王延之

王琨 劉懷慰 裴昭明

孔琇之 褚炫 張緒

廉吏傳

南朝

王秀之 何敬叔 任昉

徐勉 庾華 傅昭

范述曾 孫謙 明山賓

顧憲之 裴子野 江革

樂法才 顧協 劉杳

庾黔婁 郭祖深 何遠

蕭勸 蕭藻 孔奐

姚察 褚玠 阮卓



六朝當喪亂之際遞相興廢節烈之行難以苛繩貪黷之習未易除滌惟是清玄流風齊梁矜尚士立功立名者依廉自奮枯寂相高在官不替南朝得四十二人孔奐江革為冠北朝得二十三人高允為冠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南史

中王鎮之

王鎮之字伯重琅邪人桓玄輔晉以為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廬服闋為征西司馬南平太守後為御

廉吏傳

目錄南朝

二

廉吏傳

南朝王鎮之

一

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為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其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衛尉寮南貪地故以廉著聲者多○亦見武帝能用

人



中劉秀之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穆之從父兄子也。宋景平二年，除附馬都尉。元嘉中，再為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為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為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便之。尋遷益州刺史，折畱秦祿二百八十八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寶僚並部下貧乏，出為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為政，整肅遠近，馬南燕王義宣據荊州為逆，遣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寧縣侯。徙丹陽尹，遷尚書右僕射。後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為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貞。上以其蒞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

畱俸錢似過矯，至整肅郡縣，無

苟得不如此不能風勵耳

中朱修之

朱修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初為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隨到彥之北伐，畱戍滑臺，遂陷於魏。後泛海歸。及至，以為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轉荊州刺史，加都督。以殺南郡王義宣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百城賦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室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賄之，未嘗入己。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後拜左戶尚書、領軍將軍，徙太僕，加特進，金紫冠綬大夫，卒。謚貞侯。

廉吏傳

南朝朱修之

三

百城賦贈一無所受，獨受蠻人餉遺以行存撫。而與佐史賄此，廉能之妙用與杜預餉洛中權貴一段作用俱非拘士所知。



下江乘之

江乘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宋少帝時為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為建康令為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為山陰令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畱以付庫

廉吏傳

南朝

江乘之

四

三為令兩為太守使妻子饑寒邪故是難能

下江湛

江湛字徽深濟陽考城人也為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司空檀道濟為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自踈固求外出乃以為武陵內史元嘉二十五年徵為侍中遷左衛將軍後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

廉吏傳

南朝

江湛

左

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公平無私不受請謁元嘉末為元內劾所害孝武卽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

貧洗如畫然為吏部尚書何至是疑是史氏浮點



宗愨

宗愨字元幹南陽涅陽人愨少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愨自奮願行江夏王義恭舉愨膽勇乃除振武將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其裝被象前後無際愨以為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

廉吏傳

南朝宗愨

六

不可稱計愨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榻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累官左衛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大明六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武廟

今人論將輒言使貪何面目見宗元幹○遇鄉人庾業一節有度

中阮長之

阮長之字景茂陳留尉氏人也閒居篤學未嘗有隋容初為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尋遷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至郡少時母亾葬畢不勝憂瘁時郡田祿以苾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苾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

廉吏傳

南朝阮長之

七

還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着杖出閣依故中書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長之一生不侮暗室前後所蒞官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善政者咸稱之及卒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

長之入循吏傳其根器見不侮暗室一語



中孔覬

孔覬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位御史中丞江夏內史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麓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物皆擇其陋者宋世清約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偽喜曰我比乏得此甚

廉吏傳 南朝 孔覬 八

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覬、後、為、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覬、為、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未、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就、貨、之、不、聽、吏、乃、載、還、來、光、元、年、遷、侍、中、後、為、尋、陽、王、右、軍

長史行會稽郡事泰始二年上流反畔用使者孔璩言起兵渡江不尅而死

遇寶玩服用不疑比顧覬之器必擇陋為通理燒盡乃去載米上水則執見之害所費多矣○

史稱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它人二十九日醒此廉中曠士

廉吏傳 南朝 孔覬 九



下褚淵

褚淵字彥回，幼有清譽。父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尚書，改封零都伯。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有人求官，密袖一餅金饋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其人懼而去。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受顧命，遭所生喪，去位。葬畢，起

廉吏傳

南朝 褚淵

十

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齊高帝受命，加尚書令、侍中、進爵爲侯。改中書監、侍中。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鰓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鰓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高帝崩，遺詔以爲

廉吏傳 南朝

錄尚書事。頃之，寢疾，表遜位，乃改授司空、侍中。錄尚書事如故。尋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贈太宰，謚曰文簡。

顧命元臣，歷官宋齊大節。何在南北朝之際，此論不可持矣。其在貴能廉，與親友噉鰓魚一段風味固自佳。

廉吏傳

南朝 褚淵

十一

五〇五



上劉善明

劉善明，平原人。仕齊，累官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建元二年，年四十九卒。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曰烈。初為海陵太守，魏剋青州，母陷焉。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卒，贖母還。性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芥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為吏當清。子孫楷拭足矣。」及累為州郡，頗贖財貨。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

廉吏傳

南朝 劉善明

十一

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小亂矣，豈暇為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奉祿，散之親友。及卒，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其子滌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今後世知其見異。」

至處在贖貨。○史稱諸劉立言立德，斯門有之。

上虞愿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法，兼蕃國舊恩，除太常丞、通直散騎侍郎。時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顧新安太守巢尚之曰：「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帝大怒，使人曳下殿。帝又嗜圍碁，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

廉吏傳

南朝 虞愿

十三

人。士廉，字士恭也。雖數忤旨，猶見禮遇。轉正員外郎，出為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見歸。愿遣人遺金還之，郡舊出海蚶，膽可為藥。有遺愿蚶者，愿不忍殺，放踰數十里外而復歸者。至再時，以為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辜。」



回嘗請愿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  
彦回嘆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埽地拂床而  
去歷官中書郎領東觀祭酒驍騎將軍廷尉建元  
元年卒

諫起寺諫奕廉士所不敢言

虞君傳

虞君傳

十四

王延之

王延之字希季琅邪人也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清  
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啓宋明帝卽勅材官爲起  
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旣衰齊  
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  
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  
迎高帝以此善之昇平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  
督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後爲尚書左僕射  
專領竟陵王師卒謚簡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  
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前爲江州刺史祿奉外一無  
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子弟  
亦不安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詠而  
已

虞君傳

王延之

十三

不送不迎不見吏人不談世事此何意耶○用  
老氏之餘



中王琨

王琨琅邪臨沂人也。琨少謹篤，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孝建中，為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為歷陽內史，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順帝即

廉吏傳

南朝 王琨

上

位，進右光祿大夫。及帝遜位，琨攀畫輪，猶足慟泣。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寧後。」頻見此事，嗚嗚不自勝。齊高帝即位，加侍中。卒，年八十四，贈左光祿大夫。

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此今之廉吏必不

出口

中劉懷慰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父乘，人冀州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醢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為尚書駕部郎，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手勅曰：

廉吏傳

南朝 劉懷慰

十七

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城郭，治倉庫，人墾廢田，百頃決沈湖灌漑，不受禮謁。人有餽其新米，餅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貧者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孝寧，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

開鑿安集不是一味清所著廉吏論史不載



下裴昭明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少傳儒史之業宋元徽中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二年為始安內史及還甚貧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中興二年卒

廉吏傳

南朝裴昭明

十八

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為此語何必讀書

中孔琇之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仕齊累遷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嘆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隆昌元年遷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

廉吏傳

南朝孔琇之

十九

○末世人主往往好貢獻縉紳亦為此奄寺之行



中褚炫

褚炫字彥緒少清簡從兄彥回諷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齊臺建為侍中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為侍中未明元年為吏部尚書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遊及在選部門庭蕭索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劔為質卒無以殯歛年四十一

廉吏傳

南朝 蕭梁

二十一

贈太常謚貞子

風節大勝彥回

下張緒

張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少知名清簡寡欲孝武帝用為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官職後轉中庶子後為侍中遷吏部郎建元元年為中書令及立國學以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未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累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後復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物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饑為之辦餐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髮上以蔭葭輜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曰簡子蕭然直視不以經懷竟日無食門生辦餐何其澹遠

廉吏傳

南朝 張緒

二十一

澹遠



中王秀之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人仕宋為太子舍人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為兩府外兵參軍後出為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歷侍中、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吳興太守、隆昌元年卒遺

廉吏傳

南朝王秀之

三十一

令薄葬謚曰簡

謝瞻去沃都有品

中何敬叔

何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廉而奇可偶一為之

廉吏傳

南朝何敬叔

三十一



任昉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母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幼而聰敏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褚彥回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知名

梁臺建禪讓文誥皆昉之筆昉孝友純至每侍親

廉吏傳

南朝 任昉

二十四

疾不解帶言與淚并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出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爭者供其資費濟者下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後出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

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  
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為歛遺言不許以新安一  
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為歛闔境痛惜百姓共立  
祠堂於城南歲時祀之武帝聞問哭之甚慟追贈  
太常謚曰敬

孝友慈惠自其天性○去郡無衣徒行決訟古  
之太守風尚如此

廉吏傳

南朝 任昉

二十五



〔下〕徐勉

徐勉字修仁，東海郟人也。射策甲科，起家王國侍郎，補太學博士。後仕梁，累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天監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嵩求詹事五官，勉

廉吏傳

南朝 徐勉

二十七

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空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累官尚書右僕射，尋加中書令。後以脚疾求解內任，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輶如不才，終為他。有嘗為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

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籍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空，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大通中，又以疾自陳，移廉吏傳

廉吏傳

南朝 徐勉

二十七

授特進、右光祿大夫。尋卒。帝聞流涕，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肅。

今夕止可談風月，不空及公事。二語佳然。其言曰：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及為長書戒子崧，妮妮攤浪，不免噉名。



下庾革

庾革字休野，新野人也。仕齊為驃騎功曹史。永明中，使魏和親還，拜散騎侍郎。後為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革再為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勅褒美。州里榮之，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弊之後，百姓凶荒，人多流散。革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愈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聞而饋之，革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歛，棺不能歸。梁武帝聞之，詔賜絹百匹，穀五百斛。為郡丞，至經日不舉火過矣。

廉吏傳

南朝 庾革

二十八

中傅昭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齊明帝時為中書通事舍人，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梁臺建，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

廉吏傳

南朝 傅昭

二十九

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廳事入墜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者，皆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僂於門側。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圖，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餉粟，置絹於簿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五年，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謚曰貞昭。所蒞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



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閭室類如此昭少時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顛見而奇之顛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顛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後爲丹陽尹袁粲主簿粲每經昭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廉吏傳

南朝 傳昭

三

是闕寂清異人○埋肉餒魚觸鬼兵飄聽事皆異

中范述曾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彥吳郡錢唐人也齊明帝時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吐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述曾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爲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萬餘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龍朴十餘枚而已東昏侯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阼乃輕行詣闕仍辭還武帝下詔褒美以爲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以大監八年卒後有吳興丘師施亦廉潔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

廉吏傳

南朝 范述曾

五十一



孫謙

孫謙字長遜，東莞菖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仕宋為句容令，清慎彊記。縣人號為神明。宋明帝以為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二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勅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爾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奉

廉吏傳

南朝 孫謙

三十三

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著。累遷左將軍，齊初為錢唐令，餽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餽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後仕梁，累官零陵太守，徵為光祿大夫，尋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籬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天監十五年卒，年九十二。

孫之懷蠻獠，范之散山寇，皆清感也。蚊蚋不害，夜異哉。

廉吏傳

南朝 孫謙

三十三



中明山賓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高人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衛將軍江祐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詔祐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天監十五年出為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為耗損有司追責其宅康吏傳南朝明山賓三十四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器推轂推轂則金拖紫而恒事屢空開構宇未成今送薄勅山賓性篤實常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瘡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問遠追錢而去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返樸激薄停澆矣歷官假節攝北兗州事普通五年卒官贈侍中謚曰質

明山賓僧紹子也玄詣質心自饒清上與斤斤廉性不同

康吏傳

南朝明山賓

三十五



中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號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清儉彊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醉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後仕齊歷位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凱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卒於家

康克傳

南明顧憲之

三十一

飲酒醇旨

顧建康

下裴子野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也少好學善屬文仕齊為江夏王行參軍後武帝以為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又掌中書詔誥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在禁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饑寒大通二年卒武帝悼惜為之流涕

康克傳

南明裴子野

三十一

寒俊



上江革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中興元年梁武帝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嘆之令與徐勉同掌書記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為屬城所憚後為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被勅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為魏人所

廉吏傳

南朝江革

王六

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使暉作歎器滄刻銘革唾罵暉曰卿荷國恩厚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扑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後放革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

臣行年六十死不為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除革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革應至並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篋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為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讌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制詩呈武帝帝

廉吏傳

南朝江革

王七

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簡傲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詩勸革並下詔命東臺所給一舸制備備款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徙重物以連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又得革清貧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後徵入為度支尚書革性強直為權貴所疾乃辭還家除光祿大夫以文酒自娛卒謚曰彊子



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

節似蘇武、諡似韋孟、清嚴彊直、不似齊梁間人物。

廉吏傳

南朝江革

四十

下樂法才

樂法才、字元備、南陽清陽人、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為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啟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遷太舟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棲心物外、尋卒。

廉吏傳

南朝樂法才

四十一



下顧協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少清介，有志操，舉秀才為廷尉正，累官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卒官無衾，以斂贈散騎常侍，謚曰溫。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中書通事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

廉吏傳

南朝 顧協

四十三

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自丁艱，憂遂終，布衣蔬食，時將聘舅息女，未成婚而喪，免喪後不復娶，卒無胤嗣。

矯矯立名之士，至怒杖門人不娶，絕胤恐乖人倫。

中劉杳

劉杳字士深，平原人。懷慰仲子，十三丁父憂，哀感行路，為宣惠豫章王參軍，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諸人每有遺忘，皆訪問焉。為餘姚令，在縣清潔，有惠政。大通元年，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賜以瓠食器，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累遷尚書左丞，卒。杳清儉，無所嗜好，自居母憂，便長斷腥膻，持齋卒歲，遺命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著書文集有五十八卷，行於世。博學高行，亦有政。

廉吏傳

南朝 劉杳

四十三



中庚黔婁

庚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仕齊為編令治有異績縣有猛虎皆遠去徙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父病二日矣醫云須嘗其糞甘苦甘則弗瘳黔婁嘗糞甘心愈憂每夜悲泣禱於北辰忽聞空中語曰徵君數盡矣以汝誠禱得至月晦父果於晦日亾服除鄧元起表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廉厲曰長史何獨為高黔婁示不違之意請言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遷散騎侍郎卒

有至行

廉吏傳

南朝 庚黔婁

四二四

中郭祖深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後為後軍行參軍時帝溺情內教馭下太寬遂生貪穢祖深與觀詣闕上封事帝雖不能用然嘉其正直擢為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深為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路津不忌憲綱俠藏亾命祖深搜檢姦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姥餉一蚤青瓜祖深報以匹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貨鞭而狗眾朝野憚之絕於干請

公嚴清刻四字盡祖深為人讀其封事梁武之佞佛殃民令人毛骨俱豎

廉吏傳

南朝 郭祖深

四二五



中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梁武帝踐祚為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後為武康令愈勵廉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

廉吏傳

南朝何遠

四二六

諸皆盛供帳以待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鷄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期年遷始興內史遠在官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免其租調以此為常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其清公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始為東陽太守豪右

畏憚遂坐謗免去官歸家歷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眾共伺之不能記也官至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以俠骨為廉吏又是一種

廉吏傳

南朝何遠

四二七



中蕭勵

蕭勵字文約，梁武帝從弟也。居父母之喪，哀毀過禮。襲封吳平侯，悲慟哽咽。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為患，及勵在任，獸為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徒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人為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听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鱖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木板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船，至多為刺史所侵，每年船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無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為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資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嘆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至，曾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說不

倦徵為太子左衛率，卒於道，贈侍中，謚曰光侯。

懷來海船資助軍需，能惠能義，俱從康生。

康更傳

兩朝蕭勵

四九



中蕭藻

蕭藻字靖藝長沙宣武王懿子也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為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尅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怒乃殺之州人焦僧護聚眾數萬據郫樊作亂藻年未弱冠自將兵討平之九年徵為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歛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罽為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待中藻性恬靜獨處一室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侯景亂遣子或入援因感氣疾不食而薨

殺貧散財屏居謝客此處亂之明哲

廉吏傳

南朝蕭藻

五

上孔奐

孔奐字休文琇之曾孫也仕梁為尚書儀曹侍郎侯景陷建業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奐於賊將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眾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奐及張種守

廉吏傳

南朝孔奐

五二

制並以孝聞陳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未定三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為大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嚴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履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鄉里幸勿為煩陳文帝卽位徵為御史中丞奐性剛直



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宣帝即位為始興王長史、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大建六年為吏部尚書加侍中性耿介絕諸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為屈累官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尋改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

抗身全衆居亂終喪膽孤寡正朝廷非僅僅儉約之節

廉吏傳

南朝 姚察

五二二

下姚察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仕梁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後兼尚書駕部郎至陳後主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陳亡入隋累官秘書丞太子內舍人大業二年終於東都遺命薄葬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菜果嘗讀藏經將終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壽志著書自首不倦此冷禪

廉吏傳

南朝 姚察

五二三



中褚玠

褚玠字溫理炫之曾孫也陳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宣帝謂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時舍人曹義達為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廉吏傳 南朝 褚玠 五十四 在任歲餘守本祿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出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外賦除錢去盡矣吏跼踖若謂其不能自潤庸庸明如奉命以為不違從政吾未服也皇太子知玠無遺裝手書賜東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 鞭顯文去官謂縣種蔬可觀

中阮卓

阮卓陳雷尉氏人也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隨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為孝感之致陳天嘉元年為新安王府記室參軍奉使招慰交趾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咸服其廉歷官德廉吏傳 南朝 阮卓 五十五 教殿學士通直散騎常侍南海王府咨議參軍陳亾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遺書卒 有至行



廉吏傳目錄

北朝

崔宏

長孫道生

高允

胡叟

沈文秀

元雲

韓麒麟

平恒

崔挺

劉懋

盧義僖

鹿念

元順

盧景裕

常景

羊敦

李元忠

郎基

廉吏傳

目錄北朝

袁聿修

石曜

賀蘭祥

裴俠

唐瑾

廉吏傳

北朝

明武林黃汝亨輯

下崔宏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初為秦陽平公融記室秦亾避難齊魯之間慕容垂以為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勵志篤學不以資產

廉吏傳

北朝崔宏

為意妻子不免饑寒太祖征慕容寶次於中山宏棄郡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及至與語悅之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歷官吏部尚書勞傾朝野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脯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肉太祖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宏悉能言之甚合上意未嘗謬誤忤旨亦不諂諛阿容後賜爵白馬侯歷官天部大人



進爵為公卒於位下詔痛惜贈司空謚曰  
儉約不聞幹略

廉吏傳

北朝 崔宏

二

廉吏傳 北朝

長孫道生 字道生 魏太武征赫連昌 道生為前驅 遂平其國 後除司空 加侍中 進封上黨王 道生廉約 身為三司 而衣不華飾 食不兼味 一熊皮鄣泥 數十年不易 時人比之晏嬰 第宅卑陋 出鎮後 其子弟頗更修繕 起堂廡 道生還 嘆曰 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 無用家為 今疆寇尚遊魂 漠北吾豈可安享華美也 乃切責子弟 令毀

中長孫道生

長孫道生，嵩從子，代人也。忠謹篤厚。魏太武征赫連昌，道生為前驅，遂平其國。後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嘆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疆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享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

廉吏傳

北朝 長孫道生

三

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 每建大議多合時機 為將 有權略 善待士眾 帝命歌工 歷頌羣臣 曰 智如崔 浩 廉如道生 道生薨 年八十二 謚曰靖 與從父嵩 俱為三公 當世以為榮 廉而有功 宅成亦何必毀

五二九







其年詔以安車徵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又詔朝膳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尋遷尚書散騎常侍加光祿大夫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晝夜手常執書吟咏尋覽雖處貴重志同貧素十一年卒年九十八詔給絹布綿錦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

廉吏傳

北朝高允

六

蒙賚者莫及焉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謚曰文忠而不代諫不為名五十餘年歷顯貴諸子無采家無官爵此北朝第一人○推財為沙門自是上根

中胡叟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少聰敏學不師受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後入漢中隨宋梁秦二州刺史吉翰入蜀多為豪儁所尚時蜀沙門鳩率僧旅幾於千人鑄丈六金像宋帝惡其聚眾將誅之叟為赴丹陽啓申其美得免焉沙門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曰吾為德請財何為也一無所受後西入沮渠遂歸

廉吏傳

北朝胡叟

二

魏拜虎威將軍家於密雲蓬室草筵不治產業常苦饑貧但乘一犂牛敝韋袴褶而已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受高閭曾造其家值叟襤褐曳薪從田間歸為問設濁酒蔬食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敝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活千僧不受德襤褐曳薪侍妾跛眇俱可觀



下沈文秀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初為郡主簿稍遷青州刺史慕容白曜破青州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躲送於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遂鎖送京師宥死待為下客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拜為外都下大夫累遷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廉吏傳 北朝沈文秀 八

一無所納卒守清貧在州數年卒年六十一

持節不拜如不拜官竟是蘇武

中元雲

元雲魏任城王也年五歲恭宗崩號哭不絕聲世祖聞之而呼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顯祖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聽理民訟甚收時譽延興中顯祖集羣臣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雲力諍於是傳位高祖後仇池氏反又命雲討平之除都督徐兗二州緣淮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不許雲甚號成疾乃許之雲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為中外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累遷使持節都督陝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曹心庶獄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匹太和五年薨遺令薄葬勿受賜隧喪至京師車駕親臨哭之謚曰康有至性善撫綏

廉吏傳 北朝元雲 九



下韓麒麟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幼而好學，父亾在喪有禮，鄉邦稱之。高祖時，拜給事黃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兗畔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上表陳時務，言俱切。中十二年，卒於官，年五十六。勅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如此。贈安東將軍。

廉吏傳

北朝 韓麒麟

十

燕國公謚曰康

置律令坐傍，真是君子懷刑。

下平恒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恒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鈎深致遠，多所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錄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祕書丞。太和十年，卒，年七十六。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廉吏傳

北朝 平恒

十一

候謚曰康

著書



上崔挺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也三世同居門有禮讓後頻值饑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糶踊貴鄉人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貧困不為畜積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歷遷光州刺史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逋亾合門充役挺上書諫得止後遙授

廉吏傳

北朝 崔挺

十二

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藏之海島垂六十年忻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即位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贈送挺悉不納後北海王詳為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為司馬四年卒於位年五十九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諡曰景光州故吏聞凶

有子如此

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如此挺歷官二十年餘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舊故多有贈賄諸子推挺素心一無所受

友于兄弟遺愛吏民至諸子推其素心贈賄都却清風遠矣○九十老人奇

廉吏傳

北朝 崔挺

一三



中劉懋

劉懋字仲華彭城人也聰敏好學多識奇字性沈厚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為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累官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卒家甚清貧亾之日徒四壁而已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誄賦頌及諸文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廉吏傳

北朝 劉懋

十四

立考功法撰物祖惜乎不見其書

上盧義僖

盧義僖字遠慶范陽涿人也早有學尚識度沉雅年九歲喪父便有志性少為僕射李冲所嘆美起家祕書郎歷中散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儻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既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執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

廉吏傳

北朝 盧義僖

十五

女易五男卿豈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為此也適他族臨婚之夕太后遣中常侍就家勅問內外懼怖義僖夷然自若歷官衛尉卿都官尚書左光祿大夫義僖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忻然甘之興和中卒年六十四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孝簡散秩多年澹然自得后勅停婚夷然自居非獨性儉真有雅尚



下鹿念

鹿念字未吉，濟陰乘氏人。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為館客，嘗詣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念覺，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念大怒，即停舟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還。後為御史中尉，累官左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念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

廉吏傳

北朝 鹿念

十六

上岸償禾是癡廉

元順

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子也。時四方無事，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為樂，而順惟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審諤，澹於榮利。於時領軍元叉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又累官征南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左僕射。爾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

廉吏傳

北朝 元順

十七

害衣冠，遂便出走，為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康奴正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諭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帝怪而問曰：「黃門何為聲散？」偉以狀對。帝勅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亾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賜絹百匹，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諡曰文烈。



讀書有直節○令史裂裳黃門聲散亦足見僕射

廉吏傳

北朝元順

一八

中盧景裕

盧景裕字仲儒范陽涿人也少聰敏專經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天平中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修驛馬特徵使教諸子齊文襄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儒令景裕解所注易義理精微吐後開雅從容往復無際可尋元顥入洛以為中書郎普泰初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嘗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澹於榮利飯蔬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補齊王開府屬宰於晉陽經明行修進退恬澹

廉吏傳

北朝盧景裕

十九



下常景

常景字永昌河內人也少聰敏初授論語毛詩一  
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為  
律博士後為門下錄事太常博士累官幽安玄等  
四州行臺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景自少  
至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  
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  
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為期友人  
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  
將何以自濟也乃率朋輩各出錢千文為景買馬  
天平初遷鄴景匹馬從駕齊獻武王以景清貧特  
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武定六年以老疾去  
官詔曰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歷事三京年彌五  
紀朝章言歸祿奉無餘家徒壁立空從哀恤以旌  
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

貪書

下羊敦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性尚閒素學涉書史以  
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為本州別駕公平正  
直見有非法終不判署歷遷廣平太守治有能名  
姦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饋未  
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  
解衣質米以供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  
百匹興和初卒年五十二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  
廉吏傳 北朝 羊敦 二十一  
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  
採藕根而食



上李元忠

李元忠，趙郡栢人人也。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永安初，拜南趙郡太守。值洛陽傾覆，莊帝幽崩，元忠棄官還潛，圖舉義會。高祖率眾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時刺史爾朱羽生阻兵據州，遂擒斬羽生。歷遷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元忠表求賑貸，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已，遂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典和末，拜侍中。武定元年，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家無儻不室，若縣罄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戴，卿用綰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請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燕贖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蒸蒸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

考者  
將作  
龍事  
龍事  
龍事  
龍事

廉吏傳

北朝李元忠

二十三

相顧嘆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三年，領衛尉卿，尋卒於位。年六十，詔贈織布五百匹，使持節督定冀殷幽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謚曰敬惠。

舉義討亂，擅出十五萬石賑貸，披藿出妻俱豪傑之槩，不是酸儉。

廉吏傳

北朝李元忠

二十三



中郎基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汎涉墳典尤長吏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眾攻圍海西基悉力固守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此後帶潁川郡獄訟清息官民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簷

廉吏傳

北朝郎基

七十四

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後字官樞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泣

聰明人風流罪過亦自佳

上袁聿修

袁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也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齊天保初除太子庶子累遷司徒左長史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為信州刺史為政清淨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懽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尋除都官尚書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餽饋聿修為尚書郎十

廉吏傳

北朝袁聿修

七十五

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為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與邵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愿得此心不貽後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欽承來青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後入周位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加上儀



同累遷都官尚書二年出為熊州刺史卒

昔為清郎今作清卿○御史不到信州如此高風今亦難得

廉吏傳

北朝 袁津修

二六

石曜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以儒學進居官至清儉武平中為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為兗州刺史性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聚斂絹數千匹以遺之及至黎陽曜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外並須出於吏民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後終譙州刺史著石子十卷

廉吏傳

北朝 石曜

二七

廉有風節



中賀蘭祥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為周太祖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書傳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在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尋進爵為公歷官都督三荆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頗有惠

廉吏傳

北朝續賀蘭祥

二十八

定四年薨年四十八贈使持節太師同岐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景立功

廉吏傳

北朝續賀蘭祥

二十九



上裴俠 初名協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歷官義陽郡守左中郎將從孝武西入關賜爵清河縣伯後事周文帝以沙苑之捷進爵為侯後除為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

廉吏傳

北朝裴俠

三十一

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直為官市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號為獨立使君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為

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為俠曰夫清者蒞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况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將復何言鳳等慚而退累遷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遷工部中大夫俠嘗卧病大司空宇文貴小司空申徽並來候俠俠所居廉吏傳

北朝裴俠

三十一

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為起宅賜田十頃武成元年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獨立使君清者蒞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是廉箴



唐瑾

唐瑾字附璘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年十七周文帝聞其名乃貽瑾父末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從橫多武略瑾雍容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諉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從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封姑臧縣子累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於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並參之

廉吏傳

北朝唐瑾

三十三

後為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帝自謂得人號為六俊然瑾尤見器重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為江陵既平衣冠仕伍並沒為僕隸瑾察其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眾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

實密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論平江陵功進爵為公累官司宗中大夫兼內史尋卒於位贈小宗伯謚曰方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假恒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烈風雖開夜晏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乏者又割膏腴田宅以賑之所畱遺子孫者並燒塉之地朝野以此稱之

廉而方

廉吏傳

北朝唐瑾

三十三



廉吏傳目錄

隋

韋師

侯莫陳穎

梁毗

柳儉

劉曠

骨儀

房彥謙

敬肅

隋統壹六朝席富盛前代無比平陳以後淫侈

亡度皇綱不正文武將吏賊穢之響相屬糾檢

不勝以廉著者寥寥八人而已

廉吏傳

目錄 隋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隋

上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少有至性初讀孝經  
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  
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  
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

廉吏傳

隋 韋師

後為主簿及平高氏詔師安撫山東徙為賓部大  
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并陞侯平陳之役  
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為  
清白後上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  
甚有治名卒於官謚曰定

軍旅中為廉士○能知蕃夷山川國俗



中 侯莫陳頰

侯莫陳頰字遵道代武川人也魏大統末以父崇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受禪累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頰清德俄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頰治為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廉吏傳 隋 侯莫陳頰 二 吏以鎮撫之於是徵頰入朝及進見上與頰言及平生以為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到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煬帝即位徵歸京師數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後拜頰為南海太守後四歲卒於官謚曰定

吏嶺南閩越者多不廉今尤比比是以取頰

中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周武帝時封易陽縣子累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為侯遷治書侍御史轉雍州贊治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雋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之毗憂憤數月而卒

對金慟哭蠻夷感化



中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為人不苟，量立行清。苦為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未幾出為廣漢太守，甚有能名。後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為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及蜀王得罪，儉坐免。及還鄉里，乘敝車，羸馬，妻子

廉吏傳

隋柳儉

四

衣食不瞻。見者咸嘆服焉。煬帝嗣位，徵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因賜帛二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大業末，唐兵尊立恭帝，儉縞素南向慟哭。既而歸唐，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

訟獄庭遣不為文書約束。今人罕見。○與獨立使君同品。

廉吏傳 隋

中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奉祿，賑施窮乏。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無繫囚，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遷臨潁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帝召見，獎諭擢拜莒州刺史。

循吏

廉吏傳

隋劉曠

五



中骨儀

骨儀京兆長安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郎於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

廉吏傳

隋骨儀

六

中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冲本清河人七世祖遷於齊因家焉彥謙天性穎悟年七歲誦數萬言丁所繼母憂勺水不入口者五日遇期幼之喪必蔬食終禮其後受學於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年十八齊州刺史廣寧王孝珩辟為主簿在職清簡州境肅然開皇中為監察御史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後徵拜司隸刺史大業九年從駕渡遼監扶餘道廉吏傳 隋房彥謙 七 軍其後隋政漸亂朝廷靡然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出為涇陽令卒於官年六十九彥謙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奉祿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至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常從容獨笑顧謂其子女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富而賢者往往以官貧○有子



廉吏傳目錄

唐

溫彥博 屈突通 皇甫無逸

李襲譽 張玄素 李素立

岑文本 賈敦頤 阿史那社介

韓思彥 韓思復 蘇瓌

張嘉貞 崔玄暉 李尚隱

裴寬 楊瑒 蘇頲

廉吏傳

目錄唐

盧懷慎 王丘 杜暹

陸景倩 盧奐 元德秀

劉晏 鄭虔 歸崇敬

班宏 段秀實 楊綰

常袞 顏泉明 李勉

趙憬 韓滉 王緯

李嶽 薛珽 陸贄

陽城 范希朝 馮伉

孔戣 郝士美 楊於陵

程昇 韋丹 李夷簡

裴玢 韋夏卿 崔戎

韋貫之 錢徽 何易于

李景讓 韋表微 宋申錫

蕭倣 韋正貫 劉瞻

司空圖

唐三百年間之名臣將相多矣貞觀開元而後

廉吏傳

目錄唐

禍亂迭作於時忠公強幹才略之傑檢其以廉

著者傳焉如張玄素陸贄劉晏李勉輩其尤也

合之得六十一人僧孺失維州構黨禍與盧杞

險阻兇殘罪差減然以列於廉吏吾竊恨之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唐

中溫彥博

溫彥博字大臨并州祁人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郎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為司馬藝以州降彥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為中書舍人遷侍郎突厥入寇彥博以并州道行軍長

廉吏傳

唐 溫彥博

一

史戰大谷王師敗績被執太宗立突厥歸款得還貞觀四年累遷中書令封虞國公彥博善詞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詔命若成誦然進止詳雅人皆拭目高祖嘗宴近臣遣秦王諭旨既而顧左右曰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年六十三彥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恨不許少閒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殯別室帝命

有司為搆寢贈特進謚曰恭

當彥博兵敗被執突厥知天子近臣數問唐兵多少及國虛實彥博寧死不對憂囚陰山自分為胡鬼矣豈有虞國公之望哉嗚呼此所以官登令僕而家無正寢也

廉吏傳

唐 溫彥博

二

二



中屈突通

屈突通先仕隋，勲績茂著，累官左驍衛大將軍，關  
 內討捕大使。及高祖起兵，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  
 祖留兵圍之，遂率大軍濟河，通大懼，乃留郎將堯  
 君素守蒲，自引兵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後  
 勢蹙，被擒。帝勞曰：「何相見晚邪？」泣曰：「通不能盡人  
 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  
 部尚書。蔣國公為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  
 果，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  
 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資金銀六百兩，綵千段，  
 累官工部尚書、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卒。年七  
 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後詔配饗太宗廟廷。  
 永徽中，贈司空。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慎顯，  
 既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  
 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  
 道源二人。通二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

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  
 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故通之清益顯云。  
 武人耳，清白死不變，以此亦見魏徵知人匡主。

廉吏傳

唐 屈突通

四



下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也仕隋歷官右武衛將軍煬帝遇害乃與段達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棄母妻斬關自歸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尊遇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累遷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橫恣人不聊生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後出為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

廉吏傳

唐皇甫無逸

五

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他境嘗按部宿民家鑄鍊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挂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是時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遵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孝

小心人

皇甫無逸斷帶為挂市必他境果哉硜硜君子

陋之及讀唐書乃得其故當神堯時屢為仇人所誣幾至族滅賴天子明聖連斬告者亦危矣嗚呼君子不幸而當此以策數馬之意又安可少乎

廉吏傳

唐皇甫無逸

六



中李襲譽

李襲譽字茂實其先本隴西狄道人五世祖避地  
更爲金州安康人仕隋爲冠軍府司兵高祖定長  
安召授太府少卿安康郡公拜潞州總管有功累  
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  
盡地利民多歸本召爲太府卿爲人嚴慤以威肅  
聞居家儉厚于宗親祿稟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  
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  
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  
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請可進求官至  
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遷涼州都督改同州刺  
史後坐事廢爲民流泉州卒  
平心人○語子孫不綺綺

廉吏傳

唐李襲譽

二

上張玄素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  
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  
殺之是無天也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  
太宗卽位問以政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  
詔發卒治洛陽宮且東幸玄素上書力諫詔罷役  
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直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  
事有回天之力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  
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再上書極諫太子怒遣  
刺客伺之會宮廢坐除名爲民頃之召授湖州刺  
史徙鄧州高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  
被陷小吏千餘人號泣請代死○非小廉能得  
此○論事有回天之力

廉吏傳

唐張玄素

八



中李素立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秘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領瀚海都護。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素立止受酒一椀，歸其餘。開屯田，立署次虜，益畏威。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永徽初，為蒲州刺史。將行，還所儲乾並什器于州齋。家書就道。會高宗特廢朝一日，謚曰平。

廉吏傳

唐李素立

九

中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眾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善文詞，多所貫綜。蕭銑僭號，召為中書侍郎。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寇。文本說止之。孝恭喜，署別駕。從擊輔公祏，典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以李靖薦，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勅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遂代師古為侍郎，專掌機要。封江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諫，帝善之。踰年為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甲兵之料配差，叙籌不廢手。由是神明頓耗。帝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卒。年

廉吏傳

唐岑文本

十



五十一、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陪葬昭陵。始文  
本貴、常自以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帶事母  
孝、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  
稱其忠謹、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  
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  
弔、不受慶。或勸其營產業、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  
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  
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  
家事。

康東傳

唐岑文本

十一

以身殉官以廉謹殉身

中賈敦頤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時、歷數州刺史、資廉潔、  
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  
其為刺史也。後為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滄二水、歲  
溢、溢壞室廬、寢洳數百里。敦頤為立堰、水不能暴  
百姓利之。未幾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  
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搥伏、下無  
能欺。卒于官、弟敦實為洛州長史、亦清靜寬惠。洛  
人懷之、始洛人為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  
太子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

康東傳

唐賈敦頤

十二



阿史那社尒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處羅卒哀毀如禮治衆十年無課歛或勸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故首領咸愛之貞觀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于靈州詔尚衡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典衛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社尒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又所取皆老弱陳弊太宗美

廉吏傳

唐 阿史那社尒

十三

其廉常與郭孝恪等五將軍討龜茲孝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尒社尒不受帝聞之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累官右衛大將軍永徽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元

夷狄也潔已豐下何況中國衣冠

也 後 戶

韓思彥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萬年令李乾祐異其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巡察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厨宰飲以乳二人悟齧肩相泣乃請輟訟嘗使并州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萬緡思彥劾處死武后爲請而免爲諸武及宰相李義府所惡出爲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釋其冤

廉吏傳

唐 韓思彥

十四

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至官闕月自免去放蹟江淮間久之召爲御史出爲江都主簿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州張僧徹者盧墓三十年詔表其闕請思彥爲頌餉練二百匹不受時歲凶家窶其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練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武后惡之被劾出爲朱鳶丞遷賀州司馬卒



劾武氏釋尉遲子姓寃廉吏之有氣諛者

廉吏傳

唐韓思復

十五

上韓思復

韓思復字紹復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長山縣男思復少孤母為語父凶狀感咽幾絕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開元初為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瘞思復非之出為德州刺史拜黃門侍郎遷御史大夫徙太子賓客累遷吏部侍郎為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復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廉吏傳

唐韓思復

十六



上蘇瓌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擢進士第，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舉孝悌，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率取鉅萬，瓌單身襍被，自將徙同州刺史。奏康吏傳 唐蘇瓌 十七

空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者。時十道使括天下，下戶人畏搜括，卽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度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實檢，租調以免勞弊。神龍初，入為尚書右丞。瓌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再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中宗復政，妖人祕書員外監鄭普思、支黨徧岐隴，相煽為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不悅。

司直范獻忠進曰：「瓌為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請先斬瓌。於是僕射魏元忠等皆頓首謝，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當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嘿然。瓌曰：「宰相燮和陰陽，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進。」燒尾帝崩，遺詔相王以太尉輔政，宰相宗楚客等附韋后，欲削去瓌，爭不得，稱疾不朝。是月，韋后敗，睿宗卽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為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謚曰文貞。遺令薄葬，布車一乘。瓌治州考課，常最為宰相。陳當世利病甚多。開元六年，詔與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子三人，頌有父風。

蘇氏父子為相，俱廉儉，有幹濟而文貞操更著。

康吏傳

唐蘇瓌

十八



中張嘉貞

張嘉貞字嘉貞蒲州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見內殿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拜監

廉吏傳

唐張嘉貞

十九

察御史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時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眾即以為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無由聞天下事天子以為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陛下不以

廉吏傳 唐上

臣不肖必用臣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即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出為幽州刺史踰年為戶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明年坐與王守一善貶台州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為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以疾丐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

廉吏傳

唐張嘉貞

二十

也或時以此失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子延賞延賞子弘靖皆至平章事時號三相張家

嘉貞對玄宗言必用臣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又曰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孫酒色費我無是也皆格言○嘉貞之進與馬周等

五五九



玄宗時自請作相壯哉言乎至幽州召還賜宴中書府以夙嫌慢罵張燕公褊矣何與請赦上變者之反也

廉吏傳

唐張嘉貞

二十一

上崔玄暉

崔玄暉本名暉博陵安平人也舉明經居父喪盡禮盧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常戒玄暉曰吾聞姨兄辛亥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其所從來必出于祿稟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守以清

廉吏傳

唐崔玄暉

二十二

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長安元年為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為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以誅二張功為中書令俄拜博陵郡王罷政事賜實封五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知都督事會貶又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謚曰文獻玄暉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自遠會



食無他爨與弟昇尤友愛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焉當時稱重玄暉終始一節風貽子弟賢母之教焉可誣也武后還舊官亦自解人

五王提禁旅誅雄狐唐社稷殞而復建不媿平勃矣及為奸臣淫后所逐一時貶歿桓彥範最酷為周利貞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殺之袁恕已飲野葛數升不歿歿于擊敬暉亦利貞所害獨張柬之及玄暉道病先歿反若天幸論者以為除惡不盡卒受其亂是也以愚觀之天將以開隆基而又何五人之恤哉

廉吏傳

唐崔玄暉

二十三

上李尚隱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舉明經神龍中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時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闕材廉者輒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鷙刻人憚其彊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為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為申明

廉吏傳

唐李尚隱

二十四

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累遷御史中丞兵部侍郎蒲州刺史河南尹以失覺妖賊左遷桂州都督稍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袖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丘為御史大夫改太子詹事進戶部尚書前後更揚益二州長史東都畱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謚曰貞尚隱凡三入御史府標繩惡吏不以殘摯失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



仕官未嘗以過謫唯劾詆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

劾罪雪寃二事俱有功行

唐李尚隱

唐李尚隱

二十五

下裴寬

裴寬絳州聞喜著姓性通敏工騎射彈碁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為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荅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廉吏傳 唐裴寬 二十六 永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鶴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為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肯為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天寶初由陳畱太守拜范陽節度使夷夏感附三年入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為李林甫所搆連貶安陸別駕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為禮



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為政務清簡所蒞人愛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為首

裴寬之瘞鹿華子魚之揮金一也君子不貴以矯世則可矣史稱寬彊直及為林甫所貶羅希奭既殺李適亦過安陸將殺寬叩頭祈哀乃

去懼終不免巧為浮屠烏覩所謂鬚眉丈夫哉

廉吏傳

唐裴寬

三七

上楊瑒

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初為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檄取畿內嘗負逆人貨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為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為丁限及敗有司追趣其課瑒執不可由是顯名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吝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

廉吏傳

唐楊瑒

二八

為所構瑒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為恐脅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府可廢玄宗直之為逐日知瑒進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帝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瑒言利病尤詳帝咨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喑默唯唯獨瑒抗議故出為本州刺史後入為國子祭酒再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十八贈戶部尚書謚曰貞瑒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



喪祭乃据舊典爲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衰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若有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石耳不肯立碑足以媿今人

廉吏傳

唐楊瑒

二十九

中蘇頌

蘇頌字廷碩雍州武功人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再舉賢良方正異等爲監察御史詔覆來俊臣等冤獄頌驗發其誣多從洗宥拜中書舍人時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在禁筦朝廷榮之玄宗平內亂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後李又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

廉吏傳

唐蘇頌

三十

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頌及又何愧前人哉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脩國史與宋璟同當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卒年五十八帝哭之於洛城南門贈右丞相謚曰文憲頌性廉儉奉稟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

千言覆誦百緒無差翰苑中稱才



中盧懷慎

盧懷慎滑州人第進士歷官黃門侍郎開元元年  
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又兼吏部  
尚書以疾乞骸骨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成懷  
慎清儉不營產業器玩服飾無金玉文綺之麗所  
得祿賜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猶寒饑赴  
東都領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  
愿候之見敝簣單席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  
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  
手曰上求治切然亭國又稍倦于勤將有憊人乘  
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惟一老蒼  
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  
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  
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後帝校獵鄠杜間望懷慎  
家環堵庫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  
慎大祥帝卽以緜帛賜之為罷獵經其墓碑表未

廉吏傳

唐 盧懷慎

三十二

廉吏傳 唐上

立侍踣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侍郎  
蘇頲為之文帝自書子奐奕

懷慎生不能飽妻子死不能辦喪事可謂非真  
清乎其與姚崇同相玄宗自以才不逮每事推  
而不專可謂有休休之風矣世儒不見全史沿  
聞伴食一語多羞稱之不知模稜伴食皆當時  
輕薄子所構不可信趙璟陸贄同列以贄才高  
每事不讓卒去之以行其志此可為不伴食也

廉吏傳

唐 盧懷慎

三十二

哉

五六五



上王丘

王丘字仲山十一擢童子科他童皆專經而丘獨屬文繇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開元初為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來采錄精明無與丘比久之為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饑議以中朝臣為刺史重其選以革頽弊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開元十三年帝東巡丘餽牽之外一無他獻帝嘉之入知吏部選改尚書左丞以父喪解服除為右散騎常侍知制誥歷御史大夫以疾徙禮部尚書致仕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能自給帝嘆之以為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天寶二年卒謚曰文

帝所過無他獻老不能給藥餌

上杜暹

杜暹濮州濮陽人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暹為受百番眾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為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谷重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眾安勸孚以狀言執政繇是擢為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積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即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厥大驚度積追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暹覺

唐史傳

唐王丘

三十三

唐史傳

唐杜暹

三十四



其謀發兵計斬之。支黨悉誅。于闐遂安。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罷爲荊州都督，歷魏州刺史、太原尹、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年卒，贈尚書右丞相、太常，謚曰貞肅。帝勅有司改謚貞孝。暹友愛撫異母弟，甚厚。其爲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壘壘爲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旣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

廉吏傳

唐 杜暹

三十五

陽受而陰埋之出境移文此等作用非拘拘廉守

中陸景倩

陸景倩，蘇州吳人，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史何許人真清一語使景倩傳

廉吏傳

唐 陸景倩

三二六



上盧奐

盧奐、懷慎之子、蚤修整為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于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召為兵部侍郎、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惟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賊敗、故以兵代之、汚吏、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時

康吏傳

唐 盧奐

三十七

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

盧奐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

盧奐父子清白為時名臣弟奕以忠貞與二顏

段太尉比節鳴呼盛矣及奕子杞奸邪誤國為

唐大慙有性不善寬其然乎然杞亦清

介為時所稱此其貪殘甚于貪污不可不論

上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參軍德秀以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為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漚流能食乃止既

康吏傳

唐 元德秀

三十八

長將為娶家苦貧乃求為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

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

誅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囚去無乃為累

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

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舖五

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

頓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輩優伎數百

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



聯袂歌于為于于為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  
 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  
 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  
 遺者歲滿筒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  
 定居不為墻垣扇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  
 酒陶然彈琴自娛人以酒殺從之不問賢鄙為酣  
 飫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筆瓢而已門弟子喬  
 潭時為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謂過禮  
 廉吏傳 唐 元德秀 三十九  
 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吾兄弱無固性  
 無專老無在歿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吾  
 兄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世錦繡未嘗求足  
 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  
 未嘗完布帛而衣其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  
 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元事德秀及卒謚曰  
 文行先生天下高其人不知謂之元魯山  
 文行先生○自乳兒子念毋不娶歌于為于天

子之前特異○河內人其塗炭乎此聖主語

廉吏傳

唐 元德秀

四十



上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卽授太子正字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後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璘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代宗朝領東都河南江淮

廉吏傳

唐劉晏

四十一

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旬農按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淮泗至河陰鞏洛盡得其病利然畏人牽制乃遺書於宰相元載備陳利害載方內擅朝權得書卽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曰卿朕之鄴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

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推處殿最分明下皆懼伏晏在位佐軍興實國用歛不及民而用度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筭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閒劇卽日剖決無畱所居脩行里粗樸庫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德宗朝楊炎執政以宿怨與荆南節度使庾準誣晏謀作亂與朱泚書語言怨望貶忠州刺史建中元年詔中人賜晏歿年六十五天下以爲寃時簿錄其家唯

廉吏傳

唐劉晏

四十二

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興元初帝寢寤乃許歸葬後贈鄭州刺史加司徒晏理財清忠古今絕稱而以誣歿豈曰有天其得用事展才妙在遺書元載而卒以此致炎怨甚矣權門之不可濡足亾論私潤卽爲公家事亦宜戒也論至此孟子枉尺直尋之不可不得目之爲拘腐○天下金穀皆在掌握而錄其家僅雜書兩乘米麥數斛此非小小廉介



晏之功新舊史皆言之有陳諫者著論以爲管  
蕭之亞信矣故不論論其軼事楊炎之殺晏也  
雖爲元載報讎尤以同官吏部時已爲侍郎晏  
爲尚書而盛氣不相下一旦作宰相遂殺之耳  
及後炎自門下遷中書而盧杞代居門下同執  
政以杞無文學貌陋不與會食杞亦恨誣以異  
志俄貶崖州亦死于縊炎之所以殺晏杞之所  
以殺炎何其符歟然杞所殺最多罪過于炎雖

廉吏傳

唐劉晏

四十三

貶而卒以良歟何哉

上鄭虔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綴當世事  
著書八十餘篇有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者虔蒼黃  
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  
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  
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  
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  
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  
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緝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  
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虔善圖山水  
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徃日  
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  
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使劫  
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虔稱風緩求攝市  
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爲台州司戶叅軍事數  
年卒虔學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

廉吏傳

唐鄭虔

四十四



寡無不詳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澹如也杜甫嘗  
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云有鄭相如  
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間問何所業相如  
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  
然即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  
賊臣竊位公當汗偽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  
謂云何荅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  
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矣故

廉吏傳

唐 鄭虔

四十五

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鄭虔受知明皇帝書法詩畫稱三絕使少念脂  
膏不寒餒死矣世多譽其為祿山市令嗟乎人  
各有能有不能何必殺身成仁乃君子乎且當  
時死節之臣無如顏太守而祿山過常山時亦  
嘗謁道左賜紫袍時未可以死也虔之密章靈  
武何可量哉

中歸崇敬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天  
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  
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為主客員外郎代宗  
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化天  
下則國富而兵可用大曆初授倉部郎中充弔祭  
冊立新羅使海道風濤舟幾壞眾驚謀以單舸載  
而免崇敬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  
選風息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貿舉所無崇敬棠  
棗唯衾衣束夾傳其清德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  
學士累官工部尚書後年老以兵部尚書致仕卒  
年八十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所論撰數十篇  
欲以儉化天下東夷傳其清德

廉吏傳

唐 歸崇敬

四十六



中 班宏

班宏、衛州汲人。天寶中，擢進士第，高適鎮劍南，表為觀察判官。有以左道謀作亂者，事洩，誣引屯將衆，洵懼，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大曆中，累遷給事中。李寶臣死，其子惟岳匿喪，求節度使，帝遣宏使成德，喻其軍，惟岳厚獻，遺宏不納，還報稱旨。擢刑部侍郎，旋進吏部。貞元初，旱蝗，賦調益急，以戶部侍郎副度支使韓滉，俄又以尚書副宰相領度支。寶參與參不合，參讓使，宏判度支，以爭職，領為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張滂所讒，於是移病歸第。宰相因奏，班宏、張滂分掌財賦，如劉晏、韓滉故事。尋卒，年七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宏清潔，勤力，農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巳益恭。

一 劉晏、韓滉、班宏相繼領度支，河渭以東、江浙以西，財賦倍萬，盡出掌握，而三人者又非儒雅道德之士，如是而不染愈難矣。張滂言宏為度支。

廉吏傳

唐 班宏

四十七

使不一歲，家輒鉅萬，豈其讒人之言乎？史官稱宏清潔，吾從史。

廉吏傳

唐 班宏

四十八



上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者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按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為安西府別將常從大將高仙芝封常清與虜戰功多後為安西節度使李嗣業判官嗣業卒眾推荔非元禮為帥奏推秀實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多死唯秀實以恩信為士卒所服皆羅拜送更推白孝德為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即日鼓行人援孝德徙邠寧署度支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屯奉天仰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掠秀實曰使我為軍候豈至是乎遂知行營事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為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為副元帥居蒲子晞以尚書領節度使屯邠州士放

廉吏傳

唐段秀實

四十九

廉吏傳

唐段秀實

五十

縱不法孝德不敢劾秀實乃自請為都虞侯俄而晞士入市刺酒翁秀實立取斷首置梨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秀實選老健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晞出因喻晞以郭氏功名所係晞再拜謝乃曰敢謹者死邠由是安後馬璘代孝德每事咨問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以故赴難征伐數有功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璘卒一軍戢然即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秀實在鎮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贏財賓佐至議軍政不及私大曆十三年來朝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帝悅慰賚還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恨秀實異議召為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見大喜秀實因說泚迎乘



與泚不應秀實乃與將軍劉海賓等謀誅泚事洩  
因泚召計事遂戎服往語至僭位奪賊相象笏奮  
擊泚中顙流血遂遇害年六十五初秀實自涇州  
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已  
而泚固致大綾三百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汗吾第  
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  
帕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爲言於  
帝及涇卒亂皆如其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諡曰

廉吏傳

唐 殷秀實

五十一

忠烈帝還京又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云

世儒不讀全史偶見太尉奮擊賊泚以爲忠勇  
人也柳宗元所狀逸事亦不具論蓋以佐史官  
之不及耳當徙涇州時別將王章之謀乘夜作  
亂而太尉陽怒鼓人遷延數刻以悞其節遂四  
鼓而曙及馬璘死令家人宗族賓將吏卒各哭  
其所不得居喪側離立者皆捕治謀追賊將韓  
旻時倒用司農印皆古名將所未有其他奇謀

大略俱不在李郭下嗚呼廉與不廉何足以論  
太尉要之全德更難矣

廉吏傳

唐 殷秀實

五十二







豈人非不  
如古神

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宅聞  
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  
云

絕清澹人不但廉也其作用俱從廉生故務減  
不務增○子儀撤座中聲樂至清感人亦子儀  
盛德事

廉吏傳

唐楊綰

下三

中常袞

常袞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安交遊  
文采贍蔚長於應用器重一時累遷中書舍人魚  
朝恩賴寵兼判國子監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  
不宐以宦官領時回紇有戰功得留京師益驕悍  
數與軍人格鬪至奪舍光門魚契走城外袞建言  
宐早防遏恐其變不細又諸道爭以侈麗奉獻者  
袞以為漢文帝還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

廉吏傳

唐常袞

下四

祖碎琥珀枕今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類出於民  
是欲怨媚上宐斥還之代宗嘉納遷禮部侍郎時  
宦官劉忠異等權震中外有所干請袞皆拒卻元  
載死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楊綰同  
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袞苛細以清儉自賢會綰卒  
袞始當國故事日出內厨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  
袞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宅宰相不從乃止袞為相  
散官纔朝議而無封爵郭子儀言於帝遂加銀青



光祿大夫封河內郡公德宗卽位表奏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潮州刺史建中初起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衮至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於官年五十五贈尚書左僕射

却進獻與拒却宦官皆今時所難得又以文采典闔學校而以清儉自賢務苛細非宰相之器也

廉吏傳

唐 常宗

下五

王顏泉明

顏泉明太子太保忠節公杲卿子也有孝節初杲卿謀以常山起兵討安祿山使泉明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為應及還未至而常山已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李光弼獲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間關得免及思明歸國而族父真卿方為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是并得之悉錢三萬先贖姑女還取貲復往則已女

廉吏傳

唐 顏泉明

下六

復失之袁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勻薄相扶挾度河託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謙也分柩還長安履謙妻疑歛其儉狹發視之與杲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郾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奏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餽粥不給無愠歎居母喪哀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為難



上李勉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少喜學，調開封尉。治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員外郎，歷汾州刺史、河南尹、江西觀察使，入為京兆尹，尋拜嶺南節度使。先是西南夷舶歲至纔四百，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柁居官久，未嘗飾

廉吏傳

唐李勉

下七

器用，市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畜犀珍投江。中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沂國公，滑毫節度使令狐彰且歿，表勉為代。從之。德宗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為汴宋河陽等道都統。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檢校司徒平章事召。貞元初，帝起盧杞為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眾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

題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年，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謚曰貞簡。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勉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及歷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為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

廉吏傳

唐李勉

下八

此忠肝義膽人



中趙憬

趙憬字退翁渭州隴西人也憬志行峻潔不屑銜  
 賈寶應中方營泰建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  
 下薦饑憬褐衣上疏請殺禮從儉士林嘆美試江  
 夏尉累遷湖南觀察使召還闔門不與小交李泌  
 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辨通古今德宗悅拜給事中  
 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為使而憬以御  
 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入獨  
 廉吏傳 唐趙憬 下九  
 憬不然使未還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憬堪此遂以  
 命之寶參罷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  
 陸贄同輔政贄於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  
 繇是不平數稱疾及罷贄乃始當國憬精治道常  
 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歛寬刑懇懇為天子言之  
 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帝皆然之  
 輔政五年卒年六十一贈太子太傅謚曰貞憲憬  
 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生家得稟入

先建家廟而竟不營產

立身正家匡時俱以廉約

廉吏傳

唐趙憬

下十



上韓滉

韓滉字太冲京兆長安人父休玄宗時為宰相方直峭鯁尋見罷滉以蔭補官為人彊力嚴毅明吏事簿最詳緻累遷給事中尚書右丞連知兵部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滉檢制嚴密儲積豐實德宗立有言滉培剋者出為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尋為鎮海軍節度使綏輯百姓均租調

廉吏傳

唐韓滉

下十一

之行為迎扈備耳帝乃解因遣其子考功員外郎臯歸省滉感悅流涕明年入朝過汴與汴帥劉玄佐約為兄弟遺其裝錢二十萬縉勸令入朝及見天子薦玄佐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寢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拒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眾城涼鄯洮渭臣請以本道財賦給軍士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河隴可復

廉吏傳

唐韓滉

下十二

論者疑其飾情

公忠清儉

○表前十年一易絹裙破然後易有晏子之風



中王緯

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舉明經以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大曆中與李泌俱為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判官嗣恭欲殺泌緯護解得免泌執政奏於已有私恩德宗許為泌報故進緯給事中會浙西觀察使欽泌擬緯帝曰是朕為君報德者黃門要地獨不可留議事邪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清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奏蠲韓滉時罰錢未入者

廉吏傳

唐王緯

下三

清惠○刻

中李巖

李巖嗣封吳王累至宗正卿檢校刑部尚書薨贈太子少保性介直面刺人短歷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風雨收恤甥姪慈愛過人家無留儲公卿合贈乃克葬

廉吏傳

唐李巖

下四



薛珏

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為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遜避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廝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繁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

廉吏傳

唐 薛珏

下十五

吏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言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歷汴州刺史河南尹入為司農卿遷京兆尹後坐善寶參改太子賓客出為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簡廉肅參聞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

廉吏傳

唐 陸贄

下十六

事時皆避其言遷監察御史召為翰林學士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帝寵遇甚渥而贄孤立一意為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但為中書舍人俄以母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贈遺一不取惟韋臯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為學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為相而寶



參素不平、忌之、贊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帝用裴延齡而贊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尋貶忠州別駕、贊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為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牙爪宣力蓋贊有助焉、贊在

廉吏傳

唐陸贄

十七

位、言事皆剴拂、帝短怒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追他郵乎

宣公忠讜、戡難匡王賢愚、皆知之、其被放闔戶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可為賢者明哲之法。○嘗記高歡、侯景、諸將非慕容紹宗無可遣者、而舉朝疑之、獨陳元康以屢受饋遺、料其必至、嘗嘆服元康以為有宰相之略、杜預通經、學古為晉儒宗、亦饋遺洛中權貴、經營天下者

其妙用固如此乎、及讀陸宣公翰苑集、德宗見贄清慎、太過諭受鞭靴、而贄上疏極論、以為鞭靴不已、必及金玉、因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通、何能中絕其意、不覺喟然而嘆也、嗚呼、吾于贄見聖賢之學矣

廉吏傳

唐陸贄

十八



上陽城

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塔城常易衣而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惻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同處而益疏我不忍為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有爭訟者不詣官而詣城歲饑其迹不過

廉吏傳

唐陽城

下十九

隣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粃數杯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發使遺五百緡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木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于人無得城乃舉緡與之李泌為宰相言之德宗召拜右諫議大夫城褫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初城未起縉紳想見風采既與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為且歿職及受命

定諫官論事苛細紛紛而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

宥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累日不止帝大怒欲抵城罪皇太子為開救得免然帝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作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尋出為道州刺史至州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

廉吏傳

唐陽城

下二十

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醬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詣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迨科政拙考下下府遣判官督賦至州城自囚于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遂辭去府復遣判官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遁去順宗立



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

陽城力諫後世所知至八年不言人莫能窺其際其默不可及也新唐書載城卓行甚多至揣客欲言諫諍事輒飲以酒或先醉卧客懷中此稽阮之襟與關龍逢之肝膈與異矣哉第其兄弟皆不娶不若元德秀有兄嗣非義之正也然不可謂非第一流人

廉吏傳

唐陽城

下二十一

范希朝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慙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邏嚴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必效棠它駿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權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貞元末諸鎮率

廉吏傳

唐范希朝

下二十二

不修職自述職者希朝一人而已歷官朔方靈鹽節度使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忠武改曰宣武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眾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不納長帥駝馬廉而無幹者不能用沙陀戰有功幹者可能自述職者希朝一人真稱空谷足音



中馮伉

馮伉，魏州元城人。徙貫京兆。第五經宏詞，三遷膳部員外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器滑，數犯法，伉為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累官兵部侍郎，出為同州刺史，召領國子祭酒。卒，年六

廉吏傳

唐 馮伉

二十三

十六、贈禮部尚書。

只不受帛一事受主知

上孔戣

孔戣，字君嚴，孔子三十八世孫。擢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慷慨好論事，有不便者，無所不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奪尹三月俸。知尚書左丞，明年拜右丞。中人疾之，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為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萬人，奏罷之。歷太哇卿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領嶺南節度等使。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

廉吏傳

唐 孔戣

二十四

蕃舶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闕，貨宴畢，珠磊落，賄及僕隸，戣皆罷之。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費，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戣以為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為限。悉推與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戣一禁之。先是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請合力討之。時天子方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忘助之。戣因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



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戮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遷吏部侍郎戮之北歸不載南方一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為尚書左丞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兵部尚書謚曰貞

歷覽古來廉士大抵隘狹自賢或汗人以著其潔為矯激行者多矣孔戣何不然也韓愈稱其

廉吏傳

唐孔戣

下二十五

守節清苦議論正平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嗚呼愈豈輕許人者哉

上郝士美

郝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郝之間矣未冠為陽翟丞後歷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千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稟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于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為私恩亦罷之及討王承宗諸鎮兵十餘萬多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以疾召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書為忠武節度使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景除費罷餉有略有功不媿父執

廉吏傳

唐郝士美

下二十六



中楊於陵

太清 楊於陵 字達夫 漢太尉震之裔 父太清 倦宦客河朔 死祿山之亂 於陵始六歲 間關至江左 逮長 有奇志 十八擢進士 調句容主簿 節度使韓滉 滉少許 可獨奇於陵 以女妻之 辟鄆岳江西使府 滉居宰相 於陵以親嫌 退廬建昌 以文書自娛 滉卒 乃入為鄆部員外郎 忤宰相意 以南曹郎出使 弔宣武軍 還遷吏部郎中 出為絳州刺史 德宗聞其

廉吏傳

唐楊於陵

二十七

名 留拜中書舍人 時京兆李實恃恩暴橫 於陵與所善許孟容不離附為所譖 短徒秘書少監 帝崩 宣遺詔於太原 幽州節府獻遺無所納 拜華州刺史 遷浙東觀察使 越人饑 請出米三十萬石 拊贍貧民 入為京兆尹 元和初 出為嶺南節度使 教民陶瓦易蒲屋 以絕火患 監軍許遂振者 悍戾貪肆 憚於陵 以飛語聞京師 有詔罷歸 遂振領留事 答吏別挾其賊 吏呼曰 楊公尚拒他方 賂遺肯私官

廉吏傳 唐下

錢邪宰相裴垍為帝別白言之 乃授吏部侍郎 俄以兵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 王師討淮蔡 高霞寓戰敗 委罪於陵 帝怒 貶郴州刺史 尋復以戶部侍郎知吏部選 穆宗立 遷尚書為東都留守 數上疏 乞身不許 授太子少傅 封弘農郡公 俄以尚書左僕射致仕 詔賜實俸 讓不受 於陵器量方峻 進止有常 度節操堅明 始終不失其正 時人尊仰之 太和四年 卒 年七十八 冊贈司空 謚曰貞孝

廉吏傳

唐楊於陵

二十八

廉而正

五八九



中程昇

程昇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尉。精吏治。為王叔文所引。由監察御史為鹽鐵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異領鹽鐵。薦昇心計可任。請拔擢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為揚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稅使。昇起瘵癯。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入遷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時方討蔡。昇使江表調財用。因行諭諸帥。府廉吏傳。唐程昇。下五。以羨贏貢。故昇所至不糾下。不加斂。經用以饒。遂兼御史大夫。為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領鹽鐵。昇以錢穀。奮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乘筆明年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恭。身歿。官第無置。貴世重其廉云。

程昇為二王所引。又以錢穀終其身世。儒弗深考。多訾之。嗟乎。惡知其廉若此也。八司馬皆俊偉豪桀。扼腕大曆之政。欲速其功。所謂年少氣

銳之過。而無自湔洗。寃矣。史稱王伾通天下賕。謝日月不闕。為巨賈。裁竅以受使。不可出。則夫婦寢其上。嗚呼。昇豈斯人之徒歟。

廉吏傳

唐程昇

下五



上韋丹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庶兄入紫閣山復舉五經高第累官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官十員賈以取貲號私覲官丹曰使外國不足於資空上請安有貿官受錢卽具疏所以帝以爲賢命有司與其費因著令未行而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

廉吏傳

唐 韋丹

下三十一

容州刺史教民耕織種茶麥興學校仁化大行順宗立遷河南少尹拜諫議大夫言事察謬號爲才臣劉闢反闢梓州乃授丹劔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乃拜晉慈隰州觀察使闕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爲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教人爲瓦屋民無火憂置南北市營

廉吏傳 唐下

以舍軍又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始去汗溼以廢倉爲新廐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有卒違令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丹不法詔罷官待辨以疾卒年五十八家無剩財後使者按驗所告皆不實詔答卒流嶺南宣宗時詔江南西道觀察使紇于泉上丹功狀命刻於石

廉吏傳

唐 韋丹

下三十一

廉吏務潔其身易耳若丹者可謂以天下爲己任矣韓愈稱其爲民典利如嗜欲至矣哉

五九一



中李夷簡

李夷簡字易之、以宗室子補鄭丞、尋棄去、擢進士第、中拔萃科、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冒沒於財、發其貪、貶臨賀尉、夷簡賜金紫、以戶部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陽、制蔡右脇、仰給度支、後死亡略盡、而歲取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苟軍興、可乎、奏罷之、三年、徙劍南西川、十三年、召為

廉吏傳

唐李夷簡

三十三

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裴度當國、夷簡自謂才能不及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為淮南節度使、穆宗立、請老、朝廷謂夷簡齒力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復以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產貲、病不迎醫、將終、戒母厚葬、母事浮屠、母碑神道、世謂行己能有終始焉。

求外遷辭僕射

廉吏傳

唐李夷簡

三十四



中裴玠

裴玠五世祖糾本王疏勒武德中來朝遂籍京兆歷官鄜坊節度使元和三年改授山南西道節度使玠為政嚴稜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敝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尋以疾辭位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節

今之為公卿大臣皆捐俸助工甚且開稅璫之禍卽裴公不務貢奉已卓然

廉吏傳

唐裴玠

下三五

下韋夏卿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邃於學與弟正卿同舉賢良方正皆策高第歷官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諠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諠大慙官至工部尚書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獻夏卿性通簡好古有遠韻談說多聞晚歲將罷歸署其居曰大隱洞與齊映穆贊贊弟員友善雖同遊終年不見喜慍撫孤姪恩踰已子為政務通理不甚作條教所辟士多至宰相達官故世稱知人不受人請金人能之終年不見喜慍稱知人此

真廉

廉吏傳

唐韋夏卿

下三六



上崔戎

崔戎字可大，玄暉從孫也。舉明經，後為殿中侍御史，擢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劍南，為宣撫使，奏罷稅外薑芋錢當賦者，率三之一。以準繒布優其估，以與民綏，招流亡，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使之還。拜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為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充海沂密

廉吏傳

唐崔戎

下三十七

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鞞時，詔使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子，曰：戎還使許諾，戎志責其下，眾曰：雷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廉而惠不矯激。○吏民抱持取其鞞，自戎始而末世遂以脫鞞為舊規。上媿心下媿足，可發一

上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及進士第，為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河中鄭元澤潞郝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歷位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

廉吏傳

唐韋貫之

下三十八

甫鑄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為請銀緡，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復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以吏部侍郎罷政事，出為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頌李正辭薛公幹李宜韋處厚輩皆清正，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為州刺史。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為偽辭，以悅人。居輔相，嚴身律下，以



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緡請撰先  
銘荅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  
故家無羨財

不見李實不許張宿銀緡不受緡銘墓此三事  
今之時流易坐可以爲法

廉吏傳

唐

下三

上錢徽

錢徽字蔚章吳興人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  
郢善接僑士遊客以財貨貸饋坐是得罪觀察使  
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掌書記入爲左補  
闕累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  
徽徽從容言他學士皆高選宜廣參決帝稱其長  
者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雖禁無名貢獻而至者  
不甚却徽諫罷之帝密戒後獻者毋入右銀臺門

廉吏傳

唐

四十

以避學士後爲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  
憑子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宮諫徽求教第簿  
渾之多納古帖祕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  
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皆與徽善文昌怒奏徽  
取士有私有詔白居易覆試而點者過半遂貶江  
州刺史友人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  
媿於心安事辨證邪勅子弟焚之初州有盜劫貢  
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餘人繫訊徽按其枉



去數日舒州獲真盜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饋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轉湖州遷工部侍郎出為華州刺史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會宣麻羣臣在廷方大寒稍稍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告老不許太和初復為華州俄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徽性廉介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廉吏傳 唐錢徽 四十一 取之在義不在官

嘗考徽所取士蘇巢者李宗閔壻也時元稹與宗閔隙而積方用事故力排之以快文昌牛李之黨從此寢成而科場之禍延至今日究其源則古帖祕書為可愛耳至若士黜身貶而不出私書以自白徽有休休之風矣

下何易于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益昌旁索民挽繹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媿疾驅去鹽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易于曰吾不

廉吏傳

唐何易于

四十二

敢愛一身移暴於民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勅吏為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民有關者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從不過三人廉約蓋天性云易于愛民如子賢矣夫吏有體臣有道未之聞



也禮不齒路馬與蹙其芻而乃焚天子詔邪身引刺史舟嘻其甚矣

廉吏傳

唐何易于

下四三

李景讓  
和治  
教

上李景讓

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愷孫也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極論不可遂知名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號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勅諸子始貧乏時治墻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況無妾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為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請學乃赦故雖老猶加箠勅已起欣欣如初嘗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譴召景讓廷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街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累官西川節度使以病旬致仕或諫公廉紮

廉吏傳

唐李景讓

下四四



亾素儲不為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拒餓歎乎  
昔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  
太子太保謚曰孝景讓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  
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斲其驢石元  
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  
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有廉母乃成廉子至鞭背定亂豈婦德能及

廉吏傳

唐 李景讓

下四十五

中 韋表微

韋表微字子明，羈州能屬文，擢進士第，數辟諸使  
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  
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白，冒游少年間，取  
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耳。俄遷翰  
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與善者皆謫去，  
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  
人服其公久之。遷中書舍人，文宗立，進戶部侍郎。

廉吏傳

唐 韋表微

下四十六

尋以病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始被病，醫  
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既沒，中客咨嗟，為故舊  
雖庸下，與攜手笑語，無間然。尤好春秋，著三傳總  
例，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  
九經師授譜，試其違。



中宋申錫

宋申錫字慶臣擢進士第文宗時轉中書舍人為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帝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以執政未幾拜尚書右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遣軍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潼王謀反初議抵死朝臣力請乃貶申錫開州

廉吏傳

唐宋申錫

下四十七

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為冤初申錫以清節進嫉要位者納賄餽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為咨憫竟卒于貶所有詔歸葬後李石因召對白其寃仍追復舊官錄其子會昌二年賜諡曰貞

不密害成清而賈禍王璠可恨

中蕭做

蕭做字思道後梁明帝之後太和中擢進士第除給事中劾奏無所回時推其直後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厨以和藥做知趣市還之咸通初為左散騎常侍時懿宗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做力諫累官義成軍節度使有治績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封蘭

廉吏傳

唐蕭做

下四十八

陵縣侯年八十卒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做領南海解官往侍為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做救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齋必貯以囊符貪者伺望得無恙茂嫌乎做乃止

還厨槁梅似過不欲問取端也其子亦猶有識  
○唐君臣皆喜奉佛起而非之者傳奕韓愈杜牧及做數人耳然做出于瑀而瑀之先君捨身



佛寺故論者謂倣為尤難

廉吏傳

唐 蕭傲

四十九

下韋正貫

韋正貫字公理京兆萬年人以蔭為單父尉不得志棄官去舉賢良方正異等後又中詳閑吏治科累擢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宣宗立以治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至無所取吏咨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正貫登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賊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年既病遺令無厚葬無用鼓吹無請謚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尚書

居嶺南多以廉著水清見魚

廉吏傳

唐 韋正貫

下五



劉瞻

劉瞻字幾之桂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皆中累遷翰林學士出為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宗紹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上疏固爭言宗紹窮其術不能効情有可矜帝大怒即日賜罷累貶驩州司戶參軍僖宗立徙康號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瞻之

廉吏傳

唐 劉瞻

五十一

諫官不言而獨言之亦賢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擢進士歷遷禮部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歿溝中圖不應遂奔咸陽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後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因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詔圖入朝圖陽

廉吏傳

唐 司空圖

五十二

墮笏趣意野老璨知無意于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豫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曠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歎一我寧暫遊此中哉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朱全忠已篡召為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弑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

有王蠋之節  
○又任達



廉吏傳目錄

宋

范質 曹彬 郭守文

袁繼忠 張鑄 沈倫

劉溫叟 賈黃中 呂端

雷有終 畢士安 王旦

曹修古 杜衍 范仲淹

石介 王質 包拯

胡宿 趙抃 彭思永

張載 畢仲游 劉恕

程珦 陳師道 柳植

朱震 張九成 高登

楊簡 朱熹 熊克

趙汝愚 牛大年 王萬

王阮 徐鹿卿 趙逢龍

程公許 陳宓 徐經孫

孫夢觀 徐僑 李韶

歐陽守道 楊文仲 陳蒙

常楙

趙宋仁厚開基諸儒輩出學術人品粹然一軌於正所稱廉者有剛直孤介而無奇詭谿刻之行如呂正惠范文正趙清獻表表人倫合之得四十九人



長史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宋

中范質

老長進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仕周進位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宋初加兼侍中乾德初進封魯國公二年罷為太子太傅尋卒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勿請謚勿刻墓碑太祖聞之為悲惋罷朝贈中書令質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閭閻之中食不異品身沒家無餘貲太祖因論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真宰相也太宗亦嘗稱之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

遺戒勿請謚勿刻墓碑范文素不可及與莫身後名者霄壤所以不請或自反移禪時與陶穀其○今之子孫

不量動為祖父乞謚而招訾議者當以此公為法

廉吏傳

范質



上曹彬

曹彬字國華正定靈壽人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  
 玩之具羅于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  
 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及長氣質  
 淳厚乾祐中為成德軍牙將周祖受禪召歸京師  
 累擢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  
 彬執禮益恭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  
 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顯德五年使吳  
 越致命訖即還私覲之禮無所受吳越人以輕  
 舟追遺之至于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  
 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  
 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出為晉  
 州兵馬都監遷引進使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太祖  
 召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敢疎我彬頓首謝  
 曰臣為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共守位猶懼獲過  
 安敢妄有交結乾德初為左神武將軍俄兼樞密

承旨二年冬伐蜀彬為都監申令戰下所至悅服

西川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

無已蜀人構亂彬復破平之時諸將多取子女玉

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

全斌等屬吏謂彬廉謹清介授宣徽南院使義成

軍節度使彬辭曰西征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

無以示勸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伐江南詔彬為

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擢都部署自荆南順

流而東克池州八年進克潤州遂下金陵與諸將

約誓不妄僇一人及班師入見刺稱奉勅江南幹

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尋拜樞密使太宗即位加

同平章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侍中尋

封魯國公雍熙三年與潘美等北伐失律軍敗責

授右驍衛上將軍四年仍為侍中武寧軍節度使

徙平盧真宗立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召拜樞密

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臨問手為和藥賜白金萬兩

康吏傳 宋曹彬 四



薨年六十九，上臨哭之，慟言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與趙普配饗太祖廟庭。廉仁之，將其居功退讓識量在寇萊公上。

中郭守文

郭守文，并州太原人，以內職總兵討平代州之叛，後護定州軍，大破遼人于蒲城，復破夏州，降銀麟寧定西鄙，功多，拜南院使，鎮州路都部署，又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卒于官，既喪月餘，中使自北邊來，言守文歿，軍士皆流涕，帝問何以得此，對曰：守文得奉祿，賜資悉犒勞士卒，歿之日，家無餘財，帝嗟歎久之，賜其家錢五百萬，謚忠武。



中袁繼忠

袁繼忠其先振武人後徙并州開寶中平廣南繼忠為先鋒後奉命擊梅山洞賊破之契丹犯代境繼忠擊走之前後賜賚鉅萬悉以犒士身歿之日家無餘財累官引進使護鎮定高陽關兩路屯兵淳化三年被命召還卒年五十五郭袁俱得賞賜犒士

廉吏傳

宋 袁繼忠

二

下張鑄

張鑄字司化河南洛陽人性清介不事生產舉進士歷起居郎金部員外郎明宗初轉金部郎中賜金紫累遷太常少卿及光祿卿皆避祖諱不拜改秘書監判光祿寺宋初加檢校刑部尚書建隆四年卒年七十三身無兼衣家人鬻其服馬園圃得錢十萬以葬

廉吏傳

宋 張鑄

八



下沈倫

沈倫字順儀開封太康人少習三禮于嵩洛間以講學自給太祖領滑許宋三鎮皆署倫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及王師伐蜀用為隨軍水陸轉運使先是王全斌崔彥進之入成都也競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奇巧物為獻者倫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居第庠陋處之晏如累官工部尚書以左僕射致

廉吏傳

定沈倫

九

仕年七十九卒贈侍中謚曰文

獨居佛寺飯蔬食

中劉溫叟

劉溫叟字永齡河南洛陽人建隆間拜御史中丞兼判吏部銓憲府舊例月賞公用茶中丞受錢一萬公用不足則以贓罰物充溫叟惡其名不取太宗在晉邸知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况他人乎昔日納之

廉吏傳

宋劉溫叟

十一

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是秋太宗侍宴後苑因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前事太祖再三賞歎任臺丞十二年屢求代太祖難其人不允開寶四年被疾太祖知其貧就賜器幣數月卒年六十三雍熙初子炤罷徐州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詣登聞求注官及引對太宗問誰氏子炤以溫叟對太宗愀然召宰相語其事且言當今大臣罕有其比因問炤當得何官宰相



言免選以為厚恩帝曰其父有清操錄其子登朝庶足示勸遂擢焯太子右贊善大夫

名節士○太宗信重錄其子亦自難得

廉吏傳

宋劉溫叟

十一

賈黃中

賈黃中字媯民滄州南皮人唐相耽四世孫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後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多為盜黃中出已奉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後知昇州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扁輪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櫃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即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淳化二年秋與李沆並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黃中畏慎過甚上謂侍臣曰朕嘗念黃中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言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遘疾詔自澶州召還特拜禮部侍郎兼秘書監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帝言贈禮部尚書上聞其

廉吏傳

宋賈黃中

十二

少人



素貧別賜錢三十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二百兩上謂之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也廉生于畏慎太宗知遇亦令人感嘆

廉吏傳

賈黃中

一三

上 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歷官知成都府爲政清簡召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坐事貶商州累遷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遷諫議大夫仍爲開封判官時許王元僖尹開封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鞫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

廉吏傳

宋 呂端

十四

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遂下堂隨問而荅左遷衛尉少卿無何復舊官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輔器也尋擢戶部侍郎平章事初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遂決意相之猶恨任用之晚端爲相



明善 廣為 鄭 南 可配

議大體以與寇準同列已先居相位恐準不  
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  
事堂從之太宗崩李后與內侍王繼恩等謀立楚  
王元佐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  
而入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  
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  
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于端  
蕭然拱揖不名又以端體洪大庭階稍峻特令梓  
人爲納陛加右僕射明年被疾求免不許車駕臨  
問撫慰甚至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端久居  
相位不蓄貲產卒後子藩等貧賈又迫婚嫁因質  
其居第真宗時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  
金帛俾償宿負

呂正惠神氣凝重過事識體捲簾引視擔荷大  
事真大臣也

廉吏傳

宋 雷有終

十五

雷有終字道成同州郃縣人德驥子也以蔭補漢  
州司戶叅軍太宗卽位召爲大理寺丞遷殿中丞  
太常博士少府少監累官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  
景德二年卒年五十九贈侍中有終儻自任不  
拘小節有幹局沈敏善斷不畏強禦輕財好施歷  
典藩閫能撫士卒豐于宴犒官用不足則傾私帑  
家無餘財奉身甚薄常所御者銅鞍勒馬而已第  
廉鎮公用錢歲二千貫  
好施寡取

廉吏傳

宋 雷有終

十六



中畢士安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事繼母以孝聞舉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與寇準同拜平章事卒于位年六十八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及王旦為相面奏曰陛下前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嘆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直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為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為私惠

廉吏傳

宋畢士安

十七

真宗感嘆賜白金五千兩

清慎如古人

上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其廨舊有物恠憑屏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咸平三年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時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畱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畱守事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音時當如何帝

廉吏傳

宋王旦

十八

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二年加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兩朝國史大中祥符中累為天書儀仗使大禮使尋拜司空且柄用十八年真宗久益信之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為如何天禧初進太保復加太尉兼侍中且力求避位帝親



其形瘁憫然許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官使給宰相半俸旦疾甚遣內侍問者日三四帝手自和藥賜之遺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勿為厚葬以金寶置櫃中帝親視疾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之藁末復益四句云益懼多藏况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殃咎即昇至內閣詔不許還至門旦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甚慟廢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

康東傳

宋 王旦

十九

文正相業多即畱守請奏語何等識力

丁曹修古

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進士起家累遷秘書丞歷殿中侍御史尚書刑部員外郎以言事忤劉太后黜知興化軍會赦復官卒修古立朝慷慨有風節既歿人多惜之家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

女不受賻最奇以此見修古

康東傳

宋 曹修古

二十



上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擢進士甲科，累官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為言官所奏，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老，乃以太子少師致仕。皇祐元年，特遷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造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几杖，以待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傅，又進太子太師，封祁國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若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或勸衍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名邪？」善為詩，正書，行草皆有法。病革，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曰正獻。臨歿，戒其子忠孝，歛以一枕一蓆。小壙，厠家以葬。進務薦士，退不近名。

廉吏傳

宋 杜衍

二二一

上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仲淹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南都，學舍晝夜講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居六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于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第，為廣德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遷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天聖中，晏殊知應天府，薦為秘閣校理。學者多從之。仲淹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風節，自仲淹倡之。歷官參知政事，以天下為己任，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為小人所攻，自請罷政，乃以為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是時夏人已請臣，仲淹因以疾請鄧州，再徙杭州，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頴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

廉吏傳

宋 范仲淹

二二二



正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  
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  
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士多出其門下里巷之人  
皆能道其名字歿之日四方聞者皆為嘆息初為  
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  
所在賊不敢犯邠慶二州之人與屬羗皆畫像立  
生祠事之及其卒也哭之如父

文正先憂濟世其本色也至今義莊義倉皆祖

之

廉貞傳

宋范仲淹

二十三

石介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篤學有志尚  
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御史臺辟為主  
簿未至即上書言事罷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  
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  
授于家魯人號徂徠先生入為國子監直講學者  
從之甚眾太學由此益盛介為文有氣嘗著唐鑑  
以戒奸臣宦官宮女杜衍韓琦薦直集賢院會呂  
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而范  
仲淹趙琦等同時執政歐陽修等為諫官介喜曰  
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詩  
且出孫復曰子禍始于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  
濮州未赴卒會徐狂人孔直溫反搜得介書夏竦  
銜介甚且欲中傷琦等因言介詐歿北走契丹請  
發棺以驗掌書記龔鼎臣提點刑獄呂居簡等力  
保介已歿得免斲棺介家貧甚妻子幾凍餒富弼

廉貞傳

宋石介

三十四



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于世  
介有氣能文人也顧作慶曆聖德詩累韓范諸  
公幾不自保骸骨喜聲名爲患如此戒之戒之

廉吏傳

宋 石介

十五

下王質

王質字子野且之從子單州單父人以蔭補太常  
奉禮郎試進士及第質家世富貴兄弟習爲驕侈  
而質自奉簡素如寒士不喜畜財至不能自給初  
且爲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  
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  
素風爾曹當毋忘也後范仲淹貶饒州治朋黨方  
急質獨載酒往餞或以謂質質曰范公賢者得爲  
之黨幸矣後以天章閣待制出知陝州卒  
處侈能約載酒餞范是立節之士

廉吏傳

宋 王質

二十六



上包拯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舉進士除大理評事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累遷三司戶部副使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後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累遷給事中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峭直與人不苟合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歿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剛○鈞致割牛舌者

上胡宿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為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為館閣校勘後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于東南自宿始母憂去官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為立生祠歷官樞密副使數以老乞身治平三年罷為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為政不略細故民尤愛之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而薨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宿為人清謹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歿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于貴顯常如布衣時其學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有文集四十卷

可法

士大夫不得志往往事燒煉貪心不斷也胡公



上趙抃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曾公亮薦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遷為右司諫出知虔州嶺外仕者多無以為歸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于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召為侍御史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

廉吏傳

宋趙抃

三元

朝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比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叅知政事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蝗及青境遇風退飛盡墜水死歷知成都越州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峴提舉兩

廉吏傳 宋

浙常平以便養峴奉抃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為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貨業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

清獻琴鶴孤標至造百艘給嶺外旅櫬致仕歸與子遍遊諸名山不專以清峻勝

廉吏傳

宋趙抃

三十一

六一七



下彭思未

彭思未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歷官知太平州熙寧三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思未仁厚廉恕為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于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亾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未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持數釧為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于袖間眾相為求索思未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于地眾皆服其量居母喪宴甚鄉人饋之無所受還金釵易事第兒時難耳墜釧不索却是量○思未為御史中丞時為蔣之奇所誤誣蔑歐陽修是識闢

廉吏傳

宋彭思未

三十一

上張載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猶以為未足也又訪諸釋老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舉進士為雲巖令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薦之于朝召問治道對曰為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俄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呂大防薦之召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斂門人買棺奉其喪還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學本六經治法三代豈有合乎宏其貧宏其廉

廉吏傳

宋張載

三十二



下畢仲游

畢仲游字公叔，士安曾孫，與兄仲行同登第。仲游為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為矯也。且行買二茶七而去。韓縝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仲游蚤受知于司馬光，呂公著不及用。范純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墮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卒年七十五。

買茶七亦復不必

廉吏傳

卷之三

三三

中劉恕

劉恕字道源，渙子也。筠州人，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年十三，欲應制舉，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未冠舉進士，賜第。與司馬光共修資治通鑑，考證差謬，最為精詳。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實三司條例，司恕以不習金穀為辭。安石怒，與之絕。出監南康軍酒稅，官至秘書丞。卒年四十七。恕為學自曆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始忘寢食。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為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畱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家素貧，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于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被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頽，悉封之。

辭王安石三司條例，謂真廉也是書辭。父渙



高隱廬山三十餘年此稱渙兒

中程珣

程珣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為黃陂尉後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為我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珣使人詰之荅曰比過潯潯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抗議言新法不便使者李元瑜怒即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

康東傳

宋劉恕

三一五

廉東傳

宋程珣

三十六

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禮義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兄女既適人而喪其夫珣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官小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文彥博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子顯為宋名儒



不更 魏貽 可也 氏信 循之 道而 指私 之遺 體也 百也 終不 舍步 倚胸 之也 鮮列 倉石 者乎

下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好學苦志年十六以文謁曾鞏鞏一見奇之許以文著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元祐初蘇軾薦其文行起為徐州教授又為太學博士改教授潁州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宴如也久之召為秘書省正字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于其友趙挺之家問所廉更傳

宋陳師道

三十七

枯寒

從得不肯服遂以寒疾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

下柳植

柳植字子春真州人舉進士歷知壽亳蔡揚四州分司西京累遷吏部侍郎卒所至官舍蔬菓不輒採家無長物時稱其廉

廉吏傳

宋柳植

三十八



朱震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趙鼎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轉給事中遷翰林學士時處州民為盜天子以為憂選良大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為盜亦不為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

廉吏傳

宋朱震

三九

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上從其言累遷中書舍人後謝病乞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

上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別號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十四游郡庠閉閣終日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歛膝危坐對置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游京師從楊時學權貴托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且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游客邪紹興二年上策進士九成射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上覽

廉吏傳

宋張九成

四十

其對擢置第一授鎮東僉判未幾投檄歸九成既歸學者日眾九成嘗言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上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除浙東提刑力辭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忤秦檜意謫守邵州再謫南安軍九成在南安十四年又自號橫浦居士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廣帥致籬金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



檜歿起知溫州尋丐祠歸數月病卒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子韶深於道者辭貴游忤權姦其餘事

廉吏傳

宋張九成

四十一

中高登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饋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還上疏秦檜惡其譏已授古縣令尋取旨編管容州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事小失則輒感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也  
如此忠憤人焉能取容○置金買書清奇

廉吏傳

宋高登

四十二



中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歷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必徃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以面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廉儉自將奉養非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民愛之如父母咸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綠道傾城哭送官至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卒贈正奉大夫

康吏傳

六 楊簡

四十三

楊敬仲精于易詳著已易論學者稱為慈湖先生

上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世徽州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入閩熹幼穎悟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孝宗即位上封事乾道三年陳俊卿薦為樞密院編修官不起上曰熹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淳熙二年除秘書郎辭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知南康軍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即日單車就道拊問存卹

兼吏傳

宋 朱熹

四十四

所活不可數計九年以賑濟有功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學者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十五年王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除真節郎辭主管嵩山崇福宮具封事投匭以進凡幾言疏入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熙二年除荆南路轉運副使寧宗立



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慶元二年丞相趙汝愚罷韓侂胄誣熹不執謫永州二年監察御史沈繼祖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五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門人拳拳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屨空宴如也諸生之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

廉吏傳

宋 朱熹

四一五

往往稱貸于人以自給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嘉泰初詔賜熹恩澤謚曰文贈寶謨閣直學士安貧樂道立朝纔四十日出處生歿之際粹然儒者不爲廉名也

下熊克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紹興中中進士第知諸暨縣入爲提轄文思院孝宗喜其文特出御筆除直學士院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強記著述外無他嗜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卒年七

廉吏傳

宋 熊克

四一六

十三



上趙汝愚

趙汝愚字子直，餘干人也。擢進士第，召試館職。歷遷右丞相樞密使，立朝審正，忤韓侂胄，為其黨李沐所誣。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朝臣不平，爭上書訟汝愚之忠，侂胄忌益深，遂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御史胡紘疏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未州安置。汝愚夷然就道。慶元二年，至衡州，病作，為守臣錢瓘所窘，暴薨。天下聞而冤之。汝愚學務有川，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粟，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意均洽。自奉養甚薄。為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為相亦然。侂胄誅，盡復原官，謚忠定，贈太師，封沂國公。

廉吏傳

宋趙汝愚

四十七

下牛大年

牛大年，字隆叟，揚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將作監主簿，入對，請懲貪吏。累遷崇政殿說書，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自將。

廉吏傳

宋牛大年

四十八



中王萬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知  
台州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徃徃改業  
散去食惟蔬飯後為監察御史首論史嵩之貪穢  
無大臣節後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  
致仕卒嵩之罷相眾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  
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為郡廉平古之  
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

廉吏傳

宋王萬

四十九

五百畝以贍給其家

遺直遺愛可傳

中王阮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舉進士為南康都昌主簿以  
廉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  
遣密客詣阮阮不荅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  
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為萬世笑今  
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邪陛對畢拂衣出關歸  
隱廬山朱熹常惜其才氣術略過人而畱滯不偶  
嘉定元年卒

廉吏傳

宋王阮

五十一



中徐鹿卿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第居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猶寘第十調南安軍學教授累官禮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謚清正鹿卿居家孝友居官廉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義鹽楮議政藁歷官對越集

廉吏傳

宋 徐鹿卿

五十一

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

趙逢龍

趙逢龍字應甫慶元之鄞人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民賦有逋負悉為代輸遷將作監拜宗正少卿兼侍講年八十有八終于家逢龍家居講道從遊者皆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常謂師門庫陋欲市其隣居充拓之逢龍曰隣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愧於心逢龍寡嗜慾不好名數歷日夕泊

廉吏傳

宋 趙逢龍

五十二

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下程公許

程公許字季與、敘州宣化人、嘉定四年舉進士、通判簡州、改隆州、未上、會金人犯閬中、辟公許通判、施州諸將乘亂抄劫、事定自危、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卻之、彥威慚而退、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累官權刑部尚書、卒、贈宣奉大夫、不易裘慕劾晏嬰

庚更傳

宋程公許

五三

中陳宓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以父任歷知南康軍、遷南劔州、皆有惠政、後改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遂致仕、卒、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淵明、而深愛諸葛亮、身歿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詔贈直龍圖閣、顏陶諸葛雅志希踪

廉吏傳

宋陳宓

五十四



下徐經孫

徐經孫字中立，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服，累官端明殿大學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廉吏傳

宋 徐經孫

五十五

中孫夢觀

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歷遷知寧國府，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首以夢觀對，帝悅，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後權吏部侍郎，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郡人徐清叟以為有古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觀也，俄而夢觀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帝悼惜久之，賻銀帛三百，其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而已。

廉吏傳

宋 孫夢觀

五十六



中徐僑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淳熙十四年舉進士端平初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入覲手疏數千言帝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賠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岌危而陛下不

廉吏傳

宋徐僑

五十七

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為之感動賜僑金帛固辭不受官至侍講以疾求解職乃以貧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

陛下乃貧耳語妙發如此謹言

下李韶

李韶字元善彌遜之曾孫也嘉定四年與兄寧同舉進士調南雄州教授以廉勤薦累遷殿中侍御史乞補外以集賢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嘉熙五年召為禮部侍郎至闕屢上書言時事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為李杜累官翰林學士兼知制誥淳祐七年旬去乃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宮十一年卒年七十五韶簡澹不溺於聲

廉吏傳

宋李韶

五十八

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



下歐陽守道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淳祐元年舉進士授寧都主簿後遷秘書郎以言事罷官徒步出錢塘門惟書兩篋而已後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

廉吏傳

宋歐陽守道

五十九

中楊文仲

楊文仲字時發眉州彭山人以春秋貢後曾試功試皆第一累遷國子博士旬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為吾然一燈足矣劭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馳歸添差通判揚州牙契舊額歲為錢四萬緡累改增至十六萬開告訐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為也嘗言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累官給事中國子祭酒及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唯文仲一人而已尋以疾改集英殿修撰知泉州因將家踰嶺南待次而卒文仲侍班不去標歲寒之節

廉吏傳

宋楊文仲

六十一

廉吏傳

之言



下陳蒙

陳蒙慶元府鄞人年十八上書萬言除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之奸似道銜之誣以貪污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有青氈一片德祐初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廉吏傳

卷六十一

六十一

中常楙

常楙字長孺顯謨閣直學士同之曾孫淳祐七年舉進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彊禦部府交薦之後監江淮茶鹽所蕪湖局不受商稅羸知廣德軍郡有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楙先發而後請專命之罪故事郡守秋菑例可得米千石楙以代屬縣償大農網欠知平江值旱故事應亦給錢十五萬悉以助民食軍餉請蠲苗九萬稅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既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楮楙悉不受吏嘆曰常侍郎真不愛錢德祐二年拜參知政事後六年卒

廉吏傳

卷六十一

六十一



廉吏傳目錄

元

耶律楚材 廉希憲 董文用

王文幹 賈居貞 徹里

申屠致遠 趙與票 董士選

伯荅沙 張養浩 卜天璋

黃縉 曹鑑 宋本

元之入統中夏其將相如耶律楚材廉希憲諸

廉吏傳

目錄元

人即伊略箕籌何以遠過人材不擇地而生信

夫凡一十有五人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元

上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楚材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為文若宿構者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

廉吏傳

元耶律楚材

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雖朕為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為之臣敢讎君邪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已卯夏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亓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歿于野後皆驗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不果不蝕明年十月楚材日月當



蝕西域人曰不而卒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  
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歿甲申帝  
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  
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  
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曰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  
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  
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玉帛  
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  
廉吏傳 元 耶律楚材 二

漢人無補於國可盡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曰陛  
下將南伐軍需安有所資誠能定中原地稅商稅  
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  
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  
試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  
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  
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  
十路咸進稟籍及金帛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  
廉吏傳 元 耶律楚材 三

黃輒愈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  
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田土殺人盈市楚材  
聞之泣下即入奏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  
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歿於是貪暴之風  
稍戢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  
不與則殺之事聞遣中使借楚材往窮治之楚材  
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  
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睿宗立近臣別迭等言



得地無民將安用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  
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又請求孔子後襲  
衍聖公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  
著等使釋九經以興文治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  
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  
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  
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議遂定天下  
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

廉吏傳

元 耶律楚材

四

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又  
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  
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為  
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  
者則今已重矣丁酉楚材又奏曰制器必用良工  
守成必用儒臣請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  
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處得士凡  
四千三百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歲辛丑冬帝崩皇

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姦回楚材面折廷爭言人  
所難言人皆危之甲辰夏薨于位年五十五贈經  
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封廣寧王謚文正後有譖  
楚材者言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  
近臣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  
石遺文數千卷

此王佐也通天人兼文武古今名臣絕少

廉吏傳

元 耶律楚材

五



上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逃去，法當死。希憲泣諫，釋之。希憲嘗侍母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為幼也。」即送繫府獄，杖之。世祖為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曰：「廉孟子嘗與近臣校射，希憲祇插三矢，發皆中，眾驚服。」曰：「真文武材也。」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為宣撫使。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儒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提舉學校，教育人材。世祖渡江，取鄂州，希憲率儒生百餘拜伏軍前，言：「王師渡江，凡俘獲士人，宜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放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希憲勸世祖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即位，建元中統時，劉太平、霍魯海在關右，渾都海在六盤，皆

廉吏傳

元廉希憲

六

相通謀反。希憲以便宜調度，以平秦蜀諸叛者。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希憲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宜申飭軍吏，禁止俘掠，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所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俱以母老願賜矜放。」希憲皆遣之還。宋將家屬之在北者，希憲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親。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効名實，典章文物粲然可考。至元元年丁母憂，行古喪禮，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有詔奪情起復，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縗絰。及喪，父亦如之。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眾畏其權，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為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今

廉吏傳

元廉希憲

七



日小治未足多也。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闈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遂入奏杖之。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邪？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一日帝問侍臣曰：希憲居家何爲？阿合馬譏之曰：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須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詔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匹。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羨餘馬千三百匹。希憲曰：上之則若自衛，卽與他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阿里海牙下江陵，詔希憲行省荆南，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

廉吏傳

元 廉希憲

八

當念聖恩，盡力報効，今所饋者，若皆已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歛於民，不爲無罪，宐戒慎之。闈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鎮，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有詔召還，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後有大星隕於正寢之傍，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封魏國公，謚文正。希憲十九能明孟子仁義性善之旨，名儒良相，功德咸備。宋韓范諸公無以復加，豈惟廉哉？豈惟廉哉？○內侍有傳旨者，公曰：此闈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杖之。方今當事大臣對之寧不媿汗。

廉吏傳

元 廉希憲

九



上董文用

董文用字彥材正定栾城人阿木奉詔伐宋召文用為其屬文用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吾兄文炳以經略使總重兵我不當行至元改元召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授諸部落及潰叛廉吏傳 元董文用 十

事其傳驚起去白王王召文用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言不行省府事頗立尋為工部侍郎出為衛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衝要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不絕于道警衛輪輓日役數千夫文用憂民力不給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吏卒足以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汝言誠然萬一有不虞則罪將誰歸文用手書具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

廉吏傳

元董文用

十一

耕而運事亦不廢後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避風雨讀書賦詩怡然燕居卒年七十有四贈銀青光祿大夫少保壽國公謚忠穆

文用與利除暴敬事恤民茅茨賦詠蕭然歸田之致



中王文翰

王文翰大名南樂人善騎射襲父珍爵為行軍萬戶從世祖攻鄂州先登中流矢賜以良馬金帛李壇叛從哈必赤討平之論功欲以官賞文翰曰增秩則榮及一身賜金則恩逮麾下迺以白金二千兩器皿百事雜綵數百縑賞之文翰悉頒之軍中後解職避弟文禮已以鄂州功陞僉東川行樞密院事歷全州衛輝東平總管改江東建康道提刑

廉吏傳

元王文翰

十二

按察使卒于官年五十八發其篋中錢僅七緡貧不能歸葬人以此稱之  
辭秩請金以頒軍中此仁廉

中賈居貞

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為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居貞卻之世祖在潛邸知其賢召用之及即位授中書左右司郎中一日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勅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宏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為參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承

廉吏傳

元賈居貞

十三

相伯顏伐宋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發倉粟以賑流亡宋宗室子孫流寓者皆粟食之東南未下商旅留滯者皆給引以歸之免括商稅并湖荻之禁一方安之南安李梓發反居貞慮將帥出兵擾民請親往卒纔千人營於城北遣人諭之賊眾聞居貞至皆散匿不復為用梓發聞妻子一室自焚歿比還不戮一人杜萬一亂都昌居貞調兵擒戮之矜釋其所蔓延不計其數凡有所牒皆投於水



火年六十三以疾卒于位贈推忠輔義功臣封定國公

却金辭官兩有平賊功而能仁

廉吏傳

元賈居貞

十四

上徹里

徹里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為馬步軍都元帥從太祖定中原以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徹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以讀書至元十八年世祖召見應對詳雅悅之從征東北邊還因言大軍所過民不勝煩擾凍餓且死空加賑給帝從之乃賜邊民穀帛牛馬有差賴以存活者衆後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逸時行省理財方急賣所在學田徹里曰學

廉吏傳

元徹里

十五

田所以供祭禮育人才也安可鬻遽止之時桑哥為相引用黨與鈞天下錢糧行省乘風督責尤峻民不勝苦自裁及死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哥姦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辯愈力帝命羽林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誅諸枉繫者始得釋復奉旨往江南籍桑哥姻黨皆棄市天下大快徹里往



來凡四道徐皆過門而不入進拜御史中丞俄遷  
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汀漳劇盜歐狗久不平引兵  
征之有降者勞以酒食他柵聞之悉款附未幾歐  
狗為其黨縛致于軍梟首以徇脅從者不戮一人  
汀漳遂平成宗立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  
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  
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巡按以  
苛為明徵賦以多為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

廉吏傳

元 徽里

十六

訐主者傷風敗教莫茲為甚君為我語諸御史毋  
庸效尤為也帝聞而善之後召入為中書省平章  
政事以疾薨年四十七薨之日家資不滿二百緡  
人服其廉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封徐國公謚忠  
肅

巡按以苛為明徵賦以多為功今亦有之○語  
諸御史有關風教

中 申屠致遠

申屠致遠字大用為杭州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  
鎮從子玠節家故饒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  
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笞誣服獄具  
致遠讞之得其情溶服辜玠節寃得雪因懷金致  
謝致遠怒絕之後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桑哥  
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至湖廣劾平章要束  
木桑哥摘其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逮天祥時行臺

廉吏傳

元 申屠致遠

十七

遣御史按湖廣咸憚之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比  
至累章極論之桑哥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  
為之氣沮後僉准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  
至和州卒致遠清修苦節家無餘產生平恥事權  
貴有書萬卷號曰墨莊



下趙與票

趙與票字晦叔宋宗室子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票對召見言宋敗亾之故悉由誤用權奸辭旨激切卽授翰林待制疏陳江南科歛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壠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時京師霧四塞虎入南城與票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票貧窶有守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

廉吏傳

元趙與票

十八

權臣爲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累遷翰林學士以疾卒貧無以爲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贈禮部尚書天水郡侯謚文簡

宋仕元者卽不得苛論然爲廉幾何

上董士選

董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也幼從文炳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文炳總師與宋兵戰金山士選戰甚力大敗之丞相伯顏壯其驍勇奏功佩金符爲管軍總管宋降隨文炳入宋宮秋毫無所取未幾請以職讓弟士秀帝嘉其意命士秀將前衛以士選同僉樞密院事宗王乃顏叛帝親征之飛矢及乘輿前士選出步兵橫擊之其衆敗走贛州

廉吏傳

元董士選

十九

盜劉六十僞立名號聚衆至萬餘士選聞將士擾民不用命賊勢轉盛因請自往卽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持文書以去衆莫測其所爲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復察激亂之人寘於法及誅奸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請自效不數日遂擒賊魁散餘衆歸農贛境遂平遣使還報惟請出贓吏數人並不言破賊功朝廷嘉其不伐後遷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士選生平以忠義自許尤號廉



介門生部曲無敢持一毫獻者晚年好讀易澹然終其身子孫不異布衣之士仕者往往稱廉吏云黜賊吏數人不言破賊功學道撝謙不易得也子孫往往為廉吏源清流潔信夫

廉吏傳

元 董士選

二十

下伯荅沙

伯荅沙幼入宿衛事成宗武宗由光祿少卿擢同知宣徽院事尋陞院使遙授左丞相時朝廷清明百姓乂安伯荅沙身事四君官至太傅為人清慎寬厚號稱長者及卒貧無以斂詔贈推忠佐理正德秉義功臣封威平王

廉吏傳

元 伯荅沙

二十一



中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幼有行義有人遺楮幣于途其人已去追而還之遊京師獻書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薦入御史臺一日病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歎曰此真臺掾也未幾拜監察御史言尚書省變法亂政將禍天下遂疏時政萬餘言後以父老棄官歸養召為吏部尚書不拜年六十卒贈摠誠宣惠功臣封濱國公謚文忠

廉吏傳

元張養浩

二十二

廉而孝

中卜天璋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性廉直知大體為刑部郎中尚書省臣得罪仁宗召天璋入見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卜天璋也因問今何官天璋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所薦者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以謝仲和為尚書卿為郎中皆朕親薦也即以中書刑部印章付之後為歸德知府有惠政改饒州路總管發粟賑饑民先全活而後申請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拜火遂息山有虎為暴天璋移文山神虎立殲以治行第一陞廣東廉訪使嶺南素無冰天璋至人始見冰以為異天曆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年八十老矣可辭此行天璋曰國步方艱人臣敢避難乎遂行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時穀價翔湧乃下令勿損穀價聽民自便於是舟車爭集價頓減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

廉吏傳

元卜天璋

二十三



失因列上二十事萬餘言。目曰中興濟治策。因自引歸以餘祿施之。族黨家無甌儲。天璋處之晏如也。至順二年卒。贈河南郡侯。謚正獻。

廉吏傳

元 天璋

二十四

下黃潛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歷諸邑宰。多出冤獄。民稱神明。自將仕郎七轉至中奉大夫。潛天性介特。在州縣惟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之。謝病南還。優游田里。年八十一卒。

廉吏傳

元 黃潛

二十五



中曹鑑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爲湖廣員外有故掾顧淵伯  
餽辰硃一函鑑以藥品不拒漫置篋中後年餘欲  
以和藥開視之內有金一錠鑑驚歎曰淵伯非知  
我者時顧已歿訪其子還之官至禮部尚書猶儼  
屋而居年六十五卒封譙郡侯謚文穆  
父沒還子此爲至行

廉吏傳

元曹鑑

二十六

下宋本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廷試第一自承務郎十轉至  
太中大夫歷諸華廡猶儼室以居及卒非賻贈幾  
不能棺歛執紼者近二千人皆縉紳門生故吏及  
國學諸生未嘗有一雜賓時人榮之

廉吏傳

元宋本

二十七



廉蠹論附

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推言惡似而非者曰：恐其亂德，謂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然則有不廉不潔之行，卽不得似似之固已廉潔矣。至舉亂賊之惡名而加之孔孟，不已刻乎？曰：誅其心也。夫盜跖恣睢暴戾，庸人皆知其非。至於似則忠信廉潔之名歸焉，將使貞白粹清之士無以自異，故孔孟痛惡之，不少假貸。况夫詐譎酷烈而陰賊人，顯亂家國，殘忍骨肉者乎？公孫弘、牛僧孺，天下之所謂賢良文學人也。張湯明習法令人也。其罪詎至與盧杞同科，而予並以爲廉蠹。遵孔孟之訓，辨真似之介，不敢不嚴也。乃若鄙瑣陋劣，如接履嚙絹之流，醜態飛動，不待識者爲之汗顏，何足道哉？何足道哉。余摘之得十人。

廉吏傳蠹附目錄

鄧都	張湯	尹齊
公孫弘	朱博	虞玩之
劉覽	庫狄士文	盧杞
牛僧孺		

廉吏傳

蠹附目錄



廉吏傳蠹附

明武林黃汝亨輯

酷郅都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

廉吏傳

西漢郅都

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嘗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得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

廉吏傳 蠹附

廉吏傳

西漢郅都

二

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于臨江王。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免歸家。景帝乃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其節。舉邊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恚之。乃中都。以漢法。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郅都不發私書。不受餽遺。廉矣。乃民樸畏罪。而獨任嚴酷。令人側目。號蒼鷹。殺成乳虎。趙禹賊深。相劾。傲為殘刻。草菅人命。此其廉害甚於貪。



酷張湯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遂使書獄。後給事內史。為甯成掾。武安侯為丞相。徵為吏治。巫蠱獄深。竟黨與。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定律令。務在深文。又多舞智御人。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賓客。而深刻吏多為

廉吏傳

西漢張湯

三

爪牙用者多巧。排大臣為詐。忠陷人。三長史心害湯。發湯陰事。上以湯懷詐。使使八輩簿責湯。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起刀筆致位三公。僅存奉賜五百金。無它贏。不可謂不廉。然深文舞智。巧陷人為詐。忠竊取公卿貪生殘矣。

酷尹齊

尹齊東郡在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勢。遷關都尉。有聲。拜中尉。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後復為淮陽都尉。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焚其屍。妻亡去歸葬。以廉結湯知而行其酷。

廉吏傳

西漢尹齊

四



誼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推上弘對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待詔金馬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而折廷諍。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事有所不可，不肯廷辯，常

廉吏傳

西漢公孫弘

五

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則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弘謝後母卒，服喪三年，遷御史大夫。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如黯言，上以為有讓，益資之。』下詔封丞相，弘為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弘身食一肉，脫粟

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弘奏策文學，誠冠漢庭。身食一肉，脫粟飯行之，似廉矣。然三公為布被，飾詐以釣名，先發後推，背約順上，旨外寬內深，陽與之善，陰為報復。此老奸也。

廉吏傳

西漢公孫弘

六



謫朱博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成帝時，以高第入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叩頭服狀。博笑曰：「馮翊欲灑卿恥，杖扶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勅禁毋得泄語。有便空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

廉吏傳

西漢朱博

七

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聞，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徵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椀。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為左

馮翊多武謫，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

廉儉不好酒色，固可紀。然武健陰刻，多誅殺人。○此謫廉也，與張湯同罪。

廉吏傳

西漢朱博

八



陋虞玩之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閑刀筆汎涉書史好臧否人物為少府齊高帝時在東府玩之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銳莢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荅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廉吏傳 兩朝 虞玩之 九

味太酸

兄貧而  
法之不  
後則  
無息  
則有  
辭  
見必  
而  
新  
刑  
忍  
矣

忍劉覽

劉覽字孝智彭城安上里人十六通老易為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於墓再期不嘗鹽酪隆冬止着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服闋除尚書左丞居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頗通賊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為始與內史復為左丞卒

廉吏傳

兩朝 劉覽

十

刻薄○證父攘羊之直



陋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善無人也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  
 狎在齊襲父干爵封章武郡王周武帝平齊山東  
 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  
 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  
 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  
 子嘗啖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  
 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  
 廉吏傳 北朝 庫狄士文 十一  
 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  
 吏人股戰道不拾遺常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  
 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  
 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  
 上異之別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擿姦細諂諛長吏  
 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後為雍州長史齊亾為  
 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  
 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手口俱足醜態

廉吏傳

北朝 庫狄士文

十二



賊盧杞

盧杞字子良，父弈，祖奐。杞有才辨，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非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藉蔭得官，累遷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用俄召為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大夫，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廉吏傳 唐盧杞 一三

史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制，不肯草，乃改澧州別駕，尋死。始帝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務道德。故建中初，綱紀張設，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其陰，害矯譎，雖國屯主辱，猶謦然肆為之。然史稱其清介一時莫及也。

險陋凶人惡食非衣，史稱清介是廉之賊。



奸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歷位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昧當死，賂宦侍為助，且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

廉吏傳

唐牛僧孺

十五

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賄賂權貴，杜寒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貲簿校計出入，所以餽遺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朱句細字，注其左曰：「某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繆知人。』」繇是遂以相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是時吐蕃請和約，弛兵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

上言：「韋臯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羣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謂失信速敵，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帝亦以為不直。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太平亦無象。今雖未及至盛，亦足為治。』從此固請罷，乃檢校尚書左僕射，為淮南節度使。開成初，表解劇鎮，治第洛之歸

廉吏傳

唐牛僧孺

十六

仁里，與賓客相娛樂。自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從，諫與僧孺。李宗閔交結狀，武宗怒，黜分司東都，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年六十九卒，贈太尉，謚文簡。史氏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

余按僧孺無他才能，以對策詆李吉甫，流落不



偶號稱直言名用是起及在相位時方岌岌矣  
而妄謂太平無象今亦小康良足以發識者之  
一喙耳至與宗閔結黨相磨軋凡四十年縉紳  
之禍不解計破李衛公功却大酋悉怛謀之降  
遂失維州終貽邊患言偽而辨聖人所必誅也  
朋奸誤國爲唐大憝徒以不受饋錢生竊台鼎  
之班死掛廉潔之籍幸矣哉予故論著之以爲  
小廉大害之戒○客曰韓公武私籍僧孺不受  
名姓安知非僧孺計埋之此言似刻亦不可保  
必無







上諭

光緒八年十二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前據順天府府尹游百川呈進已

故主事郝懿行所著春秋比等書有

上諭

一

旨畱覽茲復據兼管順天府府尹畢

道遠等續進郝懿行及其妻王照圓

所著各書當交南書房翰林閱看據

稱郝懿行頗意纂述闡明古義其妻

王照圓博涉經史疏解精嚴等語郝

懿行所著易說書說鄭氏禮記笈王

照圓所著詩說詩問列女傳補註均

著書覽欽此

上諭

二



奏摺



兼管順天府府尹臣畢道遠  
順天府府尹臣周家楣

奏為照案代進書函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升任倉場侍郎前順天府府尹游百川

於光緒七年十二月進

呈前戶部主事郝懿行所著春秋說略十二卷春

奏摺

秋比二卷爾雅義疏十九卷山海經箋疏十八

卷並附圖讚一卷訂譌一卷奉

上諭前據順天府府尹游百川呈進已故主事郝懿

行所著書四種當交南書房翰林閱看據稱郝懿

行學問淵博經術湛深嘉慶年間海內推重所著

春秋比春秋說略爾雅義疏山海經箋疏各書精

博邃密足資考證所進之書即著畱覽欽此仰見

聖朝清明經學搜採遺編儒者以為至榮海內傳為

盛事臣等所屬東路同知道員用候補知府郝

聯被係前戶部主事郝懿行之孫茲復據郝聯

被將其祖山東登州府棲霞縣康膳生乾隆丙

午優貢生戊申舉人嘉慶己未進士戶部江南

奏摺

司主事郝懿行所著易說十二卷一函書說二

卷一函鄭氏禮記箋四十九卷一函其祖母登

州府福山縣人戶部主事郝懿行之妻王照圓

所著詩說二卷一函詩問七卷一函列女傳補

註八卷女錄一卷女校一卷共一函敬謹繕寫

裝訂稟請恭代



呈進<sup>臣</sup>等伏察易教書教禮教詩教見天道人事之本原婦德婦言婦容婦工有往行前修之矜式今據所著等編青箱夙守彤史並詳幸逢文治之隆復得成書如右伏冀上供

乙覽下示千秋羽翼儒林將鄭氏之經師踵起維持坤教與班昭之女誠同傳矣謹將裝訂成書

奏摺

三

共六函計二十八本恭摺隨同上進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列女傳補注序

歲庚午庸再遊學京師一時師友之盛日以經史古義相研究樂此不疲兀坐成疾不以爲困也時有父子著述一家兩先生者王石渠觀察暨令嗣曼卿學士也有夫婦著述一家兩先生者郝蘭皋戶部暨德配王婉佺安人也庸寓吳鑑菴通政家距石渠先生之居僅數塵因得朝夕請益而慕安人之學之名特至嘗以孝節錄從戶部乞言于安人撰讀孝節錄一首以應性情真學文辭高曠得六朝文法書法亦遒勁唐人歐褚遺範也既而戶部以安人所著列女傳補注八卷敘錄一卷屬

賦序

庸校定并索序言時庸久病束裝南歸有日矣凡京師名卿大夫與庸交好者無不詔庸以讀書爲戒謂當心如槁木死灰以資靜養雖庸亦以爲然然感戶部相待之雅安人誣諉之意又不能辭也力疾開卷一再勘之詮釋名理詞簡義洽校正文字精確不磨貫串經傳尤多心得不覺肅然起敬以爲當代女師一人而已矣是書先有曹大家蔡母遠虞貞節三家注補注以曹爲主而兼采蔡母貞節之義故名其注有虞二妃頌元始二妃曰元大也始初也夫婦爲人之大始劉氏又於此託始也注姜嫄傳姜嫄之性清靜專一曰荀子云好稼者



淑矣而后稷獨傳者豈也是后稷之性專壹亦母教使然注簡狄傳簡狄性好人學之治曰人事謂五教之屬契明人倫本之母教注衛寡夫人傳遂入持三年之喪曰遂入非禮也喪又不應三年也會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未有三期三年之恩也齊女情過乎禮未為中道斯竝微言善解禮意劉氏世傳魯詩漢志言三家魯最為近之故嘉平立石亦本魯學鄭康成箋毛用魯義尤多范史特言從張恭祖受韓詩者疏漏之談耳補注考之經傳核之毛韓其文之不同義之有異者每定為魯詩斯亦近儒

臧序 二

所罕聞經生之絕業也如湯妃有髮傳曰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淑妻補注曰此魯詩說也與毛氏異義為鄭箋之所本而淺者未考遂議鄭箋為改毛矣衛姑定姜傳曰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補注曰畜孝也言婦能孝於姑此魯詩說毛詩畜作助義異按鄭注禮記坊記以畜為孝釋文云是魯詩鄭志以為盧子幹義屬晉弓工妻傳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草惻然為民痛之恩及草木補注曰此以為公劉事蓋魯詩說按後漢寇榮傳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潛夫論德化篇引行葦

及旱麓詩云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文選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皆本魯詩說也陳國辯女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補注曰梅當作棘楚辭注云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欲與之淫洪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蓋皆魯說也庸著拜經日記考王叔師楚辭章句徵詩與毛韓不同定為魯義與補注正合其他人所習知及文字小異者不具著亦足證立說之精矣竊以三代治亂之原多本女德士大夫興衰之兆亦由婦人考之於古驗之於今昭昭然若黑白之分矣中壘斯傳為垂

臧序 三

世立教之大經士人既多所不習女子又鮮能通此古道之不興蓋由是矣幸得如安人者為之疏通疑義詮補舊說而大旨瞭然宜家置一編為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海內之治將駸駸日上庸經生也不敢為大言姑摭微文末義平日所誦習者應安人之屬并以質之戶部云爾

嘉慶十六年秋七月戊子日武進臧庸序



列女傳補注序

劉向列女傳八卷古有曹大家蔡母遵虞貞節三家注今皆不傳世所傳明黃省曾列女傳本及明繪圖本皆無注傳寫涵濬寢失其舊此福山王婉佺安人補注所為作也往歲瑞辰以年家子弟問學於郝蘭臯先生先生方為爾雅疏每寫數頁輒以見示往復討論心獲良多痔昧所及過蒙採錄既乃出安人所著列女傳補注相示受而讀之其立論則原本禮經其詁義則讀應爾雅考譌正謬必廣證乎羣書訂異參同亦兼綜夫眾說博而不蕪精而不鑿洵足傳子政之家法紹惠姬之懿

馬序

範已顧鄙陋之見有與補注相發明者如魯漆室女傳其家倩吾兄行追之補注倩借也今按琴操作請吾兄追之請倩形相似倩即請之譌耳陳國辨女傳引詩墓門有棗有鴉萃止補注云棗當作棘據楚辭繁鳥萃棘為證今按玉篇古文某作棘棘棘形相似棘蓋譌作棘因之毛詩作梅又作棗耳有為補注所未及者如有虞二妃傳選于林木路史引作選于林木棄母姜源傳性明而仁路史注引作性敷而仁此異字也陳寡孝婦傳頌妣將嫁之終不從母妣當為比及三年之比非考妣延年之妣此誤字也路史啓母后趨注云趨列女傳作

列女傳補注 序

嬌今啓母塗山傳並無后嬌之文此逸文也又有與補注之說小有異同者如契母簡狄傳與其妹娣浴于元邱之水補注分妹與娣為二據史記三人行浴為證今按呂覽音初篇云有娥氏有二佚女鴻烈陸形篇云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皆謂娣妹二人則知史記三八實二人之譌而妹娣不得分為二矣又據路史注引列女傳娣妹浴于元邱之水則知今本與其妹娣實字形之誤耳啓母塗山傳辛壬癸甲補注謂既生啓方四日而遂去與書言娶四日而去不同據傳既生啓三字在辛壬癸甲上也今按呂覽說文皆言江淮

馬序

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之日路史注引列女傳亦云娶四日而往治水啓既生呱呱是矣又傳頌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實承維配帝禹言之則知列女傳亦謂禹娶四日而去古本既生啓三字乃在辛壬癸甲禹去而治水之下今誤移于辛壬癸甲上耳至傳引詩文義與毛不同補注悉訂為魯詩以劉向為楚元王交元孫元王嘗與申公同受詩于浮邱伯宜世傳魯學也其論肇于王伯厚而朱彝尊經義考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悉本之近臧氏庸亦主其說但考傳所引詩惟康王晏起關雎起興與漢書杜欽傳同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與坊記引詩



鄭注為定姜送姑同一則師古以為魯詩一則釋文以  
 為魯詩可顯證為魯詩說耳其以式微為黎莊夫人作  
 碩人為莊姜傅母作大車為息夫人作經傳無敢不能  
 確指為魯詩之學若以相舟為衛宣夫人詩與李黃集  
 解引韓詩合毛詩李黃集解四十一卷係集李芣苢為  
 傷夫有惡疾汝墳為家貧親老仕于亂世與韓詩章句  
 合行露為夫不備禮女不肯往載馳為許穆夫人始欲  
 與齊以為國援與韓詩外傳合韓詩外傳高子問于孟  
 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衛女即許穆夫人渭陽為  
 嫁娶非已所自親正以其自欲與齊為疑也 秦太子榮送晉文公與後漢書注引韓詩合行葦為公

馬序

三

劉詩與趙長君吳越春秋合長君嘗從杜撫受韓詩蓋  
 亦韓詩說也劉向所引韓詩實多似不得謂其悉本魯  
 詩也或謂韓魯詩多同晉唐以後韓存魯以故所引多  
 韓詩不知其實魯詩也但劉向本傳並無傳授魯  
 詩之說世傳魯詩後人以前證後之詞不若據所引  
 詩證之為確王曼卿學上疑劉向管治韓詩與鄒說互  
 有詳 凡茲數義知無裨于鉅觀聊取證于往訓敢以質  
 之蘭皋先生及安人庶幾無負芻蕘之詢云爾  
 嘉慶十有七年三月望日桐城馬瑞辰謹序

列女傳補注卷一

福山王照圓

母儀傳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  
 臨父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嫂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  
 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獄薦之於  
 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  
 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忘嫂猶謙恭儉思盡婦道  
 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  
 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

女一

一

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  
 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  
 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  
 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  
 嫂諸父母欲殺舜舜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  
 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  
 不怠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遷于林木入于大麓堯試  
 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為天子娥皇為  
 后女英為妃封象于有庠事瞽叟猶若焉天下稱二妃  
 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



之則俗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頌曰元始二妃帝堯之女嬪列有虞承舜於下以尊事  
卒終能勞苦瞽叟和寧卒享福祜

有虞二妃

有字配虞成文耳無義例也  
經傳言有夏有殷有周皆然

父號瞽叟

善惡故假為此稱耳此傳云號甚明矣

舜能諧柔之

諧和也  
柔安也

從掩

孟子作從而  
掩之此脫

時既不能殺舜

史記索隱引二女教舜鳥工上虞龍  
工入并疑在此句之上今本脫去之

又速舜飲酒

速召也

乃與舜藥浴

藥葛花之屬能解酒毒注  
池也左傳曰周氏之注

舜之女弟繫

誤合為繫字又誤為繫字

日呼受天呼父母

于子即呼也吁于古字通吁呼聲  
又近俱歎

息之義

選于林木入于大麓

入尚書作內古字通也內又同  
麓即選于林木句義重復矣文選注

引曹大家注

曰竹木曰山曰麓

事瞽叟猶若焉

猶能順也言二妃雖貴  
猶能順於舅姑

二妃死於江湖之間俗謂之湘君

史記正義引之謂  
下有因葬焉三字

後漢書注

引湘君下有湘  
夫人也四字今本俱脫之

頌元始二妃

元始也始初也夫婦為人之大  
始劉氏作傳又於此託始也

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部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迹好而

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裡祀以求無

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

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

上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為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

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

之性明而仁能有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

邠地遂封棄於邠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

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

武而興為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

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丞

民此之謂也

頌曰棄母姜嫄清靜專一履迹而孕懼棄於野鳥獸覆

翼乃復收恤卒為帝佐母道既畢

以求無子

毛詩作以弗無子  
此蓋舊詩說也

薦之覆之

薦席也  
覆蓋也

鳥偃翼之

偃曲背也言飛鳥曲  
身以翼蔽其上下也

姜嫄之性清靜專一

荀子曰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  
傳者壹也是后稷之性專壹亦

母教使

之然



能育其教 育養也長也言兼能長養服習母教也

汝居穉 居俗本作孺形之誤也今昔彙典亦同此誤詩思文正義引鄭注汝居穉官可證夫后

者君也舜方命官君主之號不容施於其臣也汝居穉猶言汝作士汝作司徒耳何有居穉之稱乎

頌懼棄於野 野字失韻蓋誤

### 契母簡狄

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娵浴於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娵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

女一 四

使為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救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居亳至殷湯與為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娥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厲翼吞卵產子遂自修飾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為帝輔益母有力

與其妹娵 史記云三人行浴蓋簡狄與其妹及娵為三人也

簡狄性好人事之治 人事謂五教之屬人所有事也契之能明人倫亦母教使之然

封之於亳 南亳也湯所都故書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立子生商 毛詩立上有帝字此蓋魯詩

### 啓母塗山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為天子而啓為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頌曰啓母塗山維配帝禹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啓呱呱泣母獨論序教訓以善卒繼其父

辛壬癸甲 依書言是娶塗山甫四日而往治水也依此傳是既生啓方四日而遂去也

女一 五

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 言能代禹教訓其子而身致其化焉

持禹之功而不殞 持循也殞墜也

釐爾士女 毛詩作女士

### 湯妃有嬖

湯妃有嬖者有嬖氏之女也殷湯娶以為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有嬖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其有嬖之謂也

頌曰湯妃有嬖賢行聰明勝從伊尹自夏適殷勤懇洽



中九嬪有行化訓內外亦無愆殃

生仲壬外丙孟子言外丙仲壬之前又有太丁蓋生子三人也

統領九嬪九嬪九御也位在三夫人下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此蓋

魯詩說也與毛氏異義為鄭箋所本

頌自夏適殷殷當作商上下相韻

周室三母

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妣 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

女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導靡有過

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

女一

六

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

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

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洩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

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

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

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

夜則令警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

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

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

母可謂知肖化矣 太妣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妣氏

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及人大

妣思媚太姜太任且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妣號曰文母

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妣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

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

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妣教誨十子自少及

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

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妣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倪

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又曰

太妣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頌曰周室三母太姜任妣文武之興蓋由斯起太妣最

女一

七

賢號曰文母三姑之德亦甚大矣

有呂氏之女北堂書鈔引女下有也字此脫

太王娶以為妃後漢書注引此下有賢而有字四字

貞順率導靡有過失後漢書注引作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史記正義引作率導諸子至于成童靡有過失

太王謀事後漢書注引作太王有必諱謀焉

端一誠莊後漢書注引一作懿史記正義引作壹此作一非

及其有娠後漢書注及史記正義俱引娠作身

坐不邊立不蹕邊並也蹕並也

太妣者後漢書注引者下有文王之妣四字此脫



禹後有莘奴氏之女史記正義引女下一也字此脫  
又有在御之陽注謂之疾二句  
以進婦道進猶

太姒生十男十男之次管叔紂周公下與孟子及史  
記世家不合又成叔武權叔處此復互  
疑其名

衛姑定姜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  
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  
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  
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女一

八

君子謂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  
奔晉晉侯使卻犇為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  
君宗卿之制也大國又以為請而弗許將也雖惡之不  
猶愈於匹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  
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忠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奴之子衍為君是為獻公  
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  
食飲嘆口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天禍衛國也夫吾  
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  
舍其重器於衛鱗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

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至境使  
祝宗告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  
誣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  
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  
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且而已無告無罪其  
後賴縛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  
我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  
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  
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  
大邱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此之謂也

女一

九

頌曰衛姑定姜送婦作詩恩愛慈惠泣而望之數諫獻  
公得其罪尤聰明遠識麗於文辭

公子之母也

失其名故

以畜寡人

畜孝也言婦能孝於姑故於其歸去涕泣

而送之賦燕燕詩也此魯詩說毛詩畜作

助義

異

若令無神不可誣

齊女傳母

無常作有本左傳襄十四年文

傳母者齊女之傳母也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

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傳母見其

傳云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

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傳母見其



婦道不正論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  
賢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  
錦綉裝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頤衣  
錦綉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  
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為人君之子弟為國君之  
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傳  
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無子姆戴媽  
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  
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教孫升木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傅母防女未然稱列先祖莫不尊榮作詩明

女一

十

指使無辱先莊姜姆妹卒能修身

姜交好

文亦  
效字

碩人其頤

以為傅母作  
亦魯詩說也

衣錦綉衣

綉也毛詩作裝音苦遇切此作綉音與  
之同中庸引衣錦尚絺正與此合魯詩說  
也

砥厲女之心以高節

砥厲磨厲也高節文  
選注引作高其節

姆戴媽之子桓公

即母  
字也

頌莫不尊榮

當作榮尊  
與上下韻

莊姜姆妹

當作姆妹言為姆氏子  
之母也或曰當是母也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  
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  
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  
堂從後階降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  
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練  
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  
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  
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費而見於窮  
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  
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是以  
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  
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  
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  
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  
教化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教  
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  
曲枉也不可不彊故幅可以為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  
不服也故畫可以為正物者所以治燕與莫也故物可  
以為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為  
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為開內之師

女一

十



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為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  
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為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  
為三公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  
伯日以歌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其以歌為不  
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共亾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  
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  
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  
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  
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組織地  
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宣教民事

女一

十一

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  
肅郊之采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令豎考其  
國夕省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  
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  
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隸夕而習復夜而討過無憾而  
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自以忘王后親  
織元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緹卿之內子為大帶命  
婦成祭服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  
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

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  
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修我日必無廢先  
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  
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  
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為公事者也休之非  
禮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為客羞鼈焉小堵  
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  
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  
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  
謂敬姜為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尊賓

女一

十三

也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  
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其  
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膚毋憂容有降服毋  
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  
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  
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  
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  
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  
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八兒曰肥也不得  
聞命毋乃罪邪敬姜對曰子不聞邪天子及諸侯合民



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闕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不釋繹不盡飲則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頌曰文伯之母號曰敬姜通達知禮德行光明匡子過失教以法理仲尼賢焉列為慈母

號藏己姜與己不同姓此誤耳

女一

古

結絲紵絕絲當作係見呂覽夫子曰韓非作義繫解因自結證知絲即義字玉篇義亦作紵此作絲俱或體字也呂覽又言勉而自為你此傳作俯而自申之知勉又悅字之譌矣

黃臺倪齒黃髮兒齒見詩與此義同

引枉攘捲捲亦作卷又與拳同拳手臂也淮南子曰短袂攘卷

治國之要盡在經矣此以經緯喻治理也以下富有成文今未見所出

物者所以治燕與莫也故物可以為都大夫燕如絲也莫與膜同內則注云皮肉之上魄莫也

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為大行人也捆蓋如今之梭

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為開內之師綜者持絲交也

交之言久機綜往來絲縷相持形如交也音皮變切門上木名關亦內外交之處也組織地德國語組織作祖習古字通借此蓋作祖識四字形相涉遂誤作組織

宣敬民事國語敬作序序與敬同敬敬亦字形之誤初學記引作日中考正教人事可知敬字

少采夕月初學記引曹大家注曰少采降之采也以秋分祀夕月以迎陰氣也今按曹注降下

疑有脫文

書考其國國語國下有職字此脫

晝而講隸隸當作肄肄習也國語作貫貫亦習也

夜而討過無憾討國語作計然作討者是也左傳曰討國人日討軍實是其義

無自以息自國語作日然作自亦通

女一

圭

則士之妻則當作列列士上土也

其何以辟國語辟上有避字此脫

魯大夫辭而復之國語大夫作夫人

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先上祀字衍

母陷膺國語陷作摺注云摺叩也

合民事於內朝國語作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此脫

敬姜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闕闕闕也門寢門也踰過也闕門限也

繹不盡飲則退釋賓尸之祭也國語飲作飲飲燕食也不盡飲恐醉他失儀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



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黍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問越王句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往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糲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瞬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黍黍梁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頌曰子發之母刺子驕秦將軍稻梁士卒菽粒責以無禮不得人力君子嘉焉編於母德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名舍不知其姓見荀子及國策藝文類聚引作子反誤矣

子不問越王句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類聚引吳下有邪字器下有者字此脫

王使人往江之上流類聚引往作注此誤

味不及加美及字衍也類聚引美作條此誤

有獻一囊糗糲者糗糲乾餼也

甘不踰隘隘也

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文選注引作康樂於上無有其

二字又引曹大家注曰軍事險危故為死地也

領士卒菽粒粒泰非韻疑菽粒當作蔬糲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術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為竊盜則為虜役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此之謂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入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

女一  
六

嘆何也孟子對曰軻問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什羈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此之謂也

頌曰孟子之母教化列分處子擇藝使從大倫子學不進斷機示焉子遂成德為當世冠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文選注引鄒上有孟軻母者四字號下有日字此俱脫之

嬉遊為塞閒之事文選注引遊作戲

此非吾所以居處子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子下有也字閒居賦注引居處子作居子

及孟子長學六藝古以六經為六藝

孟母方績續當作績字之誤也韓詩外傳正作織而文與此異

學所至矣平御覽引所上何字可證

師事子思史記云受業子思之門人主劬以為人字衍

孟子曰不敏據下文敏當作也或作敢字形之誤耳

精五什羈酒漿蘇亦飯字耳

匪怒匪教匪教毛詩作伊教此蓋與匪怒相涉而誤也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毋



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歸辨家事天陰還失  
 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  
 問視其居處禮節甚修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  
 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夕  
 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  
 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閒從諸子謁歸視私家  
 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醜醜醉飽人情所有也  
 妾反大早不敢復返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  
 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明請夫人夫人諸姬皆師  
 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為

女一 三

天既嫁則以夫為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  
 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頌曰九子之母誠知禮經請歸還反不捨人情德行既  
 備卒蒙其榮魯君賢之號以尊名

歲時禮不理北堂書鈔引禮作祀

吾從汝謁往監之詩告也監視也

歸辨家事辨具也俗字作辨

天陰還失早書鈔失作太

至閭外而止閭里門也天陰還太早故止於里門外不欲令人見也

臘月月當作日臘者祭名謂臘取禽獸以祭也魯人臘取蓋其俗尚使然

禮畢事閒書鈔引禮作祀無事字

醜醜醉飽醜醜合錢沽酒會飲也

無二天之義也天君也婦人以夫為君無二尊也

遠父母兄弟謂也四下脫此之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  
 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  
 命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  
 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  
 母憂戚悲哀帶圍滅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  
 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為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  
 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  
 為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繼  
 母如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  
 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  
 安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  
 如此可不救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  
 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為魏大  
 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  
 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

女一 三



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  
二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頌曰芒卯之妻五子後母慈惠仁義扶養假子雖不吾  
愛拳拳若親繼母若斯亦誠可尊

遇之甚異遇接見也言接見五子  
異其禮數不與己子同

可不救其子乎救當作救  
字形之誤

復其家除其徭  
役也

齊田稷母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益以  
遺其母母日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

女一

三

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  
士修身潔行不為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偽非義之事  
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  
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為人  
臣而事其君猶為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  
欺務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  
是遠忠矣夫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  
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慙而出反  
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  
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

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無功而食祿不  
為也況於受金乎

頌曰田稷之母廉潔正直責子受金以為不德忠孝之  
事盡材竭力君子受祿終不素食

受下吏之貨金貨疑貸字之誤蓋稷以俸祿所餘稱  
謂此金所受俸祿也若受下吏貨賂而得金是貪墨  
之人豈稱賢母乃有是子也今以其母斷之知事必  
不然

故遂而無患遂猶通  
達也

補魯師氏母

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且纒笄而朝則有君臣

女一

三

之嚴許齊風鷄  
鳴正義引

纒笄而朝土昏禮注纒緝髮纒廣充  
幅長六尺笄今時簪也

列女傳補注卷一



列女傳補注卷二

福山王照圓

賢明傳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

女二

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于君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頌曰嘉茲姜后厥德孔賢由禮動作匡配周宣引過推讓宣王悟焉夙夜崇道為中興君

齊侯之女也

文選注引女下有宣王之

姜后脫簪珥

簪珥也珥瑱也後漢書皇后紀注引姜后有既出迺三字文苑傳引無既出

二字有乃字此復脫去之又早臥晏起句兩引俱作夜臥晏起文選注亦同此作早臥非待罪於永巷也今按永巷漢制以為宮中署名周則未聞故曹注以為堂塗耳

后夫人鳴佩而去書大傳佩下有玉字此脫

齊桓衛姬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甯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邪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

女二

二

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沈抑者哀爾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也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頌曰齊桓衛姬忠款誠信公好淫樂姬為修身望色請罪桓公加焉厥使治內立為夫人



衛姬者文選注引作齊侯衛姬者此脫首二字

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文選注引曹大家曰衛國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

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罷朝入閨閨宮中小門也

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呂覽作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姜而有動

色伐衛也此有開脫而意未完善宜補正之

頌桓公加焉加當作嘉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

女二

三

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日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

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除之矣

公子必從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他之上帝臨子貳

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姜曰不可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况欲懷安將

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

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

犯日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內豈有饜哉

遂行過曹未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

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為文公迎齊姜以為夫人

遂伯天下為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

子於善詩曰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日齊姜公正言行不忘勸勉晉文反國無疑公子不聽姜與犯謀醉而載之卒成霸基

欲行而患之患公不肯行

不可以貳貳疑也疑其不能育晉國

莘莘征夫莘莘衆多貌毛詩作駉此俱本國語

能育君子於善育謂養長而成就之

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本二詩傳以意合之寤與晤同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

姊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羣公子

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

姬使納羣公子日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

賂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秦饑請粟於晉晉不與秦遂

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日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營公子宏與簡壁

四



衰經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匪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當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日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女二 五

頌曰秦穆夫人晉惠之姊秦執晉君夫人流涕痛不能救乃將赴死穆公義之遂釋其弟

秦穆公之夫人人下脫也字

與簡璧與下脫女字

上天降災以下三十餘字左傳釋文及正義俱云古本無後人所加然此復有之未知出何書也

婢子娣姒不能相教娣姒猶弟妹也娣謂惠公如穆姬自謂史記作妾兄弟不能相救

楚莊樊姬

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

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邱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邱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入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哉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虞邱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邱子邱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女二 六

頌曰樊姬謙讓靡有嫉妬薦進美人與己同處非刺虞邱蔽賢之路楚莊用焉功業遂伯

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文選注引樊姬上有楚莊王三字彼衍王字此脫楚莊二字

好狩獵文選注引獵下有畢弋二字

王改過文選注引王上有三年二字改下無過字



姬下殿古人所居

通謂之殿

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文選注引賢者下有諸侯之客

與將國中士也十字而無何也

字二

妾執巾櫛中以拂拭櫛以理髮文選注引作妾幸得

充後宮自此以下文字詳畧互異而大意

同

妾聞堂上兼女兼字

疑誤

所薦非子弟弟字與下句重複文

選注引弟作孫是也

於是避舍舍所居也欲辭

相位故避之

頌功業遂伯伯與霸古字

通與處路韻

周南之妻

女二

七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

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

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

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之者為養

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

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

凰不離於蔚維麒麟不入於陷筭蛟龍不及於枯澤鳥

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

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為父母在故也乃作詩

曰魴魚頰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

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頌曰周大夫妻夫出治土維戒無怠勉為父母凡事遠

周為親之在作詩魴魚以救君子

周南大夫周南韓詩云在南郡南

陽之開大夫者失其名

陳素所與大夫言素猶平日也所與大夫

不罹患害罹猶

鳳凰不離於蔚羅羅亦羅也蔚亦

而迫於暴虐而字衍下云而能

王室如毀毀缺壞也毛詩作燬此蓋魯詩也

言王室多難如將毀缺不堅完也

宋鮑女宗

女二

八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

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

厚女宗如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如曰夫人既有

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

象治絲蠶織紝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澹澹酒醴羞

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室

之愛為善哉若其以淫意為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

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

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

七去之道如正為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首

也



在其後吾奴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業  
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間  
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  
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頌曰宋鮑女宗好禮知理夫有外妻不為變已稱引婦  
道不聽其奴宋公賢之表其間里

女宗奴婦人謂長婦為奴  
亦謂婢為奴也

夫人既有所好夫人謂其夫也  
所好謂外妻

一醮不改醮以酒  
為禮也

執麻衣治絲置織紐組紉三句本內則文重俗前字  
紐織紉帛者組紉屬也

女二

九

條也皆婦  
人所有事

以事夫室澈此讀當以事夫為句室澈為句  
澈深清也室內當須勤洒掃

漠酒醴漠與同孟下  
母云露酒漿也

羞饋食羞進也饋  
食熟食也

若以其注意為心而扼夫室之好注意當作注  
意扼把持也

天子十二禮天子一妻十二女  
此句上下疑有闕脫

婦人有七見去去為夫所出也七  
去之條見大戴記

號曰女宗宗尊  
也

故訓是式故古也毛  
詩作古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為公子時  
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李隗於公子公以叔

隗妻趙衰生盾及反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

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

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嫂故無恩與

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

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芣采芣無以下體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

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譙爾新婦不我屑以

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

女二

十

與盾來姬以盾為賢請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

為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為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

之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

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為

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

之基趙姬之謂也

頌曰趙衰姬氏制行分明身雖尊貴不如偏房躬事叔

隗子盾為嗣君子美之厥行孔備

得寵而忘舊舍義句好新而嫂故句無恩句與人

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句無禮句此三者



謂禮  
恩義  
以叔隗為內婦婦當作子見左傳

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與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元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

女二

十一

文章也故藏而遠害大誌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君子謂荅子妻能以義易利雖違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頌曰荅子治陶家富三倍妻諫不聽知其不改獨泣姑怒送厥母家荅子逢禍復歸養姑

歸休休假也謂請假歸而休沐也

是謂嬰害嬰猶獨也

家貧國富令尹白毀其家以紆楚國之難見左傳

欲以澤其毛文選注及初學記引毛上有衣字此脫去之衣毛者脊背上毛如人之有衣也

君不敬民不戴質書注引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

來一無來字疑在此下今脫去之且篇內多有韻之文義亦相韻也

荅子之家果以盜誅蓋君誅盜藏之罪并及其家唯

有其母以其年老得不誅也

柳下惠妻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

女二

十一

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知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木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庸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如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頌曰下惠之妻賢明有一柳下既死門人必存將誄下  
惠妻為之辭陳列其行六能易之

柳下惠 姓展名獲字向若  
補下而論惠也

無乃濱乎 濱與類同並持垢汚也  
易曰再三瀆古文作斷

油油之民 油油猶悠悠也又與滔滔形聲相近論語  
云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作油油或與下

文相涉 孟子作由由  
然與之借

油油然與之處 然與之借

門人將誄之 誄彙也彙列其  
德行而為誄也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 不伐言其自謙下也  
不竭言其德器深也

屈柔從俗不强察兮 察清也言屈身和柔以從俗不  
強為潔清也故曰彼安能汚我

女二

雖遇三黜終不蔽兮 蔽掩也言德彌光大雖  
屢被黜終不能掩蔽之

愷悌君子永能厲兮 愷悌樂易也  
厲摩厲也

魂神泄兮 泄亦或作洩詩云驅樂我魂魂神也言魂  
氣泄越不可復招也禮弓曰若魂氣則無

不之

莫能竄一字 言不能改  
易一字也

能光其夫矣 光充廣也言能稱揚  
夫德使之益廣大

頌門人必存 存存也言致其  
省察慎問之也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會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

出戶會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墊席棄纆

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

見會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

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

之非先生意也會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

也何以為諡其妻曰以康為諡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

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

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諡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

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

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

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

女二

西

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為康不亦宜乎會

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為樂貧行道

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黔婁既死妻獨主喪會子弔焉布衣褐衾安賤甘

淡不求豐美尸不揜蔽猶諡曰康

魯黔婁先生 黔婁姓名也同時齊有黔敖蓋其族人  
文選景陽雜詩注引皇甫謐高士傳

日黔婁先生者齊人也 是先生  
生亦齊人此作魯或誤耳

其妻出戶會子弔之 禮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  
踰闕此出戶為受弔也弔施於

生者也 太平御覽引有隱門而入立于堂下其妻出  
衣褐袍一十四字在會子弔之句上為今本所無

在牖下 禮始死遷尸  
於北牖下也



一枕墜席棄

墜土墜未燒也棄當作棄其字從禾禾聲也

一縑袍不表

縑舊絮也袍衣之有者者也不表御覽引作無表

斜引其被則斂矣

斜與邪同

以康為諡

康樂也

食不充口

文選注引作食不充虛

君嘗賜之粟三十鍾

鍾量器名也釜十為鍾鍾六斛四斗也

可與寤言

寤與晤同已見上

頌布衣褐衾

衾字失韻蓋衾字之誤

不求豐美

美字失韻

齊相御妻

女二

五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閒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

公以為大夫顯其妻以為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為其善也

頌曰齊相御妻匡夫以道明言驕恭恂恂自效夫改易行學問康已晏子升之列於君子

既歸其妻曰

曰上高脫請去二字下云妾是以去也去上又脫求字

晏子長不滿三尺

三當作五晏子春秋作六史記同

妃匹亦居多焉

妃謂為配言賢婦能助夫以成德

楚接輿妻

女二

六

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為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以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為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



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飯妻戴  
紕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與妻為樂  
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忘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  
曰肅肅免置杯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

頌曰接與之妻亦安貧賤雖欲進仕見時暴亂楚聘接  
與妻請避館戴紕易姓終不遭難

持金百鎰二十兩為一鎰

先生以而為義以當作少字形之誤見韓詩外傳

乘人堅良車堅馬良也

從之又違非義也韓詩外傳作從之是遺義也此或誤衍

肅肅免置杯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此亦安貧賤而自食其力者故引之以

楚老萊妻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葭牆蓬室  
木牀著席衣糲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  
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門老  
萊方織春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  
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國之孤願廢  
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春萊挾薪樵而來  
曰何車跡之厭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

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  
捶可投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投人  
官祿為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  
春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為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  
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據其遺粒足以食  
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  
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  
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此之謂也

頌曰老萊與妻逃世山陽蓬蒿為室莞葭為蓋楚王聘  
之老萊將行妻曰世亂乃遂逃也

木牀著席史記正義引列仙傳作枝木為牀著艾為席

老萊方織春春田器織蒲為之所以盛種者也

其妻戴春萊挾薪樵而來既言挾薪樵則春下萊字衍也文選注引下文投其

春亦無萊字知此行

可隨以鞭捶捶以杖擊也

為人所制也文選注引為上有居亂世三字與頌妻曰世亂句合今本脫又制下也字衍

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列仙傳毛上無解字衣下無之字大平御覽引列女

傳與此同唯之字作也

據其遺粒足以食也列仙傳無據以二字此據疑措字形誤措拾也

一年成落三年成聚聚落皆邑居之名



一可以療饑療治也療本作樂此蓋魯詩毛詩作樂

頌堯舜為蓋蓋當作繕列仙傳亦有此句

藝文類聚人部引列女傳云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取漿上堂跌作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鳥鳥於親側今按所引與傳文異傳內亦無可附又史記正義所引列仙傳仙字蓋誤

太平御覽引作列女傳是矣

列女傳是矣

###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帚之妾請入與計之即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

女二 九

曰夫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為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頌曰於陵處楚王使聘焉入與妻謀懼世亂煩進往遇害不若身安左琴右書為人灌園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蓋齊字之誤古之於陵今長山縣濟南所屬有於陵仲子墓子終史記集解引作子仲戰國策亦爾仲終音同古字通也

非與物無治也韓詩外傳無非字又作北郭先生事

甘不過一肉韓詩外傳甘上有所字

愔愔良人此亦魯詩毛詩作厥厥

### 列女傳補注卷二

女二 手



列女傳補注卷三

福山王照圖

仁智傳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其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衆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衆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謂密母為能識微詩云無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密康之母先謙盛衰非刺康公受衆不歸公行下

女三

衆物滿則損俾獻不聽密果滅殞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魏作魏

有三女奔之不媾為奔三女蓋同姓

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衆王田不取羣公行

下衆史記正義引曹大家云羣衆衆皆多之名也田獵得三獸王不盡取其害深也公諸侯也公

一之所與衆

人其議也

王御不參一族參三也不三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為將伐羅屈瑕號莫敖與羣帥悉楚師以行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

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曰大

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

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

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

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鄧師次亂濟至羅羅與盧戎

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待刑王曰

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為知人詩云曾是莫聽

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

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

必移盈而蕩夫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

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毋虧王竟於行國之福也王遂

行卒於楛木之下君子謂鄧曼為知天道易曰日中則

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楚武鄧曼見事所興謂瑕軍敗知王將薨識彼天

道盛而必衰終如其言君子揚稱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武上脫楚字鄧國名曼其姓國語曰鄧由楚曼

師次亂濟左傳作亂次以濟疑此有脫誤

羅與盧戎擊之羅盧俱國名國語曰羅由季姬盧由荆媽

余心蕩蕩動搖也

頌盛而必衰衰字失韻蓋誤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穆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邱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邱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

女三

三

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頌曰衛女未嫁謀許與齊女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聽後果遁逃許不能救女作載馳

衛懿公之女

據左傳是懿公之妹此言是其女又言懿公不死於翟難俱與左傳不合疑亦本於魯

詩說也

所以苞苴玩弄

苞苴魚肉玩好謂珠玉所以下當脫為字楚昭越姬傳有為字弄作好

言今者許小而遠

言字衍也

因疾之而作詩云

疾怨也怨先時不用其言今日許果不能救衛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嘉美也臧善也言許

人既無救患分災之美故衛不能復反其國都前日行嫁時固視爾不善矣我之思慮豈不遠乎又言許不救衛故衛不能濟河而北前日之思慮豈不甚乎三章又言女子之性固善憂思然亦各有道理許人不知而過責我是乃眾幼穉且狂簡不更歷於事耳四章又言許人既不足恃必須求援於大邦當時大邦固莫如齊矣而臣無忠信可任使者果誰可倚乎誰使至乎反覆思維莫如我身往齊國求救耳蓋齊桓之存衛許夫人之力也禮夫人非有大故不越境而親自如齊非禮之正義不得已故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也

頌後果遁逃

逃字失韻蓋誤

曹停氏妻

女三

四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負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為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飧加璧其上公子受飧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閭令兵士無敢入



士民之扶老攜弱而赴其闕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頌曰僖氏之妻厥智孔白見晉公子知其興作使夫饋殮且以自託文伐曹國卒獨見釋

聞其駢脅駢與併同國語注云併并駢

設微薄而觀之微薄也

皆善戮力以輔人國語云以相一人此人上脫一字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

女三

五

兩頭蛇者虎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頌曰叔敖之母深知天道叔敖見蛇兩頭岐首殺而埋之泣恐不及母曰陰德不死必壽

吾聞見兩頭蛇者虎夫子曰兩頭蛇嶺外極多人視為常不以為異見劉向嶺表錄  
故爾雅云中有根首蛇根首即岐首也夫蛇有岐首與魚有比目正復相同比目魚所在皆有而云兩頭

蛇見之者死此流俗妄談耳  
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引作周書注云周書逸書

知道德之次次敬也  
頌泣恐不及及字失讀或曰當作久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敦不華至言不

女三

六

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為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于子之仕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樂不忌之難卻害伯宗謂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焯焯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頌曰伯宗凌人妻知且亡數諫伯宗厚許畢羊屬以州



羣以免咎殃伯宗遇禍州羣奔荆

盜憎主人民愛其上左傳此誤

實穀不華穀五穀也穀之實者華不繁言之至者文不耀

乃得畢羊而交之國語作畢

及樂不忌之難卻害伯宗伯上脫三字國語注樂弗忘伯宗之黨三卻害弗忘

故諸伯宗并殺之

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夫天道虧盈而益謙伯宗既好凌人又自害其智盈

而必虧其妻知之故著名焉爾

衛靈公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驩驩至闕

女三

七

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違

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

所以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

情行違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

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

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

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違伯玉爾今衛復

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

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

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也詩云我聞其

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頌曰衛靈夜坐夫人與存有車驩驩中止闕門夫人知

之必伯玉焉維知識賢問之信然

至闕而止闕兩觀也官門有雙闕

知此謂誰謂當作爲

公反之反之謂不以實告也

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道字疑衍又引詩不見其人毛詩作身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

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姊戎子皆嬖

女三

八

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

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聞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

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細諸侯而以難犯不

祥也君心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

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

厚為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

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

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齊靈仲子仁智顯明靈公立牙廢姬子光仲子強

諫棄適不祥公既不聽果有禍殃



一宋侯之女侯當作公宋國子姓公爵也

一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聲姬無子故以聲姬

太子為

聞諸侯之難聞當作聞字形之誤見左傳

是專繼諸侯繼左傳作繼古字通也

君心悔之在我而已心當作必悔之下脫公曰二字見左傳

誠禍之萌也誠當作識或作誠俱字形之誤

高厚微迎光高厚當作崔杼之誤見左傳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為魯使至齊

女三 九

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

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

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

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

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

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

而與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

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

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

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若何

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

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

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

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

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善

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

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

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

治矣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

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

女三 十

微見遠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臧孫之母刺子好威必且遇害使援所依既厚三

家果拘於齊母說其書子遂得歸

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通壁言屋廡相接壁鄰言近

文仲微使人遺公書微隱匿也祕不欲人見

斂小器投諸台台地名也春秋襄十二年莒圍台注云琅琊費縣南有台亭即此又臧母說云取郭外萌內之城中

臧我羊羊有母臧善也羊祥也祥亦善也羊性孝善養母故美善字俱從羊

食我以同魚同與銅古字通銅魚送虎之具以飾棺非可食之物言被拘囚飢餓欲死也

臧孫母泣下襟曰襟上脫帶字襟與同顏氏家訓引曹大家注云衿交領也



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萌萌芽也蓄聚疏村之  
資敵人必言萌者幼少  
之稱以書言敏小器也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  
向名勝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  
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  
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  
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勝與鮒  
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  
子常不遂今勝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

女三

七

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墟陰  
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故食  
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  
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為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日不  
顯莫予云觀此之謂也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  
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  
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  
子而亾一國兩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  
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  
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

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  
美光可監人名曰元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宥有豕心  
貪憚毋期忿戾無厭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  
不祀且三代之亾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

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  
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伯碩伯  
碩生時侍者謂之叔姬曰長妣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  
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  
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爲亂晉人殺食  
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為能推類詩云如彼

女三

七

泉流無淪晉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  
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高肩而牛腹豁壑可盈是不可娶  
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爲國贊理邢侯與雍子  
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  
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  
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  
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叔向之母察於情性推人之生以窮其命叔魚食  
我皆貪不正必以貨死果卒分爭

羊舌子之妻也晉獻公時有羊舌大夫  
此其子孫也見左傳



一姓楊氏國語注云楊叔向邑

叔向名盼勝當

是於夫子不容也於字誤疑

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食音嗣遂長也言何哺其

不能遂長

於是乃盛以甕埋墟陰墟與廬同廬陰屋後也

都吏至都吏都邑之吏也

叔姬不欲娶其族不字衍見左傳

光可監人監左傳作鑑

宥有豕心宥左傳作賁此字形之誤

夔是用不祀是用是以言是以

及恭太子之廢恭太子申生也

食我號曰伯碩食音嗣碩左傳作石

而視之曰視相察其形貌也

是虎目而豕喙豕國語作喙

遂不見見國語作視云不自養視

為國贊理左傳曰叔魚攝理

遂族邢侯氏族左傳國語俱作施此字形之誤耳國語曰邢侯間之逃遂施邢侯氏注云施

也

晉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

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柰何長者曰明君不問

不為亂君不問而為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

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

將有馬為也已而開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近是民一

悅矣夫險阻之山而伐乎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

賈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

母母喟然嘆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

能布仁乘偽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

范氏母為知難本詩曰無忝爾祖式救爾訛此之謂也

女三

頌曰范氏之母貴德尚信小子三德以詐與民知其必

滅鮮能有仁後果逢禍身死國分

范獻子之妻也獻子宣子之子范鞅也

園中多株株木根也

可以三德使民德惠也

將有馬為也馬字衍蓋涉上文而誤加之

夫險阻之山夫當

無忝爾祖式救爾訛毛詩上兩作皇訛作後此作訛誤也

魯公乘姬

魯公乘姬者魯公乘子皮之姬也其族人死姬哭之甚



悲子皮止奴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爲相子皮問奴曰魯君欲以我爲相爲之乎奴曰勿爲也子皮曰何也奴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子皮曰奴欲嫁何不早言奴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衆何以理之譬猶揜目而別黑白也揜目而別黑白猶無思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爲也子皮不聽卒受爲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

女三 五

公乘奴緣事而知弟之過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華兮華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頌曰子皮之姊緣事分理子皮相魯知其禍起姊諫子皮殆不如止子皮不聽卒爲宗恥

魯公乘子皮之奴也公乘姓也子皮名奴姊也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數猶速也言婦人之事須矣我寧必求速嫁於子乎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

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邪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容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倚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今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如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

女三 六

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頌曰漆室之女計慮甚妙維魯且亂倚柱而嘯君老嗣幼思悖姦生魯果擾亂齊伐其城

魯漆室邑之女也後漢郡國志東海郡蘭陵有次室亭注云地道記曰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有漆室之女或作天室女倚柱而嘯嘯吹口作聲也莫不爲之慘者後漢書注引作心莫不慘慘者案慘與慘同保慘恐不安也詩曰念子慘



保

馬佚佚與逸同言走失也

其家倩吾兄行追之倩借也

今吾終身無兄今當作令

婦人轉輸轉運也輸猶納也言婦人輓運糧芻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為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為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為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

女三

七

王中人也不知其為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開會使於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慮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諡所以就之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為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也

喜般之興也以有養也也以相已周之興也以大奴也

也以衰奴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唯起與思得淑女

以配君子夫睢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為萬物始

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

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

從楚而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閒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

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

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

之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

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女三

六

頌曰魏負聰達非刺哀王王子納妃禮別不明負款王

門陳列紀綱王改自修卒無敵兵

曲沃負者負老嫗之稱漢書注曰於字疑誤或亂上有脫字

王亂於無別下文云王從亂無別是也

如耳未遇開開陳也言未逢可言之時

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款叩也

婦人脆於志慮於心脆弱也字當作脆慮情也

早成其號諡所以就之也婦人無諡如春秋紀伯姬為諡非別有諡也就終也言伯姬之號死便生時已定其終卒所以專一其心志之義也



節成然後許嫁節成壯也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起與夫人二字衍也文

作以感誨之漢書杜欽傳云佩玉晏出故作關雎之類

皆以關雎為刺詩漢書注云此詩也

雌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乘四也匹二也

言四壺酒也匹處雌雄同處也雌鳩少儀曰乘壺酒

勞來國家勞來勤於事也來音資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

括代廉頗為將將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

女三 九

王曰何以日始妾事其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者以十

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與軍吏

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口為將東向而朝

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

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

異願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

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

君子謂括母為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踰踰匪我言

耄爾用憂謹此之謂也

頌曰孝成用括代頗距秦括母獻書知其覆軍願止不

得請罪止身括死長平妻子得存

身所奉飯者以十數奉手持也尊敬其人故親以飯

東向而朝軍吏東向居尊位也

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藏藏也古書

妾得無隨乎隨從也言括若有罪得不從生乎

列女傳補注卷三

女三 千



列女傳補注卷四

福山王照圖

貞順傳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鄭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為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

女四

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頌曰召南申女貞一修容夫禮不備終不肯從要必死遂至獄訟作詩明意後世稱誦

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此易傳文也禮

記經解引下二句漢書趙絕引上二句說苑全引之而俱稱易曰

夫家輕禮違制北堂書鈔引作夫家輕我

而作詩曰此魯詩說也韓詩外傳同

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儀儀宜也魯詩外傳作宜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

女四

二

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以為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為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傳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伯姬心專守禮一意宮夜失火保傅不備逮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賢之詳錄其事



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致命於伯姬春秋書曰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使下而有知此句難曉左傳作施及未亡人五字

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說者言十當作七年

伯姬之婦道盡矣此上四句本穀梁傳曰更宋之所

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穀梁傳曰更宋之所喪財也又曰善之也

衛宣夫人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

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

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

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

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

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

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頌曰齊女嫁衛厥至城門公薨不反遂入三年後君欲

同女終不渾作詩譏刺卒守死君

衛宣夫人太平御覽引作衛寡夫人與本傳皆寡形之誤耳易說卦宜髮作寡髮亦其例

遂入持三年之喪遂入非禮也喪又不應三年也會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

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帶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注未期三年之喪也女服漸衰然則平斯以論齊

女行嫁雖至城門既齊君死於義當過乎哀而既

葬遂除如斯而已齊女以三年喪過乎哀而既

禮狂狷之行未為中道尋釋言蓋因壻女天祖未

為夫婦故不容成服禮鄭以經文齊衰乃是蒙昏

而言猶未顯女為夫之服故補足經文以齊衰

衰良由經言吉日已有為夫婦之禮以義終而

禮以恩非而除服遂以禮且女嫁從夫今未成嫁

誰適為從安有生未同牢之人可服斬衰而持三年

喪者乎假令可行即與已為夫婦者又何以別焉

依經義論齊衰齊衰之

行殆未免賢者之過與

請願同庖御覽引此下有唯夫妻為

乃作詩曰此亦魯詩說也然則女不聽同庖之言至

吟觀其痛詞終語齊飛乃知此女

送終於衛而不復歸良足掃已

勞辱而不苟苟字疑誤

言不失也也疑已字之誤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左右之人威儀雖美而無可

之不安選用彼皆羣小耳常侮辱我使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

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

之道豈與之惡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

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將采之終於懷擷之

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放又不遺妾何以



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

頌曰宋女專怒持心不願夫有惡疾意猶一精母去歸作詩不聽後人美之以爲順貞

芣苢之草雖其臭惡韓詩章句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芣苢澤溲也芣苢臭惡之草

詩人以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而巳與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見文選注是魯韓義同

頌持心不願願當作傾與下韻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

女四 五

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

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

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

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

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

故序之以編詩

頌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遇行節反非傅母勸

去作詩式微夫人守壹終不肯歸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隱蔽也歸大歸也言夫人不

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中路路中也言所以微者以

爲而行路中也答傅母以明己不去之意此亦魯詩也毛詩露作露以爲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

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

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黜房之中

結其衿繡誠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誠之東階之

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

也諸母誠之兩階之閒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

夜無怠尔之衿繡父母之言謂何始姊妹誠之門內曰

女四 六

夙夜無怠尔之衿繡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

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

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人之公遊於琅

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

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

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

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紉縹緗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

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野處

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

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



母救之不絕傳母曰使者至鞞駟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鞞駟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頌曰孟姬好禮執節甚公避嫌遠別終不冶容載不並乘非禮不從君子嘉焉自古寡同

躡男席語不及外躡猶踐也躡上脫不字內則曰結其衿襦也詩曰親結其縈

無違宮事無上當脫夙夜二字下夙夙夜無愆爾之衿鞶鞶大帶也土昏禮云夙夜無愆

則此作爾者示字之誤耳上云爾之衿鞶亦然

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禮塔升堂再拜奠芻降

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頌姬與通當作投字之誤也授綏是其義自御輪三為句昏義云御輪三周是也

三月廟見婦于舅姑若舅姑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駟馬立車立車者立乘之車婦人不立乘乘安車坐必以几也

妃后踰闕必乘安車鞞駟闕門限也鞞駟車四而屏蔽也

下堂必從傳母保阿母與姆同女師也阿倚也親而慈母其次為保母然則傳者倚之德義保者保其身

進退則鳴玉環佩內好若一謂之環書大傳曰夫人鳴佩玉于房中

內飾則結組綢繆綢繆猶纏綿也皆言結束自整飾也

野處則帷裳擁蔽帷裳童容也以帷障車傍如妾以出門必擁蔽其面

今立車無駟駟當作駟字之誤也後漢書注引作駟

姬氏蘇姬蓋婦人美稱耳不當言氏似失之

綢直如髮密也言賢女操行細密正直如髮之美也

頌執節甚公公當作恭聲之誤也

載不並乘並當作立字形之誤也蓋立誤作並俗又作並矣

息君夫人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與而忘君也

終不以身更貳離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殺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之



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為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遠及爾同死此之謂也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慙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顧列於貞賢

乃作詩曰教則異室教生也以為息夫人作亦魯詩說也故序之於詩此魯詩序不知列於何國之風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葬廬在下妾不得與郊

女四

九

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詰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依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頌曰杞梁戰死其妻收喪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夫於

城城為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斃

齊杞梁殖之妻也

文選注引齊上有杞梁妻者四字今脫去之

莊公歸遇其妻

水經注引作其妻將赴之道遇齊莊公公將弔之與今本異

下妾不得與郊弔

水經注引得作取

內外皆無五屬之親

婦人以夫家為內母家為外五屬五服之屬也

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

文選注引枕作就枕此字形之誤耳城莒城也夫戰死於此因就屍而哭之作就字是也枕則非禮矣選注引哭下有之字此脫

內誠動人

誠當作誠字形之誤

十日而城為之崩

水經注及後漢書注藝文類聚俱引十作七文選注仍作十

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

此引蓋亦魯詩與毛詩異

女四

十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為伯莒之戰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柎柳異中櫛所以施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喪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



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豈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贏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贏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閭閻勝楚入厥宮室盡妻後宮莫不戰慄伯贏自

女四  
十一

守堅固專一君子美之以為有節

伯贏者秦穆公之女吳人罪之當秦哀公之世上去秦穆公之時遠矣不知何字

楚與吳為伯莠之戰伯莠左傳作柏舉古字通耳

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櫛枷異巾櫛本

所以施之也施讀為機施易也所以變易其邪心

君子謂伯贏勇而精壹勇謂持刃誓以必死也精壹當作靜言其貞靜壹也

莫莫葛藟莫與葛同毛詩作葛釋文葛又作藟藟省因又作藟耳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紀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弃約趨養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死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女四  
十二

頌曰楚昭出遊留姜漸臺江水大至無符不來夫人守節流死不疑君子序焉上配伯姬

忘持其符符信也制竹分而持之合以為信也

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藝文類聚引作大王與宮人約命曰召若

必以

死約持信楚切處字尋其文義當作據缺按作處又作楚耳據信持也

頌上配伯姬伯姬楚文公之妻也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娉焉以



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  
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  
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  
賜金璧之姆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弃義從  
欲者汗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汗之人王何以為哉  
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  
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  
不亦太甚乎遂辭姆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  
貞姬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  
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

女四

三

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頌曰白公之妻守寡紡績吳王美之姆以金璧妻操固  
行雖死不易君子大之美其嘉績

號曰貞姬楚君子謂

楚當在貞姬之上傳寫者誤  
倒其文耳藝文類聚引不誤

頌美其嘉績

疑當作蹟字形  
之誤蹟與迹同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傅妾也秦滅  
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  
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  
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

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絕之人也  
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  
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  
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邪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  
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  
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怠倦時孝子  
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  
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  
君之母雖子欲爾眾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  
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

女四

十四

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  
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  
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  
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  
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頌曰衛宗二順執行咸固妾子雖代供養如故主婦  
讓請求出舍終不肯聽禮甚閒暇

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傅妾也

衛字衍六國時  
無稱王者此

靈王不知何人也下云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亦不  
可曉據史記衛君角廢為庶人而衛風絕矣傅妾傳

御之妾也傳近也夫子曰下文言靈  
氏受三不祥恐靈王即靈氏之誤耳



孺子養我甚謹孺子謂傳妾也蓋婦官之貴者  
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聊賴也賴之言聊也言以妾禮事我我不敢當  
不利也此於我

今我無子於禮斥緇之人也緇與黜同言婦人無子於禮當出黜猶出也

不幸早終太平御覽引不上有公字此脫

今夫人難我難翁煩苦也言夫人以我供養為難也

###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鸛頸獨

女四

五

宿兮不與眾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此之謂也頌曰陶嬰少寡紡績養子或欲取焉乃自修理作歌自明求者乃止君子稱揚以為女紀

無強昆弟強壯也北堂書

鸛頸獨宿兮鸛當與死同死轉也

嗚呼哉兮載上脫哀字書鈔引未脫

雖有賢雄兮書鈔引  
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思存也論法曰道德純一曰思

###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取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娉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弃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

女四

五

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頌曰高行處梁貞專精純不貪行貴務在一信不受梁娉則鼻刑身君子高之顯示後人

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藝文類聚引無早死狗俱作犬選注引爽貞節口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所引即此注之

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類聚引妾下有宜以身焉指掃六字其下方云



守養幼孤不得專意言不得專意從夫也今脫去六字詞與義俱窒矣又不得專意句下直接妾聞婦人之義云云以全貞信之節何下直接棄義而從夫云云是唐本止如此宋本又衍數句宜據以刪去之  
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念疑之誤又此四句類引無之或本在注中傳寫者誤入正文耳當更詳之

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嘗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它兄弟備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

女四 七

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為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為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

皇帝高其義賞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頌曰孝婦處陳夫死無子妣將嫁之終不聽母專心養姑一薰不改聖王嘉之號曰孝婦

慈愛愈固日慈以行甘

受嚴命而事夫嚴命父母之命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屬妾以其老母

淮陽太守以聞漢地理志陳屬淮陽國是不為郡矣而史佚數不詳太守二字誤也

女四 六

漢孝文皇帝漢字後人妾加之

一頌聖王嘉之王當作主

列女傳補注卷四



節義傳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過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

女五

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伯御作亂由魯宮起孝公乳保臧氏之母逃匿孝公易以其子保母若斯亦誠足恃

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孝公名稱武公少子也

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公羊傳云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注云不

離人母子因以娛公也

十一年言伯御立十一年也

於是請周天子周天子者宣王也伐魯立孝公事見國語

楚成鄭瞽

鄭瞽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瞽直行不顧徐步不覺王曰行者顧子瞽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為夫人子瞽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瞽遂不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壹顧可以得之已得而遂不顧何也子瞽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為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

女五

二

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為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而黜之必為亂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瞽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瞽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



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職商臣庶弟也子晉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眾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與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女五

三

頌曰子晉先識執節有常與於不顧卒配成王知商臣

亂言之甚強白嫌非子以殺身盟

鄭晉者鄭女之嬴媵鄭齊文選詩注引作楚成鄭子齊者嬴秦姓也媵從嫁也蓋秦人嫁女於楚而鄭以子晉媵之也故曰鄭女之嬴媵禮一國嫁女二國往媵之也

宮人皆傾觀傾側也禮頭容直曰容端傾視非禮也

子晉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直猶但也或曰直行正直而行不傾顧也徐步不變

足容重也

子晉遂不顧選注引遂下有行字此脫

已得而遂不顧何也已得二字疑涉土句以得而行之也

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為容端正不傾側也顏眉目之間也

遂幸無罪幸亦罪也言王之不明以無罪為罪也

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太子謂職也王卒以職為太子

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此太子謂商臣也寤與悟同覺也釋猶舍也

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誠敬也言子晉殺身成仁以教誠王也

頌以殺身盟盟猶明也

晉國懷嬴

懷嬴者秦穆公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閔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閔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邱我其首首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

女五

四

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

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

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

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聞

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晉國質秦配以懷嬴閔將與逃嬴不肯聽亦不泄

言操心甚平不告所從無所阿傾

懷嬴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穆下脫公字子下脫閔字

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友當為交字形之誤

狐死首邱首猶向也言死時必正向其故邱不忘本也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

女五

五

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東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開死為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

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入皆將為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不王

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問與子面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女五

六

頌曰楚昭遊樂要姬從死蔡姬許王越姬執禮終獨死節羣臣嘉美維斯兩姬其德不比  
越姬參右 藝文類聚引右作乘  
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 附社臺名也文選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楚臺也淮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  
既驩 驩與歡同喜樂也  
寡君受之太廟也 昏禮自納采以下皆受之於廟  
有赤雲夾日如飛鳥 鳥當作鳥見左傳  
庸為去是身乎 庸豈也言移禍於股肱不得為病去身也  
乃伏師閉壁 壁壁也伏師閉壁為王薨故恐為敵所乘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邱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羣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邱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邱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邱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何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

女五

七

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蓋將之妻據節銳精戎既滅蓋邱子獨生妻恥不先陳設五榮為夫先死卒遺顯名

戎伐蓋殺其君

夫子曰蓋國名也竹書紀年西戎滅蓋在周幽王六年

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

將節言為將之節也果生疑樂生之形誤

忠孝忘於身

忘亦人也古字通用

周書曰

未見所出

以為卿而使別治

時蓋已滅故授以地而使別為治也

頌陳設五榮

五榮之義未詳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

女五

八

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邪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徇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魯君



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忍棄  
 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  
 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  
 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  
 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猶賴之  
 況以禮義治國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齊君攻魯義姑有節見軍走山棄子抱姪齊將問  
 之賢其推理一婦為義齊兵遂止

一魯義姑姊者為姑姊然稱傳言兄之子則當為姑姊  
 女五

一矣此字形之誤後  
 傳梁節姑姊亦然

不能無義而視魯國視猶生也如長  
 生人視之觀

賜婦人束帛百端帛之數十箇為  
 束百端五十箇為

公正誠信公上當脫君子  
 謂義姑姊六字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  
 子既葬襄子未除服地登夏屋誘代王使廚人持斗以  
 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  
 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  
 君之命事代之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

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義無二夫吾  
 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命  
 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  
 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閒詩云  
 不借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惟趙襄子代夫人翁襲滅代王迎取其姊姊引義  
 理稱引節禮不歸不怨遂留野死

一地登夏屋地字誤史記  
 世家作北

使廚人持斗以食代王斗史記作料勺也說者  
 謂形方有柄取水器

陰命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史記集解各  
 一作雜蓋宰

人名也史記料  
 上無一字此衍

事代之王行之字

以弟慢夫太平御覽引注云  
 謂慢棄不為立節

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大夫君曰主  
 殘殺之地

自殺於靡笄之地靡與靡同史記作靡笄自殺代人  
 橫之所死地名之為靡笄之山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  
 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  
 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  
 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



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邪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落襟相入言於王

女五

七

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義禮信誠公正知禮親假有罪相讓不已吏不能決王以問母據信行義卒免二子

吏訊之被一劊訊問也劊傷也

子雖痛乎獨謂行何藝文類聚引行作義此誤

絜而有讓絜猶挈也言執持然語堅固不移也

頌親假有罪親親子假假子也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滄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紉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收子之齋與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

女五

七

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汚行也汚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頌曰秋胡面仕五年乃歸遇妻不識心有淫思妻執無二歸而相知恥夫無義遂東赴河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文選法及藝文類聚引潔婦字也下疊秋

胡子三字



去而官於陳類聚及選注

見路傍婦人採桑類聚及選注引作有美婦人

若曝採桑類聚引作暑日

願託桑蔭下類聚引作蔭作陰

下齋休焉齋行裝所持也

力桑不如見國卿類聚引

吾有金願以與夫人類聚及選注引吾

吾不願金類聚及選注引作

使人喚婦至選注引作母使人呼其婦婦至

子束髮辭親往仕選注引束髮下有

女五

三

五年乃還選注引還

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選注引當下有見親戚三字

覺引作當懼喜乍馳乍驟揚塵疾至思見親戚云

云乃知此及選注俱有缺脫而此更誤不可讀也

下子之糧以金予之選注引糧作

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本孝經文其人

君子曰上已有君子曰三字此衍

惟是編心毛詩惟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

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鄰人恐主父覺其淫者憂之

妻曰無憂也吾為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

曰吾為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媵婢心知

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

忠猶與因陽偃覆酒主大怒而笞之既已妻恐媵婢言

之因以他過笞欲殺之媵知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

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

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

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父

高其義責其意將納以為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

女五

古

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處是逆禮也無禮逆禮有一猶

愈今盡有之難以生矣欲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

四鄰爭娶之君子謂忠妾為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

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辯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頌曰周主忠妾慈惠有序主妻淫僻藥酒毒主使妾奉

進假以除賊忠全其主終蒙其福

自衛仕於周二年藝文類聚初學記引作周室大夫

夫官三

猶與曲禮曰定猶與

因陽偃覆酒陽與伴同偃猶什也國策曰



主大怒而笞之 大殺父字之誤也類聚初學記俱引作主父  
殺主以自生 注謂主母也國語曰主孟昭我注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取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吾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

女五

五

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為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為孺子室於宮擇

諸母及阿者必求其寬然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次為慈母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思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此之謂也  
頌曰秦既滅魏購其子孫公子乳母與俱遁逃守節執事不為利違遂死不顧名號顯遺

魏公子之乳母 母下脫也字

殺魏王瑕 史記殺作虜環作假

匿之者罪至夷 匿隱也夷滅也言滅其族

矢著身者數十 傳詩外傳云著十二矢

女五

六

寵其兄為五大夫 五大夫第九爵也

擇諸母及阿者 阿倚也言可倚託也內則作可蓋聲其可矣何假更言可者也

必求其寬然慈惠 內則然作裕

乳狗搏虎伏雞搏狸 乳者乳哺之也伏之言抱也搏擊也皆恐傷其子

頌與俱遁逃 前作逃遁文誤例又失韻

名號顯遺 遺字蓋誤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己子在內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



人將自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為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梁節姑姊據義執理子姪同內火大發起欲出其姪輒得厥子火盛自投明不私己

梁節姑姊者婦當作妹今本俱誤唯左傳釋文不誤引此傳稱梁有節姑姊謂父之妹也是矣

女五

七

因失火太平御覽引作其室失火

兒子與其己子在內中其字或已字衍

吾欲復投吾子為失母之恩投謂投諸火也前已一甚焉節姑姊亦忍矣哉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

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云置鏡奩中乃

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

聞之遽疾行問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為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

願且待幸無効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

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

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

女五

六

哭哀慟傍人莫不為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勅不能就

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

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

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頌曰珠崖夫人甚有母恩假繼相讓維女亦賢納珠於關各自伏愆二義如此為世所傳

珠崖令之後妻令字誤也後漢郡國志朱崖屬合浦郡此稱朱崖令則當在後漢時其誤審矣漢武帝元封元年

立珠崖郡見賈捐之傳



繼母連大珠以為繫臂連綴也繫臂以繩貫珠繫臂為飾也急就篇曰係臂取耳

法內珠入於關者死內與納同珠庫以產珠得名恐

置之母鏡奩中奩當作鏡奩鏡之器也或曰盛

關候士吏士當作主

吏曰嘻此值法值當也言犯

願且待幸無劾兒劾推賢也所

與弱小俱俱備也言與兒女輩偕行

欲強活初身太平御覽引身

哀慟傍人慟當為動誤

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就成也言不

郃陽友娣

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

李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

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

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為誰延壽曰田

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

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

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

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

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而去不

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

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繼自

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

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兄仇詩曰不借不賊鮮不為則季

兒可以為則矣

頌曰季兒樹義夫殺其兄欲復兄讎義不可行不留不

去遂以自殃馮翊表墓嘉其義明

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友愛也娣女弟也

地理

與延壽爭葬父事其事今

遂振衣欲去振動也動

遂以繼自經而死繼絲之粗類有節者也玉篇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

其夫而無道徑問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

要其女為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

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

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且日在樓上祈沐東首臥則



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  
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  
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  
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文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  
輕死亾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  
以害仁此之謂也

頌曰京師節女夫憐劫父要女閉之不敢不許期處既  
成乃易其所殺身成仁義冠天下

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三輔黃圖引無之妻二字  
使娶其女爲中譎要約也藝文類聚引中譎作中開

女五

三

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類聚引女計作計女計字屬上句此文誤

耳倒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類聚引旦日作因日二字日作夜今本俱誤

列女傳補注卷五

列女傳補注卷六

福山王照圓

辨通傳

齊管妾媵

妾媵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  
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  
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  
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媵進曰今君  
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邪君之謀也管仲  
曰非汝所知也媵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  
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

女六

一

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  
邪夫伊尹有蕪民之賤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  
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邪孛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  
之少可少邪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  
邪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  
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  
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邪古有白水之詩  
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  
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也管仲大悅  
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



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媵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頌曰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戚白水管仲憂疑妾進問焉為說其詩管嘉報公齊得以治

妾媵者婦有才辨之名也音善

將車宿齊東門之外將扶也

昔者太公望此皆婦之言也昔者上脫婦日二字

舉子生五歲而贊禹舉與阜同史記正義引作周子生五歲而在禹曹大家注云周子伯益也

子伯益也

馱駟生七日而超其母馱駟馬父馱子之駟名也刺母腹而生生七日而論其母

女六

言其

古有白水之詩逸詩也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管子小問篇作浩浩者水育有者魚

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

欲得仕國家也管子作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與此不同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為郢大夫有人王

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紬之處家無幾何其

母也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也布八尋令尹盜之

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

人不為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紬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

女六

三

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千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江乙失位乙母動心既歸家處也布八尋指責令

尹辭甚有度王復用乙賜母金布

當恭王之時乙為郢大夫恭王莊王之子戰國策乙當荆宣王之時郢楚別邑

也或曰

楚都請於王而紬之紬織也



其母亾布八尋八尺為尋倍尋為常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尋長六丈四尺也亡失也

門不閉關以橫木持門戶也

無理人者也理治也

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譏諫也又可察也

命吏償母之布償還也

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喻與論同曉譬也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為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

女六

四

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為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以為為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為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

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晉平作弓三年乃成公怒弓工將加以刑妻往說

公陳其幹材列其勞苦公遂釋之

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札甲葉也太平御覽引蔡母遂注曰札鏗也鏗即甲

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御覽引蔡母遂注曰繁人官名

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為民痛之

大雅行葦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此引以為公劉之事蓋魯詩說也

而絕纓與飲大樂纓冠纓也事見韓詩外傳上文

女六

五

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次以茅葦葦屋也采木似

樣以為椽不加斲治也

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韓詩外傳曰太山之阿為陽背日為陰考工記曰必知其陰陽也

糊以阿魚之膠燕文類聚引阿作阿與韓詩外傳同北堂書鈔仍引作阿阿魚未詳疑作

燕角善楚筋網阿膠粘也

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如拒言

附枝不敢縱也左手不知挽不動也韓詩外傳曰手

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枝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

知越絕書曰左手如附泰山右手如抱嬰兒此

諸文不同其意皆相近如拒之拒御覽引作拒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行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今日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問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口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為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故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六畜傷民

女六

六

人不為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而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為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暴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大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麗行

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豈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景公愛槐民醉折傷景公將殺其女悼惶奔告晏子稱說先王晏子為言遂免父殃

傷槐行之女也名婧晏子春秋無衍婧之名此載其名又失其姓也

植木懸之樹木以表槐懸令其上也

使吏拘之拘執也

女六

七

始有說內之至哉殆有說言女必有解說也內與納來也凡作三句讀

昔者宋景公之時宋景公在齊景公之後景子春秋無此以下文

是逆民之明者也明猶著也

楚野辨女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激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怨妾豈



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為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慚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辨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頌曰辨女獨乘過鄭使者鄭使折軸執女忿怒女陳其說亦有其序鄭使慚去不敢談語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昭屈景楚之公族大家非鄙野之人此稱未聞妾已極矣極猶窮也言狹窮極無可避也

女六

八

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子者尊之之稱引猶卻也言子之僕不肯少引卻是

其過

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今書洪範作毋虐鰥獨但微弱之稱耳既云有夫即非鰥寡明矣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璜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

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邱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邱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給五兩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給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

女六

九

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邱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孔子出遊阿谷之南異其處子欲觀其風子貢三反女辭辨深子曰達情知禮不淫

過阿谷之隧隧道也文選注引

見處子佩璜而浣璜太平御覽引璜

我思譚譚夫子曰譚譚詩外傳作譚譚蓋皆譚譚之借音耳說文云譚火熱也詩作譚為是

隱曲之地韓詩外傳地作汜此誤



授子貢觴

授當作受字之誤也

抽琴去其軫

軫之言珍所以反絃者也

不拂不寤私復我心

寤獨悟也拂寤皆乖違之意私復韓詩外傳作和暢

陋固無心

韓詩外傳作僻陋無心

過賢則賓

賓禮也

抽絺綌五兩

絺綌所以當暑葛越之屬也五兩五尋也雜記曰束五兩兩五尋

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

命婦相之命也名男此言己已有夫御其禮幣也

不可休息

韓詩外傳息作思此魯詩也當與韓詩同唯毛詩作息耳

趙津女娟

女六

十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必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虎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搯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

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齊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騶驥右騶駝靡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騶駝右騶駝驥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居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

兮而親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

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祝以為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

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為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頌曰趙簡渡河津吏醉荒將欲加誅女娟恐惶操楫進說父得不喪維久難蔽終遂發揚

娟懼持楫而走

楫也所以進船也

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

趙之河津去江淮遠矣禱祠及之蓋望祭三淮之名所

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瀝

御讀為迓迓迎也釐亦福也祝工祝也藝

文類聚引玉作至此作玉者字

形之誤耳餘瀝餘酒滴瀝也

非女之罪也

女音



一媚攘卷摻穢

穢卷見魯季敬妻傳中摻執也

妾願備父持穢

文選詩注引有媚穢執穢

不穀將行

不穀謙也王侯

左驂驥右驂牝

驂上當脫牝字

簡子悅遂與渡

與渡遂蓋謂子道之遂

中流為簡子發河

太平御覽引蔡母遺曰

升彼阿兮而觀清

阿蓋解字之誤耳

妾持檝兮操其維

維繫也詩曰汎汎

呼來擢兮行勿疑

擢當作權

趙佛胥母

趙佛胥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胥之母也佛胥以中牟叛

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胥之母將論自言曰我

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為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

老婦死而已士長為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母曰

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

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

何為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為不

當死也母曰呼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

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

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

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為子長則為友夫死

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

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

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胥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

曰佛胥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

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佛胥既叛其母任理將就於論自言襄子陳列母

職子長在君襄子說之遂釋不論

趙之中牟宰

漢地理志中牟屬河南郡圃田澤在而

趙獻侯自耿徙此獻侯襄子之子也是

中牟為趙氏

邑宰邑長也

以城叛者身死家收

收執物也詩曰此

佛胥之母將論

論謂論

士長問其故

士長理官

襄子出問其故

以下文推之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媚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

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能即墨大夫賢

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



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王視其辭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媚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謙泥附王著薦牀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汙柳下覆寒女不為亂積之於素雅

女六

十四

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為之崩士歎市市為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眾人莫為豪釐此妾之罪二也既有汙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之汙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始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

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頌曰齊威情政不治九年虞姬譏刺反害其身姬列其事上指皇天威王覺寤卒距強秦

虞姬者名娟之文選注引

九年不治委政大臣選注引有諸侯並侵之五字疑在此句下今脫去之

賢明有道選注引有作於

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竟窮治之也

王視其辭不合於意疑其辭不閱實

女六

十五

侍明王之謙泥附王著謙與燕同泥當作昵燕昵親近也附王著當作附著王誤

倒其文耳

惓惓之心惓惓猶拳拳也拳拳猶勤勤也明德馬皇后曰遠慈母之拳拳乎

而為邪臣所擠擠排抵也

湮於百重之下湮墜也百重之下喻深也

柳下覆寒女不為亂毛詩傳曰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

積之於素雅素猶故也雅猶常也積之於故常言其久也

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妾不避此罪一也言姬

北郭先生賢自根避嫌之不審也瓜田二語出古諺

士歎市市為之罷左傳魯文公之夫人姜氏哭而過市市人皆哭疑此事也但此



士二字未知何字之誤夫子曰士歎市疑用伍  
子胥吹簫吳市事見春秋後語士二字非誤也  
而眾人莫為豪釐言眾人莫為仲理也豪釐喻微小  
釐也賈子新書云十家為髮十髮為

伯奇放野

尹吉甫聽後妻之譖逐孝  
子伯奇琴操有其事也

孝順至明反以為殘

殘賊也言伯奇中生皆  
以孝順誣被殘賊之名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  
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  
胷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流棄莫執  
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

女六

十六

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  
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  
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  
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為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  
列位矣今夫人不容於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  
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  
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  
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  
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  
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始哉始哉如此者四

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而有  
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眾  
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眾子而務眾婦尊所  
好忽所持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  
重黃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  
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  
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  
併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  
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  
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

女六

十七

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  
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為后而齊國大安者醜  
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  
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無鹽之女千說齊宣分別四殆稱國亂煩宣王從  
之四辟公門遂立太子拜無鹽君  
齊無鹽邑之女漢地理志無鹽邑屬東平  
國今之東平州是其地  
白頭深目初學記引曰作四頭深目其地  
後漢書注引作白頭深目其地  
長指大節後漢書注引作大節其地  
大節言骨節大也  
印鼻結喉印猶仰也仰鼻露孔也  
喉咽也結喉據腹也



一折腰出曾 折腰駢背後漢書注引出

行年四十 初學記引

街嫁不售 街賣也言自誇耀以求售也初學記及後漢書注引街作行

流棄其執 執猶處也言流離招棄莫有居處也

於是乃拂拭短褐 短褐言其貧

頓首司馬門外 三輔黃圖宮之外門為司馬門漢未央長樂甘泉宮四面皆有公車司馬

也 門

竊嘗喜隱 語也

言未卒忽然不見 按此七字新序亦同殆不可曉審爾是遁形之術非隱語之謂也

詳文義言未卒下疑當作眼 目不見四字此即所謂隱也

女六

六

立發隱誓而讀之 漢書藝文志隱書十八篇注引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

對者以慮思之 可以無不喻

退而推之 新序推作推

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 新序籠作籠蓋與璣同璣房室之疏也言

以玕玕飾璣疏又以翡翠珠璣連絡其間 以為華飾新序幕絡作莫落音義亦同

女樂併優 併優也優併優也

四辟公門 辟與闢同闢也新序作闢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

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

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眾百姓無少長皆

乘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

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

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

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

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

又安用之王大慚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

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娣迎之父母

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

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

女六

九

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

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

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慚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

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

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

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

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

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

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毅弄珠玉意非有慶時也身

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



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  
人皆大慚閔王大感嫪女以為后田令卑宮室填池澤  
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  
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  
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於外君  
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  
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宿瘤東郭採桑閔王出遊不為變常王召與  
語諫辭甚明卒升后位名聲光榮

閔王之后也閔王宣王之  
子史記作潛

辛

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也又當作女字形之誤  
也貞女如召南申女

盛服而衛遲其至也衛猶承待也遲其至言以其至  
為遲也若以下句推之遲疑遲

字之誤

逮及也

習為苛文苛煩

後宮蹈綺縠蹈踐也綺文縠也縠書注即今之縠縠  
也縠細縐也縐若縠切聘禮釋文引縠

類以爲今

正朔字

一立帝號史記潛王三十  
六年齊爲東帝

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於外燕將樂毅入臨淄  
將王亡走之倫又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卽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  
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死逐  
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  
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  
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  
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爲遽  
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  
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  
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國是也

女六

三

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椽椽墮則屋幾覆矣王  
則棟矣庶民椽椽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  
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  
不審也王曰諾其一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  
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  
何謂也逐女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  
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  
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  
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邱子而得孫叔敖燕  
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



用之奈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蠶螟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為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既見君子竝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齊逐孤女造襄王門女雖五逐王猶見焉談國之政亦甚有文與語三日遂配相君

造襄王之門襄王問王之

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復白也輟止也哺咀也北堂書鈔及初學

記引無吐哺二字初學記起下有謹敬二字疑并引注文耳

女六

三

王何為遽遽疾速也初學記引作何足為貴四字

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椽椽墮則屋幾覆矣

柱楹也棟樑也椽椽皆榑也言棟雖居屋中至高之地而必恃柱以為安若柱不正則大度傾而椽皆墮屋亦近於傾覆矣

比目之魚也比目之魚不比不行一限兩片相得乃行合之則美離之則傷者也

賢其夫妻夫字誤北堂書鈔引夫妻作妻字是

推一而用之言推擇一人可者而專用之不在多易人

燕川郭隗而得樂毅燕昭王師事郭隗而樂毅聞風而至也

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蠶螟

之怒而勇士死之齊桓公設庭燎以待士東野鄙人有以九九見者公因禮之四方之

上相導而至越王句踐出見蠶螟怒而事足將博其輪於是越王迴車避之而勇士歸焉韓詩外傳越王作齊

葉公好龍而龍為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葉公子龍一且天龍聞而下之暴倉猝也徵召也須待也頃俄頃也言物理相感召不待俄頃其應甚速也

頌齊逐孤女逐孤當作孤逐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

女六

三

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遊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姪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為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為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闕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



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  
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  
國無強輔必且殆也鵲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  
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眾庶出  
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  
內崩壞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滋日以甚今  
禍且構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  
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  
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闕達一患也宮垣衣繡民人無  
禍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飢餓馬有

女六

三

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  
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  
定王乃發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為夫人  
位在鄭子袖之右為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  
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喑雨雪  
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楚處莊姪雖為女童以幟見王陳國禍凶設王三  
難五患累重王載以歸終卒有功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也處處子也莊蓋其姓也頃襄王懷王之子

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唐高唐也楚襄王遊焉

以緹竿為幟緹赤色帛也赤帛揭於竿首為幟也

滋日以甚今禍且構滋益也構交結也

宮垣衣繡言被土木以文繡也

百姓飢餓馬有餘秣孟子所謂廩有肥馬民有飢色也

王有五患故及三難三難謂魚失水龍無尾牆內崩也

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遠禮言不由媒聘

雨雪霏霏毛詩上章作其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

女六

三

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  
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  
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  
薄坐常處下凡為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  
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  
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  
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  
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  
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徐吾會績獨貧夜託燭明李吾絕焉徐吾自



列辭語甚分卒得容入終沒後言

會燭相從夜續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會合也其文類聚初學記

引會俱作合數音辨類也不屬不繼也漢食貨志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口必相從者

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自與蔽薄坐常處下皆言席也蔽常作蔽言已布席自取蔽薄者又常處下生示謙

也

何愛東壁之餘光東壁星名詩言四壁耳戰國策曰何愛餘明之照四壁即此事也

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毛詩協作洽

頌終沒後言夫子曰沒與無同齊人言無如沒謂無有為沒有也

齊太倉女

女六

美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

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

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

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

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

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

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

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

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

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

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

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其道毋繇朕甚憐之

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

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頭者號

抽脅者笞刑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

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擇矣民之

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緹縈訟父亦孔有識推誠上書文雅甚備小女之

言乃感聖意終除肉刑以免父事

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

淳于公名意齊太倉長見史記

女六

美

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史記文帝四年中人

傳而之長安

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逮及也亦有罪者

刑者不可復屬屬猶

書奏天子憐悲其意文選注引班固歌詩曰三王德

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用急獨竟禁小女痛父言

死者不復生上書詰北闕下獄雞鳴憂心摧折裂

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憐然誠百男何憤憤

不如一緹縈又引列女傳曰緹縈歌羅鳥晨風之詩

今傳無之蓋脫脫上書又歌詩者寫其憂傷之意揚

彼激楚之聲故能上動九重下窮三尺一人有辭萬

民賴之矣

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畫衣冠所謂象刑

也異章服者所以



愧恥

今法有肉刑五史記漢書俱作三說者言髡剔二刑左右離合一凡三也是五乃三字之誤

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毋絲毋與無同

終身不息也

鑿頭者髡者者皆剔足者鉗鑿人顛頂抽人脊骨皆戰國申商所增肉刑也鉗謂以鐵束其足也

列女傳補注卷六

女六

天

列女傳補注卷七

福山王照圖

孽嬖傳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爲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鞠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爲樂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亡矣

女七

桀曰日有亡乎曰亡而我亡不聽以爲妖言而殺之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尙不饜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此之謂也  
頌曰末喜配桀維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姦軌是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爲商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末喜或作妹嬉後漢書注引作桀妃有施氏女也此脫

造爛漫之樂爛漫言其聲之流激靡曼也  
爲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韓詩外傳曰桀爲酒



池可以運舟精師足以望十里或曰牛飲者以鼻飲也

鞞其頭而伏之於酒池鞞猶鞞也

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亡矣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

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以臨雲雨言其高也瓊瑤皆美玉以為飾也後漢書注引

戰於鳴條太平御覽引曹大家注曰鳴條南齊地名今按史記集解引鄭注與曹注同

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淮南子云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此作流

誤於海

女七

二

頌姦軌是用軌與宛同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智足以詎諫辯足以飾非於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

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

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

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詎臣羣女咸獲所欲積糟為卣流

酒為池縣肉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妲

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為炮格之法膏銅

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

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為

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剖心而觀之

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於牧野紂

師倒戈紂乃登廩臺衣寶玉衣而自殺於是武王遂致

天之罰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以為亾紂者是女也書

曰北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

用暴匪其止其維王之邛此之謂也

頌曰妲己配紂惑亂是修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

炙諫士劍囚遂敗牧野反商為周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妲己或作妲己

女七

三

手格猛獸格鬪也言徒手可以搏猛獸

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史記云使解涓紂乃為炮格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

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史記集解引妲己笑下有名曰

口鄒誕生格一音閣又云為銅格狀炭其下使罪人

步其上與列女傳少異今按炮格俗作炮烙此依宋

本史記改

紂乃登廩臺衣寶玉衣而自殺廩臺卽鹿臺也史記

廩臺其寶玉衣赴集解徐廣曰鹿一作

火而死本史記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



神化爲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  
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祭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  
見而藏祭楨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  
之末發而觀之祭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諫  
之化爲元蜺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  
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梁  
弧箕服實亾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粟弧箕服  
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  
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  
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姒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

女七

四

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咎而立  
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卹國事  
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酒倡優在前以  
夜續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爲  
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  
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非離申侯乃與繕西  
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燧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  
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卽申侯  
而其立故太子宜咎是爲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

異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頌曰褒神龍變寔生褒姒與配幽王廢后太子舉燧致

兵笑寇不至申侯伐周果滅其祀

化爲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同其也此下

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鄭語去下有之字又有

卜請其祭藏之而吉或曰血也

而藏祭楨中乃置之郊楨櫃也置之郊鄭語作傳

王使婦人裸而諫之化爲元蜺入後宮裸去裳也諫

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毀毀齒也女子七

女七

五

也

先是有童謠曰梁弧箕服史記童下有女字鄭語注

名服

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姁褒人之名

幽王爲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燧火也夜曰燧

以告警大鼓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宗周西周鎬京也滅毛詩作威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

生伋子以爲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



死宜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  
宜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  
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  
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  
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  
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為己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  
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為太子  
宣公薨朔立是為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  
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女七

六

此衛果危殆五世不寧亂由姜起

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按詩曰子子干旄在浚  
之被姝者子何以界之今以傳推之疑詩即為此事  
而作也必用白旄者取易於識別也詩言素絲故  
知為白旄也浚衛之界上邑姜使力士待伋之地也  
姝忠順貌姝子謂伋子也界與也言彼四馬白旄忠  
順之子何故以此與之深痛惜之辭也此蓋出於魯  
詩之說而劉氏述之與毛詩異也其敘夷姜宣姜與  
左傳又異蓋皆本於魯詩耳要遮也史記曰令盜進  
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  
義與此合

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五當作三字之誤也三世  
謂宣惠懿也戴公昭伯頌  
之子也  
寧安也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  
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繆曰  
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  
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  
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  
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  
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  
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女七

七

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禮無歸寧兄弟之  
文大故謂出也  
因拉其脅而殺之拉折也脅幹  
也謂脅骨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  
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婦用  
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婦費不過粟粟以致禮也男費  
不過玉帛禽鳥以彰物也今婦費用幣是男女無別也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丹其父  
桓公廟宮之楹刻其稱以夸哀姜哀姜驕淫通於二叔  
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慶父與



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為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齋襲弒閔公於武闕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倍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哀姜好邪淫於魯莊延及二叔驕妒縱橫慶父是依國適以匹齊桓征伐酖殺哀姜

莊公之夫人也莊上脫魯字下倍公倍字古本作登詩鄭正義引齊大家云登音倍可證大夫夏甫不忌夏甫氏不忌名也魯語云宗人夏父展又夏父弗忌是夏父展後人此蓋

女七

八

婦贄不過棗栗魯語注棗取早起栗取敬栗曲禮曰婦人之贄脯脩棗栗

男贄不過玉帛禽鳥禽鳥羔雁之屬亦曰禽也

酖而殺之酖與鳩同鳥羽毒殺人也公羊傳酖作益

頌哀姜好邪好當作奸字形之誤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於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為夫人驪姬欲立奚

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閉用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閉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嬖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元空驪姬二屈

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為人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殒君其奈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

女七

九

姬曰為民與為父異夫殺君利民民孰不戴荷父利而得寵除亂而眾悅孰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弒成此皆為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柰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實鳩于酒施毒于脯公至召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



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小臣小臣死之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為君有父恩忍之況國人乎弑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使闞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秦立夷吾是為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為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立重耳是為文公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驪姬繼母惑亂晉獻謀譖太子毒酒為權果弑申生公子出奔身又伏辜五世亂昏

乃與弟謀曰弟與姊同女子先生謂後生為姊也左傳曰其姊生卓子此以奚齊卓子俱驪姬生

一朝不朝其間用刀開隙也言不朝之時甚少耳便上言榮等詐為燕王書伺藉光出沐日奏之欲以善光所謂一朝不朝其間用刀也

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行強言行暴逆也

苟父利而得寵晉語父作交此字形之誤交俱也

雖其愛君欲不勝也欲貪欲也

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良善也言紂之不善假若先時被殺其惡猶不至於彰聞

鈞虎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鈞同也假借也言紂若被殺於子與被殺於武王鈞之先耳而可不廢其宗祀

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晉語曰武公伐翼殺哀侯楚穆太子

商臣也弑成王事在驪姬後此言失矣

中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瀛肱肉也絳晉國都也

乃真鳩于酒施毒于脯晉語謂葉草烏頭也鳥頭有大毒能殺人

公至召申生將胙晉語胙作獻謂獻胙也

覆酒於地地墳墳起也

有父恩忍之況國人乎言有父之恩而尚忍殺之況能愛國人乎晉語無恩字

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史記索隱引作鞭殺驪姬于市今本作是蓋字聲之誤

亂及五世然後定五世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定也

頌毒酒為權權謂權詐也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亂故諡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於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於鄆陵公出佐



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晉為內臣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喬如奔齊魯遂招繆姜於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

女七

三

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故諡曰繆諡法名與實美曰繆

又貨晉大夫大夫御也

以魯士晉為內臣士事也內臣比於晉臣也

明而逐之明與盟同左傳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遇艮之六六左傳作八此誤

姜曰亡是亡讀音無無是言無此事也舊讀以亡斷句是屬下句非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終左傳作然此誤也然者然上文言有此

四德

固在下位而有不仁婦人卑於丈夫故云在下位

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放左傳作效此字形之誤也釋文效和叔夜皆效正義曰服虔

讀效為放效之效蓋此本

作效因效又誤作放耳

頌宣伯是阻夫子曰是阻疑寔阻字之誤也寔與實古字通阻與阻音義同說文阻驕也文選詩阻阻作阻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

女七

三

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為大夫公孫寧饒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為之不待幽閉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冶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徵賊泄冶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殿門射殺靈公公孫寧饒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



舒定陳國立午是為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  
 公巫臣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  
 為淫淫為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  
 車于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  
 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  
 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郊  
 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  
 將娖汝及恭王即位巫臣娖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  
 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  
 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  
 命也言雙色殞命也

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入兮懷婚姻也夫無信也不知  
 命也言雙色殞命也

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楚  
 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

陳女夏姬 陳當作鄭 字之誤

大夫夏徵舒之母也 史記正義引大上有陳字 母下有御叔之妻四字

菴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 藝文類聚引三 正義亦引三為王后此脫三字或曰當作一字今作 三乃二一兩字之誤併此字屬上一句一字屬下句

或衣其衣以戲於朝 穀梁傳或衣其衣下句或衣其 雖未脫但誤作或裝其 幅又衍蔽膝二字耳

泉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 之字

乃使人微賊泄治而殺之 微徒後字之 謀殺隱也

使壞後垣而出之 畏人見也此 謂一為王后

而與夏姬奔晉大夫 大夫之上 有脫文左傳遂 奔晉晉人使為邢大夫

乃如之人兮 今毛詩 作也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子  
 淫通於大夫慶尅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  
 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  
 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  
 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  
 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別鮑牽而  
 逐高子國佐二人奔莒更以崔杼為大夫使慶尅佐之  
 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  
 之孟子又想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  
 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齊靈聲姬厥行亂失淫於慶尅鮑牽是疾諂愬高  
 鮑遂以奔亡好禍用亡亦以事喪

靈公之夫人 靈上脫 齊字

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閔 輦人輓車也閔巷門也與 之左傳作與婦人三字此



有戲謔言慶地與婦人蒙衣偽婦人服而乘輦入閔恐人見也左傳作克而逐高子國佐二人奔莒自此以下與左傳領好禍用也好當作奸凶當作已並字形之誤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既居其室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懼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丁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

女七

去

曰余開崔子之疾也不開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衆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請於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先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行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命公踰牆而逃崔氏射公中踵公反墮遂弑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子棠母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爲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少子疆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成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爲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母咎與東郭偃爭而不與成與疆怒將欲殺之以告慶

封慶封齊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於是二子歸殺棠母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子怒怒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此至於此吾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不可以已慶封乃使盧蒲癸帥徒衆與國人焚其庫廩而殺成姜崔氏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廩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此之謂也

頌曰齊東郭姜崔杼之妻惑亂莊公母咎是依禍及明

女七

七

成爭邑相殺父母無聊崔氏遂滅

既居其室比於公宮既字絕句居其當作其居文誤

宮

老夫在此未及收髮老夫謂崔子也託言崔子在內沐頭未及收髮故且閉戶

崔子之疾也不開託言耳何敢不開乎

公恐擁柱而歌言公恐懼不得出故擁柱而歌以自傷

崔氏射公中踵踵足跟也

大子城少子疆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左傳城作成

字

一唯辱使者不可以已唯疑當作誰已止也言誰可辱使之往者必不可止而不往也



而殺成姜姜當作疆夫子曰疆姜二字古同齊通川毛詩韻之疆疆表記作姜之姜姜正與此合

一本實先敗毛詩取作撥此蓋魯詩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聩知而惡之南子讓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聩蒯聩奔宋靈公薨蒯聩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聩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聩蒯聩曰子苟能內我於國

女七

六

報子以乘軒免子三虎與盟許以姬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蒯聩入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胄之士迫其子悝於廂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聩遂立是為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為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頌曰南子惑淫宋朝是親譖彼蒯聩使之出奔悝母亦變出入兩君一亂交錯咸以滅身

大夫殺孔悝之母左傳言孔悝載其母伯姬奔宋此云殺之與上言殺夫人南子俱未見所出

二女為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五世謂莊公公子班凡更五君也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為夫人生子章立以為后章為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茗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會莫我贏贏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

女七

九

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而立孟姚為惠后以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於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羣臣宗室見章儼然也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報主父遊沙邱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匹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聞之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和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穀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邱宮詩



日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吳女若顏神寤趙靈既見變近惑心乃生廢后與

戎子何是成主閉沙邱國以亂傾

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楚史記

一顏若茗之榮茗即凌霄也榮華也史記集解

命兮命兮今史記

逢天時而生史記無此句集解恭母遂日言有

曾莫我贏贏莫史記作無贏字不作重文集解恭母

章走主父主父閉之亦作閉謂閉藏之地二義俱通

乃探雀穀而食之史記索隱引曹大家注云穀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

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為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

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亦開謂春申君曰楚王之

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而王無子即

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君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

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人多失禮於王兄弟

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知

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

於楚王楚王必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

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

子悼立為太子園女弟為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

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

立是為幽王後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為哀王考烈

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

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為王五年

而秦滅之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飲此之謂也

頌曰李園女弟發迹春申考烈無子果得納身知重而

入遂得為嗣既立畔本宗族滅弑

今君相楚三十餘年史記三

楚王必妾據史記必

遂生子悼立為太子悼史記作悼

悼立是為幽王後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為哀王

幽王下當脫幽王死三字

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史記云負芻哀王庶兄

頌知重而入重謂懷孕也詩曰大

趙悼偕后

偕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哀悼



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為太子倡后既入為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玉陰諧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為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諧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為郡詩云人而無禮

女七

三

不死胡侯此之謂也

頌曰趙悼倡后貪叨無足墮廢后適執詐不慈淫亂春平窮意所欲受賂亡趙身死滅國

倡后者史記集解徐廣引邯鄲之倡四字當在此下今脫去之

遷立是為幽閔王史記作幽繆王徐廣曰又云潞王潞即閔耳

通於春平君春平君即太子嘉也

不死胡侯胡毛詩作何

頌墮廢后適適與嫡同

身死滅國國字失韻或改作族

列女傳補注卷七

棲霞郝裕衡鑑堂校

女七

三



列女傳補注卷八 二十傳 無頌 福山王照圖

續傳

周郊婦人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為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芻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女八

春秋魯昭二年六月 年六月二字誤當作二十六年見春秋經傳

尤之曰 九過 賁也

取芻不遠 有毛詩 作齊

陳國辯女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

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亾而況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辯女者 藝文類聚引辯作 辨辨上有陳字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 梅當作棘楚辭注云解居父聘 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 子欲與之淫洗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 止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汝獨不愧也據 注及此傳所言蓋皆魯詩之說也本為一事而師授 各異故傳述不同耳是有梅之梅或俗本捉毛詩按 改魯詩二章俱作有棘故云棘 上猶有鴉可知梅在木作棘矣

歌以訊止訊予不顧 夫子曰訊俱詳字之誤詳音碎 與萃相韻詳告也作訊音義俱

女八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為濮陽

聶政之姊

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為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尸下晉楚齊衛問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戚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



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披分維也戰國策史記俱作皮皮即披字

耳別作出

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戰國策愛上有不可二字之弟作弟之此誤例其文耳

王孫氏母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

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

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

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

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

女八

三

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

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

之此之謂也

欲與我誅之者袒右袒衣總解也右右臂也言袒出右臂以為表識戰國策有其事

漢書曰為劉氏左袒本此也

陳嬰之母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為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

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

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

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

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

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

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

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

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棠漢表作堂嬰蓋堂邑人為東陽令史其母播旌人也播

俱屬臨淮郡

又能守先故之業先故猶先古也言能守其先世舊故之業

貽厥孫謀貽毛詩作詒

王陵之母

女八

四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豪高祖徵時

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

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

以招陵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

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

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

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

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

母之仁及五世矣

陵始為縣邑豪邑字衍史記漢書無之

一 十一 下 牙 貴 參 日 五 三 一 五 8 反 E 內



一則東嚮坐陵母東嚮者尊禮之也

我躬不問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本表記文

張湯之母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為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後改後果為丞相嚴青翟及三長史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

女人 五

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湯雖有罪身未被繫繫字誤也漢書但云事下

尉廷

亦何厚葬葬下疑脫為字漢書作何厚葬為

信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山是故不疑為吏不嚴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

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據漢書所上脫有字及舊音暢

不嚴不殘漢書作嚴而不殘

昊天疾威毛詩吳作吳

漢楊夫人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

女人 六

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

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薨益封

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

展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參猶錯也敞與延年共語夫人從旁參錯之代敞許

展彼碩女展信也碩大也言信彼大賢之女以善德來教也此蓋魯詩毛詩展作辰

漢霍夫人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奢淫虐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當孝



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少女  
字成君欲貴之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  
女監淳于衍曰婦人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乳  
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為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  
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弒許后事急顯以情  
告光光驚愕業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論顯遂為成君  
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為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為  
太子顯怒歐血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間時子安得為太  
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殺太子皇  
后數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之光既薨子禹嗣為博陸

女八

七

侯顯改更光時所造堊而侈大之築神道為鞏關幽閉  
良人奴婢又治第宅作乘輿葦繡網鞞黃金塗為薦  
輪侍婢以五采系輓顯遊戲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亂禹  
等縱弛日甚宣帝既聞霍氏不道又弒許后事泄顯恐  
怖乃謀為逆欲廢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  
而顯棄市后廢處昭臺宮詩云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言  
伏於惡不知其為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霍夫人顯者

漢書注引漢語東閩氏以婢代立

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

監當作醫醫或作醫以形近監而誤也

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

外戚傳大醫上有并合二字注引晉灼曰丸今澤蘭丸

屬之

奏因令上署勿論據外戚傳當作附合奏上署勿論傳寫者誤例其文耳

幽閉良人奴婢

霍光傳作幽良人婢妾守之此脫守之二字

盡繡網鞞黃金塗為薦輪霍光傳作畫此字形之誤也鞞作馮薦輪上有鞞

繫二字此脫誤作爲字耳網與齒同車席也鞞音伏又音被車具也亦作鞞

侍婢以五采系輓顯遊戲霍光傳系作鞞戲下有第中二字

言伏於惡不知其為過伏習也言習慣為殘賊之行不自知其所行為過惡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姬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

女八

八

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為言之後歲餘為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



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習君子謂嚴母仁智信  
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東海號曰萬石嚴姬姬母也嚴東海下邳人五子俱二千石故號曰萬石

論府下漢書作會

欲就延年臘臘建正之月祭名家人因飲酒聚會也

閉閣不見閣門旁戶也小閣謂之閣

因為御歸府舍母舉正臘延年因自為母御車歸府舍母意不樂履及正歲禮

單母便去也正讀如字又音征

去汝東海海當作歸見漢書

為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府丞名義上書言事曰章結結正其罪也

女八

九

寧自全矣全毛詩作今此誤

漢馮昭儀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為長使數月為美  
人生男是為中山孝王美人為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園  
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  
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  
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  
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傳昭  
儀等皆慚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為昭儀隨王之國

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  
公子狩論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為長使數月為美人美人長使婕妤皆歸

官名元帝

左右貴人傳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昭儀

下脫等字當

明年中山王封中山當作信都此時封信都王至河平中乃徙封中山見外戚傳

王章妻女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為書  
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泣

女八

十

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  
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至京兆尹  
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為鳳所舉意不肯  
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  
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流涕時邪章曰非  
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猶是為鳳所陷事  
至大逆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  
獄上聞呼囚數當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  
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都侯  
王商為大將軍問章無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椒庶



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為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遭咎也

仲卿為書生 書當為諸君之誤也男子稱名婦人稱字上句王仲卿之妻及此句仲卿但當

作章稱字蓋失之矣

臥牛衣中 漢書集注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其者

尊貴在朝廷 漢書尊上有京師二字廷下有入字此脫去之

事成當上 事封事也言封事既成當奏上之

章猶是為鳳所陷事至大逆 猶與由同非當作罪

平日坐獄上聞呼囚 坐獄謂罪名所坐收禁獄中者也坐獄二字連讀漢書平下脫

日字生誤作生說者遂以平生為先時殊失之也宜據此傳以證漢書之脫誤

女八

十一

眾庶給之 給與也言眾庶俱免章給與其財產也

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 卷舒猶屈伸也

班婕妤好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為小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好誦詩及窈窕德家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於女寵婕妤進

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妒譖訴婕妤云挾邪詛咒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尙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妒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假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翁赫兮奉隆寵於層成既過幸於非

女八

十二

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袞豔之為尤美皇英之女舜兮榮任如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乎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繁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觀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尤奉供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元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局華殿塵兮玉階苦中庭萎兮綠草生廣



屋蔭兮幃帷掩房樞虛兮風泠泠感惟裳兮發紅羅綵  
悴慘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靖處君不御兮誰為榮俯  
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顧  
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壹過兮  
若浮已獨嚮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娛精兮極樂與  
福祿兮無期綠衣白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  
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  
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諧定  
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  
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女八

三

今憫兮赫兮咍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諶兮其班婕妤之  
謂也  
始惡入後宮為小使小當作少少使位第十一等  
每誦詩及窈窕德家女師之篇家漢書作象此字形之誤窈窕德象女師  
皆古詩篇名  
不知出何書  
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如妹當作外戚傳作弟驕如二字下文方見疑  
此衍也  
挾邪詛呪考問班婕妤呪俗祝字也婕妤二字應作重文此脫  
荷性命之假靈假善也經傳假借作叔耳見說文解字  
奉隆寵於層成層外戚傳作增增成漢宮名

申佩離以自思離與納同詩曰親結其綱  
悲晨婦之作戒兮婦人專男子之事比於此鷄晨鳴也  
哀袞豔之為尤豔外戚傳作罔是也毛詩作豔妻此扇說者謂是魯詩也毛詩作豔妻此  
耳尤尤物也

美皇英之女舜兮女尼據切舜當從外戚傳作虞女虞與下句母周相比對也

雖思罔其靡及乎靡及言不及古人也乎當作兮字形之誤耳

閔繁華之不滋繁與蒸同滋生也此言已生子不成比於蕃華易落也

痛陽祿與相觀兮仍襁褓而離災觀外戚傳作館賜祿和館俱離宮名

遂奄莫而昧幽奄外戚傳作奄昧不明也與味幽義複作奄為長奄猶忽也莫讀為暮奄

暮忽然暮忽然

重日重猶亂也亂者理其繁辭重者申其餘意

廣屋蔭兮幃帷掩外戚傳作廣室陰兮帷帷暗此蓋誤從草耳掩與暗同

感帷裳兮發紅羅粉悴慘兮紈素聲帷裳裳正幅也紅羅當作綺羅此與外戚傳俱誤作紅耳悴慘與萃蔡同外戚傳作粹綵文選琴賦注又引作翠翠俱新衣聲也紈亦素也齊人工作之

思君兮履綦綦音其履飾也  
雙涕下兮橫流外戚傳無下字  
綠衣白華外戚傳衣下  
寡李之行也寡李未詳

女八

十四



漢趙飛燕

趙飛燕姊姊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也  
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帝嘗微行  
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  
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乃封父臨為成陽侯有  
頃立飛燕為皇后其弟為昭儀飛燕為后而寵衰昭儀  
寵無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砌皆銅沓黃金  
塗白玉階壁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玉明珠翠羽飾  
之後宮未嘗有焉姊姊專寵而悉無子嬌媚不遜嫉妒  
後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帝曰常給我從中

女八

十五

宮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懟手自捫以頭擊柱從牀上  
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爾帝曰我欲  
語之反怒為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陛  
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  
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  
乃詔許氏夫人令殺所生兒革篋盛緘之帝與昭儀共  
視復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  
偉能御幸生子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宮未  
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門奏事曰陛下無繼  
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

之昭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姊

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

乎乃飲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

使成帝無嗣成帝既崩援立外藩仍不繁育君子謂趙

昭儀之凶變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

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

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成帝嘗微行出過河陽主外咸傳河陽作陽阿說者

行志及荀悅漢紀亦俱作河陽

其中廷彤朱殿上漆廷與庭同彤朱以赤色飾地

即丹堦也殿上以紫漆為飾

女八

十六

砌皆銅沓砌階也外咸傳作切沓合也其砌

黃金塗白玉階塗階也言中庭之路以黃金為飾

壁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玉明珠翠羽飾之釭中

鐵也壁中橫木如帶以黃金飾其外如釭形因謂之

釭故服虔注曰釭壁中之橫帶也緣服此注有帶字

而流俗傳寫漢書遂衍作壁帶誤矣兩猶銜也釭作

國孔於中銜美聖為飾玉字衍也其旁又以明珠翠

羽連綴為飾

常給我從中宮來給欺誑也中宮皇后宮也

懟手自捫懟怨也捫與搗同手推也外咸傳懟下有以字此脫去之

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如是指許美人事也言陛下

也如是之如外咸傳作知字誤



乃詔許氏夫人氏夫人三字蓋美

革篋盛絨之外戚傳作革是也絨東也

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髮多覆下故曰壯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濱毛詩作頻即頻字之有

孝平王后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

帝之后也為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后年九歲莽乘

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詭皇太

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太師大司徒大司空

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

女八

七

左右將軍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司徒授璽

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殿羣臣就

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皆有差后

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白劉氏廢

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懼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

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因廢疾不

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

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

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汚者矣詩曰鬢彼

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為人婉淑有節行外戚傳淑字作慈音於計切亦通

故女選注兩引之一女史箴注引漢書作婉應有節

操又引曹大家注婉柔相婉深遠也一制籍賦注引

曹大家注曰應深遠也音窮是應應字通故兩存之

今本作淑或後人妄改其文宜據漢書選注還曹本

之舊

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外戚傳無只字不

四十人皮弁素積外戚傳作四十九人此脫九字耳

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皆有差外戚傳趨作驟疑此

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外戚傳孫作孫飾二字此

耳孫飾也急就篇孫飾刻畫無等雙

因廢疾不肯起外戚傳廢疾作廢病

更始夫人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詔邪

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之眾

起自立為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為帝以紹漢統

及中屠建討莽首詣宛更始視之曰不如此當與霍光

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更始意如此

更始既墮於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色日與更始醉飲

沈湎乃令侍中於韓幕之內詐為更始與羣臣語羣臣

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尚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

女八

六



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畔赤舄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於赤舄為赤舄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首上脫傳字見後漢書

尙書奏事後漢書尙書作常侍此疑誤

梁鴻之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

女入 九

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傳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簷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俟光共遁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質舂為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舄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

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後漢書逸民傳淳作鸞

同郡孟氏之女文選注引女下

七日而禮不成逸民傳作七

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斥遠也偃蹇倨傲也言夫不嫁矣

竊恐夫子不堪堪克也勝也

乃更簷衣椎髻而前更改也簷與粗同椎髻者言為一撮其形似椎因以為名太

平御覽引此作制叙布裙

女入 三

自名曰運期字俟光逸民傳作易姓運期名耀字俟光與此不同俟字形相近此

當別有所據

後復相將至會稽逸民傳作至吳不同

雖雜庸保之中庸用也保任也言為人備可任用也

妻每進食舉案齊舄案几屬舉以進食也齊舄言俛首為恭不敢仰視也或曰案古

梳字此言非矣內則亦云御者舉几几案同類何必是梳乃可舉也

明德馬后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此見寵時及政事



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是時宮中尙無人事皆自爲舞衣袿裁成手皆瘵裂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雜錯或因有所訴恐萬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羌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麗疏反以爲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繪染

女八

三

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窗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畧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疾淨華聽言觀論輒擿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囚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問爲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衣夜起彷徨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己輔佐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弟黃門侍郎訖

永平世不遷明帝體不安召黃門侍郎防奉參醫藥風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曰外戚橫恣爲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饑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修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練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椒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

女八

三

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蒼頭衣綠直領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糞以黜止讓耳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修祭祀身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旣珍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繪尙未足邪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于世俗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尉治母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爲言惶懼卽時削減成墳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八問起居見車騎較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



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主衣紉  
縞直領譴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  
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蠶室濯龍中后親往  
來占視於內以爲娛樂教諸小玉試其誦論衍衍和樂  
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  
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爲衆女師範在國則可  
爲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宜猷考慎  
其相此之謂也

皆白爲舞衣袿裁成手皆瘵裂袿婦人上服一曰長

中寒腫也言自製衣襦  
忍凍剪裁手爲腫裂也

女八

三

有司奏立長秋宮宮名皇后所居也

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大練以大帛爲裙也緣緣

俱不  
加緣

諸王親家朝請後漢書注引漢律

未嘗臨御窗窗臨窗窺視

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及疑從字之誤也言晨起從

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疾浮華疾惡也言深惡賦家

言后好讀楚辭此傳又言  
讀楚辭不竟未聞其說

時有楚獄因證相引楚獄楚王英之獄也因蓋四字

文耳

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財猶僅也言諸子

之半耳先帝下言字宜移於  
淮陽王之下屬下句讀之

吾自束修束修言檢束修潔也

身服大練練裙練并絲縞也縞帛也

前過濯龍門上後漢書注引續漢志曰

車如流水馬如龍後漢書龍

蒼頭衣絲直領直領二字後漢書作藉字藉臂衣也

字之誤領字涉下  
句領袖而衍耳

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謹耳言抑絕其歲用經費以

其謹  
謹耳

女八

三

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珍獻也

祀之費牲牲則受之大  
官黍稷又獻於司農

治母喪起墳微大母即太后之母前夫人也後

后親往來占視於內占與視同視

梁夫人嫗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

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遷入掖庭進御于孝

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爲太子竦后母養焉和帝之生

梁氏喜相慶賀聞竦后竦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

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



和帝立竇后崩諸 以以罪惡誅放嫔從民間上書自訟  
 日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  
 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體陛下為竇憲兄弟所譖誅而  
 破亡父疎冤死牢獄體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  
 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恐歿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  
 之德攬統萬機憲兄弟奸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  
 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政味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可復生  
 母垂年七十弟榮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  
 木郡收葬疎枯竹妾聞文帝卽位薄氏蒙達宣帝繼統  
 史氏復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

女人

三

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  
 引見嫔對上泣涕賞賜累億嫔既素有節行又首建此  
 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嫔夫樊調為郎中遷羽林郎  
 將恭懷后遂乃改殯於承光宮葬而陵追諡疎為褒親  
 愍侯徵還母及弟等及既到皆封侯食邑五千戶君子  
 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還母萬里  
 為家門開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  
 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漢孝和皇帝之姨

母之姊妹曰姨禮謂之從母見釋名

以選入掖庭

掖庭宮中署名也後漢書皇后紀注永巷後改為掖庭

為家門開三國之祚 三國者梁竇傳云封子榮為參平侯榮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侯

侯

列女傳補注卷八

女人

福山王餘菑烟夫校勘

三



列女傳補注校正

棄母姜嫄傳

汝居稷 賦庸案居蓋后字之誤史記五帝本紀亦作汝后稷是古今文皆作后字也古天子諸侯

卿大夫皆有君稱君之為言主也故夔亦稱后稷矣鄭注云汝居稷官猶此傳下文云其後世居稷居稷之文當因此致誤稷為天官故有君稱

后稷之文其來已久考證之說蓋未可從

頌懼棄於野 庸案野乃臨字之誤臨與野音相近遂誤作野詩生民所謂誕寘之隘巷是也一惟畢皆脂類臨從

益聲屬支類古支虛通

鄒孟軻母傳 庸案子思大壽然以年計之孟子終不及師事子思師事也史記以為師事子思之門人是庸案庸者拜經日記向

孟子曰不敬 敬為衍字淺人妄增入女校

周南之妻傳 庸案與恐即

王室如毀 庸案與恐即

宋恭伯姬傳 庸案下當為死字之

使下而有知 庸案下當為死字之

周幽褒姒傳 庸案古滅字毛詩古文故作威憚魯詩

褒姒滅之 庸案古滅字毛詩古文故作威憚魯詩

魯之母師傳 王念孫案明請二字義

使明請夫人 王念孫案明請二字義

周南之妻傳 王念孫案明請二字義

頌凡事遠周 念孫案周當為害上文害字凡兩見是其証隸書害字或作中與周相似又涉

上文周南而誤

晉趙衰妻傳

與人勤於隘厄 念孫案田厄字古通作隘疑此文本後人竊記厄字因誤入正文

耳古無以隘厄二字連用者

魏曲沃負傳 念孫案文選注引此起與作預見是也漢書楊賜傳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之見徵後漢

關雎起與 念孫案文選注引此起與作預見是也漢書楊賜傳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之見徵後漢

日見幾即此所謂預見也今作起與者後人不曉魯

厚詩考引此尚作預見

乘居匹處 念孫案乘居之義與經言乘馬乘禽乘矢言曰飛鳥曰變屬曰乘廣雅曰匹乘二也乘居猶匹

虞耳鴻烈秦族篇云關雎與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

雌雄之不乘居也義與此同分

本乘誤作乘爾蓋翼引此已誤

齊孝孟姬傳 女校

母醮房之中 念孫案當作母醮之房中

梁節姑姊傳 念孫案內中之非衍文古者謂室為內

子在內中 念孫案內中之非衍文古者謂室為內

為內五分其內以天子室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

與妃同內漢書趙主傳曰家有一堂二內是也內中

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史記封禪書曰有芝生

殿房內中魯外戚世家曰女凶陸內中謂後庭之室

齊宿瘤女傳 是也



遲其至也念孫案遲其至也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  
皆駭也漢書高祖紀沛公乃夜引軍還避明宮城  
三市言高祖夜引軍還至宛城比及天明已圍宛城  
也外城傳進帝還趙王已死也  
比及帝還而趙王已死也

齊東郭姜傳

唯辱使者不可以已念孫案唯與雖同崔杼怒其二  
雖辱使者不可以已子於慶封欲封使人討之故曰  
見鄙若職國策考正詩聽知覆逆者一條下

賢明傳頌義小序

如后賢焉念孫案賢當為覽字之誤也此云妃后覽  
焉下云夫人省茲又云諸姬觀之觀省覽

義並相近也

秦穆公姬傳

衰經履薪王引之案左傳衰經與履薪為二事此文  
合為一殊不可解或衰經在履薪之下衰  
經以迎作一句後  
人誤例其文也

上天降災

引之案上天降災以下三十  
餘字俗本左傳即據此增入

京師節女傳

使要其女為中譎引之案譎乃測之誤測伺間之謂  
也漢書淮南王傳為中譎長安

有虞二妃傳

選子林木馬瑞辰案路史  
引作選于林木

棄母姜嫄傳

列女傳補注 校正

性明而仁瑞辰案路史注  
引作性敏而仁

契母簡狄傳

與其妹娣浴於元邱之水瑞辰案路史引作娣浴  
於元邱之水今本作與其  
妹娣浴也又案娣一人耳呂氏春秋初篇云有  
女簡狄少女建統注云簡狄建統娣妹二人皆謂簡  
分妹娣為二史記三人行浴三當為二之謄補注  
二似誤

立子生商

瑞辰案呂氏春秋香初篇注  
引詩亦作立子生商無帝字

啓母塗山傳

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瑞辰案路史注引列女  
傳言娶四日而去治水  
啓既生呱呱泣是古本辛壬癸甲下當作禹去而  
治水啓既生呱呱泣云云今本誤以既生啓移於辛

壬癸甲之上又以禹去而治水誤移於啓呱呱泣之  
下遂覺別有異說矣又案頌以辛壬癸甲禹往敷土  
接於維配帝禹之下是誤到向亦謂要四日而往治  
水今本實有誤脫矣又案路史禹趙注趙列女傳作  
媯亦今本所無

夏桀末喜傳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瑞辰案路史復伐蒙山得妹喜  
焉注引列女傳以爲有施得之

詩其頭

瑞辰案路史注

魯季敬姜傳

君子有穀貽厥孫子胡承瑛案毛詩貽作詒無厥字  
陸德明釋文云木或作詒厥孫  
子詒字案子皆妄加  
也元明蓋未考此傳

魏苾慈母傳

七五五



君子以一儀養萬物承琪案說苑反

晉羊叔姬傳

食林無期承琪案期度也呂氏春秋慎龍篇改欽

衛宣夫人傳

請願同庖承琪案范處義逸齋詩補傳引此作願請

脫御覽引又脫夫人曰三字故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承琪案王

引列女傳匪作非今本仍作匪蓋後人據毛詩

息君夫人傳

豈如死歸于地下哉承琪案逸齋詩補傳引歸作并

女校

五

詩教則異室死則同穴

魯秋潔婦傳

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承琪案所疑析字或新字之

刺毛詩惟作雅王應麟詩考載石

楚野辨女傳

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承琪案今尚書洪範作

作也傳史記宋世家作毋侮鰥寡與此同因學紀

齊女徐吾傳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承琪案毛詩協作洽此與

嚴延年母傳

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承琪案漢書作會論府

明德馬后傳

常言繼嗣當時而立承琪案姚氏後漢書補逸引司馬

無意東觀漢記作希嘗馬如龍范著作馬如游龍凍

魯季敬姜傳

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承琪案物當是物字之誤

楚莊樊姬傳

得無飢餓乎承琪案飢餓當作飢餓漢書司馬相如傳

與下文俱作飢

六

宋鮑女宗傳

以事夫室激溲溲承琪案下文兩言夫室此當以

溲溲溲溲言其清也

陶荅子妻傳

荅子治陶三年承琪案陶即定陶史記越世家范蠡止

陶荅子治陶三年

棄母姜姬傳

馬偃翼之承琪案偃當作偃同聲偃字也

覆龜古字通川本齊古成虞姬傳下覆寒女詩巷伯



毛傳作極下惠極不進門之女其明証也樂  
記照極極有萬物極極皆以體親之之意

魯季敬姜傳

鼈於人何有得之物不足吝惜也章注不明

鄒孟軻母傳

此非吾所以居處子房案處子適言幼子幼子未成人  
象下傳虞注曰凡士與女未用皆稱處選注引作居子處者非

韓熙妻傳

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房案陶潛五柳先生  
傳贊引作熙妻之言

楚老萊妻傳

可以療饑房案樂毛詩作樂  
此與韓詩外傳同

七

魯臧孫母傳

是善告妻善養母也房案上善字衍文  
涉下善字而誤

魯公乘如傳

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房案數謂責讓之也  
於禮不違於人事也子皮能其以欲嫁之故而數之如自言非此之故也

魏曲沃負傳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房案夫人二字不行朝字衍也  
禮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非出

楚野辨女傳

妾已極矣房案釋詁曰極至也伴女自言妾已先至  
其地故責大夫之僕後至而不少引御也

周幽褒姒傳

問童妾遺棄而夜號房案妾字下延  
脫之女二字

晉獻驪姬傳

小臣夙之房案之字  
延衍文

齊季孟姬傳

結其衿納房案衿注衿也本爾雅釋器文婦人之衿  
爾雅本傳下文則以一衿為一物矣似當用韓詩解帶也  
於衿為近見文引

梁鴻之妻傳

妻毒進會舉案齊眉房案補注案凡屬本說文然進會  
所舉是案屬非凡屬也

八

魯黔婁妻傳

頌不求豐美補注美字失韵王紹蘭按美當為善字  
安天下之車位故云安也非美也傳云甘天下之淡  
安生時自不充口衣不益形外則手足不斂勇無  
肉生不得其美亦當為善與形榮樂於此而

魯黔婁妻傳

乃言長者之持承樂也房案此非進會也進會  
所舉猶今之持承樂也房案此非進會也進會  
為案仍非樂也房案此非進會也進會  
坑上安几形制亦樂也房案此非進會也進會  
尺也

魯黔婁妻傳

頌不求豐美補注美字失韵王紹蘭按美當為善字  
安天下之車位故云安也非美也傳云甘天下之淡  
安生時自不充口衣不益形外則手足不斂勇無  
肉生不得其美亦當為善與形榮樂於此而

魯黔婁妻傳

頌不求豐美補注美字失韵王紹蘭按美當為善字  
安天下之車位故云安也非美也傳云甘天下之淡  
安生時自不充口衣不益形外則手足不斂勇無  
肉生不得其美亦當為善與形榮樂於此而



魯滅孫母傳

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紹蘭按萌者民也周秦諸

城中猶言四鄙入保也補

魏曲沃負傳

王亂於無別紹蘭按於當為從字之誤也亂從謂亂順

左氏昭五年傳使亂大從孔疏引服虔注

陳亨孀婦傳

備吾不還紹蘭按備字難解疑當作備形之誤

也魏節孔母傳孔母備言之是其比

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補註漢地理志陳

屬淮陽國是不為郡矣而云太守者或孝文帝時曾改

為郡而史缺歟不則太守二字誤也漢字後人妄加之

紹蘭按太字衍文守字不誤漢書文帝紀有淮陽守中

居嘉本傳云季惠時為淮陽守季文元年舉故以二

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會邑二十四人而嘉會

邑五百石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百官公卿表孝文十

六年淮陽守中層嘉為御史大夫然則守即二千石二

千石郡國皆有高五王傳云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

即其證故淮陽國亦得有守此傳當云淮陽守以聞蓋

即嘉也至太守之稱始於景帝中二年知太為衍字矣

蓋將之妻傳

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句君子謂蓋將之妻紹蘭按戎代

弟為卿使別治蓋文讀自

明補注以別治絕句似誤

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紹蘭按遲其至也承

說文立部頤待也經典省文作須魯有頤須字遲明遲

有頤待之義此傳謂諸夫人盛服而衛須其至也宿瘤

駭宮中者謂宿瘤駭宮中之文飾盛服故下云樂紉不

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戲弄

珠玉是其所所以駭也又云於是請夫人皆大慙慙其盛

或乘後宮不得重采更知宿瘤初至宮中而駭山此也

然則宿瘤駭宮中非宮中駭宿瘤其義甚明且宿瘤駭

自止若宮中駭宿瘤則掩口失貌皆資文

王孫氏母傳

祖右補注祖衣縫解也紹蘭按說文人部但襦也但襦

右之祖但為正字祖則假借字衣部和衣縫解也即

內則所謂衣裝縫裂祖從古今字與但襦之義不同

班女健仔傳

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紹蘭按李當為李字之誤

養始班健仔求供養皇太后於長

信宮其事正同故云寡李之行也

漢趙飛燕傳

砌皆銅查補注砌階砌也外戚傳作切查合也以銅合

其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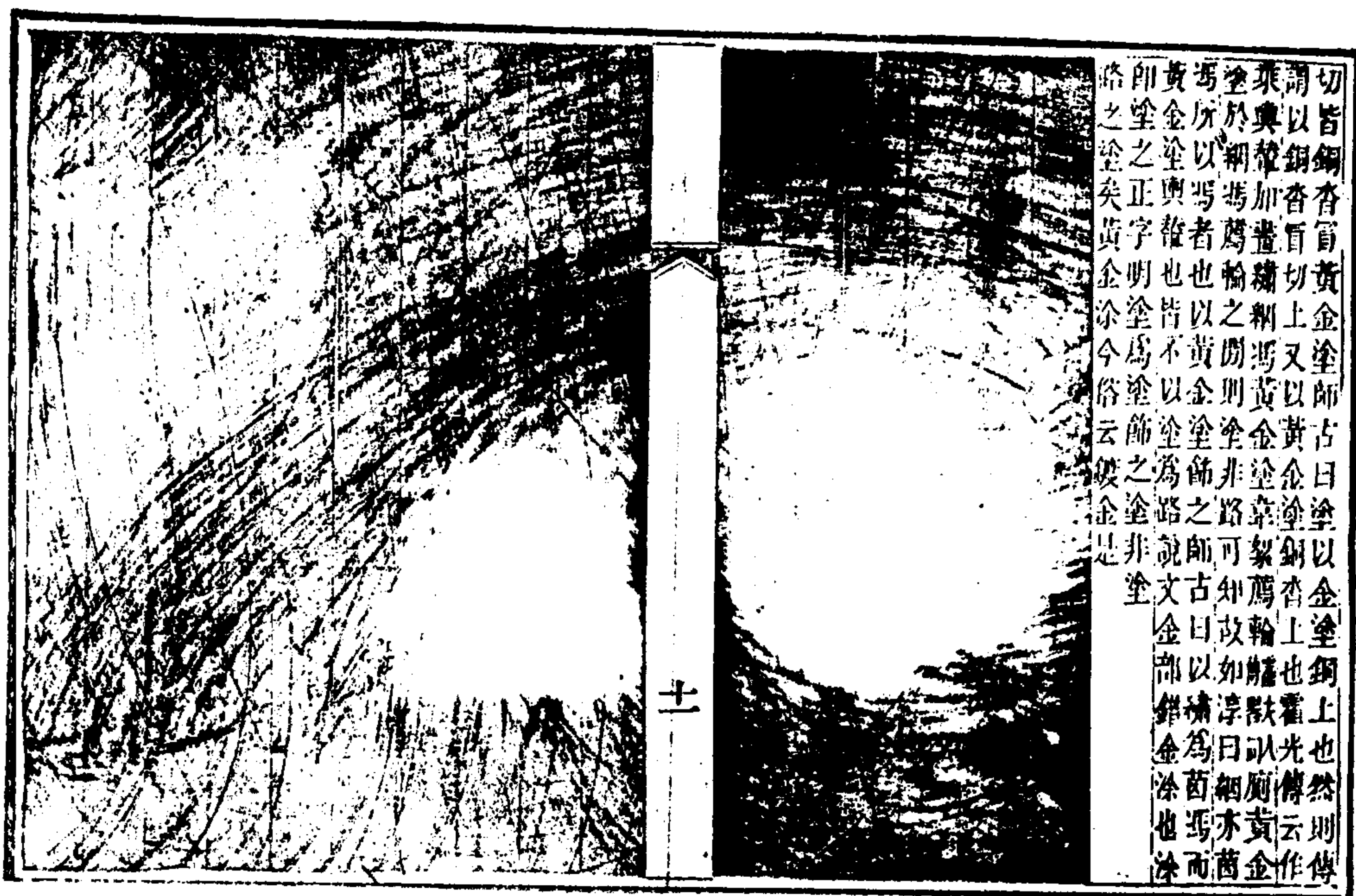
木屑聲尸部屑動竹切也

讀若切

亦以切

黃金塗補注塗路也言中庭之路以黃金為飾紹蘭按





切皆銅者黃金塗師古曰塗以金塗銅上也然則傳  
謂以銅者切上又以黃金塗銅者上也蓋光傳云作  
乘輿加畫繡則黃金塗非路可知故如淳曰細亦黃  
塗於銅者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以細為飾也  
馮所以寫者也皆不以塗為飾之師古曰以細為飾也  
黃金塗與也皆不以塗為飾之師古曰以細為飾也  
即塗之正字明塗為飾之師古曰以細為飾也  
路之塗矣黃金塗今俗云鍍金是

士

列女傳補注叙錄一卷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編撰

第一卷

一母儀傳古列女傳頌義大序一篇小序七章頌一百單五章云劉歆撰大序見前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為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右係頌義小序頌見逐傳篇末

有虞二妃 棄母姜嫄

契母簡狄 啓母塗山

女錄

湯妃有娀 周室三母

衛姑定姜 齊女傅母

魯季敬姜 楚子發母

鄒孟軻母 魯之母師

魏芒慈母 齊田稷母

魯師氏母補

第二卷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咸曉事理知世紀綱循法與居終日無殃妃后賢焉名號



必揚	右頌義小序
周宣姜后	齊桓衛姬
晉文齊姜	秦穆公姬
楚莊樊姬	周南之妻
宋鮑女宗	晉趙衰妻
陶荅子妻	柳下惠妻
魯黔婁妻	齊相御妻
楚接輿妻	楚老萊妻
楚於陵妻	
女錄	
第三卷	
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禍福所移歸義從 安危險必避專專小心永懼匪懈夫人省茲榮名 必利	
密康公母	楚武郟曼
許穆夫人	曹僖氏妻
孫叔敖母	晉伯宗妻
衛靈夫人	齊靈仲子
魯臧孫母	晉羊叔姬

晉范氏母	魯公乘姬
魯漆室女	魏曲沃負
趙將括母	
第四卷	
貞順傳	
惟若貞順修道正進避嫌遠別為必可信終不更 二天下之俊勤正潔行精專謹慎諸姬觀之以為 法訓	
召南申女	宋共伯姬
衛宣夫人	蔡人之妻
女錄	
黎莊夫人	齊孝孟姬
息君夫人	齊杞梁妻
楚昭貞姜	楚平伯羸
楚白貞姬	衛宗二順
魯寡陶嬰	梁寡高行
陳寡孝婦	
第五卷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背義誠信勇 敢何有險諛義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姬法斯以為	



世基	楚成鄭賁
魯孝義保	楚昭越姬
晉圍懷嬴	魯義姑姊
蓋將之妻	齊義繼母
代趙夫人	周主忠妾
魯秋潔婦	梁節姑姊
魏節乳母	郃陽友姊
珠崖二義	
京師節女	
第六卷	
女錄	四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推摧一切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妻妾則焉為世所誦	
齊管妾媵	楚江乙母
晉弓工妻	齊傷槐女
楚野辯女	阿谷處女
趙津女媼	趙佛胥母
齊鍾離春	齊威虞姬
齊宿瘤女	齊孤逐女

楚處莊姪	齊女徐吾
齊太倉女	
第七卷	
孽嬖傳	
惟若孽嬖亦甚嫂易淫如樊惑背節棄義指是為非終被禍敗	
夏桀末喜	殷紂妲己
周幽褒姒	衛宣公姜
魯桓文姜	魯莊哀姜
晉獻驪姬	魯宣穆姜
女錄	五
陳女夏姬	齊靈聲姬
齊東郭姜	衛二亂女
趙靈吳女	楚考李后
趙悼倡女	
第八卷	
續列女傳	
周郊婦人	續仁智第十二
陳國辯女	續辯通第七
聶政之姊	續節義第十三
王孫氏母	續節義第十四



陳嬰之母	續賢明第十六
王陵之母	續節義第十九
張湯之母	續仁智第十八
雋不疑母	續母儀第十七
漢楊夫人	續賢明第十八
漢霍夫人	續孽孽第十七
嚴延年母	續仁智第十七
漢馮昭儀	續節義第十八
右十二傳漢成帝前人而無頌	
王章妻女	續仁智第十九
班女婕妤	續辯通第十七
漢趙飛燕	續孽孽第四
孝平王后	續貞順第十一
更始夫人	續孽孽第十八
梁鴻之妻	續賢明第十七
明德馬后	續母儀第七
梁夫人姬	續辯通第十八
右三傳成帝同時人五傳後時人而皆班氏	
前人或同時人並無頌	
崇文總目序	

女錄

六

右列女傳劉向撰後漢班氏注按向作列女傳八篇
一曰母儀二曰賢明三曰仁智四曰貞順五曰節義
六曰辯通七曰孽孽八曰傳頌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為劉
向子劉歆作驥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曾校
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
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為一十四篇并傳頌
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
篇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為一篇共計八篇今止依
此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
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嘉定七年甲
戌十二月初五日武夷蔡驥孔良拜手謹書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
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攷
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
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
向舊書之亾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
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
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

女錄

七



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之所畏也顧今天子

女錄

八

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瑤珞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且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

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攷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可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敘論

女錄

九

以發其端云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

列女傳序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為漢成帝光祿大夫當趙后姊姊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官中其文美刺詩書已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效者故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通孽孽等篇而各領其義圖其狀總為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為屏風云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為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



陳嬰母等十六傳為後人所附予以頌攷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為斷也頌有齊舍公女等亦漢時人而秦已上女史見於他書而此頌不錄者猶眾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祕閣呂縉叙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為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然崇文及三君北遊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據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歟莫得而攷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

女錄 十

序散亡脫繆於千歲之閒幸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為他手竄疑於其真故弁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為八篇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餘二十傳其文亦與雅可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故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姬等以時次之別為一篇號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譴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証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邪余以謂先王之俗既熄學士大夫誦詩書修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卓犖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迹其不槩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也況女子哉且其所立其惡

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豈志於善行成於房闈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充其美自家形國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著之詩書可也余是以閱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有直諫多聞之益也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長樂王回序並撰

列女傳補注敘

列女傳補注者補曹大家注也古之注此書者隋志有趙母高氏文選注有虞貞節惟大家之注至北宋猶存見於史記正義選注所引凡有數處今不敢自名為注

女錄 十一

故題曰補也照圖六歲而孤母林夫人恩勤鞠育教以讀書嘗從燕閒櫛照圖而命之曰昔班氏注列女傳十五卷今其書亡如能補為之注是余所望於汝也照圖謹志之不敢忘分陰適適奄忽四七寸草盟心遂成銜恤追省前言恒隕越以滋懼不揣愚蒙略依先師之誥用達作者之意凡所詮釋將以通其隱滯取供驗諷至於義所常行或傳記成文舊人已注則皆闕而弗論誠知疏陋無能纂續前修庶幾念昔先人少酬明發之懷補注成請天子辨析疑義時加訂正庶幾乎爾竊所欣慕焉嘉慶十年八月四日廬山王恩



列女傳補注敘錄一卷

子文虎字彭年號少蘭覆校

女文則字順嬰號幼蘭覆校

海陽趙銘彝鳳崖覆校

女錄

十二

列女傳補注 叙錄

七六五